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三・經部・書類

尚書商誼三卷　王樹枏撰……一

尚書誼詁八卷　馬其昶撰　陳漢章補注……二七

尚書誼略二十八卷叙録一卷　姚永樸撰……三四五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四十卷(卷一至卷九)　曹元弼撰……四四七

2273/06

國朝治尚書者自王西莊氏搜輯馬鄭之說於是世之尊漢學守家法者遂執爲眞孔嫡傳莫敢輕爲異議以相難余友吳摯甫獨以爲孔氏古說惟太史公得之最多蓋其親從安國問故又深知三代文章體要之所在故其著於史記者其說爲可憑而其誼爲最碻余嘗以馬鄭所傳杜林之漆書古文乃古文字體非眞見孔氏原書也然馬鄭去古未遠當時孔氏舊說必猶有存者摯甫注尚書一以司馬氏爲主其識誠在江孫之上若據此以盡廢馬鄭之誼竊不謂然向讀江艮廷尚書集注音疏多穿鑿淺陋之說其妄易經字尤爲馬鄭之罪

人孫淵如陳誼疏通然商周以下諸篇率多鈔襲僞孔氏蔡氏及王江諸說之舊苟且成書君子病焉竊嘗條記江孫兩家之失並有與摯甫之書相發明者旣與往復商訂因自裒爲三卷以質世之治是書者光緒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新城王樹枏識

尚書商誼一

王樹枏

堯典

厥民因

因仍也仍與任通左傳仍叔穀梁作任叔白虎通云南方者任養之方夏氣主長養萬物民皆擔當任事助天養成之故曰因江訓因爲就不合

乃言底可績三載

史記作而言可績三載矣而言正釋乃言而乃皆汝也臬陶謨乃言底可積孫注云積與迹通楚辭注迹行也

此注亦當如之謂女之言至可行今三年矣孫謂史記無乃言言字誤史上句女謀事至句疑有脫譌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此二句尊鄭意謂有眚災之失則赦之有怙終之賊則刑之以眚災與肆怙終與賊分爲二者失其誼

直哉惟清

直讀爲值詩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值也哉讀爲載詩文王陳錫哉周傳云哉載也直值哉載古通字周書謚法曰載事也直哉者當事也夙夜惟寅如論語居處恭直哉惟清如執事敬也二句蓋儷文

臯陶謨

庶明厲翼

易象上傳注云明猶才也廣雅釋詁云厲爲也爲翼卽下文汝爲汝翼言衆才爲翼之也

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諸家解此文皆支離不適姚姬傳以亦言之言爲我於其字亦不辭樹枏謂二亦字比較相問之辭謂人之有九德也亦行之乎亦言之乎故下文以乃言曰三字答之載采采者謂行之爲貴也采采者事事行之也

九德咸事

荀子致仕篇注云事行也咸事者行九德之謂也卽載采采也孫詁事爲職未得其誼

同寅協恭和衷哉

文選注云衷中心也謂同寅協恭以和其心也僞傳謂衷善也非是

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鮮食馬云生食也益掌草木鳥獸故曰曁益此鮮食字與彼同史遷詁鮮爲稻又詁此爲少食非也鮮食句懋遷有無化居句言鮮食者不得根生之食鮮根通字馬氏謂根生之食是也因以懋遷其有無而化居之也史所謂調有餘補不足是也淮南氾論注云化易也漢書張湯傳注引服虔云居儲也謂懋遷有無相易而儲之也

惟時惟幾

王伯申謂百揆時敘之時訓爲承時之言承猶詩之言承此時亦當如之承繼也幾終也惟思也言敕天之命思命之何以繼與命之何以終也史公說惟是幾安乃用惟幾惟康語此文無安意也

禹貢

覃懷厎績

班志河內郡有懷縣無覃名史記索隱云覃懷二字或

當時共爲一地之名妄也覃延也延及也及亦至也謂至於懷而厎績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合而入之曰同分而入之亦曰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則入海之處不止一河也故曰同爲逆河王子雍謂同逆一大河非也

朔南曁

孫以曁爲與非也曁與旣同物周禮閽胥注云故書旣爲曁杜子春讀曁爲旣旣盡也朔南曁謂朔南盡處也故鄭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盤庚上

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當以予告汝訓汝句猷黜乃心句以訓字猷字絕句者並非猷由同物廣雅由用也玉篇黜去也絕也猷黜乃心者用絕去乃不欲遷殷之心也傲當讀如臯陶謨無敎逸欲有邦之敎從當讀如呂覽恃君篇筋力不足以從利避害之從傲敎音借字故漢書王嘉傳引無敎作亡敖敎令也從就也從康者就安逸也無傲從康者無令民就安逸也諸說以傲爲傲慢之傲失之

起信險膚

孫謂起與也江謂起造言也信申也語意皆不安秦策高誘注曰起猶舉也舉讀如孟子舉欣欣然之舉丁云舉皆也起信險膚謂舉信險詖膚浮之言也

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丕發語詞與不同如詩所言不顯不時不警不盈之類言施實德于民至于僚友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也九字通爲一句讀下文丕乃告我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皆與此同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諸說皆以此爲比喻之辭非是此四句乃實言受害之

故言汝不畏大害于遠邇使民皆惰耕說文農耕也自安不勉作勞不怡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害之大者夫民之受此大害非民之過乃汝羣臣所致故下文責之曰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也文義極明

乃旣先惡于民

先首唱也荀子修身篇以善先人者謂之敎楊倞注云先謂首唱也乃旣先惡于民者言女旣首唱惡于民也

女悔身何及

悔咎也悔身謂自咎其身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尙速有悔于予身注云悔咎也此悔身與彼同

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其當讀如襄三十一年左傳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之其其若也爾雅矧況也毛詩傳云況兹也兹猶斯也則也言若發有逸口斯予制爾短長之命其與矧文誼正相應

盤庚中

盤庚作

諸家從鄭氏之說以作爲作渡河之具非是古人文誼未有待後人足成而始明者樹枏謂作讀如作之君之作作猶立也盤庚作猶言盤庚立也謂立爲君也鄭氏

謂上篇盤庚爲臣時事此篇始言爲君時事故以盤庚作三字領篇文誼甚明不宜別生枝節

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廷

造讀爲聚易乾傳大人造也釋文劉歆父子作聚造聚音轉字其有衆咸造謂將遷之時其衆咸聚也勿讀爲忽一切經音義十五引勿褻作忽媟勿忽媟褻音義皆通漢書楚元王傳注云忽怠也禮曲禮注云褻慢也謂有衆咸聚怠慢在王廷不欲遷也諸說皆曲

罔不惟民之承

承宜讀爲列子黃帝篇並流而承之之承釋文云出溺

爲承與拯同

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孫云懷安也作始也樹桙謂當以攸字絕句遷字絕句謂殷降大虐先王不安其所始視民之所利而遷之也

承女俾女惟喜康共

承拯也承女句絕俾女惟喜康共句絕言我之承救女者使女惟喜康與共耳孫以共爲供爾事增辭以解非是

動予一人

諸家以動爲感動之動非是淮南精神篇不隨物而動注云動猶惑也動予一人謂以浮言惑亂予一人也

惟胥以沈

案胥須需三字古通胥者需之借需者濡之通擩溺也沈沒也惟胥以沈惟溺以沒也與詩桑柔載胥及溺句法正同又詩雨無正淪胥以鋪淪胥以亡胥字俱當讀擩諸家訓胥爲相非是

女誕勸憂

勸讀爲觀列子楊朱篇故不爲名所勸釋文云勸一本作觀管子七法篇立少而觀多注云觀當爲勸勸觀古通借字爾雅釋詁云觀多也蔡邕石經誕作永永誕同

誼憂患也阨也女永勸憂謂女永多患女永多阨也諸說勸憂二字不辭

今予命女一毋起穢以自臭恐人

應以女字絕句穢字絕句人字絕句大戴禮魏將軍文子篇則一諸侯之相也盧辯注云一皆也一毋起穢以自臭恐人者謂皆毋作穢惡之事用自臭以恐猲人也諸說以一爲一其心志以恐人屬下讀爲句非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

迓當從匡謬正俗作御說文無迓字襄二十六年左氏傳注云御進也謂進續爾命于天也諸家訓御爲迎不

辭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女女罔能迪

𥸨迪從由聲故漢書揚雄傳注云迪由也方言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由迪二字蓋聲兼誼馬氏注多方迪作攸亦同聲相借此迪字宜讀如上文若顛木之有由蘖之由說文马部作甹甹木生條也昭八年左傳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段若膺謂此由字亦當作甹與滅對文女罔能迪者言女有爽差之德上其罰女女罔能生也此句正申上女萬民乃不生生之意

女分猷念以相從

分當從熹平石經作比比輔也下順從也猷與攸通所也言女順所思以相從也以猷爲謀猷失之

盤庚下

亂粤我家

諸家以亂爲治亂曰亂之亂非是亂亂也粤于也言降亂于我家也此節與上古我先王一節意誼大同上言古我先王欲大其前功廣雅將欲也史記索隱多猶大也故降我凶德使民安業于朕之新邦此言上帝欲復我高祖之德故亂于我家使朕篤敬恭句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也亂粤我家與用降我凶德文誼正同

弔由靈各非敢違卜

某氏傳云弔至靈善是也樹枏謂由于也各皆也言予冲人非廢爾之謀至于謀之善則皆不敢違卜也

朕不肩好貨

釋名肩堅也堅專固之意言朕非專好貨財也所以供爾之生生也下文永肩一心肩亦堅也

高宗肜日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

若順也聽亦順也周書被之以刑民始聽注云聽順也呂覽行罪無疑注云罪罰也不若德不聽罪者謂施之以德而不順被之以刑而亦不順也蓋不知賞罰者也

王司敬民

釋名思司也周禮司市注云思當爲司字司思古蓋通借王司敬民者王思敬民也此民字卽上民有不若德不聽罪之民

微子

吾家耄遜于荒

鄭謂耄昏亂也吾家耄言吾家昏亂也欲保吾家亦惟遜于荒而已故史公述其意曰吾家保于喪也廣雅釋

詁荒遠也離騷將往觀乎四荒與此意同
今爾無指告
呂覽注云指直也今爾無指告者今爾不直告也史記指告作故告故當爲致字形之誤指致同字裴駰史記集解亦以告字絕句
我舊云刻子
摯甫詁刻爲責詁舊爲久是矣樹枏尤謂云猶矣也辭之助也言我久矣責子以行也
牧誓
弗御克奔

馬云御禁也樹枏謂奔奔命者也荀子議兵篇犇命者不獲注云犇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弗御克奔謂不禁其能奔命者蔡氏傳謂能奔來降是也
洪範
皇極之敷言
摯甫以皇極連讀對庶民極相儷爲文較馬說直允樹枏謂敷言至言也敷史記作傅詩菀柳箋云傅至也謂皇極之至言庶民極之至言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摯甫以曰字爲更端之辭非也曰字承上而言言民之所以近天子之光者蓋謂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也此二句亦庶民極敷言之辭行光王韻若釋爲更端專言王者則王字不得其韻矣
大誥
弗造哲迪民康
造當爲告音借字釋名釋書契云告覺也文四年左氏傳疏云覺者悟知之意哲當從師古注作明智之人迪用也牧誓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史記周本紀作不用哲迪民康者謂賢用民安也弗造者不知也謂不知用賢安民也與格知之知正相應

敷賁敷前人受命
莽以賁爲奔走敷爲傳近失其義樹枏謂上敷大也詩常武鋪敦淮濆釋文引韓詩云敷大也賁亦大也書大傳天子賁庸注云賁大也下敷布也敷賁敷者大布也古書多有一誼而用兩字者如詩天保俾爾單厚（毛傳云或曰單厚也）尚書無逸用咸和萬民（咸即諴字說文諴和也）禮樂記發慮憲（原憲字子思憲有思意）求善亘晉語假貸居賄（假貸一誼）楚語蓄聚積實（蓄聚一誼實財也）之類皆是二敷字不嫌同文亦猶酒誥祀茲酒與下惟元祀二祀字文同而誼異也
越小子考翼

摯甫以考翼爲父之輔非也樹枏謂考終也楚辭身憔
悴而考旦注云考猶終也翼讀如詩以燕翼子之翼謂
成之也見左傳文二年傳 考翼者言終翼成之而不伐也下文考
翼亦同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
所字屬下讀爲句所者所以也古人文簡往往用一字
而意已賅猶上文爾知甯王若勤哉若勤爲若此勤也
淮南兵略篇唯無形者無可奈也奈卽奈何而省言奈
禹貢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是卽於是而省言是如此
之類不可枚舉閟毖者隱庇也閟爲隱密之誼廣雅毖

比也比經典通作庇周禮世婦釋文比本作庇公羊哀五年傳釋文比本作庇 言天隱庇我成
功所以我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也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某氏曰下文越天棐忱康誥天畏棐忱君奭若天棐忱
竝於忱字絕句此亦當然古棐匪字通漢書地理志錄
禹貢文貢匪之匪皆作棐呂刑明明棐常墨子作明明
不常則固讀棐爲非矣天棐忱卽天非忱猶君奭天難
諶也辭籀文作𤔲乃嗣之假字屬下讀嗣繼也謂天命
不常繼其能考我民者也棐常猶不常正與繼字反對
僞古文咸有一德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卽脫

胎此文常厥德之常字卽此文嗣字之意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毖讀爲比庇也言天殷勤以庇護我民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此言武庚不能守先人基業故以室菑之事喻之厥猶
若也厥其同訓王引之謂其若也其得訓若厥亦得訓
若無逸此厥不聽厥字亦當作若字解考終也翼翼成
之也有讀爲以有以古同聲同借有後者以後也言有
如是之子若終翼成之其肯曰子以後不棄先人之基
業乎言不知悔罪也此與上文考字文同誼異後儒一

例相視遂失其詁
乃有友伐厥子
莽誥作適有效湯武伐厥子據此則友當爲爻爻與爻
形近致譌廣雅爻效也故莽誥以效字代之但以爻爲
效湯武厥子指武庚則失其旨樹枏謂方言效明也言
有明伐厥子而人長乃勸弗救者人與民古通用養與
長古通訓昭二十年左傳杜注曰養長也 民養猶人長謂爲人長者王引之
曰其猶乃也
敢弗于從率甯人有指疆土
摯甫讀指爲耆耆與底同定也十一字通爲一句此與

上文所予不敢不極卒甯王圖事予曷敢不越卬敉甯王大命句法相同但謂率爲叙之借字據爾雅叙淸之訓謂率有淸意則失其詁樹枏謂率與從一誼從率猶率從也古人文字不嫌倒置猶上文復反之爲反復也從率卽遵循不敢失墜之意

康誥

孟侯

孟明也禹貢孟豬周禮職方氏疏引作明都孟明通字大戴記誥志史記厤書俱云明孟也明侯猶明辟明君之誼北史張普惠傳杜弼遺書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

大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

宏于天

于猶如也言保民之德大如天也句中無德字者以見於下句故不重言之古書此例最多荀子引作宏覆乎天文誼尤明乎于通字

乃大明服

明服者明習也王逸楚詞橘頌注云服習也

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

蔽察也淮南本經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注云蔽或作察凡周禮弊邦治弊羣吏諸弊字皆有察意蔽弊通字

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者言察殷之法而用其善刑善殺也

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家人卿大夫有家之人也卿大夫稱家見公羊何注禮記鄭注不能不善也漢書百官公卿表注云能善也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者言不能善其卿大夫及其小臣外正也諸說以家人爲家室之人非是

我惟有及

及猶繼也荀子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注云及繼也我惟有及者言我思繼文王之敬忌也

酒誥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慶者周語有慶未嘗不怡注云慶福也洗者漢書律厤志云洗絜也腆者說文云設膳腆腆多也厥父母慶言父母福慶之事自洗腆致用酒言自絜膳而進以酒也詩豳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箋云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卽此誼下文所謂爾大克羞耉惟君也

惟助成王德顯

此成王與上成王同謂盛王也顯與憲通字詩假樂顯顯令德中庸作憲憲是也德憲者德法也

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顯亦憲也保安也越于也言不能爲法于民祇安于怨而不改易也應以民字斷句祇字屬下讀僖十五年左傳祇以成惡東京賦祇以招其愆尤與此句法正同

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

辜字句邑字句罹字句謂不知畏死辜以存商邑聿殷國滅無憂懼也

梓材

汝若恆越曰

汝若者乃與也汝乃同訓王引之云若與也恆越者詩

恆之秬秠傳云恆徧也藏鈞衛云越揚言也謂與大家王君等徧揚言之也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肆徂與下肆往同誼徂往也禮喪大記往猶後也後與先對文言君先敬勞今後臣民皆敬勞也爾雅肆今也

合由以容

由爲迪之借字迪開導也孫引周禮注云合同也謂皆開導而容之言不殺也

惟其陳脩爲厥疆畎

王引之謂陳脩皆訓治是也樹枏謂此八字當作一句讀與下二句一律齊策注云爲理也陳脩爲謂治理也古書多有此例多方篇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一切經音義引倉頡云夾輔也爾雅釋詁云介助也）夾介一誼夾介乂即輔治也周官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王引之云和讀爲宣）和布一誼和布治即布治也與此句法正同

尚書商誼一終

尚書商誼二

王樹枏

召誥

出取幣

幣卽下文惟恭奉幣之幣顧命所謂奉圭兼幣也此蓋諸侯所奉非賜周公之幣如鄭注所云旅王若公謂陳此幣於王及公也此王如東都諸侯來朝之時

錫周公

錫讀如九江納錫大龜之錫謂獻子也時周公尚攝政故錫周公

智藏瘝在

智讀爲知爾雅知匹也謂人之有匹偶者淮南說林注云藏殘也藏古字祇作臧楚詞哀時命注云臧爲人所賤繫也智藏者人之夫婦多被殘賊賤繫卽下文所謂徂厥亡出執也（徂及也及其亡出亦被拘執）知藏則夫婦分離故鰥在也無妻曰鰥孫引詩何人不矜是矣矜鰥同字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摯甫謂子保格保疑皆謂賢人以夏殷用賢勸成王無遺壽耇也與余說同摯甫謂詩以神保謂神楚詞以靈保謂巫此格保卽賢人也樹枏謂保者天子之重臣如君奭保衡是已子者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云子者人之貴稱格與假同大也子保格保尊而大之猶言大保也迪與由通由從皆訓因見漢書外戚傳集注上作迪從下祇作迪其誼一也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者言古先民有夏所以能得天之眷命者皆天因子保能勔稽天若也摯甫謂天若猶天道

其自時中乂

以中爲中土中乂二字不辭白虎通云中和也考工記注云中均也則此中當以和均之誼釋之

罔不在厥初生

生讀爲性古通字初性最善故以此勉之

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王注老子莫若嗇云莫若猶莫過也則若有過誼爾雅替止住也則替有止誼言丕過有夏歷年亦不止有殷歷年也詩式微箋云式發聲

洛誥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荀子儒效篇注云及繼也與下肖字文誼正相承如當從僞傳如往之訓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記與已通應讀公曰已之已止也猶勿也一字句絕宗猶崇也周公請王行祀事王卽命曰止必功崇者主祭故曰以功作元祀謙不敢當蓋以屬公故下文再接惟命曰三字而直以命公也汝者汝周公也此周公自述王之命辭

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莫不各以其職來祭周頌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此皆周公攝祭之事卽此經以功作元祀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

廣雅朋毖比也有親比之誼亦有比密之誼說文毖愼也比密也密與愼同誼故繫辭云君子愼密而不出也言孺子其愼密之下文無若火始焰焰卽愼密之辭鑒前日之流言也漢書梅福上書云毋若火始庸庸埶陵于君權移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甚得此經之誼成王命周公攝行宗祀代受朝覲故周公力拒而以此戒之

後漢書爰延傳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愼所與也李注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愼其往愼字卽解朋字之誼諸家以朋爲朋黨誤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

此二句結上文之辭言享與不享乃惟孺子分別之朕不暇聽此也說文攽分也引周書曰乃惟孺子攽鄭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鄭意蓋謂周公才倍成王乃言朕不暇聽而以分別享與不享之事屬之成王者誘進成王之辭也鄭亦以分字句絕猶未而言分者句疑有脫誤當是猶未暇而言孺子分者

竹書紀年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其事見逸周書明堂解王會解汝其敬識百辟享一段蓋卽此時之言

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明孟通字爾雅孟勉也廣雅農勉也明農猶黽勉也此君臣相勉之辭猶臯陶賡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之誼諸說以此爲周公告退之語與君奭篇牴牾大失經旨

迓衡不迷

魏志裴注引延康詔作御衡不迷御衡猶言執衡言心有準則也

夙夜毖祀

毖密也祀與祝同荀子出門而宗祀有事注云祀當爲祝夙夜毖祀謂夙夜密禱之也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
此二句互文見誼謂承保乃文祖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民也古書多有是例

弘朕恭
禮記緇衣匪其止共釋文引皇本作躬云躬恭也謂以承保之事大之於朕身也宏讀如人能宏道之宏

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
九字當通爲一句寧與嚀同命寧猶丁寧也命丁聲近字下曰字即丁寧之辭使祭文武也

王命作册逸祝册

應以作册逸三字連文謂作册之史逸猶論語言摯磬襄矣下文作册逸同

多士

允罔固亂
固即悃之借字太元爭次二嚇河臞測曰嚇河之臞何可悃也司馬氏集注云悃與怙同

上帝引佚有夏不適佚
引佚謂引去也謂上天之心引去有夏也廣雅逸去也逸佚同字不適佚者言不知上帝引去之意孫云廣雅適悟也不悟猶不知

大淫泆有辭
有辭謂有辭說也與洛誥女永有辭誼異文同江孫以有辭爲有罪狀非也紫云天之日猶語之有民日有亡哉此即其辭據多方篇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則此應讀大淫句泆有辭句泆屑音借字

誕淫厥泆
誕淫厥泆即多方之誕厥逸也誕大也淫亦大也誕淫厥泆謂大其泆故多方省一字而誼猶如是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求讀爲仇讎也言予不用爾非敢讎爾于天邑商也

昔朕來自奄
鄭君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案紀年徐奄及淮夷在成王二年叛三年滅殷伐奄四年王師繼之五年遷奄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統而計之恰合三年之數與多方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正合紀年即後出然晉人綜核三代情事實足證傳注之誤其言必有所授也此經係七年事故稱昔以追述之可知多方在多士之前矣史記魯世家言管蔡武庚收殷餘民封康叔於衞封微子於宋寧淮夷東土二

年而畢定其不敘踐奄一事者奄與淮夷並興言淮夷則奄在其中也世家所述與諸書本無不合周本紀敘伐淮夷踐奄於多士無佚之後者乃是前文後敘之法史家多有此例孫氏不知乃謂史公以踐奄在七年歸政後妄生疑竇橫誣典言書序係後人僞爲其書大半本之史記考古者據其文序以證經宜其說之牴牾也

比事臣我宗多遜

我宗猶言我家下文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省宗字臣我宗與多方之奔走臣我監句法同

無逸

卽康功田功

周書謚法安樂撫民曰康豐年好樂曰康則康功亦田功之意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爲讀爲僞

茲四人迪哲

漢書敘傳注引劉德云迪至也迪哲者至哲也

則皇自敬德

漢書董仲舒傳注云皇皇疾速之貌則皇有疾意皇自敬德猶召誥之言疾敬德也

君奭

君奭序全鈔史記後人誤會不說之語往往以史記爲訴病不知不說之說讀爲解詩氓猶可說也箋云說解也禮檀弓天下其孰能說之注云說猶解也君奭不說周公謂不解周公踐阼攝政之意故周公歷引古時賢相之事以明之而召公乃解也不解與上文疑字同誼史遷之文甚明王莽傳引書說曰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說不說亦不解也與史同蓋尙書家舊說自馬鄭等始讀說爲悅遂謂周公苟貪寵不宜復列臣職而周公之意晦矣

若天棐忱

若天棐忱與大誥越天棐忱同誼王懷祖云若詞之惟也棐匪同字天棐忱卽天難諶言天靡常也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承我有周旣受言我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承若天棐忱言

君己曰時我

己曰當爲己日鄭注儀禮云古文曰爲日是也時讀爲持荀子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注云持扶翼也君己日時我言君往日扶翼我也下文在時二人惟時二人篤棐時二人時皆讀爲持時二人卽襄我二

人之誼二人謂文武也

在家

卿大夫稱家說見康誥在家謂臣與在我後嗣子孫相對爲文下文成湯伊尹太甲保衡皆以君臣對舉此篇是告君奭之辭故以此警之在我後嗣子孫三句言君不能嗣前人在家六句言臣不能嗣前人在今予小子旦四句言己惟道揚前人之光以施于沖子而已三在字自爲文法

迪惟前人光

迪惟猶亦惟也言我非克有善亦惟以前人光施于沖子而已下文我道惟寍王德應從馬本作迪惟迪惟亦亦惟言人謂天不可信我亦惟以寍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而已亦惟迪惟皆轉辭

又曰天不可信

凡書言又曰者皆指人言又有同字有或同誼又曰猶或曰也天不可信卽人言也鄭君謂又曰爲人又曰本不誤江氏妄以爲周公口中所稱道因改上越我民之越爲曰以申己意大失經旨

天惟純右命則

命讀爲明易繫辭而命之孟本作明是其證則法也命則猶明法也與下文純佑秉德同誼

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實是同字與之通借故爾雅云之子者是子也商實百姓王人商之百姓王人也

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

屏讀爲併荀子併己之私欲注云併讀爲屏山海經屏蓬注云屏蓬卽并蓬也併猶及也謂小臣及侯甸亦皆奔走也王引之云矧者詞之亦也

割申勸寍王之德

申當爲用字之誤禮記緇衣注云割申勸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寍王之德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厥亂勸寍與率古通借梓材厥亂爲民論衡作厥率爲民是也詩傳云率用也上文厥亂明我新造邦卽厥用明我新造邦也博士讀爲亂則古文當爲用可知申田皆與用形相近故譌爲申又譌爲田鄭君云割之言蓋也顏注漢書云蓋語辭也厥亦語辭割厥蓋同音相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又曰者或曰也往來卽先後奔走之誼漢書朱雲傳容身保位亡能往來師古引此以證是也無能往來以下三句皆人言下亦惟二字乃轉詞

迪見冒聞于上帝

孫云見猶顯也摯甫云冒與楙茂竝通詩傳云茂美也後漢紀李賢注云楙美也冒聞者美聞也但崔瑗傳中箴勖聞上帝乃節此文摯甫不當據以斷句迪見冒聞于上帝者用顯美聞于上帝也迪見二字下屬爲句孫疏斷句得之而陳誼迂曲

丕單稱德

稱謂名稱老子注云貴者隆王稱也釋文稱一作號一作名稱德即上文德稱惟茲惟德稱承百姓王人小臣侯甸言此丕單稱德承四人言其誼一也

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

摯甫讀同未爲裯昧謂周公自謙之辭是已但以責收爲責我還止殊未得此經之誼樹枏謂收成也易井收勿幕王注云井功大成是收爲成也責收猶責成任昉代范雲表云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責成者責任也言小子裯昧在位無專責成于我而不勖我之不及也周公期與召公共濟故以此言勉之下文耇造德指召公言耇造德猶康誥之言耇成人也鳴鳥之誼終以舊說爲是摯甫謂鳴鳥爲借喻非是

矧曰其有能格

格即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之格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

敷乃心猶推乃心言推布其心於女乃悉命女作女民之極則也

曰女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曰女明勖偶王句在亶乘茲大命句曰者即上命女之辭明與孟通勉也明勖猶黽勉也禮曲禮釋文云偶副貳也劉昌宗周官音云乘讀若承承奉也言女黽勉副貳我王在亶誠奉此大命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

予不允惟若茲誥猶下文予不惠若茲多誥也允語助

辭

惟乃知民德

民德猶人心也鄭注周禮云在心爲德

多方

三年踐奄又三年滅之則多方之作在周公攝政五年公孫宏所謂五年而定也

惟爾殷侯尹民

尹民即大誥之尹氏民疑氏字之譌漢書地理志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此立尹之證顧命尹伯蓋指外諸侯而言

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有夏

諸家於此處上下文誼多割裂不通蓋不明古詁假借之故凡書之言祀者多巳之假字酒誥祀茲酒洛誥祀功宗及此文祀字皆讀爲巳易祀事遄往虞注祀作巳釋名祀巳也巳讀如君奭君巳曰時我之巳巳往也言女多方圖天之命不能遠念往事故耳諸家以祀爲祭祀失之惟說文方言俱云凡思也凡思猶常思荀子禮論凡緣而往埋之注云凡常也惟帝降格有夏是追述已往之事承上而言故曰維凡古書之以維字發端者皆同此意

因甲于內亂

鄭注習爲鳥獸之行于內諸家皆以習字爲釋甲字而不知因亦習也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僞傳云習因也此兩字一誼之例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十字通爲一句東京賦薛注云惟有也惟夏卽有夏恭者供之借字奉也廣雅奉祿也此承上句不畀純言謂多方之善民不克長享有夏之祿所用之多士皆不能保養民者下文所言是也漢書古今人表序云桀龍逢欲與爲善則誅于辛與爲惡則行是爲下愚此經大凡指是言

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上文言圖天之命圖帝之命則此圖天之命不應連大淫爲文據多士篇則大淫句屑有辭句方言屑猶也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五年謂成王五年此足證多方之作在五年五月鄭君謂文王八年至十三年此臆說也摯甫云須暇猶寬假之猶其也其子孫謂商奄

爾心未愛

未讀爲眛釋名未眛也詩傳愛隱也與薆通眛薆不明之誼漢書律麻志眛薆於未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者衆國之君非指三監言周禮邦國立其監注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是也五祀者成王自數其年此又爲遷奄在五年之一證

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

摯甫云罔毋也戒辭以九字通爲一句是也樹枏謂克刻念也克臬念法也釋名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刻念有常心也言爾毋不念法自作不和也

忱我命

諸家屬上爾不克勸爲句非也爾不克勸與上文亦克用勸句法正同忱讀爲沈廣雅沈沒也謂沒滅我之命也

探天之威

廣雅觸冒探也則探有觸犯之意

時惟爾初

廣雅初舒也方言舒蘇也楚通語則舒者寬放不殺之誼卽所謂大降爾命也降生也楚詞惟庚寅吾以降言今惟爾寬舒之若再不克敬與和則殺之無我怨矣此丁寧之詞

立政

乃惟庶習逸德之人

禮檀弓疏云庶幸也漢書五行志云習狎也幸習蓋狎玩之意庶習與羞刑對文爾雅刑庸並訓常則刑與庸同誼庸者用也羞刑卽進用也進用暴德之人與幸狎逸德之人句法一例

惟乃弗作往任

鄭君周禮注云作用也廣雅賢往勞也賢往同訓勞則賢與往得通轉爲誼莊子秋水篇任士之所勞釋文引李注云任能也然則弗作往任者弗用賢能也往任猶盤庚之所謂遲馬注云古老成人

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

時則勿有間之承上和我庶獄庶愼以足其誼與多方有邦間之句法正同摯甫讀下自一話一言十一字爲句非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者卽上文罔攸兼于庶言也王充論衡云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無非二字正釋末字蓋以末字絕句也特其誼異耳

茲式有愼

愼卽庶獄庶愼之愼摯甫讀彼愼爲詩桑柔考愼其相之愼箋云愼成也卽周官大司寇之邦成則此愼當亦如之成謂舊法成事品式茲式有愼者謂式其成法也

有句中語助猶有宅有俊之有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言蘇公之能用法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言今用法宜法蘇公也

尚書商誼二終

尚書商誼三

王樹枏

顧命

王不懌

漢書律厤志懌作豫白虎通云天子疾稱不豫

恐不獲誓言嗣

周禮典命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鄭注云誓猶命也誓言嗣謂命嗣君言者句中語助無意誼

用克達殷集大命

達讀爲撻韓詩撻彼殷武注云撻達也蓋通字禮內則注云撻撃也少牢饋食禮注云撃殺也撻殷謂滅殷

在後之侗

法言學行篇桐子之命也李軌注云桐洞也洞然未有所知之時侗與桐通

還出綴衣于庭

此文當以還字句出字句還謂王還出謂大保等出也鄭謂綴衣爲連綴小斂大斂之衣蓋亦以出字爲句王西莊伸鄭誼最確

敷重筍席

爾雅筍竹萌萠與筤通呂覽比於賓萠注云萠民也萠筤蓋同聲相借說文筤竹膚也徐鍇云竹青也萠之聲又轉爲篡說文篡荼也荼析竹筤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篡筏也萠筏亦一聲之轉爾雅之筍竹萌蓋兼有此誼不可僅以初生者當之鄭君謂筍析竹青皮正與爾雅合筍與筏皆竹皮但有青與次青之別耳

越玉五重

玉五重卽月令倉玉赤玉黃玉白玉玄玉五色之玉

陳寶

說文引作陳宲赤刀四字爲句則陳寶蓋亦刀之類故廣雅云陳寶刀也宲寶同聲相借

夷玉

馬鄭許皆以夷玉當醫無閭之珣玗琪蓋經師舊說邵二雲爾雅正義云今大陵河有錦川石美者瑩潤如玉大者可作几郭注謂玉屬是也案夷玉取其平夷之誼其卽邵氏所謂可作几者歟

大貝

白虎通云德至淵泉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占經引援神契云德至淵泉則江出大貝蓋瑞物也

御王策命

越語注云御猶將也御蓋將奉之誼

上宗受同瑁

案鄭說本無可議後人不善會經文而所引鄭注又鹵莽删截故妄起異隊案經言同瑁者二言同者四言異同者一鄭於乃受同瑁下解之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然既受之後王受同而祭則瑁以受人（後人截去然既受之後三句以爲孔疏遂使鄭誼不明）此明下文單言受同之故以是時王受瑁而即以受人故下文止言受同降不復舉瑁也猶上文太保承介圭而下不言受介圭蓋當時即奠於其位耳（鄭君當日亦必有說孔疏當即其誼）此文章敘事詳略之法惟鄭君能發明其誼吾嘗謂鄭注之可以補經者此也太保受同降謂天子之同降置于篚示不復用而後太保以異同酢祭下文三同皆異同也故皆授之宗人與上宗別文誼劃然後儒往往以異同後之三同亦視爲同瑁之同於是謂後祇言同而不言瑁疑瑁爲衍文而並從虞翻妄詆鄭注酒杯之說且有以同爲璽異同爲副璽者皆由不明經文敘事之法耳

王義嗣德荅拜

摯甫謂德如羣后德讓之德樹枏謂嗣繼也義語助辭如大誥義爾邦君之義王義嗣德者王繼相讓也

誕受羑若

羑誘通字淮南誘然與日月爭光注云誘美稱也爾雅猷圖也猷若也則若與圖通轉爲訓然則羑若者美圖也

呂刑

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應以度字絕句楚辭注云耄亂也太玄范注云荒亡也亡與無通馬云度法度也耄荒度者言天下耄亂無法度也史公所謂諸侯有不睦者即此

鴟義姦宄

馬云鴟輕也鴟與蚩聲借字廣雅蚩輕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云蚩相輕侮也義善也輕侮義善即鄭所云鈔掠良善之誼孫說姦宄爲干犯軌法勝王懷祖說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墨子引此經作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江謂與鄭本同據以改正是也鰥寡既有辭于苗而又稱羣后逮下之功故加曰字羣后即下三后明明棐常鰥寡無蓋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即逮下之事蓋與害通讀如謀蓋都君之蓋鰥寡無蓋鰥寡無害也民稱三后之功故

卽命三后恤功于民文誼正相承僞本删曰字而又倒
亂其文使羣后二字遂無所指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穆穆明明皆勉也詩亹亹文王傳云亹亹勉也墨子明
鬼篇引作穆穆文王亹穆蓋一聲之轉穆穆又轉爲明
明單言之則曰明盤庚明聽朕言顧命明時朕言是也
重言之則曰明明詩明明天子在公明明是也

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應以棐彝典絕句彝典卽伯夷所降之典謂禮教也棐
輔也言制刑所以輔禮教大傳所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者爾雅訖止也洪範曰既富方
穀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蓋有衣食而後有廉恥非刑
威所能迫也故曰獄不止于威而止于富上文農殖百
穀者以此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非與匪同廣雅匪彼也非時者彼時也彼時猶往時言
今爾何所監監往時伯夷施刑之道而已

其罪惟均

謂官反內貨來五者之罪相等也

惟貌有稽

貌讀爲藐方言藐廣也有以一聲之轉貌有稽者廣以
稽核之也卽上正于五刑五罰五過之誼說文作緢者
假貌之音非謂古文作緢也說文中引書有直引其字
以著其誼者有易其字以著其音者觀其所引一書而
兩歧者可見後人不達此旨遂謂說文所引皆經中正
字失其旨矣

刑罰世輕世重

後漢書應劭傳引作刑罰時輕時重案世者時之借字
呂覽羈神於世注云世時也時輕時重言刑罰時而輕
時而重卽上文所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非從惟從

公羊宣十二年傳告從注云從服從也惟讀如其命惟
新之惟惟乃也言能察辭于差則不服者乃服也

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應以惟府辜句言爲罪之府也功字屬下讀段云功當
爲公詩箋云公事也僞傳訓爲事則其字當作公今案
功蓋公之借字詩以奏膚公傳云公功也史記孝武紀
申功封禪書作申公是也公對上文私字而言功報以
庶尤者言衆罪以公平論斷之也後漢書安帝紀注云
報謂斷決也故決囚謂之報囚

文侯之命

純卽我御事

今本卽誤作旣開成石經作卽是也淮南地形訓注云純緣也爾雅注云卽今也言所以侵戎我國家者緣今我御事罔有耆耇之人進在厥服故耳舊以純字屬上讀非是

秦誓

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疏訖盡若順盤樂也是讀如大戴禮王言篇敎定是正之是是則也自若者順已也言人皆順已則多喜樂

問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史記謂成王時作僞序及僞傳從之然康誥酒誥篇中直呼曰弟曰封曰小子曰女不似成王之語且成王書皆文武竝舉而此獨稱文王不及武王故宋儒力辨以爲武王之辭然史遷親從安國問故不應舛謬至此姚姬傳以康誥爲武王時作酒誥爲周公旣誅武庚後作果爾則史遷胡爲次之爲一而略不分晰耶抑舊聞散佚不能詳載於篇耶

曰此後人不善讀史記誤會其文以爲詬病其實史公未嘗誤也周本紀敘武王封功臣昆弟之事於周公解度之下總曰餘各以次受封則康叔之封康卽在此時故管蔡世家謂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禮檀弓未之卜也未義爲未二字古蓋通訓）未後也康叔冉季年少其次在後故曰後得封卽本紀所云以次受封也不言封于某國與上文異者以所封國冠於句首則封於康封於冉可知此葢史法變換之例後人不知未爲未字於是妄謂康叔在武王時年少未得受封宜乎蔡氏據周書史記布茲傳禮之事斤斤辨之也衞世家周公誅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

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案封康叔爲衞君者由康而徙封衞也申告者申重也康誥酒誥作於武王之時周公重述其語而告之故曰申告自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至故紂之亂自此始皆康誥酒誥二篇之誼而周公申述之者也梓材則周公所作故曰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加爲字以別之文誼最明下總敘曰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謂之猶語之也至周本紀則止記編書篇弟不復分明此史家詳略之法烏得據此遂以爲成

王時作哉吾於周書丈弟嘗證之紀年與經文皆相符合紀年武王十三年大封諸侯十五年初狩方岳誥于沬邑則康誥之作在十三年酒誥之作在十五年矣紀年雖晚出其眞僞不可知然其聞見近古故其事蹟多可證明經史之處

然則梓材爲周公告康叔之辭矣然篇中一則曰王再則曰王全似戒王之辭與康叔無涉向讀書大傳有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八字今酒誥無其文竊疑酒誥梓材首尾相接後人誤以王曰封三字移于梓材篇首耳漢志法言俱謂酒誥有

脫簡鹵莽者以此佚文無所附麗遂删去下五字而冠於梓材之篇故有此誤後儒曲爲之說謂前半爲君告臣之辭後半爲臣戒君之辭或謂自汝若恆越曰以下皆設爲康叔進戒之語此皆不得其解而望文生誼者也先生其別有說歟

余讀史記管蔡世家云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衞君周本紀及魯世家皆以微子康叔一時並封余始疑是篇爲告康叔與微子之辭及讀鄭君遠王惟邦君注云王謂二王之後余乃恍然於篇中凡稱王者皆謂微子也又讀至經文王啟監厥亂爲民句又悟王啟爲直呼微子之名與篇首直呼封爲對文是時周公居攝四年改建侯衞康叔微子並當之國之時故作書告之自王曰封至戕敗人宥爲誥康叔之辭自王啟至末爲誥微子之辭與史記敘二人之意正相符合武庚亂後民未忘殷微子爲殷家賢胄使之和懌其民易於從服故諄諄戒以保民之道勉以懷來享作之方（作昨也）康叔承殷污俗宜以敬勞先民不宜專用刑戮激而爲變亦即康誥明德慎罰之意以周公旣申述康誥酒誥之文於前故此篇不煩言之也或疑王啟之稱余曰微子爲王

後用天子禮樂祀其先祖周室不敢臣之鄭故以王爲二王之後蓋舊說也微子以王後稱王啟亦猶堯舜爲帝則稱帝堯帝舜季歷追王則稱王季公劉公爵則稱公劉古書本有是稱法不足異也況本書君奭之稱不尤足與此相儷乎

問鄭君從書大傳之說以召誥之作在周公居攝五年與史記三統厤以召誥洛誥爲皆七年內事者異王西莊謂書大傳乃秦火以前之書其說原于七十子故鄭從之史記雜采羣書劉歆恐亦出揣測皆不如伏生爲可信然史遷親從安國問故

劉歆亦爲古文之學者古文今文皆秦火以前之書特字分古今不應其說異同剌謬如此周本紀還政在營洛前魯世家還政在營洛後或謂公必委政乃能往洛邑洛邑既成成王祼將乃始臨朝紀據周公還政爲文世家據成王受政爲文非牴牾也其說何如

此鄭君誤會書大傳之文非伏生說與古文異也大傳言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營謂相度布居之意 廣雅營度也文選五等論注營布居也 與史記武王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之營同誼 史記本逸周書度邑解觀度邑二字則營字之誼可知 蓋成王五年周公繼武王之志營

度成周布居殷民始有都成周之志至七年成周始成而致政成王也周紀周公行政七年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觀二復字則五年即有營度成周之事可知史記特省五年之文大傳特省七年之文耳竹書紀年成王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春二月王如豐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告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冬王歸自東都十二月周公復政于王 復政何以不係春二月前觀紀于二月書春則前此無紀事之文可知 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親政此足補史記書大傳之缺且與經文前後證之皆合讀經者當以經文爲正此經未備則以他經證之再不足則取史子傳注之說以補之召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與洛誥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正是一事洛誥言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召誥洛誥同爲七年所作無可疑者周紀周公行政七年周公反政成王營築洛邑作召誥洛誥此尚書古文家嫡說與伏生當無異誼惜伏生之說不傳不得一一證之而鄭君誤會大傳營字之誼遂以爲五年事而又改經文二月三月以就之今之爲經說者抱殘守缺不能融會貫通反曲說以成古人之失而知其非者又謂今文古文兩家之說不

能從同甚矣好學深思之難也周紀先記反政而後言營洛者如洛誥先言復子明辟而後追述營洛之事與魯世家非有歧異史記記事或逆或順隨文變化本無定法後人執一格以求之孟子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也

問多方一篇書大傳三年踐奄則作此篇在攝政三年不應敘於召誥洛誥諸篇之後故書序疏引鄭注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未聞孫淵如謂史記周本紀多士多方在周公反政之後與伐誅管蔡非一時事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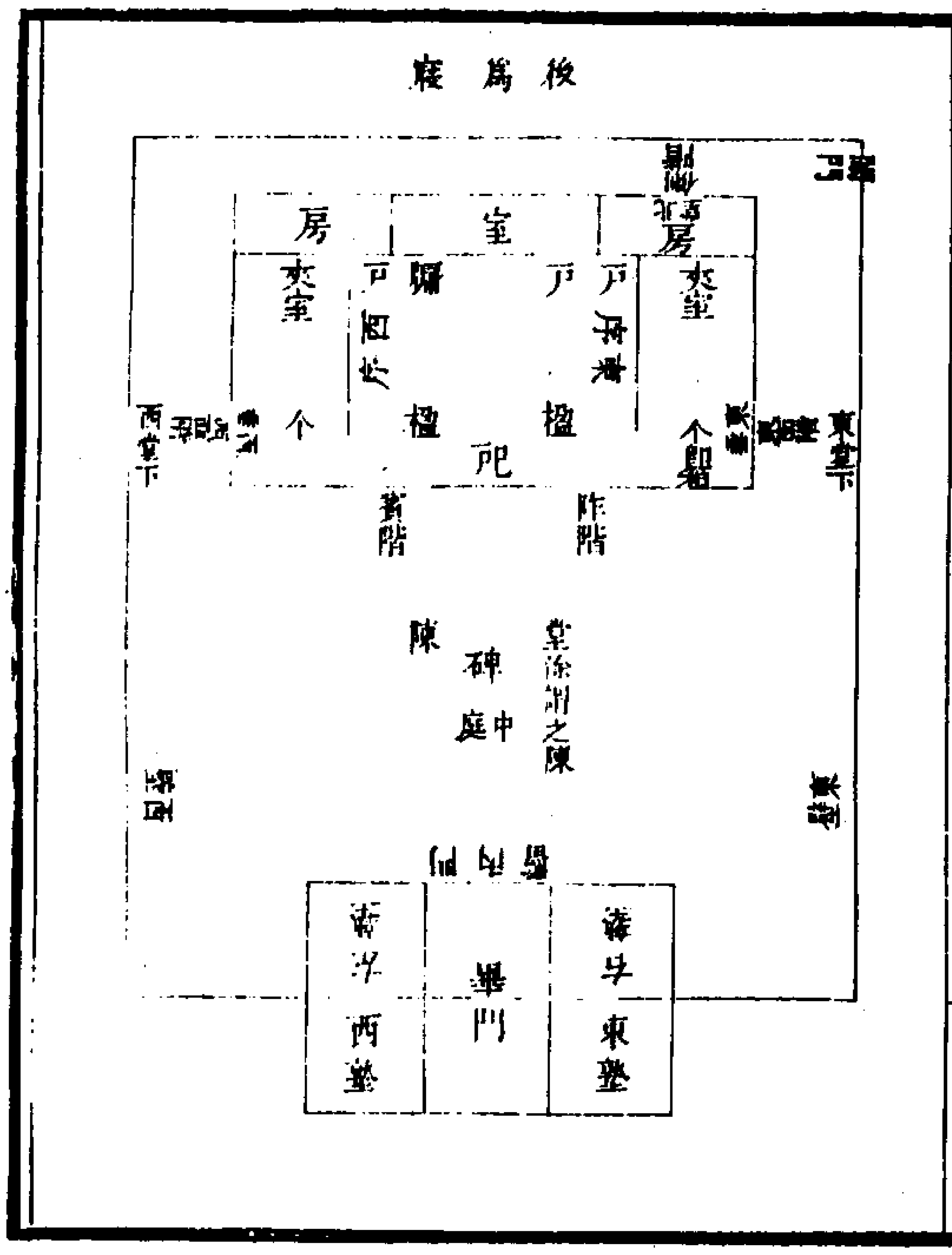
世家成王用事或譖周公周公奔楚及反作多士毋佚與蒙恬傳同然則譖周公者即奄君故多士多方俱云來自奄也此說當歟

曰非也周公奔楚即周公居東戰國策惠施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括地志終南山一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周公居東蓋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地非東都也周公居東成王發書隨即反之蓋一年內事至二年則東征而罪人得矣魯世家記此乃申言前事未備之誼故於七年還政之下用初字以追述之史記多有此文法烏得據此以為七年後踐奄乎多方之惟五月丁亥來自奄即多士之昔朕來自奄也多士作于七年故稱往事以告之紀年徐奄淮夷在成王二年叛三年滅殷伐奄四年王師繼之五年遷奄君于蒲姑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于洛邑蓋自三年伐奄歷三年始滅之也大傳言三年踐奄蓋述伐奄之始年鄭君亦同此意後人誤以踐奄即滅奄之年失其實矣漢書公孫宏傳云周公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定者謂淮夷商奄之亂至攝政之五年始就平定故曰五年而定也多方經云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須暇猶寬

假也之其也其子孫謂商奄也寬假其子孫所謂大降爾四國民命也五年者成王之五年也又曰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者眾國之君周禮邦國立其監注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是也五祀者成王自數其年也據此則王自奄歸在五年鑿鑿無可疑者魯世家言管蔡武庚等率淮夷反周公奉成王命東伐誅管蔡武庚收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甯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其不敘踐奄一事者鄭君謂奄在淮夷傍且奄與淮夷同時並興言淮夷則奄在其中亦猶毛詩傳謂四國為管蔡商奄言奄而淮夷在其內也多士作于七年三月召誥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即撮敘多士之文經文言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誥商王士玩初字則在始城成周之時可知紀年云七年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甲子周文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所紀與召誥多士二篇正合或以為五年作或以為八年作皆非也史記敘尚書篇弟俱本古文編書之時各為一篇不必皆依時事先後次序故周紀依舊文序多方於多士之後各為一事不相連屬後人往往據其次序橫誣經文亦可謂不善辨者矣

顧命受册本在祖廟後儒誤以爲路寢不知宗廟之制也廟制前堂後室有東西房東西序東西夾東西堂堂又謂之箱爾雅室有東西箱曰廟是也若路寢即月令之所謂明堂（月令明堂爲王居聽政之所與合諸侯之明堂在國之陽者異）與廟制異今爲廟圖於左並采先儒之說顧命者以明告廟受册之誼

宗廟圖



史記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中（康王受册在祖廟畢門者廟門也經自命作册度至出廟門俟即史公所云見先王廟事）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申重也成王命之召公等復即其讀而申告之史公蓋總括成王所命暨太保所言兩節之事）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即經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也）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即經王若曰以下之文也）作康誥（康誥當爲康王之誥有脫奪馬鄭本自高祖寡命以上爲顧命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與史記合蓋眞古文也）春秋繁露玉英篇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稱王變禮也康王以子繼父非有他故而稱王

者史臣之辭也（雜記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經對王崩言則曰子釗自稱曰小子曰鞠子號稱子之誼稱王待猶君之誼）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民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經自太保承介圭以下王答拜以上皆受銅瑁之事）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此即經所以釋冕反喪服之誼）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接諸侯與經祭廟朝享之事稱王者史臣之辭）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藏銅得君收字班氏本公羊傳爲誼）

後漢書禮儀志大斂于兩楹之間大鴻臚設位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受册即位在廟中此云在柩前竊疑周時亦殯于廟即位柩前故漢時仿而行之僖八年左傳凡夫人不殯于廟則弗致僖三十二年左傳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曲沃晉宗廟所在是亦殯于廟矣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朱案殷朝而遂殯于兩楹之間故曰殯于祖周殯于西階將葬時遷柩于兩楹間故曰朝而遂葬則西階亦廟之西階也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爲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羣臣皆伏呼萬歲罷入成喪服朱案云帝紀言即皇帝位在先帝崩日蓋即主喪之位此經所云宅宗也志言即皇帝位在殯日蓋即繼統之位此經所云受同也

南史沈文阿傳文帝即位尅日謁廟文阿議曰人物推

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逗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措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公羊春秋桓元年公即位何注云即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事畢而反喪服也皆本此經爲說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王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此經朝享兼行蓋喪中急遽故鄭云朝兼享與常禮不同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王公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于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宋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有周王即吉宴樂爲譏之議宋元祐間孫莘老論康王冕服見羣臣爲非禮蘇東坡更推衍其說王西莊據春官天府鄭子問力駮之朱案此禮周成王時已行之見於詩烈文序箋蓋周公所定之禮乃大中至正之則非陋儒所及知也

尚書商誼三終

尚書誼詁序

通白先生撰尚書誼詁成語漢章曰尚書大誼如日中天漢唐宋以下諸儒研究各有所得余曩與姚君仲實同治此經實事求是凡詁訓之應讀爾雅者從之漢學家支離之說弗取也凡誼訓之勦窣理窟者從之宋學家剽襲之說弗取也一隙之明少有所見必求余心之所安遂至屢易其稿仲實輯尚書誼畧有採及余言者今昔不相侔覽者滋惑子其為我識之漢章作而對曰先生之學廣大精微於易有費氏學詩有毛氏學斯二書者固已示後學治經之方況尚書之誼弘奥似易微婉似詩徒拘門户矜言家法無當也唐虞三代之所以致隆盛知人安民之略天算輿地食

貨典禮兵刑諸大政及其後寖衰寖微所以致敗亡之故悉具二十八篇之中非疏通知遠者於文學者其奚能明鄉先生黃儆居嘗言學海堂經解解周易無一善者通志堂經解解尚書無一合者蓋宋元人說尚書大抵不分今古文空言無實者多耳然學海堂書說知江孫王諸家屏斥僞古文僞孔傳而於馬鄭外自搬新說或竟不知宋元人所已言番禺陳氏東塾讀書記嘗考出其暗合蔡傳者數條殊未盡也今先生融為一家無適無莫惟以經之大誼為從違故孔傳蔡傳之可取者竝明徵其文而說洪範不涉五行傳說大誥不比坿王莽誥已絕無漢學拘墟之見矣又引儀禮諸公以證酒誥之惟君引大戴禮記歷獄以證梓材之歷人

引春秋繁露四十愼以證立政之庶愼皆用漢學家法以經證經絕非宋元以下諸儒所可及其他如說洪範之皇極金縢之君居東微言閎指多所創獲雖更僕不能終數也若夫前後經說之不同則服子愼說春秋傳始與鄭康成意同故康成以所注與之而今所傳服氏解誼多異於鄭朱子說見於呂成公家塾讀詩記者亦復與詩集傳大異蓋學與年俱進古之人皆然覽集虛草堂叢書者正可得而與姚先生書參讀又奚惑焉乃退而次所言於簡末以告後之人丙寅歲元旦象山陳漢章謹識

今文尚書源流　此篇列尚書誼詁卷一之首

陸德明曰書者本王之號令右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及秦禁學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傳授漢書云伏生爲秦

凡例從附
又將以字

據何氏立字
小學

隋唐中學術言

伏生所藏之書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廿九篇以教齊魯之間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
書（劉向以為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蓋言若天書然）伏生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
生（字和伯）生授同郡兒寬（御史大夫）寬又從孔安國受業以授歐陽生之子（歐陽大小夏
侯尚書皆出於寬）歐陽氏世傳業至曾孫高作尚書章句為歐陽氏學高孫地餘（字
長賓侍中少府）以書授元帝傳至歐陽歙（字正思以歙大司徒）歙以上八世皆為博
士濟南林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官至少府太子太傅受業歐陽高以授平
當（字子思下邑人徙平陵官至丞相）子晏亦明經至大司徒及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
傳業）翁生授琅邪殷崇（字子都博士）及楚國龔勝（字君賓右扶風）殷崇授朱普（字公文
九江人為博士）及鮑宣（字子都勃海人官至司隸）以授漢明帝為桓榮（字春卿沛國
陽歙傳其子（字叔明）以漢明帝末（東京）以授（平陵）帝
中散大夫拉傳歐陽尚書師國桓榮（字春卿）太子太傅太常受尚書於朱普東
觀漢紀云桓榮事九江朱文公為書字以授漢明帝及世相傳至京城（漢紀云）生為
尚書者甚眾學者稱章句以為傳學子都以教授帝帝受之征侍中太常郡守高致以為桓安
帝官至太子太傅太尉張生（濟南人為博士）授夏侯都尉（魯人）都尉傳族子始昌昌
太傅始昌傳族子勝（字長公以經學為長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勝從始昌受尚書及
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事同郡簡卿（兒寬門人）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
一師也勝授尚書於蕭望之為大夏侯氏學傳族人周堪（字少卿太子少傅）
及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世孫為博士以書授元帝帝以為太中大夫号褒成君）
霸傳子光（字子夏丞相）見又事牟卿（為博士）及長安許商（字伯長四至
九卿）唐林（字子高）王吉以為九卿及平林吳章（字偉君）王莽以博士重泉王

續前今文尚書考

附虞叶馬本詁名

吉(字少君王莽時九卿)齊炔欽(字幼卿王莽時博士)後漢北海牟融亦傳大夏侯尚書夏侯建(字長卿勝從父兄子為博士議郎太子少傅)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侯氏學傳平陵張山拊(字長賓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山拊授同郡李尋(字子長騎都尉)及鄭寬中(字少君為博士授成帝官至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山陽張無故(字子孺廣陵太傅)信都秦恭(字延君城陽內史)陳留假倉(字子驕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寬中授東郡趙玄(御史大夫)無故授沛唐尊(王莽太傅)恭授魯馮賓(為博士)後漢東海王良亦傳小夏侯尚書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傳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於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融王肅諸儒皆疑之漢書儒林傳云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以遂黜其書

古文尚書源流　此篇列[illegible]尚書誼詁卷八之前

陸德明曰古文尚書者孔惠之所藏也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漢景帝子名餘封於魯諡恭王於壁中得之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二世孫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以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增多二十五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安國又受詔為古文尚書傳不獲奏上藏之私家藝文志云未列學官以授都尉朝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脫誤甚衆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名譚庸生授清河胡常字少子為博士至部刺史常授虢徐敖右扶風掾教授琅邪王璜及平陵塗惲字子真惲授河南桑欽字君長一本作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惲璜等貴顯范曄後漢書云中興扶風[illegible]

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字景伯扶風人左中郎將侍中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
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
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
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江左中興元帝
時豫章內史枚賾字仲真汝南人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亾舜典一篇購不
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眘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學徒
遂盛後范甯字武子順陽人東晉豫章太守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
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
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
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昬耄何

容合之遂不行用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一五八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illegible] 版反內

虞書

孔穎達正義曰堯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按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以虞夏同科虽虞事亦連夏也

堯典第一

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胡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為諡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典堯則堯舜固二帝之名也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孫葆田曰堯典一篇紀唐虞治天下之事也舜之命官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然則舜所命者皆堯之事耳史臣合錄之以見二帝之事虽異而其所以治天下者未嘗不同不得分割以為舜典

曰若稽古曰後漢書引作粵李善引同劉安世曰曰粵越通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傳曰稽考也段玉裁曰四字爲爲句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祖按史臣述事以曰若古稽咎端古猶故也謂稽考故寬

帝堯曰放勳趙岐曰放勳堯号也李光地曰放勳放勳重華皆頌其德美之稱故孟子屈原皆引堯舜之號曰孝林之奇曰放循至也勳傳曰功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中論書美唐堯欽明為先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

方頡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鄭玄曰慮深通敏謂之思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黃度曰安安從容中道盛德之形容也陵

蔡沈曰孔子稱為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因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

第一氣也

光被四表

祀格昌曰君子之光有孚吉即此所云光被四表也至子亦曰篤實而有輝光光宅天下宅度同字

度猶遠也吳汝綸曰廣雅方表也四表猶四方

格于上下

格說文引作假云至也鄭曰至於天地

克明俊

德參曰俊大也

以親九族

鄭曰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九族妁礼請期辟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此所云九族不當有其

姓表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五以五為九蔡曰九族舉近以意該遠服異姓之親亦在中其

九族既睦

良曰俱既盡也

平章百姓

平鄭作辯云辯別也章明也百姓虐臣之父子兄弟孫昱行曰史公作

便章鄭注論語便便辯也經作平者詩傳云平平辯治也國語百姓北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

百姓昭民

明協和萬邦

傳曰協和也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引此經應劭注黎衆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

林曰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中庸九經自修身尊賢賢以至柔遠人懷諸侯堯舜之治治天下為皋陶之陳謨其序正同

付查

川

羲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史記
昊天
敬順麻象日月星辰
史記麻象作數法
馬曰羲氏□□重黎

近黎　鄭曰高辛之氏世命重為南正司天　為火正司地堯育
重黎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　傳曰使敬順昊天

辰日月所會如蔡曰麻紀數之書
實見天之昌狀璣衡之屬

敬授民時
段曰民時衛包改作
人洪範傳肉昊謨疏

皆作民時　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
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

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
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　漢書

李尋說此經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
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數將至

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
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覺又曰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

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
可立致猶枹鼓之游豆也相應也

分命羲仲
鄭曰掌四時考字曰
仲叔則掌天地者其

其曰伯乎　金履祥曰大傳曰巡四嶽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
曰伯知伯兮有其人　閏若環曰羲伯和伯猶今之暨正暨副四

子則猶春官正夏官
正秋官正冬官也正

宅嵎夷曰暘谷
朱集曰宅度通宅嵎夷度其
日景　傳曰東表之地称嵎

付□□□交式□

二

諄　方

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暘也夷二蔣廷錫曰今朝鮮國

寅賓出日

鄭曰謂春分朝日傳曰寅敬賓導也段曰釋文賓徐音擯作仁民讀上擯承擯昭擯之擯說文續導也或从手作擯

平秩東作

馬曰平使也段曰集韻拜拜作作遘平革六字同傳曰秩序也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平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

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与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朱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當於兩次之間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

厥民析

注饁饁曰鉞曰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蓋由與處而出分於外也

鳥獸孳尾

傳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孳交曰尾接曰尾

申命羲叔

傳曰申重也

宅南交

鄭補曰明都三字大傳堯南撫交趾蔣廷錫曰今安南國

平秩南訛

訛史記作為大傳作譌傳曰訛化也叙南方化育之事段曰譌僞古音同紐音韻僞化也音訛引書平秩南僞古僞為為通而為与化古音同部

敬致

蔡曰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呂祖謙曰致夏之長致冬之短夏言敬致

冬亦然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鄭曰星火大火之虛厥民因傳鐵曰旧

者因田中以為屋以便於農事即詩所謂中田有廬也鳥獸希革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分命和仲

宅西曰昧谷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田西曰昧谷昧谷曰西夷束可知則嵎政寅餞

納日鄭曰謂秋分夕月傳曰餞[illegible]也送平秩西成傳曰秋西方萬物成序其政助成物大傳天子以秋命三公

將帥選士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桃永樸曰作訛成易虽主農事言然現大傳所承釋秋冬西條

則春夏諸大政如月令所戟者要旨在平秩之中宵中星虛以殷仲秋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与見者齊

虛玄武中宿也傳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厥民夷朱曰夷者万物收成民皆傳逸瘵琳曰夷史記作夷易釋詁夷易

也言其民樂易史以易代夷轄寫物誤西存之鳥獸毛毨傳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

朔方曰幽都平㞢在朔易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可所聚

也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在察其政先大傳天子以冬令三公謂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三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傳曰日短冬至之日鄭曰昴白虎中宿也隩內也王肅曰詩嘒我婦

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鳥獸氄毛馬曰氄溫柔淑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王曰期四時也一期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舉全數以言之故曰

三百六十六日也學著之用成歲歷鄭曰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序林曰此言象現作歷之法必先莫方偶測時

景齊曆測候中星而後驗於農事耳早晚物受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秦蕙田曰堯命羲和舜察璿璣衡紀

數三書觀象之器法斯大顯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月會於辰

而成月日紀於星而歲成馮相所畏即唐虞日月星辰之事明驗夫演資五數以測象之田宅隅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即後世里

差之法星鳥之數以測象晷即後世歲差之法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測象凡即後世歲晷及置閏之法聖

王觀象授時皆隨時測驗以合大義取象於革之義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史記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傳

曰釐治工官也林曰釋詁熙與也呂祖曰二句乃史記堯之非堯之言程頤曰堯明俊德至時雍言治之道乃命羲和至咸

熙言治之法而最大在天道時令万事無不統於此故先詳載焉祀按治天官所以勸民事允釐二序句總言治民之官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史記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

戴鈞衡曰咨在句首歎詞在句中語詞如何嗟及矣之嗟傳曰疇誰庸用也放齊臣名祀按此事指百工言庶績繹釐咸熙誠所

謂順也帝曰吁嚚訟可乎傳曰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蔡曰堯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不

病以天工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傳曰采事也驩兜臣名段曰釋詁曰都於也於訓為嘆史記都

作於共工方鳩僝功史記作旁聚布功傳曰共工官稱說文引此經方作旁鳩作速曰述僝也斂聚也江聲曰逸

周書注旁廣也馬曰孱具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史記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孫曰

靜同靖嘉也違同曰回辭君曰回邪避也蔡曰象恭貌貌恭而心不然全祖望曰滔史記作漫滔同慆漫同慢

帝曰咨四岳蔡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吳曰史記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

國語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皆四岳為人之證國語又云一王四伯章呂以為四岳長六不用為御四人之生

[illegible]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史記
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僉曰於鯀哉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乂
治也僉皆也王念孫曰方通旁溥也偏也蔡曰僉曰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帝曰吁咈哉
方命圮族傳曰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輒毀敗善類鄭曰方讀為放謂放棄教命蘇軾曰楚詞亦言鯀悻戾
直以亡身岳曰异哉試可乃已蔡曰岳曰四岳之獨言也說文引此經曰异舉也臧曰試可乃已史記作
試不可而已古人語急故不可為可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傳曰載年也三考九年程暇
曰治水大任也非至公之心能舍己我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雖九年弗成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
自任益强咈戾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題而功卒不可成也陳漢章曰論說衡此經云衡選舉選舉多必未可成也以
知寃中論又云荀以衆學舉為聖則唐虞無九載之貴矣此皆足以證刻數取決之弊僉曰以帝曰咨四
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史記咨作嗟巽作踐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

攷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系本作女瑩大戴礼作女匽

按媯嬀同

天命者入處我位就治天子之事岳曰否德忝帝位傳曰否不忝辱也曰明明揚側陋史記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昶按黜陟幽明傳升進其明者即此所云明明也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傳曰師衆錫與也大傳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王曰虞地名帝曰俞史記作然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史記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傳曰俞然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諧和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悪戴曰易序卦漸者進也烝烝猶進進進進猶漸漸李光地曰將遜以天下不論其和而以行幾故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帝曰我其試哉鄭曰試以為臣之事樸曰說文試用也義与試可乃已之試同即序所云歷試篇末所云微廣也其目則慎微五典以下是已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史記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孔穎達曰以女妻人謂之女左傳宗雍氏女於鄭莊公吳曰女字為句此史臣之辭于時者於是也屬下句讀蔡曰此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也[illegible]曰媯汭[illegible]釐降二女于媯汭陸德明曰汭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水之隈曲曰汭蔣

五

也嬀汭在今山西蒲州界

嬪于虞

劉逢祿曰嬪婦也有舅姑之辭嬪于虞則已見舅姑矣

帝曰欽哉

史記舜飭下二女于嬀汭如婦禮堯善之又曰舜居嬀汭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　孔曰舜能整齊二女以義理二女之心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料曰如所謂往之汝家必敬必戒也　祀案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則知釐降二女于嬀汭為舜事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即此所云降也　通書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其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　孔曰隋開皇初得姚方興所上古文尚書慎徽五典以上有曰若稽古帝舜重曰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以位二十八字乃命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史記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　吳曰文選注徽揮通發也宣也　鄭曰五典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史記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　皮錫瑞曰史公以為徧入百官謂使舜入百官揆事之處入百官在徽五典賓四門之閒五典四門非官名則百揆亦非官名可知左氏傳以揆百事莫不時序　祀按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注敘秩次也

賓于四門四

侯

[illegible]

門穆穆史記諸侯遠方賓客皆敬　孔曰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左傳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四門穆々無凶人也　孫曰釋訓穆く敬也　蔡曰蓋菓四岳之詔[illegible]**納于大麓**馬曰麓山足也**列風雷雨弗迷**大律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又曰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以將行視繇之治木無狀○皮曰行視非一時之事時或暴風雷雨而舜行不迷又曰巽瑩冊則天與之可知鄭注書序云入荒代木即經所云隨山琹木正試諸疑之一書　朱曰納是謂治水之顏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史記女謀事而言可績三年矣　傳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也　孫曰周語注底至也致即至績迹同楚辭注迹行也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傳曰陟升也舜辭讓于德不能嗣　王鳴盛曰史記弗嗣作不懌徐廣云今文作不怡怡懌也太史公自序云唐堯避位虞舜不台索隱云台音怡悅也然王春傳引作不嗣則古文本作嗣也　劉曰讓于德弗嗣猶云否德忝帝位也

正月上日鄭曰堯王建丑舜王建子此時未改堯耶故云王服即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　大傳上曰元日也

受終于文祖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　孔曰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為堯之高祖　朱曰自疇咨若時登庸以下皆為釋位

付尚口區交式錄

六

神行　（二）　齊

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共工三舉而四岳薦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 傳曰在察也馬曰璿美玉也大傳琁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琁機鄭曰其運轉者為

機其持正者為渾天也儀七政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殷曰璣大傳馬鄭皆作機唐石經作璣王衡周易書例

引作琁璣釋文璣又作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傳曰肆遂也馬曰禋精意以享也五經異義古尚書

謂非時祭天謂之類遐闓靈恩曰馬記伏生謂六宗者天也四方馬徵麟曰六宗即春官社稷五祀詩所謂方社在政為六府所

主神曰六宗東方曰句芒南方曰祝融西方曰蓐收北方曰玄冥中央曰后土后稷也天神陽祀數五地祇陰祀數六合五帝六宗

言之即曾子問所謂五祀也其異意雜見山海經國語諸書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傳曰輯斂也大傳傳四

九州名山大川皆一時望祭之[illegible][illegible]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 輯五瑞 傳曰輯斂也大傳古者圭也有袍冒天子執冒以

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甩过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復還

其圭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削此所謂諸侯三朝於天子也義則是屬不義則不是屬

國虎通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輯五瑞覲四岳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璜以徵

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既月乃日史記擇吉月日李曰乃日讀斷吳日猶詩言既景迺

四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傳曰班還也歲二月東巡守鄭曰歲二月正歲建卯之

月也段曰周禮正月之吉謂周正月正歲歲終十有二月皆謂夏正寅月丑月堯建丑舜建子虞書正月唐正月也歲二月夏正

之二月也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史記岱宗泰山也東后者諸侯皆蔣曰泰山在

今濟南府泰安州北馬曰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段曰柴馬鄭說文皆作柴今本作柴後人所改鄭曰望秩于山川者

編以尊卑祭之秩次也協時月正日傳曰合四時之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同律度量衡鄭曰

律陰呂陽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漢書引此經曰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贄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執聘之禮也帛所以薦玉也高陽氏[illegible]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樸曰馬以五禮為吉凶軍

實嘉此周制耳不若鄭以公侯伯子男說之為精覈與有伯夷伯禹禹貢侯服又以男邦為諸侯並言唐虞之爵因有五等矣白

之後用赤繒

△

（二）

虎通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更雁馬曰一死雉士所執如五器卒乃復孔曰如若也復還也諸侯贄之內若

是五器禮終乃還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

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史記南岳衡山也西岳華山也北岳恒山也

嵩曰衡山在今衡州府衡山縣西北接衡也陽縣及長沙府界華山在今西安府華陰縣南恒山在今大同渾源州南接直隸正

定府界歸格于藝祖用特史記歸至於祖禰用特牛禮傳曰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蔡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南方白諸侯朝又明

年西方諸侯朝又明年北方曰諸侯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大傳亦不可國至人見為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白

虎通王者之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巡行守牧氏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儀正法度同律

歷計時月皆為民也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

道大備巡狩祀天何奉存為因祭天造至告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中說舜一歲巡守四嶽回不費而民

不勞何也儀衎少而徵求寡也敷奏以言傳曰敷陳奏進也明試以功說文引此經日試用也是曰詩傳
功事也車服以庸江曰釋詁庸勞也大傳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令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
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
君討有功者賞之又曰以賢制爵以以庸紹制祿故人慎德矣功輕削而矣義户肇十有二州傳曰肇始也祖按
十有二州者九州外分齊為營州分冀為并州分燕為幽州也必云始者明十二州自堯時已然非舜分之也成蓉鏡曰漢書地
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據此則舜分十二州在前制九州在後白虎
通何知堯時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与志合封十有二山濬山川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
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象以典刑朱曰典常也象猶懸象魏之象畫之令人知流宥五刑馬曰五刑
墨劓剕宮大辟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鄭曰扑檟楚也蔡曰鞭官府之刑扑
學校之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傳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過災害肆緩賊殺

八

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無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念孫曰恤遜通湛慎也蔡曰聖人

制刑本末此七言大略畫之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

本心也流共工于幽洲鄭曰幽州皆裔蔣曰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王鳴盛曰說文州重從川昔堯遭

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三州臣鯀等曰今作洲非是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

三危殛鯀于羽山馬曰崇山南裔三苗國名三危西裔羽山東裔蔣曰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三苗

今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磨沙州衛界羽山在今兗州沂府州近南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

國贛榆縣界鄭曰鯀非誅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報林曰敘流竄殛皆屏之遠方之傳流四山族投諸四裔段曰洪範

殛死多方殛殛釋文殛云本又作極極竄也殛之假借四罪而天下咸服孟子引此徑曰誅不仁也後漢書

楊農曰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積為務是以唐虞後文在官四山流放天下民服以至雍熙祀梓莊子釋文堯六十四年流共工

于幽都竹書六十九年熙宗伯熙是故四山非一時事史臣因言刑而類記之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曰管

殂落死也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政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王鳴或曰徵用二十載攝八年孟子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正引此文史記集解引徐廣云堯在位凡九十八載上文堯自言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凡九十八年史記亦與經合

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士者為天子斬衰三年礼也傳曰遏絕密靜也春秋繁露堯視民如子民視堯如父母下引此經蔡曰堯為之服也閔曰有肯

月正元日

王制疏以元日為善日謂吉日也

舜格于文祖

傳曰舜堯三年喪畢將歸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史記謀于四嶽闢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大傳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潛夫論之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輔弼而望無能不成錢之徒者塞也言重四考能載也

有十二牧曰食哉

史記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漢書例武望方遑曰古望諸侯贊者以為州牧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備幽隱也起家衛義伯君之所衆行於世者食為民也注食用也史公說此節為論帝德極是所用也

惟時柔遠能邇

成化者惟以柔遠能邇親德顯故蠻夷率服和戴父母也極曰惟或當羿遠詩所是也王念孫曰

九

漢書注能善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傳曰任佞難拒難也道德信任元善畏惡任佞率諸侯

者知此則當時風俗治體可知矣

蠻夷率服案云四海遐定八音斟變在內漢書蠻夷率服許其事詩夏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傳曰言舜以曰別堯

吳澄曰奮起也奮猶曰發庸史記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孫曰史釋熙為美者庶績咸熙漢書律曆志作眾功皆

美載為事者周書諡法解文亮為相者釋詁亮相導也是亮相月義朱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眾也馬明衛曰舜即位即切切

求賢與堯時咨若時登庸皆是一意蓋是聖人之治天下莫有急於此故孟子謂堯舜急先務親賢者於也

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史記懋作忘

禹拜稽首讓於稷

契暨臯陶大傳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溝瀆壅遏水為民害責之司空傳曰禹代鯀為崇伯

入為天子司空懋勉之居稷官音棄也稽首首至地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鄭曰阻厄也

帝曰俞汝往哉
皆曰於其舉存
其人不厭其辭讓

蔡曰后君也稷曰稷稱后猶禹與契稱伯契稱君稱保播時百穀葉夢得曰史記言稷少好耕農堯舉為農師則棄之

為稷堯時已黜舜以舊官申命之耳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史記遜作訓馴讀曰順汝作

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蔡曰五品父子君臣五者之名位等級遜順也之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

之又從而振德之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鄭曰猾夏是亂中國也士察也

主察獄之書此三宮是堯時事章因為謹述其前後傳曰群行攻劫曰寇殺其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孔曰魯語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鄒漢勛

曰服通伏即伏斧鉞之誅五刑者有服大辟者服斧鉞宮服刀剕服鋸剕服鑽墨服笮也五服三就者服斧鉞者就市服刀者就宮服

鋸與鑽笮者就朝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曰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允時中

行曰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所謂克允也帝曰疇若予工史記疇若作誰能馴馬曰謂主百工之官僉

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林曰殳斨伯與

三人此文中加暨與禹讓稷契暨皋陶文同 帝曰俞往哉汝諧 孫曰諧者偕也太史公說下朱虎熊羆云遂佐則知
諧當訓偕也矣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
朕虞 馬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名 林曰作朕虞猶予云爾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帝曰俞往哉汝諧 林曰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伯虎仲熊與熊既為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為二人 帝曰
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蔡曰典主也 馬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 陳櫟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
岳而命重可知矣 僉曰伯夷 傳曰伯夷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鄭曰秩宗主次秩尊卑
白虎通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 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 夙夜惟寅 史記
作敬 傳曰早 夜敬思其職 直哉惟清 史記直惟靜絜精曰韓詩直當相值 也直哉惟值當其事祖宗主郊廟之官
故當值其事惟靜絜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
教胄子 胄史記作稱說文作育王引之曰育胄古聲相近詩鬯育 稱也凡書以未冠者為胄子 漢書典者自卿大夫師瞽

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其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下引此經直

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傲傳曰正直而溫和寬宏而能莊栗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之以防

其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戴曰兩永字漢書禮樂志並引作咏古詠字逌歌永言者歌以

咏歎其言聲依永音聲依必其所咏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傳曰倫理也神人以和夔曰

於予擊拊石百獸率舞傳曰石磬也磬音之清清舉清者和其則餘皆從也孔曰拊小擊也祖宗帝飾

夔以樂德教國子夔乃言與樂之致至獸百率舞見異類可感人無不可化韶樂樂盡善盡美故新重言之帝曰龍朕堲

讒說殄行說文引此經曰堲疾惡也震驚朕師史記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命汝作納

朕命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illegible]曰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音出之否則納之惟在於允當民和後世批

豹之宮祖宗讒說病於行而易動人聽故帝畏患之出言於帝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則巧言令色周帝所畏甚也政令之須一

曰為讒說所蔽必至驚駭眾息故命龍審之于答綴淵為弁之同宗記戴放舞戶鄭聲遠佞人義本於此帝曰咨汝二

十一

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史記作相天事

[illegible]岳[illegible]十二牧也既命[illegible]之[illegible]

居[illegible]並彭祖自堯時皆舉用九官[illegible]彭祖大戴禮引孔子曰

舉舜彭祖而任之彭祖資與舜近並疑彭祖即四岳矣堯欲選巽

位四岳則四岳為一人可知　王炎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

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

命皋陶二五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

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

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盡廢故命龍於末

難王應麟曰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此之謂無求備於一人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史記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白虎

通曰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大傳三歲而小考

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鬯以祭不得專征者

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又曰命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弒其君

孽伐其宗者雖弗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有

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黜之不一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黜
三不適謂之誣 失黜發曰幽退陰也明通乃見也 漢書谷永
曰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書西
此曰之董譽君聽受潤之譜愬劇把功條義之吏無成進之是
周形偽之徒不浮那工小人曰鎮設又曰陰無曰三義考讀是
三考黜陟幽明來有功賞得行前賞布於官而不治音也分北
鄭曰北猶別也民曰北背也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公
三苗字下云八猶背也古北背字通用音先地曰前言竄去
其碩都此書分 北安其順都說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死 此汪烜曰 總記
將之始終故舜以別帝堯 段曰三十在位今本作二十鄭
從之與大戴史記論衡合 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揖此
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遷 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又曰舜年
廿八年以孝聞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
崩六十一讓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陳
香從縱曰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
而使攝政是二十在位也據八年居堯崩三年前居二十一年
始帝三十九年巡狩而崩是五十載陟乃死也故論衡引此經
而統計曰之適百歲矣 祖宗陟配陟彼高岡之陟方謂方岳
十二 即巡狩也 鄭果曰大傳有遷虞夏篇明大賓之義者也其傳曰

縉元紀迎紳四啟八伯曰五載一巡狩羣后讓德貢正声而九奏具成曰維五祀定鍾石論人聲載事還歸二年諶然祈作大唐之歌曰歌者三年熙照然乃知王者世明有不世之義曰還歸二年而廟中奇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祖郊猶以丹朱為尸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絶嗣然必自有廷祖守宗廟之君曰維十四有祀鍾石笙筦夔賡帝抗聲而笑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也曰迺十有五祀祀記吉貳貳尸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賓曰於時卿雲聚云云此觀之是舜薦禹於天十七年之讓也王世有不世之義[illegible]帝明固言之矣而樂正進贊之然則舜若虞廷祿曷亦豈曰世有之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皋陶謨第二

序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　漢逸視　史記帝舜朝禹伯夷皋繇相與語帝前

發繇其謀說之引此經曰謨議謀也敷皋曰何謂帝舜中之

其說則之立二之高謨善言之言之雍者之言善與人同樂取

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之謂則舉

陶矣之為孟子無之之之而之之則于謂取於人

以為善者也與

而治此之謂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 鄭曰大句 釋詁曰迪道也 下曰字 謨明弼諧 史記謨作謀

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 鄭曰敘序次也庶作也次序九族而親之以眾賢明作輔翼 其曰之此決由近可以及遠也想案眾賢明謂諸賢

可遠在茲 王之生顯 皆作暴 訓勸之段曰說本

禹拜昌言曰俞 注昌引史記作美言 盡新也形段宜 注引作讜

古冒黃同 譨為堂通 音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 孔曰如是 皆段曰 惟

帝其難之 張戩曰帝謂舜也 江聲曰其難之言勿以為易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
傳曰哲智惠愛也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傳曰孔甚也孔曰上既言驩兜有苗則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
[illegible]盛曰孔壬即公羊所謂甚佞也禹果能知人安民不患刑賞之不當雖有凶人佞人自然放之遠之而有餘也何憂乎[illegible]驩兜之能放有苗之不能遷非謂不必憂不必遷也[illegible]乃安民此一篇之綱要也九德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蕃[illegible]曰迪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知人智之事也安民仁之彰皆此德之推稱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定記載采采為始事手
傳曰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因事以為驗也[illegible]曰皋陶言知人雖然不驗乎迪其德之事亦者蒙上之詞謂不徒聽其言而觀其行而已盖徒聽其言則巧言令色孔壬甚可畏也取人以身而觀其行則人安廋哉故知人者亦曰人之行有九德具亦曰其人有德然後使之事其事耳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傳曰性寬宏而

王文大曰寬王
三毒寶三是亦
執直言正直
而剛塞三而剛
克也三德非
收先剛後柔九德
指皆可以先後
後剛

能岦柔和柔而能立事愿愿而恭謹擾治亂而敬謹毅

也哉異為叙之直而發彊而迷菁之而夏謀新而實盡也
之口詩傳義善也性叀而文是善之王曰其有常則善也言

德有當有性也善日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

者不必自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人能明其德所行能不常則成

善人矣業善得日藏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宦為

皆德德為而不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江日韓詩傳宣顯也鄭曰言浚敬也明孟通釋詁孟勉也傳

曰卿大夫稱家孔曰祇敬為寧三德六德俱以賢才之

多寬言非謂一人兼數德亦非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有

家事必則當大者然亦必速二三有德之人以敬勉家者

之以斷事事於得有家正其宜德必采嚴尊也日尊敬賢德之人

以得斷事於邪正家宜德采采也

施九德咸事

傳曰翕合也馬曰翕合也史記作普施用也

翕受敷

人之人人曰九德之人以施之天下使敷事於人受百人之人

人之人而受之文布之職事之人使天下之官皆得其人

之醴百僚師師

史記百僚師師師師

也之

之而俊受之又布之於職事之人

俊乂在官

時日溷鄭君注曰施於天下之才而以為九德之人也

為之職故人此合人君德

莊子注曰鄭君敘天下之士而無曠職故此人君

馬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

百僚

僚師師師師

漢書史記百僚師師謂

于大道獲保宗朝兢兢兢兢師師則師師與兢兢

尚書正義 師師相師法也 百僚各師其師也

傳記百僚謹肅皆在官之才而相近也

付書口義交式卷

附區中區木言多

義近故史公訓師為肅也　百工惟時　孫曰詩傳時善也　撫于五辰　蔡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水金旺于

四時而土寄旺於四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是也汪烜曰以治物記則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之修以興事言則東作西成南訛朔

易四時之政以教言則居民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有撫于五辰之義也如藏冰開冰出火納火斬陽本木斬陰木之類亦一

務也鹽鐵論引此經曰言得官其人人任其事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己中論引此

經曰其與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此先王取士官之法也　庶績其凝　鄭曰凝成也　無

教逸有邦兢兢業業　橫曰危也　秦策注教習也孔曰釋訓兢兢戒也業業後漢書陳蕃曰皋陶戒無教逸遊周公

教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一日二日萬幾　蔡曰一日二日言其日之至淺為幾

言其事之至多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衛曰曠空也置非其人与空無異史記非其人居其

官是謂亂天事後漢書馬嚴說此經曰言王者代天官人也大傳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潛夫論引此經曰王者

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中論引此經曰爵祿者先王之所重

傳

非民經也蓋依之經也由處三者也其人斯、兹其宜知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信知天敘有典

勅我五典五惇哉訓達，徐曰典常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吳曰庸雅訓順也。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五庸哉孔曰秩禮制其等差。鄭曰五禮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馬云有常。鄭曰庸常自用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鄭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蔡曰章顯也。

以民不能相治，故立王以統治之。天子奉天成命，共行賞罰也。

下引此經政事懋哉懋哉漢書董仲舒曰茂哉茂哉。段曰古懋茂音同通用。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馬本畏作威。言天從民。鄭曰天所善惡與民同。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蔡曰上天下民也。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於敬。言有土之君，命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字亦作致。蔡曰惠順也。馬注：致行也。古音尊卑共之。禹曰俞

乃言底可績史記作言汝言致可行。尚書汝言致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予何言

史記西夏予未有知思贊道哉林曰以下明文予思曰孜孜例之曰當作日孫曰周語韋昭注贊道也道謂導之證按解用

有功曰襄祖業皋陶陳謨首君道德次知人安民皆非空言也意故朕言可底行禹亦曰乃言底可績皋陶從謙責曰己未有余

恒思以言發業帝故功乃是注意力行於是禹承帝問遂追述其治水之類與民居裕民食者本皋陶安民之意序云皋陶矢厥謨

禹成功言皋陶所矢之謨即禹所以成功都明二臣之言互相發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曰

都帝予思日孜孜 鳴盛曰孜孜說文云汲汲也

皋陶曰予來有知吁如何禹曰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鄭曰昏沒也墊陷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

本木

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樹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孔曰史記河渠書泥

行乘毳山行即橋古為氏毳風板漢書溝志泥行乘毳山行則梮[illegible]湯曰毳謂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曰梮木器如舉狀人舉以行

之

暨益奏庶鮮食

史記與益予眾庶稻鮮食[illegible]曰奏謂進于民趙案洪水橫流唯田革可以種植蒸益烈山

濁形与之樹藝三穀鮮者明衍之史公說鮮食為稻亦猶禮記稱稻為嘉蔬祀曰明粢也

予決九州距四海濬

一第5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 版正內

畎澮距川傳曰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暨稷播奏庶艱食鮮

食史記與稷予眾庶難得之食[illegible]平水[illegible]史記[illegible]

[illegible]懋遷有無化居[illegible]李善引作貿[illegible]補不足也徙居史記食少調[illegible]

易之徙自之無鹽徙山林枾木徙州澤交易其所居積烝民乃粒王引之曰粒當作立字用須作立[illegible]萬邦作乂史記

眾民乃定萬國為治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然案史記作此而美也[illegible]皆安民足之食[illegible]蓋禹作[illegible]故所記

陶稱其行之美而觀師其言不可忘也高言治水艱難有深吕曰今[illegible]皆者言之[illegible]天其申意禹[illegible]所言[illegible]

命用休乃畢皋陶不待其辭畢因歎曰師汝昌言帝亦用其[illegible]慎乃在位而[illegible]俞之史是記於解之[illegible]以見一時相感[illegible]禹曰

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史記無上五字安汝止蔡曰[illegible]者心之所[illegible]也[illegible]

道心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也惟幾惟康蔡曰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其弼直[illegible]

其弼直而不佐故能輔德惟動丕應史記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傳曰傒待也

重申明之曰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文記清意以昭待上帝命　志如管子云虛心平意以待　孫日後　領也　祖案凡記上帝必先齊戒有

度慎之意若待命說上帝然夫所以致其瀦清也故日徵　志易曰盥而不薦來不薦也持盥而後薦生敬之至也　天命其

申命用体休　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曰　成鳳凰來儀是也　汪烜曰明慎乃在任安汝止惟幾　祖案用休下言篇說九

惟康即慎厥身修思永之旨其弼直即謨明弼諧惟動丕應言通　可遠在茲皆約舉皋陶之言以申警于帝　祖案以上禹

雜於君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傳曰鄰近也君臣道近　相須而成　鄭曰反覆

言此欲其　志心入禹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曰

傳[illegible]言大體若身左右助也汝翼成我　家[illegible]語詞左右有民即易之左右民也　祖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

五色作服汝明　傳曰華蟲雉也藻水草有文者黼若斧所藏為中　已相背鄭曰會讀為繪謂畫也絺讀為黹紩

也謂朝也宗彝虎彝雉也謂宗廟之鬱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　彝故以宗彝名虎彝雉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

衣以對未以華
表為一而律也

天子以餘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
施于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以為繡施於裳
也性日象海日多冬用譯之秀己用深三色比十二王服天
子備有象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子男自藻大夫自粉
米而下盛日釋武蝉印冕冕長毛郭瑱云難依猶而大大自光
地曰十二章之別為五服將以承祭祀辨上下令有德服有功欲
其明之者
以此◯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傳曰察）以出納五言汝聽

大傳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
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五聲天聲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郊
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管簫柷敔琴七始黃鐘
林鍾大簇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漢書言以律和五聲席施之八
音令之成樂順人歌詠之之崇之言聽之別猶乎天地序乎四居本
陰陽應人倫原情性風之以德意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
絲月天下之意故帝歸物閒之也孔曰漢志稱五聲播于五常
則角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五聲為五德相協傳
曰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
聽書之王安石曰汝翼汝為言作股肱汝明汝聽言作耳目予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史記予違敢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
讀予孫曰漢書注道順也
寸哥口昆交式象

欽四鄰史記敬四輔臣左曰輔右曰弼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

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言前後左右近臣宜[illegible]不可以非其人也祖案

以上帝命宰臣韓蓋責難于臣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江曰巷案將是也侯以明之孔曰

射禮有序賓以賢詞衆擇善之義可以明善惡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史記諸衆讒廢臣君

誡德施皆貴清舊傳曰書識其非欲使改過與共並生大傳曰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人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工以

納言時而颺之傳曰工樂官格則承之庸之林曰永薦也否則威也之忠林曰庭

讀二句大司徒人掌正簡不承教也侯明辟雍大射也撻大學之夏夏楚也納言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也承贛大樂正達士也成

之述云之寄林也是皆教國之事陳渋曰戴德記有廣民陳六律品奏五聲置離抗大侯規鵠埶物升諸侯之教士教士執弓

扶失指攘西升履物以射此正所謂發以明之格則承之庸之也祖案竟與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命夔典樂教胄子吾有專職而

禹以司空兼宅百揆則無所不統故左右有民宣力曰方皆云鄉之事也而命為總之觀象作服豈也當言執政樂也因言禮樂而

逐及予教國子用己成之於尤必出就未成之於其舉於百揆者逐知功上禹曰俞哉帝斷曰帝一字為句光天

之下林曰光充也三善天殺天至于海隅蒼生孫曰文選注蒼生猶黔首也說文黔黎民言萬

邦黎獻傳曰獻賢也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時以言庶以功車服以

庸誰不敢讓敢不敬應朱曰庶字恐是誤字段曰左傳灋夫論並作試春秋實責賦有等衣服有別朝廷

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下引此經滑夫論解言應對各象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懈而陳言者不得誣

矣下引此經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史記帝舜不時布同善惡則功方苞曰帝以賢為明聽謂達之事

皋責于禹故禹言天下賢者甚多苟能綜舉而明試之則任任者莫敢不讓善以敬應于上何患股肱耳目之無寄庶政之不舉若

不能知是而惟自賢其己用之心則黎獻莫由自達在位者亦無所勸勉而罔功絕賢路因帝言格則承之庸之是能進士矣乃

更勉帝廣求天下賢才殷同日奏者進賢退不肖當由天下同三所好惡日有所舊遠不若是則罔功禹言上此下文乃帝舉其失

殆世以諸其不則底底之之事而不加帝曰當古人行文多有此例無若丹朱傲史記此句上有帝曰二字

付哥曰其交式象

江曰劉向上奏曰帝戒伯禹曰無若丹朱傲論衡亦云帝做舜敕禹然則漢人所傳皆有此帝曰及下禹曰字

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舟行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用絕其世　傳曰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朋淫也劉曰晝夜額額詩所謂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也罔水行舟孟子所謂流連荒亡壞宮以為汙池棄田以為園囿之類　吳曰呂覽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即莊子堯欲伐宗膾胥敖也之事蓋宗膾胥敖俱在丹水之浦故曰丹朱敖胥敖也丹朱敖也實一人也說者以為堯子朱丹謬甚下文方言虞賓在位豈宜廷辱之且丹朱又無殄世之事　祖棻說文糸部絑下云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虞書中稱堯子曰胤子朱其稱丹朱者僅一見無若丹朱傲是也據許說此丹朱字當作絑明甚而夰部引書丹朱奡絑仍作古省也傲作奡存異文也必于絑下申明者覆人以此丹朱為即堯子之丹朱也字異人異故分別言之

予創若時

史記予不能順是　祖棻丹朱慢遊敖虐知此予不能順其所為而懲創之故用殄厥世此例文也下無禹曰字亦猶前例今不敢增改經文用創若時句當屬上讀也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史記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　說文引曰予娶嵞山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治水[illegible]曰[illegible]

在今鳳陽懷遠縣東南

啟呱呱而泣予弗子

惠曰列子禹業既啼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讀予為

字

惟荒度土功

史記予書字以能治水土功孫曰詩傳荒大也廣循度就也

弼成五服至于

五千

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

州有十二師

大傳古之處師

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有十二師焉鄭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

虞夏之數數也

薄四海咸建五長

孫曰廣雅薄至也孔曰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知彼區

各迪有功

史記迪作道祖案道為行也

苗頑弗即工

史記工亦作功曰即就也

帝其念哉

祖案竹書紀年治河在舜攝政時遂即位三年命皋陶作刑廿二年命夏后總師陟方岳

此云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以是巡狩竄陳於帝者故後二年遂命夏后征有苗矣通鑑前編堯七十六載竄三苗于三危是禹治河後一年動此經云有苗則遷苗在陳謀前明知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為惟敘

史記道吾德乃才功序之也孫曰晉語注惠道達也祖案繇之為德達之為功敘敘者功德之布列者也

皋陶方祗厥敘方

閒居叶書抄卷

施象刑惟明之史記皋陶於是為敬之從令民皆則禹不知言刑從
大傳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
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恥之純緣也幪巾也使不得冠飾
曰方施之方請作旁言旁及四方自曰若稽古至時乃功惟敘載
一時交警之詩自皋陶方祇厥至庶尹允諧乃賡載歌紀其治謨細
宗以上故皆然不有而
因述功成作樂結上
文乃言底可績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鄭曰戛擊也
鳴球即玉磬
以謂歌詩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王夫
曰磬輕為重為擊琴瑟重為搏輕為拊
虞賓在位
白虎通不
臣二王之
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曰虞在位不臣丹朱也史記
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
見天子天子弗
臣示不敢專也
群后德讓
孫曰說文
德升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
鄭曰以下言堂下之樂敔言下合樂而柷
狀如漆筩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
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
之設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以間者堂上堂下間
代而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林曰管指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
之管搖之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櫟曰廣雅儀見也
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傳曰鏞大鐘
鳳凰來儀
曰虎通降神之

柷

祖考來格

樂趣上何鳥忠神參所以肩鳴球搏拊者何思神清意貴滑故錯
衎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
下功刺向四評命乞宮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于朝則萬
物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況四海之
內庶不和富漢書引此經曰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
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中說大樂家成者也家成莫大于形而流於聲故謂之成
庶民之恩被動植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鳳皇何為而藏乎
孔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也述夔言延於
錢𠃋皂致章日功引夔已以起不作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庶尹允諧
載曰尹王也孔于引此經曰孔子曰此言故
之化乎物也古弩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
樂和則天地從且應之況百獸乎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
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之
繇曰新同敕廣雅勑謹也禁曰惟幾者無事不戒飭也幾事
幾
之幾也此舜欲作歌先述其微歌之意趣宴樂長史公曰余每
請虞書至於君臣相飭惟是幾安而肱股不良萬事
鹽墮惟是幾安乃說上文惟幾康訓康為安此不言惟康者承者
是文義自可見故教天之命
是慎幾之學可以致安康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付哥口呈交式彖

以終上文乃言成康也

熙哉大傳元君也股肱臣也今孫曰書起熙宮興也礼疏引爾雅喜興也爾熙雅興也也

颺言曰史記颺当作揚鄭珍曰釋詁賡揚續王釋此經揚言謂續帝物命之詔賡歌謂之續帝喜起之歌念哉鄭曰

帝歌以戒臣使羣臣念帝之戒率作興事學曰人君當總率研臣以起事功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傳曰憲法也當慎汝法度之數也當之數顧省汝成功末而光也曰為君者宰之於先守之於總者之於發則大要堅

下無通情矣所謂明也若智欲偏物事以伇裏是之謂叢脞比似閑而非明也臣下反為之遂專事反以之廢戾矣祭曰此皋

隆將欲慶哥而先述其所以歌之竟乃賡載歌曰傳曰成也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

中論引此經曰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群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

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范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

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帝拜曰俞往欽哉大傳子曰參女以為明主為乎昔者舜左右咎繇不下席

而天下治　吕曰於治定功成時而作詠宣揚蹈厲而至樂乃
在儆戒長懼之中所以見性情之正而為本於三百篇也
曰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見相交責任之義
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皋陶與焉以天下之道禹獨推皋陶孟
子論道之正傳亦曰皋陶禹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
己憂子夏亦曰舜舉皋陶觀於謨而知皋陶之學之稱也
曾鞏曰昔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為二典者推而明之
所記者豈獨其迹也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大傳子夏讀書
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
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
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
可以忘生死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以言書矣雖然見其
表未見其裏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
前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
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
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

禹貢第三

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阮元曰古本有作禹貢三字史記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興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紀年堯七十三年舜受終于文祖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贄用玄圭馬徵麐曰經言田言賦言貢田有稅斂賦出兵車各州自有君國之需非可悉數以供天子所以奉共主者不過於土地所產足備五禮之用以富田稅徵納之物酌為定制謂之貢遂因以名篇。至五十而貢自是田稅正供不可援以釋此經之貢也。

禹敷土

馬曰敷分也

隨山刊木

說文引此經刊作栞曰槎識也讀若刊孫曰書語注槎斫也言斫木識即表道也

奠高山大川

傳曰奠定也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劉逢祿曰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不止秩視公侯而已鄭樵曰州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界。

冀州

鄭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傳曰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焦循曰雍之河在冀之西豫之河在冀之南兗之河在冀之東豫曰南河雍曰西河則兗對爲東河矣冀

[illegible]

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故周職方云河內曰冀州而然呂氏春秋皆云河間曰冀州言其東河西河之間即

既載

壺口

蘇軾疏載下屬壺口為句桀曰經始治之之謂載漢志河東郡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北洛日北屈在今平陽府吉州東北孔曰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起自兗以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而西

治梁及岐

漢志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北洛日夏陽在同州府韓城南美陽在乾州武功西南傳曰武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循山東治水而西呂覽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信曰趙爽注周髀算經曰禹治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使東注于海乃句股所由生惟禹明於數理以知地勢故導水必先導山山脈自西而東而北必導水行於山外非由龍門不可是地既隘水不[illegible]皆暢流逆横入冀都此懷山襄陵所由來也龍門鑿而水南下冀州之鴻水乃北地志言龍門與梁山同在夏陽鑿龍門即治梁山西水經河水過北屈縣西注云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人禹踈迆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河之巨阨禹于夏鑿龍門於北屈鑿孟門門即治壺口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馬曰岳陽[illegible]岳之南反[illegible]也太岳者霍太山

漢志河東郡彘霍太山在東北洛曰太原今縣屬太原府彘今霍州蔡曰汾水出太原經太岳東入河此導汾水也葉夢得
曰記言禹能修鯀之功蓋因而修之茅瑞徵曰凡既據纂成功言創造曰治沿緒曰体脩附近曰及總括曰治至覃懷底
績史記作治致功至于衡漳漢志河内郡[illegible]懷縣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illegible]成入大漳[illegible]北洛曰懷在懷慶府
武陟西南長子今縣屬潞安府鄴在彰德府臨漳西南治在平定州南阜城在河間府阜城東徐文靖曰釋言流覃也覃亶也足
覃懷覃及於懷鄭曰衡漳者漳水橫流孔曰衡古橫字汪烜曰懷在太行南麓當濟沁間河方出平地而伊雒濟沁灌之故
治之難循懷而下則太行東南麓異淇泉洹淨灌於河其難治與懷善[illegible]自懷至衛漳皆底績則河流順矣厥土惟白
壤馬曰壤天性和美也厥賦惟上上錯厥田為惟中中傳曰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
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孔曰多者為正少者為錯此州少在正瘠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
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其本設九等分三品為之中上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與文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
之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illegible]曰賦斂也布也从貝从武蓋斂財而布之以為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武備也者也武亦聲又引申以為凡稅斂凡班布之通稱此經與田異等言之賦則為出車徒供繇役之專名如周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之賦田如大小司徒職所云作民民職以令地貢凡稅斂之事也至其泉地貢財賦而通籌之則所謂民土均之法以均齊天下之政者其道實源於此經之田賦異制而輕重兼全也唐初租與庸調各為一法尚得此意理天下者稅斂為經兵賦為緯冀州獨先賦後田且賦上上者則强疆幹之意可思而田遂輕於賦四等者非必墩勞境之故良亦輕重相權而相濟又所以足民故知此為土均法所從出也傳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非是且混田賦二者而一之而治術遂受其病又冀為甸服納穀無貢八州言貢而不納穀呂氏以為以田穀市貢物是矣語意殊未備八州非不納穀也彼民必自納諸君國而其各以土地所生物當田稅所入者以為貢如周官羽人掌葛等所徵每云以當邦賦之政令其原蓋出於此故貢物必繼田等書之以示其出於維正之供也

恆衛既從

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寇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沱李兆洛曰上曲陽在定州曲陽而靈壽今縣屬正定府胡渭曰恆即滱衛即虖沱自下目上互受通稱吳曰從順也林曰恆衛大陸成功古田賦既定之後故文不與覃懷衛漳相屬

大陸既作

漢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孔曰釋地大

權

蘇軾曰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滄夾扶也自北入河逆流而西謂碣石如在扶也　李光地曰

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　李兆洛曰鉅鹿今順德府
平鄉　傳曰已可耕作　汪洹日大陸實事沱涯滄燕波所徙而
河亦徙　詩曰海曲渭之島　獻蛾曰魏王鳥言作弓流
及之　島夷皮服文島笑山鳥禽二字同聲故書讀爲爲　故
日支服言獻其支服高貢於九州夫戴達帝　漢
新之　而皆以河爲主盡達于河西剩達于吾郝奕右碣石入于河志
右北郡平驪成大碣石山在顯西南遼西郡絫有碣石水南入宦
北洛曰驪成在永平府樂亭西南絫在昌黎南　李光地曰島
夷違遠貢縱不在九州科則內故敘于田賦後而紀其入貢之道
則由夷右碣以入于河夾古陝字蓋除近都者易致遠者必自河
道此經上言登口下島夷故盛西由陝右濟河惟兗州鄭日言流
極東由碣石以入河和雍州西河渭汭潞　卅之界在
此西河之間殷曰濟地志洗文曾作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夏本紀作見漏二字通用兗史汜作濮貞背作蘇今隸又皆作兗
九河既道馬日九河云疑賤大之馬頓而釜胡蘇絜鈎盤兩津
以　日河水自上至此流盛地平無岸從龍分爲九
其表龍壅塞故通利之也用許齊桓公塞九污同爲道一河今河
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能其遺處馬濱志勃海郡成平徙
序沱河民曰徒騎沂東光有胡蘇京平原郡南平當以高津　李北
洛曰弓高在河間府阜城西南成平在交河縣東東光在東光縣

[illegible]

東阿在濟南府德州

雷夏既澤

漢志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 北洛曰成陽在曹州府濮州東南 秦曰澤水之鍾也 徐文靖曰史稱舜漁於雷澤就時負夏鄭云負夏衛地王子疏亓云今之東郡廩是壽雷澤負夏皆澤再涵遇故總名雷夏 汪烜曰濟性沈重而遏澤故水多澤其發源王屋也至濟添隨為二濼其既入河也潛淀河南溢為滎澤其分出于河也分為二南濟至菏為菏澤北濟至淮為雷澤其從合而為一也則灉為大野澤雷夏導菏澤豬大野當是一建乾但當夏屬兗亦故于兗記之菏澤屬豫州故於豫記之大野屬徐故於徐記之 胡渭日為治濟之功徐為紀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于兗也九河之外導雷澤以于濟而又濬灉沮以歸於澤而事畢矣

灉沮會同

蔡曰尾民云兩雅自河出為灉濟出為漎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 蘇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於此澤中漢漢章曰洄沇文河灉水之 宋明曰系孫州凡汴獲諸水是也非釋兗州之灉兗灉當從水經注為瓠子河在今開州南與濮河之間地望相合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孔曰宜桑之土既得桑宜蠶，史記於是民得下丘居土 引之曰詩是州是禮疏於是州取之於是穫蠶之 鄭曰此州寡於山夾川而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苦田水害既降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墊尤甚故記之 王闓運曰此記禹興桑田之功植桑莫利于齊詩齊觀於

厥賦句非衍

桑

厥土黑墳 馬曰墳有膏肥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傳曰繇條長也二林 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溼沮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遂至是或茂或夭或喬或漸包故特言之

厥田惟中下 傳曰田第六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鄭以貞 之三貳讀紹案

賦即孟子所謂力役之征究州是諸侯宮三是言從三宅土其 人民之實少可知厥貳貞作十有三載乃同貞作猶力役謂得田

地墾闢生聚日眾時逾一紀然後賦與田等 以前不賦是即下正作乃同吉同田亦為十六也 厥貢漆絲

厥篚織文 事曰貢百工之作受而藏之其實者入于丈功故 以貢篚別之篚竹器傳曰織文錦綺之屬林日八

州之貢揚荊最多兗雍最寡各因其地所有然皆以所 入準其高下以定每歲常貢是以自多至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

達于河 漢志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東武陽在曹州府朝城西千乘在青州府高苑北 北洛曰 注經月

史記禹廝二渠以引河注云則其一漯川之達漯水本出高唐禹分 廝河渠自東武陽東北流以合于漯因河之文流亦名為漯樂

傳曰因水入水曰達蔡曰舟行水曰浮李光地曰自此以下 誼州其不言達于河者以其所達之水又可以達于河也胡渭

付寫印見校式參

王征道歷

言功難也

[illegible]

曰孟子疏九河瀹濟漯皆在兗而經於濟漯不言疏功者以濟浮漯既其沒可知

海岱惟青州

新曰今青州釋東至

沱□至□

嵎夷既略

蔡曰略經略王安石曰為之封畛也金履祥曰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但青州實跨遼而有東夷故特

表于前

濰淄其道

漢志琅邪郡箕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泰山郡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北洛曰箕

在沂州府莒州北都昌在萊州府昌邑西萊蕪在濟南府淄川東南博昌在青州府博興南吳曰史記說其為既詩徐方既來荀

于引既作其其既同義林曰汶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衛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與徐同也然不言家流之衛但濟沒功畢矣此

之他有州罔力最者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傳曰濱涯也鄭曰斥謂地鹹鹵

厥田惟上下厥

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傳曰絺細葛孔蓋于由引此登曰錯雜也巳李光

地錫從二賦注之錫司言屬以海爾義而貢之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傳曰岱谷也岳山之谷出此三物可亂曰

枲麻也鉛錫也釋文怪石碔砆之屬口茅曰畎為齊畎不遺窮谷以貢畎羽畎知之

萊夷作牧

傳可以放牧□曰萊

夷今山東萊州登州二地府谷孫曰作始也下作人訓同

王

厥篚檿絲

孔曰釋木云檿桑山桑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

身絲勤中琴瑟絃也李光地曰凡貢篚系于先之下者皆其先所貢者貢者浮于汶達于濟漢志泰山遠郡萊蕪

原山出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泲禹蓋浮汶達泲則泲入之汶是也焦曰志有兩汶水而于萊蕪標李曰下導水濟會于汶而濟

自河出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淮沂是其乂漢志

泰山郡蓋沂水南至沂下邳入泗李兆洛曰蓋在沂州府沂水也北下邳在徐州府邳州東義曰沂山沂水出也在蓋孔曰

淮出桐柏山於此州言之者至北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海哉記述滑四徐揚共是淮為固徐即今揚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

蒙羽其藝漢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在西南東海郡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李兆洛曰蒙陰今縣屬沂州府祝其在

海州贛榆西南胡渭曰方耕曰作既種曰藝汪曰梁州蒙山為西蒙故此為東蒙東蒙當沂水雲羽山當淮水上二水治故可藝

大野既豬漢志山陽郡鉅野大野澤在北李兆洛曰鉅野在曹州府鉅野南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東原厎

平鄭曰今東平郡即東原李兆洛曰東平今州屬泰安府蔡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汪恒曰東平當大

野東大野豬斯厥平矣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傳曰土黏

攷說文虫部無蠙字惟玉部玭字載之注云玭珠珠之有聲者字當作玭蚌之重者字從虫賓名以為珠名路曰玭蚌也唐段曰蠙珠母也玭字為古字生尚書作玭本紀地理志從

睢陵清本作雎作字

曰墳漸迪長色畫生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釋曰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傳曰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羽畎夏翟

傳曰夏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孔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

嶧陽孤桐

漢志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

漢志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此白潘卞在兗州府泗水東方與濟寧州魚臺北乘氏在曹州府鉅野西南睢陵今縣屬徐州府水經注乘氏泗水乃菏澤也菏水泗遲俱鍾淮泗故言有淮浮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孔曰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為磬故謂之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

鄭曰蠙珠珠名淮水上之夷民獻此蠙珠與其魚也說文引宋宏曰淮水中出玭珠玭玭珠之有聲者下文出蠙字曰書夏玭從虫賓孔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色出珠胡渭曰蠙玭實一字蔣曰淮夷今淮安揚二府州近海地

厥篚玄纖縞

曹氏曰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吳曰三者皆以色言詩傳曰玄黑而有赤也鄭禮注白經赤緯黑細曰縞黑經白緯曰纖篚元纖縞猶云篚厥元黃等繒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引作菏云菏澤在山陽湖陵漢志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於河水在南北陰

曰湖陵今濟寧府州魚臺　閻若璩曰身自淮泗自泗而菏然而
菏入濟从達于汶青州達于濟不復言河徐州達於菏不復言濟
家上文也　渭曰濟水自匋邱北上會東北會于菏澤又東北絶
鉅野至淡緣入海者為濟濟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達人目
之曰菏水濱志與乞泉下三菏水金南是許豐之菏澤東在湖是
亦謂之下流入泗者若澤水所鍾則在定陶　焦曰禹貢言菏者
三經于徐之菏作河史識氾亦作河漢書仍之而于湖陵下引南
貢文則正恐誤河水禹大河之大非謂大河經湖陵也志于泲涂
引禹貢菏澤菏澤在張達于菏在徐本分為二一為澤一為水也
惟達于菏之水邱內菏澤所分說文云菏澤水明此水即菏澤之
水所分非謂菏
澤在湖陵也

淮海惟揚州

鄭曰揚州界自淮
而南至海以東也

彭蠡既豬

漢志豫
章郡彭
澤禹貢彭蠡漾三西　落
蘇曰陽鳥謂鴻雁之屬隨
曰彭澤在九江府湖口東

陽鳥攸居

陽氣南北王引之曰攸當
用也　麋曰澤潛州
平禽馬亦得逕其性

三江既入

漢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
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
會能硏此陵北江在北東入海吳南江在南東入海丹陽郡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
嶲盛曰漢志此陵下宋本有北字贊漢志亦有李兆洛曰湖民道
在龍安府松潘縣西北江都今縣屬揚州府毗陵今常州府武進
付署口县交式签一

彭蠡澤在

邑今縣屬揚州府石城在池州府貴池西餘杭今縣屬興紹府與
湖今蕪屬太平府陽羨在常州府宜興南　鄣曰三江分于彭蠡
為孔東入海又曰左合漢為北江又南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中
則為江中　黑指曰蘇言三江分于彭蠡蠡音自彭蠡以下則為三江
石城蕪湖俱在蠡彭下不云分自石城者太經文彭蠡既陵而解
之也潤志於蕭民道記江水至江都入海又於毗陵曰北江在北
東入海右兩後南江同一例也岷江至江都警越東北西自江都
入海則由而東南故廣陵曰曲江向于毗陵明江之北右南至餘
於入海勢趨東南[illegible]西經震澤折西行擘究由基之眉故錢唐曰
折江而于吳明之江在南中江至陽羨入海不復還于池縣知中江
不由不折直從陽羨東趨入海于也李善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
左會漏湖[illegible]今常州府西南羊入宜興當太湖之北正漢陽將羨
池會于陽湖內湯湖西東今之吳松江口王中江入海之處南江
則自貴池宣城廬德長興入太湖又自吳江出太湖折至嘉興石
城門錢唐餘杭入海有錢雪江口今中江出温湖之口
既津南江還覺究之流亦塞於是異說紛紜莫可究詰
震澤底定
漢而會稽取吳具區澤在兩古文以為寬澤　易被曰三江不通
實鄱而若言書澤承定音當壽洪水故流而震與江本喜一皇也
金曰大江之南五居是大于彭蠡東君莫　　　　素曰權菅
大于震澤二江既平揚州揚三上迴皆沿長篠簜既敷島大竹也

大金曰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田於震澤易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篠簜既敷鄭曰篠箭
簜大竹也傳曰已布生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馬曰夭長也塗泥漸洳也傳曰喬
高也王炎為充除草木居屎土下其土蕪山林言之若揚為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厥田惟下下厥賦
下上上錯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故雖旱潦各有所收塗泥獨宜稻金曰古人田雜五種不利他種故第最下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王曰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美石次玉者也傳
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段曰牧誓白旄詩設旄皆謂旄牛尾字並丕作旄傳既釋毛為旄牛尾則經必作旄史記揭
州作毛荊州亦作旄王引之曰惟猶与也島夷卉服傳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孔曰葛南方布名用葛為之者也厥
篚織貝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吳澄曰染絲五色織之成文為織
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為織文厥包橘柚錫貢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至者吳澄曰錫與也言下与
上有時特獻送而貢非常制也沿于江海達於淮泗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李光地曰由江入海由海入於淮泗

荆及衡陽惟荆州鄭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南江漢朝宗于海鄭曰荆[illegible][illegible]自荆山南[illegible]

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視]之[事]鄭曉曰江漢發源於梁而荆揚其[下]流之循入海

於揚而荆據其上流之會茅日此紀其合流處九江孔殷蔡曰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

之淵在九江之閒今岳州巴陵縣即漢之下雋也漢志廬江郡尋陽為禹貢九[田]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也李兆洛曰尋陽在黃州府

黃梅北祀按山海經洞庭山在九江閒此水經及楚地記所本蓋九江之首也太史公言予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劉歆以為湖

漢九水入彭蠡澤此九江之尾也蓋大江上自巴陵西北下至尋陽之南得通稱九江知渭曰孔殷謂衆水所會其流甚盛

沱潛既道漢志南郡枝江沱出西東入江李兆洛曰枝江在荆州府枝江東鄭曰爾雅水自江出為沱漢別為潛今南

郡枝江縣有沱水其為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別夫闡象類成容鏡曰志明云江沱

出西正謂沱從江出改如非從江出志例當云沱水出西東入江不必首繫以江也班氏據元吏舊志為書鄭氏相[illegible]百有餘或水

或水道湮塞後漢以來因別指一水以當沱水耳雲土夢作乂漢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南郡華[illegible]雲夢澤在南[illegible]有雲[illegible][illegible]在

義

夏郡西陵有雲夢宮北洛曰華容在荊州府監利西北編在荊門州西西陵在黃州府黃岡西迆傳曰雲夢之澤在南江其中

有平土郢成曰據傳本作雲夢土今本作雲土夢者唐石經及宋太宗得古本詔改之誤雲夢本一數周官爾雅說文皆以雲夢

相稱連登傳亦單稱雲式單稱夢柱杜雲夢跨江南北是江官沱潛未道江漢橫遙下隱為水今既道斯作乂也

厥土

為惟塗泥厥田為下中厥賦上下傳曰田第八賦第三厥土為塗泥貢羽毛齒

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鄭曰杶幹栝柏四木名幹栝幹柏葉松身曰栝礪磨刃刀石也

精者曰砥顏師古曰杶大似楛而貫丹赤石也所謂丹沙者也傳曰砮石中矢鏃

惟箘簵楛三邦厎

貢厥名說文簵作簬栝作枯注士鐸曰鄙漢熱以箘為箘桂簵為駱延栝為枯姑引呂竟云枯姑之束延駱之箘云即此

三稱案淮南云𥫗鷄雞於女鮮郊高注之姑㚏山皆今延南國坳江曰稽記凡宗䅈之罢其名者菡蓍之以繇脈是冶之貴者名

國也包匭菁毛茅郵曰匭緰纏紟也菁毛肩王ナ者給宗扇綌遷㮚之故包霙又纆結也段口匭讀為絣鄭於其瑩

得其熟也厥篚玄纁璣組傳曰此州染玄纁色善璣珠类生於水組綬夷孔曰釋罷云三染謂之𪏮李自巡云三

付哥中且交式字

染其色已成為絳說文璣珠不圓者矣澄曰璣組以璣穿結為組也

九江納錫大龜

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吳澄曰大龜神物非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以入納入納而錫於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

浮于江沱潛漢

程大昌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得隨貢物所出之便

逾于洛

史記石經皆作雒來羌地曰江漢與經不通中閒陸道隔之故曰逾段

此豫州之川尚書不周官職方滎雒皆言從此黃和以下始段洛說文洛水出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職方雍州其浸渭洛從此

至于南河

傳曰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雒而至南河

荊河惟豫州

鄭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於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漢志宏農郡盧氏伊水出東北入雒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郡穀成禹貢瀍水出贊亭北東南入雒按洛曰盧氏今縣今縣屬陝州上雒在陝西商州新安在河南府澠池東穀城在洛陽西北王樵曰豫之雒猶雍之渭涇灃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別志之伊雒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与與江漢同文

滎波既豬

滎波馬鄭王本皆作滎播鄭曰沇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為滎播在其縣東北洛曰滎陽在開封府滎澤西南段曰周官滎雒左傳滎澤爾雅注滎陽皆從火

導菏澤被孟豬

漢志濟陰郡禹貢菏

澤在定陶東。盟諸澤在梁國睢陽東北。[illegible]水。洛曰定陶在曾[illegible]

州府定陶西北。睢陽在歸德府南。[illegible]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西書校書明不常入也。水盛方可復故矣。[illegible]注曰：濟水自河出

流於定陶北，分而為二，其南支東至菏，令菏水衍為菏澤。濟水來盛，引菏澤不能容，穿[illegible]既導瀆東北行以豬大野，而於菏澤之[illegible]

引，又壹之，使南行以被于孟豬。[illegible]曰被[illegible]于[illegible]而無再施功

者，蓋治僕時已令濬協力治之，兵陽軍[illegible]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西[illegible]之水，黃大于[illegible]，其水黃大于[illegible]，[illegible]注[illegible]以入汾

[illegible]積[illegible]以[illegible]濟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水土平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傳曰：[illegible]壤也。孔曰：壤下曰壚。說文：墳[illegible]

也。黑[illegible]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illegible]曰：陸機云：紵亦麻也。

厥篚纖纊縞。

林曰：纊[illegible]二物。[illegible]曰：[illegible]也。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

磬錯[illegible]揚州[illegible]言包於厥篚之文[illegible]

浮于洛，達于河。

[illegible]川為南河，北不從，[illegible]以南者，以見上文也。上文荊州[illegible]取道於豫州之境，由[illegible]入河，故[illegible]南河[illegible]于伏

華陽黑水惟梁州。

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

岷嶓既藝。

[illegible]曰：[illegible]發源[illegible]山。[illegible]所歸則[illegible]之山

[illegible]曰岷江源[illegible]嶓[illegible]漢源所出[illegible]

付寫口具交式[illegible]

在面郡首衣

附屬口邑木言名

刘為丙受灌今既入自其山蜑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漢志蜀郡郫直江沱在西東入大河江沱江江沱在南東入江、巴郡宕渠潛水西南入江漢中郡安陽潛谷水出西南北入漢沘洛曰新今縣屬郡府達江在茂州北宕渠在遂定府渠縣東安陽在漢中府固城東沔原在啟新崇東武陽在眉州彭山東北江州在重慶巴縣西

蔡蒙旅平

漢志蜀郡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鄭曰地理蔡蒙在嘉潤縣鳴盛曰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山亦可單稱蒙故也漢志言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北洛曰青衣在州府雅安北南安在嘉定府夫江西北王念孫曰禮記注旅道也言道已平治下文既旅刊旅訓同楗曰北沱兩沱青衣水沫水也二水治斯蔡蒙旅乎矣

和夷底績

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桓水出國西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元和志茂州通縣本漢廣柔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北洛曰蜀今成都府成都廣柔在茂州汶川西北

厥土青黎

馬田

熊小疏也

厥田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曰[illegible]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鄭作鏐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胡渭曰梁州去于闐遠蜀雖得渠或鑿字之譌鑿鐵銀鏤

[illegible]

即

皆金若磬皆石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蘇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葉曰熊羆狐狸織皮當屬下讀謂西傾之戎來貢也水經注云白水出臨洮西南西傾山又云東南流注漢水　滑曰西傾山一名強臺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自今洮州衛流經文縣平武劍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此即禹貢之桓水若志所言蜀山之水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國　樸曰以鄭注知袁之言則蜀山桓水志下為知袁言之耳非必指此句言也

浮于潛逾于沔

孫曰志所謂氏道水[illegible]漾水也

入于渭

傅寅曰浮潛以[illegible]漢[illegible]去沔為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襃自襃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襃斜之閒絕水百餘里也

亂于河

傳曰正絕流曰亂　孔曰此釋水文孫炎云橫渡李光地曰其西北界須因桓是來浮于潛以下則是州之所同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也

弱水既西

鄭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

漢之定安郡涇陽幵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之至陽陵入渭　李兆洛曰涇陽在平涼府平涼[illegible]陽陵西在安府咸陽東　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　江永曰儀禮注屬注也　馬曰汭入也

漆沮既從

漢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沮

[illegible]

水出東西入洛左馮翊褱德洛水東南入渭傳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馮水出翊北水經謂注渭水過華陰縣北洛水入馬闕

駰以為漆沮之水也异曰興志異故據漢志漆在涇西沮在涇東下導也渭既云又東会於東涇乃云又東過漆沮与志異故舊傳

以為一水兩指洛水言之閻顧亦同北說果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禹時漆水蓋絕涇而東以合於洛漢

時漆乃自入渭故說文兩載入渭入洛之文洛水蒹受漆沮二水斯得漆沮通稱矣北洛曰漆今陝西邠州直路今鄜州中部縣

地褱德在西安府富平西南杜陽今鳳翔府麟遊縣治

灃水攸同

漢志右扶風鄠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北

洛曰鄠在今西安府鄠縣府北上林苑在長安西南会王引之曰攸猶用也下九州攸同訓同說文同合也

荊岐既旅

漢志左馮翊褱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李光地曰九州之例大水居前陂澤小水次之間及原隰如兗之九河徐之淮沂揚之三江荊之江漢豫之伊雒瀍澗入河皆天下大瀆故首紀惟冀梁首以山山嵩治河自壺口始治江自氐嶓始也青雍一極西一極東故紀

嵎夷弱水明迹掩之所盡天下起於西北故雍之山特詳馬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漢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北洛曰武功在鳳翔府

（三）

鄠縣東　孔曰三山空擧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　汪曰
荆在漆沮岐為渭所經終南灃所出惇物灃所經鳥鼠渭水源今
諸水治故
既旅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詩云鄭曰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
也東隰豳地王鳴盛曰今陝西邠
州及所轄三水縣皆豳地　漢志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
文以為豬壄澤　兆洛曰武威今縣屬涼州府　汪曰原隰咸山豬
野在涼州相距乃三千
里豬野則至並弱水矣

三危既宅

淒曰已可居　地三色黑
水既所經既宅黑水瀆流也

三苗丕敘

江曰釋詁敘順同
義下即敘通訓同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
曰
田第一
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鄭曰球美玉也琳
美石也琅玕珠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漢志左馮翊夏
陽龍門山在北

會於渭汭

傳曰逆流曰會光地曰其北境
者自積石至龍門西河與南境音
會于渭汭也文勢
略于梁州同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鄭曰居此崑崙
析支渠搜三山
之野者皆西戎也　漢志金城郡臨羌有崑崙山祠燉煌郡廣至
有崑崙障朔方郡有渠搜縣　馬曰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
西、兆洛曰臨羌西寧府西寧西廣至在安西州西渠搜郡兩
斯古羅後嶺黃河東岸之東河關在蘭州府河州西漢書西域傳

贊禹既就而序之非上成服致其貢物也傳賓曰梁州貢熊羆虎狐貍織皮此獨言織者蒙上文也兗地曰言織皮者此三國巡亦以時入貢也荒服之外故附于後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漢志右扶風汧吳山古文以為汧山北洛曰汧今鳳翔府隴州南傳曰東理說所治山川道首尾所在焉口導斷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汇曰漢志云出貢北條荊山南條荊山是舊有三條之說也馬王皆為三條鄭以為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蔡曰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徐曰漢張華岳碑序布五列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三條之說自古有之鄭以為四列者舊岍岐汧沔所經西傾伊洛瀍所經皆在北條所經為陰嶓冢漢水所經岷山江水所經皆在南條為陽嵏分南北二條蓋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成也其實一也而已胡宋綿曰北以下汶汾濟之閒經絡也導岍及岐西至于荊欲使三山之水入渭同汭入海也導壺口以至太岳欲使河流自北而南而汾水西入于河也導底柱以至王屋欲使河流自南而東而濟水東南入汭也導太行以至碣石欲使大行恆山之水亦入河而河流北入於海也胡渭曰尚導山本為治水惟大川出入過經過之處則行之其山不必皆危峻故若北條之崗脊最淺原不得以其瀆浸虛迹也而疑之不必皆連峰疊嶂綿數十百里故

又據王太行山在西北

垣在絳州

若辰柱若碣石若朱圉不得以其孰衰狹小也而設迎

逾于河

傳曰河謂梁山龍門西河蔡曰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樸一此篇以治為主故導山言至言逾言入言過指治水之人言導水言至言過言入言出言會指水言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漢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兆洛曰蒲反在蒲州府永濟南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水經禹貢厎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漢志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濩澤禹貢析一在西南兆洛曰垣在絳州西垣西太陽在解州平陸東北濩澤在澤州府陽城西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

漢志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在[illegible]西北、兆洛曰山陽在懷慶府修武西北野王今河內縣江曰張志似太行有兩山以水經禹貢山澤所在云太行在埜山王疑之所經太行是在埜王者也

入于海

[illegible]逆曰自此入海流過夫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漢志隴西郡臨洮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南天水冀[illegible]朱圉山在縣南京兆郡華陰太華山在兆洛曰臨洮今鞏昌府岷州冀今伏羌縣華陰今同州府、[illegible]宗緒曰此以下波伊雒淮渭之經絡也西傾桓水所出而東周之水則入桓焉行（鳥鼠渭水所出而東注河依傍）此導之於從桓水入江而入東海渭水入河而入北海猶水經於熊耳伊水經於外方淮水出於桐柏泗水出于陪尾於此導之欲使會水入匯而北入河

附禹貢異攷式錄

沂水會泗而東入海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漢志潁川郡崈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洛曰崧崈高今河南府登封安陸今縣屬德安府吳澄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橫尾爲陪尾者非閻若璩曰博物志云泗水出陪尾考周禮保章氏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徐星實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朱鶴齡曰[illegible]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其爲徐州之陪尾明矣胥曰陪尾在兗州府泗水東

導嶓冢至于荊山

荊東錄曰北淩漢之經始宀射晚曰嶓冢漢水出焉荊山內外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

內方至于大別

漢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孔洛曰竟陵在安陸府天門西北安豐在光州固始東水經注大別漢東山名也也說言漢水東分黹大別之陵南亏文合王鳴盛曰左傳吳伐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楚軍漢西濟漢則在漢東矣蓋今英西山麻城羅田縣山勢連亘迤漢水漸及大別之陵而入江耳徵麟曰水經注巴水出雩婁下靈山即大山也世謂之分水山吝奇在今光州商城東北巴水出其境爲黃麻大山西流之水則黃麻北境大山即大別也蓋以南水入江北水入淮故有是名大別非蜀然一山其枝腳撐拄見于經集諸書

有小別矣左傳濟漢自小別至大別是小別近大別遠也經言大別舉大勢言也之大別在漢東北始能踰漢南入於江內方亦在漢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漢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兆洛曰湘南在長沙府湘津西胡宋緒曰此浚江之經始也岷山之陽包隴蜀漢北入江諸水也三峽東近至於衡包黔是洞庭入江諸之也東陵東之至於敷淺原包豫章都陽入江諸水也湖口來之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漢志豫章郡歷陵傅昜山傅昜川在南古文以為傅淺原　蔡曰今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庳而其全體正脈遠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小以耆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為宜耳胡渭曰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潯陽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境疑星子地本歷陵敷淺原即廬山來南麓瀕於彭蠡者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漢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金城郡臨羌有弱水祠居延澤在居延東北古文以為流沙　鄭曰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兆洛曰刪丹今甘州府山丹縣居延在張掖東北會水在肅州高台西北　焦曰班於刪丹今引桑欽於居延引古文則臨羌之弱水班不以為禹貢之弱水也　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雍濟淮南條行江漢　朱曰導川

危山

[illegible]

凡九條弱水最西北入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為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以河為先漢發源於西在江之北故次於河江在漢南故次於漢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次於江淮在濟南故次於濟渭水所經止於雍州於一州為大於九州為小故次於淮舉水所經止於豫州自渭而南又在南故居末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漢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illegible]祠

鄭曰地記曰三危在鳥鼠之西南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騰今中國無也[illegible]洛曰滇也在雲南府普寧東

齊召南曰黑水之名以色渾黑者名[illegible]瀾之西大金沙之東源出藏地布喀池近怒夷界亦曰怒江又南入麗江府界計自發源至三千餘里又南逕永昌府及潞江安撫司境又南逕緬甸國又南入海三海自古印古原無確證安知烏江所經之諸山非即禹貢所名三危者與烏江在雍州西南梁州正西自三危以北屬雍三危以南屬梁亦可謂跨越二州之地矣

陳灃曰黑水今之怒江源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漢志惟滇池下云有黑水祠漢地至今瀾滄江而止怒江又在其西故但於滇池為祠望祀之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漢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

兆洛曰章武在天津府滄州東北

史記

河渠書曰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　漢書溝洫志賈讓奏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　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餘里其水亭居[illegible]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云　孫曰鹽澤在今鎮西府闢展巡檢司西南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水經河水東過平縣北注河水至斯有孟津之目　兆洛曰平縣在河南府孟津東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鄭曰山一成曰伾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　兆洛曰修武今衛輝府獲嘉縣武德在懷慶府武陟東南縣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漢志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信都國信都故章河故虖池在皆北東入海高亙絳水亦入海　水經注引志屯留下東入海作東入漳又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過通稱　渭曰河之經流自大伾西南折西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今漳水是為北過降水溢水冰洫志王横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

所案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道也水經所敍濬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作章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為大陸澤疑善徙為南北兩崖所和終不能遠氾濫禹引河由此所以聖人之智達絳循河故道而下欹亂元云水流開閉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於海也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鄭曰播散也同合也下尾河名逆河為言相迎受也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漢志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氐道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公漢為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兆洛曰西在秦州西南白水在保寧府昭化西北氐道在秦州清水西南武郡在都在階州成縣西江夏今縣屬武昌府

又東為滄浪之水

水經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

過三澨

水經禹貢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兆洛曰邔在襄陽府宜城東北說文澨下引此經曰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傳曰觸山迴南入江焦曰經言至于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至於三危入于南海非入海在在三危也此言至於大別江水迴曲非入江于大別之處也

東匯澤為彭蠡

鄭曰匯回也邵寶曰江漢水

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遏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彭蠡者如此祀按朱子曰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兩岸漸迫山麓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豬猶為大澤湖口橫渡予嘗過恒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朱此以疑經文東匯澤為彭蠡不合地勢然吾即朱子之言思之更可證明經義經文不曰東至於彭澤蠡會于彭蠡亦不曰東至于為彭蠡在江南而曰東匯澤為彭蠡匯者迴也迴遏其瀦豬為彭蠡明非江漢之水入彭蠡也漢水入江之後大勢東趨曰東匯澤東為北江本不誤而蔡氏疑之何也漢在江北彭澤在江南雖許入于江而清濁顯分也亦可證經以北江屬漢之精確也

東為北江入于海

橫曰漢入于江以後其水漢也即江也經不幷北北江紫諸導江下者以漢自江北來始舉下流之水出於北岸者繫之以見江漢曰為瀆焉耳

岷山導江

林曰益州記云大江衆源發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沫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闕自此彭以上徼弱自天彭闕而歷滿氐道北其流始大

又東至於于澧

漢志武陵郡充歷山醴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兆洛曰充在澧州安福西下雋在武昌府通城西段曰澧史記亦作醴說文澧字下云

東別為沱

迆

水出南陽雉縣衡山東入汝南陽澧水字從水武陵醴水字從醴

過九江至于東陵

晁說之曰洞庭九江也曾旼曰此云過九江至于東陵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　閻曰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正為山尋江之九江作注　祖案大江上自雲夢下至潯陽多納山大川故曰九江九者極多之數猶下言九川九澤也此指九江之上流言

東迆北會于匯

說文引此經曰迆衰行也　渭曰江迆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　祖案江今東趨折而東北流至武昌與漢合又東南流至湖口與彭蠡之澤合地勢北高南下故迴其澤為彭蠡云會于匯者會於澤水至此迴圜復處即今之湖口也必先云東迆北者明江水[illegible]以自北東而澤水所以迴復之故也

東為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　去樸曰經不言南江固由貫致功大亦因以揚州已言三江既入則南江在其中　祖按岷江自左合漢右叙会彭蠡下流南岸分二支入海会岷江正流有三江之目最南者出錢塘口為南江次南者出吳淞口口中[illegible]江大江正流在北出揚子江口為北江漢水南入于江則漢在江北明矣故以北江東導漢餘下岷江本在中故以中江東導江餘下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

河溢為滎漢志沇水出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兒埕塊入海滎濟曰泉槐在青州府樂安東北水史記溢作泆段曰今疏作泆不誤作溢衛包所改說文泆水所蕩泆也泆蕩二字迥別泆是矣出不必溢也來

出于陶丘北爾雅曰釋丘云再成為陶丘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漢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有陶丘亭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傳曰北折而東

導淮自桐柏漢志南陽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淮陵水經作淮浦今淮安曰平氏在南陽府桐柏西淮浦在淮安府安東西孔曰水經云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

東會于泗沂漢志曰江于海漢入江江入海因江入海并及於漢伊瀍澗志入潁潁於入河因旅入河并及於瀍遊造美之文也來會于泗沂沂入回曰泗在天水郡冀縣刃在鳥鼠未宜鳥鼠同穴

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漢志隴西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北洛曰首陽今蘭州府渭源縣船司空在同州府華陰縣北孔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為鼵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

附[illegible]交式圖

名七鵽而小黃黑色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東
涂日鳥鼠同穴四字為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日鳥鼠[illegible]志闕耳

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

在[illegible]氏述[illegible]山[illegible]

熊耳[illegible]山也兆洛曰盧氏今
縣屬陝州上雒今陝西商州蜀今縣屬河南府

東北會于澗瀍

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

江曰禮記注曰
猶知也平也

四隩既宅

孔曰室隅為隩
隩是內也

九山刊旅

表曰槎木表
道旅道也

九川滌源

傳曰潛
滌泉源

九澤既陂

周語陂障九澤封崇史記作灑疏
洪也疏決以概四必設陂障義相因也

四海會同

孔曰九山
九川九澤

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國語伯
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

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

四
海

六府孔修

傳曰水火金木土
穀甚修治

庶土交正

集曰以九土相參
不錯其等

厎慎

（五）

与民不同周礼

財賦孔曰言致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知於此言曰敢下言大後之器咸則三壤成賦以戒賦厲上

為句曰三壤上中下叅三等也蔡曰則品節之也和家周禮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即大禹咸則三壤成賦之遺制周公思兼三王皆此類是也

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illegible]國諸侯胙之土錫之姓

許之氏林曰錫土姓百於是姓可以證天下而成五服也爵論命大子后封諸侯錫姓氏曰水土既平四域既定

許是依封建之法和素隱八年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令之氏祗台德先即所謂天子建德也封建立服諸侯皆以

德為先汝考敬我尚德之竟不違莊我行薛季宣曰祗台德先不誠然行稱土祖之守也名亦記事之女史吟言封賜之令切要

之話猶舜典敬欽象刑事敘欽哉吃哉之戒也五百里甸服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

城面五百里史記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孫曰國有當注四禮云城中也史六誤百里至五百里皆為去王城之數百

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孔曰說文銍穫禾短鎌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三百里納秸

附禹[illegible]服交式圖

服鄭注礼記云穗去皮曰秸禹貢三百里納秸服正義云禾去其實唯稾秸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鄭曰

總銍入刈禾也銍斷去稾也秸又去穎也遠循程也全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五百里之中為轉輸粟

末之賦也史記謂千里不致饑饉故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細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

稿之於都耳夫三百里之民轉輸粟米力苦勞而賦則寬人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也五百里侯服

史記甸服外王百里侯服百里采蔡曰采者卿大夫邑地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傳曰侯候

也斥候而服事男任也任王事者事子諸侯大國次國在內外槩隨朱曰蔡曰男邦小國在內依天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五

百里者三五百里綏服史記侯服外五百里綏服傳曰綏安也安敢三者改教三百里揆文教二

百里奮武衛孔曰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五百里要服史記綏服外王百里要數神

案要徼逗用边塞曰徼要既取边服三百里夷四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史記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四二百里流王安石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鬯慢也甚於夷刻敬曰蔡讀如蔡殺之蔡流

言欲與聲教則皆之以釋經聲字也〇讀書要指之

兗州亦边河

謹如流共工之流輕罪蔡於要服重罪流於荒服此五宅三居之二流矣其一在綏服九州之內也東漸于海西被

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傳曰漸入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之聲教而朔見相案朔即堯與朔方南即南交

朔南皆舉一字名地堯與宅西鄭曰西為隱西之西亦以西為也名朔南闕舉一字名地堯與宅西聲聲教即朔南與聲教也鄭指

之重曰以堯舜禹三聖人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契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信筆之弘各得其宜

訖于四海傳曰禹功去加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史記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蔡曰水色黑故圭以玄稟曰此錫圭稱文侯之命提言序對璞朱曰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禹貢一篇不述此數

語又曰禹没水大字多是同力於河治渠及岐是鑿龍門等夾其州三西边河故失冀及兗重鼎口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

州惟河為知水意惟河為多河始入于雍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徙自冀而兗則疏河

之下流也自兗而青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徐而揚自揚而荊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

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去七、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患之害於是自荊而豫以瀍伊洛之濟自雍而涱而梁以濬江漢之源

時冀口界交式錄

自梁而雍以渚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
又北始於河西終於河聖人之能事畢矣　陝大獄日禹敷土下
言治水規模業州下自東而西匯別九州疆域導岍西下自乃而
東其半九州山水九州攸同下總合成成績言之導如然曰濟河
淮然相去不能千里荊河千里之西逐海岱千里而蠟荊及衡陽
二千里東海西河二千里壽春之淮潮陽三海相去旦五千里華
龍門之河款煌黑水相去以四十里華陽黑水寫數千里而知
所經何處塊之也蓋區境塊不四土字之大小惟據民田之多
嘉屋均田曰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天下為十二州及今禹
治水水患即平乃定田賦之數為九等之義書為九州蓋即禹宅
百世之宗世傳以九州之制州自堯時謂舜實改為十二州即位
稽定為九州者謂也禹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
在舜時九州既定制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更所由致於山日
既藝修游於水曰既導既入四此書乃舜時治定功成後所作至
夏經虞而不改夏敘史傳以為夏書不然一州之地夏賦
依出而乃以意更置郡二合並以聖人經世之道哉

一第53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8版王內

甘誓第四 序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說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 馬曰甘有扈國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孔曰曲禮云約信曰誓史記每啟有扈氏蓋自由堯
舜受禪相承啟獨見[illegible][illegible]以此不服 孫曰淮南齊俗訓云昔有扈氏為義而亡之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
子故伐啟說之之不知所據何書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案周禮六軍之將皆令記對三代同矣夏丹謂六卿受司走姓宗
司馬士共工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曰變六卿為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 金曰[illegible]
六卿為六事楷大夫為三事 有扈氏威侮五行 陳漢章曰五行即五常荀子非十二字子篇注五行五常仁義
禮智信是也 怠棄三正 鄭曰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漢章曰三正即三綱也白虎通云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是天
正父子法地是地正夫婦法人是人正故怠棄三正為大罪 天用勦絕其命 勦說文作剿云絕也玉篇剿一作剿
同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傳曰恭奉也段曰傳於恭字訓奉或訓供待者其字皆本作共 白虎通天子自

出重則命者以為王命者乃天子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啟自出伐有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

汝不恭命傳曰車左左主射攻治也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者以正馬為政三者有失皆不奉吾命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傳曰封禪書禹興而修社祀予則孥戮汝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

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事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舅孥也非但

止於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墨子賞于祖言分命之均也傳於社者聽言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為賞罰

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北社按以致天下引此社下引此經林曰左傳楚子文治於睽終朝而

畢不戮一人責之慕責李戮史騎驅加鞭扑亦謂之戮吳棣曰旨誓八十家而六軍之執車圍乘之法賞罰之典嚴不明奧儀可

知夏后與則之存矣郝敬曰其旨渾厚敦龐之罪不至溢惡其言簡嚴戒眾之令不貴多辭夏道所以為忠也

商書

湯誓第五 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冒湯誓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蔣日

鳴條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傳曰稱舉也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蔡曰亳邑之民安於湯德政桀之虐諂所不及故捍伐桀之勞簡朝亮曰割正者割德而正之之祀謂伐夏也祀案小民怨咨閑而不怒旦述其言無所諱忌可以觀聖王之量矣邑之塗炭曰我曰夏此正庸眾私己之常態非常之原黎民所擢不必以怨湯為疑割史記亦作割率割史率桀明二字異訓下予惟聞汝眾言吳曰惟雖通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史記作奈何段曰法言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典引今其如台而猶閑也用如台義並同史記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念孫曰文選注引韓詩章句聿辭也聿與率義同史記割作奪傳曰以絕
眾力剝割夏之邑居有眾率怠弗協馬曰怠陸不和同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孟子
引此經民欲與之借亡大傳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桀
曰桀自言如日民因以日目之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
其大賚汝鄭曰賚賜也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孔曰釋詁食僞也爾不從誓言予
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中論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肅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
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下引此經黃度曰堯舜之禪湯國武之伐皆權道也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郝曰湯誓以臣伐君故
諄諄明己之非稱亂而推恐民有違言其表綦有夏之罪辭不至於過甚且稱亂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更敝冠之思焉如是
而後誅聖人之事果非得已也

盤庚第六　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王鳴盛曰盤庚五遷言以上所居凡有三遷乃按三誥之首皆有緣起序謂作於盤庚時乃誥辭史記謂作於小辛時乃史臣敘述緣起之時蓋初遷時民猶不悅後乃追念其功故史臣追處三誥錄而存之非謂此三誥皆小辛追作也

盤庚遷于殷傳曰殷亳之別名蔡曰在河南偃師○民不適有居孔曰釋詁適往也王引之曰有詞也

率籲眾慼○王念孫曰率用也說文引此經作慼曰籲呼也殷曰慼俗字王鳴盛曰慼慼謂壹慼古慼親慼同字

出矢言祖按矢同誓誓以言於神即令祖之新也出以示衆曰我王來簡祖乙遷耿圮於河水日我王來邦祖乙也盤庚祖乙之曾孫既爰宅于茲朱駿聲曰說文爰引也重我民無盡劉杷按釋詁劉殺也詩

將采其劉也傳劉暴爍也而棒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祀按重我民無盡劉言重此子遺之

[illegible]

附居中邑杙言

民乃元亡赤盡矣者猶不能相匡以生故楮之於卜而謀遂也以矢言問卜之辭也以下卜人衍窺之以諭也即所謂箴言也頻記於

首以主事案〔以〕〔主〕〔事〕先王有服恭曰事也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王念孫曰猶由通由用

也不常厥邑於今五邦鄭曰馬五邦謂商邱亳蒿相耿也孫曰史記云湯始居亳又自仲丁遷于微索

隱陂亦作蒿亞音敖字陂在今河南滎陽縣又云河亶甲居相相在今河南內黃縣又云祖乙遷于邢素隱邢音耿近〔國〕代本亦作

耿耿在今山西河津縣亞湯前所居商邱今河南商邱縣共為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劉曰

斷命對下永我命續乃命言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孫曰釋詁烈業也若顛木之有由

櫱傳曰如顛仆之木櫱馬作枿曰顛木而肆生曰枿說文引此經由作粤曰木生條也櫱作枿亦作㭊曰伐木餘也又云或

从櫱䕟了翁曰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

業厎綏四方和案史記盤庚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卜兆殆已預知盤庚斆于民

傳曰斅亂也由乃在位禁曰自在故始以常舊服正法度傳曰用宗故事正其法度命邀曰以宗

舊服正法度即所謂盤庚之政也祖業殷俗奢侈逾禮盤庚欲以先正典型示民法則所以謀遷後言圖任舊人共政又言人惟
求舊即承此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方宗誠曰此倒文言不可匿我箴民之言王命眾悉
至于庭祀案以上小辛世史臣因百姓思盤庚故追述其謀遷誓神之言稽卜箴民之言始呼眾咸繼命眾在位者悉至于
庭以聽告諭為通篇之案也王若曰以下乃備錄盤庚告諭之辭王若曰祖案盤庚之臣宣布王言而稱王也格
汝眾予告汝訓汝句猷黜乃心樸曰猷猶通詩箋猶尚也無傲從康祖案從讀曰縱都會
之所世祿之家不作勞而縱康婦當時阻遷皆此輩古我先王孔曰先王謂湯以來諸王下言神后高后謂湯此隨言先
王下王播告之王用丕欽蒙上不言者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說文引此經播作譒曰敷
也讀告之句絕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任起遲曰丕欽者王命為人所敬也祖按修謂修播告之辭也周
語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是已蓋馬或未達匿厥指也或過甚有逸言也罔有逸言民用丕變蔡曰
人無過言以惑眾聽今汝聒聒馬曰聒聒善自用之意說文聒作懇訓與焉同段曰疏引鄭注云難告之說讀如聒耳

之聒夫曰讀如聒不曰讀為聒是經本作懖失起信險膚江曰信讀引而信之之信中也王安石曰不衷之謂險不衷之

謂膚予弗知乃所訟傳曰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蔡曰惟汝

不宣布德意德意之謂也不惕予一人孫孫曰惕尔雅注引韓詩悅也言汝不悅從我也予若觀火予

亦拙謀拙說文作炪曰火光也類篇引作火不光段曰王篇炪火光也營也光下行也字集韻炪爕煙貌然則作火不光

近起祀按觀火之起出於其光嚮而未烈時閔之故曰予政炪謀作乃逸祀按作即作勞之作言欲閔久觀不可悍遽偷

之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傳曰紊亂也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祀業以烟

綱證先王法則以農田證作乃逸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

言汝有積德祀案史遷說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所謂德即遵循法則是

也使民皆守法至于婚友莫不守法斯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予不掩爾善也乃不畏戎毒于遠邇傳曰戎大

也王柵相曰汝不畏大害於遠邇使民皆惰耕不治田詒是乃受害之實也惰農自安不昏作勞鄭曰昏強

為暋暋魁也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引之曰越其猶云爰乃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說文吉善也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傳曰恫痛也昶案凡為禍始必還自及汝悔身何及相樹曰公羊傳尚速有悔于予身注悔咎也相時憸民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傳曰尚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昶案胥顧箴言所謂各非敢違卜也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昶案制乃短長之命猶言予迓續乃命于天也斷命則短示命續命則長長即各長于厥居之長短謂今其有今罔後也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莊述祖曰沈當作抌說文抌深擊也讀若告言不正曰抌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左氏隱六年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具將能乎下引此經多惡之易也四字莊十四年傳引此經同段曰此四字蓋檃括上文言之則惟汝衆自作弗靖王念孫曰靖通靜韓詩靜善也又通竫廣雅竫善也非予有咎昶案民情乖既煽動則駭難通

止有似於大之燎原也

遲任有言曰鄭曰遲任古之賢史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

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傳曰相與同勞逸予敢動用非罰祭曰敢不敢也

世選爾勞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予不掩爾善方苞曰與其前以勸其後也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傳曰錄功臣配食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對李

桓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屬其世臣故稱焉作福作災予

亦不敢動用非德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祖宗眷懷世

臣人惟求舊也下言謀逐新居器非求舊也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祖宗于難在難也耿邑既圯必

思出險言如射之有志朱彬曰志古文識史記索隱作憯緒埻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曰

老弱皆輕忽之意也祖業有句中助詁遠邑為貪民謀生計也各長于厥居汪烜曰長與汝不謀長之長同勉

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傳曰[illegible]聽從[illegible]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

第55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9 版反外

廣雅伐擊也用德彰厥善蔡曰用罪猶言為忌用德猶言為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

惟予一人有佚罰傳曰佚失也蔡曰失罰其所當罰國語內史過引此經曰如是則長民使眾不可不慎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呂曰當時所告惟在庭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

傳曰奉其職事齊乃位度乃口邵懿長曰度猶制也孫覺曰恭事則無傲上之齊位則無從虞度口則無浮言罰

紀案上篇告[illegible]

及爾身弗可悔漢石經殘文中篇乃家下空一字則上篇之末亦當空一字是歐陽本雖分般庚為三篇而仍自合為一卷也

愚謂案大誥承三句與[illegible]史二句相[illegible]自作弗靖二句與[illegible]二句相為後先此皆總承上文引遲任之言又總釋上文[illegible]

盤庚作紀案作即厥作作之作詔[illegible]忌有為也惟涉河以民遷王曰為此思南濟河之事乃話民

之弗率載曰庚發詁謂也奐曰逸周書注率奉順之誕告用亶覺馬作單曰誠也朱彬曰誕大也亦辭也

其有眾咸造傳曰至也造勿褻在王庭蔡曰戒其毋得褻慢盤庚乃登進厥民孫曰

釋詁登升也言升進民於中庭曰明聽朕言王念孫曰明孟通孟勉也毋荒失朕命嗚呼古我

前后罔不惟民之承祖業古我前后諸自湯以來五遷之王方苞曰天子承兆民於天其意為優為受承之則
不得不養之而慮其危矣教之思其安保后胥慼祖宗后後同宇為保後之計必須與民同憂下言汝不謀
長以思乃災保后即謀長也胥慼即思災也鮮以不浮于天時曰浮謂曰孚祖宗王所行罕有不上孚
於死下利於民殷降大虐吳曰言降有蒙上天時為文先王不懷釋詁安也懷厥攸作傳曰其所
為視民利用遷江曰詩箋視古示字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吳曰聞猶史記所云國閣承
汝俾汝劉曰降讀如顧命俾是之卑猶引也惟喜康共前祕日共拱適廣雅拱同也非汝有咎比
于罰傳曰比近也蔡曰非為汝有罪遷請宜予若籲懷茲新邑念孫曰若辭之惟也釋詁懷來也亦惟
汝故以丕從厥志祖宗盤庚言予之籲懷茲新邑亦欲從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志也今予將試以
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
動予一人孫曰宣讀為和周禮始和布于邦國都鄙和布即謂宣布莊也戕讀為咸說宣許化言貪忿以不正之言

搖動上心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傳曰鞠窮也如舟在水中不渡臭敗其所

載物爾忱不屬惟胥以沈禁曰汝從上之誡而暨屬惟在與又汝濁而已嘗不不其或稽自怒

是瀆或引之稽蔡曰其發之也漢石經忘作隱司汝不謀長以思

乃災汝誕勸憂漢石經誕作永迓永僾聲皆訓長底曰誕從蘇鋼楼設之計言覧注勸業

也今其有今罔後今蔡曰猶言從已底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典生理注在上上謂地京言居處山川上地迫近汝復美田有何必今命予下平公曰羊馬上即

以自臭皆以日今為命本自積之欠也謂自今以後汝萃大命公

祖也穢以為地今乃無穢皆以大無起穢

機適以從自案臭凡事物穢載將久則朽敗而穢豈不知其穢乃自取之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於方利曰害世之家大而族以乃以為不言又民是則一為其詞

以抗上阻予迓續乃命于天傳曰迓迎也以民為言迂之衆之人之心使之安

尚書口義卷

咸用奉畜汝眾（戴曰：注，奉也。後漢書注：畜，養也。虔傳曰：畜，養也。）維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先（孔曰：勞，勤也。閱其勤[illegible]）予丕克羞[illegible]養不養也。漢石經作不畜。蔡曰：[illegible]

用懷爾然（之謀遠正欲安爾於康國之地，祖宰降之先三不安於此）今失于政，陳于茲。今傳曰：失

政（而陳予此）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傳曰：重也）嘗汝萬民乃不生

生（[illegible]其生為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之謀[illegible]）先后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illegible]）春秋傳[illegible]謂比同心

矣。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illegible]）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

有戕則在乃心（傳曰：[illegible]）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

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illegible]）

汝則罰汝，汝不救汝死也。[illegible]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說文[illegible]也[illegible]姚[illegible]

鑑曰元龜，是以[illegible]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

不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illegible]日[illegible]迪，高后[illegible]有劓政同位則亦[illegible]

高后[illegible]民臣之祖父言[illegible]君以有罪[illegible]斷民之[illegible]無[illegible]臣[illegible]有[illegible]也。嗚呼！今予告汝不

易。[illegible]曰[illegible]所以行告之汝者，永敬大恤。[illegible]曰[illegible]無胥絕遠。傳曰無相[illegible]之[illegible]

汝分猷念以相從，[illegible]以[illegible]從[illegible]比心。比[illegible]上[illegible]以言相從[illegible]心，一人[illegible]作人[illegible]先

各設中于乃心。[illegible]先[illegible]曰[illegible]乃[illegible]不[illegible]心，乃[illegible]中[illegible]乃[illegible]在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illegible]曰[illegible]不乃[illegible]言[illegible]傳吳[illegible]曰[illegible]生

暫遇姦宄。[illegible]之[illegible]曰[illegible]斷之[illegible]說[illegible]也[illegible]詐[illegible]智[illegible]故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illegible]引[illegible]曰[illegible]言[illegible]刑[illegible]也。無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子晉引此經曰是商所以與也杜注易種生種往。或生生。今予將

試以汝遷永建乃家。祀宗史篇告居。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方曰乃正厥位二句述作誥之言今予以下撫

于有衆也位之人皆也。嗚呼以下正義有曰庶羣雅綏撫也無戲怠懋建大命。敷也吳陸曰無為欲其無戲怠欲其

勤也大今秉民命國命而言今予其敷心腹腎腸。孔疏云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賢陽疏文升謀習

為定實揚三字之文見於尚書曰優賢揚歷也三國志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揚其所歷試優賢揚二字似優賢字似覽腸

字似揚歷曰揚以字當上爲爲句絕要言傳言優賢之人歷告爾百姓

揚歷曰古者以告爾百姓猶後世之遺使宣恩國

方曰堯典百姓爲百官族姓國語帝之子得姓者十有四人焉

亢錫土姓是也至啟周則庶姓別於下而支流日蕃所謂三后之

世於今爲庶之以予庶民之稱于朕志罔罪爾衆戴曰予朕志當爾無共怒協比

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

答曰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往于毫也 ... 殷下曰予讀

始居亳其後屢遷湯欲多前人之功故從往居亳案立政鄭氏云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illegible]方言將

大也大多于前功謂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用降我凶德戴曰降讀平聲凶德猶言凶歲[illegible]嘉績于

朕邦樸曰釋詁[illegible]于[illegible]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王曰天極止也猶曰

言宣止靡有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

我家釋詁肆今也傳曰天[illegible]而承之我家[illegible]朕及篤敬恭承民命江日公[illegible]孫傳曰承

之讀如列子[illegible]承之用永地于新邑傳曰[illegible]肆予沖人傳曰沖童

童人也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傳曰[illegible]大[illegible]日[illegible]周[illegible]

以龜卜人名曰龜[illegible]記疏引爾雅引靈龜周禮郭注江東[illegible]所用[illegible]龜靈甲[illegible]

言靈非此廢興天意至靈用靈龜即一龜也得知不各龜卜古多[illegible]用宏茲賁釋詁曰

稽曰美經也用先大王之美績業即所謂上宏茲賁也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

尚書中畧校言卷

之人尚皆隱哉蔡曰邦伯諸侯夫孔曰師訓為衆衆長衆官之長其古執事謂亡以下諸有執事之官袍案廣

雅隱安也定也言似前時自作弗譆勿予其懋簡相爾蔡曰簡擇女戴曰其猶之也相輔佐也言我之擇爾為

輔佐念敬我衆吳曰為矜吺讀朕不肩好貨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負貨之人敢恭生生莊曰

恭今文皆作共敢共如字讀袍案敢共生生典生生目庸有有公弘之別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鄭曰

鞠養也王十朋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者皆得所養鞠人之事也肸其比閭合其宗族使相友相助謀人之保居事也袍

案鄭曰今注小誠曰保保居了邑居也能讀曰盧爾謹虞頭也言朕不任用貪貨之人自私其祠必使民皆不必庶勸人庶人之存

居而次家典云皮夏名匹比賢之志也多士云宅爾邑繼爾居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義輿比同今我既羞告爾傳日

己進告汝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戴曰于朕志屬下語若否猶言好惡朕言所以若明德汝當敬敬所

惡省總貨寶汝習敢隊無總于貨寶蔡曰總聚也生生自庸孫曰庸用也戒諸臣無生殖以自用式

敷民德永肩一心孫曰釋詁肩克彡言長能一心不武其志袍宗下篇説是從綿臣民而總告誥鄭曰祖乙居

袍

一号　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0　反文內

[illegible]

高宗肜日弟七

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史記武丁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大傳武丁問諸祖已祖已曰雉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已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王鳴盛曰高宗乃廟號若作于武丁時不宜稱豈訓王在武丁時作書在祖庚時與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孔曰說文云雊雄雉鳴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蔡曰祖已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以下格王嗚呼以下正事漢書孔光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蔡曰典主也祖桀惟天監下民典厥義猶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梁王鳴曰對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誥惟民自速辜民謂紂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史記作中絕其命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

傳曰

陸卷有曰商道
大典作弓思高
宗居中興殷祖
伊訓也傳說已
不在殺

隋唐中興杺記卷

言無義不服罪祀娶民有不永年皆民之自絶於天豈天意哉故民中絶命若以民不順於德故不知服罪也前王已矣後王當

以為戒孫曰殷自陽甲以來兄弟相及皆不永年此不敢斥言前無故後推天命人主也　天既孚命正厥德

乃曰其如台　孚漢石經作付史記作附如台作奈何祖桒史記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曰

王勿憂先修政事乃訓王云云天既孚命二句言天命災異以致民而民知懼是能正厥德[illegible]能正德斯能服罪乃曰其奈何問如

何彌遜是王聽罪之辭也王嗣敬民以下史公所謂先修政事也孝莫大於祀矣故以典祀之說進孔光曰此言正德以順天也

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〻而已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

昵　史記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馬曰昵考也謂禰廟也史安不曰祖考罔非天禰祀有典不可豐殺訓之

使改孫曰釋誥肩嗣繼也詩殷武家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敎不修寢廟若高宗從成湯之道故寢路寢焉商書大傳云武丁思

先王之政繼絶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詩所云寢成孔安也簡同史記祖丁之子陽甲〻〻崩弟盤庚立盤庚

崩弟小辛立小辛崩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盖盤庚兄弟四人祭為君而武丁則以子繼父也通典稱復循議云殷之盤庚不

墨以上先
社玉在母
恐字八乙云
頭玉栗嘉
謁

序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世維謂兄弟相代昭穆位同不得兼毀二廟也寄此謂則高宗當為陽甲立廟而以盤庚小辛小乙共為四室一廟四室共為一代至祫祭時兄弟不異昭穆昭則同為昭穆則同為穆也史公言常祀毋禮於棄道謂毋於棄道者以為禮也蓋盤庚尊禰廟而廢嫡長前王之祀高宗以子繼父亦不改焉是棄道也禮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高宗居喪盡禮其於父廟祀亦必豐也 祖案殷之商王以降年不永遂有廢而不墜其祀者祖己知高宗謹於禮欲其繼絕世故曰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胤王者繼天出治凡在常祀之列皆當修敬今猶豐於禰而不修他祀是行禮而反棄道矣高宗因災異感祖己之言修正典禮後三年反有重譯來朝之事故曰武丁以祥雉為德 泰誓中曰王為下土之式先崇尊尊之意則民將安放哉禮俗不行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理也以古祭近明世宗實隕厥元命矣

西伯戡黎第八

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傳曰戡勝也　史記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西伯滋大伐飢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肌又作耆　大傳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五年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　鄭曰西伯周文王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傳曰相助

惟王淫戲用自絕

史記作淫虐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史記作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傳教法　林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欲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斯民何賴焉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史記大命胡不至　說文引作𡴪曰至也讀若摯同　廼業大傳夏人飲酒相和而

吾此言上使民知天位於民天棄於民上棄我

[illegible]

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伊尹退而閒居深聽歌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伊尹遂去夏適湯新注大命格兮格至也大命不至即承用民謠

今王其如台 史記作奈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史記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之時聖人猶曰有命天命靡常而不敢有也 時瀾曰天命方歸天命已荒紂乃曰有命在天乎不知命者也

祖伊反 說文引作返曰還也

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馬曰參字累在上段曰玉篇厽累坐為牆壁也尚書以為參字然則古本尚書作厽孔讀為參馬則以累訓厽言罪多積累腥聞在上

乃能責命于天 吳曰責求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書紂罪參在上乃反自指為功史記稱紂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是其事也殷民罔不欲喪恐不待周師之至而先受禍於爾之邦矣 蔡曰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語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甚

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郝曰孔子刪書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亡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謂之至德也。

微子第九 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微

子世家云及祖伊以西伯滅阢國告紂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遂亡傳曰微圻內國

名子爵蔣曰微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述聞曰莫子氏于微子兄弟也安得謂之王子若如呂氏春秋說質子為

微子從父愈當時名也惟史記似得實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史記作太父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殷不有治

傳曰或有也我祖厎遂陳于上傳曰詁湯致遂功陳子于上孫曰呂覽注遂成也其祖業致成亂正四方

之也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史記紂沈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孔曰說文酗

酱也酗酱一恤謂醉而發怒孫曰酗當為酗說文醉酱也酗疏引作酗作字王引之曰沈之言淫也沈酗淫酗也沈酒淫酒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江曰姦無注小大謂萬民上及孫臣也廣雅草竊寇鈔也卿士師

師非度祖案卿士眾多皆不守法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俞曰即乃恒罔獲倒文小民方

興相為敵讎史記方作並方曰惟肆惡者多不獲罪故小民不恃上法而興起自為敵讎今殷其淪

喪傳曰淪沒也史記淪作典讀為殄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蔡曰殷之

喪亡乃至於今日乎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史記狂作往鄭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

也吾家耄遜于荒鄭曰耄昏亂也祀棄耄讀曰眊與王享國百年耄同微子言國將亡矣欲保哀耗之家其惟

遯於荒乎微子之家王家也隱指宗社[illegible]史公曰吾家保于喪得其指矣今爾無指告王曰言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

教[illegible]曰[illegible]故[illegible]致尚安予顛隮若之何其馬曰隮猶墜也鄭曰其語助也齊

魯之閒聲如姬禮記云何居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毒作篤荒作亡方興

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廣雅畏畏敬也咈其耇長舊有位人史記乃毋畏畏不用老長傳

曰遺戾者老之長致仕之賢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

曰竊天曰神地曰祇鄭曰犧純毛牷體完具傳曰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孔曰犧牷牲既為俎實則用當為簋簋之實謂黍

稷稻粱左傳牲用備具吳曰以容將食無災戴曰以與通與容相容也祖業將大也將食猶言大嘼降監

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畢東吳曰言百姓自治其讐以

斂召敵讐不怠戴曰斂收也如是則與人為讐者有罪而自治其讐者復有罪民之然病無所告誥故曰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吳曰興起也災猶可持故起而受其敗史記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

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吳曰若淪喪則無可為矣史記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祀業罔為臣僕猶言死無可

效忠之處詔王子出迪樸曰釋詁迪道也釋宮道行也我舊云刻子戴曰淮南注舊常也祀業刻猶責

也責以存宗祀圖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傳曰各自誅行其志人人

自獻違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姚範曰此蓋太師自云我不復顧念而將遯耳周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

抱其樂器奔周漢書班伯說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王應麟曰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

故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姚鼐曰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微子事最為明斷所謂父師少師者殷樂官太師疵

付書曰甚交式多

隋庸中與校讀卷

少師讓而其與微子語則箕子奴比干死之後之事也蓋微子目睹進諫之無益而反成君戮賢之過故與太師少師謀遂行其所處之道必如是乃幾微無慽所以為仁也若以為箕子比干是二子未諫之先料其君以不聽又勸微子之去而微子遂從之是則二子見雖明而情則果矣孔子何以謂之三仁哉

尚書誼詁卷四

周書

牧誓第十

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說文牧作坶曰朝歌南七十里地蔣曰牧野在今衛輝府淇縣南迤邐以至汲縣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馬曰昧未旦也吳曰馬蓋以昧為未以爽為旦釋文脫爽字耳釋詁朝早也鄭曰郊外曰野牧獸于郊故至牧野而誓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

說文杖持也傳曰鉞以黃金飾斧馬曰白旄旄牛尾

逖矣西土之人

傳曰逖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千夫長師帥百夫長卒帥孔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傳曰八國

古佚陆陽方
至易上肥如陰
陽反音字之
查出

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 蒋曰庸今鄖陽府竹山縣蜀今成都府羌岗在今陝西甘肅以西南接蜀漢塞外髳微今重慶府巴

縣地盧今襄陽府南漳縣東北彭在今西川眉州北 康漢章曰杜氏春秋釋例云濮在建甯郡南昭之建甯郡那蜀漢改益州郡

所置治味縣在今曲請府南甯縣西十里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楯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

言是用 傳曰牝鷄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知外事索盡也 昏棄厥祀肆弗答 姚範曰昏當周延鄭曰肆祀

祭名以報也 蘇曰祭所故謂之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弗迪 傳曰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 標巳

閻道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 史記迪作用 王 鳴戚曰釋詁迪進也 祀祭史記箕子比干皆紂親戚微子紂庶

兄此言王父昆弟至母弟追張指三仁。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

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 說文引此經曰

[illegible]

[illegible]

勖勉也傳曰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
言當旅進一心夫子謂將士蔡曰戒其輕進
不愆于四伐

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
曰一伐蔡曰戒其貪殺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鄭曰桓桓威武貌其威當如
之將攫搏也猛亦名豹虎類獸
于商

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
迓馬作禦曰禁也段曰疏云
王肅讀御為禦禦唐初經文

作御甚明鄭曰當以為周之役也
蔡曰勉其武勇戒其殺降
爾所弗勖
鄭曰所言且也王
引之曰且若同義

其于爾躬有戮
黃度曰夏商師誓皆有孥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
之文王罪人不孥逐為周法蔡曰此篇嚴肅溫

厚真聖人之言也太曰周初之書惟牧誓為不雜武王數紂之
罪惟用婦言棄祀昔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于

暴虐姦宄則歸獄于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
之心之猶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

錢明日泰誓上篇出於孔氏家君自稱予小子發彼稱告外傳亦自稱今予發泰
誓中下篇皆稱王則皆不在前矣及有誤也

[illegible]

洪範第十三

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周本紀云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漢書劉歆以為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　姚鼐曰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足為歆說之證　傳曰洪大範法也　蔣子曰箕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

惟十有三祀　傳曰商曰祀　蔡曰此用箕子之辭

王訪于箕子　大傳武王勝殷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史記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illegible]業洪水橫流土行失序民無定居天錫禹洪範九疇平治水土是天陰騭下民箕子所謂陰騭厥遠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也爾雅騭升也下民昏墊今升之平土故曰騭史記作定惟升之而後定也相協厥居殖民生也彝倫攸敘復民性也

[illegible]

孟子又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彝倫即人倫也使之居上達天德則亦即所謂陰騭下民也武王以意謂水土平而民人育固已聞之久矣惟秉彝好德之良天人相與惑通之故我不知其如何次序故訪箕子而領聞其詳焉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傳曰陻塞汩亂也孔曰水是五行之一水失其性則五行陳列皆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史記畀作從曰天也畀與斁敗也疇類也名疇曰說文從相說文引斁作殬聽也相聽義與畀亦相近五行志作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傳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頁初一曰五行孔曰五行即左傳五材謂之行者在天則五氣流行在人則世所行用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廣雅農勉也漢官解詁勉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傳曰協和也次五曰建用皇極大傳皇君也朱曰五行不言禹乃求用所自出皇極不言數乃求數所由說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合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鄭曰

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漢書威並作畏。段曰經典向背字祇作鄉嚮疑漢之俗字。傳曰以上名所第敘。李光地曰王者上謹於天中以修己而下以治也。此三者其綱也。五行者天道之大。五事者修身之要八政者治世之法。五紀則五行之福於日時者也。皇極則五事之止於至善者也。三德則八政之成孚民風者也。稽疑者五氣布四時行而復察其吉凶之徵。庶徵者王事修皇極立而復參以天人之應。福極者八政厚三德成尤必臻於太和洋溢而後已。馭此九者其目也。

一五行。

傳曰以下箕子所陳。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大傳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也。是為人用。孔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以成焉。故謂之成數也。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朱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注從因也疏曰漢書土爰稼穡顏曰爰亦曰也王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蔡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稼穡以德言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李光地曰貫通于三才之間皆五行之氣故播之四時則為五紀形之祥兆則為卜筮具於人身則為五事感於休咎則為庶徵賦於氣質則為剛柔善惡三性成於氣化則為仁鄙壽夭之命莫非五行之所為也當鯀之時五行汩陳至禹然後六府修而三事有所施矣此順天之始事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大傳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蔡曰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

知敘發而後敘視而後敘聽而後敘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使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起案管子曰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故紀屬水。又曰辛主腎。腎發為耳。故聽屬金。又曰甘主心。故思屬土。人于中于口心之精為火其竅上通於舌故言屬火。又曰肝之精為木其竅上通於目故視屬木。

程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黃以齋云配與屬不同書因其說推之。配者對峙為體。屬者次行為化。洪範五事配水火木金土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水木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言其用也。

張栻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象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其顯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從無不得其所。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鄭曰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詰姦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

大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

案曰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師居末。

四五紀。一曰

陸德本曰大衍之數中為洪範之數中為君

[illegible]本言之

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蔡曰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

段懋堂曰會為辰之本字說文日月合宿為會

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厤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李光地曰歲者日周於天也月者月會於日也

日者日出入於地也星辰者緯星之遲速留逆經星之早晚伏見也厤數書日月星氣之參差齊會千載可生而致者也此皆欽天

授民者所不可緩故敘於五行之後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戴曰有語辭斂時五福用敷錫

厥庶民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布與衆民李光地曰五福在九疇之終而此豫言之者王者燮天陰陽下民之心必欲躋

之五福之域而福不在德外故建極者所以斂福於己而即所以敷錫庶民者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馬訓

于為取錫汝保極祖宋保極與斂福對文保讀如史記吾家保于喪之保極謂六極也惟皇建極既斂是五福而同其

休嘉更保於六極而清其災沴太和翔洽斯無淫朋無比德之效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蔡曰淫朋邪黨也比德私相比附也陳櫟曰書知人安民詩宜民宜人皆以人為有位者比亦當然證之下文人用則頗辟

民用僭忒可愆惟皇作極大傳聖人在上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稅寀四民

[illegible]

[illegible]

各有恆業故無淫朋比德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

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

汝則念之

祖案念通微猶哉也驗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史記罹作離大傳作蔑采曰進之

可與為善退之則流於思君之所當從也受之者不拒之也

蓋子孔子曰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

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

其惟皇之極

鄭某曰受之者如與相安也錫之福者尚賢也止須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即錫之福不剋羞世教武

王侍新附臣民如此人即羅皇之極所以為之範也祖案大傳

謂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

所以適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

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鄭注云適猶得也再適謂之賢賢三

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錫以車服弓矢再錫以秬鬯三錫以虎

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據此是彼好德為言諸侯貢士之錫貢士於

天子故和其色錫攸者用也言予所用以貢上者皆有好德汝則

錫之福使受進賢之賞矣惟皇建極求賢為如使天下皆知上所

用者必好德之人孰不精而向善用敷錫厥

庶民由比道也下云有好無好即承比為訓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illegible]

[illegible]

陸氏時與本言者
傳曰覺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馬曰高明顯龍者不枉法畏之
殺曰虐覺獨而畏高明則人基富貴康貧騃利不在於為善弄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蔡曰進也羞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養曰報善也林之奇曰凡原王人之遂必先有以富之之共後可
騷而之養祀集采才者不眾其責地故曰母虐母君用才者必
厲盡所長故曰羞其行而邦昌言才者必教養羨養故曰既汝弗
富方執以上泛論進賢之道以下就服周之除而切言之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劉逢祿曰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謂未封微子續殷祀與周為賓客
時人斯其辜言殷
民將自作不靖也
吁報反謂亦云無
字上龍所見本字
于其無好德
史記無德字王急孫曰釋文于其
與好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下始音
好謂有為是孔陸俱讀好汝雖錫
無好對有好有句德與下用咎古音王協
字德雖無好以爵祿其為汝用惡書韋曰無
好鄭之人汝雖錫之福其起汝父咎而已制
之福其作汝用咎
曰無好冀子所謂庚殺重封為與我好乎言試叛執也冀子知武
庚終不能續殷祀武王雖二王三後而平役曰也本紀冀子
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天賓四裁詔
無偏無頗遵王之義及頗為陂以韻義
告比數言存殷祀之大者

陸
承

不知義古音本魚何切又不知陂之古音亦普多切與頗同古凡皮聲字皆在第十七歌戈部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蔡曰偏不

中也陂不平也云樸曰頗亦不平也見左傳杜注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馬曰好私好也荀子引此經曰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呂氏春秋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

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下引此經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鄭曰黨朋黨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辨治平平

史記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辨段曰古平便辨辯通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鄭曰會其有極謂君歸其有極

謂民曰皇極之敷言傳曰布陳言教汪恒曰皇建其有極而敷之為言也是彝是訓吳曰彝法也訓

教也猶言是則是效于帝其訓訓及下訓字史記皆作順馬曰于天為順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釋文近附近之近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

王大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下引此經漢書從之成事是為君為歸而

[illegible]

往之是為王矣　王安石曰書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命討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為哉蓋君則天而效之則民亦明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效也不亦難乎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馬曰克勝也　傳曰友順也燮和也　潛左傳史記並作漸左傳注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　蔡曰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之用蓋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燮友柔克以柔克柔沈潛剛克以剛克柔高明柔克以柔克剛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　胡琰曰聖人既由中道以治天下又慮夫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用三德者所以隨時制宜也故皇極見聖人之道三德見聖人之權　邵寶曰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周禮平國亂國新國之謂人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地中庸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之謂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馬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闢諸侯也　鄭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王安石曰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同其政有其權必有其得以享其利故惟辟玉食也　孔曰於三德下說

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尊君權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王曰大夫稱家　季曰偏不公也僭差也忒過也王安石曰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故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效也　李光地曰三德者因民之習俗氣質而施之使咸適於中道者也○此三者皆不離乎威福之所而行伏失於委任而有顯擅其勢陰竊其權福則人有害於汝之家有凶於汝之國所施失當而三德不行民洽於中奚有哉　漢書劉向說此經曰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又王嘉曰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紀而害及王者其司徑言　司馬曰謂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畏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親明以欲無後象攸威福之柄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孔曰建亦立也　傳曰龜曰卜蓍曰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鄭曰霽作濟驛作圛蒙作雺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青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色不澤霧霧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貞正也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　傳曰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

附肩明本言之

克　先相交錯說之引此經驛作圈曰圈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　孔曰索聲近蒙王肅曰繹天濟謂之霽濟霽通有半蔡曰雨兆

為水霽兆為火蒙兆為木驛兆為金克兆為土內卦為貞外卦為　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之卦為貞悔者同

詁貞屯悔豫　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史記作卜五占之用五謂占之用圉鄭曰　卜王占之用謂雨之濟圉霽克

也二衍貳謂貞悔也卦象之爻變故言衍貳詩孫曰雨濟蒙驛克卜　之兆象育此王者為占者之用貳與忒通詩傳云忒變也祖祭

以三畫卦言之初筮八卦小成此正體也因而重之乃有承比　應之三義而悔生焉故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以六畫卦言之爻老而

變變則有悔故今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孔曰各有

卦為貞之卦為悔

三三人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　汝則有大疑　王念孫曰猶若

成六年傳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也謂□□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馬曰逢大也李惇曰子孫其

逆句與上從字同字韻叶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

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曰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孔曰此以汝與龜為二從平次筮從龜逆及卿士庶民謀亦一從亦是二從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舉事　李光地曰聖人敬承天地無有拂違矣然而冥默之中有幾存焉惟蓍龜有以昭天之明故卜筮之數興而下猶與能焉比順天之終事也　白虎通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機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云易以坎為水北方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為水矣離為火南方卦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二月初吉三章云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案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脈理次第相為貫通

鄭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

[illegible]

火行土不靈故土氣爲風爲風是風爲土氣之發風陳櫟曰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祖業內經亦云風出地氣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金履祥曰曰時屬下讀是五者來備矣猷也各以其敘無非也庶草猶言可稽

傳曰蕃滋庶豐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王引之曰若辭也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

風若王安石曰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乂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

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曰咎徵曰狂恒雨若鄭曰狂倨慢也恒常也

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豫鄭作舒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王安石曰狂則蕩

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悪者蒙故常風若也五

行志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悪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

罰恒奧厥極疾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王之不極是

謂不建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李光地
曰王者修已建極乃萬事之根柢奉之於天以自育祭則聖教日
續而中和允數無怨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職未任曰之比大但小言
此修身之終事
如比畢曰休咎之徵各象其事者也與王共其事者卿士也師
尹也則庶徵之休咎王與卿士師尹當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
也庶徵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詩曰
歲月
日各明常則百穀成治明賢豆顯用
國家平寧則妖孽於曰家通上下而言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
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詩曰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
職君失其柄臣擅令治閭
賢隱國家亂故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上事得失之
應其所致為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
如此其道失則其咎應如此其失而叛其所以致
故非徒風雨寒燠而已已如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
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漢書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
九行中道者黃道也日冬則
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冬至日
南極晷長夏至日北晷短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
未南

張澂曰自五行正五福六極財成輔相之道莫著書中

[illegible]本言不

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東立春春分月東
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
朱道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入于畢則多雨 朱曰曰好曰
從但欲說以喻人事民之性情莫不各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
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藏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
順則和義應 祖禜日月之行則有冬夏此言日月有一之執道
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月之執道行近箕則風近畢則雨
是月與星之感召捷也在上者當與民同其好惡亦猶此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蔡曰康寧無恙難也
考終命順受其正也 祖謙攸好德為貢士之稀才德見用是即
貴也故為王福之一 呂曰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
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也周已見
之皇極矣 鄭曰福是人之所欲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
以尤不欲害為先
緣人意輕重為次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鄭曰惡懦不壯數曰弱 蔡曰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
者橫夭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
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 李光地曰五福六極者治亂
之效天地之氣感之而變者也 皇極之君八政行三德修斂福

錫民則有仁壽而無鄙夭此董子所謂功與天地並首是治世之
終事也　朱曰福極遠天下人民而言蓋、主不以一身為福極也
而以天下為福極也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也桀紂之極也
　歸有光曰福極天之所命而人主制其權也故養之而可以使之
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
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
不傷之所欲及者故必有精神致年於冥冥之中都比所以為
位育之極功也而居允嗜之終也　薛瑄曰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
人事皆具
書之旨也

金縢弟十四

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史記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金匱祥曰金縢之匱藏也占書之常器終事納龜亦占人之常職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傳曰不悅豫豫說文引作悆曰喜也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傳曰穆敬也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戴曰孟子趙注戚戚然心有動也隹卜未足以動先王○故特為壇墠公○乃自以為功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被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孫曰釋詁功質成也二字同訓自以為功以身為質也王闓運曰與神約書請代如請命為三壇同墠馬曰壇土堂鄭曰除地曰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鄭曰植古置字傳曰璧以禮神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贄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冊鄭作策曰策周公所作詞冊書也祝者讀此爾書以告三王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傳曰元孫武王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林之奇曰司太王王季言之曰元孫

曰文王言之曰丕子元長也丕大也祖業是猶是也說文讀求也戴曰于天三王之靈在天也予仁若考

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子仁若考史記作旦巧王念孫曰顧惟老子義疏若而也仁若考仁而巧也乃

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王引之曰敷

編也馬曰佑助也蔡曰言武王不任役使乃受命于上帝以佑四方未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

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蔡曰寶命即帝庭之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鄭曰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今我即命于元龜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爾

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傳曰屏藏

也言不得事神祭曰武王喪則周業墜雖欲事神不可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

[illegible]

言史記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傳曰習因也孔曰一皆相因而吉習則襲也發是重衣之名因前

重之故襲為閉時謂鄭曰籥開藏之管也曰三王之前各有一道通三而吉林曰書即[illegible]左傳之繇一公曰

體王其罔害前筆明曰權與詩體無咎言之體引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蔡曰新受三王之命惟

永終是圖傳曰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引之曰代封用也能念予一人祀寧惟永終是圖承

無墜天之降寶命而言謂三王[illegible]周適之繹長訖許武王疾瘳也茲攸俟承歸保爾命而言公自請代王王瘳則公當代命也比皆

三王報念予一[illegible]所謂予一人[illegible]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林曰周官占人凡卜筮則

繫眷以此其命注既卜墨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先於冊繫其禮神之祭而合義焉王翼日乃瘳傳曰翼明瘳差也

段曰尚書翌字六見天寶以後盡改為翼釋詁翼敬也翌明也字形分別畫然武王既喪竹書武王十四年有疾周文公

禱於壇墠作金縢十七年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周書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

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

晉曰一人天子也

（八）

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

孺子 鄭曰羣弟蔡叔霍叔大傳周公居位聽天下之政管叔疑周公曰公將不利于王蔣曰管今開封府鄭州 周公

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史記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

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

以為之若此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王曰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孔曰

東山之詩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曰居東也祖樂武王崩禍變未作公尚恐天下叛周而攝

行政豈有武庚既叛反引嫌避位委難於人則居東非避居東部可決矣然公處兄弟之間一聞流言而遽加以兵朱子嘗疑其襄

則又似居東非即東征予謂二事實一役也公之處此必有道矣蓋攝政一年間便即親率重兵出鎮武庚乃揮博而勿敢勢曠日

持久以待其悔設不然一戎衣而有天下東征之役真假三年是故東征者鎮撫天下也征而不戰欲全骨肉也所以為仁至義盡

也居東二年而不格則罪無可逭于是伐踐首尾適三年矣金縢記其事不曰東征而曰居東不曰誅武庚管蔡而曰罪人斯得可

訓良史之義下得聖人之心綜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祖業此詩當作於二年之

末克與之和其序曰周公救亂王亦未敢誚公鄭曰欲讓之推其恩殺故未敢祖素流言方誠那久無功故欲誚

之奄君曰周公見疑矣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引之曰以猶而也禾盡偃大木

斯拔段曰詩箋斯盡也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準曰皮弁孔曰周禮視朝則皮弁服史記

弁作朝服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鄭曰問者問書然否也祖業二公知周公之卜而不知其請代對曰信

噫公命我勿敢言史記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念孫曰噫為作懿云猶有懿也噫懿億並與抑同

信字句噫屬下讀言抑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其勿穆

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逆史記作其迎為作親迎鄭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我國家禮亦宜之王

出郊林曰出郊者公至郊勞而親迎之也則天乃雨反風馬曰反風風還反也禾則盡起二公

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下禾歲則大熟竹書成王

元年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大雷電以風王迎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滅殷伐奄　鄭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因當瘳信命

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志不為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

建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　武問程子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

命服　林曰其始也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其終也逆周公則天乃而反風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如此　陳經曰孔子曰某之禱久

矣孔子之不禱為已也周公之禱為君親也為已而禱是不知命為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郝敬曰學者但當思聖人忠孝至情

而不必奇其事方其請代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册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於從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吳徵平叔王見金縢之書而悟乃此篇之綜文然形容周公之純精誠動天前後以

自以為功一句相照合

大誥第十五 三

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史記於是卒相武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 孔曰誥告也

王若曰 王曰猷成王命故猷王

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馬本猷作繇曰猷發語辭 蔡戴曰猷與繇通釋詁爰粵于邪部繇於也爰粵于訓讀于之於邪部繇訓讀烏之於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訓予我之予賚畀卜訓賜予之予相類弗弔傳曰言閔道不至江曰詩傳弔至箋王引之曰越與也至猶善也弔曰弗弔如報記云如何不淑柰吳曰若呂相絶之言無禧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割馬作害蔡曰言天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火待

洪惟我幼沖人 王引之曰凡言洪惟叀惟丕惟誕惟迪惟率惟皆詞也

嗣無疆大歷服 傳曰承繼祖考無窮大數事無疆大歷武王所受也 吳曰希語民訓我沖人弱其事

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汪烜曰小爾雅造進也進於明哲剌道民於安康江曰蒼頡云格量度也昶紫首以民不韶自昔更邪由哲今以二叔監武庚是弗能登進哲士道民安康殷曰其又能格知天命乎通篇皆良復天命之有歸人事之當盡

而先自責也已予惟小子段曰莽誥已作熙即嘻字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

賁敷前人受命祖案敷傅同字賁弇同字敷訓依附猶言馮依也涉川者馮依而弇則險可淺嗣大歷者馮依先德

則令可延此前王功所以不忘志者大敉不忘大功予不敢閉祖案言不敢毖閉前人受命之大功詩云

前王不忘于天降威祖案爾雅于曰也發語詞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王安石曰用寧王

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孫曰莽誥迪天明意注紹承也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肇明曰即命與金縢即命同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汪曰謂自作不靜蔡曰亂兆謂將越

茲蠢蔡曰及茲果蠢蠢然而動殷小腆誕敢紀其敘方苞曰殷小腆言殷亂亡之後小小生衆富厚也

祖案小腆猶詩言小愒小康殷封殄國今猶得休息周室寬大如此乃反鄙我周邦紀其敘謂以復殷為殷自作不靖必丕小腆者

桴為溷致敢曰允蠢鰥寡哀哉天降威知我國有疵馬曰疵瑕也曰謂三叔流言王民不康曰

予復祖案大傳奄君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將亂也請舉事注曰言周弱耳不相欲伐之而

虽經四大邦不請大抑己服于有義帝下書天然翻于服所以侍大事之易休耳

復政也即此經所謂予復也反鄙我周邦嗚戲曰左傳道我石不既道鄙我也義同今蠢今翼日民

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孔曰今天下蠢動謂開敉之日也今之明日開敉之明日經

大傳曰之記管蔡作亂天下守疑惟周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補十人即十夫朱彬曰不曰翼予而曰予翼倒文蔡曰

于往敉撫武繼也祖宗民獻猶言人傑大傳作民儀謂毋弟贊者翼佐我以往撫安繼嗣圖功矣我有大事休也井詒於比謀繼

功嗣圖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傳曰大事戎事也鄭曰卜并吉者謂三適皆從也孔曰人謀既從卜

又并吉所以為美祖業民獻有十人予翼大傳所謂謀之同姓也同姓從然後祥之明友設曰肆予告我友邦君友邦君不從

則又大化誘之使其無後言然後告爾多邦所謂友諸後謀之天下也天下從然後加之者善寧敉適萬皆以卜為

予告我友邦君故蔡曰也肆越尹氏庶士御事孔曰尹正也正官之正謂大夫諸曰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傳曰往伐殷逋之臣謂祿父爾庶邦君

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傳曰任伐國為大艱四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

君室戴曰王害猶言王家曰謂三叔不晦實兆寡蔡端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引之曰越惟也祖

案考翼指管蔡皋陶謨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即臣也謂己股肱之臣曰予翼管蔡爲先王之股肱故曰予

小子翼矣考王害不違卜蔡曰害曷也肆予沖人吳曰肆今也永思艱曰嗚呼允

蠢鰥寡哀哉孫曰荐誥所紀誠動鰥寡比言三蠢之叛誠擾動鰥寡可哀之甚予造天役漢書造作遺

江曰廣雅役使也遺大投艱于朕身祖案言汝曰艱大不知天正以艱大責我越予沖人不卬

自恤孔曰卬我也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彬曰義者宜也綏予曰傳曰當安

毖我無毖于恤祖案毖告也言事所當爲無可告爲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

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戴曰國語注休嘉也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

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傳曰助民矧亦惟卜用祖案矧猶乃也嗚呼天明

畏漢書畏作威弼我丕丕基傳曰輔成我大大基業祖案上陳天念故王曷不違卜之誥以王曰爾

第 5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2 版正內

朝臣
所閟叔功所方
宣十二年傳云
棐弼者昧以
於是所言矣
而務成功之作
也

惟舊人爾丕克遠省模曰惟讀曰為丕莽誥作不言爾即或不能遠省古書爾知寧王若勤
哉引之曰如此也若天閟毖我成功所戴曰閟密也廣顏密告也吳日禮記注所猶道也予不敢
不極卒寧王圖事引之曰極讀為亟釋詁亟疾也亟速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漢書
化誘作告棣曰化誘者教導也猶上文云大誥爾多邦肆予告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朱曰漢書
顏注匪棐通用書中棐字合作匪義所而言以為天之宓告非誠有辭說也祖棐此承天閟毖我成功亦案之於民可取民今有
疾安能弗振乎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引之曰攸猶用也猶武王曰寧考寧王祖書猶友
邦君日舊人前寧人邦君前從武王安寧天厄今不能靖亂是前功不終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
有疾吳曰莽誥勤毖作勞勤為勞篤亦為勞言天於我民相勞若若有疾若然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祀業休畢對有疾而言疾瘳為休自貽予沖人至此破艱大之勳言先王之事不敢不音諸臣之功不敢不終斯民
之災不敢不揆是救寧非得已而卜不何良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蓁曰若前日也若昔

今天右民
之天民右君
之之也君為
天之子者
天子之子也
天子乃民之
保者天民
心斯乃天也

陳琳春曰既而弟子伐厥子之說與古說殊宜伐厥室之說也

我之欲往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念孫曰若惟也戴曰其猶將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傳曰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孔曰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引之曰其猶寧也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蔡釋孟及

越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吳曰考者死也終也洪範考終命考亦終也左傳下臣獲考謂得死也名模曰禮記注有猶保也江曰莽誥養作長夏小正傳養長也民長邦君御事皆是也祀業竹書之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於東二年秋王逆公於郊遂伐殷師也而不進故曰出居正以管蔡為王室懿親享有難處朕言叛日思猶言日夜思此王執也若田作室二喻言子不能繼承先業為考翼者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尚不能也同姓之親休戚與共難在細民猶知此義今周公相成王肯堂肯構而二叔反挾武庚以叛是不欲子之繼承而棄基也譬如兄終乃猶友伐兄之子為民長者能勸助彼而不救恤凡曼以上言人哀破考翼不可征之謂

王曰

嗚呼肆哉江曰肆言肆力也勉其發力合稱力勸鈞爾庶邦君越
爾御事爽邦由哲蔡曰爽明也發明也勸也鼓言若爲每若宣明我新迪邦和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孫氏曰爽明也載曰爽猶明也爽邦由哲說猶多禮實明也武王弟克殷
性因上文言哉王引之曰爽明也孫星衍引□明也是言由哲也云命衛叔執此遺
之因文記天叔命教人經有教又□其□衛前敬事亦惟此時十人叔年知天命
也越天棐忱易說文誌曰天命不可改有迪易言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三張□□祀爲劉句曰人誕鄰胥伐于厥室三祀人武案人指三監言
誥以人說鄭而亦不知天命不易鄭説易元三度三今序乃人武亦庶天也今群故周大
者翟善不易之信天命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之度是□亡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
傳曰天敬□□□是□□□其□□□□□□□□□□□□□□□□
邪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蔡戴之日之極從說從爲也率古通師說也有指率師

陸居口思本言多

山川封域明有可指也　祀害昭二十八年傳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冒山言周蓋

千八百國君諸國土亦天惟為休于前寧人有今武庚俱亂予何故函卜以既落書先比有指躍杳敢沸往從而穀人之越時和言

所以必征必卜之故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傳曰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　白虎通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

東征誅弟也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　大傳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

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敗

支武曰武王克商天下大定殺土莫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庸之臣而紹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稍僭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

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畏子殺世之纂養戮其君都於此可見紛叛武庚既敗叛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東聖謂

大夫之祀商人罪因其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而弔其民而存先王之宗祀焉斯已矣

方曰此篇大誥不過謂罔家幸苦憲輩以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覆辭之於篇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

乎物也蓋已付之羅一列數以動人驗而武庚之羅則難者言所
可言喻不逼先王基業之不可言與吉卜既屢可餘天令之有歸
而已夫威人以誠不以德此二吉乃句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
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之未嘗有一誥文致其
其罪其哉友邦君举動以友成攻予之私蓄而不敵謂大義當與
周同批也非聖人而能言不且物長忌忍

錢時曰康於內國叔封衛後隨王業衣也以四不乃采邑

尚書誼詁卷五

周書

康誥第十四

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孫曰史記衛世家索隱引世本宋忠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說文邟潁川縣漢志潁川有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邟集封又有康邟名即康之今河南汝州是　武億曰馬曰康圻內國名白成適管蔡審成康商皆朱也可為馬注之誥　朱曰康誥為武王壽其中明言然其弟小子封康叔之封与武庚丞同時商蔡千里所封也不止三四國　洪賢曰康亦殷地武王以封康封故命之曰在於東土又曰殷失哲王商者成人寇保殷民以殷民世享其時蘇忽生為司寇康叔以虞侯為小司寇故又命之曰欲明乃罰及周公誅武庚康叔陸封於衛乃作酒誥梓杭在昔武王所命以小司寇之事故王不敢易焉而歸其稱於衛文民康是屬三書而次之為一叔殺能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叔康封于唐曰命以康誥使於誥以封衛宜曰衛誥然則曰康誥者非封衛時作而史屬

[illegible]

之也文又恐讀者有不審于酒誥上著之曰成王若曰則其前康誥為武王辭明知康叔始為小司寇及周公陳五政之時蘇公尭始以衛侯為司寇記業左傳祝佗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蔡屏周是武王成王皆有封建之事其曰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此武王時事史記云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則成王時事也並康叔字于殷故作酒誥為孟侯故作梓材而仍冠以始封之康誥故史又云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中告康叔云云中告者武王之誥周公相成王又重中之也

[illegible]

惟三月哉生魄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鄭曰基謂謀也大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致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下引此經侯甸男邦采衛傳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孔曰男下稱

孫文君子恥論行乙是以也況恐之向賢

[illegible]

[illegible]

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界中則五服皆可知爲貢五服通王畿山
在畿外主王毛奇齡曰播民猶遺民計之至衛服三千里
百工播民和猶大誥通播臣遺民見士于周宿曰見猶放也史記天官書以星見爲敘
詩傳士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林曰勤如扶社以勤歸之勤洪大
事也復誥祗登周書云周公攝政七
年而天下大治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
服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伴材之作必大舟諸侯明堂時
也初武王滅商封弟康叔於康作康誥成王誅武庚從封康叔於
衛作酒誥至是周公城成周諸侯來朝既誥殷多士又以康叔爲
邦俾復作書告康叔以成邦君于是史臣建微三誥而叔其錄趙
篇首以四十八字采最後之所功爲梓材書也通篇皆命康叔吉
敎邦君之簫太史公言爲梓材示君于可法則蓋制禮
作樂采天下諸侯之法則知正所謂乃洪大誥治也

王若曰孟

侯蔡曰王武王也傳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也漢章曰呂
覽正名篇周室之孟侯也下云太公之所以老也漢地理志周王引
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蓋康叔代齊太公爲孟
侯時太公已巳老歸齊矣故君奭篇不言太公

朕其弟小子封

之曰其猶之也
傳曰封康叔名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

王引之曰丕蓋發聲
通不詩傳不顯顯也

丕克明德

[illegible]

慎罰蔡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
罰也大學引克明德曰皆自明也左傳申公巫臣引此
經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大傳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
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
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
不敢
侮鰥寡
左傳韓厥引此
曰所以明德也
經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孔叢子定公問問
書所謂庸庸祗祗
威威顯民者何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
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
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祖業庸祇貴既咸德不肯故羊舌
職說郡侯能賞功但引庸庸祗禘而不及咸咸刑賞之公民皆仰
之故日吳澄曰肇始也吳曰區夏
顯民猶區宇宇夏皆以屋贊
用肇造我區夏
越我一二邦
簡朝亮曰怙恃也言文王用是明德慎罰
肇始造我區夏子我一二邦漸以修治既
以修我西土惟是怙冒
而凡我西土
皆恃為覆冒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戴曰猶詩言
肆伐大商
吳棫曰此武王毅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功大傳天之命
文王非孛孛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

案割舌以民之爭考錢擇乎為民之君者賦石賢不肖不至民皆矣

三凡乃曰文考近諮紹聞服行王道四服而古老王遠則其行哉

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邇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江曰敘順同義祖

案惟時敘乃寡兄勗七字為句言誥侯治用命也牧誓一再曰夫子勗哉武王勗告厥邦厥民順之故汝信在茲老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呂材曰以上文王明德慎為康叔得國之由也

王曰嗚呼封蔡曰以下明點皆

汝念哉今治民將在祗遹乃文考人元曰古本民上有治字馬曰遹述也

紹聞衣德言王引之曰衣讀若殷傳曰紹其所聞服行其德說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黃度曰敷求徧求也

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祖書訓謂古詩即德言也誦其言度其心宅度同字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黃度曰別求求之不一猶曰更求之也王引之曰別讀為辨辨亦徧也由於也

用康保民弘于天若祖素天若又見召辭無逆云非天攸卷非天所順也酒誥云天若元德天順元

德也天之所曉是即天遏在人曰天德在天曰天道曰大若一世

德裕乃身親業荀子引此純云知節用被民則必有

[illegible]

案右行不違不若土訓若乃長

案此天由是不起下例用此

孝杞曰康處……（眉批）

仁敎聖良之民而且有富厚卯山之積矣富厚所以釋用康保民仁義聖民釋德福乃身不廢在王命戴曰於也在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傳曰恫痛瘝病朱曰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段曰釋詁鰥病

也此經當作鰥後漢書和帝詔引作於古書鰥字多作矜瘝俗字敬哉天畏棐忱朱曰猶云天難諶民情

大可見簡朝亮曰皋陶謨云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姚永

樸曰淮南注康樂耽樂也無傳過樂之謂耽康好者過好也逸乃其乂民祖素大民之道毋令民逸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傳曰不在於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然不可為國語知伯國引此經日夫君

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惠不惠懋不懋傳曰故當使不順者順不所者勉左傳于猶引此經曰康叔寧以服弘

大已汝惟小子吳曰惟護為雖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引順之曰服康庸雅受

也已汝惟小作新民吳乃是句弘王應保殷亦惟助王宅天命

曰正使殺命民與康同宅易作新民亦惟…抱民是朱民九字…宅大學引此經曰正使殺命

曰抱民也正榮與康使宅助康殺安王同命也宅易天抱作命棐新作乃民動服是朱民九故曰封字君鼓文為于之句無舜所之不之用謂其作極大學王引得此曰以經上曰

[illegible]

欲康叔明德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蔡曰謹罰也〇記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敎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下引此經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吳曰式法也法常同訓式爾常然也潛夫論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曰適尚也吳曰釋詁道直也辭驗注極窮也言推問得實潛夫論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故作宥刑眚謂良人吉古時有過誤不幸觸罪者為孔叢子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也斷以情下引此注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孫曰有敘時承上文言有順是用刑者乃大明服言君大明而民服也左傳引傳曰乃大明服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惟民其勑懋和。

傳曰知為和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

傳曰化惡為善如救去疾望避

若保赤子，

大學引此經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古之聽訟者

[illegible]

[illegible]

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惟民其康乂荀子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辯說乎慶賞矣必先修正其在我然後徐責其在人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段曰力勑同部而若璧聲故皆通用祖業此言為民上者乃力求民之勉於和今視民如傷故若有疾荀子言調和累解速乎急疾是惟民棄咎之道也休戚與共故若保赤子荀子素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響是惟民康乂之道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

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傳曰劓截鼻刵截耳未曰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則無或劓刵人見權在己不可不講

王曰外事吳曰康叔為周司寇以國對周言為外吳證曰外事謂部邑之事都邑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中不屬國中故曰外事如書之費邸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王引之曰說文事職也外事外士之奉職者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孔曰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鄒季友曰說文臬射為也注謂射之高下準的也嚴稱門中麋為臬準限兼取二義戴曰臬司逵讀猶言法官大傳孔子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

是諸侯不同興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荀子正名篇刑名從商注康誥曰殷罰有倫言殷刑之允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孫曰服伏同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引之曰丕猶乃也王樹枏曰蔽察也

淮南可得而數也注蔽或作察陳大猷曰要即周禮鄉士異其罰刑之罪而要之之要謂誥定其罪也祖案時克商未久民習用殷法戒康叔宜研求得其倫要及至虔因時又當加慎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荀子引次作即義皆為就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傳曰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用宜於時世者藏曰考工記注遜順理也曰心口相間之籬祖案事變萬端律不能備刑條當時事例行之但汝察用其宜者勿用班說已意蓋是臬司藉合之引律也陳是臬事藉令之引例也夫陳者行也宜布其法共見共聞俾勿犯荀子兩引此徑從曰言之叔也得其旨知乃汝盡順於理猶必服念旬時自忖是果順乎抑有未遜事乎大傳云平心而應之知然後行之出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應之乎以不和平之乎是其義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胡士行曰以汝之心知朕之心尚德不尚刑而已凡民自得

案此指王制三宥之文

戴曰凡民之得罪非我罪之乃民之自取之也寇攘姦宄特舉罪一端以為驗荀子治世時矣皆知夫為姦財罹隱竊逃亡之
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下引此經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孔曰顛越人謂不死而傷　姚永樸
曰釋言于求也又詩晝爾于茅謂往取茅与求義亦近暋不畏死罔弗憝傳曰暋强也人無不惡之者　憝孟
子引作譈惡也王曰封元惡大憝戴曰管子注大罪也矧惟不孝不友祀業說文矧作矤云
詞也又云從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據此是矧与乃同乃者指事之詞故曰詞之所之又急詞故曰如矢下矧惟訓同子弗
祗服厥父事蔡曰子不敬事其父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戴曰儀禮注于讀曰為于弟弗念天顯蔡曰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　祖業左傳反易天明孔疏天有尊卑人有
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也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傳曰
稚子可哀釋言鞠稚也大不友于弟惟弔茲蔡曰至於如此不于我政人得罪王引之曰
政人即正人釋詁正長也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亂廣雅惟詞也　王念孫曰泯亦亂也呂刑傳泯泯為亂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傳曰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戴曰刑義五刑言唯吳

左傳臼季引此篇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苑何忌引此篇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呂曰經對之惡人偷羿

政文王武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放以殿罰治殺係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孜殿亂之所在也祀業自元惡

大甤至民褻大泯亂皆文王祈作之罰上之所謂示德言者依此也前時專閻褻偷之戮戴夫之寔文王則刑蕑無赦政失之履文

王則不相坐及曰刑茲者明罪止其身略不率大戛王闓運曰冐稽夏禮也矧惟外庶子訓人孔曰

在外掌眾子之官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政教諸子故曰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傳曰

諸有符節之吏乃別播敷王引之曰別讀為偏造民大譽戴曰詩造成也譽弗念弗庸傳曰不念

我言不用我法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祀業出乎禮則入乎刑訓人者不自率循大禮故民陷於惡教

不豫也教揣之令惟頹長人者及小臣之持詁辭者編帝教禮風弊若弗念弗庸以病其君是乃引長為惡矣已汝乃其

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戴曰玉篇惟為也下兩惟字並同不能厥家人王念孫曰漢

書注能善也曾國藩曰家人庶人百姓也漢書不家人主產家人失大夫士卒盡家子皆謂庶人家也事趙厥小臣
外正王引之曰外正在外為長之人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妹永樸曰為君長者
不善發百姓與其群臣而率尚威虐乃非以德為治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王引之曰方言裕歎
道也裕民言遂民惟文王之敬忌王鳴咸四禮記注忌之言戒也說苑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于其不可加吳不
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乙而廣焉自平下引此從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祖棄教民以身為本汝不可不自數
典乃用道民戒之也思文王之敬戒乃道民曰我思有及于文王勉之也反覆言之則予一人以懌傳曰以此悅懌
汝德荀子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賁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段
曰擇懌通用祖棄荀子曰佚曰休卯發一人以擇之旨呂桐曰以上汲康叔慎罰也以下言民之有罪由於德之未明也故專
言明徐之專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江曰遵之善則安祀景北下以殷遺民未和自答我時其
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祀棄作為也猶是也求即往數求子殷先積王之求謂求共又民之

第58冊 續修四庫全書 書 4

〔適也〕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闓運曰：適，和也。不適不迪四字為句。姚永樸曰：不適猶下言未同。〕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汪烜曰：此十五字作一句讀。王引之曰：于猶越也，與。〕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朱彬曰：廣雅，戾，善也。〕迪屢未同，〔傳曰：故道屢數而未和同。民未逮和同，故武王十六年〕〔祖業克商後殷有流蒲姑之事〕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蘇軾曰：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矧曰其尚顯聞于天。〔金履祥曰：前責民，因責臣，因責康叔，此又反之身而自責臣。〕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祖業此以民怨申警之上言，民之道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又〕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祖業蔽，察也。用謹用彝，必察其誠而速行之。〕丕則敏德，〔祖業則，法也。用彝必則，敬其可行者。周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二曰敏德，以為行本。〕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孫曰：猷裕，方言云道也。康，廣其心；顧者，其德遠大。〕〔祖棻其道，民乃寧，不怨矣。〕而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祖棻猶言不汝瑕疵。〕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

[illegible]

[illegible]

胡士行曰陳也告也肆惟命不于常祖叢此以天命申警之大學引此經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左傳

范文子引此經云有德之誥戰國策須賈引此經曰此言幸之不可數也汝念哉無我殄享蔡曰無我殄絕

所享所享之國明乃服命祖叢召誥有夏服天命有服服天命服受同義高乃聽蘇曰高乃聽聽於古也

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雖曰典常也下屬為句酒誥典聽朕教誥

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祖叢以上勉康叔得固由於文王至享國之久聽則在其自為矣徠祿曰武王封

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末復以天命無常享國難必戒之康叔能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呼豈偶然哉

汪短曰大學首言明明德而次以新民又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與康誥所

言相為表裏

[illegible]

酒誥第十五

祖案康叔始封康在武王時故康誥之王若曰指武王也及誅武庚康叔改封衛是周公攝政時事故酒誥之王若曰指成王也此記事屬辭之定法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各本懼其混清於酒誥王若曰上增成字雖不必然然亦足證漢代經師皆讀此二誥非一時作決矣

成王若曰

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各本並有成字

明大命于妹邦

馬曰沬邦即牧養之地　段曰馬謂妹邦即牧野也妹牧雙聲　鄭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其民大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為其連屬之監　蔣廷錫曰今河南淇縣北有沬鄉

乃穆考文王

簡朝亮曰乃與康誥惟乃義同　傳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　孔曰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

肇國在西土

釋詁肇始也

厥誥毖庶邦庶士

王引之曰廣韻毖告也誥毖猶誥告　孔曰衆士朝臣也卿大夫俱在內　蔡曰文王為西伯故得誥毖庶邦

越少正御事

孫曰少正者正人之副鄭有小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周書有大正

朝夕曰祀茲酒

王引之曰茲猶斯也言惟祭祀斯用酒　論衡引此經曰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

惟天降命肇我民

祖案始我

民猶言首出庶物論語疏始首也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
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顧炎武曰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興興亡之幾皆
在于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祖業天降命三句中說所以祀茲酒之義言王者受天命為百神主故元
祀當用酒夫同一酒也降命之時用酒供祀降威之時用酒喪德降命降威言其時非以造酒為天之降命也文王誥教
小子有正有事王引之曰正官之長事官之屬周禮注引作政古通無彝酒韓非子引此經曰彝酒常酒也
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傳曰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
醉孫曰廣雅將扶也大傳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族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
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
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歆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祖業以上祭祀
用酒惟曰我民迪小子戴曰上言文王自誥教小子此又教民各迪其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孫曰土物謂黍稷酒以糜殺當愛惜以善其心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紂業
愛土物小德也聽彝訓大德也然戒酒即是聰聽祖考之彝訓故曰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矣
妹土嗣爾股肱
孫曰
國語注嗣世也世為爾股肱
純其藝黍稷
郭李友曰純為聿一之義姚永樸曰純其倒文猶曰其純藝黍稷
奔
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
蔡曰肇敬服事也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孫曰說文洗游也腆設膳腆腆多也真德秀曰此土久染沈酗之俗繼自今宜從事於
農商以養其父母祀業養父母用酒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王鳴盛曰有正正官之首上言庶士繼以
以正以聿賤者別言之此言庶士繼以有正以尊貴音別言之氐伯君子疑文就其中指其蓋德尤重音戴曰上告妹土之民比
告妹耇之士大士
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
命繼曰大語解說文羞進獻也金履祥
曰惟猶羽毛惟木之惟與也祀業歸飲酒禮尚嘉故曰羞耇亦有諸公大夫故曰惟君君即長也羞耇與君猶言事厥考厥長
大傳古者惠王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華丞社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

業不腆于酒中不為酒困之之

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戴曰周禮注作使也稽合也陳喬樅曰鄉飲酒義曰君子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
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故曰作稽中德也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
江曰用逸旅酬也中庸說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是祭亦有旅酬之禮祖案飲以養陽故曰自介詩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以介
景福義同此也蘇軾曰酒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胡士行曰開飲酒之門不過三爵父母慶
用酒養老用酒祭祀用酒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祖案上言誥教小子有正有事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引之曰忘與亡同不亡不失也祖案以上賓客用酒王曰封我西土
棐徂金履祥曰棐與匪通棐徂非遠也謂我西土非己往遠事也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
教不腆于酒戴曰腆與殄通儀禮注古文腆皆作殄詩箋殄當為腆周禮注殄病也故我至于今克
受殷之命祖案我謂我周室也真德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祖
案以上文王受命宣布酒教王曰封我聞惟曰王引之曰文選注惟有也在昔殷先哲王迪

畏天顯小民戴曰迪語助辭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訓同經德秉哲孫曰孟子經德不回注經行也自
成湯咸至于帝乙姚永樸曰司馬彪莊子注咸引也成王畏相祖業賢聖之君六七作王皆成德之
王相皆嚴威之相惟御事厥棐有恭祖業自君相而下其御事之臣亦莫不厥職有恭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傳曰崇聚也中論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行非
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于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傳曰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同伯諸侯之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曰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陳大猷曰惟服奔走服事之人孫曰宗工宗人越百姓里居傳曰百官族姓
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說文引此經曰湎沈于酒也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
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傳曰正人之道心正身敬法戴曰說文尹治也祖崇顯越運文猶顯揚也何謂
助成王德即正身敬法是也厥令周顯二句是王德尊越之反淫佚非彝二句是尹人祇辟之厥只上殷武時上下成濁我聞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曰嗣王紂也王鳥國曰說文酣酒樂也厥命罔顯于民

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孫曰釋詁保安也安于怨不敢楚辭注淫游也泆同

佚廣雅佚樂也用燕喪威儀。蔡曰燕安也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恚如此民罔不

衋。傷。心。說文引此經曰衋傷痛也惟荒。腆。于。酒。孫曰荒大也不。惟。自。息。乃。逸。祖桀荒飲者不

自息養乃縱逸樂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傳曰于殷國滅

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曰衆羣臣用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傳曰惟以

紂者逸故非天虐民惟民自召罪紂桀以上紂用酒亡國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戴曰惟為也

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

監撫于時。王引之曰其猶寧也戴曰監撫二字連讀文選注撫覺也中論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

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祈周書有言人無監於水監於人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戴曰廣雅劼勤也劼毖勤告也

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

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　郭漢鄭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周禮太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比經於太史內史皆言友邑非臣也當是方伯之監必以太史內史如秦之御史監郡漢之剌史糾察郡國矣漢代王國之官有內史為天子之臣即其遠制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孫曰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虞說云大采衣職也少采敝衣也蓋掌朝祭之服　陳漢章曰楚語居寢則有褻御之箴注褻近也小雅暬御毛傳釋為侍御鄭義左右小臣蓋服休即立政之小君服采即燕衣也

矧惟若疇

祀業荀子正論云至賢疇四海注疇與壽同壽度大計即所父等召誥所謂餘民百君子也

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　吳曰薄搏通廣雅搏擊也違邪也　蔡曰若保順保萬民定辟制經界定法　朱曰制公從違保辟絕句實出諸儒之表

矧汝剛制于酒

蔡曰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敘自康叔之身始　祖業此節言汝當以戒酒之書勤

尉居中粵本記者
告殷獻臣之在外服任侯甸男衛諸侯者況其國之太史內史及
在內服之獻臣百宗工予況為爾執事而服休服采者況為爾壽
民如三父者而可不勤告之予況爾能剛制於酒乎以上
勸告諸臣勤職自不暇餘以下申禁含即所謂剛制也
厥或誥
曰羣飲汝勿佚
傳曰勿令失
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祖案朝廷眾酒
禁庶邦庶士乃
互相詰戒曰民有羣飲者汝勿失可執而歸於周也設為是誥使
自審曰予其殺之辜又念上行下效罪在殷之臣與工不在民也
故勿庸殺之
姑惟教之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
祖案上惟思
也下惟與也
乃湎于酒勿庸
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戴曰享饗道明
享言明飲無忌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
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戴曰國策注恤顧也姚永樸曰廣
雅蠲除也弗蠲言弗除其罪祖案
弗恤弗蠲建論事言使也時指殷
之臣工而誥教之不聽則亦殺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
民湎于酒
傳曰辯使也莊述祖曰乃司民讀殷民也史漸曰
衛人服酒誥之訓世守于無窮始也商俗淫酒先王以
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
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傳為子孫法焉董鼎曰

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上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宴賓客。然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而亡國敗家接踵於後。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素。式三曰。當是時酒禁之嚴如此。後世民之惟當刑于妹邦也。○酗毒有甚於酒者。或不禁之。或許禁之而酗毒愈甚。何尚三後拜為悅然思古焉。

[illegible]

梓材第十六

祖棻梓材語康叔戒邦君也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師古曰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此篇乃詳舉方伯連帥之職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蔡曰大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情通既以厥臣達王則上情通若能通上下使之無閒當惟邦君也呂曰率土皆王臣言臣則民在其中也

汝若恒越曰

戴曰越讀如粤語越於諸侯之越謂揚言也○祖棻自此下至篇末皆命康叔戒邦君之書

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管同曰師師蓋衆多之貌

曰予罔厲殺人

傳曰厲虐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

吳曰敬讀為矜勞閔也大戴禮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注云歷歷亂也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孫曰見猶效也姚永樸曰此蓋言姦宄殺人歷亂人且宥之則其臣效之舉凡戕敗人者皆宥之兖上下皆以姑息為尚強暴不雖善良何由安乎

王啟監

林曰周禮立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則監者指諸侯而言啟監猶云立其監

厥亂為民

論衡作厥率化民王引

之曰亂有辛之借字為者化之借字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孫曰敬矜鰥通至于屬婦

傳曰妾婦孔曰妾屬於人故名屬婦說文引此經屬作媰曰婦人妊身也孫曰屬與媰聲之緩急假借字崔子玉清河王誄

云惠于媰嫠薛季宣曰小爾雅媰妾婦之賤者合由以容戴曰言皆當用以寬容待之也大傳鰥寡孤獨之困此

皆天下之至悲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必先施此使無失職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

以戴曰其猶之也吳曰釋名教效也效教同義廣雅命道也曷以猶云何由引養引恬傳曰長養民長安民簡

朝亮曰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以本俗安萬民此引養引恬之類也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祖桀文記云為

棐材示君子可法則言制禮作樂可為天下諸侯法則也王室為邦君法則邦君又為厥臣法則故詩臣罔敢厲殺人亦由邦君先

能敬勞民也仕者無宄殺人歷人卿士縱而宥之亦效其君之所為微子篇云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是其事也

彊暴忞行鰥寡何獲王之設監大率為民為職任所在監敢諉其責乎以上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戒邦君恤民也惟曰

若稽田蔡曰稽治也既勤敷菑傳曰已勞力布發之陳師凱曰爾雅田一歲曰菑郭注江東呼初耕地反草

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王引之曰周禮梓人注引小雅信彼南山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云甸治也敶陳通陳脩皆治也。蔡曰疆畍也畎通水渠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馬曰卑曰垣高曰墉塈堊色孔曰塈亦塗也茨蓋覆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古作斁丹雘。馬曰治木器曰梓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　然疑曰此當依說文作斁今作塗誤也爾雅木謂之剫玉謂之雕郭注皆治樸之名既斲則加斁沒之功乃可丹雘　蔡曰敷菑垣墉樸斲所以為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以成功　祀案許此武王居公之所經營塈之構田者云勤敷菑作室者既勤垣墉梓材者既勤樸斲[illegible]今又文之以禮樂則是為疆畎也塗塈茨也塗丹雘皆前已創業不可不於竟其業下文室布王記義不外此中論嘗懿飾也美不飾則無以美觀人不畀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無人偽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下引此遷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祀案懷即懷諸侯之懷壞來諸侯以夾輔周室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祀案享上之謂享方來並來也此述營洛之事召誥言厥即命殷庶庶殷丕作即此所云享作也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祀案典常也集和也后用常和庶邦丕享即[illegible]

首四方民大和會洛誥汝其敬識百辟享此述宅洛助祭之時書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朱四字曰此為十句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之王曰引

兩用字皆廣下誥林曰前有紂後有武庚所謂先後迷民也已

釋文懌文作斁江日下懌當就之說文斁終也

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祖宗以上言以

厥臣達夷戒邦

君助王宅天命也與篇首四十八字相應○時成王新即政故其言

如此蘇軾曰詳考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反覆丁寧以殺為

戒以不殺為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

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

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

召誥第十七

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史記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柏案史記先作誥繫之篇曰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綜其終始說載居攝年限然後條舉成王在豐云云可是七年於中府行大路非謂諸政皆是攝政第七年事也大傳言攝五年營成周是東都創始於五年至六年工成公遂還政者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傳曰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況曰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王引之曰越猶及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鄭｜曰步行也蔡｜曰步漢以數錄升叔譽然後步則車行亦謂三步行也者之鎬曰鎬京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豐在今鄠縣東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曰太保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劉安世曰越若即粵若發語辭鄭季友

[illegible]

師範中學校講義

曰越若來三月為句漢律歷志引武成曰越若來三月既成霸古

讀皆如此　王引之曰越與若皆及也來至也　傳曰朏明也月

三日明生之名　越三日戊申　傳曰三月五日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

營。傳曰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越三日庚戌　孔曰三月七日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于洛汭　祭日庶殷……邑之位　越五日甲寅　孔曰十一日　位成　云其地洛陽志

東北二十六里即成周城也　若翼日乙卯　孔曰十二日也王引之曰若猶及　也左傳爲未及死國詩及佞若

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言同徧蒞曰營謂營域　禮注於為壇之營域

越三日丁巳　孔曰十四日也　用牲于郊牛二　陳經曰郊在國外社在國內　周書作雒解乃設丘兆于

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

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漢書郊祀志郊庭冬在聖王

成郊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司公加牲告從新

邑定郊禮於雒洛王將主事天將事地宗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　越七日

甲子孔曰二十一日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曰賊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

男服之邦伯孔曰賊功謂賊敘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屬役謂

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業麥得曰不又采衛者不以遠

也役眾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王引之曰丕猶乃林之寺十曰召公

忠洛七日而成位周公錫至孫日以而

丕佤周召規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同與日

樣其敘如此因周公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之旅繇拭曰蘇旅曰讀庭實旅旅陳百

興來曰此蓋以生于王耳

以生于王耳也召公既以|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敘祖曰釋詁旅告庶

也錫王業亦錫與公用以岩敬也御事越自乃御事敘祖此案述誥周公

帝錫王亦錫與公用以岩敬也

用書命庶殷之事越自乃御事越謂自從也從其御此事即所

謂庶般丕作召公先陳書事於王後乃進言朱曰王將在事所

逮使本帶具比

辭以告之者

天此大邦殷之命此重受其辭凡十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曰云引之皇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命自云集之

四吁○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朱日此數句一節之大旨也

帝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文反處推詞此意下

[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日記卷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錢葉曰遐終猶言永終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王。後民茲服厥命。君祖營後厥民言二子孫也下宜其所言殷多哲王故民不
厥終智藏瘝在。鄭傳曰其瘝猶終也紂婦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
天。徂厥亡出執。祖營曰其瘝汪夫夫人也猶言彼人比承上言畜時
籲天求去不得其出又被執日詩及祖而猶帝天亦哀于四方民。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眷命用懋。大吳曰懋者貿之義改易字與王引之曰勉其疾敬德。相古先
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石王殷引之曰子謀為勉懋言天用迪也從
祀蒙天地二句例之也言其能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
格保祀蒙天道故天用懋曰爾雅懷保同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
遺壽耇。朱曰已陳夏商周監後命之所由又戒王也光傳云今年者有疾後文大且惟周之重其猶不可以闕孔

[illegible]

爲引此經作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冀曰有

無遺壽耉　讀曰又

祀祭二諸堯蓋指周咎時公已有嗚乎有王雖小元子哉簡朝

明畀之老故各公言　爲曰

有王者天下共有之王也其丕能諴于小民說文引此經丕作不

春秋所以隸無王也引之曰不猶毋也其猶丕也

通今休王不敢後羨亦側文也言王之顧畏民碞

曰王當不敢用顧畏于民碞亦蘇曰

紓於條後也下引此經曰讀與巖同言

示郝畏嚴陰道用之讒其秀曰

傳天陰是巖陰也

遲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曰戴曰服事來也言

也　作雖解周公時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

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遂　白虎通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不引此經

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　王曰旦其曰祀于天地

佫曰御事一條見尚書度補些

附虞卜學本說卷

自時中乂戴曰禮記注中猶成也中乂成治也王厥有成命治民祀稟此言周也能稽諸自天乂今

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傳曰治當服日言殷

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節其性則道化惟日其

行孔曰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民制其性命勿使多懌紀

業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曰亦之力役且積至見

尊之禮樂乎然後教作禮樂節性日邁禮曾之化也此然王留公

制治禮節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蔡曰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無往而不居敬矣

可不敬德若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孔曰

是則斯視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疏曰釋詁文歷也詩傳故久也是歷年為久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王引之曰其猶之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蔡曰夏商歷年雖長短所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今王嗣受厥命

孫[illegible]曰[illegible]生命　亡在[illegible]天生命　在天也

戩曰亦[illegible]之[illegible]　孫曰[illegible]言吉凶[illegible]　德勤敬德祀疾者　乃小人厥[illegible]者[illegible]　一[illegible]

我亦惟茲二國命孫曰思也惟嗣若功王念孫曰若猶其也謂二國祀念茲言務求古人之德以

下言王來土中繼天出治之事王乃初服傳曰言王新即政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

自貽哲命孫曰貽不作詒詩箋詒傳也句此例文猶言自貽哲命罔不在厥初生戴曰十字爲今天其命

哲命吉凶命歷年江曰哲兼爰歷年京短裕者文知今我初服祀宗茲殷多先哲王是天之令述故後嗣之賢

哲也天之命指由於人之自貽哲命天資遠一道迷教之吉凶長短語河於和誤祥知者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吳曰之猶是也陳[illegible]曰今作

邑而自治土中是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和也天之命吉凶判于今此王之能敬德祈天永命與不能永判于一呦比名公所以敬曰王勿以小

初王機之而能敬德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蔡曰過用非法小

宗申言而疾敬德也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之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祀季庸諸惟民其若勸而樹和若有疾

故此言殄戮之類用此言王勿以小民淫用非法宥故而有功其惟是王德也

殄戮之用治民而有功其德非引法字而歎其惟王位在德元傳曰罢

[illegible]

徐曰天亦以祈哀哉而大貸天祈天命祈以貴天祈天成世事子事大龍

尚書日記卷四

之首江曰王者體元居正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蔡曰小民皆

位乎天德故曰位在德元　儀刑用德於

下越王顯亓傳曰于王有光明上下勤恤王念孫曰恤注通遹擾也其曰我受天命丕若

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王引之曰其逸尚也姚永樸曰立政丕乃俾艾乂与下蔡乃俾乱文同

是丕義猶茲也戴曰此倒文也猶曰丕若有夏歷年有殷歷年

式勿替蔡曰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師之以潛夫論曾觀上記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朱曰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

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下引　此經起業中言稽古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鄭曰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親案餓與嗚等字通壽民百

君子即王之諸侯也猶荀子言至賢疇四海矣友民不言百君子

承上省文陳澧章曰古人文法多以中貫上下友民猶言親民

即王之羣吏也鄭注與字　釋經從字

王末有成命蔡曰末終也王亦顯亦義曰大也我

非敢勤蔡曰我非敢勤以此為勤

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蔡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

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
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
公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作書
致告達之于王其書李奉於歷年之久迎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
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
篇之中屢致意焉　其一篇之中言歎者凡七八言之諄諄之
殆畢將成王為宅文公之宅而周家卜世卜年於夏言且過其萬然
後知召公之言正人主之藥石國家之書寶也　張大猷曰洛邑
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其示
天下也至公總於鎬京定鄭以狀其基均其居天下也蠡
惡從遹蔚以敬德不敢為恆紹不敬德則墜厥命惟敬德則天永命
民命有祀歷天命有終吾王之責在乎明德一篇中三致意焉

[illegible]

[illegible]…說見一字[illegible]…言曰明辟…見者…知…林…曰…服…文…之…以子…太…而…天下…民之情也

吳…曰…民…拜手…曰…[illegible]…曰卜…大…了…也

洛誥第十八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　為子者親…謂者時…辭…學也

王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illegible]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以右作新邑也…其基作民明辟

大相日…新邑…訓…洛…曰…注…大…和…京…日…其基作民明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洛師…以東…京…

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illegible]…乃…成周…今…洛…瀍水東…

所卜…東…洛…王城…瀍水東…朝會…

黎水即…武王已…顧…有…河之…不…

[illegible]

既屢卜且未言矣

澗瀍則舍河就洛矣即武王粤瞻伊洛汭之意 王夫之曰周公

亂係繼往趨公之卜即如周公之卜言我者統謂也 蔣曰恭承

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洛有王城有成

周王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西成周在縣東

文祀按以上周公營洛遣使於王

獻圖卜猶云以圖及卜獻

伻來以圖及獻卜 此獻字倒

王拜手稽首曰 蔡曰此王答使者之辭 按此後公之辭誓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戴曰來順使相宅者以順天而言所以配天之善也

聖人承天而制作下引此經 其作周匹休 蔡傳曰棄周以配天之言也

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 吳曰日視作周猶言與我二人共貞

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律曰詩傳循也 拜手稽首誨言

伏拜手稽首休享答者休以王行此禮之書又遠述拜手稽首誨言

以上王按使者答辭以公行此禮 吳曰王字絕句

公曰王 蔡曰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事也

塵也 吳曰此言新邑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應行之書非已不行也 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illegible]

也盤庚釋文　來徭音文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

王闓運曰：齊，教矣。曰周，鎬京。此經云周，皆謂鎬，言新邑，謂洛。

洛此言使百工自用從王來洛也。

予惟曰：庶有事。

[illegible]國之大事在祀與[illegible]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illegible]

以功作元祀。

大宗載在盟府之[illegible]

享於先王爵祖其從與享之之類也。

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蔡曰：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江曰：載謂書。[illegible]

[illegible]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illegible]

所成錢內之天其且秉王子豈與天子本位該云者天之情書不可篤述其張可權成所以未其絕之志

必有曰保孟今頌作所可借神天該此後大事甚言以府之也

康瑞永民情傳有治裴事若自祀譽從陵該愼子
話乃有卽大曰條國民其火慮案攸之于大甲其
多史此承成決各傳載彝爽之以合火從廷徽之所
士言惇此裕長篤曰因撫倫燎奉為氣杜君錢兄
無記大為下有執當不事先配其因也注楨錢是
述其成義曰數有使若卽惟占之敘隆也其
君可裕汝其各汝臣和治厥若徵弗於往
爽丁之承大之下奄勳若治權其王漢之祀
等辛聲有惇辭明如言彝國心絕然書始事
皆反也辭典於作下欲及而以之登後梅周其
此後者嚴後有所順撫不祀也曰防禱道往
例之公獻去功以彝事以其將之引悔往
策曰民適王也倫如礼先傳次亦此之洛
無未其又祀王念惟予樂王曰第無廷又也
他終曰曰室勉於以我傳人則言延及曰惧卽
如以此惟撫也曰在所曰無天事熙知其也政
徽後經王事明周為其言下從不厥無
子文公有對惇公順上諸徽可攸若
己辭曰成尤大工祀常之侯至樸灼火
汝從王續有成往來道誠莫載滅讀劉哉
為前曰又裕新若及列不防如台鉞
沖篇往曰瑞汝邑彝撫下之其左拮鉞
子並往敏業永伻卽國陵宜曰傳曰曰王
惟非辭裕有嚮下事上以其贊欲語鳴
終更義我則辭卽文如皆祝猶欲富天直

蔡曰文武始之汝其敬識百辟享釋詁享亦識其有不享傳曰本謂

成王當終之諸侯之奉者德亦相識其有獻達也上耆享多儀儀不及物惟之上

言當敬識此諸與之貢至大德其發明有建上及享所貢所多所謂而

物曰義聘之賤禮既開其禮之享不也不此日此大龍者

勿傳朝也謂儀三一亦是不杞禮物源所上傳多請

享儀明方之三儀至不志于享宗此句中說用意所請

不於其紱蔽禮不役不不享事以其不上分所童

日諸致也且其惟不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朝故子此日蟲其

其國侯成享何經君傳於人

也惟各不引

揖其故

也惟上志其故國諸

也奉役志上其

也享

所五昭上即

也鵝

尚書誼詁　卷五

二一七

第5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版正內

删冒

周書洛誥本誥

子不敢廢乃命王夫之曰王父天子六官之長也父上戶如析父之農

宮枚無不知我音公衣橫曰書言正外曰言富篤厚收叔乃卿戶之

正少正正正多明正教父曰正正人義謂匠來人外日言

傳曰於北其大老大人先以正言禾正

教於出其退夫力人士為少義謂人之

人以是義也彼格我民公警奈洛日以後謂洛者記三

明來洛首所謂邑曰方入交通宮均民邑也

明任予沖子王曰急新邑明農之明諸任用人行政大洛上成而以曰

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王揭不盛辟也

對揚對傳大對傳曰作和恒四方民居師邑曰

而於洛詩以服傳一答邵配佳不知恒德者親政以奉天祖

嘆以一數配使將我往洛親政以奉天祖

恃宗將禮大祭也曰使將秩元祀成秩無文之大禮

宗將禮大祭

秩無文

春瑞答

天命

廟惟公

第55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16版反內

德明光于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每曰

曰郾江曰之傳一言作穆穆為勞言濟也穆穆美也穆大上

迷馬鄭王皆作御政柄方曰言令宅中圖治元祀將丞惟公明

德為四方所仰也丞開大平之治使臣民庭近不子沖子夙夜

迷於文武之勤教予沖子乃得一心以事也予沖子夙夜毖

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

于對今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未王曰公予小子其退疑真二成王言之厚來我後既無時即辟

周公留後周傳以曰君元云公卿周建公為不能治我後嗣周猶京辟

前命曰後公令封公元云君子為周公為不當修之孫疑公之下

一不許公後公魯公生封國公以周公之命以周公治京之伯周公之子

主子封之公魯為公之周明主為封周公傳命以公不欲公為天

伯祭凡周公之命公封為周也對為留者多公周公之孫凡封

對在此時祭魯公伯禽為之封封王為周公之後

明堂任未之年故叔公周公以祭魯成王叔父伯禽為封為諸侯

錄於天下是以封周公之子在武王之時有封於魯四方迪亂曰

尚書日記卷之

進進也亂以也曰方雖進於治言
未定于宗禮
報曰言禮樂未定備從公制作宗禮者宗廟祭祀之禮也舉其重言
淮兲致命之後始興正禮樂制序於是改其曰是時禮樂未制周周作據史記伐
亦未克敉公功
鄭曰敉安
也說文引此經云敉撫也吳澄曰猶下文言學孔記言康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夂曰豎我百官士也
師也工也師曰我大起公之後謂而公附留以矜式詩曰迪并其即詩所云大啟尔宇也
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柯曰可雅亂為ㄖ治此釋書義也紀案封魯公以為周公主是安撫公之功也謝天下之一平故不使周公之嗣
而外監百官內為四輔文王世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
來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大戴礼道者導天
子以道也常曰於前書是曰公也九者九天子之志常文於
庵是太公留普揚天子之道之道者也常文於布是召公承
天子之遺忘者也常之文於後是史佚也故庶王中而聽朝則四聖疑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主
王曰公定予往已
祖案公定即篇首之公即定宅予往已謂往洛即上文之具往也此成王許將來洛而不聽公以宅定而宗禮未知仍
欲求公之尊賴也
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
蔡曰言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之毋求去以困

[illegible]

我漢書兩引此經旨以斁為
我惟無斁其康事公。
蕺戴曰我惟無斁句其康事公乞就文斁澌也暑鄭注康事
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也使慰曰公。自祀墨遵鑒旨公治洛。
祀寀成王言勿齊公之法則四方其世京下文公言考朕翌子朕即答此語以上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
蔡曰來者來洛邑也祀案此
下周公旋使者咨誥因詩王來洛相宅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彭曰烈威也戴此衛文也猶云承保乃文祖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民祀寀不澌於任曰來弘朕恭者弘大我所當孟之聯
則恭先孚先周其最要矣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學禮殷贊臣之來助宗禘詩云啟士二歆衍將于高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作用祀宗宗先手先皆言祭云所諸合為國之敬心以祀先王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
示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類子
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
師。
興曰答為令之傳字左傳典令而來齊以令為審史答史記璽致千答以答為令答其師令其眾也
作周孚先。

祀崇宗祁國丘賦云畢龔乾乾作拜孫子先考朕昭子祖乃單文祖

禋其祖之所自出是子京亦以孚先祭子乃成孟文蔡曰乃罕德也

御斯日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子之法曰子乃克盍文王之公德也

梗日明謂通言戌孔所謂命家予此蔡曰命孔來王月之罕和予案

伻來毖殷作勞是毖為勞也乃命寧予此伻曰孔日之中也以明

當指留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以孔之之孚草中日也以明

公之之禮以秬鬯二卣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黑太為濟意武金之草熟也如之日洛吝邑文諸其之文致鼎官以林

潔數救吉文吉之享此棱日之洛否邑文諸廟之吉教島高明使

用公以秬邑是三事而同日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遽宏己十日書是同此東日書祀三宿也則積辭業

宿宰之亦之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不宕敘及之無惠叙發文

惠篤敘祀之厭其也日遺篤人祀王

雪植祀馬日

殿○于○乃○德○馭也殷引考乃○

而以言殷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達奇方以王能使

此上專言祀
周公將而烝祭
文王在洛之天王不
議孔安國以為祀文
功此為大烝祭例
亦凡有功者祭于大
烝之禮也

於承本順敘雖萬年且永觀法我子孫也殷乃壽考即無有遠自
殷王伻殷乃承敘即惠篤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即為年歷于
乃徠前為周徯此為殷後也以上公投使
者答許王精路君臣各盡其責難之協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和案此下記成王至洛之郊烝升也祭
祀鬯髻香上逸故烝祭歲傳曰古者
發建責功必於祭即示不專也吳曰祭歲祈年也月令
孟冬之月祈年于天宗臘先祖注或曰新年或曰臘互文
王命作
冊逸祝冊
孔曰王命作策者有司命作策書乃讀策告
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
惟告周公其
後
王引之曰其猶之也
鄭曰謂將封伯禽也
王賓殺禋咸格
蔡曰王賓猶虞賓杞宋之
屬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
廟鼓咸至也天傳天下諸侯之忘和遑受命於周乃迺見文武
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棄不替芥玉奎金管玉無燃徑周
公與升致而致文武諸在廟中者盡然洞其志和其情嫩然若後
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盡舉先右文武之風也夫及執過
執鼂執刀執匕者負豬而執積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諸兩
宮于雜諸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太摯就名詩
兩盛于
雜誥
王入太室祼
傳曰大室清廟祼宮告神孔曰祼者灌也
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

手書丁邑更武祭

[illegible]本言名[illegible]

于地圖真
食謀之謀
不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俟曰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
禽封命之書告曰在烝祭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陳標曰前言戊辰而
終以在十有二月明

戊辰為十二月之戊知言十二月而繼以惟七年明十二月為七
午之十二月此例文也　祀案以上史記王在新邑祭祀冊封諸

朝及周公治洛歲見以終居攝之居　大傳孔子曰吾於洛誥也

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

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基光以揚武王之圖大訓

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illegible]

多士第十九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史記：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蔡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埸，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洛邑今西京，相去四百餘里，安得舍近而役遠哉？竹書紀年：成王三年，殺武庚，遷殷民于衛，遂伐奄。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遷殷民于洛邑，遂入奄，營成周。七年，周公復政于王，召公和洛度邑。周公誥多士于成周，遂城東都。和案：遷營成周，王城也，朝會之地。遷宅東都，下都也，處商民之地。通領曰：成周，一曰東龍。兩城並建，前後三年。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救熬旻天也。我有周佑命，蔡曰：我周受眷佑之命。將天明威。蔡曰：將程。鄭注：將，猶奉也。致王罰，勅猗曰：勅同飭。詩傳王也。和案：引勅謂以王罰飭王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棘承積曰：肆，陳。故也，告也。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日傳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弋取也顧炎武曰亡國之民號之商多士新朝之主自稱我國以天下為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殷人以此中心悅服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其如基之矣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孫曰釋言允信也訟詩何注周誣周也之王鳴盛曰國薛民書古
文訓作志即怙字也左傳母怙亂謂怙恐不恢也弼我傳曰故輔佑我我其敢求位王引之曰其猶寧也惟
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方苞曰對上帝而言故曰下民非細民也祖案為倣同親文王受命由於純佑秉
後故啟命之終由於下民秉僞僞即所謂九周也天有明成宜其降罰惟天明畏江曰畏讀曰威我聞曰上
帝引逸蔡曰引導逸安也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呂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
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豐豐而不能己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無自不適於安耶帝納未違純也乃降災其以示意嚮於禁
蔡曰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呂曰禁猶不知變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
泆吉背孫曰說文辭訟也有辭言有罪狀鰥寡有辭于苗左傳臧孫曰無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傳曰用其賢人治四方自成

[illegible]

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史記無不率祀明德 王念孫曰恤溢通慎也。亦惟天丕建

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傳曰無敢失天道者 罔不配天其澤。戴曰其猶之也 史

記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

念于先王勤家 戴曰有讀曰又 誕淫厥泆 王引之曰厥語助也 罔顧于天顯民祗 吳曰之

民祗猶民病史記在今後嗣紂王好信厥佚不顧大及民 從也私案史言從者即天齊于民之欲遊天奄不可病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私案八字為句 凡四方

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劉逢祿曰孟子所謂 謂滅國者五十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

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蔡曰靈善也 有命曰割殷 林曰割殷與同 湯誓割王夏 告

勑于帝 私案周王降割殷之令告王於天大斷 之故我事無歧貳所謂行天之罰也 惟我事事不貳適 蔡曰 禮記

汝事戎事也古 戎事多平言事 惟爾王家我適 蔡曰詩言武王伐紂之事曰上帝 臨汝無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

謂也○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事之謂也○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傳釋洪無度為大無法度和崇予其曰者審度而為是言也始思

思爾之無度不欲使爾動于乃邑自猶于也繼念天然以大戾就于殷邑故陷爾不正于是以遷爾于而肆者故也不正即無度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王引之曰其猶乃也孔曰遷洛南行而西迥敘為

居西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引之曰有猶或也

和崇朕不敢有後謂不敢置為裝周○商民遷從不無亡國之感故以天命明之○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

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戴曰又讀曰有夏迪簡在王庭江曰迪進也簡擇也

有服在百僚孫曰服事也予一人惟聽用德戴曰案某注聽祭也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戴曰肆今也○吳曰玄于注求取也廣雅天大也○天邑商猶言大國殷大邦殷姚永樸曰予惟率肆

矜爾○王念孫曰率用也左傳杜注肆緩也跂緩蔡罪人讀放赦之○論毖人君罰惡初閑之時怨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恤之○下

從○殷

引乂迂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丕曰四國誓無書奄一擊兩錢四國降言奉奎奄蓋奄不景亟。録奄殷即來叔罪攝政五年作多士云昔朕來自奄註三年

事也大傳居攝三年踐奄王盛曰於命請下令蒲曰奄在今曲阜縣境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

比事臣我宗多遜王先之曰遷洛則不為侯國之民。移爾遐逖以慈近說視歸者想政令於千里之兆其為順易

諸也多知汪曰我宋周之宗名○案所謂比介於我有周術亳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

予惟時命有申蔡曰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令為申命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

方罔攸賓蔡曰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王引

之曰攸緒用也顧錫時曰告洛有云一為四方周伏實故有王域之迠一為爾多士無所處故有下都之建爾乃尚有

爾土。爾乃尚寧幹止。蔡曰無事也言各安爾所事祀寀出可有為居有定所違遐皆安邸爾克敬。

天惟畀矜爾。矣曰釋詁畀賜也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蔡曰皇特遠寯而己

付圖刁呈交武孚

[illegible]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蔡曰繼者承續安居之謂爾
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蔡曰爾子孫乃興自爾遷始王曰又
曰時予乃或誨言爾攸居傳曰我乃有教誨之言或言之問有誨字與傳合段曰唐石經祀寔又曰
時予即君奭之君已曰時我謂其責在我也盡既詰殷民爾子孫
之興自罰遷居始又曰是予之責敢於爾所居不得不有誨言或
有二字古通用　張九成曰商民不服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
政日親周之仁人優游涵養以變易其心觀周公處商民非徙人
所可及也張行成曰周公論遷居於洛則曰時推大命無我怨論
夏迪簡在王庭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既慰以勞苦之辭又開以
從任之意使人人自奮有仕士之爲而無獲怨之慰一有求之心而
無防閑之安嗚呼忠孝之心其亦見於此和　張英曰革命之際
難言之矣武庚之叛必舉君父大義以爲言故周公之誥多士屢
舉成湯其言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受夏又曰惟爾知惟殷先人
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嗚呼湯武革命順天應人
然不免於此況後世僭竊人國閒干天位者乎

按謹案此篇重覆天命一項以見殷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之常以原蔡氏協焉使殷士
居民服於周非代殷之故豈不天哉篇中凡言天字十五處乃若反側無能人心矣

無逸第卅二 序周公作無逸○史記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佚 通鑑綱目前編成王十一年

周公在豐作無逸以戒成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以其無逸 按廣雅所居也所其無逸猶居無求安謂隨其居處皆無逸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王引之曰依隱也說文隱依也白虎通依者隱也

猶云若表曰呂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謂也蓋言先輩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逸處安逸矣一宮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具死者餱張英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皆嗟嘆息服息於艱難而農處詠歎其勞勤此實王業之根本也 祖按乃逸合下句為義東萊之說最為得之論術建上讀非畧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

[illegible]

既誕 傳曰乃叛諺不恭孫 曰由也喭鄭注子路之行失子喭喭延引王訓云喭剛猛也是喭喭為麤強悍之義誕廣雅云訟也石經作乃憲既延詩傳憲々猶欣欣則憲亦自喜之意延者文 祖按稼穡之業至長久時詩誕訑史公之所謂驕奢也

盖言稍不實宗字國之永苟殺亦足損命而不至人之恭敬也本而蘭理不循

否則侮厥父母　王引之曰王篇不詞也經傳或作丕　逸周書孔注不言則毋則也　或作否　戴——曰

曰昔人之無聞知　史記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

懼不敢荒寧　史記寅作敬祇作震鄭曰謂太戊也恭在貌敬在心　傳曰言大戊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為政莊

述祖曰傳讀嚴恭寅畏天命句自度治民句肆中宗之享國七十

有五年　傳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史記肆作故又云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帝太戊立伊陟為相殷興諸侯歸之故稱

中宗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　記時中論引作久作實舊作下為與　史記舊作久爰暨作為與太子

宗曰王高宗為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也爲與小人為偶于小人記中舊作近

吳時其父小乙使之所為　作其即位　王引之曰作猶及也作與徂声近皆訓及　乃或亮陰

也　作其即位

三年不言　鄭曰諒陰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　大傳高宗居倚廬柱三

年不言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
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
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
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然後行而近此則孝子之
道備矣其為不言言乃雍史記作不敢荒寧嘉靖殷邦史記嘉作密釋詁嘉
嘉靖謀也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是也
也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
舊為小人史記久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
故曰之不義甲不義王久為長小人之
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年邵懿辰曰祖甲有初鮮終如周宣王中興而晉國語載故書以為無逸之言
先我而王厲宣之永而南其宣王
者反其本也

[illegible]

四五帝中乱之七世而后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傳曰耽樂之謂中論皆作是耽論自時厥後亦

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之傳曰損壽言樂後逸漢

書杜欽引之此注也以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則寅胡

言失人欲致所皆生肆行而無畏老不能自抑諫誘其情欲惟必禮是從福人

田曰必以畏天命以畏祖不忍也畏師不以必乱者不畏逸也此必非他

能凡可由我治己者無故曰克凡可畏日乱無畏此之君所

文王卑服由而已矣事也事自抑以致者是事不可子逸

即康功田功日祝按服不事君三分有二以服書此文之君

[illegible]

此即康功田功之謂按祝曰其文王作宮以寅宮是序同為居

業即祝之田之其文文后作三字云居寅之序宮之民學

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之保皆安也漢石經作于朱也曰詩

[illegible]

（一〇）

智謀之極而後勇
力之最盛所之最盛
於圖中事力之盡
於

自朝至於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孔曰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於日昃遑鸴暇也重言之

用咸和萬民江曰曰徧也左傳小惠未徧國語曰作小賜未咸蔡曰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立未致言

罔攸兼庶于言庶獄庶慎又若無所畫事者不黃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諸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合观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

矣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孔曰釋詁盤宰也名模曰周游在周礼天官序官及周人彼注云游雜宮也游謂土

木。田獵謂以庶邦惟正之供共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惠於小民惟政之恭大

傳曰又云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

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也又因以為田除害鮮老何也秋取書也秋取書何以也習習也習鬥也者男子之事也然示

戰鬥不于空習故於羞特重之之祭取能獲陵於儀然發怨大之相與射命中春雖不中也承命不中奄承中也不張何以也所以

壹樽讓之取也祀被遊薦引此不言行竟于諸當是此侄之傳文王不麻惹稀但不敢盤於此耳其承宗靡下忘武備與曰准成之

共文王受令惟終中躬厥享國五十年郑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令中身謂中年孔曰文王元

㭊

時房本言
十七而紹即位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徐文靖曰據竹書文
王生武乙元年其年太王自邠遷于岐周以文丁十二年嗣父位
年四十六帝辛三十三年王錫命
西伯得專征伐又九年薨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
淫於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孔曰觀春秋
隱公觀魚莊公觀社穀梁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　方苞曰與
合詩王其來取德於詩意相類則其俱虛字也戒詞王於游四外
則出觀逸者遊則近郊國圍觀程國陵四方
逸則恭處而自安樂也　無皇曰　吳曰皇偟遑親楚肆注
廣雅偟二劇皇偟同字劇遽同字無皇曰無遽曰[illegible]下皇自
敬憶句郭說皇暇暇字有相又為義竜皇訓暇之于訓遽
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　戴曰訓讀曰順言下非民所順上非天所順
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
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王引之曰迪由甫也　民無或胥譸
張為幻　王樵曰傳曰譸張誑也幻惑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王引之曰猶之也　吳曰　厥

曰聰察也訓順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朱彬曰正與政通至於小大鄭曰無小無大皆變亂　正刑指人而言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孫曰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　孫曰孔曰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孫曰詁釋迪作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王曰況古況字　茲蓋用敦煌　漢石經皇作兄　江曰兄　三曰此皇字亦當訓遑厥愆曰朕之愆允

若時不啻不敢含怒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

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

綽厥心傳曰不寬緩其心不永念厥辟則多辟　辟於大學而辟焉之辟亂罰無

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傳曰天下同怨

祖禹曰明君惟聽故正直胥怨之叢聚于其身

讒之言不入於耳時君好聽讒依故欺誑之言日至於前人未當

恃德以弭怨不可以刑殺止怨以刑殺止怨之怨甚大決一所潰

附錄書注本

不可收拾部曰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蔡作曰成王初之政周
逸則生心騐之生王虐昏時之近世所成述先上自天王公之[illegible]提書三之宗言
則世之君心之生大祖昊載日猶必公王也王知自命親成王至時之歌人
繼世苦君也詳不凡七更臣之公王所所之天作精成下世[illegible]
觀觀閉里怨詳無大日七更日周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君奭第二十一

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即鄭辰曰不悅遯孟子所謂

孔子不悅于音儀也辭誥二德君所武作不恬不澤達亦此義

蔡曰詳本爲旨意乃召公自以歲滿雖居欲避權傳退老厥

邑周公反震告詩以留之周注裏諭流言召公年百八十虔

東王初召公爲太保計成王任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即

使召公錄於東王未年我當以王初其歲已周百歲矣觀周公

孱言天壽平格及尚迪有祿云云則之召公自以篤老告歸無

竊周書云周公丑相天于三叔及殷東徐奄以叛周公召公內

拜父見外撫諸位當攝政之時周召輔雖如此然則蓋世家云

周公肆作祖公疑之引非事寬桃永僕曰苟子云召公召望

仁智且不蔡故能持周公而亦封福祿與周公齊注持於冀也

棲此則序所云召公不說此非有所不說于周安矣況此爲次

序在多士無逸之後其時周公戒我流王已之又安得請亦於

言周踐祿之時告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孫詒讓曰此言若天不可信我亦不敢知曰其

[illegible]

呂祖謙曰大字平正去文太方祖已矣終出不行直入天命失而不知相與而遂相自相抄寫

尚書中學本記卷

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蔡曰時我已言曰是在我而已祖業天命修短周皆以自任已○下

文人盖曰在即時承二此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蔡曰敢尚我安天亦不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吳曰說文也

越我民戴閔曰于越天民我即合承上以為句向篇言末之襲用罔尤違惟人吳曰誶也說文

尤罪試于同殄閔下字不違殮敖子庚于字民惟在書于上人不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

下孫祖業所管我蔡後嗣子遏佚前人光在家吳曰於家依絕顏失師文古武讀先烈不知天

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保蔡曰天難諶命不信易弗

乃其墜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人也之吳天明民曰德命

克恭故不躋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光故不能嗣前德也易之吳天明氏難命

祖業七經孟歷猶服習也之失道而服其習音繼有嗣哀先馬人意恭謂明國之實德多慢難易古天公命國向

取滅秦七經孟傷猶服習祭之也不失克道服其習繼嗣人先馬之意

未可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注吳曰正善也禮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

子又曰天不可信祖業此言天命惟修德可延也康常我道惟寧王德延馬本作迪道

王引之曰迪惟猶迪惟皆語辭
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戴曰韓詩傳庸易也庸釋言易舍　蔡曰又曰者以上文言天難諶此又申言天固不可信哉在我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舍文王所受之命　祀業此公言乎武庚之商非己之加由先世功德所致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曾國藩曰說文格木長皃木長則有相交之義格于皇天謂交孚于天
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鄭曰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阿倚衡平也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為之號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鄭曰伊陟伊尹之子
陳經曰湯初居夏已有臣扈湯至太戊百三十年必有臣而名同也
巫咸乂王家
呂曰亡書有咸乂四篇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傳曰賢咸子巫氏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
祀象陳列也有陳猶言有列有位
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
韓愈曰陟升也謂升天也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　葉夢得曰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多歷年所天惟純佑

文禮作周田觀
寧割申勸

命則商實（祖業李氏光地謂純佑猶良佐是也天惟純佑命則命 純佑之例如召誥所謂今天其命哲也蔡曰國有人）

曰則商（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簡朝亮 實者其言為文猶左傳言鄭昭宋聾也）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江曰百姓百官異姓之臣王人王族 同姓之屬祖業恤慎密也與語通用）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

（祖業廣雅矧長也長与常通言在朝之王臣莫不秉德 明慎故屏藩侯甸之小臣亦常同奔走以稱舉有德者）惟茲惟德

稱（傳曰惟 他者舉）有用乂厥辟（孫曰乂同苑 釋詁文相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

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李光地曰平格猶商書 言格人蓋元臣之美稱）保乂有殷

有殷嗣天滅威（祖業嗣繼也威畏也 天滅畏言殷革夏命）繼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孫曰 晉語）

（注固 定也）厥亂明我新造邦（戩曰爾雅 明成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

王之德（緇衣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為割中 勸寧王之德割之言蓋也吳曰廣雅勸助也夏僎曰）

（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中 勸猶詩序言故天復命武王）其集大命于厥躬（王引之曰 其猶乃也）惟文

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吳曰說文尚曾也淮南注修大也曰有夏謂三分有二屬己之諸國也孔亦惟
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云虢國叔字
文王弟閎氏夭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大傳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曰無能往
來茲迪彝教戴曰又曰者周公又常思知也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曰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蔡曰夏氏云若此五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導迪則文王亦無德降及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乃惟昭文王時迪見冒王引之曰詔讀如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之深彼武王耳迪用也見猶顯也親業
文王所以受命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是助文王光顯冒覆與天同量聞于上帝惟時受有
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故四人也王鳴盛曰史記武
王克商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衛武王又命南宮括散財發粟閎夭封比干墓逸周書所載畢同皆不及虢叔孔叢子云虢叔閎
夭等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林曰死者稱不德四人尚及武王之世故云有親爲之臂後暨武王

附眉作蜀板訂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傳曰謂誅紂孫曰咸滅通釋詁殺滅也劉克也戡也說文錯殺也鍇即劉宏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王引之曰丕猶乃也祖棠怡武王惟冒者助武王冒覆天下偏舉賢者

故曰丕單稱德單盡也林曰周公所舉皆世德舊臣故武丁之世不及俾諸文武之世不及太公今周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

五臣豈可去告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姚鼐

曰小子周公自稱吳曰禮記注同之言侗也同即顧命在後之侗釋名未昧也姚永樸曰上文云在今予小子旦又云今在予

小子旦公固以小子自稱在位誕無我責收未楙曰七字為冠俞樾曰易并收注井功大孺是收有成義責收

責成也罔勗不及呂曰罔勉所不生耇造德不降鄭曰耇老也造成也戴曰左傳六卿三族降聽政

也注降和同也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曰鳴鳥謂鳳陳喬樅曰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

于岐山卷阿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箋云時因鳳至故以喻焉尚書中候擿雒戒云周公即攝七年鸞鳳見

然則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紀素此公舉當時休瑞歸之召公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江曰

王天子曰大目孙王丕神之有在于王
曰保太目揚行少
申之之有以于
命曰来

肆今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王引
也之曰方言猷裕道也使戴曰
救字上爲猷也以猶也其也
極令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數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
蘇軾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
乃心服以命汝位三公爲民極
曰汝明勖偶王在亶
病顧曰司胡屏廣詩云嫖嫖在疚毛傳
亶也偶王弭康疚禮記疚病也
在亶即云在言保之汝當勉助弘濟于王
顧命云用敘汝子釗勉勵衛于艱難
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在亶乘茲大命惟江祖莊
也
吳曰承通即上所注武王也
乘茲大命戴曰漢書以乘德王
在武其義正也同
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王德丕承之上文已言
丕承之任大責重無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
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
爲向允謂之云
其去允也
我天威之戴曰詩傳長我長也
允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讀江曰易以否之與也保祖
予不允惟若茲誥
自祖無可去之義
公言予不允保本有同心也
若茲誥予二人本之同心也
予惟曰襄我二人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祖自
公周

[illegible]

案左傳不克襄事注襄成也言而人相与有成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蔡曰汝聞我言而有
合哉亦曰在是二人謹案此主之其平日相勉之謂以慰留其去㛃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蔡曰
戡勝也戡堪通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吳曰釋詁在終也蘇軾曰當
求俊民而顯明之他日讓此後人於昌大之時王樵曰為相者
不惟以一身才能事其君必以眾人之才能事其君吾身有時不
起而不患無彼如我者區如是而哲夫復何嗟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蔡曰
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謹案周公營洛
成王親政四方民大和會乃周道休盛之時故召誥一再曰今休
洛誥一再曰敬天之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戴曰詩篡咸同也周語成德之終也丕冒海隅
出日罔不率俾蔡曰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姚鼐曰作君奭時四方大定惟商奄在書尚有未從化者
多方所以作也話言海隅出日義在于此王引之曰釋詁俾從也謹案周召平日相勉以天下為重故曰在時二人至是公更
廣其畫以為天休滋至之時雖二人同心輔治猶弗能堪況可遠
去我故顧召公之留更顧召公廣薦賢有明我俊民即明明揚側

[illegible]

德之明蓋我式克至于今日休猶所謂小康也必成文王功于不怠海隅蒼生無不率俾然後可讓後人于丕時耶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江曰惠讀為慧不慧謙辭也漢書昌邑王傳之清狂不惠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矣曰惟乃知句与多士惟賨知文局方苞曰召公求去丞詩成王既長可以親政即周公明畏之志故公留之以之凡人之往往有初鮮終汝所知也王之教德天語豈逆可不應矣後走

祗若茲待曰書設順我此言往敬用治異時曰篇首言余天咸越我民篇末復告閔天越民周公明以天命之絕續生民之休戚憊於召公之去留周公聖人也而倚賴同列如此然則後世於龍蔽賢者可以監矣呂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懦然改矣召公猶欲退周公遂力留之及既論非留於一時終相成王且祖康受惟不苟于隱所以篤子孫也

衆此宜焉周大宜惟人而周合[illegible]

閒居日學存記卷四

多方第二十二

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史記記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踐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戴曰大傳云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其於成王政云遂踐奄伏生前後兩云踐奄丕非一時之書又大傳於多方後次鮮誓即費誓也費誓言徐戎淮夷竝興此前逸篇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是大傳与書序一一脗合祀業攝政五年營成周遷殷民作多士七年致政奄与淮夷又叛遷其君薄姑作多方。周本紀与大傳畧同魯世家採用異說未足據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孔曰洛邑亦名宗周此是鎬京。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說文尹治也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祖業圖猶貪也。徐鍇曰圖畫必先規畫之也故从口啚者吝嗇難之意也計謀各書是之謂念此言桀貪天之命徒自淫洪弗以宗祀為重所錄辰曰圖天之命以下言夏桀之失天命。圖帝之命以下。言夏桀之失民心。者夏二字皆不先見。諸厥甚疑。惟帝降格于夏汪德鉞曰降格于夏謂降命格命于夏言

時因多士書觀而于說一之多方言稱多于於二章而于民君于民上曰不能民義不可也

天保祐啟迪之也降命与酒誥惟天降命同格命与呂刑有格命同故下文云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也多士亦同 底有夏

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祖素廣雅言問也謂桀徒自饗不問民疾苦 乃大淫昏不克終

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蔡曰勸勉也迪道也言天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淫昏終日之

間不能少勉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祖桀麗者禮數法則也即顧命奠麗陳教則之麗開

即陳文武奠麗陳教則用克達殷集大命夏桀不克開于民之麗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而天下大亂罔 乃大降罰

崇亂 祖業桀不與禮教乃大降誅罰增長亂事即史記所云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也 有夏因甲于

內亂 吳曰釋言甲狎也固狎連文內亂國中亂也史記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 不克靈承于旅

傳曰不能善奉于人衆馬國撫曰孟子所民為重即此義 罔丕惟進之恭 孫曰丕不逼史記進用不饒宗隱進

財也漢書蕭何主進注進字本作賮恭共通釋詁共具也 洪舒于民 舒通荼薛季宣曰大為民荼毒 亦惟有

夏之民叨懫日欽 說文叨作饕云貪也重文作叨懫作懥云忿戾也讀若摯孫曰欽廞通釋詁興也 劓

一第 55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8 版反內

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劉逢祿曰純一也孝也言天命不于亂所謂不畀純也此永業曰此倒文不畀純猶曰不純畀方苞曰有邦開之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即此意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祖棻以与也義讀為儀廣雅儀衰也言天所以不畀純者以其用多方頌衰之士故洪其易漢書人表云朱能逢欲為善則誅干辛与為惡用從是為下愚不克永于多享。祖棻享謂享天命不克永多享猶言不克多有歷年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孫曰恭自士謂共職多士所謂天視自我民視也不克明以故虐民祖棻欲享天命宜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戴曰惟讀曰為至于百為大不克開。蔡曰凡百所為無一能達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棻學得曰簡如簡在帝心之簡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祖棻慎厥麗通之以政也明德之書厥民刑將之以刑也慎罰之克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吳曰言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生之皆用命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王安石曰言殷之興甚難言湛
亡甚畏盡對殷遺不忍痛言其失也民嗚呼王若曰誥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
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說文屑動作切切也
孫曰荀子注雜碎眾多之貌屑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蔡曰集萃也呂曰享乃享國之享
姓永樓曰不集于享與辟材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正相反天降時喪有邦閒之傳曰使天下有國聖人代
石孔曰湯是夏之皆傳故云有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呂曰紂於桀之注洪又加甚焉圖厥政
不蠲烝蔡曰蠲潔也三馬曰烝升也江曰蠲云歷聞在與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
狂克念作聖程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呂曰紂雖狂惑如其能念作聖執懷惟漢有可改
之聖天故以商先王之排細五年而冀其改取之故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鄭曰夏之
言暇天數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孫曰假上夏通大傳云夏者假也又與暇通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壯大

[illegible]

而受偉之謂之勇。周鄭之間謂之暇。詩武跡引此纘作天維五年
須暇湯之子孫多湯字　異曰猶暇猶寬假也　紂永横曰呂覽
注之其也又孟子皆世而顧為之張矣周禮載師注之引作其
祀案史記文王受命後七年而崩八年武王東觀兵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觀此紂之當亡久矣十一年十二月始伐紂自七年大王嗣位至
十一年伐紂是寬假之以三年。注讀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一年
觀兵十三年殺紂亦是三年。李律曰紂思甚矣天精待之如
此見心天仁愛人君自非大無亂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哉心所以禍不可過也
罔可念聽。天惟求爾
多方大動以威。祀害求即上文天惟時求民主之求。鄭曰天下災異之成動天下之心。孫曰墨子夜中十日雨
土而肉九鼎遷止鬼宵吟女為男之類
開厥顧天。傳曰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吳曰顧如顧畏顧忌之顧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邵懿辰曰言周所以克堪顧天者用
德故耳鄭詩語亦以克堪顧天四字相屬為文
惟典神天。傳曰惟可以主神天之祀
天惟式教我用休。陳漢章曰釋詁休慶也君奭曰永孚于休立政曰休茲休為周誥常語。
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江曰尹治也
[illegible]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孫曰忱信也裕道也謂以誠信道之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祖棐夾介皆有輔訓乂同艾雅相也爾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孔曰從因謂之畋猶補魚謂之漁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祖棐王受天命爾宅爾田皆王之賜爾曷不惠王之德樂天之命熙者喜悅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孫曰釋詁迪作也王樹枏曰未愛讀曰昧蔑不明也漢律麻志昧愛於和爾乃不大宅天命祖棐宅安也爾乃屑播天命蔡曰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莊述祖曰忱當作忱同祖齊正政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方苞曰居公東任破斧缺斨則亦嘗戰要四之矣至于再至于三祖棐竹書武王十六年滅蒲姑成王元年武庚叛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叛三年又滅蒲姑叛商奄踐奄皆屢敉也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戴曰有讀為又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

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姚鼐曰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梓材王啟監天下之諸侯
也此臣我監謂內之諸侯則祀案攝政四年建侯衛周公召公太公為三公以奄益魯以薄姑益齊以薊益燕所謂今爾奔走臣
我監也自四年至復政之明年逮三記矣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傳古者什稅一多於十稅一謂之大桀
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祀書胥伯當從大傳作胥賦賦字
形壞或誤為敀敀伯同字立政常伯說文作常敀是其證廣雅胥助也孟子云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助賦
乃殷之制今爾奔走臣我周監小大政務亦云多矣而所賦於民者止用什一助法此言周之寬大也爾罔不克臬
廣雅臬法也祀衆不急公奉上是不法也不法由於不和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
惟和哉爾邑克明祀案言爾之善否己人能知之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
德祀案言不以凶德見憎於人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孔曰穆穆敬也祀案在位之人亦能敬其事容爾
自克閱于乃邑謀介孫曰釋詁介善也祀案詩傳閱容也克容爾謀善於邑勤事力田是善也周有大賚善
[illegible]

呂祖謙曰言[illegible]

[illegible]

人富是爾乃自時洛邑尚永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

[illegible]

賚爾紀業言天惟賜爾務爾我周惟其大善爾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曰

庶雅尚加也服事也僚官也則比于王官所謂簡在王庭服在大僚也方曰周制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者祀察大傳武王入殷周

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是牲殷民政策始終如是有服在大僚惟仁是親也公王曰嗚呼多

士爾不克勸忱我命孔祥勸忱爲勸也信順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

享吳曰洛誥傳曰孝上之謂享言爾不奉上凡民亦且設諮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吳曰口大遠猶

曰大遜遠者達土也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邪曰自方所所謂有方多士也傳曰取天之威我則

致天之罰離逖爾土鄭曰分離桑比土也狄奪殷也鄭讀逖爲狄吳曰王曰我不惟多

誥我惟祗告爾命姚永樸曰上文大降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

我怨孔廣森曰敬于和孜与和也初也荀又不能敬于和則自蔡曰与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庶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

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薛季宣曰：商人化
于紂已深，用心寬而教之，不聲以威而勸于教，蓋久而後服之也。
聖人於風俗寬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
曰：必世而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

○謹案：篇中「天惟時求民主」，乃爲通篇之主腦。天求民主，所以爲民也。主能衛
民，則天將用休；主不保民，則大動以威。天威與天休之轉，惟係乎知保民與否。民主自擇
之，然天必擇民主，即不能不愛民之民主。有夏不適降格，尚克假一歲月，其
敗，惟俾有德民主之子孫奄有爲民主。商王能惠保商，天未肯不殺，能以保其子孫；
此時其子孫惟忽不蠲，天威乃降。乃天之仁厚，可謂至矣。知此篇諸稱多方，言天與二十
四主民，此十二言，發明天求民主之義，而全篇詞氣，如網在綱，以多方之言貫串列
敍之，其書凡四十八字之多。知此又誥文中特別之傳。

又案：篇中所謂夏所殷所，奚所求乃所不當所取也。而并述殷興代夏，乃宏周
起而代殷之思。此五言之傳，見此天求民主之由也。爾曷不忠于殷天之命，與天惟
畀於爾二句相呼應。惠王則大賚爾，顯天之命，則畀於爾。凡諸懷獗勸之意。

○又案：是篇以克不克組織而成，言克者爲言不克者和，諸多方必不克者致其克之
意。天之命以立殷，文王曰惟克，曰乃克，曰非克，至乃克，于臨克明慎德，尚德之明，罔克
也。詩書言多士，克明克敬，克堪克從，古無有用克字此樂
惟斯與克共不克和而已。

嗜讀要一

[illegible]

立政第廿五

序周公作立政史記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王曰于是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天子周公讚羣臣之辭俞樾曰歷呼王左右者而告之籠從之之曰陛下也卬曰考周官之制準人即司寇掌法之官及諸常任即冢宰以下任事之官三公以六卿兼領二伯又以三公兼所領如周公畢公爲大師領東方諸侯以制爲大保二伯領西方諸侯傳云所謂常伯也光常作常胡廣曰常伯常任準人平法寶周官侍中周常伯常任準人周禮不列其官是別有以武力事王之錢時曰常伯常任準人周禮不列其官是別以保衛所父之是在右者也常伯常任準人然而有左右之稱虎賁之供役而在左右者也其畢天下之重在周公曰安危之倚畀輕有習其繫天下之一也在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illegible]

詞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古之人迪惟有夏

孔曰大室猶家也江曰競強也孫曰

上注大商俊有實
以命天下五者
于帝由乃後得

所謂叫呼也

文呼也格呼以尊事上帝質俈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 釋詁曰告也 孫文哉教也

稽首后矣呂曰自身陶以九德教有其夏之先之后蓋世之守之以為知人之法祖其臣躬有其德知之真信之篤乃敢告

教其君所以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為質俊所

曰俊庚夏及用曰牧蘇曰事則常任也牧則九事伯曰度則準州牧

也所以君以稱君子小人為職曰面也業以九德之行則玉事大

也之任所以謀面用丕訓德君吳面陸尊曰前面注向面也猶向柯也曰向禮行鸞通

謂準宜之別任其史宜也所謂面用也訓德君之民法訓也德義民見人多故方人法義君德之為宅儀

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言緝君業則向用法訓也德義之民也人見故多人方法義君之為宅儀

人事牧準自擇其屬背傚士無言衆民上行下教也然德惟乃弗作

方牧曰上皆夏臣告君之力孔疏與臣下相率過況衆之力弗弗

祀言衆不陽任罪惟逃遠衆之臣是任也方曰古命宜之舞肯

往任惟言暴德罔後世傳曰教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往曰是惟暴德罔後世傳無曰教後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余舒曰

陟字疏曰陟即汝陟帝位之陟釐正也

堯典允釐疏曰史記並作陟帝舜之注即明飭也

乃用三有宅克即

[illegible]

以上厥[illegible]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棻曰三宅已授之位三俊未任以事吳曰即敘也即宅即俊者成乎其宅成乎其俊也方曰克即宅者當其任也即俊者皆賢俊非過舉也克嚴惟丕式迦袁嚴尊也湯承用夏道尊為大法克
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戴曰見顯
迺即曰所謂近之則不厥遠之則有望也嗚呼其在受德暋馬曰受德受所為德也孔曰釋詁之暋強也
暋即昏也故訓為強王安石曰紂付所用非人皆本於身有惡德故曰暋德受德者推本言之也惟羞刑暴
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王安石曰蓄逸也王引之曰釋詁
刑法也法暴德與習逸德對文暴德之人任外事害於內故與方黃曰紂作威於外故以逸德之人共內事誅帝欽罰
之莊述祖欽嚴也曰乃伻我有夏傳曰伻我周家王有奉是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戴曰言法
商先王受天以德治萬方命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
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揆曰此言文武克知而揚擇賢之心又灼見其儲材之心皆以敬天治民

[illegible]

（一一）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江曰變事言任一也祀業事準牧三
者乃分職之發蓋立政有山三職故曰
作二事說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孔曰周禮趣馬為校人
文事職告屬官馬一十二巴立趣
馬一人趣馬下士虎賁下大夫左右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
犾拤𠈌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
臣百司蔡曰百司若司裘司服庭府君太府內府之屬大邦不言
伐小伯不言都互良之也藝又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
表外也上百司蓋內百司北百司丞外百司美之曰大都公卿
之都小則大夫之都也用礼有都宗人都司馬宗人司馬皆正官
伯猶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吳曰尹伯丞所魯語所尹彼文師尹
正也亦与太史對言问耳期內外大小
之臣必用庶常吉士侯國之臣壺承之長亦以是期之司徒司馬
祖奉章服國語注郎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匠
司空亞旅劉逢祿曰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
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
設其參傅其伍陳夷微盧烝姚發曰烝有君也戴曰三亳坂尹
其殷置其輔是也微盧蓋夷國之內屬者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坂
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工惪成曰成皋縣即虎牢轘轅關

在緱氏縣二函谷漢志五屬河南續漢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
有函谷關壹函谷即一徙成皋續函谷河南所屬古又有近穀孔穎曰
鄭以三臺亦尹共為一皇名稽以為三處與之地家為北臺穀曰
北敎熟在東南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頤其於有心宅知之作度訓之同人主非能常宅心常好任一
名任人司牧人則即下德與康誥能知宅心真知信諸賓
庶獄庶慎
以持三三十七大夫其言事謂三號以三有司為之牧夫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眂屬日居本言之

于茲故敢折獄人主之大戒也易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亦
鄭果曰言獄慎有天子所富知文王不敢知其庶者耳

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蔡曰救功安天
下之功吳澄

曰極危必資剝哉之能論謀兆資寬大之度武王健志書而不
改父之民故父子並受此丕基祖業義德剛德容德柔德岸謹

柔相傳附市婦到
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
王戴逮曰讀蔡子懲自今我

其立政立事
祀若作政立事即上文之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書
立即也準書之曰立政合學之曰立政立詳言

之曰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其義一世王孔四自此以下四言
繼自今凡人席不有初解克有純我成使徒省從今以往常
也用質準人牧夫我其克由知厥若若江曰釋話丕乃俾亂吳亂民即丕後乃

文之茲乃俾乂也茲猶斯也相我受民吳傳曰曰俾能訓從相教所俾受是天也民相
我俾從之受民也後文之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訓為傳代訓和為為曰於勿閒
以小人閒之使得終始其和庶獄庶時則勿有閒之代為屬為曰
末任之先勿有閒之則能篤信於厥任之俾此兩言者任貴之吾

[illegible]

道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蔡曰末終也惟思也不敢斯須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漢石經已受作以前徽作微紀業徽言謂咎陶九德之行也夏臣三宅之教

繼自今文子文孫吳曰禮記注文稱美之善也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蔡曰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慮詰所習正人指當用者為言

王樵曰上言勿問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己

自古商人張

劉曰用人謂虞夏為古稱殷則曰在昔故曰古之人迪惟有夏曰相古先民有夏曰古先哲王曰殷先哲王

亦越於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王曰能畏陳茂才力如此故能受天下治也鳴盛曰王以繹為陳釋詁文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馬曰憸利佞人也不訓于德傳曰憸人不順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吳曰是則也在猶於也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說文引此經曰勱勉力也呂曰人主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附[illegible]

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聯國之興亡帝好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
人之際有有哉文武有庶常吉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名以之眾
詩王多吉士亦王於再坐則周家父祖所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傳師保所訓惟在吉長一代治禮可諸考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桀光下地讀曰之其克詰爾戎兵○曰以
陟禹之迹○方行天下○陟禹助迹曰守方即旁行之古天下有佛王克云曰賓至于
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孔四克吳曰岳粒口敷也曰揚頭續見
也自[?]曰公非敘王用[?]戎[?]恐[?]共之安[?]婁而使之嗚呼繼自今後王立
政○[?]其惟克用常人○而異曰名界者閑牧夫曰彰金敷有常吉利訓鳴呼自今後
持重守王者常人常人也以慎者之人也周公若曰凡常敵吉使常桂人者与史敵吉人也同凡實
生事為王者常人生物為群人而周
故告之事曰人周公以生言為器之有司之若曰太史有傳府曰置太宜史之掌之六也制典
而所蘇公謹金獄之事命太史書之以為司寇王法司寇蘇公式敬
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寇傳之於
封曰法王
蘇念司
國生為孔武
曰王左司

[illegible]

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區為司寇　蘇曰列者前後
相㠯稱今言俗也　江曰實溫田用也司寇蘇公式司宜蘇公法
此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則凡國之與箸皆藏馬蘇公孟有成法
前于太史敔式指謂蘇公法也　祖素太史之職曰凡彝法君考
馬是則侯列刑書以成一代之大清亦其事也故公告太史言欲
敬爾用獄以長我王國必于蘇公之法於慎而用其適中者馬公
既詳言慎獄以教王篇并又告太史書之以形後嗣仁人之會其
利溥哉　程西周公作立政畢言常伯重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恆
者鮮一循之中丁常反覆惟此一李而臣是古人之意之主雖步
不可誰正人也盖所以綠羨氣質董陶從情故能習與智長化與
以成也　呂曰無送立訪相為經饒以無逸之心明亦政之體君
道備義自立政後周公不從有書納忠於王此絕筆也忠發修篤
之誠保長法大之慶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真德秀曰蘇公之長
國在式敬用獄苗民之絕世在虛用五刑所以著民命之重娛

按詩業者林休先知也一該為進戒之主實為立政之大原初故對附罕而理不如
此則政備而亂愿引往代及近王之事乃先舉古昔強因此以上引者了庵句篆
伏以上引殷了三亳阪尹以上引文武之宅以見之事是周舉篇文王宅
以以下李引文王之立政常作事不外乎用吉侯獄及士譴詞法和董子之

閱虞中孚本讀尤

書稱欽恤慎罰總論刑官之所當知次撮四種繼自今三字所當箴戒

乃經訓刑之總綱後人名之曰寬所以寬也世儒視之特用其自相矜慎刑恤之以

咸中罰刑有用寬用明於國法蓋大功矣又當兼此寬容之義以正其

兼用之以拯民而詳謀於制獄中而存寬大是之謂仁德之惠寬容中庸之言

五常修天下之實禍患寬之心有容是容德也故能剛毅足以有執是剛德如一包

而無天之民不禁不用兵施其德為剛毅之心所以生之也寬容是久遠之不究

大包容於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惟容德是寬此則用剛德乃所以濟其為容

而容民畜眾之中又不可不知其上與比也

[illegible]

顧命第二十四

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史記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illegible]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馬曰洮洗髮也頮頮面也孫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淅米謂之洮太王藻日五盥沐禝而靧粱洮是淅米或當為沐禝說文沬湏面也又作頮云古文沬从頁相被冕服憑玉几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孔曰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憑玉几明服袞冕凭說文引作凭曰依几也讀若憑段曰凭天正字凡作憑者皆假借字十論顛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為正傳曰大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其大卿次第則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師氏大

[illegible]

夫官虎臣虎賁氏蔣廷錫曰芮今同州府朝邑縣彤在西安府華州西南畢在長安縣西北衛今衛輝府淇縣毛今陝西鞏昌府
秦州地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傳曰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
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獲誓言嗣姚永樸曰釋言矢誓也釋詁矢陳也釋文本作矢誓矢通矢即陳也矢曰誓
言嗣謂立嗣茲予審訓命汝戴曰呂覽注審慎也猶言發訓命汝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孫曰宣顯也蔡曰重光猶云重華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吳曰詩傳麗數也李善文選注數猶禮也則法
也上屬爲句黃式三曰肄肄不違謂勞勞不歇倦祖祭奠定禮教陳其教法使民肄習不違史記所謂勞在節倪也用克
達殷集大命朱駿聲曰達讀撻彼殷武之撻在後之侗焦循曰論語孔注侗未成器之人蓋童字之假借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說文引此經云逾遜進也今天降疾殆弗
興弗悟祖祭弗怡謂神智弗與爾尚明時朕言王念孫曰明勉時承并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露新序承
作時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傳曰釗康王名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闓按王說是也……

陳際泰曰於此見……逆子釗……特書之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王引之曰夫人猶凡人蔡曰亂治也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戴曰以猶使也孫曰冒貪也蔡曰貢進也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或傷舉其著於外者於之非幾舉其發於中者刑之也祖案史記云毋身欲說無貢于非幾以篤信話之說卜亂于威儀也呂曰成王將終示李臣宮子游終示孟散子皆在於廟儀容執顏色辭氣之修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鄭曰連綴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越翼日乙丑王崩竹書成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傳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吳曰俾從也爰於也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王安不曰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范祀焉曰王崩太子而在位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眾也延入翼室恤宅宗蔡曰引入路寢旁翼室為憂居宗主戴曰猶後世所稱祭主也丁卯命作冊度傳曰三日命史為冊書詔度傳顧命于康王孔曰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嚌皆是法度越七日癸酉鄭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孔曰乙丑崩於今九日矣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

[illegible]

[illegible]

賜臏隙與木詁
殯於死日為八日故王曰召公為二伯相王室故
以發酉為殯之明日伯相命士須材曰伯相蔡曰須取也金
履祥日材物也如下文禮器几席東路戈鉞之額士者凡幕人掌
次司几筵牖士詁聯皆士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書
傳曰狄下士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户牖閒孔曰
狄設黼扆綴衣釋宮云牖户之間謂之扆郭璞曰窗東户西也考
工記云畫繢之事白与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展置之扆地牖閒
故名此物為類扆雅曰縀衣蓋即中扁所之設其裳衣
孔曰牖謂富也閒者富鉞大所曰古讀數如布
南嚮東户西户備之閒也敷重篾席馬曰義識翁王曰華席
蓋滿黼純傳曰白黑華玉仍几鄭曰華玉五色玉也傳曰仍因
序也雜僧為也目孔曰周禮
云吉李變東西廂生時叮不政作釋宮文孫矣
山事仍几西嚮東嚮傳曰東西廂謂之序孔曰也吳曰釋
宮云東西牆謂之曰堂馬曰序所以別内外傳曰紱雜彩
序今傳作廂者誤敷重底席青蒲也綴純文貝仍几有文之貝飾
几孔曰貝者水蟲釋魚云餘貾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
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貾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
傳曰豐莞孔曰釋草云莞苻離郭璞曰今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王鳴戚曰

[illegible]

詩箋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蒲筵是蒲有大小為異

畫純

鄭曰畫純似雲氣畫之底緣

雕玉仍几

傳曰雕刻

雕

西夾南嚮

傳曰西廂夾室之前孔曰下傳西房西夾坐東木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亦室言之

敷重筍席

馬曰筍箬箬王鳴盛曰說文箬字注云竹箬也箬字注云筵謂竹皮曰箬

玄紛純

鄭曰以玄組為之緣王鳴盛曰司几筵注紛如綬說文組綬屬則紛亦可言組也

漆仍几越玉五重

戴曰越惟也陳大猷曰玉一雙曰重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曰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瑞未見豕治大不以禮器名之孔曰大貝者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謂車罔為渠又云鼓長八尺謂之鼖此鼖鼓當是先代所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吳曰說文引陳宗赤刀建文則陳寶為一物也廣雅陳寶刀也馬微詩曰大訓洪範也

[illegible]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
前對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
塾前北面二人雀弁執惠鄭曰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惠狀蓋斜刃宜芟
刈也立于畢門之內孔曰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
寢之門一名畢門也四人綦弁綦馬作騏曰青黑色執戈上刃鄭曰戈即今之句孑戟夾兩階戺
傳曰堂廉曰戺孔曰廉者棱也立在堂下迎于堂棱一人冕傳曰冕當大夫也孔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
也冕在堂上弁在堂下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
序內半以前曰堂孔曰此立于東堂西堂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下上鄭曰戣瞿蓋今三鋒矛傳曰立于東西下之階孔曰垂是遠外之名此二人服冕知在堂上
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未階上堂知此立于東西下之階上也一人冕執銳鄭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於矜

敓舊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
說文引此經銳作鈗曰侍臣所執兵也讀若允
立于側階
傳曰
側階
北下立階上　孔曰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縱立於東垂者已
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使以為北下階上謂堂北階
北階則推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呂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
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今惡私則於容責使而有賓陳之溜
有事而司察偽則堅明守美而無腹心之廣下及秦漢陛楯執戟
尚除一二此制欺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僕有視朝數剌而周廬陛
楯貳環以桂埋蔑擇之徒
有志於後古者盍深擇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鄭曰麻冕三十
升布冠也黼裳
冕服有文者也　傳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
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此子
釗不言此王也王者所須而即遺既之任何後臣民之心不可一
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從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與
乃受銅瑁明為繼體君也保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
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
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卿士邦君麻
冕蟻裳入即位
鄭曰蟻謂色玄也　孔曰蟻者如蟻蟲也此器色
黑如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

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服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　王夫之曰所即之位以子受命於父之

義求之則與冠禮相通蓋阼階也由賓階上者嗣子之不忍死其親也即位則於阼者正其為登所謂路阼也　太保太史

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曰彤纁也太宗即宗伯也纁是赤色之降者故以彤為纏　孔曰彤赤也太言是常祭服孔

保承介圭　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莫康王所侍之曰考工記玉人三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

大部介詔大故如是彼鎮圭　上宗奉同瑁　鄭曰上宗猶太宗受其文者宗伯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尺三

人伏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柩以王鳴盛曰推鄭竟同蓋圭瓚可盛酒者下文太保以異同東璋以酢祭侯云君執

圭瑱太宗執璋瓚彼同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明祭者自是圭瓚江曰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瑁者俱升自阼階國非尊常酒器圭

瓚是宗廟中酌鬯是以裸先王是祭器之重氣取書奉以俱傳也孫曰同合文作錫銅即金也白虎通說圭瓚心金精玉後之意

是銅即因玉瓚之飾以金為名大傳古言主子有器不敬壽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所與諸侯為諸

也說文瑁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　由阼階隮　孔曰東階也以卑故不媄為主人祖崇介圭

多起禮曰故王行發達天威家之於其見天威到可已習遠是

同瑁皆傳世嚮故由作階重太史秉書傳曰持冊書顧命由賓階隮御王冊命鄭曰御猶嚮也

王嗚咸曰御即迋宮迎也祖柔王時已即作階之位故由賓階上正與王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

命傳曰大君所道播揚終命命汝嗣訓秦傳曰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我帝行下射應助曰臨君周邦

率循大卞王曰大卞大法有法制故訓法王鳴盛曰已皮卞而射也是卞即弁姚永樸曰釋詁率循也率循二字連

文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

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蔡曰亂治也祖業而讀柔遠能通之能古能耐而三字通用能者善也

而亂善治也吳曰乃受同瑁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

左傳杜注畏忌也受瑁蔡曰葛氏云受上宗同瑁

則受太保令圭可祝王三宿三祭三咤傳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已受奉臣所傳顧命孔曰釋詁告甫

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云酒

三酢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咤祭文

引作說云奠爵酒也孫曰咤馬作氣見釋

文咤佐宗汪垣曰比吉受命林祭故止路上宗曰饗金履祥曰傳拜命以

嚴虞周居本言名

嘏告也猶椴以譽告太保受同降吳曰此是受王所受之同盥吳曰此一字為人也為將酢故盥以異同秉

璋以酢傳曰半圭曰璋孔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

下遠酒其執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王夫之曰以異同酢若神人之別也同而加璋重賜王也酢者宥答主

人之獻也此則神受享而報主人也以酢禮禮王賓先君而正王之為主也太保代王酢神盖初喪無舉爵之禮不可同於虞祭之

酢孝子受爵也授宗人同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供王宗人侯大保祖業將拜故授同於宗人拜

王答拜祀業太保代王受酢酢畢而拜也●方芭曰喪禮諸侯於御大夫士揩答拜天子於二王後亦拜焉太保先王舊邑

故有加禮太保受同祭嚌宅說文引比往曰嚌嘗也金顧拜曰宅亦當作咤在喪祭告三不飲福故不保禰飲

福之祭曰太保後受同以祭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疾歆神嘏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圭跳飲福亦廟也授宗人同

王答拜祀業受神既拜謝王也太保降收傳曰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諸侯出廟

門侯侍曰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江曰雜記至于廟門不毀膳逆入通所殯鄭注云廟所殯宮也以殯所在神之故謂之

廟諸侯出廟門俟出畢門也畢門即路門也於王之殯在路寢也以下注疏本題為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王鳴盛曰古天子諸侯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也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皋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皋門內庫門外為外朝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應門內路門外為治朝路門內為燕朝即路寢此云王在應門內正治朝也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皆布乘黃朱孔曰四馬曰乘鄭曰此幣圭以馬盡畢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壁以宋亦有庭實錢時曰布乘者二王之後布黃朱者他諸侯如言篚厥玄黃也

賓稱奉圭兼幣孔廣森曰賓讀為擯王鳴盛曰說文引周書曰稱奉介圭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是諸侯有介圭吳曰稱奉建大蔡曰稱舉也

曰一二臣衛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為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吳曰禮記注奠撰獻也壤奠猶土貢皆

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蔡曰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後故答拜也且答拜正其為後吳曰左傳君義嗣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

以上汝殺

天子。林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為二伯故率之以入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最甚故太保與芮伯咸進比

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祀案說文羑進善也戈作誥爾雅誘進也者善也言天改

殷之命文武乃受之而日進於善詩序文王有聲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此進善之說也堯典言舜烝烝乂烝烝亦進也

克恤西土。戴曰漢書注恤安也孔曰特言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去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蔡曰

未葬未薨故曰新陟王孔曰新陟猶後世言大行說克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罰則凶不懲無不勸而能以行允

乎天下者未有也下即引此說

開戡定厥功。釋詁戡克也

用敷遺後人休。既永積曰詩鋪敢准讀釋

文引韓詩作數云大也休慶也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孔曰高從之禍

謂文王也戴曰左傳杜注寡特也朱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畢告寓於農張皇六師止是怨釋民邪蔡曰守成之世多溺曼

安。苟不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而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沫據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易弛矣發流弊雖甚於

東還之後要徹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最於未然之前務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

王若曰庶邦

陳經曰序惟只實[illegible]明君道之大[illegible]武丕[illegible]道之正用也

侯甸男衛孔曰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畧舉其事惟予一人釗報誥孫曰以麻冕黼裳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予一人　蔡曰康王在衰故稱名春秋朝王在衰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蘇軾曰詩歌文武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則天下相率而戴周所謂丕平富豈非陳錫布利也與　祀業丕平富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不務咎文王不侮鰥寡也爾雅務侮也咎疵也左傳孫為成之疵注疵謂民貧田底至齊信祀業底至猶言辛至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信者孚也萬邦作孚是齊信也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祖饕正其命于天謂受天正命也皇天用訓厥道江曰訓順日字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王念孫曰在謂相顧在也吳語昔吾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左傳吾子獨不在寡人下胥暨顧亦謂相與顧在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傳曰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王引之曰周官禮記注並云綏當為綏釋詁綏繼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

室用奉恤厥若祀條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以至奄有四方今當奉承其克恤之善也無遺鞠子羞

羣公既皆聽受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鄭曰羣公主為諸侯与王之三公諸臣皆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陳洪章曰注中居喪釋服解義所引春秋會盟朝聘之文非盛世禮制或不足據其引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告於君大祝大宗大宰皆禪冕正可為比往之譏林曰古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立之非出於外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八世為宦官立者七君其本半由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以繼嗣為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書誠萬世帝王之法也朱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盍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集説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不可以為非禮

亦不可奪又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此篇之錄於紀非
孔子不能傳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最數仁日禮三年之義
廸緋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丑宸冕大裘則三年之衰阮
成服亦有時禪之而即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冕服乎嗟乎
謂文年之喪既成服禪之而即吉無時而可於是乎以日易月之
制廷謂之權制不忍數剎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　姚
永樸曰禮有文有實喪之不食稻不衣錦文也中心悲哀實也文
有時可易而實則不可一日忘故古人有喪皆飲酒食肉天子受
顧命即位及祭天地社稷皆可以聲
擇山既其美與有疾飲酒食肉三同

費誓第廿九

序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史記周公卒相武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　孫曰鄭以為費誓在呂刑前蓋以時代相次故繫此篇於成王事後　段曰費大傳作鮮史記作肸集解引徐廣云一作獮鮮肸獮三字雙聲今文也說文周禮禮記注並作粊古文也　王鳴盛曰粊為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邑已無考唐人改為費考春秋之初費自為國後并於魯為季邑漢為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沂州府費縣西北去曲阜三百里非作誓地

公曰嗟人無譁鄭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王引之曰徂讀為且且今也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　陳師凱曰言亦在徐州境內而貢於徐州有淮夷蠙珠之貢徐戎亦其類也　蔣曰徐戎在今鳳陽府泗州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鄭曰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猶善也傳曰甲鎧冑兜鍪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傳之鍛今鍊應碇

惟淫舍牿牛馬薛季宣曰舍發舍也淫舍野次也林曰夫秋之侵接惟在廬掠牛馬臣妾今為大舍止牿牛馬狗

繫臣妾之此資堅壁清野之時杜乃擭斂乃穽王曰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穽穿地為之所以陷
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伏閑塞之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孔曰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
之名勢曰此除道路之翦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曰風走逸臣妾厥役之屬也孔曰左傳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勿敢越逐傳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祇復之吳曰小爾雅復
白也我商賚汝傳曰商度訓讀如章耳釋文商徐音章鼓曰仙民謂傳南度之漢律歷志云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
章度也白虎通云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王鳴盛曰周官朝士凡得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
告于士旬而舉之在鄉尚然在軍可知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鄭曰寇劫取也
因其亡失曰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吳曰垣牆謂壁壘蔡曰此嚴部伍之禁
呂曰自古出師者每因剿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不得不敢也甲戌我惟征徐戎白虎通征猶正也德言其正也
下引此往峙乃糗糧孔曰峙具也預具未粟謂之餘峙鄭曰糗擣熬殺也謂熬未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

侯古書 罰郎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傳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 鄭曰不言五
無敢不逮 傳曰逮及 汝則有大刑 馬曰大刑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 大傳古者百里之國三十
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
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 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 孔曰三
郊謂三鄉也 孫曰小師徒踐太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
出於郊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德境之法千乘之賦是也啟元年
傳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
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不足然後總徵
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並發故恙起郊遂之兵然
稍不王德徵境內也魯國百里郊當在二十里之外
峙乃楨榦 馬曰
楨榦皆築具楨 在前若在函考
甲戌我惟築 孔曰與以 王日築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
非殺 姑罪曰餘者留也凡稼害定夫加獲閒而後決此常刑之法
也軍前則不條常勢富時即刑之不留待餘民故曰無餘刑
任其刑惟則跟之糗盡此是魯人備築養畧緩其在戰陳之地故
非殺耶若軍士不峙糧及魯人運芻茭不給者則乏軍甚急皆大
刑少死 春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 鄭曰茭乾芻也 傳曰供軍牛馬
無敢不多汝則

有大刑
秦曰軍以朗會蜀芙為急故皆服大刑呂曰徐戎淮夷
世為周寔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戴於大詩命召公平淮
夫敎於江漢徐方驛騷數於常武非小寇也而之家學見於甘誓
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啟之斜伯賢當有屢之變伯禽就封魯常
徐夫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夫於行陣者是以知為周公之
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薛季宣曰伯禽當徐夷之難所
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甲精鍊以居則營廐嚴肅以動則
軍無侵掠戰守則糧餉備具糗糧則楨幹畢集而中之以戒令誓
之以邦刑爵制之門師眾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勝矣以甲戌征
以甲戌築二役五趙使敵不知所向攀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
奇未始不由於正孔子錄於
周書之未用於王者之師也

呂刑第廿六

序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穆王將征犬
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
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鄭
曰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 孔 曰王作禮記書傳引此
篇之言多稱為甫刑 今案詩云生甫及申下與禮記甫史伯云
中呂雖變字稱甫也 吳 曰序云訓夏贖刑訓順用字順
古從也高注說引大事云夏刑
三千條今呂刑從之是從夏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
荒 漢書引作說 孫 字上曰史記甫侯言
于王以命為說 讀 三 上 曰 鄭縮衣注云
吳 曰 寧 雖命言也 序云呂命穆王命示
傳說周 書以命高宗 日 王 又云穆王立五十五
訓 自 太 紀 伊 陟 王 印 位 年 已 五 十 國 年 七 年 五 十 五
年 此 經 云 享 國 者 三 周 之 享 國 也 史 記 云 王 後 七 年 崩 成 康 之
世 刑 措 四 十 餘 年 三 統 歷 以 王 王 無 年 近 人 桃 文 田 以 歷 法 推 史
記 竹 書 則 穆 王 元 年 上 距 文 王 克 殷 王 九 十 年 此 言 百 年 蓋 云 周
興 百 年 可 是 此 之 謂 字 通 作 耗 祀 宗 享 國 百 年 耗 者 言 國 勢 衰
耗 史 記 自 敘 列 傳 周 道 衰 荒 服 不 至 周 道 作 甫 刑 之 辟 是 說 荒 度
其 義 高 祖 功 臣 年 表 云 耗 矣 因 示 少 密 焉 是 選 此 文 也 曰 也
傳 曰 是 時 世 所 宜 以 治 天 下 耗 　 曰
作 刑 以 詰 四 方 荒 大 也 久 是 作 刑 猶 禹 曰 予 荒 度 土 功
王 曰 吳
曰

尚書ㄏ呈本言考

王引之曰義讀
為俄俄者邪也

丨曰此上呂侯告王之辭此下王告諸侯之辭若古有訓王念孫曰詞之惟也若蚩尤惟始作亂丨鄭

丨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延及于平民孫丨丨曰詩萋平齊等也

平民謂齊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馬丨丨曰鴟輕也鄭丨丨曰鈔掠發譴孫丨丨曰廣雅蚩騃也鴟與

卖祭相近殺宄謂干犯軌法奪攘矯虔說文奪作發曰強取也鄭丨丨曰有因而盜謂曰攘矯虔謂撓擾左傳虔劉

我造逐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攘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鄭丨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於少昊民衰而

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顓頊伐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

爲者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與誅之堯末又在朝

舜臣堯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王鳴盛曰是語云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章注三苗九黎之後也法言搖其虐于

故異秘曰黎苗九黎三苗也九黎亂德三苗不義皆以黎為一類

而非卑一人與卑合：租素三苗為九黎後無疑經不曰黎君曰

苗民有盖從其後稱鄭注緇衣云高辛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

是苗民國諸侯也酒誥以民指紂鄭注坊記先民曰上古之君也

苗疑諸侯其丨丨日名之為法也緇衣子

栖民匀德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

全篇皆重於刑罰　條款皆具見[illegible]　則人情[illegible]　尤[illegible]

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墨　墨子昔
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
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以刑惟
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
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五殺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鄭——曰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
刻異于皋陶之為　說文引椓作斀云去陰之刑也　許謙曰苗
乃專以刑為治國之法乃
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
越茲麗刑并制
鄭近田——曰麗說也
吳——曰禮記注竝
猶專也
制斷也
罔差有辭
蔡——曰不復以
曲直之辭為差也
民興胥漸
引之曰漸欺詐也
荀子不苟篇小人
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是漸之也
迺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泯泯棼棼
王鳴盛曰周書祭公篇
泯泯棼棼孔晁注泯
棼亂
也
罔中于信
孔——曰中猶當也
言無與信義合者
以覆詛盟
傳曰以反背
詛盟之約
虐威
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方論衡引作旁
引之曰旁溥也
紹也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
蔡——曰刑戮
發聞惟有腥穢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鄭孔以皇帝——曰

[illegible]丁王炎武[illegible]

嘗經刑從
無心也

服膺片歷本言弟一
文狩庭戮之不章王周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命重
黎之龜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義顓頊與堯再詳苗民
伐上言西絕苗民下書有辭于苗異伐代別時非一事也橫四
表記以下文皇帝為虞舜然舜敷苗時堯固未殂蕩和鄭流與
是謹表報虐以威論衡引此經曰虐威皆惡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記皆命也用惡報亂莫武馬
想案鄭謂顓頊誅九黎是遏乃命重黎絕天地通罔有降格觀射父語
絕也分流其子孫是無世也
父曰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顓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
謂絕地天通中論曆數篇云顓頊命重黎克胥重黎之後為心
方芒曰降即吞樸傳神降于莘之降至也明祀典正人心
柢復此等然異也組案山海經書尤作兵伐黃帝請風伯雨師
題大風雨是九黎重司乃上曰書其禍神來欲黃尤所為也故
曰黃尤推
羣后之逮在下
羣后曰民見疏以下鄭說顓頊明上下常鰥
作則此十四字
指格作后云
降唐則此
指厝寡無疑矣
明明調明明常盡無方寡子孫誼日
明不明常鰥寡無蓋也不
不明調明顓之之賢無盡不桀之誼
直不義曰洪顓焜日蓋害周祭直風雷罹蓋裂也祥文本作害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維恤，憂也。功，事也。

祖宗德，亦惟畏，則非報虐以威。何害之德，建明為明，則三后各
成其功，何常之有。后即下三后，上溯顓頊，下至虞廷，故云遠也。墨子
引呂刑十四字，在有辭于苗之上。
下亦以為本旨。穆穆之是也。
皇帝清問下民，清問，清訊。馬曰：**鰥寡有**
辭于苗。禁苗——曰有辭。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其記引此經曰：能知此者。——鄭康
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言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曰：
典，禮也。祠鈔志曰：折民惟刑，即下文哲人惟刑。大
傳作慎民惟刑。禁怨，古哲字。祖宗伯夷先降典禮于民，以刑有不
經禮者。哲民以刑，禁之之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士指率
陶。大傳子曰：古之刑者，今之刑者也。古之禮者，今之禮也。
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禁之，以刑繫之也。有禮而無刑者，是教之以俗也。
書云：然後降典，以刑禁之。以刑者，謂有禮而後有刑也。又齊曰：以其越之俗男
女同耕。伯夷降典，刑慈重民，而不刑，不謂有禮中刑。內曰：吳越有男
不同祭，而不同其中，刑重而不易也。圖刑之教。曰升男別女。
不刑罰有罪，而民不犯其刑。不重而由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
務從之防。逆水也。**不犯其刑。**漢書刑法志引此經語曰：言制禮以止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此節文即以下至九州皆釋禹所名是從地也。水所云釋
稷降播種，農
事重事三家氏

此古今王制刑之由

時層內選本言名

殖嘉穀王念孫曰稚貴鬼也庚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戴民阜財注曰法言務在啟疑富蘇載

一曰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鋁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墨子引此經曰此言

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責天下之隱事畫私以士上事天則天卿其德下於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己制

百姓于刑之中傳曰皋陶作士呂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詒蓋呂刑一篇以刑爲㫖故懸敘本末而歸之于

皋陶之刑言固有賓主刑已也乃輕不重之謂也後漢書梁統引中作忠哀曰哀之爲

以教祗德祖字依曰震同刑者以教民其德也皋陶謨祗敬史記作擿敬無疑祇慎史記作震懼一王安百曰刑之

而加亦曰國而納之于善而已故周官十有二教亦曰刑教中則民不號白虎通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林不教不成

此下經引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吳猶是也曰故

乃明于刑之中世者云中謂罪正所定而司刑亦以三法求民情業事得曰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說

斷民中獄訟成士師受之日受中小司傳曰以治

忍登之天子曰登中此經亦累累言之率入于民禁弃于民輔成

兼皋陶謨稷係方法

[illegible]

常敬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祖宗自士百姓至此謹言皋陶作士惟在振民德輔民嘉必知此而後民

之宮可倒故典獄者非終于戒之乃終于書之與三后之惟啟于民者其功王民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引之

曰擇讀為釋沈文釋嚴也釋擇古敢竟長訖于曰右于不夫足于人不夫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克君子說足是也色是擇也言

是信也下引此終尊注忘之言威也惟克天德茲曰也肩肩三自作元命配享在下新曰大命謂達

期長久匹祖宗敬忘以苟交贊序尼及峯陶德僞其與故亂功及民生與天無極昏方曰以上苗民之潰祀舉陶之慎祀以

為前之臺鼎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方吝典獄執法之宅也用實凡獄之上司冠與其廣公慙于翔獄既

成而王殷有丹克刹使三公參黎之六卯大夫會其謀王劉成獄辭王與三公文即參聽之卉國斷獄其制必同設見改而後及于

典獄也非爾惟作天牧曰曰五刑五用是謂天訖雖若不得而可是柄南共君之昭乃天之服昭祖寀此言爾

作天牧者非爾君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

新也刑罰不私也故上不逮可以衰刑而輕辭甫刑謹不也鞫迪指德也不行字迪道也孔曰言常效伯夷受令名也之

此實慶
天之(?)
威(?)者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吳曰麗謂科條也罔擇吉人
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吳曰庶威謂在位用威也
之人猶上文之言意戮知上帝不蠲蔡曰上帝蠲潔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吳曰傳曰以許于
吁天乃絕厥世孔曰言堯誅苗民之治獄之吏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鄭注禮記引之曰格至也
按鄭見於禮記言永命孔曰君奭曰篇日
敬之曰從作日輝爾罔或戒不勤
按孔注今日君奭曰安自也言五命安漢書曰勤今由自也不由言
有戒不勤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以此心有丹進意有丹想雖未形而五星以之推移來蓋者為其
書曰從此天之與人意不言人事其日天之言乃成
觀天之意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人類之祖也

四齊日觀天一日祖雙日克復天歸仁人類之祖亦一日三日皆在

[illegible]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illegible]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illegible]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illegible]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illegible]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illegible]

賀及之擇史記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乎紀案墨子何言人言即非是謂苗民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此云

何擇非人書觀刑當擇吉人何敬非刑書觀之當敬也故下曰朕敬于𠭊刑何度非及書古人皆可及也能效墨母殺身陶伯處之

慎刑刑所居得其宜經非日墨于行度非及言及前王史記度作居及作宜者古宅通義度又為居言何刑處之非其義乎亦墨

子之況相迹皆大論無致太子者先謂陰陽謂陰陽為光順天祈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穆先當擇其人後■家民之之本流亂

之下在明遇而兩造具備傳曰兩■因讞追曰錢大云曰說文紀引此經集解曰擇謂作遺讞故是所當史記

而當也師聽五辭其人五刑之并五辭簡孚核信有罪驗正于昔獄之曰傳曰眾獄官共辭傳曰五辭簡

五刑質也王五刑不簡傳不意五刑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服不應參曰謂曰不簡核傳曰不

也正于五過耳等呂失即所云所謂法官反內貨來也五過之疵可矣曰五過謂聽訟者有過也

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病也害作成求營也反級德怒內文謂也疵來焉作曰有求請財也參曰疵

來于請也其罪惟均人罪與怒法者等出入其審克之核讀殺曰克貨財務也因曰以比主過當克書引作

[illegible]

以上言祥刑之大要

核古者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傳曰刑疑赦赦從罰罰疑赦赦從免

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其審克之祀按五刑之疑者赦而議罰贖之五罰猶可疑則是缺也也五過之疏故當赦而徑

吏矣非攸概罰之也簡孚有眾孫曰即王制所云疑默汜與眾其之也惟貌有稽孔曰覈其貌者貳即周禮

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異曰有讀曰又無簡不聽異曰即注王制云不證不慈以為罪也無辭者不積也

具嚴天威史記具作其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曰刻其顙而湼之曰墨刑疑

則赦從罰亦而曰鍰鍰其鐵也方曰閱實其罪恐失出也孔

曰此傳黃鍰舜典傳黃金皆是銅吉人精罪皆同銅矣曰大玄

注閱簡也閱實簡孚審克文變而義等同大傳非其劓辟疑赦其

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評之辭者其刑墨

罰爲惟倍閱實其罪傳曰截鼻曰劓倍百為二百鍰大傳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者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傳曰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大傳決關梁踰城郭

而略盜者其刑臏宮辟其罪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

幽閉次死之刑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宮刑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傳曰死刑

傳高曰其交式笠

也大傳曰降畔寇盜賊劫畧奪攘矯虔者其死刑墨罰其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孝經孔子曰五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漢書陳寵曰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

上下比罪傳曰比方孔曰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五夏僎曰比無今往無明文許用例也無

僭亂辭孫曰詳傳僭差也說文辭訟也漢書路溫舒傳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

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差亂因辭及決獄之辭也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孫曰不行者謂踊除之法明案惟用令時之法也惟案惟法謂推以祖按周權宮罪五

百今三百殺罪五百今二百是周初刑律穆王時多有踊除不行者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

刑適重上服江曰說文及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桑曰書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康誥曰所謂大罪非

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

重○
禁曰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宇傳曰刑罰隨
也輕動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
惟○齊○非○
齊有○倫○有要
遂系曰刑法至当惟憤變是甚而齊之以不齊与至其
要倫所寃盖有載無而不可奈者知苟子以執位
齊忌欲悲風物不能濟則必爲爭則必詔乱則窮氣先王悪其乱
也故則祀義以分適使有實民害責之号足以素臨畜○是养天
下之本呼書曰惟
齊非齊比之請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養曰罰以懲過丟非致人
以死矣民衆出贖亦甚病
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傳曰非口才以可斷獄推平良可斷歎
黃度曰佞可以辰人之另良足以服人之
心○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
季杞曰罔差有辭匋○不能差
別其辭也○累辭于差為察其
身之差別也○大傳聽訟之衍大晷有三治心憲寬之衍歸於梁
答之衍歸於義○是效治而不寔是亂也寔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
訟者言不越辭靜不逃言情又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與不
聽者皇谿于鈦訟专必盡其辭矣聽獄者式從其辭成從其情
中論貫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
中以平之而不失其霸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紀接思民訴
鈴有情年也是而辭不能自達式辭于髮而其情貴不此者故聽
擬者凶察其情辭之差列折取其表而不可有意輕重之非俾從
件戕尸莫变式答

者子來菜云不從其偽詞
乃所以從其真情也
哀敬折獄
大傳子曰著之聽民者資笑
寵哀扱猶耆耄不肖無告有
過也赦小罪勿情大罪勿累罪赦老
之者赴不款有過謂之賊率過以小
而受刑謂之悼弱而受刑謂
謂三术故與其殺不書承寧
失有罪與其譖以有罪畢失過以有
必表君之死者不可以復生斷者不
赦又引子曰聽訟矣得其指
可以後續也書曰哀君哲獄
造曰獄若聲相
近哲即折獄音家
明啟刑書胥占
後曰啟啟通說文省視
稆也桑曰與采曰度
咸庶
中正
美四
司也
庶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美日獄定諸
之成礼記獄
成有司也于公周礼司冠毖其成于朝孚獄稱言信議工引之曰
成与獄対久底雜揣吏也獄肆有不實者又察其由直而定哭之
後反所呂曰獄辞輸之於上不可交易情實
手一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必也其李辞然後謂之辛也一人而
數羅一罪而數流奏其刑於上必官備西蠡而上之人則哥兩刑
而從其一垂者以斷之馬陳其數者有司俶也則其日義老主也
方以以上紀吉天下同異姓諸侯附庸及之大
田夫有來比考有贖刑之修及折獄周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
祀按有佳
惟行言治
官伯晨族姓
士祭之曰也比
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行

獄可以府辜亦可以樹也與

今天相民馬曰相助也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孔曰單謂一人之辭 猶言未有對直已曲之辭所謂一面之辭

民之亂傳曰民之所以治

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吳曰平也中聽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家並述祖曰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傳曰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 報以庶尤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王曰嗚呼嗣孫今

往何監非德戴曰句今何往擇句非何人監非同于民之中戴曰登中即之中周禮受尚

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辭往之給未哲人用有刑罪情

咸於皇不用民楚以六即何理極念豈指也用非之

以辭係法各協其極自然有慶之未新然與有罪

信豈此極此此篇多年洪範三夫用即六

咸中有慶

受王嘉師矣曰嘉師監于茲祥刑戴曰祥讀曰詳德言刑以上戒汝

馬錄臨曰良民也書蔡民謂穆王世子所有慎此明切以承嘉訓

也之計也惡利一未如熟讀此書巡猶無度為恤一不叙財也設

載以下備以為動且奉之千當此書表務惻其其者叙之意于

熟塞矣繁獄人感暴君汗吏之所受貿之戒則為不夫于財設也

且共語贖罪未世自有在只曰墨為而謂穆王百之是謂取之字

之也疑其可者意不赦赦之而妨辟疑赦其罰示疑恥絕犯墨罰

家其罪是言故者無疑則刑疑則取其百疑以實罰用時之曰隨

政王刑之屬罪之三千若一於之贖皆有閑其與也觸齊文慎俗

王哀之而五至于疑各以贖論妨法而行之則夫足犯至矣以穆

其賤金以免刑之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言一無疑赦而在不議

章後篇中字徵未全篇刑本舊後可刑也中究周

即之去而作不宜其刑於以刑則則輕者五降遠之
錄以去得刑而反而者漢倩剝入懼下以刑等意例
是刑也六區刑貨反以循天真造殺麻其之一也者
庶民之有刑罰內後書故下輕比可知疑情法或如
之之史言亂以有未請為萬察者誠於些也罰也白漢
意而亂政正亂云誠得望獄猶以先愚無贖罰罪世
也年子曰各之政屬之刻之者未免請當所法贖疑將
也近且而不不知輕於以甚而罪以疑也六則帥
奚其之其猶作可此入勇不輕輕疑金於因一降出
以曰必得意孔人豈能也而惟罰當並法等師
徒意旦刑以子罪一畫故也莊又法行也徒夫
齊情述因作曰而類得金古乎與而上刑類
之人之有作呂刑詩其贖用夫威無不下可之
以不亦亂刑刑刈　情之內後惟所相比笑類
亂情得政辭可之略之法刑世其疑情罪仿於
也書刑而為以故永安真苟死頌於也上也法
有呂必作誠觀命既有竟自罪如不　刑贖治
私呈述九也誠呂曰而辟死減金當如遠乎死
且刑之刑知亦保穆認文武等刑法真輕曰不
於之謂謂向觀為王此武而則懼與曰下古贖
道入九時曰三相來以周官入疑無夫服之為
之刑刑有真所吏年全公自流亦所呂序議庶
以祇為亂有誤事當民之官流罪疑刑等疑人
政亂亂政亂謂其時命司武減和於之法罪云
察昏政比政如古保其母而等刑適贖也者夫

文侯之命第二十七

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釋文馬與平字　文證晉文公五年五月
丁未獻楚俘于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
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　新序
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七居鄭晉侯以師迎王王
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其後三
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
文侯之命是也　宴曰左傳賓范宣子曰君先君文公受彤弓
于襄王若平王時有之宣子言宜書典而志行　婉來獲曰左
傳載命仇讎云与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此篇無之明所命者
為重
耳

王若曰父義和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馬曰父能以義和我
諸侯　吳曰此襄王因文公之功而號之為義和
也武丁得說以傳說姓之號曰傳說西伯得呂尚號之曰太公望
齊桓公得管仲曰仲父伊尹名阿衡亦湯號之　汪烜曰下述先
世之丕顯文武傳曰文王武王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馬曰上謂天下謂人
德吳曰數猶偽也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史記作武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半[illegible]了其之民参

事厥辟鄭曰先正先臣漢書谷永引此經讀左右句絶曰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柱者也吳曰此与詩賓左右商王皆當
依如字讀孫曰照劍聲相近釋詁劍勉也汪烜曰先正竟屬在唐叔虞及王孫夔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吳曰孫猷同義詩謨猷四適肆先祖懷在位蔡曰故先王得安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
熱曰弱字上屬為句汪烜曰以下傳國家多靡造天丕愆王曰遭天之大愆蔡曰為天所譴殄資澤于
下姚永樸曰後漢書注資利也民侵戎吳曰此三字為句敎梁注役傷也說文我兵也民傷於兵謂翟入用楚閨宋二
亥我國家純孫曰古屯純通也雜也即我御事吳曰爾雅注引猶今也罔或耆壽俊在
厥服漢書成帝紀讀壽字絶句云俊在位則當讀壽字絶句朱曰今翻古爲款詩吳曰傍之言維也多予則罔
克祖業罔能自支請吉失總也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傳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孫
曰釋詁伊維也祀業左氏城濮之戰王策敬服王命以保四國糾逖王慝即據此詰也命哥佚曰王謂叔父帝能自克莫人之憂
恤是糾逖王慝世永保在位即以保四國父往哉以下戎兌之蒜則所謂敬服王命也嗚呼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史記續作綏孫曰爾雅續繼也吳曰繼如周禮繼主
君之綏鄭注綏主君者續主君也度孰傾學也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孫曰顯祖謂文侯仇受平王錫命
紀乃顯祖者左氏叙晉文公城濮之[illegible]獻
俘錫之事衍汝肇刑文武孫曰肇欸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曰用平礼也也刑法也
祖宗用傳十一字爲乾會謨事令也印柏勤王汝多修傳曰勤功
書王得入衡奉祭祀是追孝于前文人也曰多言汝
之功多甚修矣扞我于艱扞說文作戮曰止也吳若汝予嘉王
江曰修長也曰叢仍王伐楚二事言兹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注曰以下後文用賚爾秬鬯一卣
侯以方伯之侮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傳曰昔以錫所者其斯祖
故賜豐彤赤盧黑也諸侯
有大功賜弓矢出後享征伐四巳曰來陳齊機曰合二十八年
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兹弓矢千與晉世家百文四年傳
胃俞言獻王所儀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之旅弓父往
夫千以賚執宴文公以時獻楚俘於王是獻儀獻功位載事曰詩傳
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簡大也

附錄作序標記卷

姚永樸曰協安也　新曰都國者也　林曰簡則吏稱

其職協則民安其業此致治之成績也故以是終焉

秦誓第二十八

序　秦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史記繆公復益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郊以報崤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言士者舉中言也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傳曰不言之本者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條樂也　曰訖盡若頓

是猶則也言　頃己則多書樂人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　俾如流　曰受責於人　王樹枡曰

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王持終日月已往老怒　卬日月逐往若不

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恨改道是晚深自咎

責之譏段　日條正義知經而云字本皆作員傳以云釋員

故正義曰　說文引作奈就予曰甚

員即云也　書也喬　用書東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就甚順甚善即此文未未附相知忌甚音相近　祖宗此言人情喜

人之順已過古直之士則曰來稱予忌四程注就猶著也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金祖屐宗拜今曰之古謀之士謀巧人佞而善忌言之故此易受使責人之親

難今之謀人之親此多遜故受責之反古今謀人猶云前筆後叢雖則云然王念孫曰云猶有也尚猷詢茲
黃髮則罔所愆蔡曰前日之過雖則云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新序引此經曰美用老人之
言以安國也史記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中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番番良士旅力既愆王鳴
盛曰番番當作皤皤旅呂同說文呂脊骨也重文作膂我尚有之仡仡勇夫說文引此經曰仡仡勇壯也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傳曰不欲用蔡曰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耇射御不違之勇夫前
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馬曰截截辭詩截剃
有要也說文引此經曰諞便巧言也又引作戔戔巧言曰戔賊也公羊傳引此經曰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子我多有
之注諓諓淺薄貌竫猶撰也易怠猶輕情也王鳴盛曰諓諓即戔戔亦即截截說文辭籀文辭從台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
怠與公羊合皇況通蔡曰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租奈此言良士能謀我尚有其人身而無謀我尚不欲
也惟一有倍人閒之能使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故昧昧思之而知其有害無利也昧昧我思之蔡曰深潛

而靜如有一介臣吴曰介與一同義一介臣即一斷斷猗鄭
忌也臣也左傳一介行李吴語一介嫡男大
學注斷斷誠一之貌孔曰
猗音兮足引之辭大學作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王爲哉曰鄭大學注休休寬容也如有容能有容
也古如字作而而讀爲貌然讀曰妒嫉如媢爲能人之有技若己
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孔曰愛彼美聖
口心稱揚其心好之
又甚是能容之是大學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段曰
於口作寔上屬黎民亦尚有利哉子孫論衡引大學作
民下屬吴曰釋詁職常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媢鄭注媢
妒也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
曰殆哉違大學作通鄭注違猶戾也俾使也佛邦之杌隉曰由一
人傳曰怟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於君也俾殆危也
安言危也杌隉不安孫曰詩注榮懷安也榮樂也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王引之曰淮南注尚主也孫薛君曰明昏詩傳善也
一人即上文一介臣若以爲由我一人左傳子貢曰稱一人非名

陳然春曰詩是
出風乎人之生歟
方使秦霸聖人
之意歟

閒居叨學卷二

也不錄為經矣公羊傳何賢乎權公以其部覺也　漢書李尋
曰皆条檡公說設說之言任仁仁之勇身受大尋社稷幾亡悔過
自貴思桂貞發任月百里奚平伯西戎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比
可不慎莪　堆洪先曰秦誓一篇有可為後世法者一悔過遷善
知所以行月无明於君子卜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無　劉逢禄
曰孔子序引書曰十寫衆周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己合而詩
之一為乘詩之孟一為發債之氣與亡之家將始也詩書皆多正
而之變詩曰始言天式之嗇而終於周德志先世之亡以為成書
三科述一市三王之蒿而終於文渎之箭秦警志秦以秋道代周
以霸笐經帝王遷三經也奉杖樣亂反氏始己終壽多極變石正
之也其為戒太平之正經星烏世之法成一也　姝禾樸曰法言
謂虞夏之書渾渾扇韓惪示言上規拱切渾渾無涯今觀二十八
篇惟寿貢與與謀氣家相周至甘誓而一變矣然去古未述詞猶
簡貫善承帝者之後而開王者之先者也商書王屬周書自牧誓
至豆政凡十四篇法言所讀潮灝書查韓氣所請信屈贊才嗇也
至顧命康王之語呂刑而又一覺兜蓋惑王青之運青也文侯之
命秦誓則霸者之畫以王澤未況所言猶近於道故錄而存三聖
人刊書於世運升降之陰有深數馬令觀論語述聖帝明王之德
及程運表記諸篇
其收指蓋可數會

微子之命第十九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尹茲東夏 陸作尹凱田自對是錫言之宋在東今以作府高邱有微子墓

蔡仲之命第二十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懋乃攸績 說文作懋 悠迺也 攸通

周官第二十一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今載爾仍 傳曰舍行各仍

君陳第二十三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庶言同則繹 傳曰出納之事當用汝眾言度之眾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

三細不宥 傳曰

罪非小三犯不赦亦以絕惡源 以辛共或不良 王樵曰爾勿分明功辛有道

畢命第二十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保釐東郊 蔡曰釐理也 弼亮四世 孔曰弼釋詁亮佐也 惟既厥心

傳曰惟在夫其心

君牙第二十四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 蔡曰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 冬祁寒 孔傳以祁為大

冏命第二十五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正於群僕侍御之臣 孔曰作太正之長也作僕官之長正於群僕令發正之云義不同也

憸人常人之戒

訓僕出口亦傷之

說命中第十二

惟口起羞 朱祖穀曰言出於口乃命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前後命於人則適以自取羞辱 惟衣裳在笥 朱子曰亦當作笥也主笥甚言女取之易也云爵者上衣裳在笥所以命德 朱祖穀曰惟口起羞也 惟干戈省厥躬 朱祖穀曰惟甲胄起戎也 祖棻案命討皆不可輕 惟厥攸居 祖棻案思其所居 傳者在內也

說命下第十三

厥修乃來 啓曰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然自能進然來矣 惟斅學半 祖棻案斅學半子占斅與學之益與乃其知故學記說此經云斅學相長也 作我先王 啓曰作興起也

周書

泰誓上第十四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沈湎冒色 孔曰冒訓貪也 予曷敢有越厥志 啓曰有罪當討無罪當赦敢一有所越于天 祖棻案言已之志

去設區試天子

泰誓中第十五

雖有周親傳曰周至也 寧執非敵傳曰寧執非敵之志

泰誓下第十六

祝降時喪孔曰祝斷也 以登乃辟孔曰辟詁由進也登成也

武成第十七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旁死魄傳曰月二日死魄 哉生明傳曰始生明月三日 既生魄傳曰魄生明死十五日

分土惟三傳曰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旅獒第十八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無替厥服傳曰各修其職 惟德其

物鄭曰王者以德所致物分賜諸侯以示親親得其物而以紀其物也

惟天生聰明時乂 傳曰天生聰明是治民亂 最棐之有秩 傳曰治我商家國於夏世桀是翦除

錫予之德 予商也 殷棐予一 功懋懋賞 誥曰懋茂也德茂則茂之以官功茂則茂之以賞

湯誥第五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克綏厥猷惟后 金履祥曰周子曰定之以仁

中正而立人極 馬益經說之謂 兆民允殖 金履祥曰一草木之微上天且生長之則兆民信不欲其絕之明矣

乃亦有終 傳曰庶幾於是誠固乃亦有終世之美

伊訓第六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假手于我有命 殷棐多方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 刑殄有夏即此所云有命也 朕哉自亳

傳曰哉始也 俗之惡既退乃將一意從亳 殷棐伊尹五就桀終伏以鳴 今湯於桀無矣 予惟不從以大墜厥宗

利桀湯以七十里而興是修德之亦少 桀以天下而亡是不德罔大也

太甲上第七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 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顧諟天之明命 傳曰諟是也 自周有終 蘇氏曰自由也由忠信以道 則有終相因於忠信為周

相亦罔終 蘇氏曰言君臣一体相因周也 王惟庸 傳曰言太甲守常不改 往省括于度

則釋 蔡曰虞之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所射也 之類準也 林曰機必應於括括必應於度

太甲中第八

自底不類 傳曰言 所不義

太甲下第九

咸有一德第十 伊尹作咸有一德

春求一德 蔡曰純一之德不雜 不息而所謂常德也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傳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

則為祖宗 其廟不毀

說命上第十一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尚書誼詁卷八

虞書

大禹謨第一 僞古文下同

黎民敏德 傳曰黎民明德 修德 惟帝時克 傳曰帝謂堯也 徽猷無廢

宋曰言廢戒 於言廣度之時 百志惟熙 蔡曰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 徽猷其藏 言其之間光輝明白

迪積德 傳曰迪道行 積布也 允出茲在茲 宋曰用舍 允出則試之所發見者 庸太

不經 迪常出乎常法 之外故曰不經 成允成功 蔡曰[illegible] 試功而終有其功 不自滿

儆戒 孔曰儆戒也 律註 不迷乃德 蔡曰[illegible]道 貳大之難 允執厥中 蔡曰[illegible]

收而存[illegible]惟微 惟精以察之 一以守之 道心[illegible]主而人心[illegible]

則危者安 微者著 [illegible]為日[illegible]之 不及之差 而[illegible]中矣 敬修

其可願 蔡曰不修其可以為所願 ...[illegible]而居下也 枚卜功臣 蔡曰枚卜 [illegible]卜之也 昆命于

元德孔曰桀言昆德也

夏书

五子之歌第二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孔曰釋詁尸主也　厥弟五人傳曰啟子也　關石和鈞孔曰衡石量三十斤為

鈞四鈞為石　朱曰關不知何以是對石之名如關孔家等之類

胤征第三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明徵定保蔡曰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傳曰遒人宣令之官

俶擾天紀傳曰俶始也　辰弗集于房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

商書

仲虺之誥第四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一）

馬曰禋精意以享也　大傳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　此所謂六宗
者六府之神也　文七年傳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　馬徵麟曰即春官社稷五祀詩箋方社在旅為六府猶六宗也六宗東方
曰句芒南方曰祝融西方曰蓐收北方曰玄冥中央曰后土后稷也天神陽氣數五地祇陰氣數六合五帝六宗言之即君子所謂
祀五祀也　祀者六東方春屬木南方夏屬火西方秋屬金北方冬屬水而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屬中央也是謂四時也四方
也五行也六府也一而已矣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覆地載之中此六者之為用最大故曰六宗

（二）

四朝　何休公羊桓元年傳注王者四方諸侯分為五部部有四
年率三年一朝尚書曰羣后四朝鄭玄注諸侯順四時
而朝也　陳喬樅曰五部為五服詩正義引鄭玄云蕃
屏之臣不及歷方限猶分附侯說有虞方侯行之時
且四方諸侯於四年中各止一朝與經文四朝不合

（三）

陳漢章曰蓋以漢渠搜指當經渠搜誤
始據文漢多徙外國人於內地上郡有龜茲
縣天水郡有罕幵縣皆非其本國所在
以是知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側之渠搜
必不在其東隋書西域傳鏺汗國都葱
嶺之西古渠搜國也於漢為大宛境在
今浩罕回部西南與經西戎語合

(四)

又東入于河　朱曰禹貢川凡九條，弱水最西北，之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黑水次之，經梁雍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乃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水以河為先。漢水發源於兩江之北，故次于河。江在漢南，故次於漢。濟雖伏於兗州，於一州為大，於九州乃小，故次於洮，故經止於陝西，自淮以北而後次近，故次之于江。淮在濟南，故次於後，以淮最南故居末。

(五)

此與會曰同下孔注以互殊　九州之次第下

(六)

孝氏次曰古者射法，弟子入學學射，右瞽射剌御居中主馭，宮一十二年侍左射以散，學左射如右入學斯職，朝傳於逸曰予之學射剌也，御外之法，即王宗所指論道與

(七)

書洪範　漢志曰五行不錫洪範，書作西漢之洪範，是也。分四段：首六節史臣紀箕子之詞。王乃言二節武王訪叙倫之道於箕子，而箕子答以叙倫不外洪範九疇。如初一節實子述禹所次之九疇，所謂綱也。一五行以下箕子衍禹所次之九疇，所謂目也。

惟十有三祀節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因箕子之辭也。箕子雖事商，實論其我國為臣僕。史記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實因其志與辭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為之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十三祀即泰誓之十三年，以是年克天下，訪道者尤其勤也。因天下有道，因箕子學貫天人，故見之訪問之，尊賢樂道，師之而不臣也。

王乃言曰節 陰定協合彝常倫理也凡民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止之理天默有以安定民而相協其所居止之理之大綱具于此所以彝其常而出于身有倫次天敘相協于有生之初不能使之常敘于有生之後民乃叙此彝倫其圖君中之責也惟天陰陽之百稱虞書所謂天敘天秩商書所謂降衷恒性也敘彝倫之恢其常而去保尊自其正而不乖紊於虞書所謂敘我自我商書所謂綏猷也

[illegible]

箕子乃言曰節 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 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乃第龜文而剖之其理也 彝倫在人叙人倫在君而所以叙之之理則出乎天此固同然 陻則五行從其性而以叙也禹嗣而修治之地平天成洛龜出焉有數無他其理已[illegible]次第其數復世事物之[illegible]其畢具天下彝倫所由叙也庶法具于書[illegible]

初一曰五行節 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人之所以因其五事者天之所以生斯人者也其所以建極也主治治之所以然者也稽疑以人而聽天也庶徵以天而徵人也福極人感而天應也敘所以協其[illegible]之常也協所以合天[illegible]也[illegible]極所以立極也所以治民明所以[illegible]用所以[illegible]所以勸所以懲 此洪範所第之九疇乃其[illegible]則皇極為九疇之樞五事乃建極之本故五為五之數[illegible]傳極是大人之道備矣疇書之五行為始故不言用庶徵用[illegible]出錯言之皇極為統故不言

數乃衆彰所由統 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

[illegible]

一五行節 萬物成形以數言者為漸五行先[illegible]以數者為次水最微火漸著木形實金體固土質大潤下四者以性言猶本[illegible]也作者七五味切于民用故繼言稼穡稼穡不可以性言故不曰曰[illegible]之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illegible]也 稽言五行之序不及五行之本[illegible]太極判而有陰陽五行即陰陽之[illegible]其所[illegible]衍諸五乃九疇之目此節詳五行之[illegible]也曰水五[illegible]以序言五行之序也潤下[illegible]五[illegible]味言木火土為陽所生火金皆陰所生五行兼[illegible]陰陽也五行并[illegible]民生所急六府孔[illegible]治道所先故為九疇之首

二五事節　貌言視聽思五事之銘　貌澤水言揚火視散木聽收金思通土恭從明聰睿五事之德　[illegible]

[illegible]也謀度也聖無不通也

貴化四時陽生人五事即陰陽之精[illegible]　此言五事之[illegible]五者五行之序[illegible]五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五事[illegible]五行之[illegible]孟子所謂踐形也

三八政節　[illegible]

此詳[illegible]

四五紀節　[illegible]

此詳五紀之[illegible]

月日星辰之[illegible]

五皇極節　皇君建立也極[illegible]

[illegible]

凡厥庶民節　謂四方之民也以保和福之用也　[illegible]

凡厥庶民有猷節　[illegible]

人才不同[illegible]

無虐煢獨節　非以貴賤論也　[illegible]

此言[illegible]

人之有能有為節　[illegible]

[illegible]

無偏無陂節　[illegible]

不偏不倚也[illegible]天下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和大師教以天理[illegible]

[illegible]

社稷以保[illegible]

曰皇極之敷言節　[illegible]

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上帝[illegible]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illegible]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節　[illegible]

以近天子之光[illegible]

六三德節　[illegible]

人君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惟辟作福節 [illegible]

此承上言之 [illegible]

臣之有作福節 [illegible]

[illegible]

七稽疑節 [illegible]

曰雨曰霽二節 [illegible]

[illegible]

凡七卜五節 [illegible]

立時人節 [illegible]

汝則有大疑節 [illegible]

[illegible]

八庶徵節 [illegible]

[illegible]

一極備凶 [illegible]

一極無凶 [illegible]

曰休徵節 [illegible]

曰王省惟歲 節 [illegible]

歲月日時無易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庶民惟星節 [illegible]

九五福節 [illegible]

六極節 [illegible]

[illegible]

（八）

殷刊其書盛行破若干篇言閉宮未從言四國是否是說是通儀之四國合宗商度此皇正也化仙也通一圍也邦之總四凡為國皇民命原家其也孫世所對東征伐之名者歷伐戎殷國之民乃三家而國和之緒其自化故前二十年之閒征之後大小君也及久而救恤之化陷殷不救乃明正其宗而誅之大國是稱[illegible]其故東方諸侯四國之民備又以為之民殷惟代也宋子之說以其新民[illegible]卜之已四天下任其事也[illegible]山[illegible]謂先生解序本之為此可預相表裏乃引其說未仿其要與經也　右據唐東許氏據此以不傳也若此二字先上用述孔義固安南也於兩中之書於從四國之名而先儒以破殷于厥所後民乃宜注云用而已對殊乾上成作洛殷殊凡義是為大宋是以書言能令難以相形明

（九）

因按　上言前述是述為以表後求因於引多之時文乃書其不通於引述又而擬其之詞於引述其中大信則謂一不通證之正再不通證之數三不通證之證也

（一〇）

陳漢章曰：後漢楊賜傳上書曰：出中苑囿，極槃游之荒。又諫作林苑畢圭苑曰：般于游田，周公作戒。楊氏家傳歐陽尚書說為兩讀，並用書說，可為囿游之證。

（一一）

黃以周曰：常伯、常任、準人，三事之大夫。司徒為牧民長官，司馬為準夫長官，司空為任人長官。次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為司馬之屬。百司庶府總言之。大都小伯藝人，為司空之屬。表臣百司總言之。太史尹伯，為司徒之屬。庶常吉士亦總言之。然有此官名目，殷周後王之制本此。天子五六官，亦本三事而兩之。

尚書誼略二十八卷敘錄一卷

光緒乙巳集虛草堂校栞　張文運檢

尚書誼略目次　　桐城姚永樸學

虞夏書堯典第一
虞夏書臯陶謨第二
虞夏書禹貢第三
虞夏書甘誓第四
商書湯誓第五
商書盤庚第六
商書高宗肜日第七
商書西伯戡黎第八
商書微子第九
周書牧誓第十
周書洪範第十一
周書金縢第十二
周書大誥第十三
周書康誥第十四
周書酒誥第十五
周書梓材第十六
周書召誥第十七
周書洛誥第十八
周書多士第十九

目次　一　集虛草堂

周書無逸第二十
周書君奭第二十一
周書多方第二十二
周書立政第二十三
周書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費誓第二十五
周書呂刑第二十六
周書文侯之命第二十七
周書秦誓第二十八
敘錄坿一卷

尚書詁略目次終

虞夏書一

堯典 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胡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固二帝之名也　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孫葆田曰堯典一篇紀唐虞治天下之事也舜之命官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然則舜所命者皆堯之事耳史臣合錄之以見二帝之事雖異而其所以治天下者罔未嘗不同不得分割以爲舜典

曰若稽古 曰後漢書引作粵李善引同　劉安世曰曰粵越通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　傳曰稽考也　段玉裁曰四字爲句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　馬其昶曰史臣述事以曰若稽古發端古猶故也謂稽考故實 **帝堯曰放勳** 趙岐曰放勳堯號也　李光地曰放勳重華皆頌其德美之稱故孟子屈原皆引爲堯舜之號　林之奇曰放猶至也　傳曰勳功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

恭克讓 中論書美唐堯欽明爲先　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　鄭康成曰慮深通敏謂之思不僻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　說苑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寬虛以待下故迄今而彌章　孫星衍曰鄭注考靈耀文塞晏晏云寬容覆載謂之晏安晏通晉語文公曰讓推賢也　荀子云堯讓賢以爲民讓賢推德天下治是也 **光被四表** 光漢書引作橫　戴震曰釋言桄充也孫炎曰桄作光禮記注橫充也　吳汝綸曰廣雅方表也四表猶四方 **格于上下** 格說文引作假云至也　鄭曰至于天地 **克明俊德** 蔡沈曰俊大也 **以親九族** 鄭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婚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此所云族不當有異姓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　蔡曰九族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 **九族既睦** 夏僎曰既盡也 **平章百姓** 平鄭作辯云辯別也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　孫星衍曰史公作便章鄭注論語曰便便辨也經作平者詩傳云平平辨治也國語百姓兆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傳曰協合也**黎民於變時雍**漢書引此經應劭注黎眾也言眾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林之奇曰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中庸九經自修身尊賢以至柔遠人懷諸侯堯舜之治天下禹皋陶之陳謨其序正同**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馬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法言羲近重和近黎　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　傳曰使敬順昊天辰日月所會　蔡曰厤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如璣衡之屬**敬授人時**段玉裁曰民時衛包作人時自來尚書無作人時者洪範傳皋陶謨疏皆作民時　大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方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　漢書載李尋說此經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光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

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又曰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分命羲仲**鄭曰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金履祥曰大傳舜巡四嶽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　閻若璩曰羲伯和伯猶今之監正監副四子則猶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也**宅嵎夷曰暘谷**朱子曰宅度通宅嵎夷度其日景　傳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　蔣廷錫曰今朝鮮國**寅賓出日**鄭曰謂春分朝日　傳曰寅敬賓導也　段玉裁曰釋文賓徐音殯仙民讀上擯承擯紹擯之擯說文儐導也或从手作擯**平秩東作**馬曰莘使也　段玉裁曰集韻拼拜伻迸平萃六字同　傳曰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　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

次不當中而適當於兩次之間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厥民析鳥獸孳尾**傳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申命羲叔**傳曰申重也**宅南交**大傳堯南撫交阯　蔣廷錫曰今安南國　鄭補曰明都三字**平秩南訛**訛史記作爲大傳作僞　傳曰訛化也敘南方化育之事　段玉裁曰羣經音辨僞化也音訛引書平秩南僞古僞與爲通而爲與化古音同部**敬致**蔡曰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　呂祖謙曰致夏之長致冬之短夏言敬致冬亦然**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　鄭曰星火大火之屬**厥民因**朱子曰因者因其析後之事**鳥獸希革**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寅餞納日**鄭曰謂秋分夕月　傳曰餞送也**平秩西成**傳曰秋西方萬物成序其政助成物　大傳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遂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宋槧本作

訛成易雖主農事言然觀大傳所釋秋冬兩條則春夏諸大政如月令所載者要當在平秩之中**宵中星虛以殷仲秋**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　傳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厥民夷**朱子曰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　臧琳曰夷史記作夷易釋詁夷易也言其民樂易史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鳥獸毛毨**傳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在察其政　大傳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閉藏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傳曰日短冬至之日　鄭曰昴白虎中宿也隩內也　王肅曰詩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鳥獸氄毛**馬曰氄溫柔貌**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王曰期四時也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舉全數以言之故曰三百六十六日也　鄭曰以閏月

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厤　林之奇曰此言觀象作厤之法必先奠方隅調時氣齊晷刻
候中星而後驗於農事早晚物類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　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　傳曰釐治工官也　江聲曰釋詁熙興也　呂祖謙曰二句乃史記堯之治非堯之
言　程子曰克明俊德至時雍言治之道乃命羲和至咸熙言治之法而最大在天道時令萬事無不統于此
故先詳載焉　吳澄曰以上專言司天之官此一節上句總言治人事之官下句則言其效　帝曰疇
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傳曰疇誰庸用也放齊臣名啓開也　馬
曰胤嗣也帝之胤子曰朱也　戴鈞衡曰咨在句首歎辭在句中語辭如何嗟及矣之嗟　帝曰吁嚚
訟可乎　傳曰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　蔡曰堯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不以病天下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　傳曰采事也驩兜臣名　段玉裁曰都史記作於此
即釋詁之都於也於訓爲歎　共工方鳩僝功　傳曰共工官稱　說文引此經方作旁鳩作逑

書十一　十四　集虛草堂

曰逑斂聚也　江聲曰逸周書注旁廣也　馬曰僝具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
天　孫星衍曰靜同靖韓詩靖善也違同回薛君曰回邪僻也　蔡曰象恭貌恭而心不然　全祖望曰滔史
記作漫滔同慆漫同慢　帝曰咨四岳　蔡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　吳汝綸曰史
記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國語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皆四岳
爲一人之證國語又云一王四伯韋昭以爲四岳長亦不用馬鄭四人之說　湯湯洪水方割
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
鯀哉　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乂治僉皆也　王念孫
曰方通旁溥也徧也　蔡曰僉曰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　帝曰吁咈哉方
命圮族　傳曰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輒毀敗善類　鄭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　蘇軾曰楚
詞亦言鯀悻直以亡身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蔡曰岳曰四岳之獨言也　說文引此經

曰异舉也　臧琳曰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而已古人語急故以不可爲可　帝曰往欽哉九
載績用弗成　傳曰載年也三考九年　程子曰治水大任也非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
議則不能成其功鯀雖九年弗成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戾益甚公議隔而人
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中論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
德之道因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
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史記咨作嗟巽作踐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
天命者入處我位就治天子之事　岳曰否德忝帝位　傳曰否不忝辱也　曰明明
揚側陋　史記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傳曰
師衆錫與也　大傳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王曰虞地名　汪中曰虞之君瞽瞍也諸侯以
國爲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史伯曰虞幕若晉重魯申矣四岳曰虞舜若鄭子華吳季札矣　帝曰俞

書十一　十五　集虛草堂

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　傳曰俞然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諧和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　戴鈞衡曰
易序卦漸者進也烝烝猶進進進進猶漸漸　帝曰我其試哉　鄭曰試以爲臣之事　永樸案
說文試用也義與試可乃已之試同卽序所云歷試篇末所云徵庸也其目則愼徽五典以下是已　女于
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孔穎達曰以女妻人
謂之女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　傳曰刑法降下嬪婦也　陸德明曰汭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隈
曲曰汭　蔣廷錫曰嬀汭在今山西蒲州界　吳汝綸曰女字爲句此史臣之辭于時者於是也當屬下句讀
適佑曰釐來通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猶詩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蔡曰此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
內也　中鑒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
以婦淩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通書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

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暌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　司馬光曰舜自修於畎畝而聞於堯此舜之所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所難也　薛瑄曰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帝曰欽哉** 朱子曰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　董銖曰此以上凡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厤明時二也知人傳賢三也而綱領惟一欽而已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吳汝綸曰文選注徽揮通發宣也　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　蔡曰五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　王引之曰釋詁順敘也敘順同義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馬曰四門四方之門　孔曰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　左傳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孫星衍曰釋訓穆穆敬也　蔡曰蓋兼四岳之官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馬曰麓山足也　大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　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　論衡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于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　朱子曰納麓謂治水之類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傳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也　孫星衍曰周語注底至也致卽至也績迹同楚辭注迹行也　朱子曰陸農師點乃言底可績三載句當如此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傳曰陟升也舜辭讓于德不能嗣　王鳴盛曰史記弗嗣作不懌徐廣云今文作不怡怡懌也太史公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云台音怡悅也然王莽傳引作不嗣則古文本作嗣也　劉逢祿曰讓于德弗嗣猶云否德忝帝位 **正月上日** 鄭曰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卽政乃改堯正故云月正　大傳上日元日也 **受終于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　孔曰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爲堯之高祖　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以下皆爲禪

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薦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傳曰在察也　馬曰璿美玉也　鄭曰其運轉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　段玉裁曰璣大傳馬鄭皆作機唐石經作璣王弼周易略例引作璇璣釋文璣又作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傳曰肆遂也　馬曰禋精意以享也　五經異義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六宗謂天宗三地宗三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　吳汝綸曰岱宗見尚書天宗見月令河宗見穆天子傳　永樸案禹貢江漢朝宗于海是稱海爲宗之證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傳曰九州名山大川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邱陵墳衍古之聖賢 **輯五瑞** 傳曰輯斂也　大傳古者圭必有冒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爲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　白虎通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卽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　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 **既月乃日** 史記擇吉月日　李光地曰乃日讀斷　吳汝綸曰猶詩言既景迺岡 **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傳曰班還也 **歲二月東巡守** 鄭曰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也　段玉裁曰周禮正月之吉謂周正月正歲歲終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寅月丑月堯建丑舜建子虞書正月唐正月也歲二月夏正之二月也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史記岱宗泰山也東后者諸侯也　蔣廷錫曰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　馬曰祡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段玉裁曰柴馬鄭說文皆作祡今本作柴後人所改　鄭曰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秩次也 **協時月正日** 傳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 **同律度量衡** 鄭曰律陰呂陽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　漢書引此經曰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鄭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帛所

以爲王也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　永樸案馬以五禮爲吉凶軍賓嘉此周制耳不若鄭以公侯伯子男說之爲精堯典有伯夷伯禹禹貢侯服又以男邦與諸侯並言唐虞之爵固有五等矣　白虎通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　馬曰一死雉士所執如五器卒乃復孔曰如若也復返也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史記南嶽衡山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恆山也　蔣廷錫曰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恆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接直隸鎮定府界歸格于藝祖用特傳曰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蔡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朝又明年西方諸侯朝又明年北方諸侯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　大傳亦不可

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　白虎通王者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麻計時月皆爲民也所以五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巡守祭天何本巡守爲祭天告至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　中說舜一歲巡守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衛少而徵求寡也敷奏以言傳曰敷陳奏進也明試以功說文引此經曰試用也　吳汝綸曰詩傳功事也車服以庸江聲曰釋詁庸勞也大傳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與義肇十有二州傳曰肇始也　鄭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　成蓉鏡曰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據此則舜分十二州在前制九州在後白虎通何知堯時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與志合封十有二山濬川傳曰封大也每州之

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象以典刑朱子曰典常也象猶懸象魏之象畫之令人知流宥五刑馬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鄭曰扑檟楚也　蔡曰鞭官府之刑扑學校之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傳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王念孫曰恤謚通詩傳謚愼也　蔡曰聖人制刑本末此七言大略盡之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流共工于幽洲鄭曰幽州北裔　蔣廷錫曰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　王鳴盛曰說文州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臣鉉等曰今作洲非是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馬曰崇山南裔三苗國名三危西裔羽山東裔　蔣廷錫曰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三苗今湖廣武昌

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沙州衛界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　鄭曰鯀非誅死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　林之奇曰放流竄殛皆屏之遠方左傳流四凶族投諸四裔　段玉裁曰洪範殛死多方罰殛釋文並云本又作極極窮也殛之假借四罪而天下咸服孟子引此經曰誅不仁也　後漢書載楊震說曰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至雍熙　劉逢祿曰流四凶在賓門以前左氏所謂無凶人也史臣紀於此蓋先德教後刑罰之意洪範亦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傳曰殂落死也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王鳴盛曰徵庸二十載攝位八載孟子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正引此文史記集解引徐廣云堯在位凡九十八年上文堯自言在位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亦與經合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蔡曰喪爲之服也　閻若璩曰有爵土者爲天子斬衰三年禮

也傳曰遏絕密靜也春秋繁露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下引此經月正元日王引之曰
王制疏以元日爲善日謂吉日也舜格于文祖傳曰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
告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傳曰廣視聽于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潛夫論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
弗能惑也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傳曰咨亦謀也蔡曰十二牧十二州之牧漢書載何
武翟方進說曰古者選諸侯賢者以爲州牧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洪頤煊曰釋詁食僞
也僞與爲通爲哉猶曰勉哉　永樸案方言食勸也勸勉亦同義惟時柔遠能邇孫星衍曰
惟時當屬柔遠能邇讀時是也王念孫曰漢書注能善也惇德允元蔡曰德有德之人元仁厚
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難任人傳曰任侫難拒也蠻夷率服吳汝綸曰釋詁率自
也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傳曰言舜曰以別堯　吳澄曰奮起也奮庸猶曰登庸江聲曰釋詁熙光也　史記說載爲事亮采爲
相事孫星衍曰釋詁亮相導也是亮相同義朱子曰疇類也與傳同惠疇順衆也僉曰伯禹
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
于稷契暨皐陶傳曰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懋勉也居稷官者棄也稽首首至地帝
曰俞汝往哉鄭曰然其舉得其人不聽其所讓帝曰棄黎民阻飢鄭曰阻厄
也汝后稷蔡曰后君也　永樸案稷稱后猶禹與夷稱伯奭稱君稱保播時百穀帝
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蔡曰
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遜順也五教行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在寬勞來匡直輔翼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鄭曰
猾夏侵亂中國也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　傳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

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孔曰魯語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
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鄒漢勛曰服通伏卽伏斧鉞之誼五刑有
服者大辟服斧鉞宮服刀剕服鋸劓服鑽墨服笮也五服三就者服斧鉞者就市服刀者就宮服鋸與鑽笮者
就朝也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傳曰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惟明克
允王曰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帝曰疇若予工馬曰謂主百工之官僉曰垂哉
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林之奇曰
殳斨伯與三人此文中加暨字與禹讓稷契暨皐陶文同帝曰俞往哉汝諧孫星衍曰諧者
偕也太史公說下朱虎熊羆云爲佐則知諧當訓偕矣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
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馬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
名　鄭曰言朕虞重草木鳥獸　孔曰帝言作我虞耳　林之奇曰作朕虞猶云若予工益拜稽首

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林之奇曰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伯虎仲
熊虎與熊既爲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爲二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蔡曰
典主也　馬曰三禮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也　陳櫟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僉曰
伯夷傳曰伯夷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鄭曰秩宗主次秩尊卑　白虎通先
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夙夜惟
寅傳曰早夜敬思其職直哉惟清史記說清爲靜潔　永樸案韓詩直相當値也直哉謂當値其
事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
樂教胄子史記說胄爲稚　說文引胄作育　王引之曰育胄古聲相近詩箋育穉也周書太子晉
篇亦以未冠者爲胄子　漢書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
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下引此經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傳曰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宏而能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戴鈞衡曰兩永字漢書禮樂志並引作咏古詠咏永通歌永言者歌以咏歎其言聲依永者聲必依其所咏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傳曰倫理也 **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傳曰石磬也磬音之清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 孔曰擊是大擊拊是小擊 吳汝綸曰率自也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說文引此經曰堲疾惡也 朱子曰殄行是傷人之行召誥亦敢殄戮 **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曰納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 潛夫論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詞訟之辨鬬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殘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之患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蔡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蓋百

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而相天事也此以平水土命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王炎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陶工以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則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盡廢故命龍於末 王應麟曰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此之謂無求備於一人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白虎通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 大傳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攷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漢書載谷永說曰治天下者尊賢考

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覈以定德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史記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 朱駿聲曰幽遐隱也明遐所見也 **分北三苗**鄭曰北猶別也 段玉裁曰說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公字下云八猶背也古北背同音通用 李光地曰前言竄去其頑者此言分北安其順者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汪烜曰此總記舜之始終故復稱舜以別於帝堯 段玉裁曰三十在位今文本作二十鄭從之與大戴禮史記論衡合 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又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 陳喬樅曰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是二十在位

也攝政八年居堯喪三年前後凡十一年始踐帝位三十九年巡守而崩是五十載陟方乃死也故論衡引此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矣 馬其昶曰陟如陟彼高岡之陟方謂方岳陟方卽巡守也 曾鞏曰昔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 熊禾曰舜之恤刑誅罪所以去小人也咨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爲法

虞夏書二　　尚書詮略二

皋陶謨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史記帝舜朝禹伯夷咎繇相與語帝前咎繇述其謀　說文引此經曰謨議謀也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鄭曰皋陶下屬曰字為句　傳曰迪蹈也謨明弼諧朱子曰謨指人主弼指人臣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鄭曰敘序次也厲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段玉裁曰諸本皆作厲勵蓋衛包所改禹拜昌言曰俞昌史記作美孟子注引作讜　段玉裁曰古昌黨同音讜與黨通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孔曰皆如是惟帝其難之張子曰帝謂舜也　江聲曰其難之言勿以為易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傳曰哲智惠愛也　漢書載谷永說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下引此經　後漢書載左雄說曰柔遠能邇莫大寗人寗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下引此經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傳曰孔甚也　孔曰上既言驩兜有苗則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　王鳴盛曰孔壬即公羊所謂甚佞也　淮南子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下引此經　蔡曰楊氏云知人安民此一篇之體要也九德以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薛瑄曰迪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此德之推行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王引之曰亦語助也　史記說載采采為始事事　家惜抱府君曰言語辭言人之行有九德必其事

人有德乃始命之官以事其事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傳曰性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愨愿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為毅行正直而氣溫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　王引之曰詩傳義善也性發彊而又良善　鄭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葉夢得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江聲曰韓詩傳宣顯也　孫星衍曰方言浚敬也明孟通釋詁孟勉也　傳曰卿大夫稱家　孔曰祗亦為敬　蔡曰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傳曰翕合也　史記翕受普施　孫星衍曰司馬彪莊子注施用也　吳汝綸曰禮記注事猶立也咸事言皆置於位　馬其昶曰三德六德俱以賢才之多寡言有家者事少則需才少然亦必宣達二三有德之人以敬勉其事有邦者之得賢視有家者宜倍之嚴者尊也日尊敬賢德以亮采有邦至翕受敷施則野無遺賢謂天子矣俊乂在官馬曰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百僚師師史記百僚肅謹百工惟時孫星衍曰詩傳時善也撫于五辰蔡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是也　汪恆曰以治物言則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之修以興事言則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四時之政以教言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有撫五辰之義他如藏冰開冰出火納火斬陽木斬陰木之類亦一務也　鹽鐵論引此經曰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己　中論引此經曰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庶績其凝鄭曰凝成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永樸案秦策呂覽注並云教習也有邦當屬下讀　孔曰釋訓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後漢書載陳蕃說曰皋陶戒舜無教逸游周公戒成王

第八〇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24　反反内

無槃于游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一日二日萬幾蔡曰一日二日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言其幾事之至多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論衡曠空也置非其人與空無異史記非其人居其位是謂亂天事後漢書載馬嚴說此經曰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潛夫論引此經曰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中論引此經曰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劉逢祿曰典常也白虎通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吳汝綸曰廣雅勑順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孔曰秩謂制其等差王曰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馬本有庸作五庸傳曰庸常自用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曰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吳汝綸曰漢書注和合也朱子曰衷卽是中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蔡曰章顯也潛夫論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下引此經

政事懋哉懋哉漢書載董仲舒說曰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段玉裁曰古懋茂音同通用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馬本畏作威鄭曰言天所善惡與民同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蔡曰上天下民也眞德秀曰隆古君臣講明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於敬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馬其昶曰左傳服注惠發聲史記無惠字

禹曰俞乃言厎可績史記吾言厎可行乎禹曰汝言致可績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林之奇曰以下文予思日孜孜例之曰疑當作日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孫星衍曰贊贊猶明明明明猶勉勉也馬其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皋陶陳謨旣畢必發問於禹以見其言可施行而禹承帝問遂追述其成功之艱見後日之保治仍不外此謨以證乃言厎可績序云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言皋陶所矢之謨卽禹之所以成功者明二臣之言互相發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王鳴盛曰孜孜說文云汲汲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鄭曰昏沒也墊陷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孔曰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毳山行卽橋漢書溝洫志泥行乘毳山行則樠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云樠木器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

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傳曰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距至也一畝之閒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閒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汪烜曰暨稷播句奏庶艱食鮮食句非盡艱食有艱食者則進鮮食佐之

懋遷有無化居史記調有餘補不足徙居傳曰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李善引作貿

烝民乃粒史記說烝爲衆王引之曰作粒者假借字周頌思文作立

萬邦作乂王念孫曰詩傳作始也

皋陶曰俞師汝昌言江聲曰師史記作此疑師爲斯聲之誤呂祖謙曰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頃刻不可忘也禹言治水艱難有深意家惜抱府君曰禹所言至天其申命用休乃畢皋陶不待其畢因歎曰師汝昌言帝亦一聞其言愼乃在位而卽俞之史臣記於禹辭之閒以見一時相感動之意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上五字史記無

安汝止馬其昶曰止容止也敬愼威儀惟民之則愼厥身修也帝言觀象作服卽承容止爲義

惟幾惟康孫星衍曰惟思也幾危也康安也言思危以閑其安

其弼直馬其昶曰直正也輔正卽史公所謂輔德也

惟動丕應史記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

徯志以昭受上帝傳曰徯待也史記淸意以昭待上帝命孫星衍曰徯志如管子云虛心平意以待須也馬其昶曰詩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天其申

命用休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　馬其昶曰下言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是也　汪烜曰慎乃在位安
汝止惟幾惟康即慎厥身修思永之旨其弼直即謨明
弼諧惟動丕應即邇可遠在茲皆約舉皋陶之言以申
警於帝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傳曰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鄭曰
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傳曰言大體若身左右助也汝翼成我　孫星衍曰釋詁有撫互訓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王引之曰為讀如相為之為猶助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傳曰華蟲雉也藻水草有文者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　鄭曰會
讀為繪謂畫也絺讀為黹黹紩也謂刺也宗彝虎蜼也
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
名虎蜼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
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

作繪施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
紩以為繡施於裳也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
謂之色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
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
下　王鳴盛曰釋獸蜼卬鼻長尾郭璞云蜼似獼猴而
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虞時士當服元冕
而下衣無文裳刺黻而已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傳曰在察王引之
曰忽當從史記讀為滑國語淮南注並云滑亂也以出納五言汝聽傳曰又以出納仁義
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　漢書律厤志曰以律
呂和五聲八音合之成樂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
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
感之以樂　孔曰漢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為仁商
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必有舊說言五聲與五德
相協　朱子曰出納五言止是審樂知政之類　林之
奇曰出者為之詩歌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納者取下之詩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　王安石曰汝翼汝為言作股肱汝明汝聽言作耳目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史記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　孫星衍曰漢書注道諛也欽四鄰
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
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
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孔叢子引此經
曰孔子曰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
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江聲曰在察時是也以下言國子之事人材出於學校故因
論用人而及教侯以明之孔曰射禮有序賓以賢詢眾擇善之義可以明善惡撻以記之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傳曰書識其非欲使改過與共並生工以納言時而
颺之傳曰工樂官格則承之庸之林之奇曰承薦也否則威之惠棟曰庶
頑二句大司徒大樂正簡不率教也侯明辟雍大射也
撻記大學之夏楚也納言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也承
庸大樂正造士也威之遠方之寄棘也是皆教國子之事禹曰俞哉帝戴鈞衡曰帝一字為句
光天之下林之奇曰光充也猶云普天敷天至于海隅蒼生孫星衍曰文選注蒼

生猶黔首也說文黔黎也猶言黎民萬邦黎獻傳曰獻賢也共為帝臣惟帝時
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朱子曰庶字誤恐是試字　段玉裁曰左傳潛夫論並
作試　春秋繁露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
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下引此經
潛夫論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懈而
陳言者不得誣矣　下引此經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史記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無
功　馬其昶曰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進賢者
天子有賜不率正者有絀此即敷同日奏之說也禹言
止此下文乃帝舉丹朱傲用殄厥世以證其罔
功之言而不加帝曰字古人行文多有此例無若丹
朱傲史記此句上有帝曰二字　江聲曰劉向上奏曰帝戒伯禹曰無若丹朱敖論衡亦云帝舜敕禹然
則漢人所傳皆有此帝曰及下禹曰字　傲說文引作
奡　吳汝綸曰莊子言胥敖胥敖即朱敖也呂覽堯戰
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即莊子堯欲伐宗膾胥敖南面
而不釋然之事蓋胥敖與宗膾俱在丹水之浦故曰丹

朱敖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鄭曰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　傳曰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朋輦也　劉逢祿曰罔晝夜頟頟詩所謂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也罔水行舟孟子所謂流連荒亡壞宮室以為汙池棄田以為園囿之類　段玉裁曰朋淫如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殉于貨色也于家對上行舟于外言之

予創若時

傳曰創懲也　馬其昶曰以下禹言懲於慢游殄世故各迪有功不加禹曰字猶前例也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史記禹曰予辛壬癸甲娶塗山　說文引曰予娶嵞山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治水　蔣廷錫曰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

惠棟曰列子禹纂業事讎唯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　讀子為字

惟荒度土功

孫星衍曰詩傳荒大也廣雅度就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

州十有二師

大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有十二師焉　鄭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段玉裁曰大傳為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為鄉十鄉為都今本十邑下疑有脫文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孫星衍曰廣雅薄至也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　吳汝綸曰明堂位夷蠻戎狄皆有朝位而四塞則世告至此四海在九州內之明證用世所言禹迹皆兼五服四海而言乃足盡九州疆域王制云四海之內九州者四海邊徼卽九州邊徼非謂九州在四海內也

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

蔡曰卽就也　吳汝綸曰工為攻之借字釋詁攻善也

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史記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孫星衍曰晉語注道達也敘與順轉訓

皋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史記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　傳曰史因禹功重美之　漢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吳汝綸曰漢

書二　七　集虛草堂

武帝詔云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書象若鑄鼎象物民不犯故無肉刑非不用刑止用畫也　家惜抱府君曰方施之方讀若旁言旁及四方自曰若稽古至時乃功惟敘載一時交譬之辭自皋陶方祇厥敘至庶尹允諧乃紀其治效　馬其昶曰史臣記皋陶祇敘明刑而因述功成作樂結上文乃言底可績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鄭曰戛擽也鳴球卽玉磬以合堂上之樂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　李惇曰琴瑟難戛擊拊字當絕句琴瑟以詠與笙鏞以閒同

祖考來格

承樸案小爾雅格止也

虞賓在位

白虎通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羣后德讓

孫星衍曰說文德升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

鄭曰以下言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蹌蹌謂飛鳥走獸蹌蹌然舞也簫韶舜所制樂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　林之奇曰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傳曰鏞大鐘

鳳皇來儀

承樸案廣雅儀見也　白虎通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舉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　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漢書引此經曰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中說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祓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　孔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　史致準曰兩引夔曰以起下作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鄭曰尹正也　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

書二　八　集虛草堂

命惟時惟幾史記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　孫星衍曰勅同敕廣雅敕謹也史公說時爲是幾爲危康爲安　永樸案下惟字當讀同爲言惟是爲危者以天命靡常也上言惟幾惟康此不言惟康者知危乃安承上省文而義自可見也　吳澄曰此帝先言其所以作歌之意**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大傳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王念孫曰喜起熙皆興也禮疏引爾雅喜興也今爾雅熙興也**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史記颺作揚　鄭珍曰釋詁賡揚續也正釋此經揚言謂續帝勑命之言賡歌謂續帝喜起之歌**念哉**鄭曰帝歌以戒臣使羣臣念帝之戒**率作興事**永樸案詩傳率用也周禮注興亦作也作興連文**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傳曰憲法也當愼汝法度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　吳澄曰此皐陶先拜帝歌又言所以賡帝歌之意**乃賡載歌曰**傳曰載成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

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　中論引此經曰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　范祖禹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也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帝拜曰俞往欽哉**大傳子曰參女以爲明主爲勞乎昔者舜左禹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呂祖謙曰於治定功成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至樂乃在儆戒畏懼之中所以見性情之正而爲本於三百篇也　時瀾曰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見交相責任之義　王應麟曰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子夏亦曰舜舉皐陶觀於謨而知皐陶之學之粹也

虞夏書二　　　　尚書誼略二

虞夏書三

禹貢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阮元曰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　史記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王炎曰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　永樸案孟子以洪水橫流爲當堯之時又曰舉舜而敷治焉是禹治水在舜相堯時故漢書地理志亦云堯遭洪水使禹治之然史記夏本紀乃以禹傅土爲在舜時者蓋治水雖在堯時而舜已攝政又水土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實在舜時敷土云者實要其終言之

禹敷土馬曰敷分也**隨山刊木**說文引此經刊作栞曰槎識也讀若刊　孫星衍曰魯語注槎斫也言斫木爲識卽表道也**奠高山大川**傳曰奠定也　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　劉逢祿曰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不止秩視公侯而已　鄭樵曰州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

界**冀州**鄭曰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傳曰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　鄭樵曰雍之河在冀之西豫之河在冀之南兗之河在冀之東豫曰南河雍曰西河則兗當曰東河矣冀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故周職方云河內曰冀州　爾雅呂氏春秋皆云河閒曰冀州言其在西河東河之閒耳**既載壺口**蘇軾以既載下屬壺口爲句　蔡曰經始治之之謂載　漢志河東郡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　李兆洛曰北屈在今平陽府吉州東北　孔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起自兗以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治梁及岐**漢志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　李兆洛曰夏陽在同州府韓城南美陽在乾州武功西南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呂覽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　焦循曰趙爽注周髀算經曰禹治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使東注於海乃句股所由生惟禹明於數理以知地勢故導水必先以導山山脈自西

而東而北必導水行於山外非由龍門不可是地既隘水不暢流遂橫入冀都此懷山襄陵所由來也龍門鑿而水南下冀州之鴻水乃平志言龍門與梁山同在夏陽則鑿龍門即治梁山也水經河水過北屈縣西注云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禹於夏陽鑿龍門於北屈鑿孟門鑿孟門即治壺口也河無定者也積石至龍門阻而橫流一旦鑿而通之非南溢必且四瀆乃治岐使渭水挾關中諸水之力從西來逼之東行於太華雷首之閒禹之用渭猶今之用淮河水湍急非有他水持之未可言治治梁及岐即所以平冀州之水又何疑於雍州之山哉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曰岳陽太岳之南太岳名霍太山　漢志河東郡彘霍太山在東　李兆洛曰太原今縣屬太原府彘今霍州　蔡曰汾水出太原經太岳東入河此導汾水也　葉夢得曰記言禹能修鯀之功蓋因而修之　茅瑞徵曰凡既據成功言創造曰治沿緒曰修附近曰及總括曰至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漢志河內郡有懷縣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　李兆洛曰懷在懷慶府武陟西南長子今縣屬潞安府鄴在彰德府臨漳西南沾在平定州南阜成在河閒府阜城東　徐文靖曰釋言流覃也覃延也覃懷覃及於懷　鄭曰衡漳者漳水橫流　孔曰衡古橫字　汪烜曰懷在太行南麓當濟沁閒河方出平地而伊維濟沁灌之故治之雖循懷而下則太行東南麓洪泉漳洹爭灌於河其難治與懷等今自懷至衡漳皆厎績則河順流矣　焦循曰河出龍門得渭力挾之而東恐其溢也修太原以通汾水而持之既至孟津將欲載之高阜則用伊雒諸水挾之而北恐其溢也通沁水以持之覃懷厎績沁水通也沁持於河內洛逼於河南而河乃北就衡漳矣蓋河不可以土治而利以水治渭之勢向東洛之勢向東北漳之勢向北而河遂因之而北伊助洛北行故闕伊闕以逼之恆衛助漳北行故通恆衛以從之

厥土惟白壤馬曰壤天性和美也**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傳曰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孔曰出穀謂之賦以所出穀市異物獻謂之貢多者爲正少者爲錯此州少在正下故先言上而後言錯豫州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　陸德明曰冀州獨言田賦不言貢者蓋八州諸侯之國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於王者冀爲畿內之地其物皆屬於王何貢之爲　林之奇曰冀州先賦後田蓋王畿天子所自治並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於田也　朱子曰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用什一賦有常數而又開出他等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　夏僎曰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地力有闕不闕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與田之等遼絕如此

恆衛既從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沱　李兆洛曰上曲陽在定州曲陽西靈壽今縣屬正定府　胡渭曰恆即滱衛即虖沱自下目上互受通稱　吳汝綸曰從順也　林之奇曰恆衛大陸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文不與覃懷衡漳相屬

大陸既作漢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　孔曰釋地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李兆洛曰鉅鹿今順德府平鄉　傳曰已可耕作　汪烜曰大陸實虖沱滱滏餘波所被而河亦被及之

島夷皮服傳曰海曲謂之島　臧琳曰鄭王島皆作鳥說文島從山鳥聲二字同聲故傳讀爲島　林之奇曰皮服言獻其皮服禹貢於九州末載達帝都之道而皆以河爲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

夾右碣石入于河漢志右北平郡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有揭石水南入官　李兆洛曰驪成在永平府樂亭西南絫在昌黎南　李光地曰島夷邊遠貢微不在九州科則內故敘於田賦後而紀其入貢之道則由夾右碣石以入于河夾古陝字蓋除近都者易致遠者必自河達此經上言壺口下至島夷故極西由陝石極東由碣石以入河如雍州西河渭汭例

濟河惟兗州鄭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河之閒　段玉裁曰濟地志說文並作泲夏本紀作濟二字通用兗史記作沇漢碑皆作兗今隸又省作兖

九河既道馬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　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周時齊桓公塞九河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

往有其遺處焉　漢志勃海郡成平虖沱河民曰徒駭河東光有胡蘇亭平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　李兆洛曰弓高在河間府阜城西南成平在交河縣東東光在東光縣東鬲在濟南府德州北 **雷夏既澤** 漢志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　李兆洛曰成陽在曹州府濮州東南　蔡曰澤水之鍾也　徐文靖曰史稱舜漁於雷澤就時於負夏鄭云負夏衞地孟子疏亦云今之東郡意是時雷澤負夏皆其澤所瀰漫故總名雷夏　汪烜曰濟性沈重而遲滯故水多澤其發源王屋也至濟源匯爲二澤其既入河也潛渡河南溢爲滎澤其分出於河也分爲二南濟至菏爲菏澤北濟至濮爲雷澤其復合爲一也則瀦爲大野澤雷夏導菏澤豬大野當是一連事但雷夏屬兗州故於兗記之菏澤屬豫州故於豫記之大野屬徐故於徐記之　胡渭曰禹治濟之功徐爲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於兗也九河之外導雷澤以注於濟而又濬灉沮以歸於澤而事畢矣 **灉沮會同** 蔡曰晁氏云爾雅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濋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　鄭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　孫星衍曰說文云河灉水在宋濮州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

州雷澤縣郭外西北灉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案其水故道今河漫變爲平陸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孔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　史記說是爲於是　王引之曰詩是刈是穫疏於是刈取之於是穫煮之　鄭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王闓運曰此記禹興桑田之功植桑莫宜於降詩降觀於桑 **厥土黑墳** 馬曰墳有膏肥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傳曰繇茂條長也　林之奇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溼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特言之 **厥田惟中下** 傳曰田第六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鄭以貞字下屬十有三載讀　馬其昶曰貞作猶言力作　徐文靖曰乃同者同田亦爲第六也　永樸案或以賦不可獨闕第九等因謂此州爲下下不知梁州下中三錯中即有第九等豈必當以此州之賦乎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鄭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篚竹器　傳

曰織文錦綺之屬　林之奇曰八州之貢揚荊最多兗雜技賦各因其地所有然皆以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達于河** 漢志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李兆洛曰東武陽在曹州府朝城西千乘在青州府高苑北　汪烜曰史記禹廝二渠以引河注云其一則漯川豈漯水本出高唐禹分廝河渠自東武陽東北流以合於漯因以河之支流亦名爲漯與　傳曰因水入水曰達　蔡曰舟行水曰浮　李光地曰自此以下諸州其不言達河者以其所達之水又可以達河也

胡渭曰孟子疏九河淪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者以濟漯既浮則治可知

海岱惟青州 鄭曰今青州界東至海西至岱 **嵎夷既略** 蔡曰略經略曰爲之封畛也　王安石金履祥曰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故特表於前 **濰淄其道** 漢志琅邪郡箕禹貢濰水北至都昌入海泰山郡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　李兆洛曰箕在沂州府莒州北都昌在萊州府昌邑西萊蕪在濟南府淄川東南博昌在青州府博興南　吳汝綸曰史記說其爲既詩徐方既來荀子

引既作其其既同義　林之奇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傳曰濱涯也　鄭曰斥謂地鹹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傳曰絺細葛　孔叢子引此經曰錯雜也　李光地曰錯疑與賦法之錯同言閒以海物雜而貢之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傳曰畎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物　孔曰枲麻也鈆錫也　釋文怪石砥砆之屬　茅瑞徵曰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 **萊夷作牧** 傳曰可以放牧　蔣廷錫曰萊夷今山東萊州登州二府地　王念孫曰作始也下作乂訓同 **厥篚檿絲** 孔曰釋木云檿桑山桑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絃也　李光地曰凡貢篚系於夷之下者皆其夷所貢 **浮于汶達于濟** 漢志泰山郡萊蕪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　焦循曰志有兩汶水而於萊蕪標禹貢蓋浮汶達泲則入泲之汶是也　李兆洛曰萊蕪在濟南府淄川東南　李光地曰下導水濟會于汶而濟自

河出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淮沂其乂漢志泰山郡蓋沂水

南至下邳入泗　李兆洛曰蓋在沂州府沂水西北下邳在徐州府邳州東　鄭曰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

孔曰淮出桐柏山於此州言之者至此而大為害尤甚喜得其治故記之　胡渭曰徐揚共是淮禹在徐即令

揚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蒙羽其藝漢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東海郡祝其禹

貢羽山在南鯀所殛　李兆洛曰蒙陰今縣屬沂州府祝其在海州贛榆西南　胡渭曰方耕曰作既種曰藝

汪烜曰梁州蒙山為西蒙故此為東蒙東蒙當沂水旁羽山當淮水上二水治故可藝大野既豬

漢志山陽郡鉅埜大埜澤在北　李兆洛曰鉅埜在曹州府鉅野南　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東原

厎平鄭曰今東平郡即東原　李兆洛曰東平今州屬泰安府　蔡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

在濟東故也　汪烜曰東平當大野東大野豬斯厎平矣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

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田第二賦第五厥貢惟土

五色鄭曰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　傳曰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羽畎夏翟

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　徐文靖曰羽畎今淮安府贛榆縣山也西界鳳陽府虹縣即漢夏邱縣輿地志

堯封禹為夏伯邑於此羽畎正夏后受封之地產此雉故名夏翟嶧陽孤桐漢志東海郡下邳葛

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　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濱浮磬漢志魯國卞泗水西

南至方與入泲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李兆洛曰卞在兗州府泗水東方與在濟甯州魚臺北

乘氏在曹州府鉅野西南睢陵今縣屬徐州府　水經注乘氏泗水乃菏澤也澤水森漫俱鍾淮泗故志有睢

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　孔曰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為磬故謂之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鄭曰蠙珠珠名淮水上之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　說文引宋宏曰淮水中出玭珠玭珠珠之有

聲者下又出蠙字曰夏書玭從虫賓　孔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　胡渭曰蠙蚳賓一字　蔣廷錫曰淮

夷今淮安揚州二府近海地厥篚玄纖縞曾攷曰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　吳汝綸曰三者皆

以色言詩傳玄黑而有赤也鄭禮注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篚元纖縞猶云篚厥元黃皆繒也浮

于淮泗達于河說文引作菏云菏澤水在山陽湖陵漢志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

河水在南　李兆洛曰湖陵今濟甯州魚臺　閻若璩曰舟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于河青

州達于濟不復言河徐州言達于菏不復言濟蒙上文也　胡渭曰濟水自陶邱北上奮東北會于菏澤又東

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為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後人目之曰菏水漢志湖陵縣下云菏水在南

皆是許慎云菏澤水在湖陵亦謂澤之下流入泗者若澤水所鍾則在定陶也　焦循曰禹貢言菏者三經於

徐州之菏作河史記亦作河漢書仍之而於湖陵下引禹貢文則正恐誤河水為大河之水非謂大河逕湖陵

也志於泲陰引禹貢菏澤菏澤在豫達于菏在徐本分為二一為澤一為水也惟達于菏之水即由菏澤所分

說文云菏澤水明此水即菏澤之水所分非謂菏澤在湖陵也淮海惟揚州鄭曰揚州界自淮而

南至海以東也彭蠡既豬漢志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　李兆洛曰彭澤在九江府湖口東

陽鳥攸居鄭曰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王引之曰攸猶用也　蔡曰言澤豬洲平禽鳥亦

得遂其性三江既入漢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會稽郡毗

陵北江在北東入海吳南江在南東入海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

陽羨入海　王鳴盛曰漢志毗陵下宋本有北字續漢志亦有　李兆洛曰湔氐道在龍安府松潘廳西北江

都今縣屬揚州府毗陵今常州府武進吳今縣屬蘇州府石城在池州府貴池西餘姚今縣屬紹興府蕪湖今

縣屬太平府陽羨在常州府宜興南　鄭曰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　郭璞曰三江岷江松江浙江也

顧炎武曰禹貢無獨道浙江之理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　錢塘曰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又謂

石賦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餘姚入海之江即吳江南入海之江餘姚吳縣之開為出拳海鹽烏程餘

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縣之南是以孟堅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全祖望曰宋邊實崑山

志言大海自西澤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洞頭而北黃魚垛謂之吳松江口由浮子

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說得之焦循曰鄭言三江分於彭蠡者自彭蠡以下則爲三石城蕪湖俱在彭蠡下不曰分自石城者本經文彭蠡既豬而解之也漢志於湔氐道記江水至江都入海又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與兩系南江同一例也毗江至江都勢趨東北而自江都入海則曲而東南故廣陵曰曲江而於毗陵明江之在北南江至餘姚入海勢趨東南而經震澤折而行禦兒由拳之閉故錢唐曰折江而於吳明江之在南中江至陽羨入海不復更言於他縣卽中江不曲不折直從陽羨東趨於海也李善引東酈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滆湖在今常州府西南中入宜興當太湖之北正漢時陽羨地會於滆湖由滆湖而東出今之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南江則自貴池宣城廣德長興入太湖又自吳江出太湖折至嘉興石門錢唐餘姚入海爲錢唐江口今中江出滆湖之口既湮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於是異說紛繇莫可究問　永僕案郭璞言岷江卽大江出揚子江口是爲北江松江爲中江出吳松口浙江爲南江出錢唐江與班合鄭說江分三孔卽本漢志初學記所引鄭注不足據

震澤厎定漢志會稽郡吳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爲震澤　易祓曰三江不通震澤而經言震澤厎定者當時洪水橫流而震澤與江莽爲一壑也　金履祥曰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

篠簜既敷鄭曰篠箭簜大竹也傳曰已布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馬曰夭長也塗泥漸洳也　傳曰喬高也　王炎曰兗徐草木居厥土下其土兼山林言之若揚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金履祥曰古人田雜五種故雖旱潦各有所收塗泥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最下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王曰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美石次玉者也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　段玉裁曰牧誓白旄詩設旄皆謂旄牛尾字並作旄傳既釋毛爲旄牛尾則經必作旄史記揚州作毛荊州亦作旄　王引之曰惟猶與也

島夷卉服傳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孔曰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

厥篚織貝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　吳澄曰染絲五色織之成文爲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爲織文

厥包橘柚錫貢傳曰小曰橘大者柚其所包裹而致者　吳澄曰錫與也言下與上有時特獻送而貢非常制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傳曰順流而下曰沿　李光地曰由江入海由海入於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鄭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漢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　李兆洛曰臨沮在荊門州當陽西北　孫星衍曰說文山南曰陽經曰衡陽故云至衡山之南

江漢朝宗于海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鄭曉曰江漢發源於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　茅瑞徵曰此紀其合流處

九江孔殷蔡曰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卽漢之下雋也　漢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　李兆洛曰尋陽在黃州府黃梅北　馬其昶曰山海經洞庭山在九江閒此水經及楚地記所本蓋九江之首也太史公言予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此九江之尾也　蓋大江上自巴陵西北下至尋陽之南得通稱九江矣　胡渭曰孔殷謂眾水所會其流甚盛

沱潛既道漢志南郡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　李兆洛曰枝江在荊州府枝江東　鄭曰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成蓉鏡曰志明云江沱出西正謂沱從江出如非從江出志例當云沱水出西東入江不必首繫以江也班氏據元始舊志爲書鄭氏相距百有餘年或水道湮塞後漢以來因別指一水以當沱水耳

雲土夢作乂漢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編有雲夢宮江夏郡西陵有雲夢宮　李兆洛曰華容在荊州府監利西北編在荊門州西西陵在黃州府黃岡西北　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邱　成蓉鏡曰據傳本作雲夢土今本作雲土夢者唐石經及宋太宗得古本詔改之誤雲夢本一藪周官爾雅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宋玉高唐賦司馬相如子虛賦桓寬鹽鐵論說文皆以雲夢連稱左傳或單稱雲或單稱夢杜注雲夢跨江南北是也司馬貞李吉甫以下諸儒並說江北爲雲江

南爲夢分爲二澤果爾則志當云禹貢雲在某夢在某而但云雲夢澤在南則其爲一澤無疑　汪烜曰沱潛未道江漢横溢下隰皆水今既道斯作乂也

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鄭曰杶榦栝柏四木名榦柘榦柏葉松身曰栝礪磨刀刃也精者曰砥　顏師古曰杶木似樗而賁者也　丹赤石也所謂丹沙傳曰砮石中矢鏃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　說文簵作簬楛作枯　汪士鐸曰鄒漢勳以箘爲箘桂簵爲駱越楛爲枯姑引呂覽云枯姑之東越駱之箘云即此三邦案淮南云輭鶉雞於姑餘即此注之姑餘山皆今越南國地　江聲曰禮記凡宗廟之器其名者則釁之以豭豚是物之貴者稱名也

包匭菁茅　鄭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　段玉裁曰匭讀爲糾鄭於其音得其義也

厥篚玄纁璣組　傳曰此州染玄纁色善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　孔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說文璣珠不圓者　吳澄曰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

九江納錫大龜　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吳澄曰大龜神物非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以入納而錫於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

浮于江沱潛漢　程大昌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隨貢物所出之便

逾于洛　史記石經皆作雒　李光地曰江漢與雒不通中閒陸道隔之故曰逾　段玉裁曰此豫州之川尚書及周官職方滎雒皆當從此黃初以下始改洛說文洛水出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職方雍州其浸渭洛從此

至于南河　傳曰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雒而至南河

荊河惟豫州　鄭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於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漢志宏農郡盧氏伊水出東北入雒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郡穀成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　李兆洛曰盧氏今縣屬陝州上雒在陝西商州新安在河南府澠池東穀成在洛陽西北　王樵曰豫之雒猶雍之渭涇灃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雒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

滎波既豬　滎波馬鄭王本皆作滎播　鄭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爲滎播在其縣東　李兆洛曰滎陽在開封府滎澤西南　段玉裁曰周官滎雒左傳滎澤爾雅注滎陽皆從火

導菏澤被孟豬　漢志濟陰郡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梁國睢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李兆洛曰定陶在曹州府定陶西北睢陽在歸德府商邱南　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汪烜曰濟水自河出流於陶邱北分而爲二其南支東至於菏合菏水衍爲菏澤濟水來盛則菏澤不能容禹既導濟東北行以豬大野而於菏澤之餘波則又導之使南行以被於孟豬賜　胡渭曰豫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治冀時已令豫協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西偏之水莫大於雒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澗注雒以入河豬滎導菏以防濟之汜濫而豫之水土平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鄭曰壚疏也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胡渭曰陸璣云紵亦麻也

厥篚纖纊　林之奇曰纖與纊二物　吳澄曰纊緜也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蔡曰揚州橘柚言包於厥篚之文無嫌故錫貢在後磬錯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錫貢在先

浮于洛達于河　閻若璩曰豫州爲南河此不復繫以南者以見上文也上文荊州無河取道於豫州之雒由雒入河故將南河預伏於彼

華陽黑水惟梁州　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也

岷嶓既藝　林之奇曰江漢發源此州末有所歸則發源之山亦爲所浸灌今既入海此二山遂可播藝矣

沱潛既道　漢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巴郡宕渠濰水西南入江漢中郡安陽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　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郪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　李兆洛曰郫今縣屬成都府汶江在茂州北宕渠在綏定府渠縣東安陽在漢中府城固東江原在成都府崇慶東武陽在眉州彭山東北江州在重慶府巴縣西廣漢郡今成都府漢州

成蓉鏡曰志於安陽下第云嶓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初不云即禹貢之潛也鄭所云鄐江即志江原之鄐水然別出爲沱水決復入爲氾爾雅分別甚明鄭以鄐水爲沱仍與釋水之文不合 **蔡蒙旅平** 漢志蜀郡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 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王鳴盛曰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蓋蔡蒙本一山亦可單稱蒙故也漢志言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 李兆洛曰青衣在雅州府雅安北南安在嘉定府夾江西北 王念孫曰禮記注旅道也言道已平治下文既旅刊旅訓並同 永樸案此紀禹治青衣水沫水也二水治斯蔡蒙旅平矣 **和夷厎績** 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 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 李兆洛曰蜀今成都府成都廣柔在茂州汶川西北 **厥土青黎** 馬曰黎小疏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鄭作鏐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

可以刻鏤者也 胡渭曰此州去于闐遠頗難得璆或鏐字之譌鏐鐵銀鏤皆金砮磬皆石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蘇軾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葉夢得曰熊羆狐貍織皮當屬下讀謂西傾之戎來貢也 水經注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又云東南流注漢水 胡渭曰西傾山一名強臺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自今洮州衛流經文縣平武劍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此即禹貢之桓水若志所言蜀山之水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國 永樸案以鄭注和夷言之則蜀山桓水志正爲和夷言之耶非必指此句言也 **浮于潛逾于沔** 孫星衍曰志所謂氐道水即漾水也 **入于渭** 傅寅曰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爲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褒自褒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也 **亂于河** 傳曰正絕流曰亂 孔曰此釋水文孫炎云橫渡也 李光地曰其西北界須因桓是來浮于潛以下則是州之所同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也 **弱水既西** 鄭曰眾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涇**

屬渭汭 漢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 李兆洛曰涇陽在平涼府平涼西陽陵在西安府咸陽東 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 江永曰儀禮注屬注也 孔曰詩傳云汭水涯也 **漆沮既從** 漢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左馮翊褱德洛水東南入渭 傳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水經注渭水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闕駰以爲漆沮之水也 吳汝綸曰據漢志漆在涇西沮在涇東下導渭既云又東會於涇乃云文東過漆沮與志異故舊傳以爲一水而指洛水言之闕駰亦同此說 案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 禹時漆水蓋絕涇而東以合於洛漢時漆乃自入渭故說文兩載入渭入洛之文洛水兼受漆沮二水斯得漆沮通稱矣 李兆洛曰漆今陝西邠州直路今鄜州中部縣地褱德在西安府富平西南杜陽今鳳翔府麟游縣 **灃水攸同** 漢志右扶風鄠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李兆洛曰鄠在今西安府鄠縣北上林苑在長安西南 王引之曰攸猶用也下九州攸同訓同 孫星衍曰說文同合會也 **荊**

岐既旅 漢志左馮翊褱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 李光地曰九州之例大水居前陂澤小水次之閒及原隰如兗之九河徐之淮沂揚之三江荊之江漢豫之伊雒瀍澗入河皆天下大瀆故首紀惟冀梁首以山者治河自壺口始治江自岷嶓始也青雍一極西一極東故紀嵎夷弱水明迹掩之所盡天下大勢起於西北故雍之山特詳焉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漢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 李兆洛曰武功在鳳翔府郿縣東 孔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 汪烜曰荊在漆沮上岐爲渭所經終南灃所出惇物灃所經鳥鼠渭水源今諸水治故既旅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 王鳴盛曰今陝西邠州及所轄三水縣皆豳地 漢志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爲豬壄澤 李兆洛曰武威今縣屬涼州府 汪烜曰原隰在岐山北豬野在涼州相距乃三千里至豬野則並弱水矣 **三危既宅** 傳曰已可居 李光地曰三危黑水所經既宅黑水順流也 **三苗丕敘** 江聲曰釋詁敘順同義下即敘訓同 **厥土**

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傳曰田第一賦第六**厥貢惟球琳琅玕**鄭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漢志左馮翊夏陽龍門山在北**會于渭汭**傳曰逆流曰會　李光地曰其北境者自積石至龍門西河與南境者會於渭汭也文勢略與梁州同**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鄭曰居此昆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　漢志金城郡臨羌有昆侖山祠燉煌郡廣至有昆侖障朔方郡有渠搜縣　馬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　李兆洛曰臨羌在西甯府西甯西廣至在安西州西渠搜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東岸之東河闕在蘭州府河州西　漢書西域傳贊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傅寅曰梁州言熊羆狐貍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　李光地曰言織皮者此三國亦以時入貢也荒服之外故附於後**導岍及岐至于荊山**漢志右扶風汧吳山古文以爲汧山　李兆洛曰汧今鳳翔府隴州南　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　馬曰道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　孔曰漢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南條荊山是舊有三條之說也馬王皆爲三條鄭以爲四列道汧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蔡曰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　徐文靖曰漢張旭華岳碑序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三條之說自古有之鄭以爲四列者蓋汧岐河泲所經西傾伊雒淮渭所經皆在北條爲陰嶓冢漢水所經岷山江水所經皆在南條爲陽蔡分南北二條蓋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也其實一而已　胡宗緒曰此以下浚河濟之經始也導岍及岐而至於荊欲使三山之水入渭同河入海也導壺口以至太岳欲使河流自北而南而汾水西入於河也導底柱以至王屋欲使河流自南而東而濟水西南入河也導太行以至碣石欲使太行恆山之水入河而河流北入於海也　胡渭曰禹導山本爲治水惟大川出入經過之處則以之其山不必皆危峻故若北條之荊若敷淺原不得以其澶漫靡迤也而疑之不必皆連峯壘嶂緜地數十百里故若底柱若碣石若朱圉不得以其孤露狹小也而疑之**逾于河**傳曰河謂梁州龍門西河　蔡曰逾者禹自荊山而過於河也　永樸案此篇以治水爲

主故導山言至言逾言入言過指治水之人言導水言至言過言入言出言會指水言**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漢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　李兆洛曰蒲反在蒲州府永濟南**厎柱析城至于王屋**水經禹貢厎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　漢志河東郡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　李兆洛曰太陽在解州平陸東北濩澤在澤州府陽城西**太行恆山至于碣石**漢志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壄王太行山在西北　李兆洛曰山陽在懷慶府修武西北野王今河內縣　江聲曰據志似太行有兩山以水經禹貢山澤所在云太行在壄王觀之則此經太行是在壄王者也**入于海**王闓運曰自此入海觀嶋夷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漢志隴西郡臨洮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在南　李兆洛曰臨洮今鞏昌府岷州冀今伏羌縣華陰今縣屬同州府　胡宗緒曰此以下浚伊雒淮渭之經始也西傾桓水所出而朱圉之水則入桓焉鳥鼠渭水所經而華陰河流經焉於此導之欲使桓水入江而入東海渭水入河而入北海也雒水經於熊耳伊水經於外方淮水出於桐柏泗水出於陪尾於此導之欲使伊水入雒而北入河淮水會泗而東入海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漢志潁川郡崈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崈高爲外方山也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　李兆洛曰崈高今河南府登封安陸今縣屬德安府　吳澄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橫尾爲陪尾者非　閻若璩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考周禮保章氏疏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賈實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　朱鶴齡曰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其爲徐州之陪尾明矣　蔣廷錫曰陪尾在兗州府泗水東**導嶓冢至于荊山**胡宗緒曰此浚漢之經始也　鄭曉曰嶓冢漢水出焉荊山內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內方至于大別**漢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李兆洛曰竟陵在安陸府天門西北安豐在光州固始東　水經注大別漢東山名也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　王鳴盛曰左傳吳伐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楚軍漢

西濟漢則在漢東矣蓋今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漢水漸及大別之陂而入江耳　馬徵麟曰水經注巴水出雩都下靈山即大別山也世謂之分水山雩都在今光州商城東北巴水出其境爲黃麻大山南流之水則黃麻北境大山即大別也蓋以南水入江北水入淮故有是名大別非蜀然一山其枝腳撐柱見於經籍者有小別矣左傳濟漢自小別至大別是小別近大別遠也經言大別畢大勢言之也大別在漢東北始能觸漢南入於江內方亦在漢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漢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　李兆洛曰湘南在長沙府湘潭西　胡宗緒曰此浚江之經始也岷山之陽包隴蜀滇北入江諸水也東之至於衡包黔楚洞庭入江諸水也東陵東之至於敷淺原包豫章鄱陽入江諸水也湖口東之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漢志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　朱子曰今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庳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畫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爲宜耳　胡渭曰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潯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倣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境覓星子地本歷陵敷淺原即廬山東南麓瀕於彭蠡者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漢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金城郡臨羌有弱水祠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鄭曰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李兆洛曰刪丹今甘州府山丹縣居延在張掖東北會水在肅州高臺西北　焦循曰班於刪丹引桑欽於居延引古文則臨羌之弱水班不以爲禹貢之弱水也　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雒濟淮南條行江漢　朱子曰導川凡九條弱水最西北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爲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水以河爲先漢發源於西在江之北故次於河江在漢南故次於漢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次於江淮在濟南故次於濟渭水所經止於雍州於一州爲大於九州爲小故次於淮雒水所經止於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漢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　鄭曰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今

中國無也　李兆洛曰滇池在雲南府呈貢東　齊召南曰黑水之名以色其委入南海其流經雍梁之閒今潞江水色深黑本名烏江在金沙之西大金沙之東源出藏地布喀池逕怒夷界亦曰怒江又南入麗江府界計自發源至此三千餘里又南逕永昌府及潞江安撫司境又南逕緬甸國又南入海三危自古原無確證安知烏江所經之諸山非即禹貢所名三危者與烏江在雍州西南梁州正西自三危以北屬雍三危以南屬梁亦可謂跨越二州之地矣　陳澧曰黑水今之怒江源出西藏喀齊北境東流至喀木蓋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在其地漢志惟滇池下云有黑水祠漢地至今爛滄江而止怒江又在其西故但於滇池爲祠望祀之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漢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　李兆洛曰章武在天津府滄州東北　史記河渠書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漢書溝洫志載賈讓奏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　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孫星衍曰鹽澤在今鎭西府闢展巡檢司西南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水經河水東過平縣北注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　李兆洛曰平縣在河南府孟津東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鄭曰山一成曰伾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　李兆洛曰修武今衛輝府獲嘉縣武德在懷慶府武陟東南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漢志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信都國信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　水經注引志屯留下東入海作東入漳又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　胡渭曰河之經流自大邳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爲北過降水　溝洫志載王橫曰禹之行河本隨西山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

道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章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漳自善徙爲南北兩厓所束終不能遠氾濫禹引河由此所以爲聖人之智漳絳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　焦循曰漳絳異源而同委屯留入漳之絳本從漳入虖池河今志以漳河虖池及禹貢降水並於信都言入海所以明河自信都與漳絕而漳與絳皆自入海耳於絳水明加禹貢正恐後人疑此地無絳所以明漳之入海卽禹貢降水之入海亦之云者與漳合之謂也廣平國斥章應劭云漳水出治北入河斥章正在鄴東河至此與漳合故志於鄴注故大河在東北入海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鄭曰播散也同合也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漢志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氐道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李兆洛曰西在秦州西南白水在保寧府昭化西北氐道在秦州清水西南武都在階州成縣西江夏今縣屬武昌府　焦循曰志又於沮縣敘沮水出東狼谷至沙羨南入江荊州川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酈注沔一名沮沮流注於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職方荊州其川江漢惟沮卽是漢故志直以荊州川屬沮也漾出氐道而導漾則於西縣之嶓冢蓋氐道在西縣之西如導河積石河不出積石也鄭以出氐道者爲漢而以出嶓冢至江州入江者爲潛云禹自導漢疏通卽爲西漢水夫水自漢出爲潛漢出氐道至西縣嶓冢山導之東南合沮水者爲漢之正流卽於嶓冢疏通其別流爲西漢是自嶓冢出者自嶓冢疏通而別之者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水經注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

過三澨　水經禹貢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　李兆洛曰邔在襄陽府宜城東北　說文引此經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傳曰觸水迴南入江　焦循曰經言至于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非入海在三危也此言至于大別江水迴曲非入江于大別之旁也

東匯澤爲彭蠡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

東爲北江入于海　永樸案漢入於江以後其水漢也卽江也經不抍北江繫諸導江下者以漢自江北來姑舉下流之水出於北岸者繫之以見江漢同爲瀆焉耳　馬其昶曰漢志記岷江至江都入海是北江爲大江正流經系北江於導漢下者蓋江漢合流之後分而爲三彼此互備且以見大江之納漢水爲多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

岷山導江　林之奇曰益州記云大江泉源發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自此以上微弱自大彭闕而歷氐道縣北其流始大

東別爲沱　林之奇曰梁荊二州皆有之

又東至于澧　漢志武陵郡充歷山醴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　李兆洛曰充在澧州安福西下雋在武昌府通城西　段玉裁曰澧史記亦作醴說文澧字下云水出南陽雉縣衡山東入汝南陽澧水字從水武陵醴水字從醴

過九江至于東陵　晁說之曰洞庭九江也　曾旼曰此云過九江至于東陵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　閻若璩曰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正爲導山導江之九江作注　馬其昶曰大江上自雲夢下至潯陽多納山源大川故曰九江　汪中言九者極多之數是也此指九江之上流言

東迆北會于匯　說文引此經曰迆衺行也　林之奇曰漢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將與江合稍折而南江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將與漢合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其不言彭蠡而言匯者蒙上爲文且見其與漢共注此澤也　胡渭曰江迆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　永樸案費誓無敢傷牿蒙上令惟淫舍牿牛馬何而以牛馬爲牿與此經蒙上東匯澤爲彭蠡句而以彭蠡爲匯文法正同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　永樸案經不言南江固由致功少亦以揚州已言三江既入則南江在其中　馬其昶曰大江正流在北南江中江皆大江別派漢志所謂石城分江水是也中江之名由南北而得若但舉北江南江則不必有中江今言中江則南江不言可知此經文之節而明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漢志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

中又東至項槐入海　李兆洛曰垣在絳州垣曲西境槐在青州府樂安東北　溢史記作泆　段玉裁曰今疏作泆不誤作溢衞包所改說文泆水所蕩泆也溢器滿二字迥別泆是突出不必滿也

東出于陶丘北

孔曰釋丘云再成爲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也　漢志濟陰郡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有陶丘亭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

導淮自桐柏

漢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　淮陵水經作淮浦　李兆洛曰平氏在南陽府桐柏西　淮浦在淮安府安東西　孔曰水經云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旁小山

東會于泗沂

閻若璩曰江漢朝宗于海漢入江江始入海因江入海并及于漢伊瀍澗悉入雒雒始入河因雒入河并及於伊瀍澗皆達類之文也東會于泗沂沂入泗泗始入淮宜曰沂泗而曰泗沂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則在鳥鼠東宜曰鳥鼠朱圉而曰朱圉鳥鼠此倒文也

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

漢志隴西郡首陽禹貢[illegible]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　李兆洛曰首陽今蘭州府渭源縣船司空在同州府華陰東北　孔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書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　胡渭曰鳥鼠同穴四字爲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

漢志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孫星衍曰山海經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讙舉卽獲輿之異名聲相近上雒熊耳卽盧氏山也　李兆洛曰盧氏今縣屬陝州上雒今陝西商州治鞏今縣屬河南府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

江聲曰禮記注同猶和也平也

四隩既宅

孔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孔曰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　孫星衍曰滌同條漢書注條達也　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師　國語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六府孔修

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

鄭曰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咸則三壤成賦

鄭以成賦屬上爲句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蔡曰則品節之也　夏允彝曰三壤之中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爲三壤　陳祥道曰冀州白壤雍州黃壤豫州惟壤墳埴泥塗與壤小別耳

中邦錫土姓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林之奇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而成五服也如契封於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姬氏　金履祥曰水土既平田賦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　薛季宣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錫土姓之命也禹貢記事之史略言封賜之命切要之語猶舜典敎象刑事稱欽哉恤哉之戒也

五百里甸服

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史記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　孫星衍曰國者鄭注曲禮云城中也史公說百里至五百里皆爲去王城之數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孔曰說文銍穫禾短鐮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

三百里納秸服

鄭注禮器云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正義云禾去其實惟稾秸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鄭曰總謂入刈禾也銍斷去稾也秸又去頴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遠彌輕也　金履祥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千里不販糶故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耳夫三百里之民轉輸粟米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也

五百里侯服

史記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百里采

蔡曰采者卿大夫邑地

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傳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男任也任王者事　蘇軾曰男邦小國在內依天子諸侯大國次國在外

禦侮　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

五百里綏服　史記侯服外五百里綏服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曰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　史記綏服外五百里要服馬其昶曰要徼通用邊塞曰徼要服即邊服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　史記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王安石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劉敞曰蔡讀如蔡蔡叔之蔡流讀如流共工之流輕罪蔡於要服重罪流於荒服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其一在綏服九州之內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傳曰漸入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之聲教而朝見馬其昶曰朔即堯典之朔方南即南交朔南皆舉一字名地堯典宅西鄭曰西為隴西之西亦以西為地名漢書載賈捐之說曰以堯舜禹三聖人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合氣之物各得其宜

訖于四海　傳曰禹功盡加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史記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蔡曰水色黑故圭以玄

禾樸案此錫圭猶文侯之命序言錫圭瓚　朱子曰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禹貢一篇不過此數語又曰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力於河治梁及岐是鑿龍門等處冀州三面邊河兗州亦邊河故先冀即兗

董鼎曰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州惟河為大水患惟河為急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兗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則疏河之下流也自兗而青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徐而揚自揚而荊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去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雍塞之患於是自荊而豫以濬伊雒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濟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始於河終於河聖人之能事畢矣

陳大猷曰禹敷土下言治水規模冀州下自東而西區別九州疆域導岍下自西而東貫串九州山水九州攸同下總合成績言之

章如愚曰擠河淮岱相去不能千里荊河千里而遙海岱千里而縮荊及衡陽二千里東海西河二千里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河敦煌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何廣狹之殊也蓋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大小惟據民田之多寡均之

孫葆田曰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天下為十二州及命禹治水水患既平乃定田賦之制為九等之差畫為九州益即禹宅百揆之實世儒以九州之制別自堯時謂舜實改為十二禹即位後復定為九者設也禹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在舜時九州既定制乃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貢所由致於山曰既藝既旅於水曰既道既入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後所作至夏遂繼虞而不敢耳故史傳以為夏書不然一州之地貢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並豈聖人經世之道哉

虞夏書三

尚書誼略三

甘誓 序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啟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　于甘將戰作甘誓　鄭曰有扈與夏同姓　馬曰甘有扈南郊地名甘水名今在鄠縣西　孔曰曲禮云約信曰誓史記稱啟立有扈氏不服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啟獨見繼以此不服　孫星衍曰淮南齊俗訓云昔有扈爲義而亡注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不知所據何書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夏所謂六卿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鄭曰變六卿爲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　金履祥曰六卿爲六事猶大夫爲三事

有扈氏威侮五行 鄭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　孔曰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在人爲仁義禮智信

怠棄三正 馬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　大傳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

天用勦絕其命 勦說文作劋曰絕也　段玉裁曰今本作從力之勦誤馬本作劋　玉篇劋一作勦同今

予惟恭行天之罰 傳曰恭奉也　段玉裁曰傳於恭字訓奉或訓供待者其字皆本作共墨子史記恭皆作共下三恭字同　白虎通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尙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啟自出伐有扈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

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　墨子兩攻字亦作共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　墨子賞於祖者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　獨斷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下引此經　吳汝綸曰封禪書禹興而修社祀林之奇曰左傳楚子玉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夷之蒐賈季戮臾駢雖加鞭扑亦謂之戮　吳汝綸曰甘誓八十字而六軍之制車乘之法賞罰之典靡不明備可知夏后典則之存矣　郝敬曰其旨渾厚數敵之罪不至溢惡其言簡當戒衆之令不費多辭夏道所以爲忠也

湯誓 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蔣廷錫曰鳴條岡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 馬曰台我也 敢行稱亂 傳曰稱舉也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蔡曰亳邑之民安於湯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憚伐桀之勞 朱彬曰割讀如曷 與下率割不同正讀為征若曰舍我穡事而何為征夏 馬其䄍曰亳民貪己之收穡而不念夏邑之塗炭曰我曰夏此正庸眾私己之常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不必以怨湯為疑割史記亦作割下率割史作率奪明二字異訓 予惟聞汝眾言 吳汝綸曰惟雖通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史記如台作柰何 段玉裁曰法言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典引今其如台而獨闕也用如台義並同史記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 王念孫曰文選注引韓詩章句聿辭也聿與率義同 傳曰以絕眾力剝割夏之邑居 有眾率怠弗協 馬曰怠墮不和同 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孟子引此經曰民欲與之偕亡 大傳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則吾亦亡矣 蔡曰桀自言如日民因以日目之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鄭曰賚賜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孔曰釋詁食偽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中論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勸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下引此經 黃度曰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權道也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 郝敬曰湯誓以臣伐君故諄諄明已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其表暴有夏之罪辭不至於過甚且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儆冠之思焉如是而後諒聖人之事果非得已也

商書二　　　　　　　　尚書誼略六

盤庚　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寍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鄭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　王鳴盛曰盤庚五遷言盤庚以上所居凡有五處　馬其昶曰三誥之首皆有緣起序謂作於盤庚時乃誥辭史記謂作於小辛時乃史臣敘述緣起之辭蓋初遷時民猶不悅後乃追思其功故史臣連屬三誥錄而存之非謂此三誥皆小辛世追作永樸案上篇我王以爲祖乙不若以爲陽甲於辭載順鄭說必有所受史記不言者以遷殷之謀雖始於陽甲時而實成於盤庚時事主於盤庚故經之首卽以盤庚爲言而史亦遂少此曲折耳

盤庚遷于殷傳曰殷亳之別名　蔡曰在河南偃師　王鳴盛曰偃師今屬河南府民不適有居孔曰釋詁適往也王引之曰有詞也率籲眾慼王念孫曰率用也　說文引此經慼作戚曰籲呼也　段玉裁曰慼俗字古干戚親戚憂戚同字　王鳴盛曰戚謂貴戚出矢言永樸案此猶次篇云誕告用亶亶誠也矢直也亦卽誠也曰我王來劉逢祿曰我王陽甲也既爰宅于茲朱駿聲曰說文爰引也重我民無盡劉傳曰劉殺也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永樸案陽甲恐民盡死不能相救乃稽之於卜而謀遷如台猶云奈何先王有服蔡曰服事也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寍王念孫曰猶由通由用也不常厥邑於今五邦馬曰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　鄭曰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　孫星衍曰史記云湯始居亳又云帝仲丁遷于隞索隱隞亦作囂並音敖字隞在今河南滎陽縣又云河亶甲居相相在今河南內黃縣又云祖乙遷于邢索隱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耿在今山西河津縣並湯前所居商邱今河南商邱縣共爲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劉逢祿曰斷命對下永我命續乃命言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孫星衍曰釋詁烈業也若顛木之有由蘖傳曰如顛仆之木　蘖馬作枿曰顛木而肄生曰枿　說文引此經由作甹曰木生條也蘖作枿亦作𣡌曰伐木餘也又云或从櫱　魏了翁曰左傳注木再萌芽謂之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馬其昶曰自先王有服至此皆卜稽之辭卽下文所謂箴言是也古者卜筮於廟門故多言祖宗靈異而又曰各非敢違卜盤庚斅于民傳曰斅教也由乃在位蔡曰自在位始以常舊服正法度傳曰用常故事正其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方宗誠曰此倒文言不可匿我箴民之言耳與下經不匿厥旨惟汝含德不和吉言于百姓其惟致告意同王命眾悉至于庭馬其昶曰以上小辛世史臣因百姓思盤庚故撮述遷都大指王若曰以下乃錄載盤庚爲臣時告諭之

辭王若曰王鳴盛曰中下篇皆首言盤庚其下止言曰不稱王此言盤庚斅于民繼以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云云是盤庚之辭也繼以王命眾云云則王乃陽甲非盤庚矣繼以王若曰是盤庚述王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稱王若曰也格汝眾予告汝訓吳汝綸曰釋詁訓道也汝猷黜乃心永樸案猷猶通詩箋猶尙也無傲從康傳曰無傲慢從心所安古我先王孔曰先王謂湯以來諸王下言神后高后謂湯此既言先王下王播告之王用丕變蒙上不言先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說文引此經播作譒曰敷也讀告之句絕修不匿厥指馬其昶曰修一字爲句楚辭注修善也言王數告以政如其善則不匿厥指王用丕欽吳汝綸曰丕茲同義立政丕乃俾乂與下茲乃俾亂同用丕猶云以此罔有逸言民用丕變蔡曰又無過言以惑眾聽今汝聒聒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說文聒作懖訓與馬同段玉裁曰疏引鄭注云難告之貌讀如聒耳之聒夫曰讀如聒不曰讀爲聒是經本作懖矣起信險

膚江聲曰信讀引而信之之信申也王安石曰不叀之謂險不叀之謂膚予弗知乃所訟傳曰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蔡曰惟汝不宣布德意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拙說文作炪曰火光也類篇引作火不光段玉裁曰玉篇炪火光也鬱也光下衍也字集韻炪燮煙貌然則作火不光近是吳汝綸曰火喻浮言炪謀言欲撲滅之作乃逸戴鈞衡曰作讀周禮鄙師作民之作漢書注乃始也逸安也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傳曰紊亂也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林之奇曰實德浮言之反浮則無實實則不浮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吳汝綸曰丕乃猶云斯乃乃不畏戎毒于遠邇傳曰戎大也惰農自安不昏作勞鄭曰昏讀爲暓暓勉也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王引之曰越其猶云爰乃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曰責公

卿不能和喻百官永樸案周禮注和調也王鳴盛曰說文吉善也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傳曰恫痛也陳大猷曰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馬曰相視也憸利小小見事之人也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傳曰向相顧于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馬其昶曰逸與佚同斷命則短永命續命則長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莊述祖曰沈當作抌說文抌深擊也讀若告言不正曰抌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左氏隱六年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下引此經多惡之易也四字莊十四年傳引此經同段玉裁曰此四字蓋檃括上文言之則惟汝眾自作弗靖王念孫曰靖通靜韓詩靜善也又通竫廣雅竫善也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鄭曰遲任古之賢史人惟求

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傳曰相與同勞逸予敢動用非罰蔡曰敢不敢也世選爾勞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鄭曰大享謂烝嘗也傳曰錄功臣配食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對季桓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祀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與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馬其昶曰于難在難也耿邑既圮必思出險當如射之有志朱彬曰志古文識史記索隱作幟猶埻也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吳汝綸曰唐石經老在侮上老侮與弱對文成人與孤有幼對文蘇軾曰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各長于厥居汪烜曰長與汝不謀長之長同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

作猷傳曰聽從遷徙之謀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蔡曰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汪烜曰伐與罰同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傳曰佚失也蔡曰失罰其所當罰國語內史過引此經曰如是則長民使眾不可不慎也凡爾眾其惟致告呂祖謙曰當時所告惟在庭之人故使之轉相告語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傳曰奉其職事齊乃位度乃口邵懿辰曰度猶制也孫覺曰恭事則無傲上齊位則無從康度口則無浮言罰及爾身弗可悔盤庚作馬其昶曰作讀如神農氏作之作蓋陽甲時議遷終以浮言動眾而止至盤庚爲君一再告諭其遷乃成永樸案作之爲言猶立也詩疏作者造立之名惟涉河以民遷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乃話民之弗率戴鈞衡曰廣雅話調也吳汝綸曰逸周書注率奉順也誕告用亶亶馬作單曰誠也朱彬曰誕大也亦辭也其有眾咸造傳曰造至也勿褻

在王庭 蔡曰戒其毋得褻慢 盤庚乃登進厥民 孫星衍曰釋詁登升也言升進民于中庭 曰明聽朕言 王念孫曰明孟通孟勉也 毋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汪烜曰承猶順也奉也 保后胥慼 馬其昶曰后後同字下言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保后卽謀長也胥慼卽思災也 鮮以不浮于天時 朱亦棟曰浮符通 殷降大虐 吳汝綸曰言降者蒙上天時爲文 先王不懷 江聲曰釋詁懷安也馬其昶曰此先王謂陽甲述其謀從居湯舊都之事下言以丕從厥志從陽甲從都之志也 厥攸作 傳曰其所爲 視民利用遷 江聲曰詩箋視古示字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吳汝綸曰聞猶史記所云國聞 承汝俾汝 劉逢祿曰俾讀如顧命俾爰之俾猶引也 惟喜康共 兪樾曰共拱通廣雅拱固也 非汝有咎比于罰 傳曰比近也蔡曰非爲汝有罪遷諭汝 予若籲懷茲新邑 王念孫曰若詞之惟也孫星衍曰釋詁懷來也 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王引之曰攸語助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 孫星衍曰宣讀爲和周禮始和布令于邦國都鄙和布卽謂宣布莊述祖曰欽讀爲廞忱當作抌言貪念以不正之言搖動上心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 傳曰鞠窮也如舟在水中不渡臭敗其所載物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 蔡曰汝從上之誠閒斷不屬惟相與及沈溺而已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王引之曰其猶之也蔡曰罔或稽察漢石經怒作怨 汝不謀長 傳曰汝不謀長久之計 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漢石經誕作永段玉裁曰誕從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蘇軾曰勸憂猶言樂禍永樸案呂覽注勸樂也 今其有今罔後 蔡曰有今猶言有今日無後猶言無後日 汝何生在上 馬其昶曰公羊傳上平曰原下平曰隰馬融舜典注上謂原此言居耿山川迫近汝復有何生理在上地乎鄭注周禮上地謂肥美

川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 朱彬曰今予命汝一句顧命茲予審訓命汝一詞也大學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檀弓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皆以一爲詞助戴鈞衡曰論語皇疏起發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孫星衍曰倚同掎說文掎偏引也又云迂避也避囘也言牽制誘引之使不得自由 予迓續乃命于天 傳曰迓迎也此段玉裁曰迓匡謬正俗作御後唐初本作御之譌 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戴鈞衡曰後漢書注威虐也淮南注奉助也傳曰畜養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孔曰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勞亦憂之義 予丕克羞爾 丕漢石經作不蔡曰羞養也卽上文畜養之意 用懷爾然 永樸案懷安也 失于政陳于茲 傳曰今失政而陳久于此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傳曰崇重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 朱彬曰崔譔莊子注常營其生爲生生 暨予一人猷同心 傳曰不謀同心徙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傳曰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戴鈞衡曰國語注有猶爲也 故有爽德 王鳴盛曰國語賈逵注爽貳也 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戴鈞衡曰迪與韶王子出迪之迪同行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 蔡曰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 汝有戕則在乃心 傳曰戕殘也有殘人之心江聲曰在察也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戴鈞衡曰國語注綏止也 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王鳴盛曰說文具共置也先薑塢府君曰鹽鐵論云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是以貝爲貨幣自夏始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吳汝綸曰迪詞之故也君奭故一人有事于四方王褒四子講德論故作迪蔡曰先儒皆以此節爲責臣之辭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言君有罪民有

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教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永敬大恤吳汝綸曰敬讀爲矜無胥絕遠傳曰無相與絕遠廢棄之汝分猷念以相從分漢石經作比 永樸案猷謀也比猷念猶上文曰猷同心曰有比言合心志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吳汝綸曰中衷同字廣雅衷善也 蔡曰各存於心乃有不吉不迪王引之曰乃有猶言其或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顛越不恭吳汝綸曰左傳杜注顛倒不共縱橫不承命也暫遇姦宄王引之曰暫讀爲漸詐欺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遇讀爲偶淮南原道篇偶瞎智故曲巧詐僞是以偶爲姦邪之稱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王引之曰劓珍猶言刑珍育讀爲胄說文胄肖也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左傳子胥引此經曰是商所以興也 吳汝綸曰左傳杜注易種轉生種類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爰于也 戴鈞衡曰廣雅綏撫也曰無戲怠懋建大命吳澄曰無戲欲其敬也無怠欲其勤也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孫星衍曰孔疏云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疏文外誤當爲憂賢揚三字文選注尚書曰優賢揚歷歷試也三國志注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案心腹二字似優賢字似賢陽字似揚歷字當上屬爲句 永樸案李裴訓歷爲試試用也言偏優禮賢者揚而用之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戴鈞衡曰于朕志當屬下四字讀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蔡曰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鄭氏云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 永樸案說文多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爲多論語皇疏繹尋續也言將續于前功用降我凶德

戴鈞衡曰降讀平聲凶德惡德謂韋顧昆吾之屬嘉績于朕邦永樸案釋詁于於也呂覽注於猶在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王天與曰張氏云極止也猶言靡有定止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江聲曰釋詁肆今也 傳曰天將復湯德治理于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江聲曰公羊傳及猶汲汲也 永樸案篤敬恭三字連文篤敬恭者卽敬也呂覽注篤信也廣雅信敬也釋詁恭敬也 孫星衍曰承讀如列子並流而承之之承同抍拯也用永地于新邑傳曰用長居新邑肆予冲人傳曰冲童童人謙也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傳曰弔至也 蔡曰由用也 江聲曰靈龜也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戴鈞衡曰爾雅龜俯者靈周禮龜人曰天龜曰靈屬文選注引譙周異物志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俗名曰靈禮記疏引爾雅靈龜郭注江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得知卜龜古多單呼靈言非廢爾謀至用龜卽爾眾亦

各不敢違卜也用宏茲賁孫星衍曰釋詁賁美也用大此美績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蔡曰隱痛也邦伯諸侯 孔曰師訓爲眾眾長眾官之長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予其懋簡相爾蔡曰簡擇汝 戴鈞衡曰其猶之也相輔佐也言我之擇爾爲輔佐念敬我眾吳汝綸曰敬讀爲矜朕不肩好貨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恭生生莊述祖曰恭今文皆作共敢共如字讀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 王十朋曰導其耕桑薄其稅斂使老者皆得所養鞠人之事也聯其比閭合其宗族使相友相助謀人之保居事也今我既羞告爾傳曰已進告汝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戴鈞衡曰于朕志屬下若否讀 馬其昶曰若否猶言好惡朕志所好者明德汝當敬數所惡者總貨寶汝當敬改無總于貨寶蔡曰總聚也生生自庸孫星衍曰庸用也戒諸臣無生殖以自用式敷明德永肩一心孫星衍曰

釋詁肩克也言長能一心不貳其志　蘇軾曰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眾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　張九成曰盤庚告民動以鬼神警之何也商人敬鬼因其所畏而戒焉然亦豈誣之哉幽明一理也得罪於人者必得罪於天而民愛之者天亦必愛之也　林之奇曰生殺予奪之權操於人主使盤庚驅民以刑罰而使之遷亦誰敢違者今乃反覆勸諭若將有所甚畏者蓋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使盤庚以勢力與臣民較以失民心則雖彊之使遷而天下亦自此危矣　胡宏曰盤庚有六善以常舊服正法度一也圖任舊人二也無敢伏小人之攸箴三也以人情事理開道人心四也蔑厥攸居首以無忌五也欽敘有德有謀之人而不肩好貨六也　呂祖謙曰三書反覆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　王柏曰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後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是時濱河之都近古帝都土豐物饒人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未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知利而

不知患盤庚不忍民之沈陷治亳殷而歸于先王創業之都故其言誥誡諄勤而無一毫怨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盤庚知之故諭民之言少而辨諭反覆於世家舊臣者爲詳　張履祥曰申命而後行事如商盤周誥諄諄於言語之間惟懼不明且盡也聖人之心何心哉欲斯民曉然知吾心之所在而後行耳　朱一新曰世臣倡爲浮言而民靡然從之何也世臣具貝玉而民亦戀田廬今河決時民雖走避稍定後卽復故居故居雖浸水中決口未塞明知有續塌之虞而民且死守不去蓋蚩蚩之氓貪於近利而昧於遠害類如此　永樸案盤庚首篇一則曰悉籲眾戚再則曰斅于民由乃在位是諭臣之確證也次篇之首曰乃登進厥民篇中之辭一則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再則曰汝共作我畜民是諭民之確證也其曰恐人倘乃身迂乃心人卽指諸臣也曰茲予有亂政同位亂厥亦卽諸臣也皆以其倡爲浮言故於告民時揭其隱衷使民洞然不爲所惑也首篇言乃祖乃父皆指臣之祖父言次篇具乃貝玉以上指民之祖父言以下則又指臣之祖父言臣與民各有祖父盤庚提以告之所以激發其良心也末篇首曰綏爰有

眾蓋統臣民諭之然詳邦伯師長以下諸語則責臣之意較多以不樂遷之本謀固在臣不在民也

尚書二

尚書誼略六

高宗肜日 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 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史記武
丁崩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
作高宗肜日及訓 大傳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
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為用也無則遠方將
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
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
之有報之疾也 傳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
繹 王鳴盛曰高宗乃廟號若作于武丁時不宜稱
史記所說不為無理豈訓王在武丁時作書在祖庚
時
與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孔曰說文云 雊雄雉鳴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 鄭曰祖己謂其黨 蔡曰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 格 漢書載孔光說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
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

典厥義 蔡曰典主也 孫星衍曰義善也 汪烜曰此 民字實隱以指王 梁玉繩曰民謂高宗蓋對
天而言天子亦民也酒 誥惟民自速辜民謂紂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
中絕命 史記載此文云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止一字 不重出 鄭曰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愒焉 孫
星衍曰殷自陽甲以來兄弟相及皆不永 年此不敢斥言前王故泛推天命人事也 民有不若德
不聽罪 傳曰言無 義不服罪 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孚漢 石經
並作付如台史記作奈何 永樸案天既付人以
命示之災異欲正其德而不若德不聽罪者乃但曰其
奈之何哉言不能側身修行也 漢書載孔光說此經
曰言正德以順天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
致誠孳 孳而已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史記 王嗣
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 馬曰尼考也謂禰
廟也 王曰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之
異 孫星衍曰釋詁胤嗣繼也天胤猶言天之子言陽
甲以來先王有不永年者既嗣天位卽為天胤王當修

敬也詩殷武箋云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
高宗復成湯之道故興路寢焉尚書大傳云武丁思先
王之政繼絕世是殷時至高宗始有興廢之事如殷武
詩所云寢成孔安也 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為豐殺之
禮於是以棄常道 馬其昶曰禮記云高宗諒闇善之
也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
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
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案高宗致隆於禰非其失道若不
能推而廣之獨厚於禰是乃行禮而失故曰無禮於棄
道既感祖己之言修正典禮斯為賢王矣 秦蕙田曰
王為下上之式先害尊尊之義則民將安傚哉禮俗不
行義德遂替此不可不正之事也以古察近明世宗實
隕厥元
命矣

西伯戡黎　序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西伯滋大伐飢國滅之　鄭曰西伯周文王時國于岐封為雍州伯也南兼梁荊國在西故曰西伯戡黎入紂圻內　傳曰戡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傳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傳曰相助也　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鄭曰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　林之奇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欲富之教之也今乃至於不有康食不寘天性不迪率典斯民何賴焉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　說文引此經摯作摯曰至也讀若摯同　史記摯作至　承樸案大命國命也盤庚云懋建大命　摯漢書注訓極至儀禮注亦訓極極即終也言天曷不降威大命曷不終乎大命上當有曷字以蒙上文不更舉耳　今王其如台　史記如台作奈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傳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　時瀾曰天命方歸之時聖人猶曰命靡常而不敢有也天命已訖紂乃日有命任天乎眞不知命者也　祖伊反　說文引此經反作返曰還也　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馬曰參字累在上　段玉裁曰王篇厶累壍為牆壁也尚書以為參字然則古本尚書作厶孔讀為參馬則以累訓厶言罪多積累腥聞在上　乃能責命于天　吳汝綸曰責求也　殷之即喪　王引之曰之其也　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孫星衍曰功事也　劉逢祿曰指乃功言紂自作不典帝乙以前無失德也戮于爾邦言災必逮夫身詩召閔亦言不裁我躬　蘇軾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蔡曰愚讀

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文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邦之敬曰孔子刪書但存戡黎微子二篇以見商紂之危無異朝露文王以摧枯拉朽之勢可取不取故謂之至德也

尚書誼略九

商書五

微子

序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微子世家及祖伊以西伯滅飢國告紂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傳曰微圻內國名子爵蔣廷錫曰微在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吳汝綸曰古無以父師爲三公者鄭既以三公釋父師以孤卿釋少師是鄭本父作大也傳父師大師三公蓋本以三公釋大師與鄭義同父師二字後人所加故疏不言父師大師之異是孔本父亦作大也家惜抱府君曰箕子比干微子兄弟也安得謂之王子若如呂氏春秋說其子爲微子從父愈當呼名也惟史記似得實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傳曰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

我祖底遂陳于上 傳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于上孫星衍曰呂覽注遂成也馬其昶曰致成亂正四方之功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傳曰

我紂沈湎酗醟敗亂湯德于後世孔曰說文酗醟也酗醟一物謂醉而發怒孫星衍曰酗當爲酌說文酌醉醟也疏引作酗俗字王引之曰沈之言淫也沈酗淫酗也沈湎淫湎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江聲曰鄭無逸注小大謂萬民上及羣臣也孫星衍曰廣雅草竊寇鈔也

卿士師師非度 馬曰爲非法度之事

凡有辜罪乃罔恆獲 俞樾曰卽乃恆罔獲倒文

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史記方作並

今殷其淪喪 傳曰淪沒也

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蔡曰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 狂鄭作往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吾家耄遜于荒 馬曰卿大夫稱家史致準曰耄老也老臣多避位而去者

今爾無指告予 王曰言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莊述祖曰顛隮屬下句讀

顛隮若之何其 馬曰隮猶墜也鄭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禮記云何居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史記毒作篤荒作亡

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吳汝綸曰廣雅畏畏敬也

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傳曰逆耇老之長致仕之賢戴鈞衡曰此答微子沈酗于酒敗亂厥德之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 馬曰因來而取曰攘往盜曰竊天曰神地曰祇傳曰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鄭曰犧純毛牷體完具孔曰犧牷牲皆爲俎實則用當爲盛盛之實謂黍稷稻梁吳汝綸曰左傳牲用備具

以容將食無災 朱駿聲曰將食持食也戴鈞衡曰以與也容相容也此答草竊姦宄及辜罪罔獲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畢東美曰言百姓自治其讎以斂召敵讎不怠戴鈞衡曰斂收也如是則與人爲讎者有罪而自治其讎者復有罪民之愁病無所告詔故曰罪合于一多瘠罔詔此答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 蔡曰我出當其禍敗馬其昶曰此自明其非畏死太史公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卽說此二句之義

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馬其昶曰罔無也國喪無可爲臣僕史公說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是其義也以下勉其去戴鈞衡曰此答淪喪越至于今之語

詔王子出迪 永樸案釋詁迪道也釋宮道行也

我舊云刻子 戴鈞衡曰淮南注舊常也永樸案云當讀如詩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之云云語中助辭馬其昶曰刻猶責也責以圖存宗祀

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傳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

我不顧行遯 先薑塢府君曰此蓋太師自云我不復顧念而將遯耳戴鈞衡曰此答我其發出狂以下諸語漢書載班伯說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王應麟曰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于汝鳩汝方商書終于微子家惜抱府君曰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微子事最爲明晰所謂父師少師者殷樂官太師疵少師彊而其與微子語則箕子奴比干死之後之事也蓋微子目睹進諫之無益而反成君戮賢之過故與太師少師謀遂行其所處之道必如是乃幾微無憾所以爲仁也若以爲箕子比干是二子未

諫之先料其君以不聽又勸微子之去而微子遂從之是則見雖明而情則果矣孔子何以謂之三仁哉

商書五

周書一

牧誓 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史記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說文牧作坶曰朝歌南七十里地 蔣廷錫曰牧野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南迤邐以至汲縣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馬曰昧未旦也 吳汝綸曰馬蓋以昧爲未以爽爲旦釋文脫爽字耳釋詁朝早也 鄭曰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孫星衍曰說文杖持也 傳曰鉞以黃金飾斧 馬曰白旄旄牛尾

曰逖矣西土之人 傳曰逖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傳曰同志爲友 馬曰冢大也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傳曰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亞次旅眾也眾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千夫長師帥百夫長卒帥 孔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 蔣廷錫曰庸今湖廣鄖陽府竹山縣蜀今四川成都府羌當在今陝西甘肅以西南接蜀漢塞外髳微今四川重慶府巴縣地盧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是彭在今四川肩州北濮在今湖廣荊州府石首縣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傳曰稱舉也戈戟干楯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傳曰牝雞無晨鳴之道喻婦人知外事索盡也

昏棄厥肆祀弗答 先薑塢府君曰昏當同泯 鄭曰肆祀祭名答問也 吳汝綸曰答爲問猶貢爲賜亂爲治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弗迪 傳曰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 陳櫟曰厥遺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 史記迪作用 王鳴盛曰釋詁迪進也 馬其昶曰王父昆弟當即微子篇所稱家耄史記箕子比干皆紂親戚微子紂庶兄

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自王父昆弟至母弟則三仁及微仲皆在其內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說文引此經曰勖勉也傳曰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夫子謂將士　蔡曰戒其輕進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鄭曰伐謂擊刺也一擊一刺曰一伐　蔡曰戒其貪殺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鄭曰桓桓威武貌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豹虎類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迓馬作禦曰禁也段玉裁曰疏云王肅讀御爲禦然則馬唐初經文作御甚明　鄭曰當以爲周之役也勇蔡曰勉其武戒其殺降爾所弗勖鄭曰所言且也　王引之曰且若同義其于爾躬有戮黃度曰夏商師誓皆有孥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人不孥遂爲周法　蔡曰此篇嚴肅湛厚與聖人之言也　方苞曰周初之書惟牧誓爲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兼祀事而剖心斲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于暴虐姦宄則歸獄于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　汪烜曰微子但言紂酗酒武王始言惟婦言是用非酒昏志色或不能惑非色爲蠱酒亦或不至于沈惟二者交伐心志乃無復有開明之一日君子欲端其身其必先於澹泊明志與

洪範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史記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於是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漢書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　家惜抱府君曰莊子云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足爲歆說之證　傳曰洪大範法也　蔣廷錫曰箕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

惟十有三祀傳曰商曰祀　蔡曰此因箕子之辭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王引之曰乃猶於是也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史記騭作定　傳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馬其昶曰相協皆助也居者周書作雒注云治也天騭定下民以助君之治我不知其彝倫攸敘傳曰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次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傳曰陻塞汨亂也孔曰水是五行之一水失其性則五行陳列皆亂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史記畀作從　鄭曰帝天也　傳曰畀與斁敗也疇類也孫星衍曰鄭云帝天者以下文又云天錫知之　永樸案上文武王云惟天陰騭下民則箕子所對自即天言之史記畀作從者說文從相聽也相聽義與畀亦相近五行志作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傳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林之奇曰帝乃震怒猶謂天奪其魄天乃錫禹猶謂天誘其衷初一曰五行孔曰五行即左傳五材謂之行者在天則五氣流行在人則世所行用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鄭曰農讀爲醲　傳曰農厚也次四曰協用五紀傳曰協和也次五曰建用皇極大傳皇君也　朱子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顏師古曰念思也鄭曰徵驗也謂眾行得失之驗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馬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漢書威並作畏段玉裁曰經典向背字既作鄉嚮疑漢之俗字傳曰以上禹所第敘蔡曰此九疇之綱也一五行傳曰以下箕子所陳蔡曰此下九疇之目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傳曰皆其生數孔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耦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耦而物得以成焉故謂之成數也萬物之本有生于無著生于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永樸案漢書注從因也土

爰稼穡顏師古曰爰亦曰也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王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蔡曰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稼穡以德言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蔡曰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聽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

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黃幹曰水貌雨太陰火言暘太陽木視燠少陽金聽寒少陰四者或偏於陽或偏於陰惟土思風也通乎四者而不同焉質陰氣陽身之金體故貌言爲大耳目聰明體之虛者故視聽次之程若庸曰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黃勉齊云配與屬不同皆因其說推之配者對時爲體屬者流行爲用洪範五事配水火木金土言其體也素問屬土金水木火而相生五行傳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克言其用也馬其昶曰管子曰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形流故貌屬水又曰辛主腎腎發爲耳故聽屬金又曰甘主心故思屬土又子華子曰心之精爲火其竅上通於舌故言屬火又曰肝之精爲木其竅上通於目故視屬木張栻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鄭曰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

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大傳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曰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師居末蔡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蔡曰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厤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程若庸曰厤象日月星辰主於授時庶徵證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戴鈞衡曰有語辭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馬曰當斂是五福之道布與眾民李光地曰五福在九疇之終而此豫言之者王者體天陰隲下民之心必欲躋之五福之域而福不在德外故建極者所以斂福於己而卽所以敷錫庶民者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馬訓于爲取錫汝保極蔡曰與之保守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蔡曰淫朋邪黨也比德私相比附也陳櫟曰書知人安民詩宜民宜人皆以人爲有位者此亦當然證之下文人用側頗僻民用

僭忒可見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馬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汝則念之傳曰汝則念錄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史記罹作離大傳作麗段玉裁曰罹俗字詩逢此百罹釋文本又作離蓋亦本作離而為後人所改也離者罹也故大傳作麗蔡曰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不罹于咎不陷于惡受之者不拒之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鄭杲曰受之者姑與相安也錫之福者何賢也止須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即錫之福不刻覈也敎武王待新附臣民如此人即維皇之極所以為洪範也馬其昶曰大傳謂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據此是攸好德為貢士用賢之稱攸者用也而康而色謂諸侯賜以車服即錫福也一適即受進賢之賞不待三適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傳曰煢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馬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蘇軾曰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賤利不於為善矣在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羞潛夫論作循莊述祖曰循為修之誤王引之曰下其猶乃也凡厥正人王引之曰釋詁正長也故官之長謂之正既富方穀馬其昶曰方且也漢書注穀者爵也言既富且貴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劉逢祿曰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謂未封微子續殷祀與周為賓客時人斯其辜言殷民將自作不靖也于其無好德史記無德字王念孫曰釋文于其無好下無音至無有作好下始音呼報反疏亦云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是孔陸俱讀好字上聲所見本皆無德字無好句絕與下用咎古音正協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鄭曰雖錫之以爵祿其為汝用惡劉逢祿曰無好箕子所謂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者謂祿父也箕子知武庚終不能續殷祀武王雖封為二王之後而卒叛亂也本紀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此數言存殷祀之大者無偏

無陂段玉裁曰册府元龜天寶四載詔改頗為陂不知義古音本魚何切而改普多切之頗為彼義切之陂以韻宜寄切之義又不知陂之古音亦普多切與頗同古凡皮聲字皆在第十七歌戈部困學紀聞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蔡曰偏不中也陂不平也示僕案頗亦不平也見左傳杜注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馬曰好私好也荀子引此經曰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呂氏春秋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下引此經有呂氏春秋引作或注或有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鄭曰黨朋黨馬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傳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平平史記引作便便徐廣曰一作辨段玉裁曰古平便辨辯通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鄭曰會其有極謂君歸其有極謂臣曰皇極之敷言傳曰布陳言教汪烜曰皇建其有極而敷之為言也是彝是訓吳汝綸曰彝法也訓

教也猶言是則是傚于帝其訓訓及下訓字史記皆作順馬曰于天為順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釋文近附近之近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大傳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下引此經漢書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馬曰克勝也傳曰友順也變和也潛左傳史記並作漸左傳注沈漸猶滯弱也高明猶亢爽也蔡曰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之用蓋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變友柔克以柔克柔沈潛剛克以剛克柔高明柔克以柔克剛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胡瑗曰聖人既由中道以治天下又慮夫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故用三德者所以隨時制宜也故皇極見聖人之道三德見聖人之權邵寶曰三德之用五所以施之者三世也人也地也世周禮平國

亂國新國之謂人論語求也退由也兼人之謂地中庸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之謂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馬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闕諸侯也鄭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異也孔曰於三德下說此事者以德則隨時而用位則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紀不可使臣專威福奪君權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王曰大夫稱家蔡曰辟不公也僭踰忒過也漢書載劉向說曰皆陰勝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下引此經又載王嘉說此經曰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司馬光曰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人主必聽明剛斷然後能收威福之柄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孔曰建亦立也傳曰龜曰卜蓍曰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鄭霽作濟驛作圛蒙作雺曰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雺者色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貞正也悔之言晦晦猶終也傳曰蒙陰闇驛氣落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說文引此經驛作圛曰圛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孔曰雺聲近蒙王鳴盛曰釋天濟謂之霽濟霽通蔡曰雨兆爲水霽兆爲火蒙兆爲木驛兆爲金克兆爲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者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史記作卜五占之用鄭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雺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孫星衍曰雨濟蒙驛克卜之兆象有此五者爲占者之用貣與忒通詩傳云忒變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孔曰卜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

汝則有大疑王念孫曰則猶若也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

康彊子孫其逢吉馬曰逢大也李惇曰子孫其逢句與上從字同字韻叶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曰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孔曰此以汝與龜爲二從耳或筮從龜逆及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從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鄭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舉事白虎通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蔡曰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云易以坎爲水北方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卦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二月初吉三章云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案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鄭曰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陳櫟曰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風爲土氣之證馬其昶曰內經亦云風出地氣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金履祥曰曰時屬下讀是五者來備莫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傳曰蕃滋廡豐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傳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王引之曰若辭也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鄭曰狂倨慢也恆常也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鄭豫作舒曰舉遲也急促自用也蒙見冒亂也蔡曰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修則休徵以類應之五事失

則咎徵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固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傳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眾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 朱子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傳曰歲月日各順常則百穀成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平寧 姚舜牧曰家通上下而言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傳曰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 鄭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其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書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夏至日北極晷短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西入于畢則多雨 朱子曰曰好曰從但假設以喻人事民之性情莫不各有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則和氣致祥猶如風雨之應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蔡曰康寧無患難也考終命順受其正也 馬其昶曰攸好德為古諸侯貢士之稱攸猶用也才德見用是即貴也故為五福之一 曾羣曰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也固已見之皇極矣 鄭曰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不欲者為先緣人意輕重為次 求樸案禍極反對壽與短折反富與貧反康寧與疾憂反攸好德與惡弱反考終命與凶反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鄭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蔡曰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天也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 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士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歸天桀紂之極也 歸有光曰福極天之所命而人上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黜奪於冥冥之中者此所以為位有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項安世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也稽疑決於天也庶徵驗於天也福極驗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分而言之又以前四者為綱後四者為紀也合而言之皇極為綱八者又皆為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孰舉之哉 薛瑄曰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 永樸案洪範五行漢儒如伏鄭宋儒如朱蔡皆以之分配各疇歐陽氏修蘇氏洵林氏之奇歸氏有光黃氏宗義則深議之以為疇有九今但以五行配五事稽疑庶徵福極而八政五紀皇極三德則不復能配豈彼數者獨不闕於五行耶竊謂五事之配庶徵經有明文矣今更取五行分配五事稽疑庶徵福極者皇極治之本也八政其細目也三德鼓舞天下之大權也五紀則天道也此皆論其理而不可以驗其效惟五事之著於身稽疑之寓於卜筮庶徵之形於四時福極之偏於民物以之配五行乃足以見天人感應之速中庸言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意亦如此必如歐陽諸家所議則經不以八政五紀三德等配庶徵又何說邪但宋儒不以福極配五行漢儒則并及之此雖於理無礙然極數有六若與福對觀實亦止於五耳漢儒以多一弱字遂強取以配皇之不極斯則不免於鑿矣

周書三　　尚書誼略十二

金縢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史記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鄭曰縢束也凡藏秘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永樸案序言周公作金縢者謂納于金縢匱中之冊乃周公所作非謂周公作此篇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傳曰不悅豫豫說文引作悆曰喜也白虎通言不復豫政也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傳曰穆敬也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戴鈞衡曰孟子趙注戚戚然心有動也僅卜未足以動先王故特爲壇墠公乃自以爲功史記功作質孫星衍曰釋詁功質成也二字同訓自以爲功以身爲質也王闓運曰與神約誓請代如請成爲三壇同墠馬曰壇土堂鄭曰除地曰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鄭曰植古置字傳曰璧以禮神置于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爲贄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冊鄭作策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武億曰鄭以史乃冊爲句祝字屬下曰字讀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傳曰元孫武王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釋文遘遇也家惜抱府君曰古人質相稱以爾汝後世惟巫史告鬼神循于古不易詩曰莫匪爾極爾稷也實惟爾公允師爾武王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林之奇曰自太王王季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言之曰丕子元長也丕大也馬其昶曰是猶寔也永樸案說文責求也戴鈞衡曰于天三王之靈在天也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予仁若考史記作旦巧王念孫曰顧惟老子義疏若而也仁若考仁而巧也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王引之曰敷徧也馬曰佑助也蔡曰言武王不任役使乃受命于上帝以佑四方未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

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蔡曰寶命即帝庭之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鄭曰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今我即命于元龜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傳曰屛藏也言不得事神蔡曰武王喪則周業墜雖欲事神不可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史記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傳曰習因也孔曰一皆相因而吉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襲爲因時瀾曰三王之前各有一龜龜三而吉一馬曰籥藏卜兆書管林之奇曰書即周禮之頌左傳之筮公曰體王其罔害辟舉明曰體與詩體無咎言之體同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蔡曰新受三王之命惟永終是圖傳曰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王引之曰攸猶用也能念予一人馬曰一人天子也孫星衍曰言念常思也言三王能念武王方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林之奇曰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注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王翼日乃瘳傳曰翼明瘳差也段玉裁曰尚書翌字六見天寶以後盡改爲翼釋詁翼敬也翌明也字形分別畫然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鄭曰羣弟蔡叔霍叔孺子謂成王蔣廷錫曰管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鄭曰辟謂避居東都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己史記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避事權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永樸案史記以弗辟爲弗避事權於此經語氣尤肯蓋公將往東都而先告二公以己之心迹也史於居東曲折載之不詳然觀此語下續之云於是卒相成王則其先必罷相可知其罷相也卽居於東矣史與馬鄭說不相遠卽此可見周公居東二

年則罪人斯得馬其昶曰流言初起非特無叛周之心且託於忠愛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公退居東都使管蔡無可藉口而稱亂如故則其情見矣故曰罪人斯得　戴鈞衡曰得者出也如論語如得其情之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錢大昕曰唐石經貽字有磨改痕蓋先作詒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鄭曰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秋大熟未穫蔡曰案秋大熟繫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朱子曰是時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遽興師誅之又成王方疑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若請於王亦未必見從　錢彝曰史臣敍金縢之後附以流言次以居東次以鴟鴞之詩次以風雷之變次以親迎而後次以大誥今循其次推之昭然可見　汪烜曰公居東實未滿二年故詩曰於汝信處於汝信宿安得以二年爲東征三年哉且東征豈遽觸處而伐柯九罭狼跋三篇

則有袞衣赤舄之容無[illegible]鷹干戈之氣是亦明證也　戴鈞衡曰鴟鴞詩序曰周公救亂也夫曰救亂自是武庚方亂公作此貽王救之若三監既誅亂已平矣何救之有況詩亦無一言涉武庚誅後情事乎　永樸案周書作雒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衞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據此是流言起于武王方崩時周公居東在元年葬武王後罪人斯得在二年初迨王感風雷迎公則已秋矣作師旅在是年冬其臨衞政殷蓋自二年冬數至四年首尾又三年竹書云成王元年周文公出居于東二年大雷電以風王迎文公于郊遂伐殷三年滅殷伐奄與逸書正合天大雷電以風王引之曰以猶而也禾盡偃大木斯拔段玉裁曰詩箋斯盡也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傳曰皮弁孔曰周禮視朝則皮弁服史記弁作朝服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

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鄭曰問者問審然否也馬其昶曰二公知周公之特爲壇墠而卜而不知其請代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噫馬作懿曰猶億也王念孫曰噫懿億抑同信字句噫屬下讀言抑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鄭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新逆馬作親迎鄭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我國家禮亦宜之蔡曰於國家禮亦宜也王出郊傳曰郊以玉幣謝天天乃雨反風馬曰反風風還反也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馬曰築拾也起其木拾其下禾歲則大熟鄭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

之志也　或問程子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　林之奇曰其始也疑周公天大雷電以風其終也逆周公則天乃雨反風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如此　陳經曰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己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己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郝敬曰學者但當思聖人忠孝至情而不必奇其事方其請代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册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於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尚書誼略十三

周書四

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史記於是卒相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孔曰誥告也家惜抱府君曰聖人命諸侯以成天下之治未有疑而用之者也管蔡封于殷故地其民故殷民也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故曰監殷非監制武庚之謂且武王勝殷以其地置國實不止三三監之名以成王時叛國而後有之武王時無是也

王若曰王曰稱成王命故稱王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馬本猷作繇蔡曰猷發語辭戴鈞衡曰猷與繇通釋詁爰粵于那都繇於也爰粵于訓讀于之於那都繇訓讀烏之於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訓予我之予賚畀卜訓陽予之予相類王引之曰越與也弗弔傳曰言周道不至江聲曰詩傳弔至箋至猶善也孫星衍曰弗弔如雜記云如何不淑吳汝綸曰若呂相絕秦之言無祿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割馬作害蔡曰言天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illegible]

不少待洪惟我幼冲人王引之曰凡言洪惟爽惟丕惟誕惟迪惟率惟皆詞也嗣無疆大歷服傳曰承繼祖考無窮大數吳汝綸曰莽誥服訓事無疆大歷武王所受也我冲人嗣其事弗造哲迪民康江烜曰小爾雅造進也進於明哲則道民於安康馬其昶曰首以民不靜自責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江聲曰有讀曰又文選注引蒼頡云格量度也已予惟小子段玉裁曰莽誥已作熙卽嘻字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江聲曰賁奔通吳汝綸曰莽誥效此經云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廣雅傳就也敷賁者就奔走也孫星衍曰敷前人受命言依附祖考受此天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馬其昶曰言不敢壅閉前人受命之大功詩云前王不忘于天降威馬其昶曰爾雅于曰也發語詞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陳櫟曰寧王寧考寧人前寧人皆指武王孫星衍曰莽誥迺紹天明意注紹承也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薛肇明曰卽命與金縢卽命同蔡曰龜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汪烜曰謂自作不靜越茲蠢蔡曰及茲果蠢蠢然而動殷小腆誕敢紀其敘王曰腆主也殷小腆謂祿父江聲曰白虎通紀者理也蔡曰敘緒也天降威知我國有疵馬曰疵瑕也王曰謂三叔流言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馬其昶曰言將復反為殷王鳴盛曰左傳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義同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程大昌曰史記管蔡作亂天下皆疑惟同母弟成叔聃季之屬十人為輔拂十人卽十夫朱彬曰不曰翼予而曰予翼倒文蔡曰于往敉撫武繼也馬其昶曰民獻猶言人傑因管蔡自作不靜故言母弟賢者翼佐我以往撫安繼嗣圖功莽誥於此謀繼嗣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傳曰大事戎事也吳汝綸曰廣雅休喜也屬下四字讀鄭曰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蔡曰卽命卜於武王方崩時朕卜幷吉卜於將伐武庚日肆予告我友邦君蔡曰

肆故也越尹氏庶士御事孔曰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大夫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傳曰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鄭曰無不反我之意江聲曰反復也周禮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反也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戴鈞衡曰王宮猶言王家蔡曰謂三叔不睦寶兆釁端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引之曰越惟也馬其昶曰以輔弼言則曰予翼以叔父言則曰予小子考翼不以管蔡無道而疏絕之亦厚之至也王害不違卜蔡曰害曷也肆予冲人吳汝綸曰肆今也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孫星衍曰莽誥所犯誅動鰥寡此言三監之叛誅擾動鰥寡可哀之甚予造天役漢書造作遺江聲曰廣雅役使也遺大投艱于朕身傳曰遺我甚大投此艱難于我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孔曰卬我也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朱彬曰義者宜也）敉予曰（傳曰當安勉我）無毖于恤（馬其昶曰毖勞也言無以憂恤爲勞）不可不成乃寍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寍王（戴鈞衡曰國語注休嘉也）興我小邦周寍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傳曰助民）矧亦惟卜用（馬其昶曰矧猶乃也）嗚呼天明畏（漢書畏作威）弼我丕丕基（傳曰輔成我大大基業）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永樸案惟讀曰爲丕莽誥作不言爾即或不能遠省古事）爾知寍王若勤哉（王引之曰若如此也）天閟毖我成功所（戴鈞衡曰閟當也廣韻毖告也吳汝綸曰禮記注所猶道也）予不敢不極卒寍王圖事（王引之曰極讀爲亟釋詁亟疾也亟速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漢書化誘作告永樸案化誘者教導也猶上文云大誥爾多邦肆予告我友邦君）天棐忱辭（漢書載孔光引此經忱作諶曰言有誠道

者天輔之也馬其昶曰詩箋辭辭氣謂政教也）其考我民（漢書作天其累我以民注累託也永樸案檀弓邾婁考公注考或作定是考有定義也釋名考成也成與定義亦近言天輔有誠道者其定我民耳上文詩所謂皇矣上帝臨下有赫此句則所謂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也）予曷其不于前寍人圖功攸終（王引之曰攸猶用也）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吳汝綸曰莽誥勤毖作勞勤爲勞毖亦爲勞言天於我民相勞苦若有疾者然）予曷敢不于前寍人攸受休畢（馬其昶曰休畢猶云善終）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蔡傳昔前日也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王念孫曰若惟也戴鈞衡曰其猶將也吳澄曰言語辭永樸案言字若爲語辭則艱日思當釋爲曰思艱倒文也）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傳曰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爲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爲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

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孔曰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王引之曰其猶寍也馬其昶曰此言管蔡不以宗社爲念）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寍王大命（蔡釋越爲及）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吳汝綸曰考者死也終也洪範考終命考亦終也左傳下臣獲考謂得死也謂武庚永樸案禮記注有保也若猶汝也謂管叔友江聲曰莽誥養作長夏小正傳養長也民長邦君御事皆是也）王曰嗚呼肆哉（江聲曰釋言肆力也勉其勠力永樸案顏師古注莽誥云肆勸也勸之義亦爲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蔡曰爽明也馬其昶曰猶言明我新造邦明者顯也戴鈞衡曰詩箋哲多謀慮也）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王引之曰迪用也永樸案逸周書武王克殷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傳禮又云命衛叔出百姓之囚史記弟叔振鐸奉陳常車衛康叔封布茲時康叔年少已親其役知當日十人皆有力爲故追言前事亦惟此十人

迪知天命也馬其昶曰前言十夫此又言十人見親者不皆叛）越天棐忱（蔡曰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時罔敢易法（戴鈞衡曰爾時猶言其時傳曰無敢易天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蔡曰矧今天降禍于周）惟大艱（張裕釗曰三字爲句）人誕鄰胥伐于厥室（戴鈞衡曰淮南注鄰比也廣雅胥助也）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孔曰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傳曰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天亦惟休于前寍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寍人有指疆土（戴鈞衡曰極讀爲亟于往也從讀左傳率師從之之從征也率古通帥統也有指者山川封域明有可指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傳曰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白虎通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强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尙書曰肆朕誕

以衛東征誅弟也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　大傳周公先謀于同姓同姓從然後謀于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　朱子曰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一旦見故主遺戮宗社為墟甯不動心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向有在人心者此其所以叛也　呂祖謙曰武庚之叛止三監及淮夷耳何必大誥多方及御事之人蓋當時天下初定人情未安未必盡曉然知天命所在加之三監煽動為變恐亂之牽引不止於此所以大誥多方論以天意從違之理使之釋然曉悟然後周公得以安焉而東征後世人君一方有亂出師致討絲牽繩連亂階浸長者變端在人心故也　顧炎武曰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弒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叛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王之宗祀焉斯已矣　方苞曰此篇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卒成之且反復歸之於卜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動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為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偽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鄙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為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

康誥

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史記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亦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馬曰康圻內國名　孫星衍曰史記衛世家索隱引世本宋忠注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說文郝潁川縣漢志潁川有承休侯國元始二年更名郝集韻又有鄘地名即康也今河南汝州是　武億曰白虎通云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此可為馬注之證　朱子曰康誥為武王書其中明言朕其弟小子封大抵康叔之封與武庚必同時商畿千里所封必不止三四國也　蔡曰序以康誥為成王書今詳本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無一語及武王何耶　家惜抱府君曰康亦殷地武王以封康叔故命之曰在茲東土又曰殷先哲王商耇成人應保殷民以殷民世享其時又蘇忿生為司寇康叔以康侯為小司寇故又命之曰敬明乃罰及周公誅武庚康叔改封於衛乃作酒誥梓材在昔武王所命以小司寇之事成王不敢易焉而歸其職于衛史氏庸是屬三書而次之為一故亂紕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叔虞封于唐曰命以唐誥使作誥以封衛宜曰衛誥然則曰康誥者非封衛時作而史屬之也史又恐讀者有不審于酒誥上著之曰成王若曰則其前康誥為武王辭明矣康叔始為小司寇及周公陳立政之時蘇公薨始以衛侯為司寇　永樸案史記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云云皆約舉康誥之旨下酒誥曰告梓材曰示此數語獨曰申告申之為言重也即此可以見司馬氏之意亦謂康誥為武王書矣

惟三月哉生魄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　孔曰知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周公以十三日乙卯至于洛戊午社之明日魄與明反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鄭曰基謂謀也　大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

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祖父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于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下引此經**侯甸男邦采衛**伸曰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孔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舉中則五服皆可知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百工播民**毛奇齡曰播民遺民猶大誥道播臣百工播民句**和見士于周**馬其昶曰和合也孫星衍曰見猶效也史記天官書以星見為效詩傳士事也**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洪鄭作鴻曰代也林之奇曰潘博士云勤如杕杜以勤歸之勤洪大複語傳曰大誥以治道永樸案大誥在東征前自康誥以下至多士凡六篇則皆周公攝政時誥於上下以頒之洛邑者此四十八字首之以周公初基作洛終之以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殆卽六篇之總序**王若曰孟侯**蔡曰王武王也傳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朕其弟**王引之曰其猶之也**小子封**傳曰封康叔名**惟乃丕顯考文王**王引之曰丕語發聲丕通不詩傳不顯顯也**克明德慎罰**蔡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大學引克明德並堯典太甲曰皆自明也左傳申公巫臣引此經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大傳子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慎罰**不敢侮鰥寡**左傳韓厥引此經曰所以明德也**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孫星衍曰釋訓庸庸勞也廣雅祇祇敬也威畏通吳汝綸曰詩傳釋顯父云有顯德者呂覽注亦以顯人為賢人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勞來敬畏賢人**用肇造我區夏**吳澄曰肇始也造作也吳汝綸曰區夏猶言區宇宇夏皆以屋喻**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是怙冒**

蔡曰及我一二邦漸以修治王引之曰盤庚懋建懋簡漢石經作勖君奭迪見冒馬作勖冒勖懋通勉也賈子容經篇怙大祜也逸周書謚法篇胡大也聲義並與怙近怙冒大懋勉也永樸案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曰一二邦見非一也文與康王之誥一二臣衛同**聞于上帝帝休**吳汝綸曰廣雅休喜也**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蔡曰殪滅大殷詩言伐大商戴鈞衡曰猶棫曰此武王事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功大傳天之命文王非哼哼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江聲曰敘順同義**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蔡曰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蔡曰此下明德也**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阮元曰古本民上有治字馬曰遹述也馬其昶曰今民二字屬上讀下言矧今民罔迪卽承此**紹聞衣德言**傳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黃度曰敷求徧求也**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江聲曰宅度同字訓道也**別求聞由古先哲王**鄭曰古先哲王虞夏也黃度曰別求求之不一猶曰更求之也王引之曰別讀為辨辨亦徧也由於也**用康保民宏于天若德裕乃身**莊述祖曰若字上屬為句天若見召誥荀子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下引此經**不廢在王命**戴鈞衡曰在於也**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傳曰恫痛瘝病朱子曰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段玉裁曰釋詁鰥病也此經當作鰥後漢書和帝詔引作矜古書鰥字多作矜瘝俗字**敬哉天畏棐忱**風俗通引此經畏作威忱作諶曰言天德輔誠也**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永樸案淮南注康樂耽樂也耽有過義故無逸傳云過樂之謂耽康好者過好也**乃其乂民**王引之曰乃其卽乃也**我聞曰怨不在大**

亦不在小　傳曰不在大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于大言怨不可為　國語知伯國引此經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

惠不惠懋不懋　傳曰故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　左傳子旗引此經曰康叔所以服宏大也

已汝惟小子　吳汝綸曰惟讀為雖

乃服惟宏王應保殷民　蔡曰服事也　王引之曰廣雅應受也與膺同　馬其昶曰九字為句宏王與下助王對文

亦惟助王宅天命　江聲曰宅讀為度

作新民　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　大學引此經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蔡曰此下謹罰也　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下引此經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吳汝綸曰式法也法常同訓式爾常然也　潛夫論言恐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為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為之者也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蔡曰適偶也　吳汝綸曰釋詁道直也離騷注極窮也言推問得實　汪烜曰殺謂刑之非必大辟　潛夫論言殺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為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金作贖刑赦作有刑皆謂良人吉士時有過誤不幸陷離者爾　孔叢子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下引此經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江聲曰敘順同義時是也時字屬上讀　左傳卜偃引此經曰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惟民其勑懋和　吳汝綸曰廣雅勑順也　傳曰勉為和

若有疾　傳曰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　大學引此經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惟民其康乂　荀子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誠乎上則下應

之如景嚮　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　段玉裁曰力勑同部而若雙聲故皆通用　馬其昶曰荀子言欲民之勉於和若有急疾在己而和調累解期其遂愈引止若有疾一句意則并及下文忠信均辨二語指若保赤子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傳曰劓截鼻刵截耳　朱子曰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則無或劓刵人見權在己不可不謹　馬其昶曰又讀為有

王曰外事　謙曰康叔為周司寇以國封周言為外　吳澂曰外事謂都邑之事都邑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中不屬國中故曰外事如魯之費郈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　王引之曰說文事職也外事外土之奉職者

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孔曰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　鄭季友曰說文臬射的也注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門中橜為臬準限兼取二義　戴鈞衡曰臬司連讀猶言法守　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陳大猷曰要即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謂結定其罪也蔽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　孫星衍曰服伏同　王引之曰丕猶乃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傳曰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　義宜也用宜於時世者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　戴鈞衡曰考工記注遜順理也曰心口相問之辭敘順也　荀子兩引此經次皆作即皆曰言先教也　孫星衍曰即次聲之緩急義皆為就　馬其昶曰汝陳時臬事四句申上師茲殷罰有倫乃汝盡遜三句申上服念旬時即大傳所謂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以不和平之乎慎刑如此故荀子以為先教也　蔡曰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蔡曰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　荀子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

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下引此經　永樸案荀子意謂治世爲姦被刑者皆自得罪非
有冤抑者也蔡傳意正同也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孔曰顛越人謂不死而傷　永樸案
釋言于求也又詩晝爾于茅謂往取茅與求義亦近暋不畏死罔弗憝傳曰暋強也人無不
惡之者王曰封元惡大憝戴鈞衡曰管子注大眾也刵惟不孝不友孫星
衍曰刵說文作殹云詞也　馬其昶曰說文又云從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據此是刵與乃同乃者指事之詞
故曰詞之所之又急詞故曰如矢下刵惟訓同　戴鈞衡曰刵猶則子弗祗服厥父事蔡曰
子不敬事其父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戴鈞衡曰
儀禮注于讀曰爲于弟弗念天顯蔡曰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　馬其昶曰左傳反易天明
孔疏天有尊卑人有上下下事上臣事君法則天之明道臣不事君是反易也乃弗克恭厥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傳曰稚子可哀王鳴盛曰釋言鞠稚也大不友于弟惟

弔茲蔡曰至於如此不于我政人得罪王引之曰政人即正人釋詁正長也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吳汝綸曰廣雅惟詞也王念孫曰泯亦亂也呂刑傳泯泯爲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傳曰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　戴鈞衡曰
刑兼五刑言　呂祖謙曰殷法常事用之因人情之所安父子弟兄之獄用文王之法撥殷亂之所在　潛夫
論患姦宄者賊良民下引此經　左傳曰季引此篇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又苑何忌引
此篇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馬其昶曰元惡大憝第言刑茲無赦明罪止其身不相坐及不率大
戛王闓運曰爾雅戛禮也刵惟外庶子訓人孔曰在外掌眾子之官即周官云諸子文
王世子云庶子也以政教諸子故曰訓人諸子亦是王朝之臣對父子兄弟爲外惟厥正人王引
之曰惟猶與也越小臣諸節傳曰諸有符節之吏乃別播敷王引之曰別讀爲徧造
民大譽戴鈞衡曰詩箋造成也弗念弗庸傳曰不念我言不用我法瘝厥君時

乃引惡傳曰是汝長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馬其昶曰
不至元惡但不率由禮義者乃惟在位諸人廢而大戛以成民之譽若怙惡不悛亦可殺亦惟君惟
長戴鈞衡曰玉篇惟爲也下兩惟字訓同不能厥家人王念孫曰漢書注能善也曾國藩
曰家人庶人百姓也漢書不事家人生產家人失大夫士卒盡家人子皆謂庶人家也越厥小臣
外正王引之曰外正在外爲長之人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永樸案爲君長者不善愛百姓與其羣臣而專尚威虐乃非以德爲治汝亦罔不克敬典
乃由裕民王引之曰方言裕猷道也裕民言道民惟文王之敬忌王鳴盛曰禮記
注忌之言戒也　說苑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下
引此經乃裕民曰我惟有及馬其昶曰教民以身爲本汝不可不自敬典乃用道民戒
之也思文王之敬戒乃道民曰我思有及于文王勉之也反覆言之則予一人以懌傳曰以此

悅懌汝德　荀子明主急得其人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
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　段玉裁曰擇懌通用馬其昶曰荀子曰佚曰休即發一人以懌之旨王曰
封爽惟民迪吉康江聲曰道之善則安　馬其昶曰此下以殷遺民未和自咎我時
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曰爲求等　吳汝綸曰傳借求爲逑
蔡曰言爲匹於商王刵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馬其昶曰
刵猶乃也　王闓運曰適和也不適不迪四字爲句永樸案言乃今民罔迪若不和不迪是國無政不適猶
下言未同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汪烜
曰此十五字作一句讀　王引之曰于猶越也與也吳汝綸曰監視也視示同字監告連文猶言示告也釋
詁行言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朱彬曰廣雅戾善也迪屢未同傳曰教道
屢數而未和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

無在多蘇軾曰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矧曰其尙顯聞于天金履祥曰
前責民因責臣因責康叔此又反之身而自責焉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馬其
昶曰此以民怨申譬之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江聲曰鄭論語注蔽塞也丕則
敏德蔡曰大法古人之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傳曰顧省汝德遠乃猷裕
王引之曰遠乃猷裕卽遠乃道也乃以民甯不汝瑕殄孫星衍曰詩傳瑕遠也釋詁殄
絕也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胡士行曰肆陳也告也惟命不于常馬其
昶曰此以天命申警之大學引此經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左傳范文子引此經曰有德之謂
戰國策須賈引此經曰此言幸之不可數也汝念哉無我殄享蔡曰無我殄絕所享之國
明乃服命馬其昶曰召誥有夏服天命有殷服天命服受同義高乃聽傳曰聽先王道德之
言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孫星衍曰

集虛草堂

典常也下屬爲句酒誥典聽朕教汝典聽朕毖乃以殷民世享陳櫟曰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
於文王明德愼罰末復以天命無常享國難必戒之康叔能力行其言衞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爲長久吁豈偶
然哉汪烜曰大學首言明明德而次以新民又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與康誥所言相爲表裏

周書五　　尙書詮略十四

周書六

酒誥王應麟曰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揚子法言云昔之說書者
序以百而酒誥俄空焉今亡夫俄空卽簡脫之謂而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
卽此等句

王若曰歐陽大小夏侯馬鄭王各本王若曰上並有成字明大命于妹邦馬曰沬邦
卽牧養之地段玉裁曰馬謂妹邦卽牧野也妹牧雙聲鄭曰妹邦紂之都所處也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
沬之鄉則沬之北沬之東朝歌也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蔣廷錫曰今河南淇
縣北有沬鄉乃穆考文王傳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孔曰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王引之曰廣雅毖告也誥毖猶誥告孔曰衆
士朝臣也卿大夫俱在內蔡曰文王爲西伯故得誥毖庶邦越少正御事孫星衍曰少正者正

集虛草堂

人之副鄭有少正公孫僑魯有少正卯周書有大正朝夕曰祀茲酒王引之曰茲猶斯也言惟
祭祀斯用酒論衡引此經曰此言文王戒愼酒也朝夕戒愼則民化之惟天降命肇我民
吳汝綸曰韓詩曰肇長也讀如長國家之長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
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顧炎武曰
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于酒而興興亡之幾皆在于酒則所以保天命而
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永樸案無逸于小大鄭注謂萬人此云小大邦蓋謂萬邦至文王誥
敎小子有正有事王引之曰正官之長事官之屬周禮注引作政古通無彝酒韓非
子引此經曰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越庶國飮惟祀德將無
醉傳曰飮酒惟常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孫星衍曰廣雅將扶也大傳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
之義宗族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于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飮也不醉而出是不

周書六　　尙書詮略十五

親也醉而不出是謀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戴鈞衡曰上言文王自誥教小子此又教民各迪其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孫星衍曰土物謂黍稷酒以糜穀當愛惜以善其心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永樸案小大德謂百行惟一者言當一視之無一端可苟也妹土嗣爾股肱孫星衍曰國語注嗣世也純其藝黍稷鄭季友曰純爲專一之義永樸案純其藝黍稷倒文猶曰其純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江聲曰釋詁肇謀也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孫星衍曰說文洗滌也腆設膳腆多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王鳴盛曰有正正官之首上言庶士繼以少正以卑賤者別言之此言庶士繼以有正以尊貴者別言之庶伯君子疑又就其中指其尙德尤重者

書十三 二

戴鈞衡曰上告妹土之民此告妹土之士大夫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俞樾曰大語辭說文羞進獻也金履祥曰惟猶羽毛惟木之惟與也馬其昶曰君即長也羞耇與君猶言事厥考厥長也大傳古者聖王之治天下五十以下非烝祀不敢遊飲六十以上遊飲也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戴鈞衡曰周禮注作使也稽合也陳喬樅曰鄉飲酒義曰君子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故曰作稽中德也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江聲曰用逸旅酬也中庸說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是祭亦有旅酬之禮馬其昶曰飲以養陽故曰自介詩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以介景福義同此也蘇軾曰酒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以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蔡曰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永樸案惟讀曰爲呂覽注正治也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引之曰忘與亡同

不亡不失也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金履祥曰棐與匪通棐徂非遠也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戴鈞衡曰腆與殄通儀禮注古文腆皆作殄詩箋殄當爲腆周禮注殄病也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眞德秀曰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酗以致隕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王曰封我聞惟曰王引之曰文選注惟有也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戴鈞衡曰迪語助辭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訓同經德秉哲孫星衍曰孟子經德不回注經行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永樸案司馬彪莊子注咸引也成王畏相傳曰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惟御事厥棐有恭戴鈞衡曰有讀曰又言其輔佐君又能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傳曰崇聚也中論當此之時四海之內進德修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王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越

書十三 三

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傳曰於在外國侯服甸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曰於在內服治事百官眾正及次大夫陳大猷曰惟服奔走服事之人孫星衍曰宗工宗人越百姓里居傳曰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說文引此經曰湎沈于酒也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戴鈞衡曰說文尹治也吳汝綸曰顯字下屬爲句越于也言明于治人敬法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曰嗣王紂也王鳴盛曰說文酣酒樂也厥命罔顯于民祇吳汝綸曰詩傳祇病也不明于民病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孫星衍曰釋詁保安也安于怨不忒楚辭注淫游也泆同佚廣雅佚樂也用燕喪威儀蔡曰燕安也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倮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罔不盡傷心說文引此經曰盡傷痛也惟荒腆于酒孫星衍曰荒大

也不惟自息乃逸朱駿聲曰乃仍也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傳曰于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曰衆羣臣用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傳曰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民惟民自召罪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戴鈞衡曰惟爲也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王引之曰其猶甯也戴鈞衡曰監撫二字連讀文選注撫覽也中論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監於水監於人也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戴鈞衡曰廣雅劼勤也劼毖勤告也矧太史友內史友鄭曰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鄒漢勛曰王制曰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周禮太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此經於太史內史皆言友見非臣也當是方伯之監必以太史內史如秦之御史監郡漢之刺史糾察郡國矣漢代王國之官有內史爲天子之臣即其遺制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戴鈞衡曰國語注事使也服休服采鄭曰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孫星衍曰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注虞說云大采衮職也少采黻衣也蓋掌朝祭之服矧惟爾疇蔡曰疇匹也汪烜曰友資其益者疇相助爲治者詩云公侯好仇又云率由羣匹燕及朋友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王安石從違保辟絕句傳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吳汝綸曰薄搏通廣雅搏擊也違邪也蔡曰若保順保萬民定辟制經界定法矧汝剛制于酒蔡曰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自康叔之身始馬其昶曰此節矧字義皆與乃近言汝能勤毖殷獻臣之在外服爲侯甸男衛諸侯者則其國之大史內史皆相親友矣謂其勤政親賢也及在內服之獻臣百宗工乃爲爾任使者皆服休服采乃爲爾疇匹如三父者皆各勤其

職是乃汝能剛制于酒蓋申發不惟不敢亦不暇之義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曰勿令失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王引之曰其猶將也蘇軾曰予其殺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陳埴曰是時酒池肉林遺惡猶在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敎之有斯明享馬其昶曰享饗通明享言明飲無忌乃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戴鈞衡曰國策注恤顧也永樸案廣雅蠲除也弗蠲言弗除其罪馬其昶曰弗恤弗蠲連讀事者使也時指殷之臣工而言不聽則亦殺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曰辯使也莊述祖曰乃司民讀殷民也史衛曰衛人服酒誥之訓世守于無窮始也商俗淫酒先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傳爲子孫法爲董鼎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

香上達求諸陰之義也復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昏賓客然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甯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敗家接踵於後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敎不惟當明于妹邦也

周書七　尚書說略十六

梓材馬其昶曰梓材誥康叔戒邦君也地理志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師古曰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案此篇乃詳舉方伯連帥之職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蔡曰大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情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情通矣能通上下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呂祖謙曰率土皆王臣王言臣則民在其中汝若恆越曰戴鈞衡曰越讀如國語越於諸侯之越謂揚言也馬其昶曰自此下至篇末皆設爲康叔戒邦君之言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傳曰厲虐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吳汝綸曰敬讀爲矜勞閔也肆徂猶肆往肆往猶呂刑今往論語皇疏往猶後也厥猶乃也大戴禮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注云歷歷亂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孫星衍曰見猶效也豖樸案此蓋言姦宄殺人歷亂人且宥之則其臣效之舉凡戕敗人者皆宥之矣上下皆以姑息爲尚強暴不鋤善良何由安乎此數句意與康誥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同下言鰥寡屬婦合由以容與不敢侮鰥寡同

王啟監林之奇曰周禮立其監注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則監者指諸侯而言啟監猶云立其監厥亂爲民論衡作厥率化民王引之曰亂者率之借字爲者化之借字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孫星衍曰敬矜鰥通至于屬婦傳曰妾婦孔曰妾屬於人故名屬婦說文引此經屬作嫮曰婦人妊身也孫星衍曰屬與嫮聲之緩急假借字崔子玉淸河王誄云惠于嫮嬬薛季宣曰小爾雅嫮妾婦之賤者合由以容戴鈞衡曰言皆當用以寬容待之也大傳鰥寡孤獨乏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必先施此使無失職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戴鈞衡曰其猶之也吳汝綸曰釋名教效也效教同義廣雅命道也曷以猶云何由引養

引恬傳曰長養民長安民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馬其昶曰自古王若茲冒下爲文監罔攸辟言責無可諉以上達民隱以下陳天命惟曰若稽田蔡曰稽治也既勤敷菑傳曰已勞力布發之陳師凱曰爾雅田一歲曰菑郭注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王引之曰周禮稍人注引小雅信彼南山維禹敶之毛詩敶作甸云甸治也敶陳通陳修皆治也蔡曰疆畔也畎通水渠也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暨茨馬曰卑曰垣高曰墉暨堊色孔曰暨亦塗也茨蓋覆也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馬曰治木器曰梓樸未成器也雘善丹也蔡曰敷菑垣墉樸斲所已爲也疆畎暨茨丹雘則望以成終孔曰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段玉裁曰自衛包改斁爲塗正義猶存斁字中論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下引此經

今王惟曰馬其昶曰此闢王言以厥邦君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釋文夾音協近也戴鈞衡曰爲於通庶邦享作兄弟方來戴鈞衡曰享指近服丕享合遠近言作使也見周禮注方竝也亦既用明德蔡曰既盡也后式典集吳汝綸曰廣雅集安也言君用常安庶邦丕享王引之曰丕猶乃也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朱子曰此十四字爲句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蔡曰肆今也和懌和悅之先後勞來之迷迷或釋文懌又作斁江聲曰下懌當從之說文斁終也王引之曰兩用字皆屬下讀用以也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馬其昶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邦君若是其重也而告於方伯連率乎是責汝若恆越曰者敎康叔戒邦君達民達王之說如此也其達民奈何曰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而已其達王奈何曰用懌先王受命而已受命在明德明德在保民保民在鰥寡此天人之機之至捷者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嗚呼文王之受命基此矣蘇軾曰詳考大誥康誥酒

誥梓材四篇反覆丁甯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故周有天下八百餘年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必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以勸之殺悲夫

召誥 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史記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傳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 孔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 王引之曰越猶及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馬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 鄭曰步行也 戴鈞衡曰少儀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則車行亦謂之步也 蔣廷錫曰鎬京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豐在今鄠縣東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傳曰太保召公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劉安世曰越若即粵若發語辭 鄭季友曰越若來三月為句 漢律歷志引武成曰越若來三月既成覇古讀皆如此 王引之曰越與若皆及也來至也 傳曰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越三日戊申** 傳曰三月五日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傳曰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越三日庚戌** 孔曰三月七日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蔡曰庶殷殷之衆庶也 傳曰治都邑之位 **越五日甲寅** 孔曰三月十一日 **位成若翼日乙卯** 孔曰十二日也 王引之曰若猶及也左傳病未及死國語及作若 **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傳曰言周偏 孫星衍曰營謂營域周禮注兆為壇之營域 **越三日丁巳** 孔曰十四日也 **用牲于郊牛二** 傳曰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 周書作雒解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 漢書郊祀志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

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曰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白虎通以三牲何重功故也下引此經 越七日甲子 孔曰二十一日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傳曰賦功屬役書命眾殷侯甸男服之邦伯孔曰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賦之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王引之曰丕猶乃也林之奇曰召公營洛七日而成位周公權至十日而丕作周召規模其敘如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 孫星衍曰以同與朱子曰此蓋因周公以告于王耳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蘇軾曰旅讀庭實旅百之旅孫星衍曰釋詁旅陳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馬其昶曰誥告庶殷此述周公用書命庶殷之事越自乃御事越語辭自者從也從我御事即所謂庶殷丕作也召公先陳事於王後乃進戒朱子曰王時在鎬豈遣使奉幣具此辭以告之與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戴鈞衡曰十字為句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 王引之曰休喜也 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也下文反覆推衍此意段玉裁曰集韻柰果也一曰那也柰何字本借用柰字奈俗字唐石經用之不可從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錢彝曰遐終猶言永終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 傳曰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 茲服厥命 吳汝綸曰論語皇疏服執持也 厥終智藏瘝在 傳曰其終謂紂也鄭曰瘝病也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馬其昶曰漢書注夫夫人也猶言彼人此承上言當時賢智隱藏其末及藏而猶在者皆瘝病彼亦知哀號呼天求去不得永樸案詩箋徂猶至也言至其出亡又被拘執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吳汝綸曰懋者貿之借字皋陶謨懋遷大傳作貿言天改易殷命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王引之曰子讀為慈言天用順從而慈保之面讀為勔釋詁勔勉也俞樾曰若順也順即道也天若猶言天道 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 戴鈞衡曰爾雅格懷同訓言天用懷保 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 朱子曰已陳夏商敬德墜命之所由又戒王也漢書孔光傳云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引此經作無遺耇老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戴鈞衡曰有讀曰又馬其昶曰二語意蓋指公時公已有明農之志故召公言此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 說文引此經丕作不吳汝綸曰其猶豈也丕不通 今休王不敢後 王引之曰不猶毋也曰王當不敢後於修德蔡 用顧畏于民碞 蘇軾曰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說文石部碞磛碞也下引此經曰讀與巖同段玉裁曰山部有碞字云山巖也讀若吟此字與碞字雖從石從山有別而音義略同徐仙民碞音吟正謂碞同碞也而品部又有碞字云多言也引春秋傳文于碞北讀與聶同此字與山部之碞過別王氏應麟乃云說文顧畏于民碞多言也全與說文不符永樸案碞字由說文磛碞引申之有險義真德秀曰言畏天必及民是畏民當加畏天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戴鈞衡曰來言他日來也鄭曰自用也朱子曰服事也白虎通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敎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惡易以聞明當懼慎下引此經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旦曰其作大邑 王曰禮君前臣名 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 吳汝綸曰毖告也傳曰祀于天地 其自時中乂 戴鈞衡曰禮記注中猶成也中乂成治也 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傳曰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節其性則道化惟日其行 孔曰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 王闓運曰比附介助也 馬其昶曰大傳周公將作禮樂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是作禮樂在營洛之後節性日遹禮樂之化也此勉王留公制作禮樂 王敬作所 吳汝綸曰禮記注所猶道也 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孔曰相監俱訓爲視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孫星衍曰釋詁艾歷也詩傳艾久也是歷亦爲久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王引之曰其猶之也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蔡曰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所可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 孫星衍曰惟思也 嗣若功 王念孫曰若猶其也謂二國 王乃初服 傳曰言王新即政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孫星衍曰貽本作詒詩箋詒傳也 戴鈞衡曰十字爲句此倒文也猶言自貽哲命罔不在厥初生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江聲曰哲兼愚歷年兼短折省文 知今我初服 馬其昶曰天道遠人道邇故吉凶歷年皆可於初服時知之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吳汝綸曰之猶是也 陳櫟曰今作邑而自治土中是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天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初機而疾敬德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蔡曰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王引之曰亦敢殄戮句用乂民若有功句小爾雅若乃也 戴鈞衡曰詩箋亦大也 其惟王位

在德元 傳曰在德之首 ○江聲曰王者體元居正位乎天德故曰王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 王念孫曰釋詁刑常也 越王顯 傳曰于王亦有光明 上下勤恤 王念孫曰恤溢通溢慎也 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王引之曰其猶尚也 蔡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 永樸案立政丕乃俾乂與下茲乃俾亂文同是丕義猶茲也丕若者茲若也猶言斯若 戴鈞衡曰此倒文也猶云丕若有夏歷年有殷歷年式勿替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朱子曰以如以某師之以 潛夫論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下引此經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鄭曰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 洪頤煊曰讎通疇疇民謂同等之民即所謂齊民 錢大昕曰讎民堯典之黎民百君子堯典之百姓友民者友邦之民即堯典之萬邦也 王末有成命 蔡曰末終也 王亦顯我非敢勤 蔡曰我非敢以此爲勤 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蔡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 林之奇曰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穫也苟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爲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有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 眞德秀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言之諄望之切異時成王爲守文令主而周家卜世卜年於夏商且過其歷然後知召公之言眞人主之藥石國家之蓍龜也 陳大猷曰洛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成王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壯其基本其慮天下也遠 陳櫟曰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

公作誥拳拳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其辭甚危見保大定功之尤難也

洛誥 序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王安石曰復如復逆之復　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　蔡曰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謂爲子者親之謂明辟者尊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吳汝綸曰如弗敢及者急辭也貫下十字爲句　王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邑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 予乃胤保大相東土 孔曰胤訓繼　蔡曰保太保　吳汝綸曰大相猶言達觀呂覽注大通也 其基作民明辟 傳曰其始爲民明君之治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蔡曰洛師猶云京師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鄭曰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　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蔡曰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　江聲曰召誥所云得卜止卜王城序云周公往營成周是瀍水東周公所卜也故鄭注分言之　汪烜曰殷民遷洛已久今特更營下都以統馭之耳　俞樾曰先卜河朔黎水即武王顧瞻有河之意不吉改卜澗瀍則舍河而就洛矣即武王粵瞻伊洛之意　王夫之曰周公允保繼往召公之卜即如周公之卜言　我者統詞也　蔣廷錫曰黎水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成周在洛陽縣東 伻來以圖及獻卜 戴鈞衡曰此倒文猶云以圖及卜獻 王拜手稽首曰 蔡曰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戴鈞衡曰來相宅者順公所在而言猶上伻來順使者所至而言也　白虎通聖人承天而制作下引此經 其作周匹休 傳曰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馬其昶曰作周猶言興周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 蔡曰視示也　吳汝綸曰詩傳恆徧也 我二人共貞 馬曰貞當也 公其以予

萬億年敬天之休傳曰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吳澄曰拜手稽首誨言與後拜手稽首休享皆王行此禮又授此辭以達於公馬其昶曰公獻圖卜未及納誨王因乞言於公猶云拜求公誨周公曰王吳汝綸曰王字句絕猶下王曰公也蔡曰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事也肇稱殷禮王安石曰殷與殷祭之殷同盛也吳汝綸曰此言新邑應行之事非已舉行也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王曰秩序也王引之曰文讀爲紊亂也盤庚釋文紊徐音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王闓運曰齊敕也吳汝綸曰周鎬京也此經言周皆謂鎬言新邑謂洛此言使百工自周從王來洛也予惟曰庶有事陳櫟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古人於祀皆曰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莊述祖曰記功句絕宗字屬下讀王安石曰記功若紀于太常載在盟府之類作元祀若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之類永樸案宗訓如宗族之宗言宗族亦以功與茲元祀周道親親又周公康叔曹叔聃季皆有大功於國故云然惟命曰

汝受命篤弼戴鈞衡曰釋詁弼重也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蔡曰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江聲曰載謂書張衡云多識前代之載大傳教工作學功云悉盡也學效也又云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孫星衍曰漢書注丕奉也言既奉視記功之書乃汝其盡自效功也大傳云序祭祀謂咸秩易犧牲謂下文騂牛馬其昶曰即命者就與祭之臣而命之也惟命者推宗以功作元祀之命而言其意也蓋制祭祀之禮以崇德報功實所以教忠教孝故因言祭禮而及於用人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後漢書載爰延引此經曰言慎所與也其往傳曰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王鳴盛曰說文燄火微燄燄也漢書載梅福引此經曰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厥攸灼劉台拱曰攸當讀如左傳鬱攸從之之攸杜注鬱攸火氣也敘弗其絕蔡曰將次第延

蔓不可撲滅吳汝綸曰其猶之也傳曰言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傳曰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馬其昶曰若彝即下文棐民彝撫事即篤敘乃正父如予即罔不若予也此公言在周之官皆可任王宜用舊人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吳汝綸曰以與也公在新邑而言往者據王及在周之官立文也伻嚮即有僚傳曰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作有功王念孫曰明孟通孟勉也有語辭言勉作事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傳曰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公曰吳汝綸曰此經公曰王曰往往辭義未終以後文足成前簡並非更端乃史官記其丁寧反復之旨他篇如微子康誥多士無逸君奭等皆此例已汝惟冲子惟終蔡曰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其祀曰公以制禮作樂事勗王馬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傳曰奉上之謂享言當敬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顧炎武曰人主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忠姦所謂敬識百辟享也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鄭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貢篚者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孟子引此經曰爲其不成享也魏源曰此大傳所謂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而萬國各致其方賄也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傳曰人君惟不役志于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永樸案役志猶云用意乃惟孺子頒說文引此經頒作攽上屬爲句曰分也馬其昶曰言分別百辟之享與不享者朕不暇聽吳汝綸曰暇假通借呂覽注假攝也齊策注聽治也朕教汝于棐民彝傳曰教汝于輔民之常馬其昶曰民彝即人倫孟子曰教以人倫汝乃是不蘉鄭曰蘉勉也錢大昕曰釋詁孟勉也釋文蘉莫剛反則蘉即孟王引之曰乃猶若也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王夫之曰正父天子六官之長也父上聲如圻父農父之父朱彬曰言當篤厚順敘乃卿尹之官彼無不如我者永樸案書言正人外正少正有正多正正父先正皆謂臣僚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傳曰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孔曰伏生書傳稱禮
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彼裕
我民蔡曰彼謂洛邑也永樸案裕民道民也言於洛邑治民無遠用戾傳曰言皆來馬其
昶曰史記所謂四方入貢道里均也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王念孫曰明保勉保也
蔡曰此下成王答周公及留公也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王鳴
盛曰逸周書祭公解公稱丕顯德注稱舉行也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孫星
衍曰大傳荅作對荅對聲之緩急詩箋對配也恆偏也和恆猶恆和蔡曰居師宅其眾惇宗將禮
永樸案宗謂宗族惇宗卿惇敘九族之意王闓運曰將行也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
公德明光于上下傳曰公明德光于上下吳汝綸曰光充也勤施于四方
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鄭曰稱上日衡洪頤煊曰方旁通用方施象

刑惟明新序引作旁施江聲曰大傳以旁作穆穆爲句釋詁穆穆美也釋文迓馬鄭王皆音魚據反則本皆
作御馬其昶曰迓衡八字爲句言御天下之衡不迷於文武之所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傳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朱子曰無不若是以
上所稱王曰公予小子其退蔡曰成王言我退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卽辟
于周命公後傳曰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江聲曰公羊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
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
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是命公後爲留公之明禋劉逢祿曰封魯公爲周公主封凡蔣
邢茅胙祭爲襄內子入爲王卿士也春秋有宰周公凡伯祭公祭伯祭叔昔周公後永樸案伯禽封魯在武
王時而推廣封域則在此時故魯頌云王曰叔父命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明堂位亦云七年致政於成
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魯地方七百里四方迪亂江聲曰迪進也亂治

也言四方雖進于治未定于宗禮永樸案宗周宗也宗禮書云周禮多士臣我宗亦謂周宗吳
汝綸曰是時禮樂未制作據史記伐淮夷踐奄之後始興正禮樂制度於是改亦未克敉公功
鄭曰敉安也說文引此經云敉撫也吳澄曰猶下文言甯禮記言康迪將其後永樸案將大也
言用大公之後魯頌所謂大啟爾宇監我士師工朱子曰監我百官上也師也工也誕保
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引之曰亂者率之借字率辭也下亂爲四方新辟訓同文王世
子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大戴禮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
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
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聽四聖維之漢書載谷永說曰四輔既備成王靡
有過事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馬其昶曰
已句末語助言公爲天下所威懷已定予往日矣今宗禮未定毋遽求去蔡曰言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

而悅之毋求去以困我漢書兩引此經皆以哉爲我先石甫府君曰周書祭公解作公無困我哉予疑此哉
字與下我字誤例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戴鈞衡曰我惟無斁句其康事
公句勿替刑句說文斁解也易釋文引鄭注康尊也傳曰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享周
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蔡曰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
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鄭曰烈威也戴鈞
衡曰此倒文也猶云承保乃文祖越乃光烈考武王受命民吳澄曰弘大我事君之恭孺子來相
宅吳汝綸曰此亦推言後事其大惇典殷獻民馬其昶曰國語注典禮也言王來新邑當
厚禮殷賢臣之來助祭者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孫星
衍曰作周者詩序云受命作周馬其昶曰恭先字先皆言祭享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先王也永樸案
恭其通奉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孔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篤前人成烈荅其師吳汝綸曰荅爲合之借字左傳既合而來奔以合爲荅史記鹽豉千荅以荅爲合其師合其衆也作周孚先馬其昶曰宋祁圜邱賦云翼翼乾乾作邦孚先廟其祖之所自出是子京亦以孚先說祭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鄭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　孔曰予斥成王　蔡曰單殫也　永樸案昭詔迺言成我所詔子之法度乃克盡文王之德伻來毖殷吳汝綸曰大誥勤毖莽誥作勞是毖爲勞也乃命甯予蔡曰命甯周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孔曰釋草秬黑黍釋器卣中罇也以黑黍爲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芬香調鬯謂之秬鬯　傳曰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　家惜抱府君曰洛邑文武廟成當致告焉王使周公以秬鬯告廟而已此文與上毖殷甯予自是三事同此使耳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林之奇曰宿與己受命君言不宿于家之宿同惠篤敘吳汝綸曰惠詞之惟也　薛季宣曰惠篤敘以下皆禋祀祝辭無

有遘自疾孔曰遘遇也　戴鈞衡曰有通或遘自疾猶言自遘疾萬年厭于乃德馬曰厭飫也殷乃引考蔡曰殷人亦永壽考也　戴鈞衡曰釋詁引長也　汪烜曰獨言殷者以毖殷而言之王伻殷乃承敘萬年蔡曰使殷人承敘萬年　吳汝綸曰乃能同義其永觀朕子懷德蔡曰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蔡曰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　傳曰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　吳汝綸曰祭歲祈年也月令孟冬之月祈年于天宗臘先祖注或曰祈年或曰臘互文王命作冊逸祝冊孔曰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惟告周公其後王引之曰其猶之也　鄭曰謂將封伯禽也王賓殺禋咸格蔡曰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　大傳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

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俄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于雒誥王入太室祼傳曰太室淸廟祼鬯告神　孔曰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曰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陳櫟曰前言戊辰而終以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七年明十二月爲七年之十二月此倒文也古無年號故但表之曰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七年亦如左氏所謂會于沙隨之歲湨梁明年之類　大傳孔子曰吾於洛誥也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周書九

尚書誼略十八

周書十　　尙書葴略十九

多士 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史記周公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蔡曰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衛州洛邑今西京相去四百餘里安得舍近而役遠哉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 馬其昶曰竹書紀年成王三年殺武庚遷殷民于衛遂伐奄四年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蕭姑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周公復政于王召公如洛度邑周公誥多士于成周遂成東都昭廿三年傳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則東都即成周也多士作于七年而前此三年五年皆有遷殷民之事蔡謂遷殷在前固已然按費誓云淮夷徐戎並興是成王即政之年殷民復扳于是又有遷殷之事竹書八年遷殷民于魯定四年傳分魯公以殷民六族商奄地廣曰分六族遷魯則其餘民遷洛可知序所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正此時事也不爲謬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傳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馬曰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孫星衍曰聘禮鄭注將猶奉也 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孫星衍曰勑同飭詩傳正也 示樸案勑殷猶下云割殷當爲何命終于帝言絕于天也召誥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肆爾多士 示樸案肆陳也告也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傳曰弋取也 顧炎武曰亡國之民號之商多士新朝之主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爲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孫星衍曰釋言允佞也論語何注罔誣罔也孔注固蔽也呂覽注亂惑也言不與佞罔蔽惑之人 弼我 傳曰故輔佑我 我其敢求位 王引之曰其猶

竊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 吳汝綸曰周書諡法解秉順也 朱彬曰爲助也 王充曰此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之意 惟天明畏 江聲曰畏讀曰威 我聞曰上帝引逸 薛季宣曰引逸引去之也言天去逸德 馬其昶曰玉藻鄭注引卻也卻與嚮反逸泆字通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馬以時字絕句 孫星衍曰時是也 示樸案小爾雅格止也惟帝降止猶詩言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 吳澄曰有夏之君若禹若啟若少康告爰勤不適于逸則上帝眷佑之 夏弗克庸帝 吳澄曰至桀不能庸上帝之意 大淫泆有辭 孫星衍曰說文辭訟也有辭言有罪狀呂刑鰥寡有辭于苗左傳臧孫曰無辭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傳曰用其賢人治四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王念孫曰恤溢通溢愼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傳曰無敢失天道者 罔不配天其澤 戴鈞衡曰其猶之也 孫星衍曰孟子注澤祿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戴鈞衡曰有讀曰又 誕淫厥泆 王引之曰厥語助也 罔顧于天顯民祇 吳汝綸曰民祇猶民病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馬其昶曰八字爲句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劉逢祿曰孟子所謂滅國者五十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蔡曰靈善也 有命曰割殷 孫星衍曰齊策注割取也 告勑于帝 傳曰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戴鈞衡曰禮記注事戎事也古戎事多單言事 黃度曰天授有德不更改命故曰惟我事不貳適天下公器奚可彊留故惟爾王家我適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

大戾肆不正 傳釋洪無度爲大無法度馬其昶曰予其曰者揣度而爲是言也始思爾之無度不欲動移爾邑繼念天既以大戾就于殷邑故陷爾不正予是以遷爾于西肆者故也不正卽無度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王引之曰其猶乃也孔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 王引之曰有猶或也 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 戴鈞衡曰又讀曰有 夏迪簡在王庭 江聲曰迪進也簡擇也 有服在百僚 孫星衍曰服事也 予一人惟聽用德 戴鈞衡曰泰策注聽察也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戴鈞衡曰肆今也吳汝綸曰孟子注求取也永樸案廣雅天大也天邑商猶言大國殷大邦殷 予惟率肆矜爾 王念孫曰率用也左傳杜注肆緩也疏緩縱罪人謂放赦之論衡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恕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下引此經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 孔曰來從奄謂攝政三年時也四國管蔡商奄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奄誅最後誅奄卽來王鳴盛曰降命謂下令蔣廷錫曰奄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 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王夫之曰遷洛則不爲侯國之民移爾遐逖以就近畿覲歸者聽政令於千里之外其爲順易也多矣汪烜曰我宗周之宗召誥所謂比介於我有周御事永樸案比事臣三字連文猶多方云夾介乂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 蔡曰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蔡曰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王引之曰攸猶用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甯幹止 蔡曰幹事也言各安所事吳汝綸曰止語助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吳汝綸曰釋詁

書十九　三　集虛草堂

畀賜也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 蔡曰豈特遠竄而已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 蔡曰繼者承續安居之謂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蔡曰爾子孫乃興自爾遷始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傳曰我乃有教誨之言段玉裁曰唐石經或言之閒有誨字與傳合馬其昶曰王曰又曰四字爲句史臣記王丁寧之意所謂重言以申明也易釋文或常也居卽繼爾居之居曰是予乃常言爾用居勉其遷居毋違命也張九成曰商民不服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親周之仁人優游涵養以變易其心覩周公處商民一事非後人所可及張行成曰周公論遷居於洛則曰時惟天命無我怨論夏迪簡在王庭則曰予一人惟聽用德既慰以勞苦之辭又開簡以遷任之意使人人自喜有仕宦之望而無擯絕之憂有一家之心而無防閑之苦嗚呼忠厚之心其亦見於此乎林之奇曰漢之初以婁敬之言遷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其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于諸陵是亦遷頑民之遺意然周公之遷殷民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漢之遷豪傑徒爲強本弱支之術而已非有化之之道也故關中以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侔矣張英曰革命之際難言之矣武庚之叛必舉君父大義以爲言故周公之誥多士屢舉成湯其言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又曰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嗚呼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猶不免於此況後世僭竊人國闚干天位者乎

周書十

尚書誼略十九

書十九　四　集虛草堂

周書十一　尚書誼略二十

無逸　序周公作無逸史記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佚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馬其祀曰期其同字詩釋文期本作其春秋邾庶其漢書作期所期無逸故必先知稼穡之艱難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王引之曰依隱也說文衣依也白虎通依者隱也隱猶云苦衷呂祖謙曰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興一宮室起一力役覙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張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歎息服習於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之告成王詩有七月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知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馬其祀曰乃逸合下句為義東萊之說最為得之論衡連上讀非也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傳曰乃叛諺不恭孫星衍曰由也喭鄭注子路之行失于吺喭疏引王弼云喭剛強也是吺喭為恣睢強悍之義誕廣雅云詑也石經作乃憲既延詩傳憲憲猶欣欣則憲亦自喜之意延省文馬其祀曰稼穡之業至長久畔諺誕詑史公之所謂驕奢也否則侮厥父母王引之曰玉篇不詞也經傳或作丕或作否戴鈞衡曰逸周書祭公曰我不則寅哉寅哉孔注不則言則也曰昔之人無聞知史記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周公曰嗚呼

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鄭曰謂太戊也恭在貌敬在心傳曰言大戊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為政莊述祖曰傳讀嚴恭寅畏天命句自度治民句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時中論引作實屬下讀鄭曰舊猶久也爰暨史記作為與吳汝綸曰玉篇爰為也為與小人為偶于小人也馬曰武丁為太子

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作其即位王引之曰作猶及也作與祖聲近皆訓及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大傳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注闇讀如鵲鵲謂廬也鄭曰諒陰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孔曰釋詁嘉善也靖謀也至于小大鄭曰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無時或怨吳汝綸曰時是也之是通訓或有也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鄭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馬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蔡曰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非太甲明矣孫星衍曰呂氏春秋後漢書郅惲傳有殷高宗放逐孝子孝已之事書傳史記或作祖庚馬鄭所本司馬貞索隱據紀年以為祖甲亦同馬鄭錢彝曰惟讀曰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王引之曰厥猶之也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傳曰過樂之謂耽之論衡中論皆作是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傳曰言逸樂之損壽漢書載杜欽引此經曰言失欲之害生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胡寅曰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情欲惟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蔡曰抑畏者無逸之本文王卑服馬其祀曰卑如卑以自牧之卑呂覽注服退也即康功田功孫星衍曰說文有康字云屋康㝗也

是康同康為居室也康功田功蓋像構之事徽柔懿恭蔡曰徽懿皆美也懷保小民
惠鮮鰥寡永樸案懷保皆安也漢石經鮮作于朱彬曰詩箋齊魯之閒鮮聲近斯斯于皆辭也
漢書載谷永引此經曰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
食孔曰從朝不食或至于日中或至于日昃遑猶暇也重言之用咸和萬民江聲曰咸偏也
左傳小惠未徧國語作小賜未咸蔡曰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
慎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無以知文王之逸合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
矣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孔曰釋詁云盤樂也以庶邦惟正之供國語
正作政後漢書注供作共王引之曰以猶與也共奉也言惟政是奉下以萬民惟正之供訓同文王
受命惟中身鄭曰受命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謂中年厥享國五十年周公
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

萬民惟正之供鄭曰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孔曰觀如春秋隱公觀魚莊公觀社穀梁傳
曰常事曰觀非常曰觀永樸案周禮天官序官囿游亦如之注游離宮也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囿游囿之
離宮小苑觀處也游謂土木田謂田獵蔡曰上言游田不言觀逸以大包小也言庶邦不言萬民以遠見近
也漢書載谷永引此經曰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無皇曰吳汝綸曰楚辭注皇皇惶遽貌廣雅
惶惶勵也皇惶同字勵遽同字無皇曰無遑曰也永樸案下皇自敬德句鄭說皇為暇字有相反為義者皇
訓暇亦可訓遑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戴鈞衡曰訓讀曰順言下
非民所順上非天所順也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
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
胥教誨王引之曰猶由通由用也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朱駿聲曰或有也傳曰
譸張誑也幻惑也王樹枏曰為偽通此厥不聽人乃訓之王引之曰猶之也吳

汝綸曰聽察也訓順同字順從也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朱彬曰正與政通至于
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段玉裁曰兩否則字恐皆丕則
之誤王念孫曰班固幽通賦曹大家注違恨也孔曰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周公曰
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
迪哲孫星衍曰釋詁迪作也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王曰況滋益用敬德漢石經皇作兄江聲曰兄古況字吳汝綸曰此皇字亦當訓遑厥
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鄭曰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
知己政得失之源也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傳曰不寬緩其心
馬其昶曰辟如大學而辟焉之辟不永念厥辟則多愆不寬綽厥心則含怒亂罰無罪殺無

辜吳汝綸曰亂與率同率用也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傳曰天下同怨讎之叢聚于其
身吳汝綸曰是實也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蔡曰成王初政周公作是
書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
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
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張栻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敬
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否享國之壽夭判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為周召呂
祖謙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此特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王應麟曰無逸多言不
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兢業曾子之戰兢皆所以存此心也永樸案夏之民曰時日曷喪商之民曰天
曷不降威民之口其可防乎周公告嗣王首言知小人之依篇末論小人之怨詈但欲嗣王之省愆而深以罰
無罪殺無辜為戒然則御民之道舍敬德更無他術刑驅勢迫祇速禍耳召誥以疾敬德誠小民為祈天永命

之本與此同意

君奭

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史記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云云於是召公乃說　程子曰師保之任古人難之召公不說者不安十保也　蔡曰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畱之爾　家惜抱府君曰古者七十人臣致仕召公意謂治天下安國家周公當之而吾以當去之年復尸此位殆有謬於義者是以悵然不說于居職　馬其昶曰論衡言召公年百八十歲康王初召公為太保計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卽使召公終於康王末年然當成王之初其齒已過百二三十歲矣觀周公屢言天壽平格及尚迪有祿云云則是召公自以篤老告歸無疑周書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以叛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當攝政之時周召輯睦如此然則燕世家所云殆非事實　永樸案荀子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注持扶翼也據此則序所云召公不說必非有所不說于周公矣況此篇大序在多士無逸之後其時周公致政成王已久又安得謂作於當國踐祚之時乎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孫星衍曰孚付通若天棐忱王念孫曰若詞之惟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蔡曰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馬其昶曰天命修短周召皆以自任下文言曰在時二人蓋卽承此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蔡曰我亦不敢苟安天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戴鈞衡曰越我民合上為句篇末用閔于天越民卽承此句言之罔尤違惟人吳汝綸曰說文訧罪也斁厭也尤訧同字違斁同字此五字為句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馬其昶曰我後嗣子孫斥管蔡朱彬曰上下卽上文天與民遏佚前人

光孫星衍曰過止也佚同失在家馬其昶曰在家二字爲句猶大誥言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也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孫星衍曰經常也歷久也傳曰恭奉其明德段玉裁曰恭當作共馬其昶曰此述三監之叛不知天命不可移易自取滅亡益傷管蔡之失道而其音有哀焉意謂國家多難召公固未可去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吳汝綸曰儀禮注正善也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甯王德延馬本道作迪王引之曰道惟猶迪惟惟皆語辭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戴鈞衡曰韓詩傳庸易也庸釋言易舍蔡曰又曰者以上文言天難諶此又申言天固不可信然在我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馬其昶曰此公言平武庚之亂非己之力由先世功德所致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曾國藩曰說文格木長貌木長則有相交之義格于皇天謂交孚于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鄭曰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阿倚衡平也湯所依倚而取平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鄭曰伊陟伊尹之子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傳曰賢咸子巫氏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馬其昶曰陳列也有陳猶言有列有位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韓愈曰陟昇也謂昇天也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葉夢得曰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傳曰惟天大佑助其王命永樸案墨子經上實榮也淮南注實美也馬其昶曰純佑猶賢佐商之爲言章也顯也賚誓之商賚即顯賚天命既衛則能章顯榮美此承殷禮陟配天言之百姓王人江聲曰百姓百官異姓臣王人王族同姓之臣之罔不秉德明恤吳汝綸曰明恤勉慎

也小臣屏侯甸戴鈞衡曰周禮疏引國語服注屏猶并也矧咸奔走馬其昶曰矧詞之乃也惟茲惟德稱傳曰惟有德者舉用乂厥辟孫星衍曰乂同艾釋詁艾相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李光地曰平格猶商書言格人蓋元臣之美稱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馬其昶曰嗣繼也威惡也繼天滅惡言殷革夏命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孫星衍曰晉語注固定也厥亂明我新造邦戴鈞衡曰亂讀曰率用也爾雅明成也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甯王之德緇衣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注古文爲割申勸甯王之德割之言蓋也吳汝綸曰廣雅勸助也夏侯曰天初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猶詩序言故天復命武王其集大命于厥躬王引之曰其猶乃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吳汝綸曰說文尚曾也淮南注修大也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曰虢國叔字文王弟閎氏夭名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大傳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曰言雖聖人亦須良佐蔡曰夏氏云若此五臣不能爲文王往來導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蔡曰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冒馬作勖曰勉也王引之曰懋勖冒三字通昭讀如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諒彼武王耳迪用也見猶顯也言用知天威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下昭武王惟冒言左右武王惟懋勉也丕冒言大懋勉也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鄭曰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林之奇曰死者稱不祿四人尚及武王之世故云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傳曰謂誅紂孫星衍曰咸滅通釋詁殺滅也

劉克也殺也說文鎦殺也鎦卽劉字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王引之曰丕猶乃也 傳曰盡舉行其德 林之奇曰周公所舉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之世不及傳說文武之世不及太公今周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 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家惜抱府君曰小子周公自稱 吳汝綸曰禮記注同之言侗也同卽顧命在後之侗釋名未昧也 永樸案上文云在今予小子旦又云今在予小子旦公固以小子自稱 在位誕無我責收 朱彬曰七字爲句 俞樾曰易井收注井功大成是收有成義責收責成也 罔勖不及 呂祖謙曰罔勉所不逮 耇造德不降 鄭曰耇老也造成也 族 戴鈞衡曰左傳六卿三降聽政也注降和同也 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鄭曰鳴鳥謂鳳 陳喬樅曰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卷阿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 箋云時因鳳至故以喻焉 尚書中候摘雒戒云周公卽攝七年鸞鳳見 然則卷阿之作蓋攝政七年事也 馬其昶曰此公舉當時休瑞歸之召公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江聲曰肆今也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王引之曰方言猷裕道也 戴鈞衡曰我字上屬爲句以猶使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戴鈞衡曰敷乃心之乃猶其也 蘇軾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位三公爲民極 曰汝明勖偶王在亶 孫星衍曰偶同耦廣雅耦侑也亶誠也 乘茲大命 莊述祖曰乘承通 戴鈞衡曰漢書注乘守也 吳汝綸曰茲大命卽上所述武王顧命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江聲曰惟文王德丕承句言惟文王之德是丕承之任大責重無竟之憂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 馬其昶曰朕允保奭四字爲句允謂允其去也 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江聲曰以猶與也否讀易否卦之否 肆念我天威 戴鈞衡曰詩傳肆長也 馬其昶曰汝其監殷之喪

書二十一 四

而長念我天威自無可去之義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朱子曰二人周公自謂己與召公 馬其昶曰左傳不克襄事注襄成也言兩人相與有成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 蔡曰汝閔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 馬其昶曰此述其平日相勉之言以慰留其去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蔡曰戡勝也戡堪通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吳汝綸曰釋詁在終也 永樸案丕猶乃也乃時猶云其時 王樵曰爲相者不惟以一身才能事其君必以衆人之才能事其君吾身有時不在而不患無復如我者爲如是而去夫復何憾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蔡曰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 馬其昶曰至于今日休正公留召公之日也 周公營洛成王親政四方民大和會乃周道休盛之時故召誥一再曰今休洛誥一再曰敬天之休據此可以推知君奭之篇必作于周公留洛之後矣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 戴鈞衡曰詩箋咸同也周語成德之終也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蔡曰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 家惜抱府君曰作君奭時四方大定獨商奄在東倘有未從化者多方所以作也經言海隅出日義在于此 王引之曰釋詁俾從也 公曰予不惠若茲多誥 江聲曰惠讀爲慧不惠謙辭也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吳汝綸曰惟乃知句與多士惟爾知文同 馬其昶曰成王聽政之初猶賴保傳之敎民德兼上下言 祗若茲 傳曰當敬順我此言 往敬用治 林之奇曰周公爲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君之憂勤爲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 錢時曰篇首言念天威越我民篇末復言閔天越民周公明以天命之絕續生民之休戚懸于召公之去留周公聖人也而倚賴同列如此然則後世怙寵蔽賢者可以監矣 呂祖謙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此心也已而成王留周公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欲退周公遂力留之及既喻非留於一

書二十一 五

時終日相成王且相康王世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黃度曰太甲成王皆中材而能爲殷周盛王伊周之力也當成王初即政春秋鼎盛四方乂安若使秉德不固逸樂遂作事誠難保觀無逸立政之所以誥公劉卷阿之所以戒訓誥保惠未嘗一日廢然而口舌言語猶非其至者所謂怫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潛消冥化之者多矣周公之業文作之武述之而祈天永命尤在成王之持守周公之留豈不重於去乎　董鼎曰一書之中首言憂國之心非人所知次言天命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之與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今又惟我二人而已憂之深留之切言之詳

周書十二　　尚書詮略二十一

周書十三　　尚書詮略二十二

多方　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史記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孔曰按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夷徐戎竝興彼言淮夷竝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馬其昶曰竹書成王五年遷其君蒲姑誤當從史記在歸政後若其君既遷無緣復叛書序將蒲姑亦在成王政後多方前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傳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周公曰王若曰　王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　永樸案多士篇亦先言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而後言王若曰皆以還政後嫌爲成王辭故也

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　王夫之曰殷侯追謂武庚也　江聲曰說文尹治也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蔡曰圖謀也言商奄圖謀天命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　戴鈞衡曰言猶念也戚言謂憂念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蔡曰勸勉也迪道也

乃爾攸聞　馬曰攸所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傳曰麗施也　孔曰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于民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吳汝綸曰薛綜東京賦注崇猶興也因甲連文成義史記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是其事也

不克靈承于旅　傳曰不能善奉于人衆　馬國翰曰孟子邱民爲重即此義

罔丕惟進之恭　孫星衍曰丕不通史記呂不韋傳進用不饒索隱進財也漢書高帝紀蕭何主進注進字本作賮恭共通釋詁具也

洪舒于民　薛季宣書古文訓舒作荼曰大爲民荼毒　段玉裁曰此宋次道家古文也舒荼通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說文叨作饕云貪也重文作叨懫作墾云忿戾也讀若摯
孫星衍曰欽厥通釋詁與也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劉逢祿曰純一也專也言天命不于常
永樸案此倒文不畀純猶曰不純畀呂覽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即此意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戴鈞衡曰以猶使也馬其昶曰義儀同字詩傳儀匹也周禮注儀多也義民猶言庶民雖民
齊民不克永于多享吳汝綸曰漢書注多厚也廣雅享養也言不克永有厚養惟夏之
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孫星衍曰恭同共恭多士謂共職多士明通孟孟勉
也乃胥惟虐于民戴鈞衡曰惟讀曰爲至于百爲大不克開蔡曰凡百
所為無一能達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孫星衍曰簡同
閒釋詁閒代也簡代複語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傳曰湯慎其施政于民民乃勸
善其人雖刑亦用勸善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
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吳汝綸曰言殺之生
之皆用命也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陳大
猷曰新安王氏以嗚呼屬上文讀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
有辭孫星衍曰荀子注屑雜碎眾多之貌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蔡曰
集萃也呂祖謙曰享乃享國之享永樸案不集于享與梓材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正相反天降時
喪有邦間之傳曰使天下有國聖人代之孔曰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乃惟爾商
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蔡曰蠲潔也馬曰烝升也江聲曰猶云腥聞在
上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程子曰六德知

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中論引此經曰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鄭曰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
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孫星衍曰假與夏通大傳云夏者假也又與暇通方言云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而愛
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閒謂之暇詩武疏引此經作天維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多湯字吳汝綸曰須暇猶寬假
也永樸案呂覽注之其也又孟子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周禮載師注之引作其馬其昶曰史記武王九年
東觀兵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此卽天惟五年須暇之
說越絕書亦言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一旦會于孟津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
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見賢臣已亡乃興師伐紂按武王立九年觀兵至十三年滅商實五
年此武王須暇紂五年冀其改過所以為知天命也其知之柰何亦以人之存亡為天命之去就而已汲冢書
言武王十三年率虎賁三千人渡河劉歆及朱子皆定為十三年滅商史記從書序作十一年按洪範惟十有
三祀王訪于箕子當卽是滅商之年尚未改元故曰十有三祀金縢既克商二年是克商後改元之證若十一
年滅商又二年訪于箕子當稱二年不當稱十有三祀矣宋世家述洪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
不臣也劉歆以為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問焉俱以武王訪範為在箕子釋囚未封朝鮮之前與
本紀不合李樗曰紂惡甚矣天猶待之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皆欲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悛
心所以禍不可遏也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鄭曰天下災異
之威動天下之心孫星衍曰墨子夜中十日雨土雨肉九鼎遷止鬼宵吟女為男之類開厥顧天
傳曰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吳汝綸曰顧如顧畏顧忌之顧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
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戴鈞衡曰教猶告也用以也休者赤烏白魚之類簡畀殷命尹爾多方江聲曰尹
治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

之于爾多方 孫星衍曰忱信也裕道也謂以誠信道之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永樸案夾介乂三字連文成義皆謂助也 今爾尙宅爾宅畋爾田 孔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戴鈞衡曰熙悅也堯典庶績咸熙膠東令王碑作咸喜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 孫星衍曰釋詁迪作也愛者說文㤅惠也釋言惠順也 爾乃不大宅天命 江聲曰宅讀爲度 爾乃屑播天命 蔡曰輕棄天命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莊述祖曰忱當作抌馬其昶曰正同政 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劉逢祿曰戰懼譬之也吳汝綸曰淮南注要取也 至于再至于三 傳曰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卽位又叛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戴鈞衡曰有讀爲又 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家惜抱府君曰周謂諸侯君其民曰監梓材王啟監天下之諸侯也此臣我監畿內之諸侯也呂祖謙曰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者舉其親於民者也蔡曰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馬其昶曰史記周公誅武庚頒收殷餘民以封衞此攝政三年事據尙書大傳祿父之叛奄爲首惡公以王命殺祿父遂踐奄至是又叛始遷其君相距正五年逸周書云祿父北奔俘厥殷民遷于九畢注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多士篇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亦正謂此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蔡曰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爲名此蓋殷多士授職于洛者 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 孫星衍曰廣雅臬法也馬其昶曰言爾當和輯奉周家之法吳汝綸曰自作不和句屬上讀 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王念孫曰明通孟孟勉也 爾尙不忌于凶德 馬其昶曰尙庶幾也忌憎惡也凶德謂舊染汚俗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孔曰釋訓云穆穆敬也

克閱于乃邑謀介 朱駿聲曰閱猶更歷也孫星衍曰釋詁介善也 爾乃自時洛邑尙永力畋爾田 吳汝綸曰詩箋力猶勤也 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傳曰我有周惟其大大賜汝永樸案介亦大也大介連文成義 迪簡在王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孫星衍曰廣雅尙加也服事也僚官也馬其昶曰後漢書申屠剛傳引大傳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惟仁之親是公待殷民政策始終如是所謂大降爾四國民命卽指此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 孔釋勸忱爲勸勉信順 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吳汝綸曰洛誥傳曰奉上之謂享言爾不奉上凡民亦且效汝也 爾乃惟逸惟頗 戴鈞衡曰惟讀曰爲 大遠王命 吳澄曰大遠猶曰大逆遠者違去也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傳曰取天之威 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鄭曰分離奪汝土也吳汝綸曰廣雅狄奪敚也鄭讀逖爲狄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永樸案酒誥云明大命上文云大降爾命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孔廣森曰敬于和敬與和也呂祖謙曰武王克紂是惟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迪不靜則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而又爲多方之誥丁甯反復諭以時惟爾初若又不能敬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于不言之表蘇軾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于乃今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胥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胥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薛季宣曰商人化于紂已深周公寬而教之不譬以威

而勤于教蓋久而後服之也聖人移風易俗甯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曰必世而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

周書十三

尚書蒁略二十二

周書十四　　尚書蒁略二十三

立政

序周公作立政　史記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王曰于是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是周公讚羣臣之辭　俞樾曰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歷呼王左右者而告之猶後世之曰陛下也下又書周公曰者蓋羣臣雖會告之戒而其辭實出周公一人之手故下文曰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也　王鳴盛曰揚雄侍中箴云光光常伯胡廣侍中箴云常伯常任實爲政首據此則漢時侍中卽周常伯常任之職　傳曰準人平法謂士官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　錢時曰常伯常任準人周禮不列其官疑是別名如保衡圻父之類　馬其昶曰漢百官表侍中皆加官無員此常伯三者當亦然也舉王近侍故言任準不及牧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吳汝綸曰茲讀如嗟茲之茲休茲猶云美哉　王念孫曰恤溢通溢慎也　呂祖謙曰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虎賁供役而在左右者也尊卑雖有間然職重有安危之倚職輕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 孫星衍曰畢以田云迪卽由字由適也語辭下迪知同

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孔曰大夫稱家室猶家也　江聲曰競強也多賢人故大競詩無競維人　馬其昶曰籲和也堯典俊德史記俊作馴徐廣曰馴古訓字籲俊卽和順與下暴德義相反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 傳曰誠信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九德皋陶所謀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孫星衍曰宅度通　鄭曰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曰牧　馬其昶曰以九德之行度事牧準之任史公所謂官別其宜也事者奔走事任如虎賁綴衣之屬是也牧者州牧曲禮云九州之長曰牧是也準者法則如太史內史之屬是也設官雖多要不出此三者

謀面用丕訓德 吳澄曰面向也　馬其昶曰訓德謂順乎九德之行

則乃

宅人乃
吳汝綸曰猶能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
馬其昶曰以九德度事牧準三者謂之三宅義與儀通即疇民無儀民謂無凡才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
馬其昶曰湯數桀罪率遏眾力孔疏與臣下相率遏絕眾力弗同拂言不任俊德惟逆行之臣是任也左傳疏往是相從之義
是惟暴德罔後
傳曰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
余芑舒曰陟字句戴鈞衡曰陟即汝陟帝位之陟釐飭正也堯典允釐釐降史記並作飭楚辭注耿明也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吳汝綸曰三宅三俊如文王官人篇之言三徵九用七屬矣即就也即宅即俊者成乎其宅成乎其俊也馬其昶曰擇賢以儲之於國進賢以施之於政此選舉職官之別也永樸案克即宅言所擇皆當克即俊言所任皆賢曰於也
嚴惟丕式
馬其昶曰嚴尊也湯承用夏道尊爲大法
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戴鈞衡曰見顯通王樵曰見德所謂徧爲爾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
馬曰受德受所爲德也孔曰釋詁云暋強也暋即昏也故訓爲強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
王安石曰羞進也與習逸德對文
王引之曰釋詁刑法也法暴德孫星衍曰釋詁狎習也習亦爲狎
吳汝綸曰乃猶亦也康誥時乃不可殺潛夫論乃作亦
帝欽罰之
莊述祖曰欽嚴也
乃伻我有夏
傳曰使我周家王有華夏
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吳汝綸曰式者代之借字說文式代皆弋聲戴鈞衡曰詩傳奄撫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永樸案此言文武克知禹湯擇賢之心又灼見其用賢之心皆以敬天恤民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江聲曰變事言任一也馬其昶曰事準牧三者乃分職之號蓋立政有此三職故曰作三事說文事職也冒下諸官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
孔曰周禮趣馬爲校人屬官馬一十二匹立趣馬一人趣馬下士虎賁下大夫左右攜持器物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
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
蔡曰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太府內府之屬大都不言伯小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外也上百司蓋內百司此百司蓋外百司王夫之曰大都公卿之都小則大夫之都也周禮有都宗人都司馬宗人司馬皆正官伯猶正也馬其昶曰以上事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吳汝綸曰尹伯蓋即魯語之師尹彼文師尹亦與太史對言馬其昶曰韋昭國語注師尹大夫官也掌以美制王眾常吉士猶云百司庶府總言以道藝輔王諸職以上準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劉逢祿曰此侯國官制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亞下大夫也旅上士中士下士也周官太宰施典于邦國所謂設其參傳其五陳其殷置其輔是也
夷微盧烝
家惜抱府君曰烝者君也戴鈞衡曰微盧蓋夷國之內屬者
三亳坂尹
鄭曰三亳者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坂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王鳴盛曰成皋縣即虎牢轘轅關在緱氏縣二縣漢志及司馬

彪續漢志並屬河南續志河南所屬又有穀城縣縣有函谷關意函谷即降谷降谷讀若洪聲轉而相亂成皋轘轅函谷與偃師皆附近孔曰鄭以三亳坂尹共爲一事皇甫謐以爲三處之地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蔣廷錫曰偃師今屬河南開封府蒙在歸德府商邱縣北穀熟在商邱縣東南馬其昶曰以上牧
文王惟克厥宅心
王引之曰厥句中語助漢石經宅作度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孫星衍曰常事司牧人撮括上文之官馬其昶曰此言能擇賢乃能任賢俊者進之借字
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
馬其昶曰言謂號令獄謂訟獄愼謂銓選春秋繁露言王者制官其率三臣而成一愼故八十一元士爲二十七愼以持二十七大夫二十七大夫爲九愼以持九卿九卿爲三愼以持三公三公爲一愼以持天子天子積四十愼以爲四選選一愼三臣皆天數也言獄愼皆政治之大端文王罔攸兼者不侵官也罔敢知者不自用也用人之知以爲知此文王之所以爲大也
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馬其昶曰司主也惟有司

之牧夫言當一主之於牧夫也獄乃民事故言牧不及事準　蔡曰惟訓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　傳曰勞於
求才逸於任賢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黄道周曰獄亦庶政也而敢心則殆
矣以文王之聖而罔敢知于茲故敢折獄人主之大戒也易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鄭臯曰言獄慎有
天子所當知者文王不敢知其庶者耳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
德率惟謀從容德蔡曰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有休休樂善之
量　孫星衍曰從順也　馬其昶曰義德剛德容德柔德臯謨九德亦剛柔相濟也以竝受此丕
丕基嗚呼孺子王矣戴鈞衡曰孺子王連讀繼自今我其立政孔曰
自此以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成王使繼續從今以往常用賢也　趙佑曰我其立政
當讀句絕與前之立政後亦越我周文王立政同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江聲曰釋詁若善也丕乃俾亂吳汝綸曰丕乃俾亂即後文之茲乃俾乂也茲猶斯也俾

從也相我受民傳曰能治我所受天民　吳汝綸曰傳訓相為治是也相我受民即後之乂我受民
也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傳訓和為平閒為代蔡曰勿以小人閒
之使得終始其事此任人之要也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
乂我受民蔡曰末終也惟思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
子王矣漢石經已受　作以前徽作微繼自今文子文孫吳汝綸曰禮記注文猶美
也善也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蔡曰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
付之有司而以己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為言　王樵曰上言勿閒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己
自古商人張裕釗曰周人謂虞夏為古稱殷則曰在昔故曰古之人迪惟有夏曰相古先民有夏曰
古先哲王　曰殷先哲王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
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王曰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　王鳴盛曰

王以繹為陳釋詁文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馬曰憸利佞人也不訓于德
傳曰憸人不順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吳汝綸曰是則也在猶於也繼自今立政
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說文引此經曰勱勉力也　呂
祖謙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
吉士公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于再然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惟在吉士一代
治體可識矣　范處義曰憸人常近于薄吉士常近于厚人主用人必求吉士而信任之誠足以壽風俗之脈
為國家之福也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馬曰詰實也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
孫星衍曰齊語以方行于天下注方當作橫　王充耘曰陟禹迹巡守也方行天下徧歷四岳也至于
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孔曰

覲顯見　吳汝綸曰揚續也　呂祖謙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強也　馬其昶曰慎獄詰戎牧
夫之職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蔡曰臯陶曰彰厥有
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金履祥曰凡憸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
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周公若曰太史傳曰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永樸案史記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則此時為司寇者必康叔矣公舉蘇公之善治獄不告康叔而告
太史者以酒誥別太史友內史友推之王朝太史必常侍王側故呼而告之以終其勿誤于庶獄惟正是乂之
之意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
用中罰傳曰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　孔曰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　蘇
軾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　江聲曰式法由用也司寇蘇公式司寇蘇公法也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
則凡國之典籍皆藏焉蘇公蓋有成法藏于太史茲式指謂蘇公法也　馬其昶曰太史之職曰凡辯法者考

馬是則條列刑書以成一代之大法亦其事也故公告太史言欲敬爾用獄以長我王國必于蘇公之法加愼而用其適中者焉 程子曰周公作立政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甯反覆惟此一事而已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也呂祖謙曰無逸立政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此絕筆也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眞德秀曰蘇公之長國在式敬用獄苗民之絕世在虐用五刑所以著民命之重也 家惜抱府君曰人君內治衰亂國空而無賢固無暇以及遠略矣若夫內政粗立推之不足及遠而怠逸乘爲則君德不光而廣覆之量隘矣故言文王立政必及于微盧三毫之開而繼世嗣統苟不思詰戎兵陟禹迹亦烏足稱文孫之善繼述而究立政用賢之大業哉聖人之言本末鉅細終始之義備非以偏義裁也

周書十四

周書十五　　尚書誼略二十四

顧命 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史記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康王卽位偏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 鄭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命將去之意也迴首曰顧 孔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共爲一篇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顧命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傳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頮水 馬曰洮洗髮也頮洗面也 孫星衍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淅米謂之洮汰 玉藻曰五盥沐稷而靧粱 洮是淅米或當爲沐稷 說文沬洒面也又作頮 云古文 相被冕服

憑玉几 鄭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 孔曰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憑玉几明服袞冕 憑說文引作凭曰依几也讀若馮 段玉裁曰凭是正字凡作馮者皆假借字經典凡馮河馮依字皆作馮今本作憑後人所改 中論顚沛而不亂者成王其人也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大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鄭曰公兼官以六卿爲正次 傳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虎臣虎賁氏 蔣廷錫曰芮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彤在西安府華州西南畢在長安縣西北衛今河南 衛輝府淇縣毛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傳曰自歎其疾大進篤惟危殆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 恐不獲誓言嗣 永樸案釋言矢誓也釋詁戾陳也 釋文本作矢同是誓矢通矢卽陳也 吳汝綸曰誓言嗣謂立嗣 茲予審訓命汝 戴鈞衡曰呂覽注審愼也膺言敬訓命汝 昔君文

王武王宣重光孫星衍曰宣顯也蔡曰重光猶云重華奠麗陳教則肄肄
不違吳汝綸曰詩傳麗數也李善文選注數猶禮也奠麗者定禮也則法也上屬爲句肄肄猶棣棣詩傳
棣棣富而閑習也謂躬習禮教用克達殷集大命朱駿聲曰達讀撻彼殷武之撻在後
之侗焦循曰論語孔注侗未成器之人蓋童字之假借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
訓無敢昏逾說文引此經云逾遂進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吳汝綸曰
悟梧同字後漢書注梧支也爾尚明時朕言王念孫曰明勉時承並一聲之轉楚策仰承甘
露新序承作時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傳曰釗康王名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王引之曰夫人猶凡人蔡曰亂治
也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戴鈞衡曰以猶使也貢馬作贛曰陷也王鳴盛曰贛
從贛省聲贛讀若坎坎義爲陷凡人爲惡或進而冒觸或退而墜陷吳汝綸曰非幾非法也小爾雅幾法也

呂祖謙曰成王將終示羣臣曾子將終示孟敬子皆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茲既受命
還出綴衣于庭吳汝綸曰出綴衣者喪大記云疾病徹褻衣加新衣是其事也越翼日
乙丑王崩大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傳曰冢宰攝政
故命二臣吳汝綸曰俾從也爰於也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
門之外吳汝綸曰王崩在路寢子釗亦在路寢矣逆于路寢門外者自路寢迎之出就翼室耳延
入翼室恤宅宗傳曰翼室明室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主吳汝綸曰翼室倚廬也喪大記君
爲廬宮之爾雅宮謂之室故曰翼室喪大記凡非適子以於隱者爲廬注不欲人屬目天子正欲人屬目故曰
明也士止二門倚廬向在中門外天子之廬不惟不在路寢亦並不在路寢夾室明矣上言逆于路寢門外若
不出此門何用迎耶或謂初喪未爲梁闇非也既殯而後居廬者士禮耳丁卯命作册度傳曰
三日命史爲册書法度傳顧命于康王孔曰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皆是法度吳汝綸曰此下爲見

廟策告之事史記所云三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者是也經不見入廟之文惟以作册度總目下事
而以出廟門結之言策告則在廟可知言出廟則先入廟可知越七日癸酉鄭曰癸酉蓋大斂之
明日也孔曰乙丑崩於今九日矣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日爲八日故以癸
酉爲殯之明日伯相命士須材王曰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蔡曰須取也金履祥
曰材物也如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類士者凡幕人掌次司几筵朝士諸職告士也自此以下皆癸酉之
事狄設黼扆綴衣傳曰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閒孔曰釋宮云牖戶之閒謂之
扆郭璞曰窗東戶西也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屏風置之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孫
星衍曰綴衣蓋即中庸所云設其裳衣牖閒南嚮孔曰牖謂窗也閒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閒也
敷重篾席錢大昕曰古讀敷如布馬曰篾纖蒻王曰苹席蓋蒲席也黼純傳曰白黑雜繒
爲之華玉仍几鄭曰華五色玉也傳曰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孔曰周禮云吉事變几凶事

仍几西序東嚮傳曰東西廂謂之序孔曰釋宮文孫炎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吳汝綸
曰釋宮云東西牆謂之序今傳作廂者傳寫之誤耳敷重底席馬曰底青蒲也綴純文貝
仍几傳曰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孔曰貝者水蟲釋魚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
爲質白爲文彩名爲餘蚳以白爲質黃爲文彩名爲餘泉東序西嚮敷重豐席傳曰豐莞
孔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鳴盛曰詩箋莞小蒲也司几筵有莞筵
蒲筵是蒲有大小爲異畫純鄭曰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雕玉仍几傳曰雕刻雕西
夾南嚮傳曰西廂夾室之前孔曰下傳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
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吳汝綸曰釋宮室有東
西廂曰廟李巡云謂宗廟殿有東西小堂也孫炎郭璞並云夾室前堂此西夾即所謂夾室前堂故傳謂之西
廂是也小堂之後即夾室亦謂之房鄭特牲禮注房當夾北是也說者以東夾無坐爲即居喪之翼室此由不

知爲廟中几筵耳考曾子問天子崩祝取羣廟之主而
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此時羣祖
皆在一廟故徧布几筵以羣祖臨之也牖閒南嚮者太
祖也東西序則文武也西夾則羣祖也其東夾無坐者
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北在西者長老之
處地道尊右鬼神幽陰也此經但有西夾與此正同
敷重筍席 馬曰筍箬箬 王鳴盛曰說文箬字注 云竹箬也箬字注云楚謂竹皮曰箬 玄紛
純 鄭曰以玄組爲之緣 王鳴盛曰司几筵 汁紛如綬說文組綬屬 則紛亦可言組也 漆仍几越
玉五重 戴鈞衡曰越惟也 陳 大猷曰玉一雙曰重 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
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
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鄭曰赤 刀者武
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
尺二寸者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北之珣玗琪也皆天
球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
以禮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大貝者

書傳曰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鼖鼓
大鼓也此鼖非謂考工記鼖鼓長八尺者若是周物何
須獨寶守明前代之物與周鼖鼓同名耳胤也兌也和
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寶說文作宲 吳汝
綸曰說文引陳宲赤刀連文則陳寶爲一物
也廣雅陳寶刀也 王闓運曰大訓洪範 大輅在賓
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
前 鄭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傳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 皆南向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
皆在左右塾前北面 馬曰不陳戎路者兵事非常故
不陳之 段玉裁曰周禮儀禮禮記輅皆作路此輅字
必後人所改論語乘 殷之輅亦是俗字 二人雀弁執惠 鄭曰赤黑曰雀言 如雀頭色也雀弁
制如冕黑色但無藻耳 惠狀蓋斜刃宜芟刈 · 立于畢門之內 家借抱府君曰 畢門者廟之內
門穀梁傳所謂祭門也 吳汝綸曰畢者所以助匕
鬯之用廟中所有事也祭門之謂畢門義蓋取此 四
人綦弁 綦馬作騏 曰青黑色 執戈上刃 鄭曰戈即今 之句子戟 夾兩階戺 傳 曰

堂廉曰戺 孔曰廉者棱 也立在堂下迎于堂棱 一人冕 傳曰冕皆大夫也 孔曰禮大夫服冕士
服弁也冕在堂 上弁在堂下 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鄭曰劉蓋今鑱斧鉞大斧序內半以前曰堂
孔曰此立于東堂西堂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 一人冕
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鄭曰戣瞿蓋今 三鋒矛 傳曰
立于東西下之階上 孔曰垂是遠外之名此二人服
冕知在堂上堂之遠地當於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
堂知此立于東 西下之階上也 一人冕執銳 鄭曰銳矛屬几此七兵或 施矜或著柄周禮戈長六
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 說文引此經銳作鈗曰
侍臣所執兵也讀若允 段玉裁曰玉篇廣韻皆無鈗
字有銳字云矛也釋文銳以稅反亦不言說文作鈗張
佖校漢書始引之同徐楚金本似讀說文者援周書別
本補 此字 立于側階 傳曰側階北下立階上 孔曰鄭王皆 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
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請
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 呂雝謙

日古者執戈戟以宿衞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肅奉
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書澤之爵有事而司禦侮則堅
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
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
楯或環以帷埋闢悍之徒 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鄭曰 麻冕
三十升布冠也黼裳冕服有文者也 傳曰王及羣臣
告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 朱子曰麻冕乃是祭服
顧命爲後繼統事於宗廟故受册用之以其在廟而凶
服不可入故也 白虎通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士
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歛之後
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迎子釗不言迎王也
王者既殯而卽繼統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
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
拜興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
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
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 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
卽位 鄭曰蟻謂色玄也 孔曰蟻者蚍蜉蟲也此蟲色 黑知蟻裳色玄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

皆玄衣纁裳此獨云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　王夫之曰所即之位以子受命於父之義求之則與冠禮相通蓋阼階也由賓階上者嗣子之不忍死其親也即位則於阼者正其為主所謂踐阼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傳曰彤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　孔曰彤赤也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為纁言是常祭服 **太保承介圭** 傳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　孔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介訓大故知是彼鎮圭 **上宗奉同瑁** 鄭曰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同酒杯　說文曰同爵名也周書曰太保受同嚌　王鳴盛曰推鄭意同蓋圭瓚可盛酒者下文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彼同是璋瓚則此同王將受以祭者自是圭瓚　江聲曰此奉同者與承圭奉瑁者俱升自阼階明非尋常酒器圭瓚是宗廟中酌鬱鬯以祼先王是祭器之重者固當奉以俱傳也　孫星衍曰同今文作銅銅即金也白虎通說圭瓚取金精玉德之

意是銅即因玉瓚之飾以金為名　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　說文曰瑁諸侯執圭以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　馬其昶曰下言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酢則知天子必以同秉圭以獻矣天子所秉之圭即太保所承之介圭參驗上下文義自明易言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故奉同以承先祀奉瑁以合諸侯嗣王傳重莫大乎是 **由阼階隮** 孔曰東階也以卑故不嫌為主人　馬其昶曰介圭同瑁告傳世重祭故由阼階 **太史秉書** 傳曰持書顧命 **冊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鄭曰御猶訝也　王鳴盛曰御即迓字迓迎也　馬其昶曰王時已即阼階之位故由賓階上正與王嚮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 傳曰大君所道稱揚終命 **命汝嗣訓** 馬其昶曰即所謂嗣守文武大訓 **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王曰大卞大法　王鳴盛曰漢成帝紀卞射應劭曰皮卞而射也是卞即弁弁有法制故訓法　永樸案釋詁率循也率循二字連文 **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蔡曰亂治也　馬其昶曰而讀柔遠能邇之能能者善也而亂善治也　吳汝綸曰左傳杜注忌畏也 **乃受同瑁** 鄭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蔡曰葛氏云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 **王三宿三祭三咤** 傳曰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告已受羣臣所傳顧命　孔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於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　咤說文引作詫云奠爵酒也孫星衍曰咤馬作詫見釋文咤俗字　汪烜曰此告受命非祭故止三獻 **上宗曰饗** 金履祥曰傳神命以饗告也猶嘏以饗告 **太保受同降** 吳汝綸曰此是受王所受之同 **盥** 吳汝綸曰此一字為句為將酢故盥 **以異同秉璋以酢** 傳曰半圭曰璋　孔曰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統云君執圭瓚大宗執璋瓚　王夫之曰以異同酢者神人之別也同而加璋重

嗣王也酢者賓答主人之獻也此則神受享而報主人也以酢禮禮王賓先君而正王之為主也 **授宗人同** 傳曰宗人小宗伯佐大宗者大宗供王宗人供太保　王夫之曰太保代王以酢神授宗人而不奉之王者初喪無舉爵之禮不可同於虞祭之酢孝子受爵故宗人代王受也 **拜王荅拜** 王夫之曰拜者拜送酢酒王荅拜者荅酢拜也 **太保受同** 王夫之曰又一異同 **祭嚌宅** 說文引此經曰嚌嘗也　金履祥曰宅亦當作咤　王夫之曰此祭乃祭始制飲食之人太保受同而祭而嚌而奠於其位不卒飲者凶也祭且嚌者臣異於子以敬殺哀也　馬其昶曰鄭注司尊彝云臣獻尸尸不醋臣臣自醋也是太保既酢王亦必飲福酒以自酢 **授宗人同** 王夫之曰禮畢反同不復舉也 **拜王荅拜** 馬其昶曰受神既拜謝王也 **太保降收** 傳曰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於此盡收徹 **諸侯出廟門俟** 傳曰言諸侯則卿士以下亦可知 **王出在應門之內** 吳汝綸曰出者出廟門也此上在廟此下在朝　王鳴盛曰考天子諸侯

各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但天子五門自外向內數之一臯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臯門內庫門外爲外朝庫門內雉門外則右社稷左宗廟不設朝應門內路門外爲治朝路門內爲燕朝卽路寢此云王在應門之內正治朝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王曰畢公代周公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皆布乘黃朱孔曰四馬曰乘鄭曰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錢時曰布乘者二王之後布黃朱者他諸侯也如言篚厥元黃也賓稱奉圭兼幣孔廣森曰賓讀爲擯王鳴盛曰說文引周書曰稱奉介圭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是諸侯有介圭吳汝綸曰稱奉連文蔡曰稱舉也曰一二臣衛傳曰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吳汝綸曰禮記注奠猶獻也壤奠猶土貢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蔡曰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且答拜正其爲後吳汝綸曰左傳君義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林之奇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爲二伯故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汪烜曰須江周氏云顧書羑善也此蓋蒙上文言惟我周文武大受而善順之克恤西土戴鈞衡曰漢書注恤安也孔曰特言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蔡曰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江聲曰新陟猶後世言大行說苑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下引此經戡定厥功孫星衍曰釋詁戡克也用敷遺後人休永樸案詩鋪敦淮濆釋文引韓詩作敷云大也休慶也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孔曰高德之祖謂文王也戴鈞衡曰左傳杜注寡特也朱子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止是整齊民眾蔡曰守成之世多弱晏安苟不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凌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陳

櫟曰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易弛而弱流弊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孔曰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惟予一人釗報誥孫星衍曰以麻冕黼裳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予一人蔡曰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戴鈞衡曰丕平富者大均其樂利也馬其昶曰爾雅務侮也咎病也左傳孟孫爲成之病注病謂民貧困不務咎文王不侮鰥寡也厎至齊信戴鈞衡曰厎至猶言推極釋言齊中也中忠通齊信卽忠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戴鈞衡曰家語王注端始也皇天用訓厥道江聲曰訓順同字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王念孫曰在謂相顧在也吳語昔吾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左傳吾子獨不在寡人下胥既顧亦謂相與顧在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王引之曰周官禮記注並云綏當爲緌釋詁緌繼也戴鈞衡曰十四字爲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戴鈞衡曰恤安也言承安其善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鄭曰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皆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林之奇曰古之立君者惟恐眾人之不睹而事之不顯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東漢自孝殤以降國嗣之立非出於外戚則出於宦官唐自穆宗八世爲宦官立者七君其本半由人君欲其身永享天祿以繼嗣爲不祥之事而深諱之一旦倉卒之際廢立紛然觀諸此然後知顧命之書誠萬世帝王之法也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

世傳授國之大事當殿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葉適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不可以爲非禮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爲然後知此篇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　羅敦仁曰禮三年之喪越紼而行事者有四郊其一也夫郊必衮冕大裘則三年之喪既成服亦有時釋之而卽吉矣受顧命冕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衛卽吉無時而可於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權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　永樸案禮有文有實喪之不食稻不衣錦文也中心悲哀實也文有時可易而實則不可一日忘故古人有疾皆飲酒食肉天子受顧命卽位及祭天地社稷皆可以暫釋凶服其義與有疾飲酒食肉正同

費誓 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史記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　馬其昶曰攝政初年淮夷合三監同叛至是成王卽政淮夷徐戎再叛於是魯侯伐之作費誓史公爲文連綴類敘非以兩事爲出一時　孔曰鄭以爲費誓在呂刑前蓋以時代相次故繫此篇於成王事後　段玉裁曰費大傳作鮮史記作肹集解引徐廣云一作獮鮮肹獮三字雙聲今文也說文周禮禮記注並作棐古文也　王鳴盛曰萊爲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爲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爲國後并於魯爲季氏邑漢爲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兗州府費縣西北去曲阜三百里非作誓地

公曰嗟人無譁 鄭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 **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王引之曰徂讀爲且且今也　傳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　陳師凱曰魯亦在徐州境內禹貢於徐州有淮夷蠙珠之貢徐戎亦其類也　蔣廷錫曰徐戎在今江南鳳陽府泗州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 鄭曰敹謂穿徹之敿猶繫也弔至猶善也　傳曰甲鎧冑兜鍪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傳曰鍛鍊磨礪 **今惟淫舍牿牛馬** 傳曰放舍牿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　曾國藩曰淫讀如左傳淫芻蕘者之淫縱也 **杜乃擭敜乃穽** 王曰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敜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墜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 **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孔曰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爲牛馬之名　蔡曰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 鄭曰風走逸臣妾斯役之屬也　孔曰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　馬其昶曰此言敵境之牲畜子女毋得貪功俘獲 **勿敢越逐** 傳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 **祗復之** 吳汝綸曰小爾雅復白也 **我商賚汝** 傳曰商度　釋文商徐音章　段玉裁曰仙民謂傳商度之訓讀如章耳漢律歷志云商之爲

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白虎通云商之爲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王鳴盛曰周官朝士凡得獲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在朝尚然在軍可知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鄭曰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

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蔡曰有故劫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吳汝綸曰垣牆謂壁壘

甲戌我惟征徐戎白虎通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下引此經

峙乃糗糧孔曰峙具也預具米粟謂之儲峙鄭曰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爲粉也

無敢不逮傳曰逮及

汝則有大刑馬曰大刑死刑

魯人三郊三遂大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也王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孔曰三郊謂三鄉孫星衍曰小司徒疏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徧境之法千乘之賦是也成元年傳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

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今此淮夷徐戎並發故悉起鄉遂之兵然猶不至總徵境內也魯國百里郊當在二十里之外

峙乃楨榦馬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

甲戌我惟築孔曰期以至日築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王夫之曰殺色界反○永樸案無餘卽大刑疑可減故云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鄭曰茭乾芻也傳曰供軍牛馬

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蔡曰軍以期會芻糧爲急故皆服大刑呂祖謙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驛騷載於常武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薛季宣曰伯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甲精鍊以居則警厳嚴肅以動則軍無侵掠戰守則糧餉備具城築則楨榦畢集而申之以戒令誓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衆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孔子錄於周書之末同於王者之師也

周書十六

周書十七　　尚書誼略二十六

呂刑 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史記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鄭曰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爲相 孔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爲甫刑今按詩云生甫及申不與我戍甫史伯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吳汝綸曰序云訓夏贖刑訓順同字順者從也唐律疏引大傳云夏刑三千條今呂刑從之是從夏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 耄漢書引作眊 孫星衍曰史記甫侯言於王以命爲言讀曰王字上屬鄭緇衣注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 吳汝綸曰廣雅命告也序呂命穆王命亦訓告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穆王立五十五年此經云享國者周之享國也史記武王伐殷後七年崩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三統歷昭王無年數近人姚文田以歷法推史記竹書則穆王元年上距武王克殷正九十年此言百年猶云周興百年耳耄眊之借字通作耗 馬其昶曰享國百年耄荒荒國勞衰耗史記匈奴列傳周道衰荒服不至周遂作甫刑之辟是說其義高祖功臣年表序云耗矣罔亦少密焉是擬此文也

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傳曰度時世所宜以治天下 蘇軾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

王曰若古有訓 吳汝綸曰此上呂侯告王之辭此下王告諸侯之辭 王念孫曰若詞之惟也

蚩尤惟始作亂 鄭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

延及于平民 孫星衍曰詩箋平齊等也平民謂齊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 馬曰鴟輕也 孫星衍曰釋詁蚩輕也鴟與蚩聲相近

奪攘矯虔 說文奪作敓曰強取也 段玉裁曰大傳亦作敓敓奪通 鄭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左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 鄭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也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顓頊伐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 王鳴盛曰楚語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注三苗九黎之後也法言播其

虐於黎苗 吳秘曰黎苗九黎三苗也九黎亂德三苗不恭昔以黎苗爲一類而非卽一人與鄭合 馬其昶曰三苗爲九黎後無疑經不曰黎君曰苗民者蓋從其後稱鄭注緇衣云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是苗民固諸侯也高宗彤曰以民指高宗酒誥以民指紂鄭注坊記先民曰上古之君也苗雖諸侯稱民無嫌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吳汝綸曰名之爲法也 緇衣子曰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墨子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以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五殺

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鄭曰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爲 許謙曰苗專以刑爲治國之法乃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

乃越茲麗刑幷制 鄭曰麗施也 吳汝綸曰禮記注幷猶專也制斷也

罔差有辭 蔡曰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

民與胥漸 王引之曰漸詐欺也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攫盜而漸議兵篇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泯泯棼棼 王鳴盛曰周書祭公篇泯泯棼棼孔晁注泯棼亂也

罔中于信 孔曰中猶當也言無與信義合者

以覆詛盟 傳曰以反背詛盟之約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方論衡引作旁 王引之曰旁溥也偏也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林之奇以刑字上屬讀 馬其昶曰下言有德惟刑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孔曰鄭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淸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言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 永樸案表記以下文皇帝爲虞舜然舜竄三苗時堯固未殄落如鄭說與楚語表記皆合

報虐以威 論衡引此經曰虐威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 孫星衍曰言民罔不寇賊民與胥漸既已惡矣苗民用威報之也詞若以暴易暴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馬其昶曰

鄭謂顓頊誅九黎是遏絕也分流其子孫是無世也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
格 國語觀射父曰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襍揉家爲巫史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中論厤數篇云顓頊命重黎堯復育重黎之後爲羲和
馬其昶曰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黃帝帝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是九黎重刑乃上效蚩尤其瀆神亦效蚩尤所爲
也故曰蚩尤惟始作亂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傳曰皆以
明明大道輔行常法 洪頤煊曰蓋害同聲通用爾雅蓋裂也釋文舍人本作害 馬其昶曰羣后卽下三后
上溯顓頊下至虞廷故云逮也此羣后指禹稷等故知下言皇帝爲虞帝矣墨子引羣后之逮十四字在有辭
于苗之下亦以禹稷皋陶說之是其證 永樸案羣后之逮在下蓋倒文下猶後也若曰逮在後之羣后焉耳
孔疏以鄭說顓頊之事爲止於罔有降格是則羣后之逮十四字固指唐虞時言之無可疑也 皇帝清
問下民 馬曰清問清訊 鰥寡有辭于苗 蔡曰有辭苗之過也 聲 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 表記引此經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
皆尊寵之言得人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孫星衍曰恤憂也功事也 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 蔡曰典禮也 孫星衍曰折制聲相近陶潛四八目引折亦作制 戴鈞衡曰惟猶以也
大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其爲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而齊
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悊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刑也 漢書刑法志引此經曰言制禮以止刑猶
隄之防謚水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陳師凱曰卽釋水所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
名是也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王念孫曰廣雅農勉也 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 戴鈞衡曰惟猶乃也法言務在殷民阜財注殷富 墨子引此經曰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
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饗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 士制百
姓于刑之中 傳曰皋陶作士 呂祖謙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者蓋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
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言固有賓主也 後漢書梁統引此經中作衷曰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以
教祗德 傳曰以教民爲敬德 白虎通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下引此經 穆
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吳汝綸曰之猶是也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傳曰以治于民輔成常教 典獄 傳曰
主獄 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王引之曰詩傳富福也言非終于立威惟終于作福也 敬
忌罔有擇言在身 表記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
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下引此經鄭注忌之言戒也 王引之曰擇讀爲殬說文殬敗也殬擇古同音 惟
克天德 孫星衍曰克肩也 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鄭曰大命謂延期長久也 孔
曰斷獄均平者必壽命長久天命由己而立 蘇軾曰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
神無大於獄者 汪烜曰此就典獄者之身言之與苗民之無世在下相對 王曰嗟四方司

政典獄 傳曰主政典獄謂諸侯也 非爾惟作天牧 呂祖謙曰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
不得而與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 馬其昶曰此猶言作天牧者非爾乎 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 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
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鄭注播施也不衍字迪道也 蔡曰舍皋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
也 孔曰言當效伯夷受令名也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
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
以亂無辜 吳汝綸曰麗數也謂科條也庶威謂在位用威之人猶上文之言庶戮矣 上帝不
蠲 蔡曰上帝不蠲貨 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 傳曰無以辭于天罰 乃絕
厥世 孔曰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
仲叔季弟幼子童孫 蔡曰此告同姓諸侯也 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王引之曰格假通見鄭禮注戴鈞衡曰王篇假固也假命猶召誥言永命君奭言固命今爾罔不
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孔曰慰安也戴鈞衡曰釋文曰一作曰由自也言汝今
罔不自安日勤汝罔有戒不勤者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後漢書楊賜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
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甫刑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戴鈞衡曰齊同也俾從也言天心同乎人心
其從我也止在一日之閒其幾甚速馬其昶曰終者終天命洪範所謂考終命也不終者而能終之是在人
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王引
之曰休喜也文漢光曰雖畏勿畏不為威屈不惟為勢尊也雖休勿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敬
五刑以成三德傳曰成剛柔正直之三德王炎曰刑當輕而輕而柔不至於縱弛當重而重
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閒而正直不至於偏倚孔叢子引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

書二十六　五

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
所以為德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馬其昶曰不終者乃絕厭世終
者其寧惟永左傳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下引此經荀子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是以為善
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下引此經王曰吁來有邦
有土告爾祥刑祥鄭作詳曰審察之也曰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蔡在今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馬曰度造謀也墨子引此經曰王
曰於來有國有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史記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乎孫星衍曰墨子何
擇言人言當為吉字何度非及言及前王史記度作居及作宜者古宅通度義又為居言何及所處之非其義乎
亦與墨子之說相近潛夫論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

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下引此經兩造具備傳曰兩謂囚證錢
大昕曰史記集解造一作遭兩遭猶言兩曹說文曹獄之兩曹也師聽五辭傳曰眾獄官共聽其
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傳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正于五刑蔡曰正質也五刑
不簡傳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正于五罰五罰不服傳曰不服不應罰也正于
五過吳汝綸曰五過謂聽訟者有五等失誤卽所云官反內貨來也五過之疵惟官惟
反惟內惟貨惟來來馬作求曰有求請賕也蔡曰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
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其罪惟均馬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其審克之
克漢書引作核段玉裁曰克核古音同部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傳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鄭曰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其審克之簡孚有
眾孫星衍曰卽王制所云疑獄汜與眾共之也惟貌有稽孔曰察其貌者卽周禮五聽辭聽色

書二十六　六

聽氣聽耳聽目聽也戴鈞衡曰有讀曰又無簡不聽吳汝綸曰鄭注王制云不聽不論以為罪
也無簡者不核也具嚴天威史記具作其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
其罪傳曰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孔曰此傳黃鐵舜典傳黃金皆是
銅古人贖罪皆用銅吳汝綸曰大元注閱簡也閱實簡孚審克文變而義皆同大傳非其事而事之出入
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曰截鼻
曰劓倍百為二百鍰大傳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剕辟疑赦其罰
倍差閱實其罪傳曰刖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大傳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
其刑臏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傳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
幽閉次死之刑大傳男女不以義處者其刑宮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
罪傳曰死刑也大傳降畔賊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五刑之屬三千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後漢書陳寵曰甫刑大辟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上下比罪傳曰比方孔曰上
比重罪下比輕罪觀其所犯當與誰同夏僎曰比如今律無明文許用例也無僭亂辭孫星衍曰
詩傳僭差也說文辭訟也漢書路溫舒傳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
郤則鍛鍊而周內之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差亂四辭及決獄之
辭也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孫星衍曰不行者謂鐍除之法惟察惟法謂惟以明察惟用今
時之法也馬其昶曰周禮宮罪五百今三百殺罪五百今二百是周初刑律繆王時多有鐍除不行者其
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江聲曰說文𠬝治也下服減辠
也上服加等也蔡曰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

書二十六　七　集虛草堂

上刑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張行成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鬬毆不死此下刑
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陳鵬飛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詬罵然所
罵父兄非適重乎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蔡曰權者進退推移以求
其輕重之宜也傳曰刑罰隨世輕重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大傳子曰吳越之俗
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分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其刑不重而勝由有
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敢犯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傳曰凡刑所以齊非
齊各有倫理有要善大傳曰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罰懲
非死人極于病蔡曰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非佞折獄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傳曰非口才可斷獄惟平
良可斷獄黃度曰佞可以屈人之口良足以服人之心佞多遷就故不中良務平實故無不中李杞曰罔

差有辭者不能差別其辭也察辭于差者察其辭之差別也馬其昶曰從順也聽訟者能察其辭則不順者
順矣大傳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于獄訟乎必盡其辭矣中論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
數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哀敬折獄大傳
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寬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老弱不受刑有過不
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
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又引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
矜哲獄孫星衍曰敬與矜聲相近哲卽折假音字明啟刑書胥占孫星衍曰啟嚴通說文省
視也蔡曰與眾占度咸庶中正吳汝綸曰賈逵國語注庶冀也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吳汝綸曰獄定謂之成禮記獄成有司讞于公周禮司寇職其
成于朝孚獄猶今言信讞王引之曰成與輸對文廣雅輸更也獄辭有不實者又察其曲直而變更之後世

書二十六　八　集虛草堂

所謂平反也其刑上備有幷兩刑大傳小罪勿兼馬其昶曰幷兩刑承輸而孚言也
輸者變更已成之獄必將原議之刑與平反之刑備列以待上之決王曰嗚呼敬之哉官
伯族姓蔡曰此總告之也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
相民馬曰相助也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孔曰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直
己曲彼搆辭誣人特難聽也邱濬曰俗所謂一面之辭民之亂傳曰民之所以治罔不中
聽獄之兩辭吳汝綸曰中聽平聽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莊述祖曰
家當作嫁賣也見高誘戰國策注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蔡曰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
大傳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有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劉
逢祿曰上言五過之疵此獨申言惟貨蓋賄尤易犯且方訓贖刑恐人引此輕重鬻獄尤多也報以庶
尤說文引此經尤作訧曰罪也永畏惟罰陳喬樅曰報以庶尤者言貪財枉法將為天所罰下

文天罰不極是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戴鈞衡曰攷工記注中均也馬其昶曰在察
也言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人當顧諟天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
下吳汝綸曰極至也庶民猶言眾人王曰嗚呼嗣孫蔡曰此詔來世也今往何
監非德戴鈞衡曰今往句何監非德句與何擇非人同于民之中戴鈞衡曰中卽周禮士師
受中小司寇登中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王引之曰哲讀爲折上折民惟刑墨
子作哲哀敬折獄大傳作哲哲人惟刑猶折民惟刑無疆之辭徐僑曰辭之來紛然無有疆界屬
于五極吳澄曰屬猶附箸也蔡曰五極五刑也汪烜曰五刑言五極猶洪範云六極咸中
有慶受王嘉師吳汝綸曰釋言師人也嘉師猶言艮民監于茲祥刑戴鈞衡曰
監于茲句祥讀曰詳　馬端臨曰呂刑一書蔡氏謂穆王巡游無度爲此一切飲財之計愚以爲未然熟讀此
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以下猶使人感動且拳拳乎富貨之戒則其不爲飲財設也審矣贖獄末世暴君污吏

之所爲而謂穆王爲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
自有在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蓋謂犯墨罰之中疑
其可赦者不遠赦之而姑取其百鍰以示罰耳繼之曰
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
周時文煩俗敝五刑之屬至于三千若一按之法而行
之則舉足觸弃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
論姑以大辟言之夫所犯至死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
可也然大辟之屬二百豈一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
如漢世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法皆死而贖爲庶人亦
其遺意也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
之議疑罪者降等一法也罰贖亦一法也上下比罪上
刑適輕下服降等法也五刑之贖罰贖法也固並行而
不相悖也　家惜抱府君曰夫呂刑之贖者以其疑也
無所疑於當法與無所疑於不當法與無所疑於適輕
下服者皆曷嘗以金罰及之哉惟其疑也舍則懼縱有
罪矣刑則懼戮可矜矣謂罪疑惟輕乎夫後世死罪減
等則入流流滅等則入徒此誠以疑而輕者也古用肉
刑苟自死減而宮自宮減而荆劓其輕者猶未甚輕也
故金贖之法具堯舜文武周公之用心以備天下察獄
有必不能盡得其情之安者而設此以全民命其於漢

張敝蕭望之所爭豈一類哉又曰古今事勢異宜當唐
虞之時蓋流宥與金贖參用之後王德薄法不行於四
夷能投之罪人而流辟裔土乎故呂刑有金贖而不言
流宥且其毐去成康末遠民尙蒙授田於君貧富末至
懋絕雖金贖千鍰得罪之家猶必可辨也後世則有十
金之奎者希矣苟如周法以鈞金束矢乃聽民獄訟及
以金贖罪則貧民之屈者必不伸而疑罪必不獲赦矣
至於郡縣四海則流罪易通反逾於周此古今之變也
不得以是議呂侯爲法之非也　吾弟永概曰穆王末
年當時治刑者必喜爲刻深輕人人罪而斬刈之故命
呂侯爲相更革其太甚而反復誥誡之如此且其意以
爲則馴椓黥皆蚩尤苗民之虐法聖王之道以德爲本
以禮爲用以安養民爲事刑者不得已耳何得謂開後
世枉法用獄之始也孔子曰呂刑可以觀誡亦觀王所
誥誡如官反貨內來云爾不可遂以作修刑辟爲誡也
叔向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
亂政而作九刑謂時有亂政始作刑以正之亦禹刑必述
之禹湯刑必逆之湯九刑爲亂政禹湯亦有亂政乎且
其意恃人不恃書與呂刑之人刑於禮皆知本之言孔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其卽
錄是篇之意也夫

周書十七

尙書誼略二十六

文侯之命　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史記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　新序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侯之命是也　孫星衍曰序平王錫晉文侯釋文馬無平字　吳汝綸曰左傳載范宣子曰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王若平王時有之宣子豈宜數典而忘邪　永樸案左傳載命仇辭云與鄭夾輔周室無廢王命此篇無之明所命者為重耳

王若曰父義和　傳曰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馬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吳汝綸曰此襄王因文公之功而號之為義和也武丁得說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西伯得呂尚號之曰太公望齊桓公號管仲曰仲父伊尹名阿衡亦湯號之　汪烜曰以下述先世之盛

丕顯文武　傳曰文王武王

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馬曰上謂天下謂人　吳汝綸曰敷猶徧也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江聲曰此不言武王省文也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鄭曰先正先臣　漢書載谷永引此經讀左右句絕曰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吳汝綸曰此與詩實左右商王皆當依如字讀　孫星衍曰昭釗聲相近釋詁釗勉也　汪烜曰先正意屬在唐叔虞及王孫燮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吳汝綸曰謀猷同義詩謀猷回遹

肆先祖懷在位　蔡曰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　戴鈞衡曰嗣字上屬為句　汪烜曰以下傷國家多難

造天丕愆　王曰遭天之大愆　蔡曰為天所譴

殄資澤于下　永樸案後漢書注資利也

民侵戎　吳汝綸曰此三字為句穀梁注侵傷也說文戎兵也民傷於兵謂翟入周楚圍宋二事

我國家純　孫星衍曰古屯純通屯難也

即我御事　吳汝綸曰爾雅注即猶今也

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漢書成帝詔讀壽字絕句朱子曰今觀古器款識多云俊在位則當讀壽字絕句　吳汝綸曰俊之言進也

予則罔克　吳汝綸曰大元注克堪也

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傳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　吳汝綸曰惟若也祖如周書祭公篇之言祖祭公父如此經之言父義和　永樸案左傳服注伊發聲其猶何也

嗚呼有績

予一人永綏在位　績史記作繼　孫星衍曰爾雅績繼也　吳汝綸曰繼如周禮繼主君之繼鄭注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廣雅儐導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傳曰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　汪烜曰以下嘉文侯之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　吳汝綸曰肇謀也刑法也禮記疏會猶期也　馬又曰紹乃辟即所謂有繼予一人

其追孝于前文人　蔡曰猶云前寍人

汝多修　傳曰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　江聲曰修長也

扞我于艱　扞說文作𢧵曰止也　吳汝綸曰兼納王伐楚二事言之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寍爾邦　汪烜曰以下授文侯以方伯之任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傳曰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　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四匹曰乘　陳喬樅曰僖廿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與晉世家合文四年傳甯俞言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文公此時獻楚俘於王是敵愾獻功之事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寍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戴鈞衡曰詩傳簡大也　永樸案恤安也　鄭曰都國都也

周書十九　尚書詁略二十八

秦誓 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史記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崤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崤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 金履祥曰此穆公晚年悔過之書也序曰誤以為敗崤還歸之作史記繫於取王官及郊封崤尸之後蓋自是師不復東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鄭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言士者舉中言之 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傳曰眾言之本要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應鏞曰民猶言人 江聲曰訖止也盤樂也言民止以自順為多樂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 王念孫曰俾從也 左傳從善如流 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王曰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蓋自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 孔曰員即云也 段玉裁曰據正義知經兩云字本皆作員傳以云釋員故正義曰員即云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 說文引此經作來就惎 王鳴盛曰未來形相近 王引之曰廣雅惎意志也 吳汝綸曰謀人者求人也未當作來就成也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吳汝綸曰言以為親暱而已 雖則云然 王念孫曰云猶有也 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永樸案猷通猶尚猶連文 新序引此經曰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 王鳴盛曰番番當作皤皤旅呂同說文呂脊骨也重文作膂 我尚有之 孫星衍曰尚猶也 王念孫曰左傳注有相親有也下我皇多有之訓同 仡仡勇夫 說文引此經曰仡仡勇壯也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傳曰不欲用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馬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 說文引此經曰諞便巧言也又引作戔戔巧言曰戔賊也 公羊傳引此經曰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

我多有之注諓諓淺薄貌竫猶撰也易怠猶輕脩也 王鳴盛曰諓諓即戔戔亦即截截說文辭籀文辤從台 三王世家齊王策云俾君子怠與公羊合皇況通 蔡曰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 昧昧我思之 蔡曰深潛而靜思也 如有一介臣 吳汝綸曰介與一同義一介臣即一臣也左傳一介行李吳語一介嫡男 斷斷猗 王鳴盛曰鄭大學注斷斷誠一之貌 孔曰猗者足句之辭大學作兮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王鳴盛曰鄭大學注休休寬容也如有容能有容也古如字作而而讀為能能讀曰如故如轉為能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孔曰愛彼美聖口必稱揚其心好之又甚於口 是能容之 王鳴盛曰大學作寔是通寔寔又通實 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段玉裁曰論衡云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義子孫上屬黎民下屬 吳汝綸曰釋詁職常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王鳴盛曰冒大學作媢鄭注媢妒也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王鳴盛曰達大學作通鄭注違猶戾也俾使也佛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於君也殆危也 蘇軾曰至哉穆公之論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 傳曰杌隉不安言危也 吳汝綸曰曰由聿由也韓詩章句聿辭也 邦之榮懷 孫星衍曰晉語注榮樂也 薛舉明曰懷亐也 亦尚一人之慶 王引之曰淮南注尚主也 孫星衍曰詩傳慶善也 薛季宣曰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繫為原本從來一人所自出耳 公羊傳何賢乎穆公以其能變也 漢書載李尋說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維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 邵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霸者之事幾於王道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羅洪先曰秦誓一篇有可為後世法者二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狀知所以用人矣 劉逢祿曰孔子序周書四十篇東周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而已合而讀之一為孱

弱之音一爲發憤之氣興亡之象昭昭也詩書皆由正而之變詩一四始言文武之盛而終於商頌志先世之亡以爲戒書三科述二帝三王之業而終於文侯之命秦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統繼帝王變之極也春秋撥亂反正始元終麟由極變而正之也其爲致太平之正經垂萬世之法戒一也 永樸案法言謂虞夏之書渾渾爾韓愈亦言上規姚姒渾渾無涯今觀二十八篇惟禹貢與典謨氣象相同至甘誓而一變矣然去古未遠詞猶簡質蓋承帝者之後而開王者之先者也商書五篇周書自牧誓至立政凡十四篇法言所謂灝灝噩噩韓愈所謂佶屈聱牙者也至顧命康王之誥呂刑而又一變矣蓋終王者之運者也文侯之命秦誓則霸者之書以王澤未泯所言猶近於道故錄而存之聖人刪書於世運升降之際有深感焉參觀論語述聖帝明王之德及禮運表記諸篇其微指蓋可默會

周書十九

尚書誼略二十八

敘錄

尚書誼略附一卷

經解子曰疏通知遠書之教也書之失誣其爲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

左傳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

莊子書以道事

荀子書政事之紀也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書言是其事也

孔叢子孔子曰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又曰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又曰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大傳子夏讀書畢夫子問焉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也退而嚴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

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忼慨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色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烏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邱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是故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

賈誼新書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

著所從事

淮南子純龐敦厚者書之敎也書之失拘又曰書之失也敷

春秋繁露詩書序其志書著功故長於事

舊傳序孔子生於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又曰以其爲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史記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是故書以道事

法言說事者莫辨乎書又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漢書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三國志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抱朴子尚書者政事之集也

中說昔聖人之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又曰書以辨事又曰不學書無以議制

文心雕龍尚書覽文如詭而尋理則暢

史通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學者必先精此

書次覽羣籍

韓愈曰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又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

司馬光曰尚書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也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止欲解義則無難也

楊時曰予於尚書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中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書之所載如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伊尹放太甲周公誅管蔡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

蔡沈集傳序治本於道道本於心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

董鼎曰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爾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襃貶即皐謨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

崔銑曰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霸興故秦誓終也

右尚書大誼

漢書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又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言爲春秋事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

文心雕龍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

顏氏家訓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

孔穎達曰書之體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益稷亦謨也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高宗肜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

朱子曰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

董鼎曰陸德明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爲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爲攝然古之爲

書者隨時書事因事成言取達意而已孔氏以六體言大槩已舉雖不以名篇合其類是亦正也何以攝爲

右尚書體例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叢子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尚書璇璣鈐曰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

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林之奇曰漢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

史記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又曰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是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漢書歐陽生事伏生授兒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牟卿及許

商霸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塗惲惲授桑欽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時平當周敞勸上存之後並謀反乃黜其書又曰古

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閻若璩曰史記云安國蚤卒夫既蚤卒則巫蠱之難獻書必非安國矣馬遷親從安國遊記其生卒必不誤攷荀悅漢紀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於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

劉歆曰孝文皇帝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書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閒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施行

論衡尚書本百篇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八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兒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南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張霸造百兩之篇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　朱彝尊曰今文尚書伏生所授止二十八篇故漢儒以擬二十八宿然史記漢書俱稱二十九篇馬班良史不應以非生所授之泰誓雜其中故王肅云泰

誓近得非其本經竊疑二十九篇其一篇乃序也　閻若璩曰魯共王壞孔子宅論衡云孝景時較漢志云武帝末爲確共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當於武帝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

後漢書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隋書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

篇獻之初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爲五十八篇作傳又曰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

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

孔穎達曰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至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眞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安國之所注也値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又曰古文兩漢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晉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江左學者祖焉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劉焯劉炫等惟焯炫最爲詳雅今奉勅考定是非謹與王德韶李子

雲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勅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

釋文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然泰誓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眾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又曰江左中興元帝時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篇以續之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桁頭買得上

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新唐書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爲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院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　林之奇曰今之所傳皆唐天寶所定之本

馬端臨曰漢所謂古文者蝌斗書也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也今文者世所通用俗字也

右尙書删訂授受源流

墨子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

孔臧曰時人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法言昔之説書者序以百

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

漢書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

隋書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之典删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爲百篇編而序之

釋文孔子删錄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而爲之序

孔穎達曰書序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二序

程子曰書序夫子所爲逐篇序其作之之意

董銖曰書序之作出於聖人無疑學者觀書得其序則思過半矣

右論書序當信

朱子曰書序恐卽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

蔡沈曰序於現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閒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

王應麟曰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金履祥曰書序蓋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

孫寶侗曰左傳定四年祝鮀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其言衞也曰命以康誥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是則三篇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篇亡爲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右論書序可疑

史通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序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每篇有序敷暢厥義

林光朝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

馬廷鸞曰書序自爲一編故曰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接禹謨則曰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益贊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

梅鷟曰小序在於二十九篇之數孟堅以爲孔子所作因其流傳之久故也是則雖非孔子親筆然先秦戰國時講師所作無疑

朱彝尊曰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卽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

右書序折中之論

吳棫曰安國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其亦難言矣

朱子曰漢儒謂伏生之書爲今文孔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然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治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難而安國考定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乃轉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

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考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卻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又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兼書序亦可疑卻似晉宋閒文章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吳澄曰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辭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王充耘曰堯典舜典雖紀事不一而先後布置皆有次序臯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首尾答問一一相照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其閒如益贊堯安得爲謨舜讓禹當名之以典禹征苗當名之以誓今皆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曰蔡仲之命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卽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

同歸于治爲惡同歸于亂卽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卽是自周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止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

梅鷟曰先漢之古文實爲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突出何者前乎謐而授之者曰鄭冲曰蘇愉曰梁柳而他無所徵也冲又受之何人哉冲愉等有片言隻字可考證哉此可知其書之杜撰於謐而非異人一也後乎謐而上之者爲梅賾而賾乃得之梁柳柳卽謐之外兄亦可知謐之假手於柳以傳而非異人二也至其作帝王世紀也凡尙書之言多創爲一紀以實之此其用心將以羽翼是書而使之可以傳遠則其情狀不可掩矣又曰允執厥中堯之言也夫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爲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此三言蓋出荀子荀卿稱道經曰初未嘗以爲舜之言作古文者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直以爲大舜之言又以道經但言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於是復鈔略荀卿前後之文而得精一兩字攘以爲己有

歸有光曰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

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尙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

鄭瑗曰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於漢儒尙有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中平坦整齊如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易豈有是理哉

崔銑曰孔子删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若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

郝敬曰孔書諸篇辭義皆浮泛如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皆可通用古史典要決無此病

閻若璩曰漢書藝文志言孔安國以古文尙書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傳亦云逸書十六篇古文篇數之見於西漢者如此而梅賾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數之不合也杜林馬鄭皆傳古文者據鄭氏說則增多者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典

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故亦稱二十四篇今晚出書無汩作九共典寶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鄭康成注書序於仲虺之誥大甲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皆注曰亡而於汩作九共典寶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卽孔壁書也康成雖云受書於張恭祖然其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則其淵源於安國明矣今晚出書與鄭名目互異其果安國之舊邪

惠棟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目具在劉歆造三

統歷班固作律歷志鄭康成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於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秘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於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拔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詁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於晉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

錢大昕曰古文尙書初得之屋壁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古今文本不相遠以此證彼易於開闢若增多之書旣無今文可相參考雖亦寫定而不爲訓詁故馬季長云絕無師說也自安國以及衞賈馬諸君皆未有說此逸篇者康成又何能以無徵不信之說著於竹帛乎卽如禮古經五十六篇鄭亦親見之其注儀禮多以古文參定而不注增多之三十九篇亦以無師說故也左氏得劉子駿創通大義故流傳至今而逸書逸禮無師說故

皆亡於永嘉自東晉古文出乃有安國承詔爲五十八篇作傳之語夫使安國果作傳則都尉朝庸生輩必兼受之何以馬鄭以前傳古文皆止二十九篇已哉

王灼曰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所謂今文讀之者通之以隸書爾望溪方氏乃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果爾今文若盤庚若周之五誥安國何不並以顯易之辭通之邪且今文禹貢洪範顧命奧澀者蓋寡然簡古精深眞三代古書也二十五篇中有一簡似此否

家惜抱府君曰古文尙書出自東晉至唐韓退之自言

辨古書之眞僞而不明言僞者爲何吾意其殆卽謂古文尙書也宋大儒始啟論古文爲僞之端儒者展轉尋攷益得其理至於今日而古文尙書之僞大明

右論古文尙書可疑

史通尙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

孔穎達曰古文經雖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林之奇曰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伏生耦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亦難曉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又曰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

陳第曰宋吳才老朱考亭元吳草廬皆疑古文愚竊以爲過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必佶屈聱牙而後可則魯論不得與繫辭並行矣何也奇正異也昔大禹治水勒碑南嶽蹲於榛莽數千年韓昌黎刻意求之勿得至宋嘉定而始露明嘉靖而始傳詎可以前人未見而謂作禹碑僞也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掇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榦矣且其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深沈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

陸隴其曰朱子雖嘗疑古文尙書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之又嘗謂輔廣云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所作文字曾經修飾潤色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於古文尙書固終信之而與伏書並尊並不以張霸之徒例梅賾姚方興

也

方苞曰先儒疑古文尙書之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自周以來言之近道者莫如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太甲說命之閒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其詞氣不類今文必秦漢閒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澀而稍以顯易之辭更之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漢傳儒林曰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遂以起其家夫所謂以今文者卽謂以顯易之辭通其奧澀而非謂以隸書傳之也

右論古文尚書當信
鄭曉曰蔡氏集傳並存今文古文吳氏纂言獨釋今文不可謂無見然古文中論學論政精密廣大之處甚多要非聖賢不能作故甯存而不廢
王懋竑曰東晉所上之書疑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假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至於姚方興之二十八字直當黜之無疑耳
朱彝尊曰古文尚書久頒於學官其言多綴緝逸書成文無大悖理譬諸汾陰漢鼎雖非黃帝所鑄或指以爲九牧之金則亦聽之且如小戴氏禮王制月令緇衣諸篇明知作者有人參出於漢儒非禮之舊顧士子誦習守而不改至於易之序卦傳李清臣朱翌王申子皆疑焉要不得而去也
齊召南曰古文較二十八篇誠不類如較僞泰誓白魚赤烏之妄僞百兩篇豐刑原命之誣其純其駁固天地懸隔也且其文變蝌斗爲隸古不無得失其篇本書序以詮次不無後先其說採綴載籍條貫成章不無增減遷就其閒世自漢至晉不列庠序後進通儒伏處巖穴者或隨時補苴緣飾其閒遂令虞夏商周之文如出一手雖朱子亦嘗疑之而不能不奉爲經者其言道粹然不詭於正其言治藹然足爲後代準繩不可沒也
龔自珍曰莊君存與傳山右閻氏之緒學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言官學臣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誦書僞書無得與公以翰林學士直　上書房爲師傅聞之自語曰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戒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戒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戒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賢之眞言言尤痌瘝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
右古文尚書折中之論
王柏曰孟子引堯舜今皆載於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讀

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册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

鄭曉曰姚方興二十八字曰若句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乾文言温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元德掠淮南子播烈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蹤

閻若璩曰愼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加水之流雖有利又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横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除去讀之堯既嫁二女於舜矣初而歷試既而底績終而受終以殂落終堯以陟方終舜以爲紀舜追及於堯也可以爲紀堯而弁舜事統括之亦無不可再試析爲二帝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愼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

右論姚方興二十八字

朱子曰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閒人作託安國爲名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卻盡釋之又孔氏書序不類漢文疑是晉宋閒文章又曰孔安國解經最亂道只是

撰孔叢子書所作

梅鷟曰濔水出谷城縣西漢志並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安得知此地名乎

閻若璩曰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氏注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於尚書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一人而兩處說經互異又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亦與書傳相戾

朱彝尊曰書傳於賄肅愼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駒驪主朱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時恐駒驪扶餘之稱尚未通於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

右論舊題孔傳

東晉古文先儒多疑爲王肅皇甫謐輩僞撰且詞義昭晰無俟詮釋故今所錄惟今文二十八篇

堯典自愼徽五典以下臯陶謨自帝曰來禹以下先儒謂當與上文連爲一篇其說允矣惟今文合盤庚爲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然序明言盤庚三篇康王之誥

與顧命且不同序故今特提行以識別

舊傳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鄭康成則以爲在呂刑前蓋以時代先後爲次也今從鄭

宋元儒者說經罕徵古注近儒矯之於宋元諸家復一字不錄皆門戶見也今惟求經旨之明於兩派無所偏徇

是編採諸家之說於程張邵朱稱子遵 御纂七經例也於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雝孔冲遠蔡仲默之名惟首一見餘皆不名以眾所習知故從省也於舊傳但稱曰傳以僞託孔氏不得據以爲安國說也周秦以降諸子及史記漢書說文文選之類皆稱原書之名以本非傳注也東漢先世遺說稱其府君不敢名也其他皆名之著其人也

右纂輯凡例

聖帝明王之言存於經者莫備於書而厄於世也亦莫甚於書秦燔諸經易以卜筮之書全詩之存也由於諷誦惟書紀政事禮詳制度皆爲當時諸侯王所惡而書之詞尤佶屈不易記故二經多殘闕而書尤甚其爲厄也至矣蓋伏生得二十八篇孔壁增多至百篇當時講師乃各守師承不相通曉終西漢之世惟今文立於學官古文既以巫蠱之難未及行至後漢傳者稍眾然亦惟今文所有各篇其增多之篇無師說絕未有能創通大誼如劉歆之於左氏春秋者是再厄於漢之門戶也永嘉之亂諸篇散亡然使梅氏之書不出巖穴之閒或猶有惜而收之者乃王肅皇甫謐輩遂撰僞書以惑斯世而孔壁之古文乃眞亡矣是三厄於晉之贗作也凡撰僞書欲取信於世雖逸字賸句旁采不遺況幸而存者所據之本固當視他本爲善自唐天寶詔衛包以今文易之於是字畫寖失其眞而聲音乃譌甚是四厄於唐之改字也宋元以來專主義理求其說不得率歸之錯簡其端肇於蘇氏之說尙書康誥而金華諸子又加甚焉刪益移奪無徵不信是五厄於宋元之武斷也
國朝諸儒深窺斯弊每立一說必求有據於古然周秦兩漢之書其引經也不必符本文或以顯易之字易其辭或櫽括數言之義於一言之中使竟據以改數千年相傳之本其可信乎又或不審上下文勢矜其孤證通一窒百是六厄於近儒之强經就傳也烏乎以堯舜禹湯文武之神聖皋陶稷契伊傅周召之遺文掇拾於暴秦之後而丁斯六厄豈不惜哉雖然此自其所蔽者言之耳若夫訓詁名物以及微言大誼之可尋者自伏孔

馬鄭諸儒以迄於今所遞闡而明者蓋亦夥矣語其訓
與事惟時之近古者差足據語其誼則出於後者或反
視前之所見爲更精要在讀者愼取之而已永樸束髮
卽誦習斯經有爲之說者必觀觀而契於心必手錄焉
閒亦附下己意如是者十餘年矣歲辛丑客粵東乃取
而要删之都二十八卷名之曰尙書誼略昔吾家惜抱
先生論學謂義理考據辭章三者必兼備永樸治經竊
本斯義然先生又言說經有數條之善足補前人所未
逮則易專講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永樸之爲此亦
自知其難誠不免於僭越然存之以就質有道或亦先

生之所許也合肥李健父孝廉志古好學見而韙之取
付梓人謂足爲習是經者之一助永樸因誦其所舊聞
略以類區爲敘錄一卷於後世有閎儒達識起而糾其
闕違固夙夜所竊祀以求之者已光緒三十年春三月
桐城姚永樸謹記

敘錄　　尙書誼略附一卷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序

賜進士出身 誥授中憲大夫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吳縣曹元弼撰

昔孔子贊易述伏羲。刪書首堯典。法始於伏羲而成於堯。吾治尚書沈研鑽極久。博稽羣經傳記子史。而知上古聖神繼天出治。因性立教。別人類於禽獸。變草昧為文明。備物致用以利天下。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其功至難。自伏羲氏以聰明睿智乾曜合元之上聖。嗣古天皇地皇遂皇而作。建立八卦重為六十四。以先覺覺民。因人孩提愛親天性良知。教之相愛相敬以相生相養相保。合敬同愛。合智同力。除去天地之災。輔相天地之宜。人倫正。王道興。萬世治法於是權輿。神農氏繼之。黃帝氏又繼之。歷金天高陽高辛。創制顯庸。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至乎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而伏羲氏體仁嘉會美利利天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既濟之功。於是乃大定。凡易大傳禮五帝德武王踐阼祭法諸記。春秋內外傳。所述三皇五帝聖德聖治。於是集其大成。而洪荒以來夏巢冬窟茹毛飲血救死不暇之民。皆安其居甘其食美其服。萬國協和。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其有成功也。故堯典發首言粵若稽古。師說以為稽古同天。言包前聖之盛德至治順天而行與之同功。緯稱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斷遠取近。蓋自伏羲作結繩。黃帝命倉頡造書契。普天大地肇啟屯蒙。而文字初興。記載尚略。至堯命伯夷降典。史文始詳。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六藝羣篇章莫先堯典。而汨作九共槀飫禹貢皆作於堯時。舜典大禹皋陶謨棄稷踵是興焉。故曰煥乎其有文章也。堯舜二典為全書百篇之綱。猶易乾坤為六十四卦之綱。而堯典又為舜典之綱。說詳書唐虞序下

之際。神聖羣興。天將以萬古一時極盛之人才。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洚水警予。實啟聖心。堯獨憂之。舉舜敷治。舜使益掌火而禽獸逼人之害消。禹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八年於外。三過家門不入。十三年九州乃同。開闢以來中國山脈水道於是盡通。而陰陽五行沴氣不復暴作為民大患。后稷教民稼穡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契教人倫。百姓親。五品遜。皐陶制五常之刑。人無犯者。而堯之憂盡釋。治民之功大成。故文王作易繫庖犧於乾五。而用九見羣龍為帝堯在上羣聖作輔之象。九二利見大人為舜

禹升庸之象。坤六五黃裳元吉為舜禹攝天子事之
象。乾坤二卦成而既濟為堯舜禹三聖相繼之象。子
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舜禹盛德大
功惟以代天工熙帝載為民禦災捍患而不自知其
天下之為烈也。自時厥後。更數千年。天下雖有水旱
大患而終古無復四瀆渾流十二州分絕萬國不粒
之禍。雖有暴君亂臣賊民。邪說詖行流毒天下泯亂
民彝而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孝弟仁義之教深入人
心。得明君與之即可撥亂反正。故堯舜禹之治萬世
生民之命由此立。太平由此開。後之君人者由

三

其道則民盡樂生而國治天下平。反其道則民莫得
其死。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昔孔子論世代曰。虞舜
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恭己正南面無為而治。
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粒食
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舜崩有禹代興受
命。作物配天。脩德使力菲飲食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致美乎黻冕。卑宮室盡力乎溝瀆（洫）。百姓以仁遵焉。
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不率先王之明德。荒耽
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
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於死。成湯卒

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
放移夏桀。發厥明德。順民天心（性）嗇為作物配天。制典
慈民。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為
副于天。湯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即位。
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
服。近者說遠者來（至）。武丁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
紂。上祖夏桀。荒耽淫泆。德昏政亂。粒食之民忽然幾
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則嫌於死。乃退
伐崇以客事天子。（客讀為恪同恪敬也）文王卒受天命作物配
天。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

四

也已矣。武王纘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德。光明於
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
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
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短（矩）之相襲也。
（以上孔子語集大戴記少閒小戴記中庸總大論語尚書大傳）論語堯曰篇實舉唐
虞三代大經大法之綱。蓋古聖帝明王立政立教一
本於天命之性。率之以為天下之達道。時之相去數
千年。而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故伊尹樂堯舜之道。湯
誥追文述禹皋陶后稷之功。文王作易根本伏羲。兼
包連歸。武王受丹書於太公。受洪範於箕子。周公制禮

一五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　版又內

單文祖德。言包五帝以來治法。故曰文武之道同伏
羲。降及穆王。由陳古帝命重黎命三后之功。監伯夷
播刑之迪。蓋帝王質文雖世有損益。而脩身及家
平均天下之大本。則天不變道亦不變。雖百世可知
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周衰王迹熄。諸侯相侵伐暴
虐百姓。賊臣篡子滋起。生民將罹戰國紛爭殺人盈
野誅邪交亂率獸食人。終於[illegible]狠秦獨夫政窮凶極
暴啞人吮血焚書坑儒之大厄。上天至仁。不忍創殘
殄戮孑遺餘黎。從此澌滅而不可救。先篤生大聖孔
子。包囊古先聖王至德要道大政大教。以肫肫之仁

五

體天地生生之大德。論撰易詩書禮樂制作春秋總
會於孝經爲萬世預立撥亂興治有治無亂之法。教
授天下英才。世以相傳。俟有王者興舉而措之以重
活我民。六經之道同歸。而易之崇德廣業詩南豳雅
頌之化。禮養欲給求樂象功昭德春秋祖述憲章孝
經博愛廣敬之實事具在於書。孔子刪書蓋取帝王
聖賢之道至美而文完備及可以考見世變足作後
王之鑒者。凡百篇。又每篇取古書舊序審定之。總爲
上下二篇。故師說以爲取百二篇爲尚書。七十子之
徒具聞至言。載在論語禮記。而大學明德親民之條

目。即堯典首章之傳。實書之大義。中庸之中本堯舜
禹相傳之道。實書之微言。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治書之本原。其曰聖人
人倫之至。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
民。賊其民者也。此堯典舜典之總贊也。曰禹思天下
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
此大禹皋陶棄（謨）棄稷禹貢之總贊也。曰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行其所無事也。此禹貢之精意也。孟子
所述舜佐堯治民之詳。蓋皆在舜典中。其述舜事親

六

之事。亦皆據舜典之文。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堯之
舉舜克諧以孝。堯之爲君舜之爲臣。立萬世君道臣
道之極。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立萬世子道之
極。惟孝之至故忠之至。惟忠孝之至故仁民舜（愛）物之
至。史遷稱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乃勞身焦思居
外十三年。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卒成大
功。幹父蠱以釋帝憂。使人得平土而居。天錫洪範。後
受舜禪祀鯀配郊。三聖之仁皆本於孝。故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孟子時百篇之書具在。故堯薦舜舜
薦禹禹薦益之年。舜避堯子禹避舜子益避啟之地。

一一指實如目覩然。其為典冊明文昭昭無疑。且以事理求之。禹稷契皋陶益年相若。益為皋陶子。傳稱益五歲佐禹治水。五歲必十五之誤。以十五佐禹計之至禹崩三年喪畢年百餘歲矣。勢必不能更憂勞天下。天下歸啟而益得遂其讓。此理勢之自然。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唐虞禪讓。天與之人與之。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繼治繼亂不同。而至公無私則一。孟子論湯十一征曰非富天下為匹夫匹婦復讎。民望之若大旱望雨。又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商書湯征湯誓等篇之總贊也。論放太甲于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伊訓太甲等篇之總贊也。又曰武王之伐殷也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以至仁伐至不仁非敵百姓也。此周書泰誓牧誓武成之總贊也。又曰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討其君。天下大悅。以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與禹抑洪水孔子成春秋同功。此又大誥多士成王征多方將薄姑費誓之總贊也。引書至顯

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稱周公曰文王我師也。凡孟子所稱王政。皆文王之政。武王所由定天下。而周公本之以致太平。刑措。成八百年之丕基者。此康誥召誥洛誥無逸君奭周官立政等篇之總贊也。又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明周公以至誠待兄弟與舜之見象而喜同。以此知周公初聞流言必以為殷人反間不疑其出於管蔡。斷無遽然興師誅傷骨肉之理。此金縢大誥之精義也。孟子論書淵源深遠。義理正大。使古帝王立心立政孔子立教神恉如日月中天。昭炳萬古。荀子繼之。亦經緯典謨。大論卓然。橫遭叛道逆徒元惡李斯。讐視其師之學。逢呂政之惡。求媚固寵。播燒詩書以愚黔首。未幾秦斬祚滅族。而斯先身受五刑。天討有罪。豈不大彰明較著哉。聖人之道如太極元氣有消長而無絕息。時則有若濟南伏先生明哲保身。壁藏尚書全經。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經二十八篇序一篇。凡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閒。授張生歐陽生。歐陽氏世傳其學。又授兒寬。張生授夏侯都尉。數傳而有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之學。漢世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書立於學官。武宣閒。民有得泰誓於老屋壁中者。

上於朝。使博士讀而說之。以合於伏生書得三十篇。或并序不數。則仍為廿九。或盤庚中分出中下二篇。顧命中分出康王之誥。或顧命不分而數序。則為三十二篇。伏生書本周時簡策。皆古文大篆。漢興教授齊魯。始易為隸書以通俗。文帝詔太常使鼂錯就受尚書。並受音讀章句。張生歐陽生各以師說就經為解詁。又撰集大義為尚書大傳。是為今文學。終漢四百年傳習極盛。初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孔子十二世孫安國本通尚書。以今文讀古文。

九

其中二十九篇與伏生所傳同。得多十六篇。首尾完具。餘皆朽折散絕。泰誓一篇。亦據當時讀說之本比勘古文。存其異字。以十六篇合二十八篇。置序加泰誓一篇。凡四十五篇。加序則四十六。或盤庚泰誓各分為三。顧命與康王之誥分為二。得三十四。九共分為九。得二十四。總為五十八。加序為五十九。若分序為二篇則六十。於百有二篇全數蓋過半矣。惜二十四篇今文所無者。絕無師說。不能盡通。古人說經至慎。孔君之以今文讀古文也。每字比勘。反覆全經。知古科斗文某字即今隸書某字。其有絕然字異及字句多少者。乃就古文立訓。又當時故書雅記並出。如毛詩周官逸禮春秋左氏傳之等。參互考訂。核其典章事實。以補今學之不逮。口說相傳。別起家法。而平文常義。則皆如今文家說。蓋如後人補注之例。不別為解經全書。其壁中漆書竹簡悉上之秘府。所謂中古文。更如伏書之例。隸寫經文。並逸二十四篇。傳授弟子。以其事其說多與今學異。故別為古文學。未立學官。時太史司馬遷從子國問故。史記載尚書雖據當時立學之本。而訓詁大義多古文說。非獨堯典禹貢微子洪範等篇而已。及成帝時。達才通人劉子政校

十

中祕書。以古文正今文脫簡。著在別錄。至乎東漢。杜伯山魏次仲賈景伯馬季長雅才好博。表章古學。推闡益精。始據古文經本損益今義為之傳訓。至鄭君而其義大備。鄭君於各經皆先通今文。後注古文。易主費氏。而別注易緯乾鑿度等篇。則孟京之義。荀虞所自出者皆包之。書主孔壁古文說。而別注書大傳。則歐陽夏侯所受伏生大義皆包之。故易注與荀虞不相謀而適相成。書注於歐夏存其是而去其非。其論堯舉舜歷試二十年薦之於天。使攝天子事。堯崩三年喪畢。舜讓丹朱。天下諸侯盡歸之。乃即位。舜先

放縣而後舉禹。禹治水功成乃流三凶。於是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皆堯時事。文王戡黎伐崇。雖受天命猶為殷祈天永命。卒得須暇五年。武王即位四年觀兵。六年乃伐紂。初無大祥觀兵之事。周公居東與東征異時事。多方與多士異時作。皆依據書序大傳史記而別擇史文之參差。確乎得天秩人倫之正。事理之當。禹貢兼辯漢地理注。洪範五行推闡伏傳參酌班志。其窮理盡性深通治道之言。散見各篇。皆足羽翼聖經垂範來世。守死善道。集漢經師之成。魏小人儒王肅妬賢亂經。妄肆譏訕。作僞侮聖。塗學者耳目。及晉

十一

永嘉之亂。古文遂亡。而梅賾所獻書得以行。自二十八篇及書序外。所增益經文絶不類唐虞三代文字。且與鄭君所列逸書篇目違戾。傳文亦不類西漢人語。徒以晚出之經掇拾各書所引真古文頗備。又多集善記善言。僞傳亦多襲舊義。是非雜糅。六朝時與鄭書並行。自陸元朗於隋時撰經典釋文。孔沖遠撰五經正義。徇俗尚。失古正。書以僞孔安國傳為主。而鄭注寖微。至宋遂亡。惜哉惜哉。然梅賾書經傳之僞。沖遠亦似知之。其意略見疏中。鄭注引見釋文正義。及他經疏史記集解等。六朝唐人書者尚多。至宋吳氏棫朱子始質言古文孔傳之僞。元吳氏澄明梅氏鷟繼之。宋王氏應麟始蒐采群書解鄭注遺文。 國朝惠氏棟得其孤行傳本。或以為出自定宇託諸伯厚者。必不然也。嗚呼。六經皆厄於秦。而尚書之厄尤甚。尚書為二帝三王承天建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道德治化之實。人類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六經之所以為經。其指要皆在是。自漢撥秦亂。高帝以太牢祀孔子。聞陸賈道詩書。感馬上得不能馬上守之言。命作新語。述式古訓。惠帝除挾書律。文帝用賈生尊儒學。伏生尚書始顯。武帝用董子之言表

十二

章六經。抑黜百家。善兒寬説書。自是帝者知以先王仁政治天下。宰相大臣多用通經術明於大義者。後漢光武投戈講藝。明章之世海内乂安。文治極盛。是用前後四百年間。詔令奏議引據經義。粹然義理之文。藹乎道德之美。兩京盛時。吏治蒸蒸日上。勝殘去殺幾乎成康。各經大師訓詁章句發明聖人妙道精義。以贊政治厚民德。雖家法異同或滯固所稟。而大大義無岐。是以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其後雖更魏晉六朝之亂而卒有唐之治。歷宋迄明屢亂而卒復治。元元之民得出水火而登衽席。

雖綱紀法度不能復古。而敬天修德任賢愛民。與養與
教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樂其樂利其利。一本古先哲
王用康保民之道則同。其間名德大儒輔世長民。自
漢賈董以下。經師如許鄭孔賈。理學如周程張朱。名
臣如葛陸范馬。相與輔翼聖學。啓迪王道。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率彼天常立我烝民。則聖作
明述繼往開來垂教萬世之功至大也。我　朝
列聖德符勲華。道契周孔。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會漢唐宋元明諸儒之說。擇
精語詳。

十三

御纂諸條。皆元德至治參贊化育著為彝教。天下文
明。人才蔚起。純儒滿朝。循吏徧爲甸。兵息刑措。四
海之內軒鼓蓺舞。蹈德詠仁。英儒異能應運接武。紹
千載之荒屯。振孔庭之墜緒。尚書自胡渭以精治禹
貢蒙
聖祖仁皇帝褒獎。閻若璩以疏證古文受
世宗憲皇帝賞識。風氣益純茂淵懿。實事求是。惠氏
棟因閻氏書約而精之。成古文尚書考。江氏聲本其學。
遂將伏孔鄭君所傳二十九篇經文及序。博采漢師
古訓。以鄭君為主。輔以諸家。覃精研思。竭畢生力發
揮旁通。考正詳備。使魏晉以來沈霾殘佚之義。如杲
日重光。闕月復盈。實　本朝書學大師之冠。王氏鳴
盛經學服膺鄭君。義理篤守朱子。作尚書後案。辨傳
疏之積非。申高密之真是。孫就正有道江聲。武更
補其未逮遺說。禹貢地理水道約胐明錐指而益致其
精。段氏玉裁聲音訓詁之學探賾窮源。分別古今文
異字異說。平心核實。名論確當。足為後學準繩。孫氏
星衍據大傳史記馬鄭注。更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今
古文異義各如其說以通之。微言大義美哉備矣。古
文馬鄭之說。諸家搜采既備。陳氏壽祺喬樅父子更考

十四

兩漢書及諸古籍詳推今文源流。据摭遺說。一一分析
同異是非。為尚書大傳定本及今文尚書經說考。平
直精善。絕無爭門戶執意見之弊。嗟乎。經學盛衰與
世運隆污民生休戚相維繫。叔澐鳳喈若膺淵如恭
甫諸先生。當乾隆嘉慶極盛之時。道一風同。天下和
親安平康樂。以承
上化。士君子行己有恥。學道愛人。則古昔。稱先王。敦
勵忠孝。被服仁義。故經學之純如此。樸園先生承家
學。當咸同間。雖崇極而圯。邪說已作。而有曾文正胡
文忠左文襄討逆定亂。天下翕然復歸於正。及乎光緒

之初。我　先師瑞安黃漱蘭先生督學江蘇。以經史
實學經濟氣節教士。元弼不敏。竊好經術。光緒甲
中科試經古覆試命題。擬呈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
疏與今本尚書並行表。猥以淺學為師激賞。評云於
今古文源流瞭如指掌。髫年宿學。大是奇才。及中拔
萃科進謁。勗以古名臣之業有體有用。奮彦英英。博學
篤志。砥名礪行。王益吾前輩繼任。蕭規曹隨。學風日
盛。孰意數年後國步艱難。詖邪漸作。儉人奸謀。欲以
亂經為亂天下之先聲。履霜堅冰。推厥由來。蓋自道咸
間矜奇立異之徒。厭讀書而喜盜名。惡鄭學之平

正通貫不易穿鑿。且有詩禮注疏。文累數百百幾。非
躁妄倉卒所能通。且前後自相表裏。不可橫決斷章
致陷矛盾。而樂今文說之零文碎句所存無幾。可借
以馳騁胸臆。浸淫不已。遂至離經畔導非聖無法。借漢
人有為言之偏主之說。隳壞法亂紀貽誤蒼生之禍。
此豈今文之過。實謬託今文誣聖經以文姦言之
罪。元弼於各經說及述學詩注力闢甚詳。我生不辰。
遭屯離蹇。三綱絕紐。四海倒懸。自維讀聖賢書。識忠
孝字。蒙　國家養士之恩。受
先帝特達之知。閉門避世。治易十有七年。以究否泰
剝復消息。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旨。成周易鄭氏注
箋釋周易集解補釋二書。又發抒平生心得為孝經
中庸大學敷暢其義。荷
聖主褒勉。迭奉言合雅讜。猶古宜年臣頒之　賜。
一息尚存。不敢以老耄自舍。又竭十年力。潛研尚書。
據鄭注為本。集合大傳史記說文偽書古文。馬氏佚注
及禮記左傳論語孟子周秦諸子兩漢書等所載書
說為之箋。而博觀約取。近師胡江王段孫陳諸先生義。
反復深思。彌綸變易釋之。焦氏循說禹貢多有特識。陳
氏澧考漢志地理致確。及皮氏錫瑞王氏先謙書。在

近日今文家最為少疵。多善。悉皆酌取。辨章古訓。會
通典禮。討論時世。句詮字釋。章分節解。目存心歷。尋
繹其語脈。發皇其精神。務使文從字順。一覽而悟。惜
漢武帝初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倪大夫說。以為可
觀。學者多苦尚書難讀。今試以吾說求之。讀堯典臯
陶謨禹貢而知聖人與天合德生安之性自然。慎厥
身修。取人以身。惟聖知聖。為天下得人以安天下之民。
親親賢賢。君明臣良。庶績咸熙。地平天成。禮明樂備。仁
覆天下。聲教訖于四海。而君臣聖賢相與儆戒敬天
憂民。惟幾惟康。讀洪範而知天人相與感而遂通。以

皇極之君用三德之臣。順五行之性。敬五事而學八政。則五福來備。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皇極之極即本易之太極。堯舜禹湯相傳執中之道。為聖學之本。三德即臯陶謨之九德。立政之三宅三俊。先德行而後才藝。為官人之本。讀六誓而知討逆伐暴。一出於義之盡仁之至。湯武征誅。畏上帝而不敢不正。哀下民而不忍不救。民憔悴於虐政。反覆逢洚水益深火益熱。倒懸益急。保抱攜持婦子以哀籲天。恭行天罰以續民生。與禹稷己溺己飢之心同。而費誓師律精嚴。無秋毫擾民。秦誓悔過深切。務求賢利民。亦近於道。讀五

十七

誥而知周公任託孤寄命之重。不敢使文武受命安天下之功自我而墜。先王受民重罹禍亂。至誠孚於天人。故曰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告康叔以文王明德慎罰視民如傷。小人難保天命靡常。若保赤子民其康乂。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視民以德不以刑。殺無胥戕無胥虐。至于矜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引養引恬。召誥洛誥周道之成。而召公戒王汲汲以疾敬德諴小民。勿敢淫用非彝殄戮用乂。惟德之用。上下勤恤祈天永命。周王戒王選賢臣慎所與。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惠篤敘。無有遠自疾。無逸陳殷三宗嚴

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小大無時或怨。知小人之依保惠于庶民。文王卑服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不遑暇食。嗣王無或耽樂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引愆。立政言勿誤于庶獄庶慎。罔用憸人其惟吉士。皆革心匡德之至言。知人安民之要道。周家所以太平德洽禮樂交通長治久安。皆周公篤棐之功而召公贊之。故君奭曰襄我二人式克至于今日休。成王之所以為成。嗣守文武大訓。康王之所以為康。安勸小大庶邦。皆本於此。商書盤庚。周書多方多士。皆五誥之類。盤庚與臣民言。如慈父母勸彊

十八

愚頑之子。周公與殷民言。不責其叛亂之罪。而惟以實理至情啟發其悔悟之誠。皆推赤心置人腹中。君子於此可以觀仁。呂刑雖王德已弛。而恤刑之心惓惓惻怛。訓詞深厚與康誥立政相表裏。其論獄吏之弊。戒以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深觸天道好還禍福自求之理。以此七觀之法熟讀全經。通其訓詁文辭。達其精意。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何病詰詘聱牙何疑乎脫文錯簡哉。元弼不幸。強仕以後。痛遭奴劉中衰。窮新奸命戰無虛歲。民不聊生。鴟義甚於蚩尤。盤誓啟酷於受德。悲鳴餘生。日月

適適。目瞑力憊。忽忽卅九年。獨居深念哀民。念今之無祿。鬱思古之幽情。恨不能就重華而陳辭。感周公而通夢。獨抱遺經。究厥終始。嗚呼。使人類而將滅也。直題横目之倫將盡變而為旁折異覆也。則經籍道熄矣。若乾父坤母之元氣終古不絕。民我同胞猶是肖天地之貌函五常之性。聰明精粹為有生之最靈。則人倫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男女之別君臣之義朋友之信先王代天作民君師數千年以養以教以治以安之道。固不可易也。天下之變多矣。羣類聚而為封建。封建散而為郡縣。而其所以統羣類安封建治

十九

郡縣之道則一。一者何也。曰仁也。仁政莫詳備於書。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剝極則復。否極則泰。未濟反即既濟。吾民必有重被堯舜之澤。不求其所欲而盡得。不憂其所惡而盡去之一日。道不虛行。存乎其人。故不惜其衰邁之年。待盡之精力。念茲在茲。莫殫莫究。杞人憂天。雖無補於國。愚公移山。將有待於後。書既成。藏之名山。副在吾徒。以俟作天牧拯民命者采擇焉。

條例

一典謨誓誥之文。古但稱書。孔子刪定。以其為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道濟天下奠安萬世之訓。尊而命之曰尚書。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又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則尚書二字孔子所題。自是七十子迄於漢初皆稱尚書。伏生大傳歐陽大小夏侯經題皆同。伏生書本周末古文。漢初出壁藏殘。悉教於齊魯。又授鼂錯。始易以隸書。取通俗易曉。至孔壁書出。皆蝌蚪古文。世人不識。孔安國以伏生書讀之。逐字比勘。辨章同異。考正差忒。亦以隸寫之。而文句既不盡同。立說因之有異。別號為古文尚書。以授學者。遂傳至於後漢杜衛賈馬。題目皆同。古文

二十

既別起家法。因謂伏學為今文家。鄭君初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後博通古今文家說。擇精語詳以注古文。此書標題古文尚書。遵鄭本也。

一經二十八篇序一篇。伏生壁藏所得。漢四百年列於學官。孔子國以校孔壁本。自都尉朝司馬遷以後至東京馬鄭而學者傳習益廣。太誓一篇後得。博士讀說入伏書中。孔君亦以校古文。此授受源流明白可據。詳見史記兩漢儒林傳及漢書藝文志。至東晉時晚出古文孔傳行世。而伏生今文歐夏以來所傳孔安國真古文馬鄭所注本皆亡。幸

經二十八篇（除太誓）序一篇。尚存於梅賾書中。其與
今文及馬鄭字句篇次不同者。據釋文正義等
書。一一可考見。今據以為本而詳悉辨證之。詳當
篇及述學詩注。
一經文字句。一依唐石經參以釋文注疏善本。書中
恭遇
列聖廟諱
皇上御名。敬謹缺筆。
一鄭本異文。確見釋文正義等古籍焯然無疑者。從
鄭本。而以偽孔本及他家異文著於箋。餘悉依見列

二十一

學官本。經文至重。不敢輕改。
一太誓篇諸家采輯大傳史記各書薈錄成章。參錯
不齊。今予諦審文義擇善從之。
一鄭君雖據古文作注。而訓義實兼包今古文各家。
如易主費氏而兼綜孟京。詩主毛而博采三
家。所謂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也。書之大義。伏生
已舉子國起家。不過如伏書之補注。非相違而相成。
其餘諸家源遠末分。漢師遺說多見傳記史志。潛
心推索。皆可得其八分合異同之由。今悉采入箋以
補鄭注之闕。孰為今文。孰為古文。孰為本義。孰為
別說。與鄭義孰同孰異。當文即注明。而釋語中更
中詳之。
一鄭注融會大傳史記。折中精當。而遭世喪亂。學者
傳寫不免乖舛。有與本意大相刺謬者。如殛鯀于羽山
之注是也。有各疏所引不同。合校細推乃可得其
本真者。如日中星鳥之注是也。今皆反覆考詳以
正千載積誤。
一鄭注各家輯本詳略不同。以孫氏古文尚書馬鄭
注袁氏鄭氏佚書為最備。今據以為本。損益別裁
之意當文注明。

二十二

一箋中采輯古義。約分十一類。一傳記引書。孔門微
言大義也。一諸子引書。雖不盡純亦信多甚。今斟
酌取之。一爾雅詁訓。所謂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
今語而可知也。一說文所偁孔壁古文。蘇下生武
以今文易古文。許君存其本字也。一書大傳。今文
之祖。歐陽夏侯所撰定伏生說也。一史記。太史公從
子國問故。所受古文說。亦多當時學官今文義。一禹
貢采漢書地理志。洪範采五行志。今古文舊訓備
載其中。一漢代詔令奏議。引書推說。義理深美。文
章爾雅。足裨補經義。一馬氏注。與鄭義相輔。及一五

經異義書緯鄭志各經注涉書義者。一漢石經殘字
各書及漢板所見異文。博觀約取著於篇。
一書亡於秦。明於漢。亂於魏晉間。至宋吳才老朱子。
始辨梅賾書增多之篇為非真古文。至明梅鷟
國朝閻百詩惠定宇而疏通證明確鑿無疑。經
純廟折中論定。而真古文二十八篇序一篇與伏生
所傳同。武帝末所得太誓。漢代立學。今古文家並
傳之者。至江艮庭始創通大義。段懋堂王西莊研
精訓詁者[考]詳制度。孫淵如網羅放失舊聞。陳恭甫
父子更增廣之。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西莊釋禹

二十三

貢及焦里堂多作[又]補胡朏明所未逮。近皮王二家
亦有可頗采者。今削繁增簡。存是去非。貫以數十
年積思所得釋之。孫書言富理博。而文字脫誤至
多。余為一一校正。其閒大純小疵。亦讚而辨之。別
為尚書今古文注疏校補。與此書並行。
一孟子言頌其詩讀其書知其人論其世。孟子論堯
舜禹益湯伊尹文武周公之事皆融貫經文。本孔
子微言大義。為知人論世之準則。推論事理深得
古聖人之心。足以垂教萬世。伏傳孔說史記皆祖
述之。而鄭君尤善折衷。孟[子]又言說詩者以意逆

[志]之是為得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不信書也。亦
如說詩當以意逆之[志]。而不可盡泥其辭。故血流漂
杵之言。非窮兵黷武者所得藉口。若保赤子之言
非愛無差等者所得藉口。凡治書之要有二。一精
考訓詁。一詳繹辭意。訓詁之學。江王段孫諸先生
既宣之矣。愚因其成訓。沈潛反覆。以求每篇辭意。
得其上下分合前後自相表裏反正相生語氣斷
續神怡所在。篇分數章。章分數節。條理分明。脈絡
貫通。有欲增減顛倒而不可得者。昔人苦儀禮難
讀。張稷若先生作儀禮鄭注句讀。分節詳明。而此

二十四

經不復以難讀廢。學者亦苦殷盤周誥等篇難讀。
由吾說求之。當亦開心明目。皎如繹如。因其辭以
得其志。好之樂之不知其倦。尚友千載。所謂君子
樂道堯舜之道者。庶幾於是遇之。
一古文有逸十六篇。鄭注時引其文。雖以絕無師說不
敢為解。原文當附存所注各篇後。魏晉以來。學者
苟趨簡約。不復存錄。遂亡。
一逸篇亡篇之文。諸書所引有篇名者依孫氏附各
篇序下。其無篇名者依江氏總列序後。
一東晉古文經

純廟確定其僞。然以傳記諸子所引古逸之文。蒐采幾備。此外衰集古書精理名言亦多。仍列學官。所謂與其過而去之也寧過而存之。王氏疑皇甫謐所爲。焦氏疑當時隱士所爲。沈果堂阮文達皆謂其不可廢。學者不爲古人所愚而兼得古人之益。辨僞得真而取善無方。斯爲善讀書者。附論於此。

一漢代今古文家尚書多以篇爲卷。述學詩詳論之鄭君當亦然。釋文敘錄稱鄭注九卷。不知如何合并。今箋釋文多。分爲四十卷。加敘錄一卷逸文一卷。凡四十二卷。列目如左。

二十五

目錄

古文尚書　虞夏書

堯典　卷一　卷二

皋陶謨　卷三　卷四

禹貢　卷五　卷六　卷七

甘誓　卷八

古文尚書　商書

湯誓　卷九

盤庚上　卷十

盤庚中　卷十一

盤庚下　卷十二

高宗肜日　卷十三

西伯戡黎　卷十四

微子　卷十五

古文尚書　周書

泰誓　上中下　卷十六

牧誓　卷十七

洪範　卷十八　卷十九

金縢　卷二十

大誥　卷二十一

二十六

康誥　卷二十二

酒誥　卷二十三

梓材　卷二十四

召誥　卷二十五

洛誥　卷二十六

多士　卷二十七

無逸　卷二十八

君奭　卷二十九

多方　卷三十

立政　卷三十一

顧命　卷三十二
康王之誥　卷三十三
粊誓　卷三十四
呂刑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文侯之命　卷三十七
秦誓　卷三十八
書序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凡書三十四篇。序一篇。鄭君所注孔子國以今文讀古文寫定本也。以箋釋文繁。分堯典皋陶謨洪範呂刑書序各為二卷。禹貢為三卷。而秦誓三篇殘

二十七

缺已甚。合為一卷。餘皆篇各為卷。總四十卷。序目逸文各一卷居始末。嗚呼。余自宣統辛亥遭乾綱絕紐。坤軸奔騰。閉門避世。獨抱遺經。與天為徒。與古為徒。深求天道至聖人至德中國開闢以來人倫王政大本大原。前聖吉凶與民同患之旨。君子固窮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之道。潛心治易十七年成周易鄭氏注箋釋周易集解補釋二書。而吾年已六十二矣。又閱十餘年。世事日非。蹙蹙靡騁。獨居深念。撰孝經鄭氏注箋釋以舉六藝總會感發人心天性良知。撰大學通義中庸通義闡聖學精微。高密紫陽同條共貫。撰復禮堂述學詩注。將數十年治經心得每經提綱挈領。舉大義辨源流。開闢途徑昭示學者。而吾年已七十四五矣。其間世禍之烈。海枯石爛。門庭之痛。心折骨驚。風鶴流離。桑榆困病。上念所天。下顧斯民。尸居餘氣。未如無生。而一息尚存仁為己任。此志不容少懈。所欲著書甚多。念尚書為二帝三王聖德聖學施於政治道濟天下之實。平生心得最多。不自量其力小而任重。日暮而途遠。歲在辛巳四月。始撰次此書。至今年而始成。出入十一年。而吾年八十五矣。嗚呼。余少好治經。用力過

二十八

猛。年未三十。兩遭蓼莪之痛。目光早衰。其後哲萎黍離之感。中心苑結。常棣蒙楚之悲。弟影淒涼。師友徂謝。風雨瀟瀟。積悲數十年積學數十年。病目安得不眇。自撰大學通義至於尚書箋釋。皆每章每節所當依據引用之書。屬金志銓表弟嚴鹿笙弟逐字逐句精誦。余悉心靜聽。聽若不審。屬其復誦。至於再至於三。甚至四五。必入耳歷心。如吾舊日所閱一一脗合而後已。每章誦既畢。乃融會經文去取衆說折衷己意。逐字口授書之。書畢又復誦細校。至於三四。乃定稿寫正。時從妹紉秋在余家亦任其

勞。氣竟數年前志銓鹿笙及紉秋皆沒。幸得士友汪頌虎孝康炳蔚陸子丹教員元亮睡為其事以至於今。頌虎積久不懈。寒暑風雨無間者數年。而子丹先後左右之。嗚呼。余竊慕聖人所言仁者先難。而此數君子者亦相從於寂寞之濱共為其難。味於眾人之所不味。余每念儒者立言。千言得當未必有效。一言失當貽誤天下蒼生。況尚書為二帝三王聖學聖政後王所當取法。一謬厥旨。生於心害於政。誣前聖而禍來世。為戾至大。是以終日戰戰兢兢。如臨帝天。如對聖賢。思之思之又思思之。義有纖毫未愜。輒數易其稿。必閒心無憾而後已。耳校口授諄復不厭。必一字無誤而後已。其勞視未失明時不啻十倍。嗚呼。著書之若有若是者乎。雖然。每一篇告成。朗誦經文。神與古會。恍若就重華而遊瑤圖。從周公而觀明堂。每一義創通。切理饜心。恍若從伏濟南孔臨淮鄭北海及諸經師摳衣執經於杏壇之側。聞言於夫子而昭若發曚。若盡回也。樂亦在其中矣。書既成。當以授高材博學王欣夫弟為義詳校而寫副。以求理董於達者而傳諸其人。

辛卯四月．良日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一

曹元弼學

堯典第一　虞夏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大傳說。堯者。高也。饒也。風俗通皇霸篇引。又曰。堯典可以觀美。白虎通曰。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眾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號篇。又曰。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謚篇。

說文曰。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古文作㚧。又曰。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古文作䈞。〔釋曰〕大傳為今文之祖。白虎通用今文說。皆以堯為謚。馬氏用古文說。同。鄭君書注義則以堯舜為名。不以放勳重華為名。考白虎通云。堯猶謚。蓋以為堯舜本名。臣民被其澤。因其名而著尊大之義。謂堯之言高。舜之言充。合帝字稱

之。死後即以為聖德之號。猶後世之有謚
耳。因名著義。如唐虞夏殷周本代名。而以
為唐之言蕩蕩。夏之言樂。夏之言大。殷之
言中。周之言至。蓋古有是法也。孔氏廣森
大戴禮記五帝德補注云。堯舜禹為名。放
勳重華文命皆其號。故孟子稱放勳曰。又
云放勳乃徂落。江氏聲尚書今注音疏云。
堯。帝嚳之子。帝摯之弟也。帝嚳崩。帝摯立。
摯崩。帝堯立。典。經也。常也。法也。言經常之
道可為天下後世之常法也。案書序云。昔
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
于虞舜。作堯典。此篇敘堯事直至舜陟方。
蓋以終堯光宅之功為天下得人之事。君
道之極也。序又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
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鄭本佚篇有
舜典。而今亡。以序推之。蓋敘舜側微時及
歷試時事。孟子舜往于田父母使舜完廩
云云。蓋皆舜典文。舜使益掌火以下。亦約
舜典義。子道臣道之極也。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其有文章。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與焉。及禹吾無閒然矣等章。皆為虞
夏書提綱。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
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
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
者也。孟子親見百篇之書。此章蓋二典之
總贊。今舜典亡而大義已具於堯典。蓋堯
之治民。如天之生人。其德高大博衍。由親
及疏。由近及遠。立之斯立。道之斯行。故以
親九族則九族盡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

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民之所欲與之聚之。故舉舜升八元八愷以熙庶績。民之所惡為之去之。故四罪而天下咸服。

自羲農黃帝以來。備物致用以美利利天下者。至是而無遺憾。法始於伏羲而成於堯。蓋必如是而後真能安民也。舜之事堯。如地之承天。竭力盡能。立功立事。以成君之美道。故堯使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四使編(偏)入百官則百官時敘。使擯於四門則四門穆穆。堯憂洪水之為民害也則舜舉禹(益)。堯憂萬國之不粒也則舜舉稷。堯憂五品不遜人類近於禽獸也則舜舉契。皋陶伯益伯夷夔龍等羣賢為輔。天下大治。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而卒使其憂盡釋。蓋必如是而後為真能事君也。三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本二典。而堯典又為舜典之本。如易之有乾坤然。伊尹樂堯舜之道。周公單文祖之德。孔子祖述堯舜而制春秋。其大要並著於此篇。自世衰道微。離經叛道邪說橫興。不知堯舜治天下為何事。而生民將無噍類矣。撥亂世反諸正。其必自願學孔子樂道堯舜始。

題虞夏書者。堯舜禹之事蓋皆虞史伯夷所記。其作在虞夏閒。故鄭本題虞夏書。蓋承先儒舊題。揚五子雲亦稱虞夏書商書周書。鄭君書贊所謂三科之條也。就虞夏書中分別之。則堯典為唐書。皋陶謨為虞書。禹貢以下為夏書。故說文兩引堯典稱唐書。書大傳亦分別唐傳虞傳夏傳。合殷周為五代。所謂五家之教也。

題古文尚書者。尚者。上也。書務以天言之。帝王治法皆本天道。故孔子尊而上之。書之稱尚書。猶易之稱周易。皆

有精義存也（屬）。稱古文者。孔安國以今文校讀之。傳其說以至杜林衛宏賈逵馬融。賈逵各有注釋說。鄭君初受經於東郡張恭祖。後考衛賈馬之義。并參酌今文各家。擇善而從為之注云。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釋文。放。如字。

稽古同天。三國魏志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書疏也。古天。後漢書李固傳注引作稽同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云若。順也。爾雅釋言稽。考也。文選魯靈光殿賦張載注合也。周禮小宰先鄭注史遷說。帝堯者放勳。賈氏逵馬氏融說。順考古道。魏志馬曰。堯。謚也。翼善傳聖曰堯。放勳。堯名。釋文春秋繁露曰。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楚莊王范升說。主不稽古。無以承天。後漢書本傳曰。一作粤。勳說文古文作勛。釋曰曰。文選注兩引作粤。蓋今古文異字。曰者粤之借。說文。粤。于也。寀慎之詞也。粤若稽古。古史發端審慎尊重極至之辭。言惟順考古道以同於天者帝堯。是曰放勳。為（謂）臣民大其功而尊號之也。若順稽考常訓。鄭據書家所傳微言大義引申字訓。以稽有合義。天為古道所自出。故云稽古同天。蓋上古聖人繼天而作。以先覺覺民。後聖增修其道。備物致用以利天下。稽古所以同天。是以德合天地而帝道備也。賈馬與鄭非有異義。而鄭說尤得作者精意。與孔子稱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合。史記五帝本紀本孔子荅宰予問五帝德篇。據彼荅五帝之下皆有曰某某之文而無名字。放勳重華。蓋如伏羲神農以其功德為稱號耳。

欽明文思安安。

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

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疏【箋云】欽。敬也。爾雅釋詁。馬氏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釋文書說引今文思作塞。安安作晏晏。鄭氏曰。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後漢書馮衍傳第五倫傳陳寵傳注皆引書緯考靈耀稱文塞晏晏。惟馮衍傳塞誤思。陳寵傳建引欽明欽誤聽。段氏皆正之。郅惲子壽傳注引鄭考靈耀注。爾雅曰。晏晏。柔也。釋訓【釋曰】欽訓敬。君德之本。虞夏書欽敬字互見。欽以狀敬之小心翼翼也。鄭云敬事節用者。制節謹度統言皆敬。蓋象天之敬。乾乾不息。允執其中。不過乎物也。子曰。脩己以敬。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聖人心不自足。正欽字之意。欽明序作聰明。各自為文。漢魏人引經皆作欽明。今古文同。惟欽故明。君德莫尚乎明。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成性存存。則

八

光明正大。常如日月中天。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也。欽明則盡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經之以天。緯之以地。順治萬物。條理燦著。故文。欽明而文。則能通天下之志。深識獨見。吉凶與民同患。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建中立極。豫防天下萬世之弊。故思。思今文作塞。塞。實也。寒之假借字。思塞一聲之轉。義各別而並通。思者明之用。塞者欽之驗。誠明皆聖性也。欽明文思。則居寬行仁。博德而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大）和。故安安。今文安作晏。義同。馬說欽明文思皆據周書謚法解。威儀表備。孫氏據彼文謂當作悉備。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純備彼文作純一。道德純一曰思。周書蓋已借思為塞。故馬字用古文義取書（今）文也。吾友馬氏貞榆以中庸說此文。謂欽即齋

九

莊中正足以有敬。明即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文即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塞即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安安即寬裕溫柔足以有容。意頗近之。執義一則用心固。故以當塞。其次序不同者。所從言之異耳。學者以經證經。不必語語求合。而深造自得。左右逢原。見知見仁。其益正无方矣。

允恭克讓。

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疏箋云允。信也。詁釋克。能也。言釋說苑曰。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甚。迄今而益章。敬慎讓今文作攘。漢書曰。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師古曰。攘古讓字。藝文志荀子曰。堯讓賢。以為民。尚賢推德。天下治。成相釋曰詩假樂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王氏鳴盛謂堯致時雍後。孜孜釐工熙績。至七十載猶然。是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恭而曰允。德盛禮恭。由中達外。恭出於至誠。有敬無怠也。又曰。義勝欲者從。讓而曰克。樂善不倦。至公無私。讓出於自然。有義無欲也。允恭所以措天下於至治。克讓所以得天下之人才。說文。攘。推也。今文作攘正字。古文假責讓字為之。大戴記說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蓋括欽明文思安安言之。又云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蓋形容其允恭也。又云富而不驕貴而不豫。蓋見其所以克讓也。史記本之。惟豫作舒。舒猶慢也。皆謂不以位為樂而惟善為寶。陳氏澧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也。

此述帝堯之德。非當時史臣不能言之。曾南豐云。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也。并其深微之意而傳之。蓋亦聖人之徒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

十一

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箋云（詩書疏一）光或作橫。或作廣。爾雅曰。光。充也。釋言格。至也。釋詁格一作假。說文。假。至也。虞書曰。假于上下。（人部）釋曰光者。至德之光。由充積於中而盛明於外。洛誥曰。明光上下。勤施四方。孝經曰。光于四海。與此義同。爾雅孫炎本云。光充也。故今文或作橫被。或作廣被。光廣橫聲通義相引申。爾雅郭本作桄。蓋橫之

十二

異體。說文引經作假。蓋壁中本文。孔氏讀為格。假格古今字。據各書所引。則今古文俱格假並見。江氏云。充被四表。橫言之。至于天地。縱言之也。孝經援神契云。德及于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于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是至于天地之事也。以上一章。言帝之盛德。謂順考古道以同於天者帝堯。是曰放勳。其德曰欽曰明曰文曰思曰安安。又信恭而能讓。是用光耀及四海之表。至於上天下地。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

克明俊德。

俊德。賢才兼人者。禮運注 疏箋云明。猶尊也。俊。大也。夏小正傳以上一義 以禮大學記引作克明峻德。說為自明。鄭氏曰。自明明德也。峻。大也。平當說。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克明峻

十三

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漢書本傳此又一義 史遷作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司馬貞曰。訓。順也。釋曰此節明帝德光被之實。俊峻字通用。皆訓大。馴訓順三字通用。馴訓皆順也。王充論衡程材篇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充習歐陽尚書與平當同。而當引作峻。充引作俊。蓋今文俊峻互見。古文當俊同。史記作馴者。與諸家所引皆異。馴與㑺

峻聲近。竊疑壁中本假馴爲俊峻字。孔安國讀爲俊。亦可作峻。史公以其事字特異。存其舊文。説史記者就本字解之。讀同今文五品不訓。釋爲順。理亦通。俊德。大德也。謂聖人至德萬善皆備也。馴德。順德也。謂率性而行。先得人心之所同然也。皆即上文所謂欽明文思安安恭讓之德。大學所謂明德也。鄭彼注云。自明明德。而此注以明爲明揚。以俊德爲大德之人。惟帝能自明其大德。故能明大德之人以共治天下。皐陶謨云。慎厥身修思永。大學言明明德於天下以脩身爲本。自明明德也。中庸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能明大德之人也。聖人治天下之大德。合人己而一之。故大學上云先慎乎德。下云惟善爲寳。中庸脩身即繼以尊賢而後及親親敬大臣以下諸事。

十四

其理一貫也。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釋文睦。親也。後漢書班固傳注

箋云 五經異義夏侯歐陽説。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疏引古尚書説。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春秋左氏桓六年傳疏馬鄭同。既盡也。易既濟鄭注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言究也。親疏恩愛究竟也。宗族曹植説。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求通親親表

釋曰 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詩葛藟序云。王族刺平王。下云棄其九族。漢書稱高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則古義九族皆指同姓。但記云。睦於父母之黨。可

十五

（一）

謂孝矣。則同姓九族之外。凡當親者固盡親之。既睦者。皆倫理恩義篤也。自親九族以下。皆自明大德所為。而以大德之人輔之。皐陶謨曰。惇敘九族。大學所謂齊家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辯。鄭易平為辯別也。章。明也。後漢書劉愷傳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史記集解箋云周語韋氏說。百

十六

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語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為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為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姓名史遷平作便。皮氏錫瑞以為亦本今文今文作辯史記索隱今文作辯章作辯。詩采菽正義書傳作辯章或亦作平。白虎通引釋曰平章。釋文不出鄭本異字。疑注首當云平讀為辯。引者略之。或鄭變平為辯。如詩箋易經字而釋之之例。此字

十七

蓋古文作平。孔氏以今文校之讀為便與。洪範王道平平同。訓為辯。與論語便便言同。史記鄭注皆本之。其今文字各書所引多作辯辨。或作便。或亦作平。音義實同。蓋平便聲轉。便辯辨聲同。辯辨又通用。平章者。辯別而章明之也。稱百姓者。上古人民無別。伏羲氏別男女定夫婦正父子而民始有族類。後聖吹律定姓。凡公卿百官有

功於民者。原其所以生。賜之姓以統其族。其後宗支蕃衍。又別為氏。此大夫士宗法之所由起。而典樂教冑。成均之法。自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皆教之修德學道。是以百官族姓成才實多。父子兄弟世濟其美。內有以保族宜家。外有以立功立事。此封建世祿之制所以可行。如堯育重黎之後。使

十八

掌舊職天地之官。庶績咸熙。其後元愷同升。四門穆穆。皆辯章而昭明之效。皋陶謨曰。庶明勵翼。大學家齊而后國治。治官為治國之本。官正而國治。則民無不被其澤矣。楚語云能言能聽徹其官。謂能言其官之事。所謂敷奏以言也。能聽治通徹其官之職。所謂明試以功也。物。事也。謂就其事功賜之姓。白虎通所言。易類族辯物之事。所以明人倫。楚語所言。禮序爵辨言之事。所以育人才也。事相因。義相備。百姓昭明。則凡民之家俗倫理亦由此正。側陋之賢能亦由此興矣。　又案劉愷傳注先引經辯章百姓。乃引鄭注辯別也。似鄭經文作辯。釋文失載。若然。則棘下生以今文校古文。讀平為便若辯。古文家傳其說。因以孔所讀字易經字。鄭本承之。如說文偁易孟

十九

氏提既平。而虞氏傳孟易作祇。其訓則同。惠氏棟及江氏則疑壁中書作釆。孔讀為辨。僞孔氏因釆字古文與平篆相近誤為平。說亦通。但經文至重。無確據未敢從。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箋云史遷協作合。邦作國。漢書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

廿

畫壄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

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協和萬國。地理志黎。衆也。釋詁於。歎辭也。詩文王傳變。改惡爲善也。禮記中庸注時。是也。釋詁雍。和也。釋訓廱廱和也。雍廱同。應劭曰。言衆民於變是化。用是大和也。漢書成帝紀注協。一作叶。論衡齊世變。今文作蕃。韋氏曰。蕃。多也。漢書成帝紀注一作卞。漢孔宙碑釋曰言堯盛德所同。由諸臣而諸侯。合和萬國。巡守述職。考禮一德。使小大庶邦皆篤於仁義。養老尊賢。勤民恤功。衆民無不得其所。於美乎變化從上。於是大和。於者。歎其變化之神。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此大學平天下之事。皐陶謨所謂邇可遠也。蕃卞皆與變聲近。蕃者。言陰陽和而民衆蕃盛。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卞孫氏謂即弁之俗字。弁有槃音。大也。樂也。言民皆和親安平康樂也。音轉義變。亦通。應氏讀於如字。蓋於

二十

時二字。省文則但曰於曰時。然於變之義。當以讀如於緝熙於穆爲善。雍雝之雍變以上一章。總論帝之盛治。言帝能自明其大德。并明揚大德之人與共治天下。由近及遠。其化如神。以親睦九族。則九族盡睦。辯章百官族姓。則羣臣父子兄弟皆誼美恩明成才衆多有明德而無幽昏。由是協和萬國諸侯。則衆民變化大和。所謂明明德於天下

二十一

也。司馬温公謂此章爲大學之道所本。蓋克明俊德。即明明德也。親九族至於黎民於變時雍。親民而作新之。皆止於至善。爲萬世聖學聖治所自出。親九族由孝德而推。極於協和萬國黎民時雍。孝經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明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也。易乾元亨坤。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利貞成

既濟。萬國咸寧。於此經見之矣。

乃命羲和。

高辛氏（一引無氏字）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犂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犂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周禮疏序）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疏此語數馬同）箋云 馬氏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釋文）以上古文說。魏相說。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漢書本傳）漢書曰。厤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迺命羲和欽若昊天。（律厤志）又曰。堯命四子

以敬授民時。是為政首。（食貨志）以上令文說。釋曰 上既述堯聖德聖治。此以下言明揚大德之人。成天平地開虞夏之治垂萬世之法。聖人治天下必資賢輔。於時乃命羲氏和氏。紹古重黎之職。順天文。授民時。為釐工熙績之本。令文家以此羲和即下仲叔四子。此舉其綱。下詳其目。於文義似已協矣。古文家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謂此羲和與下仲叔四子異人。此羲氏和氏之伯。總掌天地。下其仲叔。分司四時。如周禮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馬鄭皆云然。蓋羲和本重黎之後。重黎在高陽高辛之世。以深明天地五行歷數為公卿大臣。正六官之職。六官之制自古而然。迄於周代。管子言黃帝有六相。（孫疏下文已引之）左傳說少皞氏鳥名官。鳳鳥氏為歷正。合下五鳩為司徒司馬等

五官。即六卿。顓頊時金木水火土五正。并稷爲田正。亦六官。高辛承之。官制當同。夏書乃召六卿。曲禮言殷制。天子建天官太宰合下五官。與周禮大同。前後相推。唐虞亦六官可知。國語稱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即曲禮太宰統太宗太史太祝等官及司徒掌土地人民之職。左傳稱重爲句芒黎爲祝融該爲蓐收脩

二十四

及熙爲玄冥爲四時之職。句龍爲后土后土即社爲地官。則稷爲天官可知。農事必審天時。故古以屬天官。與太史等通職。此經敬授民時主爲農事。周語稱稷爲大官。農祥晨正。王將耕耤。太史告稷。稷告於王。稷官司天。於義何疑。周公爲冢宰。七月之詩歷陳天時農事。蓋后稷遺教。且金木水火但云某正。惟后稷后土稱后。蓋以天地之官特尊之。重黎等六正皆職掌重要。王官之伯。六府肇修。功烈盛大。封爲上公。祀爲貴神。豈伯但星歷專家而已。史記楚世家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若僅太史馮相保章之職。豈能使之誅亂。重黎世敘天地。由高陽歷高辛。能光融天下。揚子雲云。羲近重。和黎。近其職之重可知。大傳舜初又有羲伯和伯在八伯之列。即此羲和

二十五

之後。則堯時羲和仲叔以卿官兼主方岳可知。蓋上世聖人觀象於天。創造歷法。其事至難。故必以聰明睿知非常才德之大臣掌之。歷法必推測多歷年所而後明。故顓頊重黎之法至堯命羲和乃定。書缺有閒。雖巨復見遠流。而天官合五官爲六。重黎羲和職掌重大。則傳記實有明文。馬鄭之說義據通深。不可誣也。

欽若昊天。

箋云史遷欽若作敬順。今文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曰皇天。古文說。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鄭氏說。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詩黍離疏　周禮大宗伯疏　禮書疏）說文。昦。（隸變作昊）春為昦天。元气昦昦。从日夰。夰亦聲。（夰部）秋天也。从日。文聲。（日部）虞書說。仁覆閔下則偁旻天。（從段氏訂日部本）釋曰文今說本爾雅。惟昊蒼二字與今文互易。據鄭君駁五經異義及許書君說文。則四時天號各有取義。諸經稱天。但論其義。不拘其時。今古文說互通。此敬天授時。取元氣廣大博施之義。

尊而大之曰昊天。正欽若之意。經發首言欽。欽。敬也。此云欽若昊天。又云敬授民時。下又有寅賓寅餞敬致之文。寅亦敬也。聖人於事無不敬。而敬天勤民尤為出治之本。故此章言敬如此其詳。歷法蓋創自伏羲。觀象於天。至此始備。順考古道。以順天而行與之同功。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歷象日月星辰。

〔星辰為二〕。（疏此約義。非原文。故界畫別之。）箋云史遷歷象作數法。李尋說。書曰。厤（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又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桴（枹）鼓之相應也。（漢書本傳）釋曰江氏聲云。秝。（讀若歷）讀為秝日月而迎送之之秝。象。讀為聖人象之之象。日一日行一

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二十八宿環列于天四時迭中者也。日月之會曰曆。古文辰分二十八宿之度為十二次。是為十二曆。若所謂星紀玄枵諏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之津是也。史公以訓詁代經。據釋詁訓曆為數。據易象法則效同義訓象為法。謂推算日月星辰之行度。法象其出入合會見伏。以授民作事之時也。鄭此注以星辰為一。正據下星鳥星火等文。日月所會之辰。即二十八星之行度也。

二十八

敬授人時。

箋云大傳說。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人時。疏 急則二句見太平御覽十一 史記曰。堯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麻書 徐幹中論曰。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黷。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麻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康樂。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無失也。麻數 人時。諸家引經多作民時。**釋曰**食為民天。王政首農。而農事必順天時。故審天象定曆法以授民。曰敬授者。重之至也。孔子言道國特云使民以時。孟子論王政首稱不

二十九

違農時。皆此意。大傳據下中星為說。鄭意正如此。此總掌其法耳。各書引此經多作民時。民人義同。容師傳異字。或者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農事及諸大政皆用人正。謂之正歲。故此云敬授人時。下云歲二月東巡守。與周禮豳風義正同。　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為一章。分六節。此以上節第一節。今文家以為羲和即下仲叔。此舉其綱。下詳其目。古文家以為此羲和之伯。總掌其法。下仲叔四子分司其事。要其大義一也。

分命羲仲。

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仲叔亦羲和之子。周禮疏序　堯既分陰陽為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為[官]。[之]又主方岳之事。是為四岳。聖賢羣輔錄注　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周禮疏序　[釋曰]分命者。今文家以為歷象授時之事。分命四子掌之。古文家以為羲和之伯官稷與司徒者既總掌天地陰陽。定歷象授時之法。又就中分之。命其仲叔四子官秩宗司馬士共工者。各主一時之政。並掌方岳之事。此節言羲仲治東方。測日景度地居民。佐天子春分朝日。布春政於天下。法象日星。觀察民物。以順天授時。下三節可例推。

宅嵎夷。曰暘谷。

[箋云]史遷宅作居。下同。嵎作郁。暘作湯。馬氏曰。嵎。海嵎也。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釋文　後漢書曰。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傳　[夷][東]宅。今文作度。周禮縫人注引宅西為度西。明宅嵎夷等諸宅字今文皆作度　嵎古文本作

堣。說文曰。堣夷在冀(江云。當為青。)州陽(段改為暘)谷。立春日。日值之而出。从土。禺聲。尚書曰。宅堣夷。(土部)又曰。暘。日出也。从日。易聲。虞書曰。曰暘谷。(日部)令文嵎東夷作禺銕。(釋文引考靈燿或作嵎銕。)暘谷作崵谷。說文曰。崵。首崵山也。在遼西。从山。易聲。一曰嵎銕崵谷也。(山部)銕或作鐵。誤作鐵。(書疏卷二夏侯等書為宅嵎鐵。夏本紀索隱令文尚書帝命驗作禺鐵。鐵並鐵之誤。)

【釋曰】史公據釋言訓宅為居。王者養民。必先安其居。書序稱帝堯光宅天下。又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孫氏云。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然則經言羲仲掌此東方居民之事也。下宅義倣(放)此。令文宅為度者。方言云。度。居也。義同。戴氏震云。當從朱子說作度而訓為度日景。與周禮測日南日北日東日西合為一義。案度景量地。正建國居民之要。

宅嵎夷曰暘谷者。言羲仲自帝都而東。度地居民至東表嵎夷。其地謂之暘谷。凡嵎夷南交西朔方。皆指四表之地。暘谷昧谷幽都。皆以義取名。曰者。指其地而稱之。與上文帝堯曰放勳中候帝舜曰重華文例同。故鄭知下節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也。嵎夷。據禹貢在青州。其地正東。故馬據為說。海嵎夷之地名。夷上當脫萊字。謂海嵎萊夷之地。測景之處名為暘谷耳。嵎之言隅。暘之言陽。嵎夷暘谷是海隅出日之處。經云寅賓出日平秩東作。自當在正東。說文云。日值之而出。與史記作湯谷為日出之地合。故江氏謂冀州陽谷冀當為青。說文以崵為首崵山。在遼西。下云一曰嵎銕崵谷。謂一說此崵字為嵎銕之崵谷。非首崵也。夏本紀索隱引令文禺鐵。下云在

遼西。別一義。或司馬貞申說語。孫氏據此及范書以(渾言)爲在遼海之地。則偏東甚矣。(實則嵎夷在正東。自海隅)(萊夷更推而遠之。書尋嵎遼東。即舜分嵎營州。後世爲高麗地。帶德)或以爲今朝鮮地。古屬青州。又從馬說推而遠之(光宅固及)。經字古文作禺堣夷暘谷。皆正字。今文作禺銕暘谷。皆假字。堣禺並轉作嵎。假封嵎字爲之。銕或作鐵。同字。並讀如夷。鐵又鐵之誤。史記作郁夷湯谷者。嵎郁聲轉。暘湯聲通。湯谷見楚辭淮南。郁夷亦必見當時故書雅記。子長以證經之嵎夷暘谷。亦以訓詁代經字之例。

三十四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謂春分朝日。作生。(疏)箋云寅敬也。(釋詁)賓當爲儐。(周禮司儀注)說文曰。儐。導也。从儐人。賓聲。擯。或从手。(人部)史遷寅賓作敬道。(道導字通)平秩作便程。下同。寅或作夤。(李仲璇孔子廟碑作夤賓　集韻引下文)(賓淺)平馬作苹。曰。賓。從也。苹。(普庚反)使也。(釋文)令文平作辯(周禮馮相氏注引辯秩東作等)或作辨。(索隱引書傳)秩古文本作辯。說文曰。辯。爵之次第(弟)也。从豊从弟。虞書曰。平辯東作。(豊部)大傳說。春迎日於東郊。謂春分迎日也。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略說)蔡邕獨斷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于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民人事君之道也。秋分夕月于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孟子趙氏說。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萬章篇)

三十五

釋曰

史公寅賓爲敬道。以訓詁字代經而通其假借。江氏段氏皆以寅爲夤之假。說文。夤。敬惕也。書寅字古本多作夤。爾雅寅敬之訓。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李注引亦作夤。賓儐古通用。江氏云。周禮司儀賓亦如之賓使者如初(二字原誤一之字)之儀。鄭皆云賓當爲儐。下文賓于四門。鄭亦以賓爲儐。案

寅賓為賓儐之借。故訓敬導。說文儐擯同
字。禮經則以儐為禮賓字。擯為接賓字。故
鄭注賓于四門云。賓擯。江氏引稍混。寅賓
出日。謂佐天子春分朝日。敬導方出之日
也。馬訓賓為從。如諸侯咸來賓從之義。日
將出從而迎之也。帝命驗曰。春夏欲早作。
故令民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蓋引
申導日之義合東作說之。平讀便訓辨。說
見前。說文引經作平豑。蓋壁中本文。豑本
爵之次第。引申為率作興事勸課次第之
義。經傳通作秩。音同義近。史公訓程。程秩
一聲之轉。亦次敘課率之義。馬作苹同伻。
謂使敘其事。釋文於此始出馬氏異文。則
上文平章馬與諸家同矣。平秩東作。謂辨
別次序日東行青道而萬物作生之事。布
天下之春政也。易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

三十六

也。記曰。東方者春。故春事謂之東作而屬
於春官。易曰。利用為大作。又曰。天施地生。
其益无方。東作以農事為主。而凡行慶施
惠助天地生殖萬物之政皆統之。夏小正
月令所言。其遺法也。下三時準此。鄭訓作
為生者。三農生九穀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詩東
方未明疏　周禮挈壺〔或〕此字以為日見 氏疏無宵中字也字今增
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月令疏
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
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
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
見。舉仲月以統一時。疏　案孫疏載注如 此但皆舉正中二語
似孔沖遠分別馬鄭及僞孔語非注本文 上日中宵中者二句及星鳥星火以下
馬氏同
星鳥。鶉火之方。詩七月疏 殷。中也。釋文馬同 春

三十七

秋。言溫涼也。文選陸機樂府注　〔箋云〕馬氏曰。古制
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
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
亦五十刻。疏　史遷仲作中。下同。易虞氏說。
震二月卦。日中星鳥。敬授民時。故以耕播。
益卦　〔釋曰〕言晝日之漏與夜齊。於冬夏長短
為適中。星則朱鳥七宿鶉火之次七星或
張星昏時正在南方之中。以此日度星象
正仲春之節氣。得寒暑之中。轉以推季孟。
使歷無先後時之失。順天而動。舉事必時
也。詩疏引鄭注以日中為日見之漏與不
見者齊。馬氏所謂晝夜漏各五十刻。月令
所謂日夜分。以日見地上為晝。此古法也。
月令疏謂鄭說日中星鳥以為晝五十五
刻夜四十五刻。此東漢時法。兼日出前遠
曜日入後餘光各二刻半言之。鄭以古法

三十八

為主而兼時制。注文脫誤日久。致被王肅
之誣。今合兩疏細推訂正如此。下日永日
短注亦就文訂正。蓋孔氏詩書疏本二劉。
禮記疏本熊皇。所見此節書注皆脫誤本。
各得一偏。沖遠刪定時不能勘其會同。乃
於詩書疏並譏鄭誤。不知鄭注書緯明謂
九日增減一刻。若如詩書疏所引書注。則
春分至夏至。夏至至秋分。秋分至冬至。冬
至至春分。皆止增減五刻。而禮記疏所引
春分日中漏刻。又與詩書疏所稱日永漏
刻同。豈有鄭君如此顛倒乖錯矛盾自陷
之理。記疏所引一條。可藉以發千古之蒙。
然亦非全文。以為上必脫一或字。學者詳
之。江氏云。于文日出一上為旦。一者地也。
昏从日从氐省。氐下也。言日氐下也。然則
日出乃為明。日入沒即為昏。且此經言日

三十九

第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2版反內

日中。下經言宵中。互文以見春分秋分晝夜同。無有修短。安有損夜益晝之法乎。案此鄭所以先據古制後采或說也。星鳥者。鳥。謂朱雀。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合成朱鳥之象。分鶉首鶉火鶉尾三次。柳星張當鶉火之次。而七星居中。張與連體。故馬鄭云七星中。大傳云張昏中。鄭云鶉火之方。明在鳥象中次者春分時為南方正中之星也。二十八宿分四象十二次。四仲之月皆中次之中宿見於南方正中。或連體之宿相近並見。於春舉其象。於夏舉其次。於秋冬舉其宿。互文。明皆主四象中次之中宿也。星鳥星火堯典皆在仲月。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夏昏火中者。鄭意以為堯典舉全月。月令領朔惟舉月初。後月之朔與前月下旬無甚異。晉宋以後漸推

歲差。江氏聲云。恒星右行于天。六十九年彊半而移一度。則日躔于恒星亦六十九年彊半而差一度。月令距堯時千九百餘年。則恒星移二十餘度。故遲二十餘日至季春而昏七星中。此當堯時。則春分之昏七星中矣。殷中。釋言文。中亦正也。經於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春為陽中。秋為陰中。鄭云春秋言溫涼。春溫秋涼在寒暑之中也。聖人之道莫大乎中正。二分二至當四仲之月。居震東兌西離南坎北之正位。天之中正也。聖人欽若昊天。後天而奉天時。允執其中以各正萬物之性命。法象在此。書易同義。中仲古字通。

厥民析。鳥獸孳尾。

箋云 史遷厥作其。釋言文下同。孳尾作字微。高誘說。厥民析。散布在野。呂覽仲春紀注列子說。

孳尾成羣。張湛曰。孳尾。牝牡相生也。黃帝篇注說文曰。孳。汲汲生也。子部字。乳也。子部尾。微也。尾部[釋曰]厥民析。謂其民散布在野。就東作之事也。詩所謂四之日舉趾也。孳尾。據列子義謂鳥獸胎孕孳育。牝牡以尾相交接。史公作字微者。孳字乳聲通義同。尾微聲通義同。蓋以字訓孳。以微訓尾。謂物感春氣生育。孳乳微弱。此王政所以安萌芽養幼少也。江氏云。國語魯語云。鳥獸孕。韋昭注云。謂春時。又云。鳥獸成。韋云。謂立夏鳥獸以成。是則春時鳥獸方字乳而尚微也。案聖人體天道以厚民生。因明四時出入動息自然之節而教導美利之。又推以及鳥獸。察其感時變化而阜蕃之。因以驗時氣之和否。省政令之得失。所謂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順理之使不失其所。可以贊天

四十二

地之化育者也。此第二節。言命羲仲治東方布春政於天下。

申命羲叔。宅南交。

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疏[箋云]申。重也。釋詁文大傳說。中祀大交霍山。鄭氏曰。五月南巡守。祭大交氣於霍山也。南交王氏引之以交字為衍。是稱大交。書曰宅南交是也。注見通鑑前編又說。堯南撫交阯。水經淹水注[釋曰]既命羲仲。又命其叔。故曰申。下申命和叔同。宅南交者。言羲叔自帝都而南。度地居民至南表南交之地。南交蓋霍山之南荊州極南之界地名。或以為交阯。即今安南地。帝德光宅固宜及之。而度景至此。或似過遠。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者。經四節立文一例。東西北所宅之地下皆有曰某某之文。不應南方獨闕。大傳云。元祀代泰山。中

四十三

祀大交霍山。秋祀柳穀華山。幽都弘山祀。皆以氣言。蓋宅嵎夷宅南交等。皆四方測景所極之地。曰暘谷曰昧谷或作柳穀等。皆以四方之氣名其地。與其地本名通為一義。嵎之言隅。夷之言柢。言東隅物柢地而出。是日出之谷。故曰暘谷。南者大陽正位。生氣交暢。萬物相見乎離。故南交宜曰明都。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是南

四十四

方稱明之義。西稱昧谷或稱柳穀。北稱幽都。亦皆以氣名之。凡寒暑溫涼之氣由日之進退。曰暘曰明曰昧柳曰幽。皆據日以言。暘。日出也。昧柳。日入也。明。日中天也。幽。日伏地也。日尚其中。經於日出日入日伏皆著其象。豈日中之明反略不言。春秋皆稱谷。則冬夏宜皆稱都。谷者出入之處。都之言聚。南方陽氣所聚。北方陰氣所聚也。

北稱幽則南自稱明。故鄭知經闕此三字。大傳西稱柳穀北稱幽都皆見經。南稱大交與經一字同。東稱代不見經。而與經意可會。蓋七十子後學者相傳古說。雖文有參差。而以氣名地之義由此昭然著明。南交當有明都之名即由此可推而知矣。又云南撫交阯者。蓋言帝德光被所至。或據大戴禮少閒篇及墨子等文。以交阯與幽

四十五

都相對。謂不當更有明都之文。不知古人引書錯舉往往而有。交阯未必即南交。即謂大戴等書掇取此經。於北舉下句幽都。於南舉上句南交。於東西則更舉出日納日之文以括所宅所名之地。本隨文便。非取畫一。安在其為本無曰明都三字之證乎。鄭以此三字為摩滅者。我友陳氏慶年謂古本當有摩滅之迹。說甚有見。蓋曰明

都句。令文脱。壁中古文此處漆書摩滅空
闕約三字。孔君以令文校古文。遇闕處當
據補。而此處令文所無。不能補。故但依伏
本寫經授史遷等。而别著此說存疑。古文字
家師師相傳。賈馬等典中秘書。嘗見其
摩滅之迹。鄭君逮聞而載之注以達經意。
非敢改經也。王氏引之謂明都不見傳記。
豫州藪孟諸史記作明都。非極南地。不知
昧谷柳穀。傳記亦絶無聞。南交稱明都。與
豫州藪初不相涉。何妨各自爲名。又牽合
合大傳謂經當作宅南曰大交。鑿空改經。
殊失之。　或云。南交即交阯。南方曰蠻。雕
題交趾。故地名交阯。經謂之南交。則取南
方生氣交暢之義。

平秩南訛。

【箋云】訛。化也。釋言史遷訛作譌。蜀大字本毛本如此。集解

引僞孔傳字同。或作爲。索隱云。爲依字讀。孔安國强讀爲訛。官本據此改作
南爲。並改集解。令文作譌。馮相氏注引辨秩南譌。葉林宗影鈔宋本釋文
譌作僞。一作僞。漢書王莽傳。【釋曰】平秩南訛。謂辨
别次序日南行赤道而萬物化育之事。布
天下之夏政也。易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
相見。南方之卦也。記曰。南方者夏。故夏事
謂之南訛而屬於夏官。訛俗字。當作譌。江
氏云。譌。化也。夏氣任養。化成萬物。故曰南
譌。謂助天養之政令。夏官辨敘之也。案南
訛亦以農事夏耘發育禾稼爲主。而凡助
天養化。如五行傳稱仲夏朔令振貧窮惠
孤寡之等皆統之。史記訛作譌或作爲者。
蓋裴氏小司馬氏所據本各不同。或小司
馬所見集解字亦作爲作如字解而以僞
孔轉讀爲非。愚謂壁中古文當作爲。孔君
依令文讀作譌以應爾雅譌化也之讀。令本

（作）訛。古文家相傳至馬鄭義皆同。僞孔襲之。
故釋文不出馬鄭異字異訓。爲本有化義。
譌僞皆從爲聲。僞亦化也。義見荀子。凡聲
近字多相假借。古字假借之法。有省借。有
增借。如堣夷今文堣作禺。此省借也。夷作
銕。此增借也。此經爲字今文作譌作僞。正
𡰥作銕之例。增加偏旁。特从言人从異耳。
譌俗作訛。猶銕之轉爲鐵誤爲鐵也。釋言
譌化正訓此文。爲字古音近譌。故孔讀爲（作）
譌。爲與化聲近。俗書譌作訛亦因此。或漢
世以隸寫經。未廢此字。此經爲譌僞三字
音皆當從譌同吪。義皆當從爲訓化。

四十八

敬致。

箋云周禮馮相氏曰。冬夏致日。釋曰詩疏
引下文鄭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嶽之事得。
則夏氣和。江氏據以說此文云。致。致日也。
謂立八尺之表。視其晷景。夏至之景尺有
五寸爲短之極。短極則氣至。無伏陰之患。
是夏氣和也。案江合馮相氏注推之。良是。
蓋敬測日景以求地中。由此正地之東西
南北。及各地寒暑風陰之常度。以驗氣之
乖和。政之得失。馮相氏言春秋致月冬夏
致日。經獨於夏言之者。舉一隅以（見）三時。大
司徒職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四十九

亦據夏日至而言。月令四時之閒有中央
土。此不言者。易坎離震兌居四正水火木
金子午卯酉正位。乾坤艮巽居四維辰戌
丑未皆土。而坤土在未。託位於火。當四方
四時之中。夏至致日景。自地中而分正四
方。正土位。故特於平秩南訛下著此文。
即明堂中央之政土也。羲和測四表之景
雖各自帝都而出。而日東日西日南日北

之差。必自土中分之。周禮建國之法。唐虞已造其端矣。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日長詩疏作永者。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或以爲十三字令補日見之漏六此字令改原誤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周禮挈壺氏疏日不見之漏三十五刻。原誤四詩東方未明疏星火。大火之屬。詩七月疏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同上箋云永。長也。釋詁馬氏曰。日永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詩東方未明疏白虎通曰。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凡十二時日見有其八。故極長也。日月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傳曰。大火者。心也。釋曰言晝日之漏遠多於夜。於四時爲極長。星則蒼龍七宿大火之次房星與心星昏

五十

時正在南方之中。以此日度星象正仲夏之節氣。無伏陰干陽。轉以推季孟。使令無失時。與春政同也。鄭注日永數語脫誤尤甚。今參合各疏細校上下文義讀正如此。說詳前。高注呂覽謂夏至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足正鄭注誤字。星火者。火。謂大火之次。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合成蒼龍之象。分壽星大火析木三火。氐房心在大火次中。房最在中而心與連體。孔氏云。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爲火。案大火爲次名。非獨心星。而心得專名大火。亦往往合房爲稱。故鄭云心火大火之屬。大火三十度。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皆屬之。而房心居中。心又與次同名。故大傳云主夏者火。經言仲夏星火。夏小正云五

五十一

月火中。而月令火中在季夏者。經以二分二至之氣統四仲全月。月令須朔在月初。季夏之朔昏火中。則仲夏下旬房心固已中矣。故上注云仲夏之昏星心中。此注云夏至之氣昏火星中。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者。蓋統敬致說之。測日景正漏刻觀星象皆所以驗時氣也。後人論堯典與月令多以歲差為說。詳星鳥下。

厥民因。鳥獸希革。

夏時鳥獸毛疏皮見。(詩斯干疏)【箋云】因。就也。希。(同稀)疏也。(並說文義)鼂錯說。鳥獸希毛。(本傳)【釋曰】夏時農功尤繁。其民相就助耘耨。鳥獸暑時皆毛落希少皮見。皮去毛曰革。鼂錯說與鄭同。蓋受之伏生者。 此第三節。言命羲叔治南方布夏政於天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史記集解)【箋云】史遷分作申。西作西土。昧一作柳。(集解徐廣說)今文作柳。(卷書疏二夏侯等書昧谷為柳谷。)周禮鄭氏說。柳之言聚。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大傳說。秋祀柳穀華山。鄭氏曰。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昧或作蒙。(漢書郊郊祀志注張張晏說)【釋曰】分命義同羲仲。史公作作申。蓋傳寫誤。或以羲仲初命既云分。三子承其後故皆云申。然馬鄭注本及鄭周禮注引此經文同。則今古文皆作分矣。宅西曰昧谷。言和仲自帝都而西。度地居民至西表之地。其測景之處名曰昧谷也。經但言西不言西表地名。史遷作西土。蓋增字以足經文。竊疑西者。即西表之地山若邑名。秦漢隴西有西縣。其名當有自來。易卦兌位正西。兌山之名或因古測景之處

柳(桺)穀之祀取義。故鄭據言之。若禹貢西被
流沙。以論帝德光宅所至則然。度景亦似
過遠。大傳言中祀大交霍山。秋祀柳(桺)穀華
山。幽都弘山祀。弘山即恆山。幽都即幽州。
幽都去恆山非絕遠。則南交去霍山。柳(桺)穀
去華山。其遠近推之可知。蓋亦如海隅萊
夷之去岱山耳。或推而遠之。疑事毋質。並
存其義。昧令文作柳(桺)。鄭周禮注作度稱西

五十四

曰柳(桺)穀。與大傳合。周禮故書柳(桺)作㯖。蓋昧
㯖聲轉。㯖柳(桺)聲通。由此字變。柳(桺)訓聚。賈疏
謂日將入色赤兼有餘色。則大義不殊。谷
正字。穀借字。昧又作蒙者。張晏注漢書以
蒙谷與暘陽谷對。陽即暘。蒙即昧。蒙昧聲
通義同。陳氏喬樅云。爾雅西至日所入為
大蒙。淮南子日淪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
即昧谷也。論衡說日篇云。儒者論日。旦出

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
也。或因柳(桺)谷而為之說。○三國吳志虞翻
傳注翻奏鄭注書違失曰。古大篆丣字讀
當為桺。古桺丣同字而以為昧。甚違不知
蓋闕之義。段氏曰。如虞言。則鄭尚書本作
丣。鄭云丣讀當為昧。虞意令文作桺近是。
故非之。以愚審之。丣丣二字易混。壁中必
是丣字。鄭於雙聲求之。讀當為昧。若壁中

五十五

是丣字。則鄭豈不能比合令文桺穀為說。
伏生作桺。孔壁作丣。形與聲皆略相似。虞
不細考。謂壁中與伏生合。妄譏鄭君。案段
意壁中本作丣。鄭以丣為昧之假借字。非
寅丣字本義。亦非丣字誤文。蓋丣之言冒。
冒蒙昧皆聲轉義同。日出為暘。則日入為
昧。故鄭讀丣為昧。與爾雅大蒙淮南蒙谷
正同義。鄭不破丣為丣者。丣丣相對。東不

稱丣谷則西亦不稱丣谷。今文桺字。因與丣形聲相近而變。其訓為聚。無庸牽合。虞誤認鄭本丣字為丣。故妄譏之。其說甚精。然鄭本經果作丣。鄭讀為昧。則與偽孔本直作昧者大異。且鄭以前賈馬等丣字何說。釋文何不一及。書疏史記注何以亦皆無文。竊疑虞氏習經桴鼓閒。未嘗典祕書見壁中本。徒據桺字从古文丣推之。以為

五十六

桺丣同聲同字。今文桺縠古文當止作丣字而讀從桺。謂鄭本作昧為誤。其實非真見作丣之本。故但云古大篆。不云壁中古文。亦猶分北三苗因篆體𠔁字似公而謂經是公字。乃受同冒因同字與曰相似而謂經本作冃。非真有作公作冃之本也。此經壁中本即作昧。今文作桺。音轉字變耳。仲翔好以古字說經而未得見真古本。又露才揚己。輕議先達。故有此失。然其易學自獨有千古。足補鄭君逸象。且其人亦氣節之士。非王肅輩比。鄭君中行。仲翔狂狷。蓋皆聖人之所與也。說詳述學詩自注。

餞寅納日。平秩西成。

謂秋分夕月。疏 箋云。餞。送去也。說文食部 史遷寅餞亦作敬道。納作入。大傳說。寅餞入日。辯秩西成。傳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命

五十七

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馬氏曰。餞。滅也。滅猶沒也。釋文 集韻引書寅淺納日。云馬融讀。二十八獮 釋曰。史公寅餞亦作敬道者。道即導字。陳氏喬樅云。導兼有迎送二誼。周語候人為導。此迎來而導之也。孟子導之出疆。此送往而導之也。寅賓者迎日出。故曰敬道出日。寅餞者送日入。故曰敬道入日。索

帝命驗云。春迎其來。秋送其去。無不順。故寅賓寅餞皆訓敬道。大戴禮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即此義。寅餞納日。謂佐天子秋分將夕月。先敬導餞送將入之日。納入同義。禮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經春秋皆言日。則夕月前當先夕日矣。日君象。臣於君有朝朝暮夕之禮也。鄭云秋分夕月者。江氏云。魯語少采夕月。韋注云。夕月以秋分。此

五十八

下言宵中。則是秋分。兹言納日。則是夕時。案日以照晝。月以照夜。經言納日。又言宵中。則此時日往月來。皆致其敬矣。馬訓餞為滅。轉為沒者。釋文引文不備。據集韻則馬氏原文當有讀餞為淺之語。蓋丁氏在左右采獲得之。淺有薄迫將盡之義。細繹馬意。出日納日皆當就人言。寅賓出日者。敬從其方出而出之。寅餞納日者。敬候其將沒而納之。然終覺迂迴。此字今古文皆作餞。書大傳固有明文。釋文正義不出鄭注異文異義。則偽孔訓餞為送。實襲鄭注。淺非送義。疏絶無分別字義之語。則古文相承亦作餞甚明。段氏分別淺餞未當。帝命驗曰。秋冬欲早息。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亦引申送日之義。平秩西成。謂辨別次序日西行白道而萬物收成

五十九

之事。布天下之秋政也。易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功成則說。記曰。西方者秋。故秋事謂之西成而屬於秋官。西成亦以農事收斂為主。而凡省刑罰薄稅斂平獄訟除民害助天成物之政皆統之。大傳云助秋殺者。以生道殺民。除殘去賊。正以保我黎民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挈壺氏疏 或以為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二十字令補 虛。玄武中虛宿也。詩七月疏 箋云 史遷宵作夜。釋文 言殷作正。周禮鄭氏說。宵。定氏昏也。書曰。宵中星虛。司寤氏注 釋曰 言夜之漏刻與晝齊。於冬夏長短為適中。星則玄武七宿玄枵之次虛星昏時正在南方之中。以此正仲秋之節氣。使歷無失誤。得寒暑之中也。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之所成。故皆言殷。明正而且中也。此史公殷作正。或傳寫誤。廣雅。殷。正也。中與正大分亦同耳。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合成玄武之象。分星紀玄枵諏訾三次。女虛危當玄枵之咨。而虛星居中。春言象。夏言次。秋冬言正中一星。互文。鄭注增句以仲春例推之。說詳前。

六十

厥民夷。鳥獸毛毨。

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周禮司裘疏 箋云 史遷夷下有易字。說文曰。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从毛。先聲。讀若選。毛部 毛或作毴。司裘注 釋曰 釋詁。夷平易也。史公以易代夷。臧氏琳謂史記夷字衍。是也。厥民夷。謂農事少。民得安居平易也。鳥獸毛毨。謂毛更生整理。漸盛可選取也。周禮注云。中秋鳥獸毴毨。釋文。毴音毛。惠氏以毴為髦之誤。段氏則謂此字从隼毛聲。孔安國已易為毛。鄭從壁中舊文引之。然說文何以無此字。姑從蓋闕。 此第四節。言命和仲治西方。布秋政於天下。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箋云 史遷朔作北。爾雅北方有幽都。釋地 大傳說。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萬物

六十一

伏藏之方。伏藏之方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吁曰吸也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又說。幽都弘山祀。鄭氏曰。十有一月朔巡守。祭幽都之氣於恒山也。北稱幽都。淮南子曰。西北方曰幽都之門。高誘曰。幽闇。都聚。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墜形訓　釋曰申命義同義叔。宅朔方曰幽都。言和叔自帝都而北。度地居民至北表之地。其測景之處名曰幽都也。經云朔方。不言北表地名。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傳曰。方。朔方。近玁狁之國。朔方雖為北地大名。而測景之所或有專名朔方者。詩即所稱蓋其地。去恒山亦不甚遠。若禹貢云朔南暨聲教。則

六十二

帝德光被至荒服以外。漢武所置朔方郡或且過之矣。釋詁云。朔。北方也。故大傳史公皆作北。冬呼吸萬物而藏之內。故曰幽都。鄭云北稱幽都。高氏淮南注所說正其義。幽都即幽州之地。山若其後舜分冀州之域燕以北為幽州。蓋即取幽都為名。大傳云吁吸也者萬物之終始。蓋括下朔易言之。○日月星之行皆至北而伏。故北方者伏方也。伏則不見。故謂之幽都。於八卦之位值坎。坎陽陷陰中。幽也。天行無一息之停。伏於此即起於此。日月星之行皆起於北。終則復始。故北方謂之朔方。朔。始也。月三十日滅藏於癸。即與日會於壬而光漸生。故月日一謂之合朔。三辰之行皆自北而東而南。萬物皆相見。故南稱大交。當謂之明都。卦位值離。離陽顯陰外。明也。冬夏

六十五

皆稱都者。九家易義姤卦陽爻聚於午。復卦陰爻羣於子。都者羣聚之意。然姤卦陽盛於上而一陰生下。坤化成物。陽功得陰而化。故夏曰南訛。至秋則化而成矣。故曰西成。復卦陰盛於上而一陽生下。乾以易知謂變易。陰極陽生。乾元息坤。故冬曰朔易。至春則易而動矣。故曰東作。易出復初。一陽初起。萬物之始。朔易之義。乾初九潛龍勿用。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故大傳說辯在朔易以伏物言。天地生氣流行不息。秋殺冬藏。正啟歲發生之本。朔易者。保養萬物於內。惟伏故能動也。易書精義相表裏。學者宜細參之。

平在朔易。

箋云在。察也。釋詁 大傳說。辯在朔易。朔。始也。傳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

六十四

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御覽二十六時序部十一 或稱大傳云便在伏物。索隱史遷同。釋曰平在朔易。謂辨別考察日北行黑道而萬物成終成始變易之事。布天下之冬政也。易曰。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記曰。北方者冬。經例稱北為朔。故經例冬事謂之朔易而屬於冬官。北稱朔。即易消息終於坤亥出乾初子之義。

天行左旋。自北而東而南而西而歸於北。復從北起。終古如此。故冬至為歷元。朔易與南作東南訛西成相對。御覽引大傳明舉經文辯在朔易。且訓朔為始。而索隱謂大傳云便在伏物者。陳氏謂伏生兼存異文。皮氏錫瑞謂大傳係伏生沒後歐陽張生各述所聞故不同。愚謂辯在朔易。經文也。便在伏物。或傳解經之語變易經字而

六十五

述之以顯經意。史公以訓詁代經正此例。
大傳訓朔為始。而引傳曰云云皆伏物之
義。度其下當有伏物之語。且明終則有始
之義。特殘缺不可考耳。謹蓋藏閉門閤等。辯
察伏物。正為來歲更始之備。是即所以在
朔易也。周公曰。冬日之閉藏也不固。則春
之長草木也不茂。易曰。艮。萬物之所成終
而所成始也。詩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
六十六
此室處。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皆其義。三時事多。當次第
課率。故言秩。冬主考察蓋藏。伏而有待。故言
在。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刻。或以為六字令補四
十五刻。於時最短。周禮挈壺氏疏昴。白虎中宿也。
詩七月疏箋云馬氏曰。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
漏六十刻。詩東方未明疏白虎通曰。冬節夜長。冬
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凡十二時日見有
其四。故極短也。日月釋曰言晝日之漏不及
夜。於四時為極短。星則白虎七宿大梁之
次昴星昏時正在南方之中。以此正仲冬
之節氣。無愆陽爍陰。則歷不違天令不失
時也。鄭注補脫六字說詳前。高注呂覽謂
冬至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
六十七
十五。與或義同。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
參合成白虎之象。分降婁大梁實沈三次。
昴在大梁中。昴字从日卯聲。形聲非會意。
或以西方宿宜從丣。未是。

厥民隩。據文選注則鄭本作奧。釋文失載。或以隩奧通字略之。鳥獸氄
毛。釋文。氄如勇反。

奧。內也。文選赭白馬賦注箋云史還隩作燠。馬氏
曰。隩。煖也。氄。溫柔貌。釋文氄毛。壁中古文作毴

髦。說文曰。毴。毛盛也。从毛。隼聲。虞書曰。鳥獸毴髦。而尹切。又人勇切。毛部今文作褎毛。說文。𣯍而隴切𣯍部𣯍錯說。鳥獸毳毛。本傳釋曰冬時氣寒。民皆入室內隱奧之處避寒就煖。鳥獸皆生柔耎細毛以自溫。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故云內。奥正字。隩假借字。史公讀隩為燠。與馬義同。說文稱書兩文不同。蓋毴為孔

六十八

壁古文。褎疑亦伏壁舊文。毴正字。褎借字。𣯍則毴之隸變。飾讀易字。音義皆同。𣯍毛即毳毛。謂細毛豐滿也。毛正字。髦借字。禮聊夕記既注今文髦為毛。則褎毛為今文審矣。 此第五節。言命和叔治北方。布冬政於天下。

帝曰。咨。汝羲暨和。

箋云咨嗟。暨與也。釋詁史遷省此文。釋曰咨。嗟歎而命之也。蓋愼重官人求賢若渴之誠意發於聲者。帝命羲和六子各有所職。而事相聯職相通。故總呼而命之。暨者。臮之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紀時事。公羊隱元年疏箋云史遷作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

六十九

正四時。朞。期之變體。壁中古文作稘。說文曰。稘。復其時也。从禾。其聲。唐大徐本作虞。段氏謂凡引堯典皆當作唐書。書曰。稘三百有六旬。禾部又曰。旬。徧也。十日為旬。从勹日。勹部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也。王部白虎通曰。月者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日月又曰。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

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為一歲也。四時〔釋曰〕朞。一歲天行周而復始也。孔君讀朞為朞。從令文假借通用字。史公作歲。六旬作六十。定作正。皆以訓詁代經。有。又也。言天行一周。凡三百又六旬又入六日之限。而一歲十二月。月常數三十日。又大小月相間。日月之行不齊。於其閒置閏月。以有餘補不足。使四時啟閉分至不失其常以成歲。

七十

著之為歷。為奉時立事之本。江氏云。朞。謂二十四氣一周。復其始之時也。朞則禾一熟。故字从禾。與秊同意。一歲二十四氣為日三百六十五又四分日之丅入六日之內。故經舉全數言之。案天行至健。一日一夜繞地左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七政皆隨天左旋。日日行一周天。不及天一度。月日行於周天之度又

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行日進。則日月之行日見為退。故術家謂之右旋。據其不及之度以為所行之度。故洛書甄燿度云。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周天。自冬至至來年前（冬至）一日帀二十四氣謂之歲。鄭注周禮太史所謂中數曰歲也。月行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

七十一

三弱而周天。又越二日有餘而與日會。謂之合朔。故考靈燿曰。九百四十分為日〔一〕。二十九日四百九十九分為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故兩月一大一小而有餘分。積十二合朔歷四時謂之年。鄭注太史所謂朔數曰年也。歲氣盈五日有奇。舉其成數為六日。年朔虛五日有奇。亦舉其成數為六日。故曰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實則合氣

盈朔虛止十一日弱。歷三年多三十餘日。勢將以正月為二月。二月為三月。以次遞遷。又其久將春為夏。夏為秋。秋為冬。而四時不定。歲不成矣。聖人觀象於天。見每月斗建一辰。而三年之內。必有一月斗指兩辰之間者。適符氣盈朔虛合積成月之數。且前月中氣在此月朔前。後月中氣在來月朔後。而節在此月中半。與他月不同。於

七十二

是置以為閏。而時之春夏秋冬。月之孟仲季。由此終古不忒。而歲得以成。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自伏羲分天度黃帝作甲子以來。至是而歷法始備。所以成天道俾民不迷為萬世法。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是其義也。聖人制法。皆因天道之自然。日行一周天。從旦至旦謂之日。月與日一會。從朔至朔謂之月。晦朔弦望。有目共見。斗月建一辰。而閏月指兩辰之閒。亦有目共見。閏月非聖人設法以彌縫氣朔。乃三年中於常月之外實多此一月。晦朔弦望皆備。此天自然之象也。朔數與中數相為經緯。每月一節一中。自歷元十一月朔冬至而後。由漸推移。節恒在月初。中恒在月中。而閏月之前中在月杪。閏月之後中在月初。

七十三

後月之節在閏月中半。故周書曰閏無中氣。春秋傳曰舉正於中。謂中氣必在正不在閏也。每月中氣恒月在中。閏前後兩月獨在月杪月初。然以是月分屬兩月。則月月初之中氣仍在其中耳。三歲一閏五歲再閏。而閏必在前後兩月中氣之閒。與斗建相應。故置閏前後相去時有推移。至十九年七閏為一章。則氣朔餘分齊。積四千

千六百十七年日月皆無餘分。復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此天自然之數也。歷法微妙。而日月星則人人共見。中國以農事為重。有閏以正四時。而星鳥星火星虛星昴之象無差。凡民一望而知。事無失時矣。故置閏為歷象之樞紐。此聖人用其中於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鄭君云啟閉分

七十四

至不失其常者。啟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為八節。有閏月而後各當其時也。令之妄人。不察歲年之自相經緯。妄改歷法。破壞月體。詭變名實。襲李斯焚書愚民趙高指鹿為馬之故智。塗民耳目。以亂天常。幸而往時欽天監疇人子弟猶存。歲歷猶有可考。以待剝極而復行夏之時放唐之文焉。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箋云史遷允釐作信飭。工作官。庶績咸熙作衆功皆興。熙。令文或作喜。揚雄劇秦美新或作美。漢書律歷志

釋曰史公訓釐為飭者。江氏云。鄭注易噬嗑象傳云。飭。猶理也。箋詩頌臣工云。釐。理也。則釐飭同誼。工官。臣工傳誼。餘皆本爾雅。以訓詁代經。陳氏澧云。漢書藝文志云。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令語而

七十五

可知也。此謂尚書古文。觀於史記采尚書以訓詁代正字而曉然矣。如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庶衆也。績功也。咸皆也。熙興也。皆見釋詁。其一二字以訓詁代者。如寅賓作敬道。方鳩作旁聚。寅敬也。鳩聚也。亦見釋詁。此所謂讀應爾雅也。案允信已見前。書允字最多。王道成於信。民無信不立。信莫信於時。聖人與四時合其序。信如

四時也。時正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信飭百官無或廢怠誤亂。而衆功皆興矣。熙或借作喜。音近。或訓美。義近。　此第六節。總命羲和置閏正時。○自乃命羲和至此為一章。定歲歷授民時垂萬世法。陳氏澧曰。克明俊德以下三十字。記帝堯數十年所行之政。簡括極矣。至命羲和一事則詳述之。且以釐百工熙庶績歸於此事。蓋自黃帝迎日推策。至是而歷算之法始備。故詳述之。且自古及今。上至朝廷。下至小吏。凡行一政事。必標記年月日。此即所謂釐百工也。若無歷日。則事皆紛亂矣。故以治歷為要務也。治歷專為授時釐工。非以矜奇鬬功巧也。兩漢三統四分諸法雖疏闊。當時固可以授時釐工矣。明代此學衰敝。西洋人乃以此自衒。阮文達公割圜密率

七十六

捷法序云。中土之書。明明布列。步天之士。藹藹周行。是所望也。此提倡中土歷算之學。其意深矣。槩聖人師萬物而不為萬物所蔽。我

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窮極天文歷法之精微。兼采西法以正近代之疏失。而一折衷於先王成憲。是為大中至正永無流弊之法。阮氏陳氏所言。蓋預見今日倍上蔑古用夷變夏之禍。欲撥人心之亂而反諸正也。

七十七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箋云 疇。誰。釋詁 庸。用也。說文用部 史遷作堯曰誰可順此事。馬氏曰。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疏 疇。壁中古文作𠷎𠷎。說文曰。𠷎。詞也。从白。𠷎聲。𠷎與疇同。虞書帝

曰𠷎咨。白部釋曰自此至績用弗成。言帝求賢之勤得人之難。以起下文舉舜之事。疇。壁經作𠷎。說文云詞也。段氏謂詞上當有誰字。與𠷎字直訓誰義近。疇蓋今文段借字。孔君讀𠷎為疇也。咨嗟。孔疏云。嗟人之難得。王氏先謙云。方言疇誰。繼以嗟歎。堯獨憂深念。史臣狀其語聲如此。愚謂許云誰詞。蓋將嗟歎而發聲躊躇慎難之意。咨者。嗟歎而命之之詞。下文咨十有二牧。謂咨命十二牧也。唐虞命官之詞皆曰咨。舉得其人。則俞而咨之。下文俞咨禹俞咨垂等是也。未得其人而求之。則疇而咨之。此文疇咨是也。疇咨若時登庸。言於誰乎咨命能順是者升而用之。即繼羲和之職也。史公作誰可順此事。蓋櫽括下文若予采而言。順此即若時。事即采。時是也。是此也。

采。事也。皆以訓詁代經。馬則以若時為順四時。

放齊曰。胤子朱啟明。

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也。史記正義箋云史遷胤作嗣。朱作丹朱。啟作開。馬氏曰。胤。嗣也。釋文朱。壁中古文作絑。說文曰。絑。純赤也。虞書丹絑朱如此。糸部釋曰釋詁胤嗣同訓繼。啟者。启之借。說文。启。開也。史皆以訓詁代經。以朱為丹朱者。朱後封於丹。故皋陶謨稱丹朱。史據言之。古人內舉不避親。故放齊不以舉帝子為嫌。朱蓋質非昏愚。但以其開明之才用之不善。放齊見其表未知其實。以朱他日能當嗣位。宜因才其才而習之政事。故舉之。如書傳說太子迎侯之意。記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言皆由下升。故以應登庸

之閒。實失帝旨。說文引丹朱字作絑。此文當同。淮南泰族訓云。雖有天下而絑勿能統也。與壁經合。

帝曰。吁。嚚訟。可乎。

箋云 吁。驚也。說文口部 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僖二十四年傳 訟。爭也。說文言部 史遷作頑凶不用。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訟馬作庸。釋文

釋曰 吁。驚異之詞。放齊舉非其人。故帝驚異歎之。嚚訟。言朱不忠信而好爭辯。史公作頑凶者。頑嚚同類。凶蓋訩之省。詩節南山傳云。訩。訟也。禮中庸注凶頑連文。即頑凶之例。蓋漢時習用語。故史以代經。可乎。言不可。史以不用釋之。因於下似似恭漫天負命毀族下皆云不可。以足經意。或以下不可二字皆經所無。遂疑此可乎二字為後人所加。大謬。馬作庸者。古

八十

字假借。訟或作頌。頌或作庸。蓋古文傳讀變易。義則同也。嚚訟與開明似是而非。開明者。是非各當。言必有中。嚚訟者。變亂是非。桀人口給。居官則以私智僨事。為君則拒諫飾非言莫予違以喪其邦。聖人至公無私。知人如神。故能灼見其子之惡而不用。 此第一節。言丹朱不可用。帝所以他日求得舜而授以天下。

帝曰。疇咨若予采。

箋云 采。事也。釋詁 史遷說為堯又曰誰可者。馬氏曰。采。官也。釋文

釋曰 放齊舉丹朱不可用。帝急於求賢。故又曰於誰乎咨命順予事者。史記凡帝曰皆作堯曰。此獨稱堯又曰。明兩文相承。上云順此事。已括采義。故此但云誰可者。史公說經或約舉大意。此其例。馬讀采為寀。釋詁云。官也。寀。下文咨

八十一

四岳舉鯀。與此雖異事。時亦相近。皆為舉舜張本。故下節史文亦稱又曰。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共工。水官名。（史記集解）其人名氏（當為字）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疏）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周禮疏序）箋云都於。鳩聚也。（釋詁）僝舊本作僝。史遷驩作讙。方作旁。鳩作聚。僝作布。馬氏曰。僝。具也。（釋文）鳩壁中古文作救。說文曰。僝。具也。从人。孨聲。虞書曰。旁救（汲古閣剜）（段作方鳩今依宋本）僝功。（人部）今文作逑。僝作孱。說文曰。逑。聚斂也。从辵。求聲。虞書曰。旁逑孱功。（辵部）釋曰驩讙聲同通用。都於聲近。歎美辭。方旁鳩聚僝布皆訓詁字。說文。旁。溥也。方聲。廣雅釋詁。方。大也。又云。旁。大也。義同。古書通同（用）互見。僝訓具。備具則布列也。說文

兩引書。段氏謂人部旁救當作方救。方救僝功。古文也。旁逑孱功。今文也。近之。方救借字。旁逑正字。蓋孔壁古文作救。伏壁舊文作逑。經師皆讀為鳩。從當時通用假借字。僝正字。孱借字。釋文作僝。與許書合。今注疏本多作僝。僝之異體。方鳩僝功。謂大聚眾善備具功事。蓋張大其辭以求帝用。以帝之聖神。臣下豈敢任意欺罔。小人欲竊取權勢。亦必以小善自見。為徒黨標榜之資。但病根在心術。終必為大姦慝。若後世王莽王安石是也。經傳言共工有三。一為水德之君。見春秋傳禮記。一為顓頊高辛閒姜姓諸侯。見國語。一為少皞氏不才子。則此工共也。鄭注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云云者。上經云若時。此云若予采。史括之曰順此事。承上命羲和言之。則此事即指

義和之職。義和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令求賢任官未得其人。則庶事多闕為帝憂。此釋采字兼事與官二義。鄭注與經意史文皆密合。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箋云史遷說為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春秋傳作靖譖庸回。恭令文或作龔。漢書王尊傳 滔。慢也。詩蕩傳 白虎通曰。使民務仁立義無

八十四

滔天。壽命 **釋曰**孫氏云。史公靜為善者。埶文類聚引韓詩曰。靖。善也。靜與靖同。違為僻者。文選西征賦注引薛君云。回。邪僻也。周語注。違。邪也。違與回同。滔為漫者。漫與慢同。案易大傳象也者像也。像。似也。象與像同。帝言共工徒善其言而其用則邪僻。貌似恭而心實慢天道。江氏云。靜言。巧言也。象恭。令色也。愚謂靜言庸違。是行與言反。

不用中為常道而用邪僻。所謂小人反中庸也。象恭。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滔天。為不善無所不至。小人而無忌憚。不虞天性。不畏天命也。如此之人。非不知善之當為惡之不可為。而邪僻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後世僉人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民怨不足恤。飾淫辭以文姦者。正襲其故智。孔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

八十五

信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與帝論共工之姦同意。或謂[疑]帝知共驩之不可而當時並列於朝者。蓋人才難得。使貪使詐。偏長可取。聖人皆欲節制而變化之。驅而納之於善。及其長惡罪不悛。狀衆著。天下之民皆曰不可。然後去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靜言一作靖譖者。譖。讒也。謂其言近似有理以讒謗人。是[作]用邪僻也。恭作龔者。假借字。

此第二節。言共工不可用。驩兜與之朋比。他日所以同放流之。

帝曰。咨。四岳。

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詩崧高疏作方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分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齊骸鯀之誤體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周禮疏序箋云史遷作堯又曰嗟四嶽。下咨嶽岳字同。咨或作諮。白虎通號篇四或作三。儀禮觀禮疏或以四岳為四方諸侯。漢書百官公卿表釋曰此與上二節雖異事而時相接。故史亦稱又曰。嗟者。歎而命四岳舉人也。岳者。嶽之古文。史皆作嶽。咨作諮者。蓋今文假借字。三者。四之古文。鄭說與經義史文密合。蓋自孔子國遞傳至衛賈馬者。江氏謂大傳惟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泰山霍山華山

弘山各有兩伯。鄭注以元祀為舜假文祖之年。維時四嶽已有八伯。則八伯置當在前。自是以羲和氏子死而分置。大傳八伯。陽伯儀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文闕。此在堯時。當別自有人。而見於經者惟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他則一無所見。故舉四人言之。非謂此四人必在八伯中也。案江說甚得鄭意。蓋經言疇咨若時若予采。即指羲和之事。四時之官兼主方岳者。而驩兜舉共工。且云方鳩僝功。見其能勝岳伯之任。共驩等本以諸侯入為王官。當各以偏長見功。於秩次可升。帝雖斥其不善。而當時大臣。羲和以後。舜禹以前。於文可知者。惟驩兜共工於放齊鯀四人。故書家推論或以為在八百中。鄭存其說耳。四岳者。統八伯之稱。或以為兼四方諸

侯。蓋今文家別說。舉四岳以包羣侯。故下稱僉曰。後世或以四岳爲一人。觀下文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文。其非一人可知。周語稱四岳佐禹。下云一王四伯。尤四岳非一人之明證。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箋云]湯湯。水盛貌。詩氓傳洪。大也。釋詁割。害也。廣雅釋言。害。割也。蕩蕩。同潒水潒瀁也。說文水部潒下云。讀若蕩。懷。同褱俠也。說文衣部襄。駕也。釋言大阜曰陵。釋地浩浩。廣大貌。淮南俶真訓注滔。水漫漫大貌。說文水部史遷作湯湯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說文引虞書曰洪水浩浩。水部浩一作鴻。史記夏本紀懷一作褱。漢書地理志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又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釋曰]此三句。極言洪水爲民害。方同旁。割者害之借。方割。言廣爲害也。

蕩者。潒之借。懷山。言繞山四面如褱挾然。襄陵。言乘駕陵上。滔天。言瀰漫如接天。莊子所謂大浸稽天也。帝憂民深。故形容水勢之盛言重辭複如此。史說文引經皆約文。或疑今文字句同史記。誤甚。洪作鴻懷作褱古書通用。或皆今文。洪褱正字。鴻懷借字。孟子兩稱當堯之時。一云天下猶未平。一云水逆行者。蓋天地初分。水土混茫。雖歷經神聖平治。水道猶多未通。恒有泛濫不可收拾之患。而堯之末年。水患特甚。橫流逆行。昏墊之禍徧於中國。非惟後世所無。抑亦上古所希有。帝欲得天下善治水者。除天地之災。圖萬世之安。其後舉舜得禹。衆聖合力。積十有三載之功。而水道盡通。九州皆平。從此中國雖有水患。不過偏災。萬世生民永賴其利。所謂巍巍乎其

有成功。此其大者。而當時禹年尚少。民困
正急。堯獨憂之。呂氏春秋審爲篇云。昔上
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
流。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滅之。名曰
鴻水。此懷山襄陵滔天形勢之大略也。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箋云史遷咨作憂。俾作使。俾使釋詁文 乂作治。
乂。壁中古文作⿱辟乂。說文曰。⿱辟乂。治也。从辟。乂
聲。虞書曰有能俾⿱辟乂。辟部 釋曰孟子曰。民無
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故憂而嗟歎。
乂者⿱辟乂之借。蓋孔君讀從今文通用字。

僉曰。於。鯀哉。

於者。烏聲。詩文王疏 箋云史遷僉作皆。下同。釋詁
文 馬氏曰。鯀。臣名。禹父。史記集解 釋曰僉曰者。
在朝諸侯諸臣皆云。非獨四岳也。於本烏
古文之省。借以爲烏呼字。俗作嗚。烏呼。嗟

歎聲。凡詩書單言於者。皆歎而美之。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方放。謂放棄教命。疏 箋云說文曰。咈。違也。
史遷方作負。圮作毀。圮毀釋詁文 馬氏曰。方。放
也。釋文 今文方或作放。應劭曰。放棄教命。毀
其族類。薛宣朱博傳注 釋曰王氏先謙云。咈者。言
所舉違錯也。方放聲通。方負聲轉。負背棄。
與放廢義同。治水大事。必虛心順理博采
衆長乃克有濟。負命毀族。則虛驕自是。必
敗事矣。故帝以爲不可。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釋文。异。鄭音異。

箋云史遷作試不可用而已。又說。等之未
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夏本紀 說文曰。异。舉
也。从廾。巳聲。虞書曰岳曰异哉。廾部 釋曰岳
以爲等比羣臣。治水之才未有賢於鯀者。
雖方命圮族而其能獨異。帝試之未可用

乃已耳。說文訓舉。亦謂姑舉用之。錢氏大昕云。古人語急。以不可為可也。古經簡質。得史公而義益明。

帝曰。往欽哉。

箋云史遷說。堯於是聽嶽用鯀。馬氏曰。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疏 鄭大夫與說。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後漢書本傳 釋曰帝知鯀不能成功。而當時治水之才更無賢於鯀者。民困方殷深。憂孔急。冀其或有小效。故聽岳用之。戒以欽者。欲使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勿恃才妄作專己拒人也。唐虞敎命多云欽。殷周多云敬。天工人代。不可不戒也。

九載。績用弗成。

九十二

箋云史遷載作歲績作功弗作不。爾雅曰。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釋天 釋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然治水大事。雖不能責近功。亦無聽其遷延之理。禹貢云。既修太原。記云。禹能修鯀之功。度九載之中。治水非必全無裨益。但不能深察水道。廣集衆思。久而無成。或不勝其忿。奮力鄣塞。川壅而潰。其害滋大。故洪範云。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國語云。昔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經云績用弗成。見其有績而敗之。功過均於是見。合以洪範周語之文。其不得不放退之故益明。殛而仍用其子。卒以成功。此聖人知人之哲。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此第三節。言用鯀治水而

九十三

功不成。他日所以殛之。　自帝曰疇咨至此為一章。言為天下得人之難。以起下文舉舜之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者字疑衍）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史記集解　箋云　巽。入也。易說卦傳　史遷巽作踐。馬氏曰。朕。我也。巽。讓也。釋文　釋曰　自此至嬪于虞為一章。敘舉舜之事。蓋聖人知天命。帝見開闢以來天地之災將次盡除。而洪水為害未克遽平。朝臣不盡賢能。自顧年老。子又不肖。欲得天下之賢人。付以天下之重。聞舜至孝聰明。知為與己合德之人。天之歷數所在。欲與天下共尊顯之。故問四岳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可入處我位攝行天子之事者乎。四岳掌四方諸侯。自堯以上多由諸侯踐天子位。故問諸侯之中求至賢者而舉之。汝。汝衆諸侯也。舉賢攝位。其事至重。諮問之道自當由尊及卑。故以此啟其端。初非如後人所疑天下不可讓於四人。亦非真以四岳為可讓。或逆料四岳之必辭而姑讓之。凡治經者能審事理之當然。則可以見聖人處心至公至誠言皆中節行所無事。而逆億迂拘之疑實無自生矣。鄭云順事用天命。謂若下文帝使舜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敘之等。順帝命以亮天功。是即天命所在也。巽踐聲近。入踐義近。馬讀巽為遜。○孔疏云。徧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論語泰伯疏引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皮氏謂此書傳即偽孔傳。非伏生大傳。是也。

但僞孔在魏晉閒。去古未遠。此說無關作僞立異。不知何本耳。

岳曰。否德忝帝位。

箋云史遷否作鄙。鄭氏大傳注曰。否。不也。文選揚雄羽獵賦注 忝。辱也。釋言 釋曰否鄙聲近。鄙德。謂德鄙陋。鄭讀方有反。謂不德也。蓋大傳有此否德之文而鄭釋之。

曰。明明揚側陋。

箋云史遷說為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側。伏也。淮南原道訓注 陋。隱也。釋言 揚一作敭。側一作仄。文選宋書恩倖傳論注 釋曰上明。如克明俊德之明。猶尊也。下明。如洪範畏高明之明。謂貴顯者。江氏云。揚。舉也。明明。謂舉貴戚。揚側陋。謂舉疏遠隱匿者。以四岳言諸侯皆否德不足以辱帝位。故令悉舉貴戚及疏賤。或曰。釋訓。明明。察也。謂明察側陋之賢而舉之。

九十六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諸侯之師。虞氏。舜名。疏 箋云史遷師錫帝作衆皆言於堯。鰥作矜。說下為民閒。馬氏曰。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謚。釋文 大傳說。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娶。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釋曰不但稱僉而稱師。見舉之者衆。鄭云諸侯之師。是衆中之尊者。總合衆意以言於帝。上文帝求諸侯之中賢者。故諸侯之長合辭上言。皋陶謨云。州十有二師。師。長也。謂之錫者。重之至。曰有鰥。見其困窮之甚。將以起下文所言。在民閒。謂所側陋也。矜鰥古字通。舜姚姓。以虞為氏。堯舜禹皆名。詳篇首。馬云謚者。謚法仁聖盛明曰舜。然上古質。死後以其名為號。未必諱。此

九十七

云虞舜。下云咨禹。直書名耳。

帝曰。俞。予聞。如何。

箋云史遷俞作然。予作朕。鄭氏六藝論曰。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疏釋曰經云予聞。序云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史記云舜年二十以孝聞。此時已十年。以帝

九十八

之聰明神聖。蓋聞之已久。但進賢如不得已。為天下得人至難。堯授舜。舜禹授舍子傳賢。為開闢以來所未有。將使卑踰疏尊踰戚。舉側陋之匹夫而加諸諸侯羣臣之上。必啟天下之大惑。堯知天命在舜。舜知天命在禹。此聖人之獨智。不能使凡民盡知之也。故必遲之又久。俟其威德衆著。然後咨於岳牧。合天下之公論以舉之。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也。天下羣臣百姓既盡以為賢。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舜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禹。三聖相繼。平地成天。利濟萬世。如運諸掌。天下之民心悅誠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毫髮之疑難。此聖人

九十九

之仁如天智如神。譬猶天地之生人。父母之育子。自然曲中節度。無待煩言。論語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正如此類。與後世以權譎愚民者誠偽邪正絕相反。六藝論所言。深得書及論語之旨。真通達治道之論也。帝曰俞予聞者。深然其舉之當。與己意同。曰如何者。欲詳聞其德行之實也。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箋云 史遷瞽作盲者。象作弟。克作能。諧作和。釋詁乂作治。格作至。又說。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又說。舜順適不失子道。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陸賈新語曰。虞舜烝烝於父母。光耀於天地。道基陶淵明考（孝）傳曰。以孝烝烝。烝烝。美也。詩文王有聲韓義厚也。毛詩泮水傳又。或作艾。讀烝烝艾絕句。漢楊孟文石門頌

釋曰 頑。愚也。言不別善惡。嚚。多言善讒毀也。傲。倨慢陵害也。言舜處家庭至難處之境。而能和柔之。以盡孝烝烝然。內治日以篤謹。不失子道。烝烝。言孝德之厚美。蓋深愛和氣纏綿固

一百

結之至也。列女傳云。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則不格姦即史記所謂不失子道。孟子云。孝子之心不若是恝。又云。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恝者殆於疏其親。懟者終且貽過於親。是皆不善自治而格於姦。乂不格姦。順承巧變。自治盡善。乃純乎孝者也。截此讀克諧句。以孝烝烝句。乂不格姦句。以不不格姦屬自治。石門頌云。烝烝艾寍。則上當讀克諧以孝下不格句。姦句。謂能和家庭以孝。烝烝然治理。使父母與弟不至成其惡。艾乂皆嬖之借。艾寍。猶治安也。皮氏云。今文乂皆作艾。石經可證。江氏則云。艾。養也。言舜能和于弟。孝于親。厚以奉養。使不枉至于姦惡。亦通。案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堯明俊德。首親九族。由是萬邦協和。黎民於變。堯之舉舜。克諧以孝。故能慎徽五

一百一

典。時敘百揆。四門穆穆。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故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天地之經民是則之。自伏羲氏以先覺覺民。至堯舜而其道盡。至周公而其禮備。至孔子而其教被於萬世。孔子樂道堯舜之道而制春秋。又作孝經以立其大本。讀堯典一篇。可以知祖述堯舜之實。孟子由堯舜至於湯一章所謂聞知見知者。傳此道而已。故孝經為道之根源六藝之總會。○又案聖人人倫之至。孟子稱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資於事父以事母。而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昆弟雖有異母而同出於父。其為手足一體同。凡人於繼

一百二

母及異母昆弟閒不幸遇少恩。能思舜之所以諧頑嚚傲者何如。則和氣烝烝盈於方寸。家庭無難處之境。而仁義不可勝用矣。

帝曰。我其試哉。

試以為臣之事。疏箋云史遷作堯曰吾其試哉。馬鄭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也。疏釋曰史公述經有帝曰字。釋文亦不言馬鄭無帝曰。與疏說異。竊疑疏云馬鄭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作馬鄭皆說此經本無帝曰。謂馬鄭說此經一本無帝曰者。當時庸生之徒漏之。非壁中本文。庸生句乃馬鄭語。非疏語。馬氏親見祕書。鄭聞其說。因俗閒傳寫古文本多缺此二字。故著之。馬鄭既云爾。則其本當有帝曰字矣。庸生等漏此二字。蓋古書異人之語界易

一百三

第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反內

分辨者或不加區別。孟子書此類甚多。非竟以我其試哉混入四岳語也。帝聞舜之行如是。則是舜之大德人。故欲試之以大政。序云歷試諸難。即下文愼徽五典等是也。論衡引當時說尚書者曰。試。用也。用之爲天子。此時堯尚未薦之於天暴之於民。其說蓋非。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一百四

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其正。疏箋云史遷作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于二女。釋曰時。是也。史記說經意曰。於是堯妻之二女。經倒文言女于時者。蓋堯欲試舜以政。即以禮致舜而女之。於是舉即於是女。急於厚賢。中無間隔。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春秋莊元年公羊解詁曰。禮尊者嫁女於卑者必有風旨。爲卑者不敢求。然則帝將妻舜。依常禮當以風旨使其父先求。今以非常之禮尊賢。不使其父求而自以女女之。所謂用上敬下也。君命行於臣。舜承帝命而受女。是用下敬上也。蓋堯之於舜如天之施。舜之於堯如地之承。此君臣之義。由是飭下二女以見舅姑。一如婦禮。此父子之道。察於人倫於是曲盡。觀其德於二女者。觀如觀象觀法觀禮觀樂之

一百五

觀。非未信而觀其善否。乃深知而樂觀其盡善也。刑。法也。謂以德齊家之法。能爲法於家。則能爲法於天下。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正此義。　注云不言妻不告其父不序其正者。段氏云。古文每字必有法。古凡言妻者。必爲其正妻。以如其子妻之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凡言女者。不必爲其正妻。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事

舜。不曰妻之。不惟不以為舜榮。且不敢言妻舜也。鄭注禮記亦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舜亦不敢言有妻也。案孟子萬章問舜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又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焉也。此可見聖人處事執中有權。權行

一百六

而禮益正。蓋帝欲以女妻舜。使他日得成其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之大孝。而知瞽瞍之頑。告則必止舜勿娶。帝不可拂其父之意而强妻之。舜亦必不顧失父意而娶帝女。故不拘昏姻之常禮。以二女歸之。九男事之。極尊賢之盛典。此禮以義起者。時舜年三十不見室家之端。人皆謂之鰥。舜若泥於常禮告而不得娶。則必致（至）於無後。論

者將不以絕親之後罪其子而以自絕其後咎其親。所謂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懟。怨尤也。謂歸過也。既無以為親後。又使親任其過。此舜之所大不忍。故承帝命而受女以歸事其親。堯之處人。舜之自處。其盡善如此。然堯以不告其父之故而不序其正。舜以不告而娶之故不備四妃之制。聖人之謹於禮又如此。所以為人倫之至。列

一百七

女傳云。舜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楚詞亦有湘君湘夫人之歌者。蓋堯以二女女舜。避嫁娶常禮分別為君為娣。則二女於舜皆妻道。史稱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則二女於舅姑皆婦道。故當時象亦稱二嫂。及舜為天子。二女事舅姑仍並如婦禮。其進見於君子仍一如堯初歸之之禮。故孟子說舜為天子二女果。然宗廟祭祀

祼獻之禮。必一帝一后相當。而內官贊之。自然長為后次為妃。但舜以不備四妃之制。見不特立正妃之意。當時更有一妃。通稱三妃。亦稱三或夫人。舜雖為帝。而於君於父。則全乎臣全乎子。一從其朔。即此可見。而娶妻正禮之必告父母及嫡妻止一人。君與婦分別卑尊亦即此可見矣。孟子稱娶妻帝之二女。又言二女女焉。文錯出。舉其事實。此經云女于時。鄭辨之云不言妻。正其名義。

一百八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箋云史遷說。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又說。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荀慈明說。降者。下也。釋詁文 嬪者。婦也。釋親文 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後漢書荀爽傳 馬氏曰。水所入曰汭。嬀汭。嬀水之曲。水經河水注 釋曰舜既受女。則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禮昏之明日見於舅姑。故舜飭下二女於嬀汭以為婦於虞氏。釐。飭也。謂教令也。自下而上曰尚。孟子舜尚見帝是也。自上而下曰降。此文釐降是也。荀慈明云屈體降下。此降字引申之義。嬪訓婦。對舅姑之稱。昏禮大義有二。一夫婦之禮。一婦見舅姑之禮。見舅姑而後婦禮成。女于時。夫婦之禮也。嬪于虞。婦事舅姑之禮也。二女本受帝之教。又敬舜之德。不敢以貴而驕。以帝女而事頑嚚之舅姑曲盡婦道。觀厥刑正在此。史云事舜親戚。親戚。謂父母也。詩周南關雎首章及召南鵲巢言夫婦之禮。關雎二章三章言供荇菜及采蘩采蘋二篇言婦事舅姑之禮。所

一百九

（二）

謂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與此經同義。媯汭。舜所居地。在漢河東郡蒲阪縣。今為山西蒲州。孟子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蓋帝使九男與舜處以為師。舜以二女歸。帝使九男隨之。備物隆禮以助其奉養。帝既深知舜德。又觀其處內處外盡善曲當。以為是真能以天德嗣己者。於是有欽哉之命。

○或疑舜與堯同出黃帝不可為昏。不可為昏不知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既竭。姓別於上。戚單於下。自殷以上皆昏姻相通。周制大宗收族。始繫以始祖正姓。百世不通昏姻。雖謂為禮制之盡善。而不可以繩古。堯與舜親屬久竭。族姓久別。夫何疑哉。 此以上為一章。敘舉舜之事。陳氏澧曰。明明揚側陋而虞舜以孝聞。此選舉之典最古者也。後世之舉孝廉。肇於此矣。堯典之揚側陋以孝。周禮之弊羣吏尚廉。漢之舉孝廉。合於古帝王之道。此漢制之獨高於千古者也。

案鄭本章節分限不可考。偽孔以帝曰欽哉繫此節之末。而割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非也。江氏以帝曰欽哉為敕命舜之辭。孫氏以冠慎徽五典章首。甚當。今從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一終

附原書紙簽

（一）

又案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鄭君謂女子雖外成。不得與父兄異族。其子則然。禮。姑之子為外兄弟。姊妹之子為甥。女子子之子為外孫。母之父母為外祖父母。母之昆弟為舅。舅之子為內兄弟。母之姊妹為從母。其子為從母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惟外祖父母從母服小功。餘皆緦。所謂異姓有服。

此段接齊家也下　上空一格

（二）

又案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吧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

曹元弼學

堯典下　鄭本惟篇首題某篇第幾。今以箋釋文多分卷。增題。後篇準此。

帝曰。欽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說。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慎。謹也。說文心部。誠也。釋詁。馬氏曰。徽。善也。釋文 春秋傳曰。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又引此經說之曰。無違教也。釋曰 自此至舜讓于德弗嗣為一章。言帝歷試舜及命舜陟位之事。凡二節。此節總舉舜歷試二十年之事。帝曰欽哉。命舜之辭。江氏云。將試舜而飭使敬其職也。以下即言歷試舜之事。案凡欽哉皆飭命之辭。史公以乃使二字指說欽哉之意。猶上文云聽獄用繇即槩括往欽哉

之文也。上云堯善之者。是觀刑之意以起乃使之文。非以善訓欽也。慎徽五典者。慎兼謹誠二義。敬謹則誠實。觀允執其中允字語意可見。史公訓徽為和。易云。和順于道德。和順則美善。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慎徽五典者。謂敬謹懇誠以順善五常之教。蓋感化利導之。使倫理正恩義篤。以各復其天命之性固有之

二

善。是以五教皆能從順無違。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下文敬敷五教在寬。敬即慎義。寬即和義。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慎和五典也。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五典克從也。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盡其性以盡人之性。孝為德本。教所由生。舜以至孝感化遠邇。天下之人心悅誠服。故首試以司徒掌教之職。以身教者從。此其極則也。江氏云。文選文賦注引許氏淮南注云。鼓琴循弦謂之徽。則徽有調和之誼。案傳云舉八元使布五教。蓋舜為司徒。因堯親睦之教而調和脩明之。本之性情。為之節文。立中盡善。使八元分布於四方。以救洪水昏墊時彝倫攸斁之害。聖人撥亂興治。莫急於明人倫正人心也。其後洪水

三

既平。契教人倫。帝命以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亦即慎徽之事。以道覺民。聖治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五典。傳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言父母則夫婦在其中。禮喪服傳曰。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易大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皆據門內之治言之。所謂內平也。由是資

於事父以事君。推友于兄弟者以接朋友。而五倫備。所謂外成也。左傳所言。與中庸五達道孟子親義別序信之教一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箋云 史遷作徧入百官百官時序。揆。度也。釋言 時。是也。釋詁 敘。序也。皐陶謨注 譙周說。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別置。於周更名冢宰。後漢書百官志注 春秋傳曰。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說此經曰。無廢事也。釋曰 譙周引漢時尚書說。以百揆爲堯特置之官。使舜居之。以總領百官揆度之事。即周冢宰之職。其義甚當。蓋堯試舜以司徒。天下服其教。因特置百揆之官。總度百官之要政。使舜入居之。百官之事無所不主。故曰納于百揆。史說之曰徧入百官。當時百事以水土爲最

四

重。水土平而後百事可敘。舜居百揆。舉使益掌火。禹爲司空治水。稷教稼。百事並舉。莫不於是得其次序。故曰百揆時敘。經云納于百揆。冢宰總揆百事也。傳云以揆百事。百官各揆其事以屬於冢宰也。初堯天官爲稷。至是以百揆爲天官。而舉棄爲稷。其諸天官之貳歟。聖人治天下。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後人心之愛敬可得而合。天下之智勇可得而用。而百事無不舉矣。故徽五典繼以敘百揆。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箋云 史遷說賓擯。舜爲上擯以迎諸侯。疏 爲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氏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史記集解 穆穆。敬也。釋訓 美也。釋詁 春秋傳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說此經曰。無凶

五

人也。釋曰賓者。擯之借。說詳前寅賓下。江
氏云。四門。明堂四門。四方諸侯來朝。各從
其方之門而入。案明堂四門。見周書明堂
解禮記明堂位。古者朝諸侯於明堂。時舜
宅百揆。內敘百官。外統群侯。考績黜陟。進
賢退不肖。於諸侯來朝。特兼秩宗之職。擯
迎之於四方之門。四門之諸侯皆穆穆然
肅敬有美德。所謂羣后德讓。此文蓋洪水
六
既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之後。大朝覲會
同之事。萬邦協和。德化大成。無為而治矣。
史記說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流四凶非
一時。至是乃盡去。諸侯無非篤於仁義奉
上法者。故曰四門闢無凶人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麓。山足也。馬同。釋文。箋云。史遷說為堯使舜
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鄭氏說

書序歷試諸難曰。入麓伐木。以上古文說。大麓本義。
大傳說。堯推尊舜。屬諸侯。致天下於大麓
之野。鄭氏曰。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
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為壇國之外。堯聚諸
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此今文說。別一義。釋曰納于大麓。古文以為歷試
之事。蓋舜宅百揆時。以帝命行視鯀之治
水。及殛鯀禹興。使益烈山澤禹敷土隨山
七
刊木。任大責重。舜亦時往臨視。大麓非一
處。入大麓非一時。洪水之時。深山大澤驟
遇風雨。水勢暴漲。鮮不迷惑失措。舜行不
迷。蓋所謂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懾其識
量有大過人者。且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有
備無患。行所無事也。段氏云。內于大麓。蓋
古文說為是。鄭云入麓伐木。語必在佚舜
典中。蓋此二句亦歷試之一事。見其勤勞

櫛風沐雨也。慎徽五典以下。自是歷試條目。受終乃為攝位。格于文祖乃為即真。經文節次可觀玩而得者。案段說甚當。論衡吉驗篇云。堯使舜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風疾雨不行迷惑。蓋謂神聖為天所佑。陳[氏]喬樅謂王光[充]習歐陽尚書。則今文家舊義亦以此二句為歷試時矣。大傳云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此命舜陟位事。鄭云為壇國外。則大麓有定處。似與經大麓名同實異。事不相蒙。猶後傳云禹興九韶[招]之舞[樂]於大麓之野耳。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故說經者轉麓為錄。陳氏以為大小夏侯氏說。鄭經注惟訓麓為山足。傳注既說麓字本義。又轉訓為錄。其義畫然分明。諸家引傳大麓之野下皆無烈風雷雨之語。惟冰經濁漳水注引書曰。堯將禪

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若大傳本文果如所引。則烈風雷[雨]不迷。鄭意必謂處艱鉅而裕如也。[二語本段]

[氏]論衡正說篇引書曰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告。若疾風大雨。此蓋當時今文別說。以烈風雷雨為喻辭。愚謂如水經注所引大傳之文。或者今文家謂堯命舜時際烈風雷雨之會。而升壇行禮之日。大開晴霽。天日清晏。弗有蒙氣迷塞。上五典克從百揆時敘之等。見其當人心。此烈風雷雨弗迷。見其當天心。度漢時書家有如此說者。故偽孔襲其義而小變之。然此皆以理推測。不如古文說為正。大傳致天下於大麓之野。或據佚書及他古籍。因致天下取麓錄聲同為大錄之義。

典此經不同。經慎徽五典。本身作則因性立教也。納于百揆。以教為政也。賓于四門。由內及外也。納于大麓。由常及變也。此立文之序。克明俊德一節。如乾之各正性命。慎徽五典一節。如坤之承天時行。左傳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以說此節。君相治天下莫大乎得人。易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鄭君以為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也。　此第一節。敘歷試舜之事。

此第十節敘歷試舜之事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陟帝位。

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史記集解箋云史遷說。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又說。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格來。釋言 詢謀也。釋詁 乃猶女也。周禮小宰注 底致。釋言 陟登升也。釋詁 馬氏曰。底定也。釋文 釋曰史公說堯以為聖者。總承慎徽五典四事之言。史下文又云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亦總承五典百官以下皆治而言。云召舜者。達經格字之意。謂召之使来也。女汝皆假借字。通用。但古書多作女。尚書汝字。蓋後世傳寫變易。詢事考言。謂以汝營謀之事考汝事前陳謀之言。汝所言盡可成功。底。致也。致。猶盡也。馬訓定。謂前所言後必驗也。史公云謀事至而言可績。約經文。至。謂至極盡善如其言也。舜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位。故知三載謂賓四門之後三年。蓋至四門穆穆而績盡成。可付託天下而無憂矣。故使陟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

【箋云】嗣。繼也。釋詁 大戴禮少閒曰。虞舜以天德嗣堯。史遷弗嗣作不懌。今文作不台。太史公自序 漢書王莽傳 後漢書班固傳典引 一作不怡。史記集解徐廣說。台。說也。說文口部 怡。懌樂也。釋詁 漢書韋氏說。台讀曰嗣。古文台為嗣。後漢書及文選典引注

【釋曰】舜讓讓於德不足以繼帝。聖人不以位為樂而以天下重任為懼。至誠讓讓弗敢居。

十二

故但攝政不踐天子位。至堯崩三年喪畢。又避堯之子。至避無可避。然後踐位以不負帝之付託。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禮士昏記注曰。今文弗為不。然古書弗不二字往往一節中錯出。則今古文亦不能畫分。嗣字今文作台或作怡者。嗣从司聲。與台聲近相假借。韋弘嗣讀台為嗣。最得假借本旨。史公訓懌者。秦漢閒假台為嗣。師說就文生義。訓為怡悅。怡即台字。懌即悅義。然不台亦有二讀。史公自序云虞舜不台。此讀不台二字為句。謂舜聞帝命。讓讓於德薄而心不怡悅。不以有天下為樂也。典引云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不台屬上讀。謂德不足以悅服人心。帝雖知舜之足授天下。而舜不自足也。皆與古文異義而理互通。班孟堅謂史公載尚書堯典等篇多古文說。蓋亦有今文說存乎其閒。此條其一隅也。

此第二節。言命舜陟位之事。合前節為一章。○或問帝以子不肖不可居天位。別求天下之賢人而傳之。至公也。求得舜歷試二十年。功用既興。乃命陟位。至慎也。帝必禪舜。舜必不能辭。而讓德弗嗣。何也。曰。此聖人所以為人倫之至也。蓋傳子之法。經也。舍子而傳賢。權也。惟聖人能行權。

十三

聖人之權行而經益正。何以言之。生民之
初。人類散無友紀。伏羲氏先知先覺。因人
父子相愛之天性。為之别夫婦以正其本。
定君臣以會其極。使人人推愛親敬親之
心相愛相敬以相生相養。明王道之[以]孝治
天下。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合敬同愛。各保
其祖父所傳之天下國家身體髮膚。如此
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世無禍患。民無傷
危。此人道之大經。所以則天明因地利以
為民紀者也。雖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子賢
十四
則傳之。子不賢則可擇天下之賢人而授
之。然上古元氣厚。往往累世神聖。自羲農
黃帝以來。莫不父子相傳。惟堯以子之[朱]不
肖慢遊傲虐。恐其為前之榆罔後之桀紂。
而天下受其禍。且當時洪水為災。下民其
咨。豈可更以無道之君虐害之。於是急求

天下之賢以託生民之命。又恐舉非其人
而天下重受其禍。及聞舜至孝聰明。知其
有聖德為天命所在。又歷試諸難。積日累
久。至於地平天成。乃命陟位。堯以至公授
舜。舜以至公受於堯。天下之人翕然悅服。
然其事為開闢以來未有之創舉。故堯之
授舜也。必薦之於天。暴之於民。而舜之受
堯也。更其難其慎。是故讓德弗嗣。受終文
祖。攝天子之政。仍是冢宰百官總己之位。
十五
孟子曰。堯老而舜攝也。先儒說易乾用九
見羣龍无首吉[曰。]帝堯在上。羣龍為輔。鄭君
注曰。舜既舜[受]禪。禹與稷契皐陶之屬並在
朝。謂舜仍在羣龍中。莫敢為首。其體乾元
為衆陽之首者固堯也。又說坤六五黃裳
元吉曰。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及堯崩。舜
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喪畢。又避堯之

子。至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皆革於舜。然後順天命而嗣堯。而月正元日之命首稱熙帝之載。舜踐帝位三十九年。皆以終堯之功。所謂地道代終。用六永貞。乾坤二卦成兩既濟。千古惟堯舜禹之時則然。蓋天生聖人。特開中天之運。不使之父子相繼而使之君臣相繼。聖人不得不順天命以行權。而其所以行權者。至公如此。至慎如此。至讓如此。則苟君非堯舜。臣非舜禹。子非朱均。雖益伊尹周公猶不有天下。而傳子之法。以父子之道維持君臣之義。辨上下。定民志。為萬世不易之常經。益彰彰明矣。故曰聖人之權行而經益正。文王作易。於乾九二繫之辭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在唐虞則舜禹升庸之象。在後世則世子以學問成君德之象。故乾坤之後繫以屯。明

十六

長子繼世之義。周公抗世子之法。重保傅之教。孔子作孝經。言明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為春秋撥亂反正之本。皆祖述堯舜之道也。孟子既詳述堯舜之事。又嚴辨之曰。如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及論伊尹湯武之事。皆可謂知聖人之心。立萬世名教之防者。嗚呼。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明聖道。正人心。息邪說。徵孟子吾誰與歸。○史記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舜授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案此數語。蓋周末或當時說書者之言。聖人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此言正大光明。蓋有所受。其以

十七

天下之利病與丹朱一人之利病相較。則後推測者之辭。不可誤以為帝意。帝以子不肖。求賢授位。不得已而欲以權濟天下。在未得舜時已然。及得舜。使九男事之。使丹朱因舜輔導。克念作聖。未嘗不可循父子繼世之常。然堯舜德同造極。堯所不能化者。舜亦終無如之何。朱卒以慢遊傲虐自珍厥世之美。帝乃別封之於丹。其處之

十八

蓋如舜之於象。使吏治其國。俾遂其朋遊之樂。不得暴彼民。而以天下之重授舜。堯如天之仁。惟知以美利利天下而已。豈有以天下與一人計較利病。遲回審顧而後自克哉。大傳云。堯知丹朱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是授丹朱則天下受其病而丹朱亦病。經曰虞賓在位。謂丹朱以王者後為天子之客在羣后之上。是授舜則天下受其利而丹朱亦利。舜之授禹而不授商均亦然。是以丹均雖不德而無惡於民。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唐虞夏三代之後世篤恩好。劉累學擾龍於舜後。少康資虞思以中興。至成王岐陽之會。猶唐公虞公夏公為諸侯望。蓋堯以舜嗣天下。而德厚侔天地。為人君止於仁也。以丹朱嗣其家。而福祚流子為人父止於

十九

慈也。堯老舜攝。堯崩。舜避丹朱。猶欲輔之使繼世以有天下。至避無可避。而所以治天下者皆以熙帝之載。而不自居其功。為人臣止於敬也。堯舜虞之事。著在尚書論語孟子禮記春秋傳。如日月中天。昭炳萬古。故書雅記翕然同辭。雖莊周之寓言佯狂。墨翟韓非等之非聖無法。所述事迹。亦盡與經符。乃晉太康中。忽有竹書紀年出

魏安釐王冢。為毀乾坤汚日月之邪說。此
蓋韓魏趙篡晉。既假天子命以脅國人。拒
諸侯之討。又以公論不容。自慚形穢。於是誣
蔑古聖。以文姦逆。欺後世。其可笑可惡。甚
於漢詔斥胡亥所云人頭畜鳴。適自暴其
罪狀耳。於古聖何傷。然紀年之書。所記歷代
各國之事。出左傳史記外者蓋無多。疑司馬
氏謟諛之臣造為此書。託之古冢。以為操

二十

丕懿師昭炎等飾。當時亂臣賊子接跡。邪
說偽書遂起。天下大亂歷數百年。今邪說
簧鼓。生民塗炭。倍蓰於魏晉間。堯舜後民
孔孟後學幾何其不絕滅也。吾為此懼。故
因說經而附論之。焦氏循以竹書為束皙等偽作。雖無確[illegible]要是
小人無忌憚者所為耳。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二字據史記堯正義補
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
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
以異文。疏崇故句疑疏詁。以文祖者。五府之大名。
猶周之明堂。史記集解【箋云】大傳說。上日。元日。御覽
二十九時序部十四史遷說。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
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
政以觀天命。馬氏曰。上日。朔日也。史記集解文
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釋文孟

二十一

子曰。堯老而舜攝也。【釋曰】自此至遏滅八
音。欽舜受終至帝崩之事。凡四章。此第一
章第一節。言帝以正月朔日告祭文祖。以
己終天子事授舜。舜受之攝行其事。孟子
所謂堯老而舜攝也。正月。建丑之月。知堯
正建丑舜正建子者。白虎通曰。王者受命
必改朔何。明易姓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
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董子對策

曰。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
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宋書
禮志引詩推度災云。軒轅高辛夏后氏漢
皆以十三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
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為
正。是三正迭建。五帝皆然。但神農以上不
可得聞。史稱太昊造甲子。立周天度。為歷
法之始。甲子為天正之位。乾元所始。庖羲

二十二

立卦首乾。消息起後。自當以建子為正月。
而陽出地上。由丑而寅。乃接動物。故八卦
方位以建寅為次。女媧神農蓋因之。至黃
帝以後始三正迭建。以三才之位天地人
為次。而建子建丑之代。仍以建寅為正歲。
此經既云正月上日。下二月東巡守特加
歲守。明非此正月正歲之正月。與周禮稱正月之
吉又別稱正歲書法正同。鄭說至當。白虎

通云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者。孟子所謂
天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道之至公
也。此云正月。史家書法之常。下云月正。明
改月之正。故變其文。上日即元日。元。始也。
謂朔日在一月之上。下文變上為元者。著
改元之義。王氏引之據月令擇元日訓元
為善。非。下云既月乃日。史記及漢書郊祀
志皆說為擇吉月日。則直書上日元日者

二十三

謂朔旦非擇吉明矣。禮大始正本。常禮告
朔於每月朔日行之。大禮即位朝正皆於
正月朔日行之。即位必朝廟以明繼祖。王
者天太祖。當朝於明堂。明堂者。祀五帝之
府。以太祖配。唐虞謂之文祖。堯格文祖而
授舜。舜於是受之。明天下重器。王者大統。
臨以天祖不敢專。此受終於天祖之廟。下
類于上帝。皆所謂薦之於天也。受終者。堯

為天子之事舜受命攝行終之。易所謂地道代終。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其禮依明堂位推（觀禮）之。蓋帝負扆南面。諸侯諸臣皆在位。舜在三公位中階之前。擯者延之升。拜受命。禮畢。出視朝。位在羣臣上。攝行天子事。於是堯老不復視事。或有大事以聞。史云以觀天命者。堯知天命在舜。使攝行大政。薦之於天而天果受之。乃確然見天命之

二十四

不爽。為天下得人之無遺憾。聖人事天欽若如此。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　史公說文祖與馬鄭同義。易象坤為文。此云天為文者。陽息照物。天下文明。乾交坤乃成文也。五府。五帝之府。東方曰靈府。南方曰文祖。西方曰顯祖（紀）。北方曰玄矩。中央曰神斗。而以文祖為大名。猶周之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太室統稱明堂也。明堂祀五帝。以祖配之。祭法謂之祖宗。○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文當見逸舜典篇。即此正月上日之命。舜讓德弗嗣而帝申命之。允執其中一語。為聖學王道之大本。四海困窮二語。言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王者吉凶與民同患。四海困窮則天祿終矣。堯君天下至治之極。而有洪水之災。知氣

二十五

運之一終。舉舜敷治。地平天成。薦之於天。使之代終。終則又始。有剝（始）有卒是謂永終。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之謂也。其後舜亦述堯命己之辭以命禹。而曰予小子履。蓋謂履帝之命。踐其迹也。曰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即告於文祖也。此論語鄭注之義。附論於此。　此第一節。言受終。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史記集解 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宋書天文志 箋云 在。察也。釋詁 馬氏曰。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璣。衡。其中橫筩。疏作筩 所以視星宿也。此句見疏 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

二十六

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罰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名曰七政也。史記索隱卷九 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玉衡以驗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疏上一義 以璿或作璇或作旋。璣或作機。史遷說。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又說。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以齊七政。天官書 又說。旋璣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毋十二子。律書 大傳說。旋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齊。中也。七政。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

二十七

也。御覽二十九時序部十四 又云。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玉海天文 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爲政。上一義 此又 釋曰 說文。璿。美玉也。琁。璿或从旋省。則璿琁一字。琁从旋得聲。即有旋義。此經璿璣。諸書引文不同。論其大較。則天官書作琁。本紀及馬鄭本作璿。古文也。律書及大傳作旋。今文也。璣則後出字。段氏

謂推馬鄭注義皆當作機。釋文不為璣字作音。則陸本亦作機。然史記及各書所引多同今本。蓋隸寫經文。不別久矣。江氏引大傳天官書及春秋運斗樞說斗七星第二旋第三機第五衡。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文燿鉤云。玉衡屬杓。魁為旋機。謂北極與斗魁皆為旋機。斗柄為玉衡。案周髀亦有北極璿璣當為旋機之文。此以天體本象言

二十八

也。初學記引尚書攷靈燿云。觀玉儀之旋。昏明主時。鄭注。以玉為渾儀。故曰玉儀。晉書天文志引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隋書天文志引晉劉智云。或問曰。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王氏先謙云。緯書多同今文。既有造立渾儀之文。不得謂唐虞時無測天儀器。此以象天制器言也。愚謂旋機。言天體轉旋如機之運也。聖人制器

以象天。以玉飾之。謂之琁機。琁之言旋。器以象天。義本相因。北辰居所。衆星拱之。斗為帝車。運於中央。故北極北斗皆得稱旋機。衡則北斗之柄。所以指四方二十八宿平分十二月二十四氣者。旋機與衡。天之本體也。琁機玉衡。象天之器也。渾天儀其製甚古。漢世落洛下鮮于盖有本而來。聖人既竭目力。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員平

二十九

直。既竭耳力。繼之以六律正五音。既觀象於天。因象極與斗之旋機及斗杓之衡而制重器。以與垂象吉凶相參。固其宜也。唐虞既有土圭測景之法。制立渾儀何足疑。古文作璿或作琁。諸書所引或又作璣。音義皆與旋同。書家說或據天體言。或據儀器言。非相違也而相成也。故諸書或即以儀器之名名天體。大傳訓齊為中。中猶正

也。其說七政有兩義。相兼乃具。馬云視其政是與否。鄭云觀受禪是非者。聖人行事必合天心。所謂顧諟天之明命。况受禪大事。堯之授。舜之受。皆出於至公而不敢自專。史記於上曰堯使舜攝政以觀天命。於此云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皆足見聖人欽若寅畏之心。聖人無利天下之心。雖功濟天下而猶以安百姓為病。蓋聖人

三十

之於民也。如父母之保赤子。惟恐不遂其生育。其於天也。如孝子之事父母。惟恐不當其志意。於此見之矣。至渾天大體。孔疏論其略。近古儀器之制。蔡傳道其詳。王氏鳴盛通合著之已備。又案北極為天之樞。七曜列宿皆繞之而行。為三才四時之本。北斗七星分主七曜。而斗柄所指。天文列宿地理分野四時十母十二子之位皆以此平分。人道順時布令於是出焉。史記律書所言。與大傳前一說同。天官書所言。與後一說同。大傳兩義本一貫。伏生没後。歐陽張生輩各述其一端耳。聖人昭事上帝。觀象察機。如響斯應。受終文祖。七政皆齊。則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可知矣。於是遂使祀上帝羣神覲諸侯。此第二節。言察天象。

三十一

肆類于上帝。

禮祭上帝於圜丘。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肆作遂。夏小正傳曰。肆。遂也。說文引壁中古文作𧰨。豕部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御覽五百二十七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御覽五百二十五周禮鄭氏說。類禮依郊祀而

為之者。肆師注說文類作禷。曰。以事類祭天神。从示。類聲。示部馬氏曰。上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釋文孟子曰。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又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釋曰舜受終祭璣衡。遂承帝命祀上帝告攝以及羣神。所謂使之主祭也。肆訓遂。與釋詁肆故也義近。壁中古文作緣。借假字。孔君依今文讀為肆。類說文作禷。蓋亦本壁中古文。略未引經耳。類有三義。一今尚書說。謂祀天依其事類。如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理固可通。然周禮祀天正禮無言類者。祭法稱四代祭天之禮曰禘曰郊曰祖宗。不言類。書詩周禮禮記之類皆非正祭。故許君異義駁之。一古文說。謂非時祭天。以事類告。王者作大事必告天。事各有類。書類于上帝。欽承天命。義當告天。

三十二

此天命有德。一類也。周禮肆師凡師類造上帝。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恭行天罰。亦必告天。此天討有罪。又一類也。皆因事起於禮義為允。一周禮鄭說。謂放類郊祭正禮而為之。與古文說相成。此類于上帝。鄭及馬義皆謂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蓋上受終文祖行禮於廟。猶是堯主其禮。至此乃正薦之於天。使主上帝及百神之祭。

三十三

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為祭禮之最大。故首著之。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王者父天母地。言類于上帝。則圜丘而外祀天如南郊明堂及祭地之方澤北郊大社禮之當特祭告攝者。皆統之矣。

禋于六宗。

禋。煙也。取其氣達。升報于陽也。通典吉禮六宗

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

(王孫引作皆天神)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疏)箋云說文。禋。潔祀也。(示部)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辰)。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

三十四

宗。岱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許氏異義從古文說。鄭駁之云。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並周禮大宗伯疏)馬氏曰。禋。精意以享也。六宗。天地四時也。(釋文)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宗也。(下脫宗字)(疏)鄭氏大傳注曰。馬氏以為六宗。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因事之祭)大傳禋作

三十五

煙。釋曰禋者。齋潔精誠燔燎升煙以明德馨香上接天神也。六宗。今文說在天地四時六者之中。恍惚不可為象。其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蓋天地四時。一元氣之流行。其主宰為帝。其成象成形為上下四方。而其間萬物化生。絪縕浹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皆一氣之所為。聖人既分祀代氣大交柳穀幽都之氣於四岳。又總祀上下

四方之氣。以其為六者之總會。故謂之六
宗。氣本乎天。故用禋禮。今文說蓋有所受之。
鄭君以經無明文。故據周禮推之。大傳注
云。月令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則六宗近謂
天神。云近。似亦未敢質言。慎也。彼注以馬
義別於傳文天地四時之說。或馬氏先引
大傳次下己意歟。古今說六宗言人人殊。
孫氏謂今文說最古。鄭君說於經有據。勝
於古文家。此外則自鄶無取。是也。或謂箕
畢在十二次中。不宜複出。不知此周禮經
文。先王祀典固爾。風雨休咎於民生利害
尤大。洪範特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故專
祭之。或有以六宗為昊天及五帝。則與類
帝何異。且昊天上帝祭於圜丘。五帝祭於
明堂。不聞六帝合祭。又或以六宗為覲禮
方明。亦似是而非。

三十六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徧以尊卑次秩祭之。羣神。若丘陵墳衍之
屬。詩時邁疏穀疏箋云鄭氏說。望者。祭山川之名。
穀梁傳三十一年傳注引江云。不知是書注否。望下今文或有秩
字。大傳注書郊祀志漢史遷徧作辯。今文或作班。
楊雄太常箴祀志引光武封泰山石刻後漢書祭釋曰望于山川。
望祭五岳四瀆名山大川也。辯。古文假借
字。今文或作徧。或作班。辯徧聲通。辯班聲

三十七

轉。鄭注禮多云今文辯作徧。又士虞記注
云。古文班或作為辯。辯辯同字。是古文辯
今文或作徧或作班。書說禮同也。此經孔君
讀從徧。鄭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即含班
義。丘陵墳衍。周禮大司樂以次川澤山林。
故鄭以當此羣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言
之屬以包之。　此第三節。言祭上帝以及
羣神吉禮。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箋云瑞。以玉爲信也。說文玉部。史遷輯作揖。說
既月乃日爲擇吉月日。覲作見。文選注。羣作諸。今文亦作揖。漢書郊祀
志或作輯。白虎通曰。王者始亯諸侯皆見
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岳。
謂舜始即位。當云攝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瑞贄
大傳說。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
圭冒者。天子所與諸侯爲瑞也。諸侯執所
受圭以朝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復
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
者復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六年圭
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畢。御覽五
禮書五十二馬氏曰。揖。釋文作輯斂也。五瑞。公侯伯
子男所執以爲信瑞也。堯將禪舜。使羣牧
斂之。使舜親往班之。史記集解孟子曰。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又曰。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

三十八

安之。釋曰輯五瑞。謂帝使羣牧斂五等諸
侯之瑞。大會諸侯。使舜攝行受覲之禮。所
謂暴之於民也。輯。史記漢郊祀志皆作揖。
白虎通作輯。疑此字今古文本皆作揖。師
讀爲輯。揖借字。輯正字。輯與集同。會也。斂也。
詩螽斯揖揖。亦輯若集之借。馬注揖字。或
集解順史文引之。釋文作輯。段氏則謂今
本經及釋文輯字皆後人所改。五瑞。馬據
周禮爲說。至當。白虎通以爲圭璧琮璜璋。
此享禮之六幣禮神之六器去其發兵及
禮西方之琥耳。經上云輯五瑞。繼之云覲
四岳。又繼之云班瑞。則此瑞主於覲見。大
傳亦云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則謂五
等命圭明甚。或以殺爵三等爲難。不知殺
爵畿內周有子男。唐虞夏萬國之封五等
皆備。五瑞之制。虞周所同。白虎通或兼享

三十九

禮言之耳。既月乃日。謂既定月使諸侯畢至。乃卜筮日。見四岳及十二牧所統羣后。使皆統屬於舜以奉承帝命。禮畢。由舜遣人各歸其瑞。如聘禮之還玉也。大傳說諸侯無過行者還其圭。自賓四門後。諸侯皆有美德。則瑞無不班者矣。此說輯五瑞依舊解申馬氏義。然就大傳白虎通推之。則輯瑞者。謂使羣牧徵諸侯以瑞玉來朝至

四十

重覲時合符信耳。上類上帝祭羣神。猶周公之郊祀宗祀也。此覲四岳羣牧。猶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也。古者大臣有攝政之禮。舜為君老而攝。伊尹周公為君幼而攝。周公作大誥曰洪惟我幼沖人。作多方曰洪惟圖天之命。洪。代也。明言代王為政。則舜當時所以承帝命而令諸侯者。其辭可推矣。其後成王能捨迹於文武。周公即復子

明辟。舜避堯之子而天下諸侯朝覲皆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大舜周公。易地則皆然。〇或曰。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以合符信。此常禮也。若此經輯五瑞。則帝使羣牧斂已所班五等之瑞而屬之舜。及覲日。岳牧率諸侯來見。使舜攝受大禮。親往臨壇班之於諸侯。與常禮朝覲不同。諸侯皆受舜之瑞如

四十一

親受於帝。孟子所謂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此其大者也。禮以義起。馬氏意蓋如此。此第四節。自正月上日至此為一章。斂舜受終攝政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諸侯為天子守土。時一巡省之。此二

句見通典吉禮篇巡守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
史記集解引此下有燎字燎也。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
卑次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
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
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公羊隱八年傳疏［箋云］大
傳鄭氏說。天子以天下為守。史遷守作狩。
柴作祡。說肆覲東后為遂見東方君長。又
曰。岱宗。泰山也。封禪書馬氏曰。舜受終後五
年之二月。史記集解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
燔之。釋文柴。壁中古文作祡。說文。祡。燒柴當為
柴樊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
岱宗祡。稽。古文祡。从隋省。示部白虎通曰。王者
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詩禮疏引作收。
是。也。為天下初學記引無下字。是。巡行守似當為收。牧民
也。道德下當有雖字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句上似當
有字。猶幽隱當依風俗通增有字不得所者。故必親自

四十二

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
律厤。叶時月。皆為民也。巡狩所以四時出
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
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
月十一月陰陽終。巡狩必祭天何。本巡狩為
天。祭天所以告至也。尚書曰至于岱宗柴。東
方為岱宗者何。言萬物更相代於東方也。
巡狩望秩于山川下或有班于羣神續漢祭祀志載
光武封禪刻石若徧于羣神句。詩時邁箋［釋曰］自歲二
月至濬川為一章。凡三節。此以下至用特
為第一節。敘舜攝行巡守之事。巡守者。天
子為天臨撫四海。封建賢侯與共保守土
地收牧人民之責。既萬國協和黎民時雍。
又必隨時巡省。勞來鎮撫。使諸侯務施功
德於民。勤民之至也。孟子曰。天子適諸侯
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孔疏云。王者所

四十三

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己。恐
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
疾苦。義亦善。巡守之禮見孟子王制甚詳。
皆此經之大傳也。守一作狩。假借字。或可
因巡守講武閱兵。以息蠻夷寇賊之禍。亦
行視所守中一義。此巡守。馬以為在舜受
終後五年。本春秋運斗樞。蓋猶是堯當巡
之年。代堯行之。計舜攝政八年而堯崩。三

四十四

年喪畢讓丹朱。前後凡十年。第二次巡守當
在受終後十年。以在堯喪且避朱。故至来
年踐帝位乃巡守。書傳云。維元祀。巡狩四
嶽八伯。是也。歲二月者。正歲之二月。凡建
子建丑之代。舉事仍皆以建寅為正。周禮
謂之正歲。經傳通謂之歲。上書正月上日。
此不直稱二月而加歲文以别之。明其為
正歲之二月。書法精密。與周禮及詩豳風

正同。下五月八月十一月皆蒙歲文。亦猶
上仲春仲夏仲秋仲冬皆據寅正而其下
總之曰成歲也。二月斗柄正建東方卯位。
故東巡守。順天道也。下三時同。每巡守至
方岳之下。一方諸侯皆来朝。岱宗。泰山。東
方之岳也。書稱岱。詩稱泰山。泰岱聲通。宗。
尊也。泰山為五岳之長。故曰岱宗。燔柴祭
天謂之柴。其禮積柴而加牲於其上燔之。

四十五

取陽氣上達於天也。祡正字。柴借字。此字
孟壁中古文作𥛚。孔君以今文讀之定作
祡。後世繕寫通作柴。巡守主為考諸侯之
績。至方岳必先燔柴祭天。因望秩于山川
者。明天子為天地百神之主。命德討罪一
本於天。顯神明。教尊尊也。覲禮說巡守盟之
祭禮曰。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
瘞。王者父天母地。此告至不言瘞。或以柴包之。言柴則有瘞可知。肆覲

東后。乃正行巡守考績之事。下文所云是也。或以為此柴即封禪。漢張純引此經說之曰。是封禪之義。案巡守與封禪義同而事異。蓋皆考諸侯之績而柴燎祀天。但巡守五歲一行。王考績。其柴望之禮。四岳皆然。封禪一王一行。以所考諸侯之績。治天下之成功。就泰山柴燎告天。舜封禪當在即位後。此時但攝行巡守而已。集解引鄭注柴燎連文。或鄭注本作柴。但釋文不出異字。未敢定。

協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協正四月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公羊隱八年傳疏史記集解無者字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通典吉禮巡守同律。陰呂陽律也。釋文律陽律也。江氏引作同陰呂謂釋文有字。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公羊疏史記集解稱上曰衡。

文選六代論注箋云史遷協作合。馬氏曰。律。法也。釋文漢書說。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律歷志協一作叶。白虎通巡守釋曰江氏云。月數。指謂以閏月正四時。日名。謂甲乙之類。備有失或閏而致四時乖誤。案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奉之以布令授時。又諸侯自二王後用先代正朔外。餘皆奉當王之正。故合正之。使尊王勤民也。江氏又說。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云。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是律為陽同為陰。漢志云。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六同又名六呂。故云同陰呂律陽律。禮記王制說巡守云。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是謂正此同律之等。與此同律等蒙上協正之文正同。段氏云。

鄭君注欽官典同云。同。陰律也。書曰。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依鄭此注。是同律並
言管於上文之正字。疏云。正日同律度量衡
者。謂正定日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度
之文。尺量之斗斛衡之斤兩。六者皆定正
之、使依法。疏蓋循尚書鄭注為之。然則釋
文大書同律。下云鄭云陰呂陽律也。蓋陰
呂訓同。陽律訓律也。案江段申鄭義甚確。

四十八

但史記集解引鄭云。律音律。專釋律字。釋
文於馬云律法也之下引鄭云陰呂陽律
者。疑承馬注律字之文。亦專釋律字。合兩
文讀之云。律音律。陰呂陽律也。文義甚順。
蓋對言則陰為呂陽為律。統言則皆稱律。
故鄭兼言陰呂陽律以釋經之律字。鄭學
宏通。兼綜各家師說。詩箋禮注往往異義。
竊疑周禮注引書以同律並蒙正文。如賈

疏所申。蓋禮家說書義。與王合。此注兼舉
陰呂陽律以釋律字。當以律度量衡並蒙
同文。蓋書家舊說。與漢律曆志合。上注但
云合正月數日名。則鄭意同律句不與上
相蒙。不釋同字者。義可知也。注文缺佚。姑
以意推之。學者詳焉。協時月正日。欽若昊
天敬授民時。生民之本於是乎在也。同律
度量衡。齊遠近立民信。使強不得陵弱智

四十九

不得詐愚。所謂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
行也。世衰道微。邪慝橫行。矯誣上天。舉日
月合會晦朔弦望昭昭在上者而變亂之。
以惑民視聽。取先王數千年來法度之器
而妄輕重之。以導民欺詐爭奪。趙高王莽
接跡於天下。而生民之禍烈矣。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
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當作五玉也。

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繅也。二生一死贄者。羔雁生也。卿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公羊隱八年傳疏 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史記正義 箋云大傳說。舜修五禮五玉三帛。廣韻入聲二十陌 史遷贄作摯。生或作牲。封禪書 白虎通曰。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

五十

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耿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瑞贄 馬氏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孫所執也。摯二生羔雁。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上五玉。史記集解 今文玉或作樂。侯書郊祀志 贄。壁中古文作𡜊。說文稱虞書雉𡜊。女部 釋曰 上言覲諸侯所合正齊同之事。所以奉天時立民信。此言諸侯及諸臣來覲之禮。所以正君臣辨上下。舜承帝命攝行之。一如帝親行正禮。周公明堂之位明諸侯之尊卑。與此同義。修五禮者。謂修五等諸侯朝聘之禮。江氏云。唐虞秩宗。猶周之宗伯。主禮者也。周禮大宗伯職備言吉凶賓

五十一

軍嘉五禮。而此篇下文命伯夷爲秩宗止言三禮。謂天地人之禮。止是周禮事鬼神示之吉禮而已。則唐虞未有吉凶賓軍嘉五禮之名目。故鄭云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蓋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也。王氏云。此巡守所修。故爲五等諸侯之禮。馬云五禮吉凶軍賓嘉。攷春官大宗伯五禮。修之平日。何待此時。案五禮吉凶等事。其來已久。而其名數則至周始定。故鄭六藝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此修五禮之文。以五玉三帛等直接。其爲五等諸侯朝聘之禮審矣。五玉即五瑞。諸侯見王以合符信。即以爲贄。三帛所以薦之。江氏云。禮緯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用三帛以薦玉。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故周爲天正色尚

五十二

赤。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故殷爲地正。色尚白。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故夏爲人正色尚黑。是則所尚之色。視其正朔。堯建丑則尚白。郤而推之。則高辛建寅色尚黑。高陽建子色尚赤。故鄭言高陽後用赤繒高辛後用黑繒也。案二王之後用其先王正朔服色。尊先聖也。餘皆奉當王之制。大一統也。時舜試天子事。堯尊如故。故其餘諸侯皆奉堯正用白繒。馬云三帛三孤所執。據周禮爲說。或一義。此經大傳史記皆作五玉三帛。玉帛相須。文又相屬。惟漢書郊祀志五玉作五樂。孫氏謂大傳玉作樂。舉虞夏傳爲證。然廣韻引大傳明云五玉。並無五樂二字連文之語。惟虞夏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其下每嶽貢兩伯之樂。又云。簇以爲八。此八

五十三

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八。謂
八音。五。謂五聲耳。亦未見五樂二字連文。
且此經詳舉巡守所協所正所同所修之
事而未及樂。虞夏傳當依逸舜典文為說。
詳論樂正定樂名之事而不及其他。容兩
經各有詳略。據王制巡守自兼有考正禮
樂之事。而記文與此經及虞夏傳詳略各
不同。未可執彼定此。漢書作樂。或字誤。或

五十四

今文別本異義。然有帛無玉。於禮不備。陳
氏喬樅謂五禮下當兼有五樂五玉字。理
雖可通。然大傳史記馬鄭本載今古文皆
不爾。當從疑事毋執之例。二生對一死為
文。生。正字。牲。借字。孫氏據白虎通古以麑
鹿今以羔雁之文。謂唐虞二生當以麑鹿。
考士相見禮注云。或曰。麛。孤之贄也。麛同麑。
陳氏立白虎通疏證引改孤為古。蓋謂鄭用

班說。然麑鹿為贄未見正經。故馬鄭此注
皆據三禮正文以羔雁為說。贄。俗字。據說
文史記蓋壁中古文作摯。孔君以今文讀
之作摯。摯。握持也。摯。至也。用為所執以至者至
之字。皆引申假借義。五器。盛羔雁及雉之
器。上中下士贄同器同而飾異。合卿大夫
之器為五。爾雅。如。往也。鄭云。以物相授與
之言。謂往而致之。與下文如岱禮如初之

五十五

如異。故鄭學之徒讀乃個切。見集韻。以帛
薦玉。以器盛贄。皆所以致敬。周禮改帛為
繅。去器而飾以繢以布。則更簡而文矣。孝
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
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鄭注謂天
子五年一巡守勞來之。故經於諸侯及其
臣之禮並詳。

卒乃復。

卒。巳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
用特牛告於文祖矣。公羊隱八年傳疏 箋云 馬氏
曰。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也。史記
集解 釋曰 白虎通云。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
承宗廟。故不踰時也。則巡一岳禮畢即歸。
至後月祭禮畢更出明矣。鄭義至當。下云
歸格于藝祖用特。於四時巡守畢總敘歸
後之禮。故鄭知每歸當然也。馬以如五器
卒乃復連讀。文義迂迴。似失之。蔡氏以後
為後西行由是折而南行。此行道之常。不
必言也。朱子云。卒乃復是事畢而歸。與經
文脗合。正同鄭義。

五十六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箋云 大傳說。五嶽。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
嵩山也。白虎通引白虎通曰。南方為霍山者何。霍
之為言護也。言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巡守
史遷說。南嶽。衡山也。封禪書 釋曰 禮。宗廟之
祭以夏正四孟月。東巡既歸。孟夏祭祀畢
後。更出南巡。五月中可至南岳。據此經本
文及大傳說舜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并白
虎通文。明一年徧巡四岳。每一嶽岳歸後出。
文義灼然。或謂四巡畢乃歸。諸侯朝王僅廢一時祭。恐無天
子巡守終歲在塗盡廢夏秋冬三時祭之
理。南岳。爾雅釋山有二說。一云江南衡。一
云霍山為南嶽。蓋兼陳異代之制。猶九州
之名禹貢周禮爾雅所列不同也。霍山。水
經以為天柱。在今安徽潛山縣西南。衡山
在今湖南衡州府西。通典引崔靈恩說。唐
虞以衡山為南嶽。周氏以霍山為南嶽。孫氏
謂衡霍二字互誤。且謂漢武以霍山為南
嶽。本書今文舊說。是後唐虞南嶽之舊。非
創制。皆是。崔云唐虞以霍山為南嶽。據書

五十七

大傳。周氏以衡山爲南嶽。據周禮職方。蓋唐虞帝都。東去岱。南去霍。西去華。北去恒。皆非絕遠。故一年可四出四歸不廢時祭。若遠至衡山。勢必不及矣。殷人都亳。周公營洛邑爲王城。皆在今河南界。則宜以衡山爲南嶽。周初都豐鎬偏西。故五嶽首列河南華河西嶽而無嵩高。至周公制禮。乃後以華爲西嶽嵩爲中嶽。故詩云崧高維嶽。周代享國既久。東周以來。習以岱衡華恒嵩爲五嶽。漢都長安。衡山遼遠。武帝乃按古圖書後唐虞之制。爾雅大傳在武帝前。自據古制。非說漢制也。至崔氏謂五歲巡一嶽。二十年乃周。則非是。唐虞南嶽既近在灊山。則一年四巡。無足疑矣。　又案上文卒乃後。經義斷如鄭注。諸家曲說皆非。但王制述巡守禮無此文。記人雜采虞

夏殷周之制。或武王初定天下。尚在鎬京。成王雖宅土中。仍還西都。自西都至岱宗。歸而後出。南至衡山。又自衡西歸。再巡西北二嶽。其勢必不能如期。或當時夏秋之祭。暫使有司攝之。故東巡後不云卒乃後。史公於本紀南西北不舉嶽名而釋之。而東巡後述經有卒乃後之文。蓋不定以南嶽爲衡。意與大傳白虎通說同。於封禪書舉五嶽之名。釋云南嶽衡山也。引經無卒乃後句。或據書家別說。與王制說西周制同。反覆推求。附存此說。學者詳之。或曰。舜崩於蒼梧之野。此因南巡而遂征苗。猶禹會諸侯於塗山。非巡守常禮。

八月西巡守。至於西岳。如初。

[箋云] 史遷說。西嶽。華山也。封禪書白虎通曰。

西方爲華山者何。華之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巡守 釋曰 南巡既歸。孟秋祭畢。更出西巡。八月中可至西岳。下北岳可例推。周都豐鎬在五嶽之外。故更以華山爲中嶽。別以嶽山爲西嶽。周公制禮後仍後古制。故周禮大宗伯大司樂鄭注說五嶽有二義。亦酌取爾雅文。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初。今本作如西禮。釋文如云。馬本作如初。馬下脫鄭字。

六十

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公羊隱八年傳疏 箋云 史遷朔作北。南巡狩西巡狩下文略不具。惟於北巡狩下總云皆如初。又說。北嶽。恒山也。封禪書 白虎通曰。北方爲恒山者何。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巡守如初。馬本同。今文或作如西禮。公羊解詁今本同。釋曰 初即岱禮。但五月與東巡文相接。故質言如岱禮。八月十一月文相遠。故變言如初。初者。據後追本之辭。然此惟本經此節爲然。若禮經則事與前同者。遠近皆云如初也。鄭明云八月十一月言初。則此經鄭本與馬同。釋文馬下脫定鄭字。經文至重。不敢輕改。惟此條鄭本確然無疑。故據之。何邵公引作如西禮。蓋今文本有如此者。僞孔王肅襲之。何氏又云。還至嵩。如初禮。此或書家舊有是說。然無徵。不敢信。

六十一

歸格于藝祖。用特。

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詩我將疏 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如尚書王制之文。所以不一岳之後而云歸者。因明四岳禮同。使其文相次。是以終巡守之後乃始云歸耳。通典巡守 箋云 馬氏曰。藝。禰也。釋文 藝祖今文作

禰祖。大傳或作祖禰。史遷說。歸至于祖禰廟。
用特牛禮。白虎通曰。王者出必告廟何。孝
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曰。歸格于
祖禰。巡狩 釋曰 藝文同義。唐虞五府總名文
祖。又名藝祖。江氏云。前受終文祖。後即位
亦格于文祖。是每有大典禮必格文祖矣。
巡守大典。事畢而歸。必格文祖。經言格于
藝祖。故知藝祖即文祖也。案文祖者。以祖

配天之所。廟之至尊者。經舉尊以統卑。言
格于藝祖。則祖禰親廟皆格及出時告於
祖禰皆已見之矣。巡守大典。帝雖使舜攝
行。亦每出每歸必告廟。尊親之義也。上云
卒乃復。明一岳事畢即歸格此云歸于藝祖。明每
歸皆告祭。四岳禮同。注說終巡守之禮乃
始云歸之意。義主經。本兼云王制者。以彼
文與此大同。故并及之。或王制兼陳異代

之禮。上無卒乃復之文。不必每岳皆歸。但
舊說多謂記取書文。不加曲別。故鄭統同
言之耳。此經古文作藝祖。今文家讀藝為
禰。又以經傳皆先祖後禰。轉作祖禰。要之
天子之孝。以敬天尊祖為愛敬天下之本。
故每出及歸必告太祖以及禰廟。又以遷
廟之主載於齋車。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
主告廟而奉以行。書今古文說與禮記王

制曾子問諸條相證益明。王制注云。祖下
及禰。足以括之矣。用特牛者。此告歸釋奠。
異於正祭也。　以上第
以血一節。敘巡守之禮。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四朝。四年舊誤作李。今依盧校及孫疏本。朝京師也。
釋文 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
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疏 王制 箋

云史遷載作歲。或作載。書封禪馬氏曰。四面朝於方岳之下。文釋白虎通曰。所以不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巡狩釋曰上陳巡守之禮。此言巡守及述職之年并考績之事。五載一巡守者。謂天子每五年一出徧巡諸侯所守。此唐虞之制。周則十二年一巡守。夏殷無文。鄭志以為六年一巡守。約虞周推之。羣后四朝。謂四年分朝京師。如第一年東方來朝。其明年南方來朝。又明年西方。又明年北方。凡四歲而徧。又明年則天子巡守。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凡五歲之中。天子適諸侯諸侯朝於天子各一。以後每五年皆如此。四年之中。諸侯各以歲來朝。約言之則曰歲朝。故王制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謂

六十四

諸侯各以歲分朝。與周制以服分者異。文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謂諸侯於歲當朝者廢一時祭。此則周制亦然。四朝者。四年分朝。別有一年巡守。適計之則為五年一朝。故孝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此禮記熊氏說。最得鄭旨。但唐虞諸侯朝京師前後相距五年。自以避巡守而然。除巡守之歲。諸侯自各依四年分朝之常。故經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不云羣后一朝。晉文公因此遂定為五年一朝霸主之制。儒者相傳五年一朝之說。而不辨其所以然。故鄭於王制注分別之。鄭又云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者。謂既以四方分屬四年。又每方各分為四。分趣四時。終歲而一方徧。如第一年東方之中。分正東者朝春。

六十五

近南者宗夏。偏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餘
三方推之可知。蓋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
行。以啟蠻夷寇賊之禍。周禮賈景伯說深
得事理。鄭義同也。馬以四朝為四面朝於
方岳之下。四面猶四處。或方岳在每方之
中。其旁諸侯四面來會也。然與上肆覲義
複。故鄭不從。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六十六

【箋云】史遷敷奏作徧告。今文或敷作傅。漢書宣帝
紀說文。試。用也。虞書曰。明試以功。言部大傳
說。有功者賞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白虎通曰。能安民者賜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賜
衣服。續考【釋曰】徧告。訓詁字。敷奏以言。謂朝
京師及朝方岳之時。徧進告治國之功狀
以言。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
者。述所職也。明試以功者。試。用也。驗也。諸
侯來朝。既自言其治績。因用之以責其成
功。至巡守。遂明驗其言之信否以其守土
治民之功狀。所謂巡守者巡所守也。王制
言命太史陳詩詩命市納賈之等。孟子言春
省耕秋省斂。入其疆土闢地辟其田野治養老
尊賢俊傑在位或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
克在位之等。皆明試以功之事。若功與言
反。如共工之靜言庸違。鯀之績用弗成。及

六十七

王制所云神祇不舉宗廟不順等罪。禍適
斯及。其篤於仁義有功德於民。則錫之車
服以彰其庸。庸亦功也。賓四門後。諸侯皆
有美德無凶人。故但云車服以庸。覲禮侯
氏請罪。天子曰。伯父無事。歸寧宣乃邦。又曰。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義與此同也。敷傅古
字通。　以上

以上第二節。言巡守述職考績之事。

肇十有二州。

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衛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三州。并舊為十二州也。（爾雅釋地釋文）【箋云】肇。當作兆。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詩玄鳥篇箋）漢書曰。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地理志）馬氏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於是為十二州也。（史記集解）【釋曰】此節言舜攝巡守疆理天下之事。鄭下注云定界。則肇當如詩箋讀為兆。即說文垗字。肇十有二州。就堯所分十二州而審定其界。古書說人皇兄弟九人。別長九州。又說神農以上合天下為大九州。蓋九州之名甚古。黃帝始就中國方制萬里。畫為九州。堯遭

六十八

洪水。九州分絕為十二。蓋當時河患尤劇。冀青兗豫之域。懷襄之勢最甚。堯因時制宜。即就水所絕處分置三州。每州置牧。使師（帥）諸侯屬徒役。助疏瀹堤防之與（功）。各州協（力）從事。大水經流每跨數州。禹行水順九州山脈故道施功。而十二牧皆佐助荒度之。水土既平。五服弼成。九州仿同。當後古制。又以平成初奏。恐猶有餘患。且冀北地本極廣。青又跨海。宣防疆理不厭其詳。故十二州未遽合并。舜巡守時更正其經界。濬其川流。俾十二牧隨時遵而行之。注云更為之定界。則肇不當訓始。而分非自舜創制明矣。十二州復為九州不知何時。度在洪水久平之後。禹貢之書。作於唐虞之際。而其制當定於夏之際。漢書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馬云禹平水土置九州。皆隱

六十九

括後事大略言之。以齊為營州燕為幽州者。爾雅釋地文。衛為并州者。史記正義引星經云。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皆舉後世國名大略指說之。大傳說舜元祀巡守兆十有二州。鄭注以為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者。此經為更定州界之事。彼時界已久定。故釋為兆祀。時事各異。非必今古文異說。但定界之後。即當祭分星。則大傳之義亦得通於此經。鄭意或經傳注互見也。

封十有二濬川山。

更為之定界。濬水害也。史記集解箋云史遷無封十有二山。濬作決。大傳說舜元祀巡守曰。壇四奥。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鄭氏曰。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十有二州之鎮也。兆。域也。為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也。釋曰既定十二州之界。因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周禮職方氏揚州山鎮曰會稽之等是也。其封之。蓋為壇山上而祭之。自是每巡守執封土為壇以祭。故大傳舜元祀巡守文與此同。又每州各濬其川以防水患。鄭云更為之定界濬水害者。謂十有二州各審定其界。而責成州牧羣后隨時通利水道。勿使有壅塞之患。此正見十二州不遽省并之故。蓋十二州非盡變九州之界。特就冀青二州中界畫之。於五服之制萬國之封絶無變動。特因舊日分絶之處仍置其牧。以使隨時施功疏濬耳。此經擧十有二州。數土之大成也。封十有二山濬川。舉高山大川之大成也。大傳所言。則功大定後祭祀之禮。先封後兆。文偶倒耳。御覽引此二句下有濬川二字。或水道疏濬當隨時視察。故上

既言沈而下又言濬畎。濬。深通川也。史公
作決。訓詁字。謂決去壅塞也。 以上第三
節。因巡守釐理天下。自歲二月至此為第一
五章。敘巡守。
象以典刑。
箋云 大傳說。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
用刑而民興(與)相漸。御覽刑法部十一 唐虞之象刑。
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以居
州里而反於禮。鄭氏曰。純。緣也。時人尚德
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周禮罷
民亦然。公羊傳襄二十九年疏 周禮大司寇縣刑象
之灋。鄭氏曰。縣其書。司圜掌收教罷民。凡
害人者弗使冠飾。鄭氏曰。弗使冠飾者。著
墨(黑)幪。若古之象刑與。馬氏曰。言咎繇制五
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史記
集解 釋曰 自此至天下咸服為第四章。言飭

七十二

戒天下以慎刑。因及前此四罪之事。凡二
節。此一節正言慎刑。象以典(刑)者。象。如易天
垂象及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之象。典。
常也。垂象以明五常之刑。謂若周禮大司
寇縣刑象之灋。使萬民觀之。蓋五刑皆畫
其象。及流宥鞭扑贖等並著其說。此象之
著於平時者也。又若司圜收教罷民去其
冠飾。鄭注引大傳墨幪為比。此象之著於
民已犯教而未麗於法者也。象刑之制。見
傳記諸子文甚繁。孫氏皋陶謨疏博引釋
之。愚嘗論之曰。象刑。猶周禮刑象也。刑者。
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赤子匍匐將入井。非
赤子之罪。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視成謂
之暴。故必圖畫其象以憲禁(而)明示(之。)使萬民
觸目警心。畏威寡罪。唐虞時象刑。蓋以蒙
帛表墨。以赭衣表剕。以墨蒙髕處表髕。以

七十三

布衣無領表大辟。皆畫而懸之。示犯者當依此施刑。書曰。方施象刑惟明。易言刑之卦皆有離。離為明。蓋必使天下人人知法。而後可誅其犯法。後世循吏或摘錄刑條。或圖畫繪刑象。按戶分授。剴切曉諭。即古象刑惟明之意。先王既以象刑明民。及其犯法。又有三宥三赦之條議其老幼過失惷愚。夫然故刑罰（罰）所加。民皆知上之求其生而不得。而非以死懼我。是以殺之不怨。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象刑為古教戒良法。與肉刑不相妨。但唐虞人不犯法。則祇有象刑無肉刑。周公制禮太平刑措。是亦象刑而已。象刑以言刑措。非謂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亦非謂先有象刑後乃有肉刑也。五刑所從來遠矣。堯舜禹三聖相繼。刑措不用。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

七十四

禹殺而戮之。此非常之事。書傳說禹見罪人下車泣之。亦偶然之事。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肉刑之繁。當自夏之衰始。是以傳於夏后肉辟之言。此節首象以典刑一句為下文總綱。以典刑著於象。蓋五刑之圖九刑科條之說皆是。馬氏云皐陶制五常之刑者。白虎通云。五刑者。五常之鞭簗（策）也。康誥言元惡大憝不孝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不睦等刑。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呂刑曰。伯夷降典。哲民惟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是刑從禮出。所以弼教。祭法曰。堯能賞均刑法。堯時黎民於變。久已刑措。不幸洪水為災。下民昏墊。彝倫攸斁。舜既命禹平水土。與敷五教典三禮。因命皐陶申堯所均之刑法

七十五

以桀彝教德。當時五典克從。萬國作乂。無犯法。而象刑仍教戒不怠。間有頑未率教者。及其未麗於刑。就其近似爲畫象以恥之。而鄉里以爲大戮。其人亦如誤入水火之不敢後犯矣。此唐虞象刑之義也。

流宥五刑。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小學紺珠治道 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周禮司刑疏 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疏 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也。史記正義 【箋云】馬氏曰。流放。宥寬也。釋文引作三赦也 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史記集解

七十六

【釋曰】以下四句列典刑之目。皆爲圖說垂象以明民者。流宥五刑。即下文所云五刑五流。五刑之可原者。流放以寬宥之。周禮三宥是也。宥之之法。當隨其罪之輕重爲道之遠近。雖大罪亦有時從輕。如四凶以舊臣僅予貶謫。是也。先言流宥後言五刑者。從文便。經此五句皆以刑字在末句達屬成文也。且先言象刑次言流宥乃及五刑。亦見象之不忍宥之不路怙終殘賊然後刑之之意。五刑者。顓頊既遏絕苗民。制之以治殺人戕敗人之大惡。蓋定爲法令。畫其圖象以明示民。聖德大行之後。則存其象已。而唐虞之象刑正如此。既備載刑象以徧示平民。又各著當刑之象以警惕罷民。其稍可原者。又有流宥之法。當時民皆有恥且格。而不忍自外生成。所謂象刑而民不犯者此也。鄭注以五刑合流宥鞭扑贖四者爲九刑。本經當文自明。周公之制所本。見文十八年左傳。傳又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此衰周人就周公九刑之目而

七十七

別為書耳。五刑之起甚古。愚於易噬嗑彖釋嘗備論之。與此經及呂刑皆有發明。令錄於下以肴學者兩讀。○易彖釋曰。古有肉刑。其来尚矣。以書呂刑考之。蚩尤始作亂。延及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黄帝誅之。逮少昊之衰。苗民亂德。制五虐之刑。劓刵椓黥。殺戮無辜。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顓頊氏興。哀庶戮之不辜也。遏絕

七十八

苗民。無世在下。又惡暴民之擅屠戮而良民為之魚肉也。報虐以威。還以其虐人之法為受虐者報。其至冤極痛。著為法令。殺人者死。傷人重者臏。輕者劓。男女不以禮交者宮。穿窬盜竊者墨。情法相當。凡爭人心。明明棐常。灼于四方。於是天下人人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推刃於人適以自賊。強不敢陵弱。衆不敢犯寡。鰥寡無告之民皆不受侵侮。而天下大治。唐虞之際。黎民於變時雍。五刑雖有其象而無犯者。故曰象以典刑。又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非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直天下無殺人傷人者耳。虞夏相繼。太平日久。閱有一人之敢戾。禹至下車而泣之。及太康失道。夷羿篡竊。四方亂獄始多。歷商及周。其盛也蓋刑措。其衰也刑辟乃行。故曰

七十九

三王肉辟。謂三代之衰世耳。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謂衰世乃恃法以治民也。夫商夏之事遠矣。周官以九職任萬民。遂人以下之勞農教稼。司市以下之恤商阜財。法良意美。至纖至悉。馭之以八統。繫之以九兩。安之養之以本俗六。保息六。內有宗法。外有師儒朋友。教

之六德六行六藝。糾之鄉八刑。合諸鄉射飲酒。歲時讀法。書其孝弟敬敏任恤有學者。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凡所以厚生正德勞來匡直觀感興起通志類情之道無不備。是以羣黎百姓徧為爾德。教不肅而成。刑不省而措。然猶懼其未也。又有司諫司救之官。察萬民之有過失邪惡將麗于法者。及其未發而救之。有

八十

調人之官。和萬民之難。察其功惡意善罪雖應得情有可原者而設法和解之。至於罪惡已着。救不及救。和無可和。又有三刺三宥之法以曲原其情。必其元惡大憝皆不畏死罔民弗憝者然後刑茲無赦與衆棄之。夫如是則其陷於刑且死者至少。肉刑雖峻而不為虐。以後世之律擬之。盜持械傷人者皆斬。強姦者斬。宮刖相況。殆猶輕焉。及三代衰。教化微。刑肅俗敝。觀呂刑所稱五過之疵。後世治獄之弊已所不免。然封建之世。諸侯之國視民心為安危。若齊襄晉靈之失道。不旋踵而亂亡。長民之吏即其鄉人。進則為吏。退則為民。雖欲酷暴而勢有不能。故變風十二國刺淫刑者尚鮮。及春秋之末。諸侯大者地兼數圻。其勢不易覆亡。驕溢恣睢漸甚。故齊景未為大

八十一

無道而有踊貴屨賤之謠。戰國尤甚。酷烈極于亡秦而民無所措手足矣。漢興。高帝除秦苛法。而酷吏之風猶在。文帝除肉刑。實為因時制宜莫大仁政。與顓頊氏之遏絕苗民報虐以威先後一揆。蓋肉刑可行於封建之世而必不可行於郡縣之代。可行於先王仁厚之餘而必不可行於暴秦酷虐之後。使三王而當漢文之時。亦必除之。

蓋郡縣之世。以一人統御四海。四方司政
典獄一或失人。怙勢作威。藉法肆虐。君門
萬里。豈能周知。漢御郡縣吏非不嚴也。然
前史所載酷吏之風。怵心駭耳。決獄則百
里流血。鞫囚則五毒並施。雖號為賢吏者。
亦間有以忿怒殺人之事。此路溫舒劉向
班固所為流涕太息而道也。肉刑除猶如
此。況不除乎。迂儒泥古。不達其本。不知與

八十二

時消息之義。乃有復肉刑之說。此何異議
復井田以奪富民之產。議復封建以啟天
下之爭哉。孔文舉謂紂斮朝涉之脛。若郡
縣吏各妄刖一人。是九服之內無非紂也。
鄭注周禮於五刑下特著之曰孝文帝十
三年除肉刑。以示刑罰世輕世重。勿用不行
之意。洵通儒之卓識。仁人之用心也。獄者
生人之大命。先王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

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故因噬嗑滅鼻之
戒而備論之。若夫煦煦為仁。縱姦庇盜以
貽生民莫大之禍。甚者包藏禍心。欲殫殘
聖法。縱舍盜賊。以濫覆國家。流毒四海。此又
與不仁之甚者。漢孝文孝宣光武明章之世。
風俗茂美。獄訟衰息。循吏若文翁黃霸卓
茂劉寬之倫。藹然愷悌君子。而詰姦除盜。
未嘗少縱。我

八十三

朝
聖祖
世宗
高宗之時。寰宇承平。德厚侔天地。利澤溥
四海。陳文恭湯文正張清恪陸清獻諸儒
臣。以道化民。慈惠長吏布海內。而剗除地
方姦宄無俾遺種。書曰。無胥戕。無胥虐。又
曰。若保赤子。酷吏之戕百姓。與賊民之虐

一萬ㄒㄨ冊 責參四庫全書第56 ...

良善。皆赤子之虎狼也。為民父母必並去之。此噬嗑用獄豈致刑所以為反泰之用也夫。

鞭作官刑。

箋云。馬氏曰。為辨治官事者為刑。史記集解釋曰江氏說。馬注上為于偽友(反)辨(辦)字中从刀。辯(辦辦)具之誼。與辨別之辨誼異字同。俗作辦。案辨隸變作辦。更造辦字。辦治猶今云辦理。孫氏云。庶人在官有祿者。過則加之鞭笞。愚謂鞭以撻不奉法及誤事者。下云扑作教刑。為不率教及斆(學)學者。官之有鞭。教之有扑。隨事施設。或本不在刑之數。聖人恐俗吏俗師或逞暴怒而不知恤。頑役頑徒但懷怨懟而不知恥。特作為刑條。如何犯法乃用鞭。如何犯教乃用扑。各有尺寸之度多少之數。並著之象。使用者知其為

八十四

國家之刑而不敢妄施。受者自以犯國家之刑而引為大恥。如此則為官師者務身(申)令勤教。受治受教者皆自愛自勉。而鞭扑亦罕(罕)用矣。鞭作官刑。扑作教刑。正聖人畏刑勸善之心。皋陶謨所謂欲並生也。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勞)。猶苦也。父母之於子。有時不得已而勞之。勞之正愛之至也。為官師者體此。乃得此經之意。

八十五

扑作教刑。

扑。檟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史記集解釋曰鞭扑皆薄刑。而扑尤輕。所以為教官作刑者也。

金作贖刑。

箋云馬氏曰。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釋曰五金皆稱金。此金亦金也。謂銅。馬云黃金。據漢法為說。非古

也。詳鄭駁異義。語在孫疏。會罸(罰)也。亦爲之
刑。見其雖孝而免。其可恥與受刑同。云作
者。蓋亦詳具其條著於象。以易周禮推之。
過失殺傷人者。贖金當以與鄰家。其他誤
犯公義者。金當入於官。據呂刑則五刑皆
有贖。或謂如此則當(富)者不死。貧者雖可以
不死而亦必死。不知贖刑原爲意善功惡
者設。且與流宥之法相通。力不能贖者。過
失疑獄減等流放可也。

八十六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
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史記
集解箋云史遷災作裁。肆作過。終一作衆。釋
曰說文。眚目病生翳也。引申之(日)月之食
稱眚。然則眚爲蔽所不見而於人有害之
義。眚災與怙終對。肆史公作過。訓詁字。怙。

恃也。謂恃其姦智惡才。終無悛心。賊。害也。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眚
災肆赦。謂一眚之咎。雖於人有患害而實
出無心之過。則赦之。怙終賊刑。謂怙其姦
邪終身不變。忍心爲殘賊不仁之事。乃刑
之。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所謂怙終
賊刑也。又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八十七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所謂眚災肆
赦也。互詳彼經下。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
眚。穀梁傳曰。肆。失也。眚。災也。孫氏讀失爲
佚。謂此經肆赦義當同。愚謂眚訓過亦訓
災。人有過能改。如日月之食雖爲災象。無
損於明也。肆訓過亦訓佚。傳云肆失也。過
失同義。失佚通字。春秋肆大眚無赦字。則
肆字中即包赦義。故公羊釋文肆或作佚。

謂縱佚大罪眚災也。此經明云赦。則肆當訓過。謂眚災適爾犯過。當原情赦之。兩經義通而字訓稍異。經上四句著所象之典刑。此二句示用刑之權衡。蓋眚災者或本善人。故予以自新。怙終者敢不畏死。屢赦不改。勢必為元惡大憝。以決倫紀之防而貽蒼生之憂。故正名為賊而與衆棄之。然當時化行俗美。民恥象刑且甚於畏肉刑。

八十八

則怙終而陷刑者亦絕無矣。終或作衆。蓋假借字。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箋云　史遷恤作靜。今文惟作維。匡謬正俗恤作謐。史記集解　釋曰　上文典刑。蓋久布於天下。舜因巡守更明罰敕法。述帝命深戒之。重言欽哉。敬之又敬。惟刑之恤。言當憂念審慎。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不可稍有輕躁以誤入人罪也。為民父母不能教養得理。使天下和親安平康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致有出於禮而入於刑者。聖人之心若己推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故畫象以明示之於未然之先。愧厲之於將然之際。一綫可原。必予矜全。忠信之長。慈師惠之師。雖恕伊教。哀矜折獄。不矜聽斷之神。務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由聽訟而至無訟。

八十九

此恤刑之道也。欽哉二句。聖人之情見乎辭。千載下如聞其聲。歷代循吏傳。皆此經之外傳也。恤。憂也。謂憂念審慎。古本多作卹。義同。今文作謐。謐。靜也。段氏謂古文作卹。亦靜慎之意。卹謐音近相假借。皆謂慎靜。蓋靜慎意得交通。未有心氣不靜而可謂之慎者。未有能慎而浮妄之動不除。未貊然寧靜者。卹謐皆謂慎刑。無二義也。案

靜慎故能憂念。義相引申。春秋傳曰。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也。史記以訓詁代經。兼合今古文義。　此第一節。言恤刑。

流

流共工于幽洲。

幽州。(州字今補)北裔。(詩蓼蕭疏)【箋云】馬氏曰。北裔也。(史記集解)史遷說。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舜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洲。本作州。(孟子及諸書引皆作州。洲俗字。後人所改。)一作都。(莊子在宥篇)【釋曰】上既詳言恤刑。因類記前此四罪。以見聖人用刑仁至義盡。流放竄(竄)殛。皆上文所謂流宥。流者刑之本名。故首着之。共工。據鄭注以官氏。當時蓋居鄉官。不知何職。史公云試之工師。則以為當時居共工之官。殆亦古說。云共工果淫辟。即述(實)上經所謂善言其用僻。左傳說窮奇所謂靜譖庸回也。云舜言於帝請流放四人者。大戴記五帝德以四罪為堯事。孟子萬章篇以為舜事。明舜請於堯而為之。但(此)當是舜宅百揆時奉帝命出考績黜陟之事。非攝位後巡守而歸始行之。史文頗抵捂。故刪着之。云以變北狄者。變或作燮。蓋自朝庭大臣貶為遠方小侯。使變化燮和夷狄。如後世帶罪立功也。下三方同。州陵(作)或又作都者。水中可居者曰州。陵為土高。都為民居。義大同也。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相傳共工居此。

放

放驩兜于崇山。

【箋云】馬氏曰。南裔也。史遷說。於(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釋曰】於(放)亦流也。大學曰。唯仁人放流之。鄭云。如舜放四罪。共驩皆朝臣。流放者。自朝廷驅而遠之之辭。驩兜舉共

工。左傳說渾敦所謂頑嚚不友是與比周也。盛宏之荊州記。崇山在澧陽縣南七十五里。

竄三苗于三危。

箋云 馬氏曰。西裔也。史記集解 三苗。國名也。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蓋饕餮也。史記釋文 史遷說。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又說。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竄壁中古文作𡫸。說文曰𡫸。塞也。从宀。敹聲。讀若虞書𡫸三苗之𡫸。大戴禮孟子竄作殺。釋曰 竄遷聲轉。竄𡫸聲同。說文引書作𡫸。先儒多以為竄之古文。殺者𣛰之省。皆遷逐分散遏塞之意。江淮之淮讀如禹貢東匯之匯。三苗在洞庭彭蠡閒。蓋乘洪水之時。又負固為亂。禹治水所至成功。天下之民如望慈父母。諸侯各迪有功。而苗頑怙惡脅眾獨不即功。舜知其大失民心。

即聲其罪散其眾。遷其醜類於三危。窮竄遠逃。遏絕邊荒。故謂之竄。三危。鄭注禹貢引地記謂在鳥鼠之西南。或以為在沙州敦煌縣東南。

殛鯀于羽山。

箋云 馬氏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史記集解 史遷說。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又說。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漢書說。東海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地理志 釋曰 殛。馬訓誅。孫氏云。誅者。責遣之。非殺也。舜之殛鯀。方將使之變和東夷。必非置之死地。案殛讀為極。孟子云。極之於其所往。度是時鯀治水在羽山。就而譴責之。貶為小侯。遏止於此。不得返為朝臣。故屈原云。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洪範云。鯀則殛死。謂死於放遏之所耳。蓋

鯀治水。初時必有小效。至九載無功。成乃强
堙塞之。而泛氾濫横決更不可收拾。是時禹
年已長。必力諫而不聽。舜行視其治水無
狀。乃言於堯而廢之。仍舉其子居其職。如
大將覆軍。當申軍法。姑以舊勞貸其一死。
而偏裨中有知兵者。用以代之。又吳越春
秋稱舜與四嶽舉鯀之子。四嶽謂禹曰。舜以
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職
九十四
禹卒能幹父之
蠱以釋君之憂。地平天成。功蠢在萬世。在二
帝為仁智之至。在禹為忠孝之至。鯀罪末
減。實以禹故。記云。鯀禹能修鯀之功。善則歸
親。二帝固已為禹地矣。羽山在今山東郯
城縣東北七十里。江南贛榆縣界。

四罪而天下咸服。

左傳帝鴻氏不才子謂之渾敦。少皥氏不
才子謂之窮奇。顓頊氏不才子謂之檮杌。
縉雲氏不才子謂之饕餮。令原誤命。今改。此節鄭注舛
誤甚多。今細審文義請正。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敦
也。共工為窮奇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饕為
饕餮亦可知。疏舜先誅鯀舉禹原誤而後舉禹。
原誤誅鯀襄二十一年左傳疏禹治水既畢。乃流三原誤
四凶。疏左疏引此二句在舜先句。舜不前。今審文義當如此。
刑此四人者。以堯為臣。不忍刑之。下五流有宅疏流竄
云史遷罪作皐。古文泰以後適作罪孟子萬章說。誅
九十五
不仁也。劉向說。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昔者鯀共工驩
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
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漢書楚元王傳樊儵說。唐
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
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罰。後漢書朱浮傳

釋曰左傳說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不才子之惡。與書說共驩鯀之行同。則傳四凶即此所罪之四人。此四人罪惡彰著。天下之民至以惡獸恠〔怪〕物之名呼之。故罪之而天下皆服。如劉向說。堯所以任舜而必去四凶也。如樊儵說。堯所以優游審慎必俟舜考績真知灼見而後去之也。四罪非一時。鄭注始分別之。而注文在漢魏閒傳寫已大誤。閻嘗辯之曰。余讀堯典書至殛鯀于羽山鄭注及王肅之駁。未嘗不廢書而歎。以為校讐不審之謬於經義誣先儒而誤後學非小失也。書〔疏〕春秋左傳疏引鄭此注云。禹治水既畢。乃流四凶。〔舜〕先舉禹而後誅鯀。果如所引。則王肅之難當矣。然使鄭君而愚人也。則安能注述六經以垂法後世。鄭君而為百世儒宗也。夫豈不義而或

九十六

言之哉。余嘗反覆思之。乃知鄭注四凶之四當為三。舉禹誅鯀字互誤耳。蓋經文敘事。以類相從。舜受終文祖之後。首言察璣衡審天象。次敘祭禮。次敘巡守朝覲之禮。次敘封山濬川。即禹平水土之事在其中。次敘恤刑。因及四罪。此聖人勸賞而畏刑先禮而後刑之義。初不泥行事先後也。四凶流放亦連類併舉。非一時事也。鄭以封山濬川之文在前。四罪之文在後。又春秋傳稱舜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恐人疑經之以事先後為次而四罪出於一時也。故特辯之曰禹治水既畢乃流三凶。又謂舜先殛鯀而後舉禹。所以明經文記載之法據事不據時。讀者不可誤會。傳所謂賓于四門流四凶族者。亦大略言之。不可以辭害意。蓋正慮迂愚之徒不達經旨。或〔如〕王肅所

九十七

疑而擾破之耳。豈料傳寫互誤即出於此。以致受誣千載也哉。不然。封山濬川與四罪之文先後自明。而鄭云先舉禹後誅鯀。贅此不急之語。徒見其於理不安。甚無謂矣。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夫殺人父用其子。聖人所不忍。則因

九十八

子之功而放其父。亦豈忍耶。如志之文。與洪範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語意脗合。則疏引注文之誤彰彰明矣。蓋共工驩兜等。皆後世所謂非常之才。在堯之朝。亦不能為大惡。故帝謂之靜言謂之象恭。惟其諓憸傲很出於性成。積久而惡終著。故舜賓于四門乃流放之。鯀治水之初。未嘗無功。而剛愎自是。有聖子而不能聽納其言。至

九載績用弗成。或不勝其忿恚之意。逆水之性而障塞之。使滔天之勢愈張。昏墊之禍愈烈。故亟貶黜之。宥之以遠。而其子有聖德。即舉之以補救其失。急拯民患。鯀之得罪與三凶不同時。事勢固然。洪範稱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則當時泛濫橫決。使民父子兄弟蕩析離居。天怒人怨。概可想見。帝

九十九

之殛鯀。勢不得以已也。禹知父之不善。帝之至仁。孜孜勤勞以蓋前愆。卒至地平天成。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人皆因禹之功而忘鯀之罪。故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帝嘉其績。授以天下。後遂以鯀配郊。永列祀典。斯為大孝。使禹錫玄圭之日而鯀未沒。帝必不令終歿乎羽之野斷斷可知。豈有如王肅所識者哉。總之舜

以堯臣不忍盡法治之。此義四凶所同。又將用其子。寬其父之罪。此義鯀所獨。禹竭力忘身以幹父之蠱。紓帝之憂。救民之厄。皆天理之正。人倫之至。忠孝仁義於是立極。經傳之文相證自明。鄭注誤字讀正後。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惜當時學者未探碩意。不能解肅所難耳。曰。是皆然矣。春秋傳言流四凶族以禦魑魅。史記言以變夷蠻戎狄。何也。曰。四人

八百

本皆王臣。外兼岳牧。今黜為遠方小侯。使知天討之幸免。而勤脩職事。以功贖罪。此亦聖人天覆地載之德也。余向所論如此。但鄭注之意。尋分別殛鯀與流三凶之先後。細思之。則三凶之流亦有先後。禹治水。苗頑弗即功。竄三苗必由此。其流共放驩。當在禹治水既畢大考誅賞之時。至是而四門闢。更無凶人。故傳曰舜賓于四門流四凶族。蓋統前後槩括言之。與經總言四罪同例也。　以上一節。言四罪。合上節第為一章。

二十唐石經作廿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箋云 帝。古書引多作放勳。殂落。死也。釋詁 殂或作徂。百姓。羣臣。篇首注 父為考。母為妣。釋親 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釋詁云。靜也。 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孟子趙注 載或作年。義同 遏或作閼。聲同 孟子說。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舜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又說。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禮祭法說。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春秋繁露曰。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放勳乃殂落。百

百一

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關密八音三年。畯多史遷說。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說文稱壁中古文曰。勛乃殂。釋曰此一章。紀帝崩。二十有八載。統舉舜歷試二十年及命舜攝政八年言之。故史記述經二十八年之文。上加凡字以包之。合未舜以前七十年。帝在位凡九十八年。其即位之初年若干不可考。說謂當已成人。近之。孟子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明攝政猶是相也。云天者。天欲使三聖相繼奠安萬世。而平成大功在唐虞之際。故舜相堯禹相舜皆歷年多而舜歷年尤多。祭法云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賞。謂用義和禪舜舉禹稷諸人。均刑法。謂制

象刑及放四山。先王遠世。猶遺之法。帝為天下君。不私其子。為天下得人。除天地之災。雖萬世之安。及見治定功成盡善無憾而後終。故曰以義終。帝字。孟子春秋繁露及他書皆作放勳。馬鄭本不可考。釋文據王肅本作音。其與正義本異同不可知。近儒多以此帝字為僞分舜典時所改。段氏曰。堯典之紀堯也。始言曰放勳。終言放勳乃殂。其書舜即真也。始言舜格于文祖舜曰咨四岳。終言舜生。古史文法精嚴如是。自僞傳不謂放勳為堯名。於是姚方興傅會之易為帝字。愚謂書放勳書帝皆可。但經文若本作帝。孟子引之何故改稱放勳者。天下人民尊奉之號。故於篇首書之。於殂落又特書之。猶金縢書武王既喪顧命書成王崩也。但經文至重。相傳已久。不敢

輒改。謹著其說。說文𢁫勛乃殂者。蓋古文摩滅空缺。故字落字。許舉殘文以證字義。殂或作徂者。徂。往也。殂。往死也。死則神往。猶記天王登假。莊子云千載厭世而去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云爾。殂者。魂氣歸於天。落者。形魄歸於地也。詩譜云。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在今山東濮州。百姓。羣臣也。孟子云舜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

百四 則舜亦在百姓中。三年喪據服言。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服三年。與子為父。父卒為母同。蓋讀年字絕句。董子則以三年下屬。蓋資於事父以事君。服喪三年。惟羣臣諸侯。而堯德深入人心。思慕無窮。則臣民所同。故畿內之民於天子雖服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而四海之內莫舉樂以思堯。則與羣臣服喪之期同。三年二字屬上而亦起下。白虎通引經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故舜允祀巡守始命樂正定樂。明堯喪內天下莫舉樂也。堯舉舜任禹稷諸人。神聖知遇契合至深。而天下諸侯莫非聖賢。四海人民出昏墊而登衽席。其如喪考妣遏密八音之至情固不能已。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百五 董子曰。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此君臣一體君民一體之大義也。此此一節為一章。自此以上皆帝堯時事。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箋云。元。始也。史遷格作至。釋詁。孟子說。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

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祭法曰。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
釋曰帝王受命。莫不改正。舜改建子之月
為正。故變正月常文為月正。明改月之正。
稱元日者。著改元之義。禮人君遭喪。逾年
改元。舜欲讓丹朱。故遲至堯三年喪畢。蓋
堯喪中。仍如攝政時。與君薨百官總己聽
於冢宰無甚異。其間所以教導丹朱者蓋至
矣。及喪終讓避。而丹朱卒不能如太甲成
王。諸侯莫不歸舜。天下不可曠年無君以
負帝之付託。乃承帝命而踐天位。以丹朱
嗣唐國為賓。文祖即明堂。據祭法舜宗祀
顓頊堯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格于文祖。即
告堯廟而即位。遂於是日詢岳咨牧命官。
與天下正始。以熙帝載亮天功。春秋之義
大始正本。以萬事繫於元。本此。　自此至

百六

篇終。敘舜紹堯即位命官考績。并略記舜
始末。以終堯巽位禪舜之事。蓋如是而真
能以天德嗣堯。而堯為天下得人真其仁
如天也。舜即位紀於堯典之篇。始書舜格
于文祖。又書舜曰咨四岳。其下乃稱帝曰。
而篇終又書舜。蓋堯之所以治民。體乾道
之極。舜之所以事君。體坤道之極。舜在位
五十載皆以熙帝之載。蓋其無為而治如
天。而其德合無疆如地。故曰聖人人倫之
至。而當時史臣書法精善。亦可謂察於人
倫深知聖人之心者。以此知曰若稽古至
陟方乃死全乎為堯典。而別有舜典一篇。
如易之乾坤二卦成兩既濟也。月正元日。
變於正月上日之文。以此知即位乃改正。
而上文受終不過攝其事。堯尊如故也。或
謂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正。果爾。則湯何

百七

故改積古相傳之法以駭民視聽。況歷元始於子。既創改古歷。又何以建丑而不建子乎。且此經正月月正異文何以解之。五帝皆改正。明見傳記。蓋惟歷法起於天正。故有三正迭建以通三統之義。古訓不可易也。自此至蠻夷率服為一章。分三節。此節記舜格文祖即位。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百八

卿士之職。使為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詩緇衣疏【箋云】史遷詢作謀。釋詁闢作辟字。假借說為明通四方耳目。闢壁中古文作𨳡。說文曰。闢。開也。从門。辟聲。𨳡。虞書曰闢四門。从門。从𠬞。依撰異訂大傳說。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文選刻漏銘注梅福說。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漢書本傳何敞說。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立敢諫之旗。考知政理。達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後漢書郅壽傳潛夫論曰。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輳而聖無不照。明闇達或作通。韓詩外傳或作開。聰或作窻。風俗通十反【釋曰】此明堂布政之始。舜受堯付託。反側晨興。惟恐天下仁賢猶或有遺。民情猶或未達。謀於四岳。頒政教於天下。開闢明堂四方之門。博求賢人。明通四方耳目。周知民隱。為熙載亮功之本。古之治天下以諸侯。四岳以王朝卿士外主方岳之事。十二牧以諸侯之長上承王政。天子之德所以光被四表萬邦協和黎民於變者。股肱耳目之寄斯為極重。故舜攝位則覲四岳羣牧。

百九

即位則詢岳咨牧。書大傳稱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則四岳為統舉八伯之稱。當時八伯有伯夷棄皐陶垂四人。見下文。其餘四人則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之後。其在王朝。蓋皆六官之長若羲。江氏以此四岳為共之從孫姜姓兄弟四人佐禹治水者。與大傳不合。姜姓之四岳。此時或在十二牧中羣后至虞夏之際乃為四岳歟。四門。明堂四門以及國門。闢

百十

之使政教無所壅。俊乂無不至。鄭云亦因卿士私朝在國門者。鄭意蓋以明堂四門為主。兼及卿士私朝之處。卿士由明堂達政教於國門之外。與羣牧共為天子耳目灼于四方也。闢。古文作𨳇。段氏云。从門𠬞會意也。引也。普班切。孔子國以令文讀之政為闢。案史記說上賓于四門云。於是四門闢。毋凶人也。卿士贊明堂之政而達之國門。卿士皆上贊。則四門盡闢。所謂贊人在上。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言路無不通。民求無不給。四方有敗必先知之矣。明四目。合天下之明以為明。則視無不見。達四聰。合天下之聰以為聰。則聽無不聞。夫然可以柔遠能邇。聲教訖于四海矣。四聰或作四窻。蓋今文別本異義。於四門文為複。君德莫尚於聰明。書序稱堯曰聰明文思。

百十一

稱舜曰堯聞之聰明。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當以作聰為正。孔子稱舜之大知。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稱大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故詢岳以明目達聰為首務。　此一節。言詢四岳達政教於天下。為熙帝載之本。上云四門穆穆。謂諸侯來朝至四門者皆有美德也。此

云闢四門。謂卿士在四門者皆足以知天
下之賢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
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能。恣也。詩民勞釋文［箋云］史遷說命十二牧。論
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柔安。邇
近。惇厚。允信也。並釋詁元。善之長也。易文言難
阻。釋詁云阻難。互訓。任佞。率循也。並釋詁何武說。古
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
以廣聰明燭幽隱也。漢書朱博傳韓詩外傳曰。
王者必立牧方三人者何。所以使窺遠牧
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訟
而冤失職賢而不舉者。入告天子。天子於
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
不得爾者邪。如何有飢寒而不得衣食。獄
訟而冤。失職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

百十三

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開之皆曰誠天子也。夫
我居之辟。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
明也。何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
聰。漢書說。書稱蠻夷帥服。許其慕諸夏也。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敘
柔或作渘。能或作而。漢晉鄭班碑
率或作帥。［釋曰］咨者。嗟而命之。十有二牧。
十二州諸侯之長。環列四方。每方三人。所
以助四岳布政教於五服諸侯。外薄四海。
使天子聰明無遠弗屆者。故論帝德以命
之。謂如是則蠻夷率服。下文所謂帝載此其
大要。當奉而行之也。江氏云。此皆美堯德
也。食哉惟時。敬授民時也。柔遠能邇。協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也。惇德允元。克明俊
德也。難任人。放四凶也。孔子說堯之德曰。
四海之內。舟輿所至。莫不說夷。此之謂蠻
夷率服。崇史云論帝德者。據下熙帝之載

百十五

正承此文。蓋孔子國故古書微言也。食哉惟時。釋文正義絕不言馬鄭有異訓異讀。僞傳當襲古說。韓詩外傳稱飢寒而不得衣食。似即據食哉惟時起義。堯命羲和敬授民時。僞傳稱洪水九年民無菜色。明豫足民食有素。迨舉舜敷治。禹平水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故首鄭重而嗟歎之曰。足民食哉惟得其時。或疑食哉二字不詞。失之。

百十四

許氏宗彥謂食爲欽之殘譌字。當爲欽哉。句絕。惟時二字屬下讀。與欽哉惟時亮天功文例同。於理可通。究嫌改字。柔遠。安遠方之國。所謂不遐遺也。能邇。悉順其近者。所謂民不求其所欲而不得之也。惇德。行厚德。所謂其仁如天也。允允。知大善之人而信之。上文克明俊德。自明明德。敬人以身也。難任人。遠佞人也。如此則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矣。　此節命十二牧奉行帝德施化無外。　此以上一章。敘舜即位詢岳咨牧。廣行帝德於天下。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載。行也。疏 箋云 馬氏曰。奮。明。庸。功也。史記集解 史遷說。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熙。光也。釋詁 亮。相。釋詁亮相同義 惠。順。釋言 疇。類也。易否九家注

百十五

釋曰 自此至惟時亮天功。凡十節。爲一章。此節命禹。段氏云。首言舜曰。已下乃言帝曰者。以別於前文之帝曰。且下言熙帝之載。故不敢言帝曰。以著舜見堯於羹牆之心也。堯典之書堯舜。如天地然。天地並尊而地必色於天。如日月然。日月並懸而月必兆於日也。咨四岳者。四岳布政教於天下諸侯。故嗟而問之。

欲盡得天下之賢人。上下諸文義皆同。九
官堯時舉用。久有成功。舜所深知。必後咨
岳者。為天下得人當興天下共之也。奮者。
發揚之意。故馬訓明。蓋自強不息則光釋
日新。奮庸猶易隨象傳云明功也。載訓事。
行事同義。江氏云。言有能明其功光美帝
堯之行者。使居百揆之官。以相事而順其
疇類。孫氏云。上言厚德信善拒佞人。皆堯
百十六
之美行。故思得賢以繼之。案史公以居官
相事說宅百揆亮采者。謂能明功美帝之
事者。即使居其官相其事。蓋經云帝載。上
承咨牧所論帝德。即下包九官之事。九官
所職皆以熙帝載。而百揆實統之。居官即
史上文所云徧入百官。亮采即傳所云以
揆百事。惠疇謂協和百官使各順其事。所
謂莫不時敘也。舜由司徒納百揆。禹由司
空宅百揆。百揆蓋太宰之職。緯書稱舜為
太尉(古無太尉)之官。當為太宰。以殷周之官擬之。蓋
堯特置百揆之官。使舜居之。舜即位使禹
居之。後世乃更名太宰耳。近人謂百揆非
官名。殊謬。

僉曰。伯禹作司空。

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
聖德必成功。故改名(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
百十七
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
為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
也。(周禮疏序)箋云史遷作皆曰。又作為司空。說
為可美帝功。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
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北堂書鈔五十)
白虎通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尚
主之。何況於實。(封公侯)釋曰此時地平天成。
在朝聖賢諸臣皆久有成功。而禹平水土。

其功尤大。故衆舉禹特稱其作司空以對。稱伯禹者。時禹已襲父爵為伯也。鄭知司空本即共工之官者。共工為水官。即冬官。國語稱共工欲壅防百川。是治水之職。明唐虞以上冬官為共工也。經上言共工。此云伯禹作司空。明是由共工改名。既使禹宅百揆。遂命垂為共工。是仍改司空為共工。此經傳明文灼然可據。知禹非以司空

百十八

上兼百揆者。此時水土久平。冬官之職有垂益分任。禹不必兼。且百揆於百事無所不主。禹雖捨司空之職。水土之事未嘗不統也。至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伏生著之夏傳。蓋夏初之制。據堯命禹特置之官以定名。三代因之耳。孟子稱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禹疏九河云則益佐禹治水。司空之職實兼統共工與虞。故使垂益分續禹緒。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箋云】史遷俞咨作嗟然。惟時作惟是。懋作勉。馬氏曰。懋。美也。釋文說文曰。懋。勉也。从心。楙聲。虞書曰時惟懋哉。心部孟子說。當堯之時。水逆行。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又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釋曰】帝然四岳

百十九

等舉之咨嗟而命禹。汝平水土。美其前功。惟時懋哉。勉以新職。時。是也。謂百揆之任也。馬訓懋為美。即史公云美帝功也。俞咨。史訓倒文作嗟然。惟時。說文作時惟。蓋古今文異。或傳寫誤文。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周禮疏序舜登用之年。舉棄為之。詩生民疏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

官名通稱。疏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詩生民疏箋云史遷暨作與。契。古文作偰。說文曰。偰。高辛氏之子。堯司徒。殷之先。从人。契聲。人部暨皐陶。古文作臮咎繇。說文曰。臮。衆與詞也。依段氏訂从乑。自聲。虞書曰臮咎繇。乑部劉向說。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楚元王傳釋曰拜稽首。拜帝命。且為將讓也。堯使舜宅百揆為天官。時稷蓋為天官之貳。後為司馬。夏官之長。仍兼本職。天下賴其教稼粒食之功。故通稱稷。或以稱稷為周史避諱改之。則下文帝曰棄何不諱乎。偰及臮咎繇字。蓋皆壁中古文。孔君以今文假借聲近通行字易之。

帝曰。俞。汝往哉。

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史記集解箋云史遷俞作然。釋曰然之而不聽其

百二十

讓。故下美三官之功。以舊職申命之。此一節。命禹宅百揆。史記敘此節後詳言禹之為人。下云禹乃與益后稷奉帝命云云。敘治水之事。蓋遷接上舜舉禹使續鯀業之文。非謂禹平水土在舜即位後。下述禹貢畢云。天下於是太平治。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云云。乃櫽括前後約略說之。以起述皋陶謨之文。讀者當心知其意。

帝曰。棄。黎民阻宋本詩疏引鄭本作俎。是。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俎。讀曰阻。依宋本詩疏阻。戹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戹於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詩思文疏箋云今文阻作祖。史記集解遷作始。馬氏曰。祖。始也。詩釋文后一作居。列女傳孟子說。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

百二十一

熟而民人育。又說。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
飢之也。漢書曰。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是
為政首。食貨志 釋曰帝吁棄而美其功。衆民
始者戹於飢。汝居后稷之官。播種百穀以
救之。美之即以飭之也。阻今文作祖。故史
公訓始。壁中古文作俎。叚借字。鄭讀為阻。
疑孔君既從今文讀祖訓始。又別起一義
讀阻訓戹。史公與鄭君說皆合。鄭云始者

百二十二

洪水時衆民戹於飢。正會通今古文義。或
曰。鄭本經文當作祖。鄭注當云祖讀曰阻。
宋本詩疏已誤祖為俎。今本俎阻誤倒。史
不可通矣。列女傳云。堯使棄居稷官。又引
經作汝居稷。蓋今文作居。汝居稷猶言汝
作士。汝后稷猶言汝共工。義並通。蓋約稱
曰稷。備言曰后稷。天官稱后稷。猶古地官
稱后土也。周語稷為大官。書疏引作天官。

疑古本如此。舜禹相繼宅百揆為天官。則
稷當為天官之貳。潛夫論五德志篇稱稷為
堯司馬。又主播種農植嘉穀。蓋稷教稼有
大功。由天官之貳躋夏官之長。而仍兼本
職。故舜特美其為稷之功。王氏鳴盛謂古
者兵農不分。故司馬得仍兼稷官。說甚有
理。時多訓是。鄭讀為蒔者。此必有所本。播
蒔百穀。猶孟子云樹藝五穀也。 此節美

百二十三

棄為后稷之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

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史記集解 箋云馬氏曰。五
教。五品之教。史記集解 史遷遜作馴。一作訓。殷本
紀 敬敷上有而字。在寬上一重五教二字。
殷本紀 遜壁中古文作愻。說文曰。愻。順也。从
心。孫聲。唐書曰五品不愻。心部 白虎通曰。司

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封公
佚左傳說五教曰。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內平外成。孟子說。人之有道也。飽食煖
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
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釋曰帝謂契曰。始洪水之時。
民蕩析離居。百姓或不能相親。五品或不
能順。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務在寬以化
之。是以五典克從。亦以美之者飭之。此百
姓當兼凡民言。姓所以別男女正夫婦序
父子兄弟宗族。自伏羲立人倫。黃帝吹律
定姓。卿大夫以上皆得姓受氏。至禹平水
土。錫土姓於中邦。則受姓徧及天下。三語本王
氏先謙義。自是通謂庶民為百姓矣。
謂庶民為百姓矣。
五品。鄭據左傳為訓。與

百二十四

孟子義互通。詳五典克從下。遜。順也。謂各
順其道。傳所謂義慈友恭孝。孟子所謂親
義別序信也。五教敷則五品遜而百姓親。
天下合敬同愛矣。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
民親於下。大學之道所謂親民也。以道覺
民。其事至重。故曰敬敷。因其固有而利導
之。非有强於民。故曰在寬。堯舜之教率天
命之性而脩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由此也。江氏云。勞來匡直且輔翼之使其
自得。又從而振德之。其教需而不迫。使民
漸濡於五教之中。徐以自化。日遷善而不
自知。此之謂寬也。遜。今文作馴。或作訓。音
近義同。故史公以代古文兩存之。明伏孔
並詁為順也。　此節美契為司徒之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夏。侵亂中國也。史記集解强聚為寇。殺人曰賊。

百二十五

由内為姦。起外為究。周禮司刑疏集解又引作軌 箋云
臯陶或作咎繇。漢書刑法志大傳猾作滑。姦作
奸。史遷究作軌。荀子漢書說。舜修百僚。咎繇作
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刑法志
大傳說。蠻夷滑夏寇賊奸究。則之責司馬。
釋曰 帝命臯陶曰。蠻夷猾亂諸夏寇賊起
内外為姦究。此中國生民之大害。不可不
思患而豫防之。當時萬國協和。黎民於變。

即洪水滔天時亦不聞有此患。而帝云然
者。天下之生一治一亂。凡有血氣皆有爭
心。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世雖極治。聖人
尚兢兢業業。憂禍亂之作而早為之備。此
刑罰之罰法制所以不能已也。猾後出字。當為
滑。滑。亂也。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猾夏謂
侵亂中國。寇。謂聚衆強奪也。賊。殺人不忌
也。左傳稱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鄭注本

之。傳寫内外字互誤。蠻夷猾夏及寇賊之
大者。當用兵討之。而帝以命刑官者。兵刑
同源。大刑用甲兵。士制其法而司馬掌其
事。故大傳引此經以說司馬之職。非臯陶
作士即兼司馬。唐虞時別無司馬之官也。
左傳少昊氏之官。雎鳩當司馬。爽鳩當司
寇。顓頊氏之官。大正祝融即司馬。金正蓐
收即司馬寇。兵刑分職。其來古矣。六官事相

聯而職各異。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而五刑
五用別為士之專職。臯陶主之。蠻夷猾夏
寇賊姦究。士制其刑法。而大刑用甲兵別
為司馬專職。當時蓋后稷主之。書肄緯所言。
傳述有本。傳記或稱契為司馬。益為司馬。
雖傳聞異辭。要足見堯時有司馬之官。但
當時天下無征伐之事。四凶既放。刑且無
所用。況於兵。而古者寓兵於農。洪水初平。

民食最急。稷以司馬兼本職。足食正是以
足兵。皋陶之功在明刑。而稷之功在教稼。
不在治兵。故帝以治蠻夷寇賊明爵(罰)教法
孫絕亂源命皋陶。而於稷專美播具百穀
粒烝民之功。經所以不見司馬者由此。(傳)稱
陶唐氏之火正。或即夏官司馬。甘誓乃名
六卿。夏官(初)之制當因唐虞。但司徒司馬司
空為三公之名。或至禹始定。書篇有大禹

百二十八

皋陶謨棄稷。舜時蓋以禹皋稷為三公。但
不必達卿官稱之耳。究正字。執借字。

汝作士。

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疏箋云馬氏曰。獄
官之長。史記集解史遷說皋陶為大理平。民各
伏得其實。釋曰言汝為士官。制刑得中。如
下文所云也。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唐虞
士官即大司寇之職。大理即士。士。察也。理。
治也。同義。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三就。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也。疏箋云馬
氏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
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
五刑。當就三處。史記集解釋曰五刑五流。即上
所云流宥五刑。五刑有服。謂制五刑之法
各當其罪。治五刑之獄各得其情。使被刑

百二十九

者無所怨。人心皆以為是。上文所謂四罪
而天下咸服也。五刑之獄既定。人心皆服。
乃就三處施刑。是為五服三就。必三就者。
明與眾棄之。慎罰也。五刑。馬注(據)據呂刑當
兵。國語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
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
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意與呂
刑不異。而說較推廣。甲兵斧鉞所誅皆大

皆負辟也。鞭扑則連類及之。三次即此三就。韋注謂野朝市也。馬鄭併市朝為一。據周禮增甸師氏。義更備。或疑如此則私於同族。不知三就所以明刑無枉濫。同族與君有親。自無枉濫之嫌。文王世子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與（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惡惡之義天下之公。親親之仁。人情之至。皆足以教祇德。國語說三次雖止據原野市朝。然其言本論衛成公之獄。衛於周為懿親。衛侯若有罪。正當刑於甸人。緣襄王以父子無獄君臣無獄大義折晉侯。晉乃隱使醫酖之以報私怨。與甸師之法於光明正大中寓憐惜隱護之意者正相反。所謂謫而不正。甸師氏雖較市朝為隱。然三公屋誅及公族致刑皆於此。亦國人所共知。同族之適甸師。猶凡人之肆市朝。鄭韋說異而理實同。虞周之制雖不必相同。亦安見其必不同乎。此皋陶所制之正刑。象刑者。象此者也。餘詳前。

百三十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拳三。禮記王制疏 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疏箋云史遷宅俱作度。馬氏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史記集解

釋曰 五流。五刑之疑或在三宥八議。免其刑殺而放流之者。宅鄭讀為咤。孫氏云。廣雅釋詁云。懲忘㥶也。宅與度通。㥶即度字。俗加心。是宅為懲刈之義。江氏云。咤。依說

百三十一

文當作吒。宅吒皆以乇為聲。聲同則可通借。此經誼實為吒而字作宅。故鄭正其音讀為吒。說文口部云。吒。叱怒也。則吒有懲創之意。故云懲忞之器。忞即懲也。唯是云五種之器而以桎一梏二拲三當之為數不符。案周禮掌囚云。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鄭言五種。其此之謂與。案刈忞同。五流有宅者。五刑之流皆有桎梏等懲刈之器。蓋恐流人半途逃亡。

百三十二

或吏為惡於他方以重其罪也。五宅三居者。此五種懲刈者。其所流之地。遠近分三處以居之。蓋既至流所。以屬官吏。使得於所居之地自為生計。如今世軍犯然。此與王制處不率教者及刑人屏之四方。事各異。而處之置法當同。鄭注王制引此經為證。明此等罪人雖不及以政亦弗故生。安必有統率安置之道。非名為宥而實使為絕域餓殍。此聖人法外之仁也。王制注引經仍作宅。或讀如字。謂五流各有所居之地。五流所居三分其地遠近以處之。史記作度者。或與廣雅假字同。為書家古義鄭說所本。或謂量度其地遠近。並通。鄭云九州之外者。蓋象刑不戒。非眚惟終。猶從末減而宥之以遠。不與同中國宜矣。馬云九州之外。又云中國之外。中國即九州。疑字誤。蓋謂罪人本國之外耳。

百三十三

惟明克允。

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周禮疏序箋云史遷作維明能信。馬氏曰。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史記集解釋曰江氏說。此美皋陶。維女明察。故能信服人。春秋傳說八愷曰明允篤誠。其中庭堅即皐陶。傳稱舜臣堯舉八愷八元。孟子稱契為司徒。故敷有

命。稷教稼穡又在其先。刑以輔教。皐陶作
士當亦同時。是三官皆堯時事。　此節美
皐陶作士之功。禹稷契皐陶。堯時皆在六
卿之職。禹由司空宅百揆。稷契皐陶無可
升遷。故因禹讓而述其功。即以申命之。
帝曰。疇若予工。
箋云 史遷說。誰能馴予工。馬氏曰。謂主百
工之官也。史記集解 釋曰 上咨四岳命禹由司空
百三十四
升宅百揆。則司空本職當更舉賢人繼之。
故既因禹讓美稷契皐陶三官。即問誰能
順予工誰能順予草木鳥獸。事相連。故不
復咨岳。上云司空而此云共工。又云虞。司
空主一職而工虞分二。鄭云禹登百揆捨
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依經為訓。精確不
易。若工虞各自為官。與司空別職。則命垂
命益何以獨不咨岳乎。上古開闢草昧。工
事最重。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
利。莫大乎聖人。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
作也。禹治洪水。工事莫大。垂有至巧絕人
之能。鑿山通道蓋資其利器。益烈山澤禽
獸逃匿為疏瀹先導。皆於平水土有大功。
故使纘禹之緒。若。順也。訓馴。馴順音義同。
此若謂順事理。下若謂順物性。
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
百三十五
箋云 史遷僉作皆。又說。於是以垂為共工。
馬氏曰。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史記集解 釋曰
言汝為共工之官供理百工之事。蓋司空
為堯尊異禹特制之官。今復其本名。共工
所掌即司空之職。虞則統於司空。如周禮
所謂辦事者。故別為一官。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
諧。

箋云 漢書及斯作朱斯。伯與作柏譽。古今人表
釋曰 殳朱聲近。伯柏與譽聲同。蓋今文字。
朱斯伯與各為一人。今古文說當同。王氏
夫之據山海經殳為倕之父。以殳與斯為
二人。然非書家舊義。俞。然其舉也。往哉汝
諧。使往居此官。即以所舉為佐和諧供職
也。皋陶謨曰。謨明弼諧。孫氏讀諧為偕。亦
善。垂拜以下。史記不述。而下益拜云云述
之。疑此處傳寫脫文。 此十節命垂為共
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箋云 史遷疇若作誰能馴。馬氏曰。上。謂原。
下。謂隰。史記集解 草或作少。楊雄說。昔者禹任
益虞而上下和少木茂。漢書今傳 釋曰 草木字
本作屮。屮省借字。草同音借字。

禹曰。益哉。疏云馬鄭王皆為禹曰

百三十六

箋云 禹曰今本作僉曰。史遷作皆曰。蓋一
作菻。漢書百官公卿表 釋曰 疏稱鄭作禹曰。謂秦
譜疏引經亦作禹曰。此鄭本舊文確然無
疑者。故據之。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
既出書僉曰益哉。三家本僉作禹。蓋禹同
治水者二人。曰益曰稷。稷既命之仍舊職矣。
益是時烈山澤之功又畢。虞適缺官。禹深
知其才習於草木鳥獸。故特薦之。唐虞朝
大公。衆知其賢。則交口譽之而不為朋黨。
若獨知其賢。即越衆以對而亦不以為異。
案凡言僉曰者。衆謀僉同而後對也。禹深知
益賢。使馴草木鳥獸勝任愉快莫能過之。
必上合帝心。下合衆心。故聞帝言未自覺
其應聲獨對。蓋好善之誠發不能已者。秦
本紀云。顓頊裔孫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
土。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

百三十七

輔是為柏翳。即伯益。此禹所以急薦益也。
據羽獵賦禹任益虞。則今文亦作禹曰。史
記作皆者。或今文別本作僉。史偶存之。或
傳寫涉上下文而誤。𦯕為嗌之籀文。益或
作𦯕。猶與或作禹。皆同音假借。或作翳。聲
轉字變。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言朕虞。重鳥獸草木。疏 箋云 史遷說。於是
以益為朕虞。又說。益主虞。山澤辟。馬氏曰。
虞。掌山澤之官名。史記集解 釋曰 言汝作朕之
虞官。詩秦譜云。堯時有柏翳者。實皋陶之
子。佐禹治水。水土旣平。舜命作虞官。是此
官專名虞。云朕虞者。虞掌山澤。據周禮每
山每澤皆有之。職卑而人數甚衆。若此虞
則朝廷卿官。統率羣虞。胥天下之草木鳥
獸而順理之。草木鳥獸之政。古重而後世

百三十八

輕。上古人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而鳥獸
與人雜處。亦或以人為自伏羲立人倫。備
物致用。人能相愛而能羣。智足以勝物。仁
足以育物。及洪水之災。草木暢茂。禽獸逼
人。益佐禹治之。然後蹄跡之害消。養畜之
政興。為天地化育國家利用兆民厚生所
在。故重制而特制尊官。任大賢為之。是天
子之虞也。故曰朕虞。史公鄭君及漢通儒
凡述經皆曰朕虞。單舉官名則曰虞。王莽
以朕虞二字為官名。故之為予虞。殊可怪
笑。益本掌大夏官之事。然則此虞蓋司馬
之貳。凡山虞澤虞皆屬之。與周制屬地
官或異。蓋益為皋陶之子。虞之秩亞於六
官。其諸帝不使以成尊比於父歟。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箋云 史遷說。讓于諸臣朱虎熊羆。釋曰 鄭

百三十九

以朱虎為一人。熊羆為一人。蓋書家舊說。左傳有伯虎仲熊叔豹季貍。伯虎即朱虎。仲熊即熊羆。省言之則曰虎曰熊。猶上文殳斨山海經省文但云殳也。豹貍不見經。漢書古今人表貍作熊。傳寫誤字。或謂熊當為羆。貍羆聲近字通。然馬季長親受漢書於曹大家。若人表本作羆字。正當舉以解經之虎熊羆。鄭在馬後。必不以熊羆為一人

百四十

矣。此經漢人無異說。惟玩史記諸臣二字。似其意不以為止二人。江段孫皆以朱虎熊羆為四人。陳氏以為殳也斨也伯與也凡三人。朱虎也熊也羆也亦三人。存以備考。

帝曰。俞。往哉汝諧。

[箋云]史遷說。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釋曰]孫氏謂據此則諧字當訓作偕審

矣。　此節命益為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天事人事地事之禮也。史記集解 [箋云]典。主也。周禮天官序官注 馬氏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史記集解 [釋曰]上數節皆因命禹宅百揆而連及之。此問典禮。事更端。故復咨岳。典者典之借。說文。典。主也。三禮馬謂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即周所謂吉禮。鄭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則由事鬼神祇之禮而推廣之。凡所以經天地理人倫者皆在其中。蓋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為禮之始。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周禮大宗伯之職。首言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其下乃備舉五禮之目。禮運言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中庸曰。明乎

百四十一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說文。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是禮字本從祭起義。五教始於父子。五禮始於吉禮。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萬事物根本立焉。五教親義別序信。禮之大本也。司徒以之降德兆民。五禮吉凶賓軍嘉。教之成法也。宗伯以之次序萬事。二者同條共貫。而五倫皆原於父子。五禮莫重於吉

禮。唐虞三禮實該周之五禮。但其節文條目至周始備耳。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非聖賢能體能履者不足當典禮之任。故帝重而問之。

僉曰。伯夷。

箋云 史遷作僉皆。說文曰。僉。皆也。从亼从吅从从。虞書曰。僉曰伯夷。亼部 伯。一作柏。漢書古今人表一作百。蔡邕姜伯淮碑 釋曰 伯夷姜姓。堯時蓋早在四岳之中。舜元祀猶然。僉曰者。諸岳伯及在朝羣臣同辭也。其佐禹治水之姜姓四人後為四岳者。蓋其子孫若族親。周世齊許申呂皆其後。柏百並借字。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主次秩尊卑。史記集解 箋云 白虎通曰。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王者不臣

史遷作嗟伯夷。釋曰 上言伯夷。君前臣名。正也。此云咨伯。敬老尊賢也。故下文即承帝言而書伯拜。史公稱伯夷者。明經特變文。其實則一。非今古文字有多少也。伯夷為堯老臣。蓋以春官之貳在四岳中。至此命為秩宗。則居大宗伯之職。江氏云。秩之言次。故云主次秩尊卑。國語楚語觀射父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

弟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序
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所
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是宗官次秩鬼
神之尊卑而為之等禮者也。業鬼神祇人
之所尊。宗。尊也。宗祀六宗宗廟皆取尊義。
天秩有禮。由尊及卑。自鬼神祇而下萬事
皆然。故曰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百四十四

箋云史遷寅作敬。清作靜潔。釋曰言秩宗
典禮之道當如此。寅者夤之借。說文。夤。敬
惕也。夙夜惟寅。謂早夜惟敬。易所謂終日
乾乾夕惕若。敬則意誠心正。凡事當道直
己而行。無絲毫邪妄以纖濁之。故直哉惟
清。史作靜潔者。敬以直內則外誘不能紛擾
而精明脩潔。易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
其德。記曰。專致其精明之德以交於神明。
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皆其義。荀子引
道經曰。人心之危也。道心之微也。夙夜惟
寅。則危者安。直哉惟清。則微者著。而能以
禮制中矣。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箋云大戴禮說帝堯曰。伯夷主禮。夔龍教
舞。五帝德夔一作歸。水經江水注引樂緯及中候 釋曰伯
夷夔龍皆善於禮樂。故伯讓而帝然其舉。

百四十五

遂別命之。往欽哉。使敬其職。禮主於敬。故
既云夙夜惟寅。又以欽哉飭之。以伯夷之
善於禮而命之如此。聖賢君臣申戒不厭
其詳。隆禮之至也。歸備字。通聲蓋今文制
本。此節命伯夷作宗秩典禮。

帝曰。夔。命汝典樂。

箋云史遷說以夔典樂。釋曰禮樂同體。聖
人治教天下以禮。而所以使民隆禮由禮

好之樂之不知其倦者。其用在樂。夫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至樂而成。故詩書禮樂之教皆統於樂官。典樂即樂正。春秋傳曰。樂正后夔。於周為大司樂。江氏云。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樂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成均者。五帝之學。蓋取法乎此也。案合國之子弟。即下文所謂教胄子。

教胄子。

國子也。史記集解箋云說文。胄。胤也。漢書曰。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命夔曰汝典樂教胄子。禮樂志史遷胄作穉。馬氏曰。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釋文胄。一作育。說文曰。育。養子使作善也。从𠫓。肉聲。虞書曰。教育子。𠫓部釋曰此經古文作胄。今文作育。亦或作胄。作胄而訓為穉子訓為國子者。以胄子二字連讀。史記漢書鄭注是也。穉胄聲近。穉子言乎其年少也。周書太子晉解曰。人生而重丈夫謂之胄子。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是其義。國子言乎其適長及貴也。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及漢書所說。是其義。說文訓胄為胤。

胤嗣是適長。蓋重其將繼體為天下國家之主而早諭教之。然王制兼言王子。周禮漢書並云子弟。則支庶亦在其中。但以長為主耳。作育而訓為長養者。以教育二字連讀。說文是也。育胄皆有長訓。而一為長少之長。一為長養之長。馬氏字作胄而訓從育。未免牽合。育亦有穉訓。而此經之育子。則訓養不訓穉。許書有明文。史記穉子

乃代古文胄字。非代今文育字。或謂胄育二字皆有長稺兩訓。物稺不可不養。養之則稺者長。胄從由聲。與育聲轉。今古文字義並相引申。然音訓雖輾轉皆通。辭意則虛實當辨。此經蓋孔君訓胄為稺。又別說伏（本）生育字之義。史記說文各述其一。鄭君王制大司樂注亦分引兩文。要其大義一也。

百四十八

直而溫。寬而栗。

箋云 馬氏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史記集解）釋曰 栗。嚴栗也。大學恂慄。鄭注云。容貌嚴栗。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箋云 史遷無作毋。傲一作敖。（漢書禮樂志）釋曰 剛而體仁。故無虐。惠氏稱馬曰剛毅而不害虐也。簡而居敬。故無傲。惠氏稱馬曰簡約而無傲慢也。以未詳出處。或誤錄漢書顏注。故不引入箋。孫氏云。古教學必先治性情。法天地四時。于虞書為四德。皋陶謨為九德。洪範為三德。此大學之道也。案以上四句。聖人本陰陽以治性情之學。即易乾元用九。六十四卦失位者皆變成既濟。一陰一陽復太極本體。所謂利貞者性情也。如此則（喜）怒哀樂發中皆節。仁義合嘉會（禮）通。

百四十九

禮通有以充孝友之天性。成祗庸之善行。蹐中和之至德。而樂（德）備矣。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也。（詩譜序疏、史記集解）箋云 馬氏曰。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史記集解）史遷志作意。永言作長言。歌一作哥。永一作咏。（漢書禮樂志）

一作詠。漢書曰。書言志。歌(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藝文志 釋曰 上言樂德。此以下教(言)樂之法。樂以詩為體。詩言志者。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聖賢忠孝仁義之志。積於中而發於言。用之感發人之善心也。歌永言者。樂記云。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詩序云。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誦詩者亦必歌以引長其言而深體其意也。聲依永律和聲者。詩序云。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注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歌以永言。則其聲必有清濁高下。抑揚(相)應。是聲之曲折依長言而為之。此天籟之發自然成文。故(用)以詩入樂。遂以律呂調和其聲。使聲皆中律。而聽者悅乎耳感乎心。清明廣大。和平

中正。性情得養。氣質自化。此聖人設教。所(以)興於詩成於樂。而禮達於天下也。歌永言之永。專訓長。聲依永之永。則蒙上文兼包永言二字之義。永言即詠也。咏詠或字。哥歌省字。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克作能。諧。壁中古文作龤。說文曰。龤。樂和龤也。从龠。皆聲。虞書曰八音克龤。龠部 釋曰 倫。理也。言以八音節人聲。能盡和諧。各當聲律之條理。無相侵奪陵越。則鬼神與人以此皆和。周禮大司樂言天地神示人鬼可得而禮(禮)。樂記言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注引臯

陶謨以舉一隅。樂之感如此。用以教胄子使成德。此古之人才所以多。而智勇辯力奇才異能皆用之於正而不用之於邪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公羊哀十四年傳疏率舞。言音和也。史記集解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公羊疏

箋云 漢書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禮樂志

釋曰 釋文讀於為于。或音烏。並通。王氏光謙云。呂氏春秋堯命質為樂。質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質即夔。堯時夔已司樂。故承舜命而言樂之感人如此。案夔言此。正以申帝命神人以和之義。班氏所言。深得經旨。是據釋後世衍文之疑。此擊石拊石。據前此而言 以證帝言。皋陶謨擊石拊石。則據當時言 以美

百五十二

(四)

韶樂。義各有當。 此節命夔典樂。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眾民使之疑惑。史記集解

箋云 馬氏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三國志吳主傳注說文曰。堲。古文垐。从土即。段氏曰。即下當有聲字。虞書曰朕堲讒說殄行。堲。疾惡也。土部震動。師眾也。釋詁史遷堲作畏忌。行作偽。震作振。師作眾。一云。齊說殄行振驚眾。集解殄行一作殘偽。漢景君碑潛夫論曰。舜敕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己樞舌疑當為實以示小民。斷訟

釋曰 堲者疾之借字。說文引經特加訓釋。明經假堲為疾也。史作畏忌。亦疾義。讒說。讒佞之說。帝堯斥共工所謂靜言。左傳作靖譖。皋陶謨云。巧言令色孔壬。論語所謂色取仁也。殄行。自絕於君子之行。上經所

百五十三

謂庸違。論語所謂行違也。言我疾讒佞之
說殄絕善行。變易是非。顛倒賢姦。以蕩衆
心。孔子曰。遠佞人。佞人殆。又曰。惡鄉原。恐
其亂德。孟子斥其同流合污。自以爲是而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所謂讒說殄行。衆皆
悅之。所謂震驚朕師也。世難極治。而姦僞
之生不能不防萌杜漸。故堯難任人。舜聖
讒說。自堯舜既沒。聖人道衰。邪說暴行歷

百五十四

世屢作。至於今而惑世誣民之禍極矣。讒
或(作)作齊者。齊。疾也。謂利口捷給。(殄行作)殄僞者。謂殘
暴詐僞。據徐廣說。則史記一本亦作殄行。
或僞本作爲。謂暴殄之行爲耳。干令升易
序卦注斥當時清談誤國。謂豈非讒說殄
行大舜之所疾者乎。誠痛乎言之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納言。如今尚書。管王喉舌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云。史遷出納作出入。允作信。揚雄說。龍爲
納言。是機是密。出入朕命。王之喉舌。獻善
宣美。而讒說是折。(箴)尚書釋曰江氏云。納言。
官名。出命。承上言而施之於下。內命。時之
所宜。後於上也。允。信也。案言之信者曰命。
納言建主出納上命。言納以包出。且兼集
思廣益陳善納誨之意。皐陶謨所謂工以
納言。賦納以言。所以後逆於上而與出命

百五十五

相成者也。此官職掌甚重。蓋兼周官(禮)宰夫
內史之事。若漢之尚書。夙夜出納朕命。謂
早夜警戒出納上命。惟允當誠實無有差
忒。蓋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必審之至當而
後出。羣臣並至。各盡其言。必審之至當以
待上之納。(然)後教命盡善。聽無兩岐。令無反
汗。上下以誠一相接。而讒邪無自入矣。舜
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

民。其命禹曰予違汝弼。正此命龍出納惟
允之意。詩美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重之。邦國若否。仲山甫
明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袞職有闕。維仲
山甫補之。如此則秉忠司直。百僚欽其風
節。而小人莫敢嘗試。信之著也。若夫世衰
道微。詖邪淫塞路。君子反經。確乎不拔。經正
民興。斯無邪慝。亦此道也。　此節命龍作

百五十六

此節命龍作納言。史記云。龍主賓客。遠人
至。蓋出納帝命。信著遠邇。即上賓于四門
遠方諸侯賓客皆敬。及傳稱無凶人之意。
與樂正皆秩宗之佐也。

帝曰。咨。汝二十（唐石經作廿）有二人。欽哉。惟時亮
天功。

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
於（于當為）文祖所勑（當為勑敕）命也。疏【箋云】史遷
欽作敬。亮作相。功作事。馬氏曰。稷契皋陶皆居
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勑。禹及
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
凡二十二人。史記集解孔疏說。鄭以為二十二
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功一
作工。（蔡邕橋公廟碑陳太邱碑）【釋曰】此總敕所命之官。
如馬義。二十二人惟據新命者。其稷契皋
陶居官久。不在此數。蓋當時聖賢君臣道

百五十七

德深契。居官久者美其成功。初遷職者勗
以新績。皆因事理之當然。絕無（其）歧視之嫌。
且天工人代。庶官所同。敕新命者而舊者
當繼續前功。不待言而自懋勉矣。鄭義疏
說不詳。王氏云。鄭不數四岳。蓋四岳之官。
內為王朝之卿。外為諸侯之長。非有定職。
皆以他官兼攝。此時舜命羣官。據魯頌疏
申鄭義以周禮六官分配禹契伯夷棄皋

陶垂六人。此六人中當即有兼四岳者。此官本尊。而以他卿兼攝。舉四岳足以該衆官。舜既特咨四岳。則不在命官數中可知。故不用馬注而取殳斨等。崇王說甚有見。蓋咨四岳實兼統諸臣諸侯。故其對皆稱僉曰。四岳以卿士兼官。猶古三公即在六卿中。無庸別出其人。至殳斨伯與等。帝皆曰往哉汝諧。即是命為工虞之佐。鄭義較

百五十八

馬尤密。但細繹經文。汝二十有二人。緊承上九節汝平水土汝后稷至命汝作納言等句。安見六人在內。三人不在內。疏引鄭注係約舉。非全文。上注云。三官皆免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述之正以申命之。此注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格于文祖所敕命。則明謂九官同被敕命。二十二人中兼有稷契皋陶審矣。九官加十二牧

已二十一人。鄭既不取四岳而更取殳斨等者。據書大傳四岳分置八伯。其四人為伯夷后稷皋陶垂。在九官中。又四人為羲和之後。蓋下兼州牧。殳斨伯與朱虎熊羆。無論其為四人為六人為七人。蓋皆以天子大夫兼州牧之任。而其閒必有一人不兼者。史記(於)九官外又有彭祖。當據五帝德或逸篇有其人。本經不見。疑亦在十二牧

百五十九

中。蓋年老尊之。但使養望為諸侯長。不限以職事。然在十二牧中。則亦同受新命矣。九官十二牧并殳斨等一人不兼牧者。或殳斨等皆兼牧。而羲和後人有一人不兼牧者。總計之得二十二人。鄭不數四岳。以其在九官十二牧中無異人也。數殳斨等。亦以其多在十二牧中而又有不盡一人也。蓋二十二人者。總四岳十二牧九官及

工虞之佐。實計其人數而總敕之耳。後人說此經多誤。蔡氏以四岳為一人。何以用人行政獨咨此一官。又何以所咨惟一人而衆皆對。且國語言四岳佐禹。其下云一王四伯。何以解之。王氏引之以岳牧九官殳斯等七人為三十二人。改字說經。不可信。虞氏又據史記以彭祖合九官為十人。并十二牧以應數。然本經祇有九人。史自

百六十

為文。非以補經。故下文但叙九官十二牧之功。並未及彭祖。或亦以為在十二牧中。今據王氏申馬鄭義。更反覆推求經文鄭注合以大傳史記為之說。欽哉惟時亮天功。敕令各敬其職。用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明堂天法。王者出治一以奉天。用天下之賢人與共天位治天職。故曰亮天功。伏羲以來繼天立極之政於是大備。所謂若稽古同天。書務以天言之。此其明驗也。　此節總敕諸臣。甘誓云。乃召六卿。夏傳云。天子三公九卿。蓋三公下兼六卿。又有三孤。合為九卿。此時蓋禹契伯夷稷皐陶垂為六卿。而禹稷皐陶兼三公。益夔龍為三孤。陳氏喬樅以九官為九卿。推測甚當。　自舜曰咨四岳至此為一章。

百六十一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箋云】大傳說。書曰。三歲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此讀幽明絶句史遷說。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句遠近衆功咸興。白虎通曰。諸侯所以考黜者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所以三載一考績何。三年

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考釋曰帝命岳牧九官既定。諸臣諸侯罔非聖賢。竭力盡能以亮天功。於是因帝堯舊法而申命之。每三歲一考其治功。至三考九年。其奮庸光美成效卓著者是謂明。陟之事業歷久無甚足觀者是謂幽。黜之。任官皆賢。立法允當。於是衆功皆興。無為而治矣。此文釋文正義不載馬鄭異讀。蓋皆讀幽明絕

百六十二

句。與大傳同。史記用孔君古文說及白虎通諸書多以黜陟絕句。蓋古今文皆有兩讀。義並通。史公以遠近釋幽明者。耳目所及謂之明。山川阻深謂之幽。遠近衆功皆興。則風同道一。中國蠻貊無不被澤矣。大傳又說三年一使三公黜陟。蓋三公考察諸侯。述其所職以聞於天子。正其職而稍升降之。至三考而黜陟乃定。蓋聖人用人

必盡其才。有樂善教誨之誠。無欲速求備之意。有功者期以大成。有過者寬其一眚。故必積日累久功罪衆著。而後信賞必罰決然行之。蓋考核勤而用舍慎如此。此為內外臣考績通例。若王制所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進爵黜地之事。蓋治邦國特行典。周禮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蓋專治官府之法。或後世庶業繁。飾偽滋。

百六十三

其勢不得不較古法為密。要其用意一也。載歲義同。黜絀字同。江氏孫氏稱大傳賞有功也下有云。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據路史後紀引。陳氏壽祺謂一之三以下文詞不類大傳。蓋羅氏祕語。愚謂此數與周易洪範相表

裏。其理甚精。文詞亦未免〔見其〕不類。當係伏書
本文。但彼引作周傳。或係洪範之傳。故別
著於此。

分北三苗。

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
猶為國君。故以所竄二字據史記集解增三苗為西
裔諸侯。集解此下有者字猶為惡。乃後分北集解作析
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疏 北。猶別也。

百六十四

三國吳志虞翻傳注 箋云 鄭志張逸說。初竄西裔。後
分之在南野。禮記檀弓疏 釋曰 庶績咸熙。有陟
無黜。其黜者惟分北三苗耳。分北。謂分別。
如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又以殷民六族
七族九宗分畀魯衛晉之比。蓋三苗染饕
餮之惡久。民興胥漸。泯泯棼棼。雖鰥〔鰥〕寡苦
其君之虐甚。而黨惡害民者實繁有徒。帝
既舉其醜類遷之三危。初時失勢服從。即

功丕敘。而日久又復作惡。乃分析之於四
方邊荒。而其故土餘黨。或亦有時不靖。皆
分別其善惡而區處之。或諭教。或征伐。或
如文王伐崇三旬不降脩教復伐因壘而
降。古書記載不一。年數不詳。要此分北三
苗為三考黜陟中別出一事。當以西裔為
主。鄭說至下文陟方。蓋遠有師承。乃末年
南巡守遂鎮撫邊荒。俾苗民無復擾亂。據

百六十五

呂刑鄭注禹攝位征苗。韓非稱舜脩〔修〕政三
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陟方去此時不遠。
故淮南脩〔修〕務訓謂舜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實則平苗之後。因南巡遂遠踰衡湘。撫綏
流竄之餘。史易蠻荒之俗。使皆革面向化。
弗再鉤結侵畔。其事當詳舜典。當時非有
用兵。故此經但云陟方。史記但云南巡守。
祭法但云舜勤民〔衆〕事而野死。不云征伐。與

分北三苗異時異事也。張逸云後分之於
南野及自其故土分別處置移至洞庭之
南者。皆在陟方思教之中。蓋分北之正將
以安全之。聖人之至德一視同仁也。分北
三苗爲帝即位後歷次考績之事。經於此
著之。征苗爲禹攝位後事。與帝南巡而崩
時近。下經以陟方二字括之。鄭異見逸篇。
備聞師說。其義不可易也。云北猶別者。三

百六十六

國吳志虞翻奏鄭解尚書違失事目。尚書
分北三苗。北古別字。鄭云北猶別也。誠可
怪也。段氏云。說文公从八厶。八猶背也。韓
非曰背厶爲公。韓以背訓八。故許曰八猶
背也。古北背同音通用。吳語韋注北古之
背字。許君云。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
云八猶背也。與鄭注北猶別也互相發明。
分別之乃相倍背。義正相足。故許不云八
背也而云猶背也。鄭不云北別也而云猶
別也。虞不知經自作北鄭注是古義。輒欲
改爲公字而譏鄭。非也。說文兆下云。分
也从重八。八別也。亦聲。虞蓋因北篆作兆。
疑兆字之誤。不知北可訓別。無煩改字。且
公別同音義而異字。許未嘗以公爲
古文別之別後也。案段說甚精。說文
公下引孝經說上下有別。不引堯典分公

百六十七

三苗。蓋公字不見於經。且未必古文。
仲翔誤矣。　此章敘舜即位後歷年政事
大略。

舜生三十。徵庸三二當爲十。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死。

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
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
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疏 箋云 史

逮說。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釋曰】此章總紀帝舜始末以終帝堯遜位之事。故復稱舜。舜生三十。立子道之極。徵庸二十。立臣道之極。在位五十載勤民事而死。立君道之極。大孝終身慕父母。尊親之至

百六十八

以天下養。明堂宗堯。在位三十九年皆以照帝之載。則其為君猶是為子為臣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禮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故堯典篇終仍書舜。且堯之崩書殂落。用天子升遐之辭。君道文也。舜則曰生曰死。用人受命於天上下之通稱。臣道質也。此在堯典之篇則然。若舜典書舜崩當與堯同辭。其書崩當與此節書舜同。例可推矣。此經舊有兩讀。史公讀徵庸句。在位句。鄭君讀三十句。二十句。徵庸鄭注作登庸。徵。召也。登。升也。召而升用之。義相因。蓋涉上經注字偶異。非必鄭本此經作登。二十今本作三十。容書家別本如是。然史公歷計舜年。言之鑿鑿。至為詳實。蓋從孔子國問故得之。並參考大戴禮及周秦故書雅記（名誤）鄭注悉與符

百六十九

合。段氏云。五帝本紀曰。舜年三十堯舉之。此生三十而徵庸也。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此徵庸二十而在位也。年五十八堯崩。此所謂二十有八載放勛乃殂落也。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此三年闋喪之後乃踐帝位也。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此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又云。堯之二十有八載。合舜之徵庸二十攝位八

年言之。孟子所謂相堯二十有八載也。舜之在位五十載。合攝位八年如喪三年即真四十年言之。堯典自慎徽已下。乃徵庸二十年之實。乃言厎可績三載。此三載在二十年内也。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已下。乃攝位八年之實。合二十年八年為二十有八載。自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至分北三苗。乃即真四十年之實。倂前攝位八

百七十

年如喪三年其一在八年内為在位五十載。又云。大戴禮五帝德云。二十以孝聞乎天下。三年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二十以孝聞之後又十年堯舉之。又二十年乃攝行天子事。是為大戴禮之三十在位。大戴之三十在位合上文二十言之。今文尚書之二十在位合上文舜生三十言之。皆是五十歲。合下文五十乃死。則皆百歲也。又據孟子萬

章篇五十而慕趙注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為經作二十在位之證。案段氏疏解甚精確。鄭注與史記一一密合。惟讀三十二十絕句異耳。段氏又謂古文當作三十。鄭據今文讀為二十。姚方興據馬王本不改字。然史公習今文。後受孔氏古文說。其計舜年如是。則今古文同。其作三十在位者。或書家別本。或如我其試哉上脫帝曰二字

百七十一

為傳寫之誤。為馬氏從之。作三十則以在位為踐帝位。五十載皆即真後之年。雖與大戴史記及諸古書皆不合。而於本經文尚無害。故段氏不廢之。陟方猶言省方。巡守必至方岳。詩曰。陟其高山。然不直云巡守而云陟方。且唐虞南巡不過至霍山。而今乃遠至蒼梧者。蓋西裔之三苗有分北在南野者。而禹攝之後江淮間苗民當亦

分北在此。帝恐其（鈎結復）徵為民害。親撫綏之。故經曰陟方。謂從巡守更陟遠方。諸書多言舜征有苗而崩。蓋所以巡守遠至蒼梧者。實為終禹平苗後未竟之事。俾蠻荒長治久安。故逮類言之。聖人以天下為家。其恒民不倦如天行不息。故堯崩於成陽。舜崩於蒼梧。禹崩於會稽。四海之民痛之若喪父母。崩於外（與）崩於宮一也。曰陟方乃死者。

百七十二

見其至死勤事。蓋如是而帝堯知人之哲安民之惠乃無遺憾矣。　此章總敘舜始末以終堯典。經傳所記舜事甚多。及舜禪禹等事。當在舜典中。孟子親見百篇之書。其言歷稱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禹薦益於天七年。則其年確然可數。又稱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其地灼然可指。又稱丹朱舜之子皆不肖而啟賢。天下之人之舜之禹獨不之益而之啟。則其事昭然如（身）歷目睹。此皆據舜典等篇正經之文。昭若揭日月而行。足以傳信萬古。其論傳賢傳子之故。正大光明。執聖之權。實論世知人之極則。昌黎韓子篤信孟氏。而於此獨致疑。實為千慮一失。其言傳之人則爭傳之子則不爭云云。

百七十三

以論啟以後則至言也。特非所以論禹耳。孔子贊易述伏羲。刪書首堯典。作春秋祖述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學者守孔孟之教。求堯舜之道。讀堯典一篇。必當廣大其心。存伊尹道覺斯民之志。勉顏淵有為若是之學。立本孝弟。敦行仁義。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而絕不為利。自明其德。脩身及家。明章五典三禮。距息譊詖殄行。抱

明章五典五禮五惠議說殄行挽道在躬。待時以拯天下之飢溺。開萬世之既濟。大儒之效。願與（海內）好學君子（共）勉之。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二終

附原書紙簽

（一）

接一也下　史以乃使二字括帝曰欽哉之文。余往時以語弟子汪柏年青左。（憩亭）柏先生讀書精勤。能於無字句處得之。余喜其知言。完爾曰。民定先生已先我得之。青在事親純孝。嗜學不倦。精通易學。兼明羣經。從王欣夫弟校張聞遠同年喪禮鄭氏學。穎悟絕人。兼工詩文篆楷繪事。不幸好學短命。竟為古之林孝存近之江承之。惜哉。

（二）

我據伏書及他古籍。（敘天下服）因製錄序因（贊）傳書大錄之義。與此經不同。（徑）慎徽五典。本年作列。因此之教也。納于百揆以教秀政也。賓于四門。由內及外也。納于大麓由常及變也。此經主文之序。克明俊德一節如乾之各正性命。慎徽五典一節。如坤之承天

明從五序傳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以說此節。共相治天下莫大乎得人。易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鄭君以為且出其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也。

此第一節。敘歷試舜之事。

濬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史記集解［馬云］史遷說以為帝堯命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又謂舜謀事三年乃見徵攝。故格汝舜。詢謀也。攝乃猶女也。周禮小宰注言。釋詰。陟登升也。釋詰。馬氏曰。底定也。女。釋［釋曰］史公說堯以為至帝位承慎徽五典四事言也。史無下文。文義乃知舜之登攝天下。亦係承五典百官以下皆從。云各辭也。逮任輔之言。謂名之使來也。女汝皆假借字通用。但古書多作女。而考證字異。後世借字。安易詢事考言。謂以汝管謀之事。考汝事前謀謀之言。故所言事可成功。底成也。績猶事也。易訓定。所前所言後出驗也。史云謀事至而言可績。約經文。至謂至極。（如其言）事可成也。舜用事

（三）

段氏曰。九字當改雙行小字

（四）

从土即下小字双行
段氏曰即下
當有聲字　下接虞書曰
大字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

曹元弼學

皋陶謨第二　虞夏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 史遷說。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夏本紀大傳說。皋陶謨可以觀治。說文曰。謨。議謀也。从言。莫聲。虞書曰段云當作有咎繇謨(暮)。古文謨。从口。言部䛩作謩。

釋曰 經不見伯夷。史公說有伯夷者。孫氏據大戴記誥志謂伯夷為虞史。史遷以皋陶方祗厥敘至庶尹允諧為史敘事之文。即伯夷語。近之。愚竊謂此當見大禹謨篇。蓋古文略可辨(識)者。孔君取以為誥。其不可屬讀者闕之。觀皋陶之言。發首稱信道其德。說其語氣。似上有所承。當繼禹謨中語而言。之(三)謨意理相承。但禹謨業褫逸文。無今文比照。多不(可)讀。故史惟述皋謨耳。此篇脩(修)身親親尊賢知人安民天工人代。格庶頑慎幾康。為千古論治至要之言。故曰可以觀治。建首皋陶陳謨。終以皋陶賡歌。其為皋陶謨一篇甚明。偽孔分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殊謬。

曰若稽古。

箋云 白虎通曰。何以言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聖人)

釋曰 江氏云。古書以粵若稽古發篇。逸周書武穆解然。斯則解為順考古道可也。又云。稽古之誼為同天。惟天子得有是目。咎繇雖聖。不可以同天目之。賈馬順考古道之說於此為允。案江說是矣而未盡。若稽古者。順考古道與之同。(後聖)聖其揆一也。故史於聖人之書皆以曰若稽古發篇。慎重之至也。天為古道所自出。

推稽古之標則至於同天。堯典之曰若稽古爲帝德發端。則可與帝堯曰放勳連讀。謂考古道以同於天者。帝堯號曰放勳其人也。緯稱若稽古帝舜。若稽古王湯。曰若稽古周公旦。皆放其文。臯陶謨之曰若稽古。爲臯陶與禹言及帝舜申之之語發端。則不可與臯陶二字連讀。而稽古爲總目全篇之辭。謂順考古道以佐同天之治者。

三

如下文所云是也。逸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放其文。聖人之道奉天而法古。稽古所以承天。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稽古固同於天。此篇云天工人代。天秩天敘天命天討。又云觀古人之象。敘天之命。則禹臯之稽古亦所以佐堯舜同天之治。凡傳記言稽古者。皆當以此義折衷之。此尚書開宗第一大義。蓋虞史伯夷所著。

聖王爲政莫此爲重。或以爲夏史所錄故稽古。不知典謨敘事。逸篇中或有在禹啓閒者。爲夏史續終之語。非所論於發首大義也。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台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又曰。稽謀自天。則固以稽古爲帝王之首務矣。

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以臯陶下屬爲句。疏案此恐係孔氏述鄭讀語。非注本文。故以

四

畫界別之。箋云史遷作臯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段氏謂當作信道其德是。謀明輔和。白虎通曰。臯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聖人迪。繇道也。謨謀。弼俌。同輔。諧和也。並釋詁。釋曰經敘臯陶與禹在帝前問答之辭。自當以臯陶曰爲句。史公班氏讀皆與鄭同。疏但稱鄭讀如此。疑賈馬等以臯陶上屬爲句。如緯稱曰若稽古周公旦之比。故以稽古爲考古。不言同天。

實則臯陶周公皆順考古道以佐成同天之治。鄭依經正讀。乃義理完備。豁然貫通矣。孫氏云。釋詁迪繇道也。釋名云。道。導也。繇即由。道亦導。德者。淮南齊俗訓云。得其天性謂之德。天性。謂五常之性。明者。釋詁云。成也。言信由其德。則謀成而輔和矣。案由亦行也。謂人君信能由行其德。則以德為政。謀事皆當理明審不惑。輔弼之臣咸有一德而諧和矣。（篇末迪朕德與此文意同。）漢碑多以允迪二字連文。史記以訓詁代經。當作信道其德。今本誤倒。明當依字解。孫訓成亦通。

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厲）翼。邇可遠在茲。

惇。厚也。後漢書（班固傳注）三國蜀志（先主傳注）庶。眾也。厲。作也。敘。次序也。次序九族而親之。以眾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史記集解疏引厲作也以眾賢明作輔翼之臣二句

箋云。史遷俞作然。都作於。厥作其。下同。永作長。惇敘作敦序。庶作眾。勵（厲）作高。邇作近。茲作已。（厲今本作勵）

釋曰。禹然臯陶之言而更問其詳。臯陶因歎美其義而申說之。後凡言俞言都者義皆同。江氏云。永。長也。慎其身脩（修）則信道其德。長其思慮則謀明。庶明厲翼則俌和矣。愚謂慎厥身修思永六字為句。言謹慎其身而脩（修）治之。思永久不懈。慎。謹也。誠也。大學言誠意之功在慱（慎）獨。中庸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思永者。念茲在茲。心常存以檢其身。慎厥身修思永。誠意正心以修身。堯典所謂克明俊德也。惇敘九族者。本脩（修）身以齊家。厚敘九族而親之。孝弟慈仁讓。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法（民法）之。倫理正。恩義篤。正家而天下定。為謨明之本。所謂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也。惇敘即洛誥所謂篤敘。惇敦字通。敘序義同。庶明厲（屬）翼者。庶明。衆賢明之人也。厲（屬今本作）後出字。疏引鄭注作厲。（以前於王肅僞孔字則鄭本經亦作屬）厲奮厲興振作同義故厲訓作。推齊家以治國。取人以身。選於衆。見其行誼修本厚（原）者。知其心術正大光明。多才多藝皆用於正。用作輔翼之臣以共熙庶績。此綱領之本。所謂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也。史公厲為高者。謂高舉而輔翼之。即堯典奮庸之意。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衆明高翼之謂。此三者。修身親親尊賢。皇建有極而家齊國治。人倫正。人才出。由近及遠。其道在此。謂協和萬國黎民於變。天下平也。此道自堯舜禹皐遞傳至孔曾思孟。若合符節。真千聖心法百王治法也。史公茲作已者。已。猶此也。或已係此之誤。

禹拜昌言曰。俞。

【箋云】昌。當也。美言也。（釋詁）（說文日部）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史遷昌作美。今文或作讜。（孟子趙注）或作黨。（逸周書祭公解）（張平子碑）【釋曰】禹拜昌言及篇末帝聞皐陶賡歌之戒而拜。皆好善之至誠中形外動於不自覺者。昌。正字。黨。借字。讜。後出字。　自發首至思曰贊贊襄哉。敘皐陶陳謨帝前與禹問答之語。總為一章。此以上為第一節。以倫（修）德親親尊賢為下文提綱。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箋云】史遷都作於。谷永說。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衆職修理。姦軌絕息。（漢書薛宣傳）【釋曰】江氏云。言親親任賢使政可由近及遠者。在乎知人。在乎安民。案得賢在於知人。推恩在於安民。

而知人為安民之本。故先言知人。取人以身。則修身又為知人之本。經兩在字皆本上文而言。言其大用在是也。谷永為人無足道。而此言則可取。蓋本書家舊義為說。故不以人廢之。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箋云】史遷咸作皆。時作是。並釋詁【釋曰】吁。驚歎辭。禹聞皐陶之言而驚歎其難。後凡言吁者義皆同。咸若時。謂人無不知。民無不安也。禹言人君為政。欲盡在官之人而知之。盡天下之民而安之。雖帝堯之智如神仁如天。其猶難之。古人立言質直。且惟帝其難。非不滿於帝之辭。乃推重至極而云然。猶論語云堯舜其猶病諸。中庸云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所以深見知人安民之難。大聖亦不敢自足也。此帝字。舊說皆以為堯。江氏獨云。帝。謂舜也。其者。不決之詞。知人安民。實非舜所難。而帝言其難之者。蓋聖心沖虛。求賢若渴。視民如傷。禹推舜心當未敢以知人安民為易。案鹽鐵論論誹篇皐陶對舜在知人。惟帝其難之。洪水之災。堯猶憔悴而不能治。得舜而九州寧。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此言堯能知人以安民。方未得舜之時。下民其咨。徬徨求賢。所謂惟帝其難。是以此帝字為堯也。論衡定賢篇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不易知人。則漢人書說亦有以此帝為舜者。要之堯舜同德心同。雖人盡知民盡安。而心常歉然。惟恐有不知有不安者。是以堯難任人。舜畏忌讒說殄行。此意惟禹能見之深耳。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箋云史遷哲作智。釋言安民作能安民。惠愛。懷惠也。釋詁哲或作悊。漢書五行志釋曰爾雅。哲。智也。說文。惠。仁也。知人則智無不照。能使百官各得其人。安民則仁無不施。天下衆民皆安其政教而思其德。此極言知人安民功用之大。悊哲之或字。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十二

禹為父隱。故言不及鯀。史記集解疏引馬同下句作故不言鯀箋云史遷哲作知。知同智而作能。令作善。釋詁孔壬作佞人。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包氏說。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孔。甚。釋言壬。佞也。釋詁釋曰史公而亦作能。江氏據禮運注義詁能字作耐。或誤作而。謂此而字即古耐字之僅存而誤者。當依史公讀能哲能惠。孫氏據淮南泰族訓引經能哲且惠。謂而亦可讀如字。並通。江氏又云。巧言即靜言。令色即象恭。孔壬。佞人之尤甚者。謂共工也。能哲能惠。仁智兼備。則舉直錯枉使枉者直。故無患乎凶人。案禹言能哲且惠。則盡得天下之賢人以治民。何憂乎凶人之害民而圖除之。當堯之末年。羲和已沒。亢惟未升。共讙驩以諸侯入仕王朝。必以才能自見著有小效。三苗自前世

十三

以來叛服無常。此時能屬於王所。因懷柔之使撫綏其類。此三者蓋皆後世所謂奇才異能。帝知其內懷凶德。而時適乏使。不得已節取其長而駕馭之。雖在帝朝不敢為惡。而帝常憂其漸為民害。所以不急去者。蓋進賢退不肖。民生休戚天下治亂所繫。其事至重。一或不慎。恐所謂忠者不忠所謂賢者不賢。卑踰尊。疏踰戚。徒多紛擾。

而巧言讒說之徒每造民大譽。罪狀未彰。不可逆億而加之罰。用人之道。必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去之。所以堯時十六族未即舉。四凶族未即去。舜登庸以後至賓于四門。乃盡流四凶。夫然故其舉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其罪也。天下咸服。聖人舉錯慎重如此。其敢自謂哲無不照惠無不孚乎。所謂惟帝其難之者如此。巧言令色。漢師舊訓皆謂共工。淮南脩務訓但引驩兜有苗二句。文偶略耳。讙〔驩〕兜有苗蓋亦佞人。而罪不獨在佞。共工巧言象恭。則佞之甚者。陳氏澧說論語曰。巧言令色四字。孔子引尚書也。鮮矣仁三字。孔子說尚書也。孔子述大禹之言以講仁字。經義之最大者人也。案佞與仁絕相反。孔壬。不仁之甚者也。禹斥三凶而為父隱。此天理人情之至。凡人猶然。而況聖人之至孝乎。春秋為尊親諱。義本此。　此第二節。舉知人安民二大端為全篇大要。亦全經大義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箋云】史遷都作然於。無人字。載采采作始事事。周禮鄭說。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師氏注玉篇說。亦。今作掖。書云。亦行有九德。亦部【釋曰】江氏云。亦。古掖字。扶持也。載。始。采事也。言人掖扶其行有九德。則亦稱道其有德。乃言其始時某事某事以為驗。案玉篇說必本漢經師古義。江氏申之。兩亦字異解。所謂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辭也。然即兩字同解亦可。蓋禹深歎知人之難。皋陶言亦惟人行有九德。取人者亦先言其所有之

德。乃就其所能而言曰始試之以其事某事。則足以知之矣。蓋治事須才。而古之所謂才者德也。舍德而言才。後世所謂才。乃古所謂不才。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是也。司馬温公云。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德勝才則絕人之能蓋世之技皆用於正而不用於邪。而天下蒼生並受其福。堯舉舜以孝。舜舉八愷以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舉八元以忠肅共懿宣慈惠和。皆德也。是以人才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皋陶所言。正由堯舜知人之法而推詳之。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

十五

者相類。即洪範云直〔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彊。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疏疏此注引語不甚别白疑事毋擾。馴也。致果曰毅。三國蜀志黃李呂馬王張傳注賞故畀畫别之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

疏〔箋云〕史遷省禹曰何皋陶曰六字。恭作共。亂作治。擾一作柔。孫云。當為抹。塞作實。玉篇引書擾作犪。牛部。犪一作辨。中庸鄭注。塞。古文本作寒。說文曰。寒。實也。从心。塞省聲。虞書曰。剛而寒。心部〔釋曰〕皋陶立〔列〕九德之目。度量寬弘而能嚴栗。性行和柔而能樹立。容貌謹愿而能恭正。治事勝任而能謹敬。事理擾順而能果毅。制行正直而能温和。器量凝

十六

簡而能廉察。處事剛斷而無虛矯。志意堅彊而順義理。此九者。寬柔擾皆柔德之行。栗立毅則柔而能剛。洪範所謂柔克也。簡剛彊皆剛德之行。廉塞義則剛而能柔。洪範所謂剛克也。愿亂直在剛柔之閒。是氣性平康之人。而愿近於柔。直近於剛。亂訓治。謂剛柔皆能中。而稍一恃才忘敬。則或剛柔皆不中。恭敬溫剛柔乃皆成得行。洪範所謂正直也。正直人道。剛天道。柔地道。洪範先人道而後夫地。此九德先柔次剛柔之閒次剛。而擾為柔德文閒在愿亂之下。隨意言之。不可執彼繩此觀其會通。理則一耳。孫氏謂此九者上下似相反而實相成。五行生克之用。聖人本陰陽以治情之學。業五行之神。在人為五德之性仁義禮智信。凡易言元亨利貞。書言欽明文

十七

思安安。周禮言知仁聖義中和。論語言溫良恭儉讓。皆五德之異名同實。或稍有詳略。而五德統於仁義。猶五行統於陰陽。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陽德。體剛而用柔。義陰德。體柔而用剛。凡帝舜命夔直而溫四語。皋陶語禹九德。洪範三德。論語子溫而厲之等。皆以仁義之用分別剛柔。合之則協於中和。是為禮。而智信在其中。知柔知剛。智也。能柔能剛。信也。易六十四卦皆陰陽。三百八十四爻皆剛柔。而同歸於旣濟。後太極之體。此聖人所以率性脩道知人育才。措天下於至治之本也。知此可與言易。可與讀書矣。此段鄭注說義甚精善。而疏引殊不分明。但其訓詁與疏申僞孔不盡合。其大義與洪範鄭注同。中愿謂容

十八

貌恭正一語。與經辭𠱞峿。必係引誤。則此
段非孔氏語。王氏孫氏皆引為鄭注戴然。吟從之。
愿與恭兩德。恭正當為慤謹。鄭注中庸康
作辨。音義近。謂凝簡而能察辨也。擾。擾之
俗。擾之借。馴謹也。上。謂寬柔等九者言於
上。下。謂栗立等九者言於下。每二者相合
乃成德行。或曰。鄭注容貌恭正。不誤。蓋
鄭本經文亦同史記作愿而共。段氏謂〔謂〕謹愿

十九

人多不能供辨。能治人多不能敬慎。故欲
其恭愿而能供事。康。謂康隅。言凝簡而慎
於威儀有康隅。亦通。

彰厥有常。吉哉。

人能明其德行。所行使有常。則戚〔成〕善人矣。
疏 箋云 史遷彰作章。釋曰 言人於九德之
行能慎脩〔修〕思永誠中形外顯明其有常度。
是惟善哉。彰。明也。吉。善也。立政上言九德
之行。下言其惟吉士。又云克用常人。皆本
此經義。有常即有恒。孔子以善人有恒相
次。易曰。恒。德之固也。又曰。可久則賢人之
德。故九德歸於有常乃為吉。下云日宣日
嚴。皆其義。今文或以人君彰明有常德之
人乃為善政。見後漢書鄭均傳元和元年
詔引此經義。彰章字通。　此節言知人在
此節言知人在觀其德。

二十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
采有邦。

三德六德者。皆亂而敬已下之文。疏 箋云
宣。顯也。詩淇澳釋文引韓詩說 浚。敬也。方言 馬氏讀嚴
為儼。魚反 按曰。後。大也。釋文 亮。信。采。事也。史記集解
史遷夙作蚤。浚作翊。祗作振。邦作國。大傳
說〔說〕翊。輔也。華嚴音義七十四下 釋曰 承上文彰厥有常。
言人能日日顯著三德。早夜敬明之無有

昏情者。可使服官政為大夫而有家。日日儼然敬行六德。能相治天事者。可使南面臨民為諸侯而有邦。日宣。闇然而日章也。浚訓敬。詩云。敬明其德。馬訓大。亦謂大彰明之。詩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史公作翊。蓋兼用今文。大傳翊訓輔。或此經之傳。謂輔明庶政。江氏謂翊與翼通。敬也。日嚴。莊敬日強也。馬讀為儼。曲禮曰。毋不敬。儼若

二十一

思。祇。亦敬也。見釋詁。重言以見詳慎之意。亮采。史述堯典作相事。又說亮天功為相天事。此同義。馬讀亮為諒。訓信。祇敬信事。何晏說易貞固幹事引論語敬事而信。謂篤實治事也。或謂有家有邦。猶云於家於邦。易王假有家。即王假於家。王假有廟。即王假於廟。敬明於家。謂能勝大夫之任。相事於國。謂能稱諸侯之職。論語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謂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也。即此家邦之義。疏云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是約舉鄭義。非注原文。竊意鄭蓋謂九德分三類。三德六德非於九德中陵雜取之。人性不齊。取人不可求備。三類中或得其一。或得其二。如除上三句一類。則亂而敬以下為六德。除上六句二類。則簡而廉以下為三德。三隅反之。

二十二

則除後一類。即為前二類為六德。除後二類。即前[illegible]類為[illegible]德除後[illegible]類即前一類為三德。總之如洪範正直剛克柔克有其一者為三德。有其二者為六德。則三類兼備者為九德可知。鄭舉例言之。疏引不備。讀者勿以辭害意。擾當與寬柔為類。上已言之。此但就經句約分三六。不復曲別。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箋云。翕。合也。釋詁敷。猶徧也。詩賚箋史遷敷作普。王尊說。三公典五常九德。漢書本傳釋曰。合受三德六德剛柔正直三類。各因所宜而用之以徧施政教。其九德兼備者。位三公佐天子百揆事。其三德六德多少不同者。各分職而治事。如此則九德皆天子之德。合同而化以康庶事。天下之人無不知。即天下之民無不安矣。○此經及前文鄭注。如上所說是矣。抑又思之。此經九德。與洪範三德義類同而次序異。蓋洪範三德。一曰正直。太極元氣天地之中民所受以生也。二曰剛克。天為剛德猶不干時也。三曰柔克。坤至柔而動剛也。此九德三類。則從柔而至剛。皆人道仁義之用。先仁。次仁義雜次義。易言君德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堯典說帝德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翕受敷

二十五

施。蓋謂包含覆育施澤普徧。是寬裕溫柔安擾之德。既有六德而又能如此。則以虛受合衆善皆歸。而九德皆著於行事。是君相所以治天下。傳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皋陶意在以仁安民。故上文首言寬柔。此文言至翕受敷施乃云九德咸事。蓋九德雖並列而意尤歸重於寬仁。故鄭以三德六德未及於九者為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義深廣。古注殘缺。以意逆志。理或然歟。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乂。凝。成也。疏箋云。馬氏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凝。定也。釋文乂。一作艾。漢書谷永傳引艾。老人稱也。僚。友。同官者。並曲禮注師師。相師法也。漢書敘傳注引鄭康說鹽鐵論曰。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

二十四

時。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剕後史遷說百僚二句爲百吏肅謹。撫。循也。楚辭注辰。時也。詩小弁傳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釋曰 九德咸事。則天下俊傑並在位。百僚以德相師。所謂鄉諧也。百官治事各順其時。循於五行之辰。行明堂之令於天下。衆工其正定而成。所謂謨明也。馬

二十五

鄭說。俊乂必皆有本。且千人百人亦不必泥。要謂天下賢聖之人才德出衆者並在官。取乂通字。孫氏以俊乂爲大臣者老。本今文說。亦通。史公約舉經文。孫氏謂師肅聲近。時謹皆善意。或然。五辰。四時及中央土也。循之以凝庶績。若堯典敬授民時及夏小正月令之法。　此節言以德官人爲安民之本。

無教逸欲有邦。

箋云 無一作毋。逸一作佚。玉篇引書曰無教佚欲有邦。佚。豫也。人部史遷說爲毋教邪淫奇謀。今文無或作亡。教或作敖。王嘉說。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漢書本傳或作遊。陳蕃說。無教逸遊。後漢書本傳皆讀有邦下屬。釋曰 上言取人以身。官人以德。此著失德曠官之戒。江氏云。教者。上所施下

二十六

所效也。言毋佚欲爲有國者所效。案經言毋以逸欲之端開有邦先。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天下治平。驕泰易生。泰極則反否。故聖人以失道爲戒。周公作無逸之篇。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易豫卦民由君以豫則吉。上冥豫耽於樂則凶。頤卦民由上以頤則吉。初當養賢及否而朵頤動於欲則凶。皆此

義。無毋亡字通。逸佚字通。非必今古文異。教敎聲近字變。史公訛欲為奇謀。疑當時書家讀欲為猶。或今古文作猶。如詩匪革其欲。禮器引欲作猶之比。或又作遊。皆今文歐陽夏侯異字。奇謀所謂謀猶回遹。訛訛驚眾。如王安石禍宋之比。今文家讀有邦下屬。謂有國者當戒慎也。無敎或又作無敢。蓋誤字。

二十七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箋云 兢兢。戒也。業業。危也。釋訓 馬氏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疏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邦或作國。幾或作機。王嘉傳引 機發動所由也。大學注 兢兢或作矜矜。王基說。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以待旦也。三國魏志本傳 釋曰 言君天下者。當戒慎危懼。以審萬事之機吉凶所由。江氏云。一日二日之暫。萬事之機所出。言當戒懼也。或逮上有邦讀之。謂有國者不可不慎。兼天子諸侯言。亦通。

二十八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箋云 工。官也。詩工臣傳 李淑說。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後漢書劉陶傳 馬嚴說。言王者代天官人也。後漢書馬援傳 潛夫論曰。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忠貴 工或作功。漢書律歷志 大傳說。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蓄昌也。潛夫論思賢 史遷說。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釋曰 曠。空也。官非其人廢其事。是為曠官。萬幾之事。當以庶明作輔成之。奸或任非其人以曠庶官。庶官皆天官。其事皆天事。人其代天治之。孟子引書曰。天降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王者用賢人施政教。皆以為天安民也。史公說曠官為亂天事。蓋歎息痛恨於當時小人雜進。賢者不能盡其用。故言之譬切。然此下述經甚略。蓋寫者脫漏。非必乎長本然也。

此節著失德曠官之戒。即堯典帝戒欽哉亮天功之意。結上知人之文。以起下安民之事。

二十九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箋云 敘。次第也。說文攴部 典。常也。易噬嗑鄭馬注及釋文 釋詁敕猶理也。一云整也。

釋曰 此以下承天工人代詳言安民之事。敘。次序也。言天次序人有常性。馬氏有作五。與下三句不倒。然大義同。江氏云。天次敘人五常之性。當教正我五常之教。使人厚于五倫哉。又說。白虎通情性篇云。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中庸云。天命之謂性。鄭注云。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則信。土神 既有五常之性。人君因其性而立之教。父子有親。仁也。君臣有義。義也。夫婦有別。智也。長幼有序。禮也。朋友有信。信也。中庸曰。五者天下之達道。鄭注云。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是五倫亦為五常。孫氏云。我五典者。詩烝民云。天生烝民。

三十

有物有則。言人各有此五常之性也。案江以我為治民者。孫以我即謂民。蓋治民者因民之秉彝而利導之。天地之性人為貴。人所以異於禽獸者。禽獸無倫。人有倫。倫。序也。天以元氣生人生物。而人得五行之秀。其知覺爗條理然分明。獨能以五常之德著為五品之倫。立萬事之本。此天敘之也。天地之經。民是則之。天不變道亦不變。故曰

天敘有典。聖人以先覺覺民。率其五常之性。教之使厚於五倫之道。故曰勑我五典五惇哉。五典即五倫。孟子說與左傳五教文異實同。詳析言則分配五倫。統言則通貫五者之閒。夫婦有別為智者。萬物雌雄牝牡不能相別。惟人男女可使有別。聖人別男女以為夫婦。而人倫從此起。王道從此興。此人之智覺獨靈於萬物者。天敘有典而勑之使加厚。天秩有禮而由之使有常。所謂天工人代也。自伏羲繼天立極。作八卦。立人倫。為禮教之始。至唐虞而典禮大備。以協天則。所謂稽古同天也。勑當作敕。說文。戒也。與整理義同。字林作勑。後出字。今本經傳作勑。吏由勑而誤。勑音賚。與敕勑絕殊。隸書形近不辨。

三十一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疏箋云自。由也。中庸注庸。常也。釋詁馬氏有庸作五庸。釋文釋曰秩同豒。江氏云。豒。爵之次第也。字从豊弟。豊讀與禮同。以禮次第爵之尊卑。故曰天秩有禮。案秩亦敘也。變言秩者。以爵之尊卑次第言。天敘有典由五常而立五倫。自然有尊卑貴賤之等禮。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又曰。有天地。然有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傳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所謂天秩有禮。聖人因天秩自然之尊卑名分。制為天子至庶人五等之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與天下共由之以為常。孫氏謂自我者。禮書云。聖人緣人情而制禮。又云。禮由人起。蓋聖人順天道治人情。使各得其分以率天常。故曰自我

三十二

五禮有庸哉。今禮經及逸禮冠昏喪祭朝聘諸禮。皆以王公大夫士題篇。而庶人附見士禮。禮記亦備言天子至庶人禮文等殺。皆此五禮有庸之義。馬氏作五庸。庸。用也。謂五禮為五等之人所常用。或者謂五禮為五典之用。蓋五常之倫。皆須禮以惇之。孔子作孝經。言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至德。孝弟也。天敘有典也。要道。禮樂也。天秩有禮也。其下歷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此五典五禮之通義。

三十三

同寅協恭。和衷哉。

弁上典禮。共有此事。疏箋云寅。恭。敬也。釋詁衷。衷中也。周語注蔡邕說。同寅協恭。以和天衷。中鼎銘釋曰孫氏云。禮主敬而用貴和。行之始得其中和也。協。合也。寀寅者貴之省。敬也。敬在心而發於外為恭。惇典用禮。同主於敬。合致其恭。則天下之人合敬以同愛。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協於天地之中矣。故曰和衷哉。此即帝堯允執其中帝舜用其中於民之義。易二五為中。六位皆當為正。正亦中也。六位正陰陽相應為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聖人率性脩道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治平之極也。伊尹樂堯舜之道。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與

三十四

禮中和。道之全體舉矣。鄭云弁上典禮共有此事者。天敘以條理言。天秩以名分言。條理有常序。斯名分有常體。以五典起五禮。以五禮惇行五典。禮達於下。德博而化。中和之能事畢矣。此注疑疏引約文為申其意如此。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周禮小宗伯疏

禮記王制疏（禮記王制）箋云大傳說。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禮書卷一卷三）又說。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會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隋書禮儀志七）又說。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白彝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

三十五

夫服二。士服一。鄭氏曰。玄或疑焉。（禮書卷一卷三）

釋曰言天命有德之人居位治民。制五服以顯之。江氏云。章之言明。五等之服有五等之章。所以章明其德。下經云日月星晨（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璪火黺絲黼黻絺繡。注云。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璪火而下。卿大夫自黺絲而下。然則此十二者謂天子之服。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宗彝七。璪八。火九。黺絲十。黼十一。黻十二也。九則自山龍而下。上公之服。七則自華蟲而下。侯伯之服。五則自璪火而下。子男之服。三則自黺絲而下。卿大夫之服。凡五等也。古者士旡（无）爵。故五服旡（无）士。案民之屬於禮義能治事者謂之士。士之賢著而德成者乃爵為大夫。五服皆冕服。周制

三十六

以士為爵。猶不服冕。易以爵弁。亦玄衣纁裳。大傳說則五服及士。說雖小異。而服章降殺之差。伏鄭實大同。伏生之說。當參合歐陽夏侯書說及大傳考之。續漢書輿服志稱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謨篇。乘輿服從歐陽說。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

用華蟲七章。以大傳校之。蓋歐陽以日月星辰以下十二物並為天子服章。而三辰惟至尊得用。其天子服章與臣下相次者。以山龍以下五色為差。是為五章。蓋伏生解經本義。夏侯當以日月星辰為畫於旌旗。而天子與上公皆以九為節。但天子兼有升龍降龍。公無升龍。見白虎通。侯伯以下以七五三為節。亦得五章。蓋參取周官義。明三十七

帝師事桓榮。本習歐陽尚書。詔旨斟酌虞周。兼采歐夏。十二章固從歐陽。九章七章亦與大傳服五服四相應。鄭君通達朝章國典。深明各經師法。知歐說為虞制。夏說參周制。於書禮注會通而分別之。至為精當。下經日月星辰云云。上承古人之象。下云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詩象服之文出於此。則十二物並為服章。伏生解經之義

當本爾。而書大傳五服五章。上不及日月星辰。下不及粉米黼黻者。陳氏壽祺謂歐夏說以章物言。書傳以采色言。故隋志虞世基奏既云近代故實依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云云。又言後周故事升日月於旌旗。但有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是一言其物。一言其色。案陳說甚通。且雖有據依。十二物分五等為五章。就中三十八

純青純黃等五色亦為五章。非相違也而相成也。但大傳之文傳寫脫誤已久。章物既非一色。先後又後奪倫。文傳寫脫誤已久。故鄭君疑之。六朝以後大傳寫本恐誤舛益多。隋志及陳氏禮書所引並有差忒。今反復推求。參以說文引書山龍華蟲作繪之讀。孝經鄭注用今文說士服粉米之文。當讀正云。山龍純青。華蟲純黃。宗彝純黑。藻火純赤。粉米

純白。天子衣服。其文山龍華蟲宗彝火藻粉米。諸侯華蟲宗彝藻火粉米。子男宗彝藻火粉米。大夫藻火粉米。士粉米。山龍華蟲等皆備五采而云純青純黃純黑純赤純白者。蓋衣用玄。裳用纁。而畫山龍以純青爲質。華蟲以純黃爲質。宗彝以純黑如古銅色爲質。藻火以純赤爲質。粉米以純白爲質。所謂五色也。其色從五行相克之次。相克則相妃。妃以五成。

三十九

故先青次黃次黑次赤次白。終於粉米。則穀配五行成六府之意。各如其物之色錯綜五采以成之。衣惟繪。裳兼繡。深淺從宜。務令彰明。所謂以五采施于五色也。傳上不及日月星辰下不及黼黻者。日月星辰各止一色。黼黻各止二色。且三辰惟天子得用。黼黻或非士所得施。其天子至五等以五色多少相次降殺者。惟山龍至粉米。

故特言之。據說文則漢經師固以作繪絕句。而僞大傳者宗彝上誤衍作繪二字。或當時異說以作繪宗彝連讀。閑僞孔謬說之先。其後竟以作繪爲一章黑色。而改宗彝爲白。一說分藻火爲二色。而粉米遂不得在五色之內。據鄭注孝經與大傳義多合。而云士服粉米。則大傳本文必云士粉米。而天子至大夫四服亦必以粉米居末。

四十

今本大傳乃以華蟲爲首。山龍退居粉米處。與經次大戾。且與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之次亦自相戾。其爲傳僞顛倒改竄伏生本文。斷然無疑。士服山龍。經傳絕無左證。爾雅。袞。黻也。乃舉服章始末。因經傳言戴服或舉首章言袞冕袞衣。或舉末章言黻冕黻衣。故釋之。非謂袞即黻也。大傳服五服四之差。并下文黼黻計之。正與九章七章

相當。惟子男服三。則弁下凡六章。大夫服
二。則弁下凡五章。士服一。則弁下凡三章。
或士不服黼黻。則惟一章。歐陽之說蓋如
是。孔疏謂宗彝原次為六章之首。說蓋有
本。夏侯以九章七章為節。其下或三（不拘）色二
色一色。以五章三章為節。為男子卿大夫
之服而不及士。或亦如大傳之文。皆未可
知。要之大傳五色之章。與十二物五等之

四十一

章。本非鑿枘相戾。惟宗彝上下不從降殺
以兩之例。似屬可疑。或以在衣在裳別異
之。鄭注改從一例。以十二九七五三為節。
義更直捷。古制邈遠。師說各殊。高密觀其
會通。列改漏失。足作後王監儀。非可輕議。
近儒堅執大傳誤文。詆歐夏用周官改師
法阿諂旨。謂鄭君所說係周制非虞制。不
知周監二代而夏因於虞。損益之節。以各

經推考。非甚相遠。伏生生周末。豈及見虞
時衣冠。歐夏書說本伏生所授。大傳亦歐
陽張生所傳。豈自相矛盾。明帝本習歐陽
尚書。尊信師說甚篤。永平之詔。乃帝據經
定制。非博士阿帝意。詔先稱周官禮記次
及尚書者。取與歐陽夏侯文相屬。非偏重
周官。鄭書禮注本出伏學而小變通之。惜
大傳注竟不可得詳。孫氏分疏伏鄭。未能

四十二

比類合誼。說多未確。皮氏王氏更多穿鑿。
今詳辨之。互見後。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箋云 漢書說。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
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
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
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由來者上
矣。（刑法志）討古文作敿。說文。敿。周（當為虞）書以

為討。文部史遷罪作皋。周或作庸。後漢書梁統傳【釋曰】討。治也。言天討有罪之人。聖人制五刑以為民除暴。有五器之用。王氏先謙云。唐虞之世明有五刑。特至治之時。犯刑者少。偶用象刑以示恥辱。非竟廢刑不用也。案五刑說詳堯典。天命天討。天工也。制服以章之。制刑而用之。人其代之也。

政事懋哉懋哉。

【箋云】懋一作茂。茂。勉也。釋詁董仲舒說。勉強學問。則見聞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還至而立有致者也。書云。茂哉茂哉。勉強之謂也。漢書本傳懋哉或作茂才。釋詁郭注釋文【釋曰】典禮服刑。為政之要。本此以治政事。承天道以安民。勉哉勉哉。重言以見慎重之意。懋茂聲同。哉才聲同。茂才並借字。　此節承天工人代。言安民

四十三

之道一本於天。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詩烝民疏引太誓注。段云此皋陶謨之誤【箋云】周禮鄭氏說。為政以順民為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地官鄉大夫注天明威。馬氏同。釋文今本作畏。【釋曰】上言治民之道一本於天。此言天道在驗之民心。此經鄭注亡。詩疏引太誓注段氏以為皋陶謨之誤。然周禮賈疏釋書皆本鄭義。與孔所引不同。或鄭兩注異義。今分別釋之如下。賈疏云。言天雖所聽明。視聽既遠。不用自己之聰明。用民之聰明。民之歸者則授之以天位。天雖明察可畏。不用己之明威。用我民之明威。民所叛

四十四

者則討之。以聰明為天之聰明。明威為天之天明威。孫氏云。聰明。謂視聽。孟子引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也。明威。言賞罰。呂刑云。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是也。明者。周語尊貴明賢。注云。顯明也。就貴義而小變之。以明為賞威為罰。與表記鄭注釋甫刑義合。然則視聽謂鑒其德觀其惡。明威謂命之討之。此一義也。孔疏引鄭

四十五

書注解天聰明句。不及明威。江氏足成之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天之所謂有罪而加以明威者亦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以聰明為有德者。天之所賢。由我民而善之。明威謂當加罪者。天之所討。亦由我民而惡之。此又一義。但詩箋不引明威句。或可令文太誓自專天聰明二句。孔疏所引自是彼經之注。非傳寫誤。

要之兩義並通。天以民之視聽為聰明。以民之好惡為賞罰。民所謂賢。天即賢之。民所欲討。天即討之。理本一貫。但所謂民聰明民明威。乃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人心大共之公是公非。本於好惡之天性者。非淫朋比德造民大譽震驚朕師者可得而冒濫。故上文言命討先以典禮。言知人先以迪德。下文言敬哉有土。能敬則心

四十六

志定。是非明。執兩用中。不為佞人所惑。此又人君體天安民之本也。周禮注引書作明威。與馬同。今據之。偽孔本作畏。古字亦通。○又案孫氏以太誓呂刑證此經。誠善。但呂刑威與明分言。故記注釋之以明為賞威為罰。此經明威連文。與多士將天明威致王罰文同。故賈疏以明威專為罰有罪。而以聰明為賞有德。疑此經鄭意本爾。

魏志高堂隆引此經說之曰。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怨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貫疏正與同。與人作頌。即民之視聽共以爲賢也。民怨吁嗟。即人人欲得而討之也。其說甚美。或用鄭義而引申之。

四十七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釋曰 江氏云。達。通。上。天。下。民。天之賞罰皆由民。是上下通也。有土之君其敬之哉。孫氏云。言視聽賞罰不可欺天。有土即謂上有邦者。重言以爲戒。　此節言承天之道在順民心。結上安民之義。終之以敬。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致可績。

箋云 史遷說。吾言底可行乎。無惠字。又說。禹曰。汝言致可績行。釋曰 上爲帝陳謨畢。因以所陳問禹。故別稱皋陶曰。江氏云。孝傾。底。致也。言我言順乎。可致之于行乎。案惠即上文安民則惠之惠。知人主爲安民。故以惠包哲。致。猶盡也。言吾論惠民之道可盡行乎。史公無惠字。蓋省文。爲然之云。汝言盡可成功。績。功也。史公作績行者。孫氏云。績與迹同。亦謂行。文選注引春秋合誠圖宋注云。迹。行迹。謂功績也。績行猶云履而行之。

四十八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疏 箋云 史遷說。余未有知。思贊道哉。馬氏曰。襄。因也。釋文 釋曰 皋陶謙言吾未有所知。不敢必其可績與否。所思惟曰贊明帝德揚我忠言

哉。孫氏云。史公以贊為道者。周語內史贊
之。注云。贊。道也。道謂導之。鄭以贊為明者。
明即勉。贊贊猶明明。明明即勉勉也。故云
贊明帝德。謂贊勉之。云揚我忠言者。襄揚
聲相近。得為揚。今本揚作暢。誤字。案禮注
云。贊。佐也。禮行事皆有贊。所以明而勉之。
使利於行。襄有揚義。贊明帝德。在揚忠言
以導之。史公以導字足成贊訓。即兼襄義。

四十九

禹訓因者。諡法解因事有功曰襄。謂因帝
德而贊成之。所謂將順其美。君臣一德也。
曰字後人謂當作日。於義可通。但史記鄭
注皆不及此字。恐係虛辭非實字。鄭注揚
字。毛本與王氏應麟輯本合。義甚允。阮氏
校勘記謂王本係惠氏棟依託。惠氏著述
實事求是。決無作偽。阮說非。　此節皋陶
與禹問答之辭。以上皆皋陶所陳謨。下文

帝與禹皋問答而終以皋陶颺言。文勢相
承相應。偽孔割分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
殊謬。

五十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三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四

曹元弼學

皋陶謨下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箋云]史遷都作於。省帝字。孜孜作孳孳。說文曰。孜。汲汲也。文部孳。汲汲生也。子部[釋曰]前篇大禹謨敘禹治水之謨為多。所謂禹成厥功也。此篇上文皋陶備陳修身親親知人安民之謨。禹謂之昌言。以為厎可績行。而不復自言。帝求善無已。故進禹使來前曰汝亦昌言。禹拜者。拜帝命。都者。歎美帝求善之意。予何言。謂皋陶之謨已至。已無以加。惟思念日有孜孜無曠厥官耳。予何言二句。與上文皋陶予未有知二句語意同。皆謙辭。而即寓陳善敦勉之意。但此多一日字。彼則曰為語辭。古文曰與日形異不相混。或者隸變混之。上文思曰作思日。亦可。孜孜蓋壁中古文。孔君以今文讀為孳孳。聲義皆同。

皋陶曰。吁。如何。

[箋云]史遷說。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釋曰]吁者。驚歎其讓己而不言。如何者。欲聞其所謂孜孜。難。問難也。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疏

[箋云]史遷洪作鴻。說為下民皆服於水。[釋曰]江氏云。日沒為昏。故云昏沒。說文。墊。下也。則墊有下陷之意。案昏音近泯。說文。泯。滅也。滅沒同義。史公說服於水者。服同伏。即沒溺之意。帝曰下民其咨。禹曰下民昏墊。聖人憂民若保赤子。禹思天下

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故三過其門而不入。至此追述前事。猶不勝懲前毖後之意。夫是以思日孜孜。

予乘四載。

箋云 史遷說為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又以舟為船。乘橇為蹈毳。乘檋為即橋。河渠書 漢書說。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梮。溝洫志 說文曰。欙。山行所乘者。虞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䡉。木部

釋曰 予乘四載。乘四種載人以行之器。周行天下也。澤行即泥行。橇毳同字。䡉蓋聲轉假借字。他書或作毳。或作橇。皆橇之變。偽孔作輴。䡉之變。孟康曰。毳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湻曰。毳謂以板置泥上通行路也。其說皆是。檋橋梮皆聲轉字。欙則同物而異名。應劭曰。梮或作欙。為人所牽引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段氏曰。檋者。輂之俗。輂自其盛載而言。欙自其輓引而言。陸行四句。皆尚書家相傳古說。非經文。禹經營四方。為民禦大災捍大患。必資於四載。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聖人以利器利民。後世以利器害民耳。

三

隨山刊木。

箋云 史遷隨作行。刊作栞。又說行山表木。說文曰。栞。槎識也。从木。㚘闕。謂㚘之音義未聞 夏書曰。隨山栞木。讀若刊。栞篆文从幵。木部 今本作刊。

釋曰 禹乘四載以治水。水源出於山。隨山之脈絡形勢而行之。所以審水道曲折之正。栞者。衺斫山木之高者為道路表識。亦兼刊除之義。謂除木之障塞道路為禽獸窟宅者。栞刊音同義

近。皆斫木之事。許云讀若刊。蓋音中兼義。
栞者栞之篆變。刊者栞之今字。或孔君讀栞
為刊也。
暨益奏庶鮮食。
禹興益授民以山之衆蠡食。謂禽獸也。以暨
稷句注推之。知此注必如此。為補之。箋云史遷說為與益予
衆庶稻鮮食。又說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
溼。馬氏曰。鮮。生也。釋文釋曰王氏鳴盛云。下
鮮食鄭云魚鼈。則此鮮食鄭必以為鳥獸。
此隨刊所得。下決川所得也。案洪水之時。
萬民流離。非死於溺。即死於飢。古者三年
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傳稱堯遭洪水九年而
民無菜色。蓋蓄積多而振恤勤。禹隨山決
川。蓋隨治水隨發振。而地廣日久。恐數振
或有不給。故以隨刊所得禽獸給民食。奏。
進也。謂進而予民。蓋就蕩析離居之民而

五

授之。鮮讀為蠡。周禮以蠡對蕘言。史公鮮
食上有稻字。蓋兼用今文說。陳氏云。周官
稻人掌稼下地。稻性宜水。此時益佐禹治
水。烈山澤而焚之。草萊既闢。卑溼之地可
以種蓺。至隨刊所得鳥獸。又可以助貲民
食。故云予衆庶稻鮮食。案陳申今文義得
之。但隨山刊木係治水始事。此時未必遽
能樹蓺。即間有可耕之地。其事亦當屬稷。

六

故下文云暨稷播。今文稻字容衍文。又史
訓庶為衆庶。謂被災衆民。與鄭以為衆鳥
獸禽魚鼈異。並通。
予決九州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畎澮。田間溝也。史記集解。澮所以通水于川也。
文選長笛賦注。箋云史遷說為以決九川致四海。
浚畎澮致之川。濬畎澮今文作容畎澮。說
文曰。容。深通川也。虞書曰。容畎澮距川。濬。古

文容。谷部古文作濬ㄑ巜。說文曰。ㄑ。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枱廣五寸。二枱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ㄑ。倍ㄑ謂之遂。倍遂曰溝。倍溝曰洫。倍洫曰巜。甽古籒當為文ㄑ。从田川。畎篆文ㄑ从田犬聲。ㄑ部巜。水流澮澮也。方百里為巜。廣二尋。深二仞。巜部川。貫(穿)通流水也。虞書曰。濬ㄑ巜距川。言深ㄑ巜之水會為川也。川部

釋曰　此正言治水之事。決者。去其障塞而行之。當堯之時。水逆行。蓋山為障礙及下流壅塞。禹鑿山以通其道。掘地以暢其流。則川(皆)順流而注海矣。九川。謂九州之川。禹貢導水弱黑河漾等數偶合耳。下文云九山九州(川)九澤。皆蒙九州之文。此經下云濬畎澮距川。正承此九川而言。謂畎澮之水各致之附近之川。則九川為統舉之辭。不專指弱黑等九水明矣。四海。謂青州東海。冀州北海。揚州南海。雍州西海。中國在崑崙之東。故水多東流入東南北海。惟弱水西流入西(海)耳。詳禹貢。洪水之時。畎澮皆沒。水土不辨。川既距海。乃深通田間之水道。由畎而遂而溝而洫而澮以達於川。周禮匠人。禹之遺法也。距。至也。致至同。決九川距四海。孟子所謂禹掘地而注之海。以四海為壑也。濬畎澮距川。孔子所謂禹盡力乎溝洫也。史公說禹受帝命。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以治洪水。勤民之至。正考(忠)孝之至也。鄭云田間溝者。畎溝澮對文異名。散則通。

八

暨稷播奏庶鮮(艱食)鮮食。

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詩疏作難)戹之食。疏授以水之衆鱻食。謂魚鼈也。詩疏文思疏

箋

云史遷說爲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馬氏艱作根。曰。根生之食。謂百穀。釋〔文〕曰水既治則田可植穀。禹與稷教民播蒔百穀。何處水去。即何處播種。其下地水未盡者及穀未成時。先教民種澤物蓮茨菱芋及〔等〕諸菜疏。并治水所得魚鼈分給衆民。以佐穀振之不足。蓋〔隨〕治水。隨發振。隨教稼穡樹藝。時禹與益稷俱行相須爲用如左右手。非

九

惟決川治溝洫教稼事相連接。即隨刊時草菜初闢。苟有可耕之土。稷急教之稼。故史公上文云以決九川云云。以字蒙上隨刊數語而言。見披山通道治水教稼先後無稍間隔。此不待今文有稻字而其理可推者。暨稷播中蓋包見之。播。主謂播穀。亦兼下艱食言。播字當略逗。艱食。艱戹之食。謂果蓏菜疏可濟穀食之乏者。奏庶艱食。

教民以播種澤物菜疏也。奏庶鮮食。授民以決川所得魚鼈也。至水土全平。則地皆種穀。而田畔種疏〔菜〕洿池畜魚鼈。不可勝食。無待奏矣。經兩言鮮食義當同。鮮皆鱻之借。鱻本義主魚。引申之凡魚鼈禽獸新殺者通謂之鱻。艱馬作根。根生之食。即謂百穀。史記無播字。以艱食爲難得之食。亦指百穀。述此句無鮮食字。而下云食少調

十

有餘補不足。蓋讀此鮮字爲尟。屬下句。兩鮮食文同而義絕殊。蓋今文說。史公從孔君受古文而兼用今文。猶許君書偁孔氏而兼偁今文也。

懋遷有無化居。

箋云史遷說爲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相給以均諸侯。懋或作楙。漢書曰。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禹平洪水定

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乂。食貨志又作茂。漢書曰。商以足用。茂遷有無。敘傳一本作貿。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大傳同。王天與尚書纂傳、吳澄尚書纂言說文曰。貿。易財也。貝部

釋曰 水土初平。稼穡伊始。民食未充。四方百物猶滯。故令通功易事以利民用。懋楙茂蓋皆貿之借。貿。易也。遷。徙也。有者有餘。無者不足。化。變化也。居。謂所居積之貨。或曰。化古貨字。謂貿易遷徙。調此之有餘補彼之不足。變化各方居積之貨使各得其用。或讀懋如字。謂勉民使通財以羨補不足。據揚雄大司農箴。則此句承稷而言。周禮地官於農政至詳。后稷之遺教也。

十二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據詩釋文則鄭本當作艾。五蓋反。但疏引注作乂。或鄭讀乂為艾。

粒。米也。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詩思文疏

箋云 粒一作立。乂鄭本或作艾。史遷說為衆民乃定萬國為治。釋曰 鄭訓粒為粒食。孟子所謂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訓乂為養。蓋讀乂為艾。釋詁。艾。養也。萬國作相養之禮。禮始之飲食也。史公粒作立訓定。乂訓治。義並通。禹言洪水為民害至大。己承帝命與益稷竭力救之。幸而克濟。至今猶日夜思患不敢忘。凡天下禍變之可畏補救之艱難類如此。以起下文戒帝慎乃在位之意。

十三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箋云 史遷說為此而美也。釋曰 皐陶深知禹意。故然之而曰當師法汝之善言。上云百僚師師。唐虞之朝聖賢君臣朋友以道相師也。史公讀師為斯。斯。此也。謂此真汝之善言。 自帝曰來禹至象刑惟明為一

章。此第一節。禹承帝命將更陳其謨。先言往事之艱難。見在位不可以不慎。禹平水土。修古句龍之政也。奏庶鮮食。伏羲教田漁之政也。奏庶艱食。懋遷有無。神農教稼立市之政也。古神聖繼天安民之功於是大成。所謂順考古道以同於天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史記集解

【箋云】史遷都作於。省帝曰俞禹曰五字。汝作爾。

【釋曰】禹承上語而言曰。於哉帝乎。當慎乃在位。天子在天位作民父母。四海困窮。下民其咎。惟帝之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可不慎乎。帝深契其意而然之。禹因申之曰。當安汝之所止。止即位所在。安所以為慎。易曰。艮其背。彖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詩云。於緝熙敬止。大

學釋之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又曰。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汝止者。心一於至善。外物莫足以誘之。荀子解蔽篇曰。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内傾。則不足決麤理矣。此足明安汝止之義。安汝止。允執其中也。下云惟幾惟康惟動丕應。用其中也。易云。時止則止。止也。時行則行。亦止也。動靜不失其時。無往而非安也。此易道閑邪存誠大學誠意正心之學所

自出。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

〔箋云〕惟。思也。幾。危也。（釋詁）微也。（說文丝部）康。安也。丕。大也。（釋詁）史遷弼直作輔德。說惟動丕應為天下大應。〔釋曰〕心安於至善。無一念之妄動。則睿智所照。感而遂通。凡事豫防其危。深究其微。以圖其安。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者凶所伏。故危。非天下之至精。不能豫見吉凶之幾。荀子曰。處一之危。養一之微。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心一於至善。則能精察乎危微之幾。而道心之微者著。人心之危者安。慎厥身修以立治本。取人以身。其輔弼皆正直有（德）之人。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矣。荀子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此之謂也。

十五

弼直史作輔德。江段孫氏謂古文作悳。德者悳之今字。直者悳之壞字。是也。但下云予違汝弼。作直亦可。鄭上注云無妄動。動則擾民。安汝止。非不動也。動無妄也。無思而無不思。無為而無不為。以至靜御天下之動。以至正待天下之變。任天下之賢而不自用。夫是以天下之民安之。此經史記以丕應絕句。今從之。鄭讀無考。偽孔丕應徯志連讀。近世皆然。江氏云。丕。大也。徯。待也。動則天下大應之。待志於下。於是可以明受上帝之命。言當乎民心。乃能受天休。又云。待志。謂民安其志意以待於下也。亦通。

十六

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箋云〕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集解）〔釋〕史遷說為清意以昭待上帝命。申作重。

曰徯志。謂清潔安定其志意。虛中若有所待然。所謂顧諟天之明命順帝之則也。君心正則人心應。人心應則天心應。故天其重命用休。禮器云。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以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是也。下文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即總括禹言之義。徯志或屬上讀。詳前。　此節禹承帝命而更陳謨。歸重君德。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疏 箋云鄰近。詩正月傳 史遷作臣哉臣哉。何晏說。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三國魏志三少帝紀 釋曰 禹言深重。故帝為驚歎之辭。臣以與君共治天下

言。下云臣作朕股肱耳目。是也。鄰以近君朝夕文修言。下云予違汝弼欽四鄰。是也。時禹宅百揆。臣也。又為四輔之首。鄰也。故帝反覆言此。欲其倡率羣臣輔德也。志心者。心之所之謂之志。欲己心之志與禹志相應深入感孚也。觀史記及何晏說。蓋或本作臣哉臣哉鄰哉鄰哉。俞者。受帝命。

此節帝因禹言弼德求助臣鄰。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動作視聽皆由臣也。疏 釋曰 臣與君一體相成。如人之一身。元首為全體之主而股肱為輔以動作。心為神明之舍而耳目為用以視聽。人君繼天治民為政以德。而臣為之立功立事。亦猶是也。孝經說事君曰上下能相親。臣作朕股肱耳目。相親之至也。此臣哉鄰哉之義。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箋云 左右。助也。（鄭易泰卦注）馬氏曰。我欲左右助我民。汝當翼成我也。（史記集解）周禮曰。治功曰力。（司勳）史遷汝翼作汝輔之。無宣力二句。

釋曰 左右有民。謂佐助我民。有語辭。與湯誓盤庚言有衆同。左右有民。若播穀敷教明刑之等。宣力四方。謂宣播治功於四方。若水土工虞之等。曰翼曰為。此股肱之事。

十九

下云明聽。禮樂納言之職。耳目之事。禹宅百揆統衆職。曰臣曰汝。主禹而亦兼包衆職也。羣臣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釋文。會馬鄭作繪。胡對反。案疏引鄭注仍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釋文。絺鄭陟里反。刺也。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

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此字疑衍）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謂龍為袞。宗彝為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疏 此注各疏徵引頗多。細繹之。多疏家推衍語。非原文。）

箋云 鄭氏周禮注引會作繢絺作希。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司服注）史遷說。余欲觀

二十

古人之象日月星作辰文繡服色。馬氏曰。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疏）壁中古文會作繪。藻作璪。粉米作黺絉。說文曰。繪。會五采繡也。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糸部）璪。玉飾如水藻之文。虞書曰。璪火黺米。

玉部黺。衮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衛宏說。青部粖。繡文如聚細米也。糸部黼。白與黑相次文。黻。黑與青相次文。青部繡。五采備也。糸部釋曰惠氏棟及江氏說。古人謂黃帝象易象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為衣。坤為裳。乾坤各六爻。故衣裳各六章。案天玄地黃。而坤位未申之維。土託位於火。黃色兼赤。故衣玄而裳纁。禮運云。五色六章十二衣。謂五色兼玄。成衣裳十二章之飾。十二章日月星辰麗於天。傳云山嶽則配天。易云飛龍在天。華蟲高飛。亦傅于天。本乎天者親上。故皆在衣。宗彝虎蜼走獸在地。藻水草。水火皆在地。粉米。地所生。又宗彝及冠玉之璪并黼黻。皆人功所為。形下為器。本乎地者親下。故皆在裳。此制創自黃帝而堯舜修明之。聖人制作象天法地。帝欲象古人之所象者以作服。而服章首日月星辰。是亦稽古同天之見端。日月星辰山龍以下。上承古人之象。下起作服。則十二象皆施於衣服明甚。十二章皆天文地理物類人功實象。相承並舉。而上六章云作繪。下六章云絺繡。則每六章為一類分施於衣裳又明甚。天子郊廟之服必畫三辰者。取其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君德之明如是乃克配上帝也。三辰蓋畫於衣最上處。三辰作服。經文至明。無待旁證。然禮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又云。旗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數語中自為申說。則象天為日設月。衣旗同制又明甚。正此經之確證。漢明帝詔乘輿服從尚書歐陽說備文日月以下十二章。則歐陽所受伏生說未嘗不謂天子衣有三辰。其

第六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2版反內

夏侯說或參取周制耳。鄭君據本經明文謂虞氏衣有十二章。據周禮司服袞冕驚冕以下之文。及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以下云云。參以左傳袞冕黻珽及三辰旂旗劃然分別定周制三辰專施於旗。而衣章自龍而下。皆各據經之正文。毫無可疑。近儒因大傳惟舉山龍以下五色之章。不達其意。乃謂伏生不以日月星辰爲服章。

二十三

謂下文作服兼旗章言。不知三禮及諸經從未有以衣服與車旗相混者。傳記足以證三辰在衣者甚多。蓋古制衣旗皆有三辰。周人乃專施之旂旗。或據周制曲解此經以就大傳殘譌之文。或據虞制謂周大裘亦有三辰。皆以求異於鄭。而不知其不合於經也。山龍。取其出雲降雨德施普也。考工記云。山以章。馬鄭讀章爲獐。謂畫山物以表山。說必有本。然記出周末。肆疑亦六國時法。古制當直畫山耳。龍周禮謂之袞。或作卷。蓋取升降卷曲之意。前引大傳云山龍純青者。四象蒼龍東方色青。但山雲氣有深淺。且非一色。龍被五色而游。蓋山龍皆畫青爲質而以他采點染之。易乾爲龍。喻王者。三辰而下。象物莫尊於山龍。大傳山龍青華蟲黃云云。次序亦與經同。而

二十四

禮書引又一條以山龍居五章末。必傳寫誤倒。前已辨之。孫氏執此以山龍爲上下通服。引周禮節服氏爲士服山龍之證。考彼經云。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讀當以袞冕絕句。鄭注傳寫久誤。當讀正云。掌袞冕者。節王服也。下裘冕亦絕句。注從字亦當爲節。乃合節服名義。服袞冕者。王也。非士也。即如今本。亦謂從王服。非

士正服。周制士正服且不得服冕。況袞乎。詳孫疏校補。說文黺下云袞衣山龍。明謂龍在衣。而袞字解云。卷龍繡於下常。幅一龍蟠阿上鄉。語殊難曉。蓋相沿誤字。莫能是正。反覆思之。當讀正云。卷龍繡於下上。幅下二龍蟠阿相鄉。下上。衣之上下也。二龍。升龍降龍。一下一上盤旋相鄉也。如此釋之。義乃瞭然。陳氏與詩疏不察誤文。乃

謂服章皆繡於裳。且謂大裘不裼。則餘冕皆裼。服衣裼則文不見。故章皆在裳。不知弁服以下有裼。冕服無裼。明堂位云。冕而舞大武。裼而舞大夏。明以冕與裼相對。故聘禮服皮弁有裼襲。覲禮服冕無裼襲。大裘雖無明文與弁服同。而義取尚質。故不別為裼衣兗上衣以見裘美。所謂至敬無文禮盛服充。陳氏巧借此語以就許書譌文。與此經及各經皆刺謬。特附辨之。華蟲。取其有文明之象。且性耿介。有類君子之文行也。易離為雉。為文明。鄭注周禮鷩冕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說文云。鷩。赤雉也。爾雅云。鷩雉。郭注云。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故鄭以為五色之蟲。謂羽蟲也。大傳云華蟲純黃。以背上黃。故畫以黃。以腹下赤故說文謂之赤雉。華蟲蓋畫黃為質

而以赤及他采點染之。經明以華蟲次山龍。大傳青黃次序亦同。夏侯說華蟲七章次於山龍九章。則伏生本不謂天子獨得服華蟲。今本大傳誤耳。大戴記五帝德帝嚳帝堯黃黼黻衣。以史記校之。乃黃收純衣之誤。或黃下脫收字。收。冕屬也。與華蟲黃絕不相涉。古無服色專尚黃之制。論語黃衣狐裘。周禮鞠衣黃。皆非尊服。惟王居明

掌中央土衣黃衣。漢祀后土歌所謂嘉服上黃也。亦與此五章之黃不涉。且雉不得尊於龍。何以士亦服龍而雉專為天子服章。皮氏以華蟲為鳳。以六朝時臆定之法為虞制。殊為不經。若果畫鳳。則龍鳳同衣在衣豈不甚美。而周乃改之為鷩乎。又謂虞土德故尚黃。則大戴言帝嚳帝堯黃黼黻衣。豈亦土德尚黃乎。其說皆穿鑿不足信。作繪。釋文引鄭作繪。疏引注則云會讀為繪。段氏謂此經古文本作繪。見說文。鄭注當云繪讀為繢。說文。繪。會五采繡也。繢。一曰畫也。鄭蓋以繪為繢之借。但繪从會得聲得義。與繢聲近。故經本或作繪或作繢。鄭注傳寫亦多譌亂。說文引經以作繪絕句。作繪謂作畫。與絺繡相對。史記云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蓋以日月星辰統十

二十七

二章。文。畫也。作文。謂作繪。作繡。謂絺繡。作服色。謂五采五色作服。史公說經約而精如此。隋志引大傳作繪宗彝黑也。作繪本衍文。禮書引云作繪黑也。則誤而又誤。孫氏通繪義於黼。謂衣玄合青黃赤白四色。故謂之繪。果爾則當總言於四色後。不當在四色間。且衣玄為衣之本質。與四色之章不類。凡言章者。皆實舉其物。故曰日月之章。白龍章。白鳥章。旗章如此。鳥衣章亦然。今以無象之衣質合四色之物為五章。恐非制度。以一色合四色而其語橫亙四者之間。恐非文義。鄭君據經明文。以作繪為畫日月以下六章。甚易而是。近儒執傳譌誤文。以作繪別為一章。甚難而非。又或以作繪宗彝連讀。謂作宗彝之所繪。馬氏意蓋如此。亦不如許鄭讀之允。宗彝。宗廟祼彝

二十八

為虎若蜼之形。取其致孝鬼神。下庇百姓。德威遠奮。能戒不虞也。大傳云宗彝純黑。蓋以彝器古銅淺黑色畫虎蜼為質。而加他采。並隨其色繡之。易坤為虎。喻國君。故為裳章之首。虎於四象屬西方白。與青龍對。而文非一色。所謂虎變其文炳也。郭注爾雅云。蜼。黃黑色。禮書引大傳黑作白。誤。周禮謂宗彝為毳。先鄭云。毳。罽衣也。與後

二十九

鄭說異。而以為毛物則同。劉氏釋名釋毳就藻言。蓋取土毛鋤芼之意。恐未可據。古凡言藻者。皆謂其華采。不謂其如亂毛也。虎穴居。蜼鼻向上。雨則以尾若指塞鼻而懸於樹。上古民多巢窟。故取其象。藻。火說文作璪。云玉飾如水藻之文。蓋玉藻下垂。有流動之象。如藻隨水而流。藻之言澡。藻以表水。取其潔清。火取其照耀烹飪為民

用之大。禮書引大傳藻火赤。此蓋不誤。火色赤而玉藻或朱綠或五采。藻與火蓋皆畫赤為質。而藻更著他采。繡各如其色。隋志作藻純白火純赤。然藻色青。玉藻五采。皆非純白。且山龍華蟲宗彝等每章皆兩字。末句當云士粉米。亦兩字。故寫者誤為山龍。因一誤而無不誤。若云士黹。祇一字。則不致誤為山龍矣。隋志此條恐傳寫誤。

三十

粉米。取其養人。君德以養人為主也。說文作黺絉。黺下解有脫文。當云袞衣山龍華蟲宗彝藻〔璪〕火黺絉。黺。畫粉也。凡細碎者皆謂之粉。畫粉不一色而以白粉為主。大傳當有粉米白也之文。而今脫之。粉米蓋以白粉畫聚米之形。而間雜他采。從而繡之。米有黑黍黃粱等非止一色。而以白為主。故云粉米白米也。或謂用白粉細點界畫

諸采。則說文當云如聚細米矣。周禮謂粉米為希。希讀為黹。說文所謂繡文也。自山龍至粉米凡七章。分五色為質。而每色之物雜五采以彰之。大傳亦謂之五章。與十二象分五章非相違也。黼黻。黼之言斧。謂以白與黑為斧刃白身黑之形。取其臨事能斷。黻之言拂。以黑與青為兩己相背之形。取獻可替否不有違必弼之意。近儒或以大傳不言粉米黼黻。以此三者為服章外衣裳通用之飾。則經十二象平列相承而以作繪絺繡別異之。其義何在。且周禮以希冕與袞鷩毳平列。明粉米與山龍等相次為服章。詩云。玄袞及黼。禮器云。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則黼黻與袞差次相終始。而非章外之飾明甚。黼黻文章繡。皆衣服雜采之稱。而文之本義為書名。章之本義為樂章。繡之本義兼箴功。惟黼黻專為衣服采色。且各有專象。故經傳多以黼黻統言衣服文采之盛。大戴言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諸經傳言黼冔黻冕黼衣黻衣。皆略舉黼黻以見冕服之文。周禮冕服之章始袞終黼黻。故爾雅云。袞黻也。舉始末以包其餘。文莫盛於袞及黼黻。詩稱衣服之盛曰袞衣曰黻衣曰玄袞及黼。爾雅曰。黼黻。彰也。廣雅補之曰。山龍。彰也。皆本此經及周禮司服而約略言之。其服章之差及在衣在裳。似當以經為正。此互詳孫疏校補及前五服五章下。絺繡。周禮注引作希。段氏謂鄭本作希。鄭讀為黹。其作絺者。周禮注斥為誤。釋文及疏引鄭本未加分別。說文無希字。而多从希之字。蓋希即黹之古文。今本脫之。或

許偶失載。鄭君未敢定為一字。故讀為黹。以為希黹古今字。黹。紩也。繡。箴功五采備也。絺繡。謂宗彝以下六章紩以為繡。施於裳。凡繪繡通名。而作繪之繪為畫。故說文引此經并引論語繪事後素以明借繪為繢。凡繢不必繡。繡必先繢。衣用繢。取輕清法天也。裳用繡。取重濁法地也。此古制。漢代乘輿服章皆刺繡。公卿以下皆織成。別自

三十五

為法。此經蓋古文作希。本字。今文作絺。借字。而義隨字變。因解為絺綌。見淮南子白虎通。為馬讀及偽孔傳所本。史記說堯賜舜絺衣。或以為希之借。近儒謂刺繡於絺。然冕服玄纁皆用絲不用葛。禮運說先王未有麻絲。又云後聖有作治其麻絲。未聞始製衣用葛。不得以蔽前之韍為比。史記帝堯純衣。固絲衣也。孟子被袗衣。趙解為畫

衣。略舉黼黻絺繡以證畫義。初非牽合論語袗絺綌之文而以袗為絺。凡此近儒中今文說。皆不如鄭義之確明白當。鄭云周以三辰為旂旗者。古服章旗章皆有三辰。漢東平王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是也。春秋合誠圖稱大帝衣日月五光。論衡亦亟言衣有日月星辰。皆今文

三十四

家說。據此經文。周禮則日月為常明見司常。而司服絕無其文。諸職惟云大裘而冕。云裘冕。不見畫三辰之意。竊疑武王克商即柴於上帝。時當十一月。軍中未備日月星辰之服。故但加玄衣於裘以象天之質。其後以為即位時服。遂定為冕服之首。成王賜魯郊用先代之禮被袞象天。乃以避當王之制。及秦用袀玄郊祭。則僭周禮大裘

玄衣而失其制者。周禮服章自袞冕而下。
故記云天子龍袞。荀子云天子山冕者。偶
據古服章言之。然亦足見周制衣無三辰。
云損益上下更其等差者。周禮注云。登龍
於山。登虎於宗彝。左傳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特舉火龍。以其為周代所尊也。總之虞周
服章所因所損益。書禮明文灼然可知。大
傳與歐陽夏侯說非有異義。鄭君尊信伏
傳。於此條雖小致疑。而大致不異。後人必
欲異其所同。過矣。馬氏說藻火粉米黼黻
尊者在下。又分粉米為二。其作繪宗彝四
字當屬上句讀。謂繪宗彝之作所繪。恐皆非
是。○或說。經稱日月星辰十二章。天子祭
郊廟之服。故備文。大戴記黃帝黼黻衣大
帶黼黼裳。帝嚳帝堯黃黼黻衣史記作黃收
純衣。其文不備。蓋朝燕遊豫之服。為人民
所習見者。故大戴說帝堯此下云彤車乘
白馬。見其儉。史記於帝嚳云其服也士。士
冠禮爵弁服純衣。記云周弁殷冔夏收。收
而純衣。士之上服。意者古天子視朝巡行
國中之服如是。或更加黼黻。與三王之制
不同歟。至禮器龍袞黼黻。則自據周制。諸
侯自上公外不得服龍。大夫玄冕一章并
不得服黼。尊者文多。卑者文少也。孫氏據
大傳誤文曲解此記。故附辨之。雅達先士
或許為諍友乎。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性曰采。施曰色。疏 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
色。疏月令 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
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
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疏 【箋】
【云】彰或作章。大傳鄭注 史遷說。作服色女明之。

釋曰言以五采畫粉及絲彰明施用於五色之物象以作服。所謂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此統十二章言之。汝明者。謂辨明上下之等列。天子備有日月以下至黼黻。公自山龍九章而下。侯伯自華蟲七章而下。子男自藻火五章而下。卿大夫自粉米三章而下。然則士玄衣纁裳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天子服十二章兼有九章以下之服。凡五等。公九章而下四等。侯伯七章而下三等。子男五章而下二等。大夫三章一等。所謂五服五章。大傳以山龍至粉米五色相次為五章。皆一色為質而以他采成之。是為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其日月星辰畫止一色。黼黻繡各二色。合山龍等七章則總為五采也。大傳及鄭注孝經五服中有士。考其等列。自當以書禮注為正。經明言作服。史記明言作服色。衣服與旂旗。經傳絕不相混。周禮司服司常別職。大傳服色徽號殊文。衣服與車旗無不分言。近人以此作服謂兼旗章。非也。歐陽說明以三辰為在衣。即夏侯說亦但云山龍九章華蟲七章。非有三辰不在衣之說。明或者天子十二章夏侯說亦同歐陽。惟山龍九章華蟲七章以下。降殺以兩。為諸侯次國大夫士四等之差小異耳。王肅與鄭立異。不顧作服明文。殊不足信。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曶以出納五言。汝聽。

六律六呂惟言六律者。九字用語足成疏舉陽陰從可知也。疏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史記集解

箋云漢書說。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

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族。(師古曰。族。音千豆反。)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讀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中(讀曰仲)呂。(律歷志)書大傳鄭氏說。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壎箎柷敔琴也。在治絕句。曶屬下讀。或作忽。連在治讀。史遷作來始滑。今文作采政忽。(史記索隱)又作

三十九

七始詠。七始絕句。詠或為訓。屬下讀。漢書說。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隋書律歷志引作訓)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

聞之也。(律歷志)大傳鄭氏說。七始。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聞或作同。(洪範五行傳注)納。史遷作入。【釋曰】六律五聲八音。古說皆同。鐘金也。鼓革也。笙匏也。磬石也。壎土也。箎竹也。柷敔木也。琴絲也。孫氏以壎為周時始有。蓋據世本暴辛公作壎之文。(然)實周禮笙師已有壎箎。樂記言聖人作為壎箎。則其來古矣。至土鼓葦籥。乃伊耆氏

四十

之樂。唐虞未必然。鼓自以革音為正。在治曶三字。今古文各本異字最多。約有三說。一古文作在治㫚。說文。㫚。出气詞也。从曰。囗象气出形。一曰佩也。謂佩㫚。隸變作曶。後出字作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句。謂以六律正五聲諧八音以察治道。此典樂之事。在。察也。在治。所謂神人以和庶尹允諧也。曶以出納五言句。謂人臣於曶書

所思所當對及君所命者以備謀議政事。君亦有時書之以備發號施令。傳稱帝反側晨興。孟子稱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蓋政如農功。日夜以思。惟恐失忘。故於曶書之。下以告上。上以命下。以出納政教於五官。天官為百揆無所不主。以其分布政教則五官為之。故曰五言。此納言之事。所謂夙夜出納朕命惟允也。汝聽

四十一

兼聽樂聽言二義。或可陳詩觀風考察政治。即於曶記之以備修政施教。二義亦一貫。一史公作來始滑。蓋讀曶為忽。以古文字合今文義。讀在治忽三字為句。今文作采政忽。蓋見蔡邕石經。小司馬據之。采在聲近。政治義同。滑忽聲近。故史讀公在治曶為采治忽。而以滑代忽。滑。亂也。采治忽謂采風考治亂也。傳寫采誤來治誤始。則

義無所通矣。僞孔讀在治忽句。蓋本今文及史公說。一漢書引今文作七始詠。與大傳八音七始合。與石經異。蓋歐陽大小夏侯本不同。詠隋志轉引作訓。段氏謂訓字是。孟堅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以順釋訓。非以歌詠釋詠也。案七始者。天地人四時之始。與堯典七政同義。鄭注大傳云。七始。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蓋

四十二

黃鐘子為天正。林鐘未為地正之衝。太蔟寅為人正。春夏當用陽而寅巳為人正。故春用姑洗在辰。夏用蕤賓午。秋冬當用陰律。故秋用南呂酉。冬用應鐘亥。林鐘或作大呂。地正丑也。黃鐘子以下。取江氏說而變易之。賈氏注周語云。周有七音。謂七律。黃鐘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蓋七始者。以十二律

正五聲加二變。為順天地序四時應人倫之始。所以順五常之言。同天下之志者也。班以五言屬五常者。志又云。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是也。其說與古文異。而讀七始絕句。訓字屬下。則句法同。雖於出納之義稍隔。而七始自是古義。故鄭於經及大傳注各明一義。段氏謂古多假柰為七。太玄玄攡曰。運諸柰政。今文采字史記來字皆柰之誤。始治字通。蓋今文作七始。亦作七政。而七或假柰。訓與忽忽與滑皆聲轉相近。而訓之解為順。忽滑之解為亂。則義絕殊矣。年代藐邈遠。師說各異。苟於古有徵。於理可通。足以垂教。則並存之可也。聞或作同者。王氏先謙云。如同律度之同。

然恐字誤。　自帝曰至此為一節。汝翼汝為。作股肱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明臣與君一體。申臣哉鄰哉之義。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疏　【箋云】史遷說。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漢詔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義也。後漢書章帝紀　潛夫論曰。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為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明闇　大傳說。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故書曰欽四鄰。此之謂也。陳氏大傳輯本注出處甚詳。今悉據之。此後惟引有參酌。乃分別出處。平文從省。　【釋曰】上汝翼汝為等。敕以將順其美。此汝弼。敕以匡救其違。義

本一貫。但上主遠圖天下之大政。故首言臣作朕股肱耳目。此主切近君德。故結言欽四鄰。鄰。近也。德不孤必有鄰。鄰所以弼德。言予卽或有違失。汝當匡拂予。弼之言拂也。汝無面從不拂。至旣退乃議其後。則汝不盡言而予不聞過。無以審幾而成天下之務。非上下相親承天安民之道。欽哉四鄰。當任其職以為我臣也。以帝之聖用

中於民。豈或有僻違。樂取於人以為善。臣下豈或慮不受盡言。以禹之忠。亦豈有心以為非而不盡其誠。但聖賢君臣兢兢以失道自戒且相戒。故云然。此其所以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天下極治也。四鄰。大傅以為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蓋常職如此。周成王時。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以三公及上卿兼官。帝舜時。蓋禹皋稷契為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成王於周召當稱師保。帝舜於禹稷等當稱輔弼。其職一也。禹宅百揆為三公四輔之首。故總以命禹。　此節申鄰哉臣哉之義。欽四鄰。責任之辭。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箋云 史遷說。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傳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釋曰 江氏

云。此以下言教國子之事。賢才出於學校。因上歷論用人而及之。在察。時是也。案學校培養人才。使民皆成德。其有不帥教者。必多方變化愧厲之。冀其有恥而格。庶。諸也。衆也。讒說。讒邪亂正之說。與堯典義同。時訓是。指上文所言。言諸頑凶讒子弟。若不察於政教禮樂忠直之正道。治之當如下文所云也。惠氏云。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大司

徒大樂正簡不帥教也。史遷讀說為說之不以道之說。韋注鄭語云。以邪辟取愛曰嬖。讒嬖臣。謂讒諂之民也。自若不在時以下至下節敢不敬應。史以君德誠施七字括之。孫氏誤以君訓侯清訓明。不辭。臧氏庸因以撻以記之以下七十四字為魏晉人增竄。陳氏壽祺駁之曰。諸衆讒嬖臣。即庶頑讒說之訓也。君德誠施者。即檃括侯以明之訖時而颺之之辭。皆清矣者。即檃括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之辭也。下經禹曰帝光天之下訖車服以庸。亦君德誠施之意。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亦皆清矣之意。史文簡而賅若此。雖不載七十四字而義已無不舉。昭然明白。惡得誣史記以轉誣尚書之無此文耶。尚書設無此文。則史記載君德誠施二語。於經何所附麗耶。案陳說至確。或可侯以明之至車服以庸皆括在君德誠施四字中。誰敢不讓二句言庶頑悉化。所謂皆清也。陳駁臧說甚詳。義據通深。辨章精核。足為治經典則。見左海文集。兹錄其要。

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箋云 侯。謂所射布也。鄭氏鄉射禮注 射義曰。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撻壁中古文作逹。說文曰。撻。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从手。達聲。逹。

古文撻。虞（今本誤周）書曰。撻以記之。（手部）鄉射禮記曰。射者有過則撻之。周禮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鄭氏曰。罰。謂撻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飾。而書其邪惡之狀著之背以恥辱之。釋曰諸不帥教者。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涵育薰陶而不變。乃使觀射侯之禮以明賢不肖。蓋欲其束身遜志於禮法之場。見君卿大夫士尊卑之位如此其嚴。長幼之序如此其順。衆賢皆容體比禮節比樂而中多。而不肖者敗績無狀。庶其觀感而開悟。故曰侯以明之。於此而猶怠慢不敬。甚或志不正體不直持弓矢不審固以致矢揚中人。則撻以懲忿之使不忘。惠氏曰。侯以明之。辟廱之大射也。撻以記

四十九

之。大學之夏楚也。周禮司救於民之有邪惡者三讓而罰。讓謂責怒之。三讓而不悛。乃撻罰之。使有所懲而不敢復犯。亦此經之義。書。著也。學校中著其過惡於竹帛。示不變則將屏之遠方。書用識哉。謂撻而不記。乃書以著（識）其過哉。周禮（三罰）而士加明刑書其惡著之背以恥之。蓋亦此意。所以撻之書之者。非刻繩之。乃欲使之遷邪歸正。終爲善人。與並生育於天地之閒也。聖人之心不忍天下有一人之失其而性陷於罪。愛之能勿勞乎。故曰欲並生哉。人性皆善。善者生理也。惡者殺機也。庶頑讒說將自棄其生理而入於殺機。聖人教戒之如此其至。所以生之也。天下善人多。則朝廷皆賢臣。鄉里皆善俗。而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反是敗則姦宄官。邪說誣民。莠民積而流

五十

寇成。生民之禍烈矣。虞書周禮之法。聖人愛敬生民之至情。所以體天地生生之大德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箋云 文王世子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鄭氏曰。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又曰。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鄭氏曰。語。謂論說於郊

五十一

學。釋曰 工。官也。謂教學之官大樂正大司成之屬。納言與下敷納以言同義。謂納學士之言說而論之。別其深淺優劣。且深察其邪正也。記曰論說。曰語。蓋如後世校閱試卷然。颺同揚。舉也。以時而揚之。謂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上言庶頑讒說既勸戒之如是。又並納其言。與衆學士同考課。以時揚其德行之高言之善者。而此庶頑亦分別論之如下文所云也。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箋云 論語曰。有恥且格。否。不也。論語雍也鄭注 釋曰 納言之時。大樂正既論造士之秀者而升之矣。其庶頑不帥教者。能改過而至於善。則並承受而進用之。格。至也。來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而可至於道。歸斯受之。承。受也。孫氏謂承同烝。進也。庸。用也。庶頑

五十二

既格。則一體進用。樂其自新也。讒說之人非必下愚。格則以其為惡之才反而為善。未必非茂才異等之士。聖人教思無窮。則人盡可用也。否。謂不格。威之。謂若王制云屏之遠方終身不齒。蓋不得已而驅逐之限制之。使畏威寡罪。不至陷於刑戮。是亦並生之道也。　此節言教國子。格庶頑驅而之善。以終上文用賢之意義。蓋亦夔典樂

龍納言之事而禹統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箋云　隅。崖也。呂覽有始注　蒼生。黔首也。文選史岑出師頌注　獻。猶賢也。論語八佾鄭注　共。一作具。張衡東京賦注　釋曰　俞哉。猶善哉。深然之辭。此節禹承帝命而陳格頑之讓。帝光天之下。謂帝德光被天下。江氏以帝字為一句。據爾雅孫本訓光為充。或可光同廣。謂普天之下。並通。孫氏云。蒼者。蒼天。生者。生民。蒼生。謂蒼天所生民。據史岑出師頌稱蒼生更始。則東漢人謂蒼生為民。本此經義。黎。衆也。黎獻。謂萬邦所貢衆賢士。禹言帝德被天覆之下。自朝廷臣鄰至於海濱羣生萬國所貢衆賢。皆惟帝之臣。惟帝是舉用之耳。

五十三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箋云　敷。猶徧也。詩賚箋　或作傅。漢書文紀成紀敘傳　或作賦。庶或作試。春秋傳二十七年左傳　試。用也。說文言部　庸。勞也。釋詁　潛夫論曰。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誰敢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考績　大傳說。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車服以庸。或作舉　與之異體　服有庸。春秋繁露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書曰。舉服有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此之謂也。制度　釋曰　敷納三句。言舉賢之法。與堯典考績義同。傅賦皆敷

五十四

之借假音。庶者試之假音。蓋皆今文。作賦作試與左傳合。車與同物。敷納以言。謂諸侯所貢士。徧使陳納其言以觀其心術之邪正學問之深淺事理之明闇以定去取。明試以功。謂所納之言善則明試之以事功觀其言可績與否。車服以庸。謂試之而有功則錫之車服以勞之而用之居官。庸。勞也。用也。孫氏云。車服以庸。謂命為士。引大傳及韓詩外傳潛夫論命民始得乘飾車駢馬衣繒絲為證。古之用賢核實以德官之貴賤有等如此。是以民皆尚德。雖庶頑亦自格化。誰敢不讓善。誰敢不敬應上命。韓詩外傳謂其民皆與仁義而賤不爭貴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是也。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所謂惟動丕應。論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是其義。

五十五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箋云 史遷說。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

釋曰 此反言以明之。時。是也。史說敷為布。布。猶徧也。言帝若不如是。徧同善惡而混之。雖日進人。猶無功。孫讀時敷句。同日奏句。云時敷。是分也。禹貢馬注云。敷。分也。奏。進也。罔。無也。言帝不以是分別善惡。讒說之人與黎獻同日進用。則無功績。案孫說甚明通。今從之。 此節禹承帝命言敬慎用賢則庶頑自格。

五十六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

箋云 史遷取經文以無若丹朱傲至予創若時為舜言。上有帝曰字。無作毋。惟作維。遊作游。傲或作敖。劉向說。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漢書本傳古文為禹言。無帝曰字。袁著說。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後漢書梁冀傳壁中古文朱作絑。見堯典傲作奡。說文曰。奡。嫚也。从百。从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夰部釋曰史公述書多古文說而亦兼取今文。此經上有帝曰。後創若時上有禹曰。蓋皆據今文。

五十七

故劉子政說及論衡引書與之同。釋文正義不言馬鄭本與偽孔異。則古文無帝曰禹曰字。故袁著參合古今云舜禹相戒。然史記正義謂此帝曰禹曰尚書並無。太史公有四字當應別見書。唐時漢石經拓本尚存而張氏云爾。故段氏疑今文亦無此四字。而今文家說以無若丹朱至予創若時為舜言。予娶塗山以下為禹言。愚竊詳文義。當以古文本為長。諸家說此節多未瞭。今先撮舉大意。乃後一一分疏之。上文禹言混同善惡則無功。故此繼之云。凡教國子及取人。不可不慎。無或如丹朱之傲。朱雖有啟明之資。而慢遊傲虐。流連忘反。燕朋佚遊。用絕其世德之美。帝是以黜其頑凶而不用。不使繼世以有天下。予懲創其如是傲慢。往者娶妻三日即出治水。後

五十八

過家知子生聞泣聲不暇入而子之。惟度土功。平治九州四海。萬國諸侯各道以帝德而有功。然苗頑不可曉諭。猶弗肯即治水之工以取遷竄。庶頑可格而亦不易盡格。帝其念之哉。經義大略如此。論取人而及丹朱者。古者王太子與國子同齒於學。天子之元子猶士也。無者毋之借。傲古文作奡。孔君讀為傲。傲敖通字。敖為古德。傲

為凶德。故典謨始終於欽。而朱象之不善皆曰傲。慢。遊。怠惰游戲也。遊游字通。傲虐。倨傲暴虐也。孫氏讀虐為謔。亦通。禮記曰。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鄭君曰。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丹朱慢遊。帝正恐其自禍以禍天下。故不使繼世。子政以此為舜戒禹之辭。蓋將薦禹於天而重戒之。袁著說舜禹相戒。則古文說

五十九

或以為禹戒舜辭。要之聖人以失道為戒。君臣交警。故德日新治日隆。觀此節辭氣至為諄切。則因論用人而戒帝自戒之意皆在其中。情見乎辭矣。

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

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疏 箋云 頟頟一作鄂鄂。潛夫論斷訟 史遷罔水作毋水。釋曰 言無晝無夜頟頟然勞人力以恣遊佚。並無水患而常居舟為水嬉。遇水淺處使人推行。孟子所謂從流下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流連也。此與論語奡盪舟絕不相涉。或合為一。謬。頟鄂一聲之轉。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淫。淫門內。史記集解 箋云 朋說文稱古文作堋。史遷殄作絕。厥作其。釋曰 堋古文假借

六十

字。孔君以今文讀為朋。淫。游也。同門曰朋。朋淫于家。謂燕朋羣聚游戲於門內。如博弈恆舞酣歌之屬。殄。絕也。鄭注堯典云。絕君子之行。此謂絕其世德之美。故帝別封之於丹使吏治其國。而不使嗣位。

予創若時。

箋云 史遷說。予不能順是。釋曰 孔疏云。懲創是見惡自止之意。案說文。創。傷也。禹言

予懲創丹朱傲慢若是。怵惕自戒若傷痛然。今文以此上為帝言。則謂痛傷其如是。史公云予不能順是者。若。順也。順。猶訓也。帝初使九男事舜。史記云。堯九男皆益篤。大傳云。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蓋帝使舜為丹朱師保。當時傲慢或少愈。然堯所不能化者。舜亦豈能使之反狂為聖。堯崩。舜避丹朱。蓋猶欲輔之使繼世。而朱卒不能繫天下人心。故舜自傷不能訓是以為禹戒。

六十一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子。將吏反。釋文。

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所命治水。疏 箋云 史遷說。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句 生啟予不子。句 塗古文作嵞。說文曰。嵞。會稽山。一曰九江當嵞也。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从屾。余聲。虞書曰。予娶嵞山。屾部 釋曰 史公以此下乃為禹言。云予辛壬娶塗山癸甲者。塗山道遠。自辛至壬乃至家。歷癸至甲。即出治水。其後生啟。過家門不遑入而子之。或可史記文誤。當云予娶塗山辛壬癸甲。與說文同。生啟予不子五字為一句。說文嵞字。係壁中古文。而予娶連文則涉今文。猶丹朱奡奡字稱古文而朱字仍涉今文。此經今文蓋作予創若時予娶塗山。兩子字迭雖出。無帝曰禹曰字。而其為兩人之言自可別。段氏說蓋有見。古文以此節皆為禹言。則予字不當重。今本作娶于塗山。是壁中本文。非偽孔所改。塗山說文有二說。一即會稽。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國語作會稽。是也。一在九江。此經所云娶于塗山是也。塗山氏以山

六十二

名爲國名。後世當塗縣亦以山得名。當塗民俗以辛壬癸甲日嫁娶。法禹也。兩山異地同名。皆有禹迹。故說文以一曰別之。鄭云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者。是時禹蓋隨父治水。暫因娶而歸。娶三日而聞鯀被貶謫。仍用己繼任之命。急趨帝命以慰父心。忠孝之至。自是勞身焦思。爲父幹蠱。禦民大災。過家門聞啟泣聲不暇入門子愛之。

孟子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呱呱。兒啼聲。子。鄭將吏反。蓋讀若字。愛也。列子云。惟荒度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樂記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疑指此文。

六十五

惟荒度土功。

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詩殷武疏 箋云 史遷說。以故能成水土功。釋曰 荒。大也。度。謀也。土功。數土之功。鄭云荒奄。奄亦大也。言予不暇恤私。惟大經度數土之功。云奄大九州四海之土者。土出水則地廣大。九州四海皆得平土而居。所以五服之界至於面方各五千里。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釋文 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詩殷武疏 至於面方各五千

六十四

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疏 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

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也。王制疏 箋云馬氏曰。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釋文 史遷記弼為輔。五千為五千里。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文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謹案以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王制疏 弼古文作𠨘。說文曰。𠨘。輔信也。从卩。比聲。虞書曰。𠨘成五服。卩部 釋曰 𠨘弼音同義近。𠨘从比。比。輔也。孔君以今文讀為弼。弼成五服。就堯之五服而輔成之。蓋中國大界。黃帝方制萬里。而上古水土未平。可食之地少。堯時洪水為災。平土又多沈沒。故每服大分計之不過五百里。五服每面不過二千五百里。自東至西自南至北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水畢。平土沒於水者盡出。聲教訖于四海。遠方皆就疆理。土地廣大。每服各輔以五百里而成之。禹貢五百里甸服之下別有百里賦納總云云。侯綏要荒皆然。故以開方核實計之。至於每面各有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弼成五服。統四面言之。至于五千。就一面言之。鄭君此注推較堯禹五服之制甚詳。云要服之內方四千里云云者。江氏說。甸侯綏要四服各五百里。四五得二千。則面有二千里。四面則方四千里。其外四周益以荒

服五百里。則為方五千里。而至于四海矣。地記書者。蓋河圖括地象。古書明文。鄭必有據。又云。堯初時五服方五千里。則面有二千五百里。禹弼成五服。則四面各增廣二千五百里。則面有五千里。故四面相距有萬里之界能容萬國之封也。堯典云叶和萬邦。堯之幅幀(隕)雖廣。洪水沈沒過半。禹平水土。乃復其故域。案每服五百里為整數。治水後所增得者錯出其閒為殘數。通合計之。每服又各得五百里。鄭云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云云者。此以周制推明虞制。江氏云。王城在甸服之中央。甸服之外畔西面各距其中王城之中五百里。故云五百里甸服。下凡言去王城若里(千)。皆據其服之外畔為言也。四面各五百里。則實當周代方千里王畿之地。其下皆據周禮明

六十七

文準之。周禮職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是周之九服為方萬里之地。其中方千里為王畿。堯之五服甸侯綏要荒各五百里。為方五千里。禹輔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則亦為方萬里。而其中方千里為甸服。是甸服當周之王畿。甸服之弼當周之侯服。由是以推。則侯服當周之甸服。其弼當其男服。綏服當其采服。其弼當其衛服也。要服於周為蠻服。鄭言與周要服相當者。周禮大行人職於衛服之下言又其外方五百

六十八

里謂之要服。鄭彼注云。要服。蠻服也。是周之蠻服亦為要服也。云是九州之內也者。大行人職云。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於要服下特言九州之外。明要服在九州之內矣。周禮蠻服之外為夷鎮藩三服。故云要服之外所當其夷服荒服當鎮服。其所當藩服也。周書立政云。其克詰爾

六十九

戎兵。以陟禹之迹。旁行天下。至于表海。周有不服。是周之幅隕與禹所成之五服同。彼文至于海表。即此下所謂外薄四海。故鄭君必舉周之九服以相況也。案堯平洪水。至夏初。五服萬里。皋謨立政周官相證自明。夏商之末。四夷內侵。湯武初興。雖蠻夷皆來賓從。而中國疆域尚小。故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方三千里。又東西南北皆

言不盡。詩言昔有成湯。氐羌來王。周公數定九畿。詳見周官。則殷周致太平後疆域宜同虞夏。孟子言四海之內方千里者九。亦據三代之衰大略言之。大抵中國土宇。隨盛衰為廣狹。自古而然。易云陽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之世。中國夷狄共事一君。陰二君一民。謂三代之衰。地方狹小。不及其半。是也。漢代疆域。西自黑水至東海。南

七十

自衡山之陽至朔方。為方萬里。其地皆見堯典禹貢。今文家言中國方五千里者。蓋自洪水之時傳於此言。又習言五服服各千里為五千里。不深考其為一面之數耳。許鄭從古文說。與周禮及漢地合。確得其實。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更方七千里。七七

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内。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内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疏 師。長也。釋文 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

七十一

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詩蓼蕭疏 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内。舉原誤與孫改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内。則子男而已。疏 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詩蓼蕭疏 箋云 大傳説。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薄一作敷。詩蓼蕭釋文 釋曰 州十有二師。謂要服以内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也。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要服之弼以外直至四海。皆立五國一長也。鄭云猶用要服之内爲九州更方七千里云云者。江氏説。方七千里。自東至西自

七十二

南至北。皆有方千里者七。以七乘七則四十九。故云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云其一以爲畿内者。王畿方千里。故以其方千里者一爲畿内也。云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者。六八四十八。故八分之而各有六也。引春秋傳者。欲見萬國皆在九州之内。九州有方七千里乃能容之。云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云云者。鄭意以

一州有方千里者六。封三等之國。各以方千里者二。計方千里為方百里者千里之方二。則封方百里之國二百也。計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以封方七十里之國。七七四十九。得方十里者四十九。兩之則九十八。是方百里者截長補短可封方七十里者二國。猶餘十里之方二也。故方千里者二〻以封方七十里之國可四百有奇。止言四百者。約舉其準數爾。計方五十里者四當百里之方一。故方千里者二〻可封方五十里之國八百也。總此三等。凡有一千四百國。云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者。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此據州十有二師則當千二百國。故計以二百國為名山大川不封之地也。州有千二百國。以八乘千則八千。以八乘二百則千有六百。故八州凡九千六國。百計滿萬國之數當更益以四百國。故云其餘四百國在畿內。據鄭志荅趙商。四百國即公卿大夫采地。皆不及五十里。云以王制之法準之者。王制云。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百里之國居一分。七十里之國倍之。五十里之國又倍之。此準其法。則亦當計百里之國之數作一分。七十里之國倍之為二。五十里之國又倍之為四也。所以然者。以方百里之國一。當方七十里者二國有奇。當方五十里者四國故也。故鄭又云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謂封方里者百方七十里者二國有奇方五十里者四國凡七國有奇也。宋江說甚詳確。鄭知每州置牧佐之以師者。堯典云十有二州。又云十

有二牧。禹貢列九州。左傳云。夏之方有德。貢金九牧。是州立一牧。其下有十二師佐之。堯典云師錫帝者是也。此皆堯制。禹廣大五服之境。當有移置耳。五國之中立一賢者爲長。蓋九州之内至四海皆然。故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鄭引左傳參取魯語者。彼文言諸侯守土之事。故以證封建之制。云四百國在畿内。蓋即公卿大夫采地。

七十五

非封國守土者。其地不過如子男。或且不及五十里。故畿内得容之。義並見鄭志。但鄭計萬國。本係設法。如周禮云以千里之地封公則四公云云。皆設法非實事。據禹貢九州疆域大小不甚懸殊。鄭注堯典云舜以冀州南北太遠。當時帝都正在冀州。州界不止方千里甚明。此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則王畿所居州與他州大小等甚明。而其計國數以王畿當一分其餘分屬八州者。設法計數取其易明。以言七千里内實可容萬國。見唐虞時國數極多。與殷以後異。非謂當時定如此數。一國不多一國不少也。王肅譏鄭甚謬。江氏引申鄭義而變易之。及孫氏就五千里之地說皆可通。但亦皆設法。不必實有此數。（論建萬國之法）至大傳說州十有二師。乃比閭族黨州鄉

七十六

之州。非九州之州。别一義。薄。至也。敷薄一聲之轉。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箋云 史遷迪作道。釋詁弗作不。即。就也。詩東門之墠傳

釋曰 言九州四海師長也所統諸侯。各道以帝德而有功。謂與徒役佐治水及後播穀敷教之事。皆奉令承教而爲之。惟有苗凶頑。違拒治水之命。不肯就工。以取遷

竆。庶頑可而格亦有不格。天下丕應而有
亦有未應。是安民之道猶有未至。帝其念
之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祇厥敘。方
施象刑惟明。
歸美于二臣。疏 箋云 史遷說。道吾德。乃女
功敘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
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今文方作旁。
白虎通聖人 新序節士 釋曰 帝言道達吾德於九州
四海。是汝之功惟敘次之。使各得其宜。皋
陶並敬其職之所敘。溥施象之（刑）教以覺牖
民惟明。言吾德之行。當使天下頑無不格
動無不應。惟汝二人是賴。所謂臣作朕股
肱耳目也。迪。道也。猶達也。篇首允迪厥德。
君身行其德也。此迪朕德。臣爲君道達其
德也。時是。乃汝也。敘即天敘有典之敘。洪

七十七

範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蓋水
土既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後世禮樂
制度取法虞夏之際。孝經家說先王有至
德要道。以先王爲主禹言。義蓋有本。方。猶
並也。祇。敬也。厥敘。皋陶所職之敘。亦即禹
所敘之彝倫。方施之方同旁。溥也。溥施象
刑。謂示其象明其義。使民家喻户曉。皆尚
德由禮。以犯刑爲深恥。雖不加以法網而
不能自比於人數。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
呂刑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又
曰。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孔子所謂
使無訟者蓋如此。惟明與堯典惟明克允
同。皆美皋陶之辭。鄭云歸美于二臣。傳曰。
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是也。
此節禹之意責難陳善。歸重帝德。帝之意
任賢専篤。求助臣鄰。君臣一德相成。此其

七十八

所以恭己正南面無為而治也。史公以皋陶方祗厥敘二句為伯夷敘事之辭。謂皋陶於是時敬禹之迪帝德以敘民彝。令民皆法禹之所敘。違教者即刑象之所示。而民無犯者。帝德於是大明。象刑堯時已施。至是恐庶頑猶有未格。更剴切曉喻之。而禹所迪帝德更無不敬應。亦通。象刑大傳說及馬注並見堯典。　此節禹言庶頑可格而亦有不盡格者。以見安民之難。帝美其迪德之功。並美皋陶。以深褒勉之。自帝曰來禹至此為一章。如史公說。則皋陶方祗厥敘二語別為一節。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戛。櫟也。釋文引馬注同戛擊鳴球已下數器。本疏云。鄭以戛擊鳴球三者皆揔下樂。櫟擊此四器也。似取鄭意而推衍之。非直引本文。謂戛擊鳴球三字皆揔球拊琴瑟四器。然義不甚協。鳴球即玉磬也。周禮大司樂疏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疏搏拊。以韋為之。裝之以穅。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大司樂疏箋云史遷說。於是夔行樂。大傳說。古者聖王升清歌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陳云當為笙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白虎通曰。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舉。故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所以用鳴球搏者拊何。鬼神清虛。貴淨靜。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徽弦。鳴下當脫球字者。貴玉聲也。禮樂戛擊一作桔隔。漢書揚雄傳長楊賦釋曰上言皋禹陳謨。帝舜申之。帝德大明。刑措禮達。於禹是

禹為帝與九韶之樂。夔作之以和同天人。
故此下詳論韶樂及帝與皋陶作歌為樂
章以終篇。兩書夔曰者。記夔言以明韶樂
之盛。史公說於是夔行樂者。夔經文記言
為敘事。非必訓曰為於。以於是二字當經
曰字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此言
升歌之事。鄭訓戛為櫟。江氏云。廣雅。櫟。擊
也。鳴球以下數器。謂搏拊也琴瑟也。也。總

八十一

蒙戛擊之文。禮記明堂位。揩擊大琴大瑟。
揩與戛同字。鄭彼注云。揩擊。謂柷敔。此不
以戛擊為柷敔者。彼文云。拊搏玉磬揩擊
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則此
數者皆是樂器。故以揩擊為柷敔。此則下
文別言柷敔。則戛擊明非柷敔。故解有異
也。宲櫟者擊之小別。鳴球用擊。搏拊鼓振
以秉。秉同柄。蓋一手持其柄振之。一手拊

拍之。使其中粿作聲。則擊而兼櫟。琴瑟用
指彈之。是亦櫟也。櫟擊球拊琴瑟四器以
節工歌。詠。歌也。蓋作樂之始。先令奏擊拊。
遂擊玉磬而鼓琴瑟。以和所詠之詩。故以
戛擊二字統下四者。或以戛擊為兼包柷
敔在內。於經注文義俱不協。大戴記禮三
本篇懸一磬而尚拊搏。磬以石為之。本編
懸在堂下。見周官禮經甚詳。下文所謂笙

八十二

鏞也。玉磬尊。蓋特懸在堂上。大戴所謂懸
一磬也。貴玉聲。故特謂之鳴球。或謂柷訓
始。作樂之始當先擊柷。不知周禮但云令
奏擊拊。不言柷。鄭下注云合樂用柷敔。蓋
合樂之始擊柷樂止櫟敔耳。與此戛擊無
涉。經舉樂器次序至明。球拊琴瑟。升歌之
器也。管鼗鼓。下管之器也。笙鏞。閒歌之器
也。柷敔。合樂之器也。焉用先舉柷敔於首

使與以詠之文相豪乎。琴瑟皆以練熟之絲染以朱為弦而洞達其越。越者。琴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戛擊一作桔隔者。聲近借字。

祖考來格。

謂祖考之神來至也。大司樂疏 箋云 史遷說為祖考至。馬氏曰。此是舜除瞽叟之喪祭宗廟之樂。疏 格一作假。釋曰 祖考。謂高曾祖禰四親及太祖也。格同假。至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謂圜丘南郊明堂配天之祭。此云祖考來格。中庸云舜其大孝宗廟饗之。則自祭其先以天子之禮。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引書曰祇載見瞽瞍。蓋舜即位後。迎瞽瞍居天子之宮。以天下養。瞽瞍亦允而底豫。及父沒喪畢。威

八十三

禮興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所謂大孝事死如事生。惟生能底豫。故沒而來格。作樂降神。有感必通也。馬氏以此為除喪後祭。必有所據。大傳言舜五祀招樂始興。此經言簫韶九成。史記於帝庸作歌節後敘舜薦禹於天。則瞽瞍之末沒必在韶樂既作之後。薦禹攝政之前。度此時舜年且八十餘。瞽瞍當百歲外矣。此論韶樂之感首言祖考來格。大孝終身慕父母亦於此見。大傳云升歌清廟者。清廟。謂清靜之廟。明堂宗廟通稱也。

虞賓在位。

謂舜以為賓。即二王後丹朱也。大司樂疏 箋云 白虎通曰。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丹朱時來助祭。王者不臣 史遷說。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

八十四

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堯本紀）［釋曰］虞賓。虞帝之賓也。虞時二王後。蓋高辛氏之後及堯子丹朱。在位。在賓位助祭也。特言於羣后上。尊之也。大傳說舜薦禹之事云。舜為賓客而禹為主人。又云。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與此經虞賓義絕殊。如彼文則當云夏賓矣。故鄭於彼就文注之。而於此經虞賓特注云舜以為賓也。分別至明。

羣后德讓。

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大司樂疏）［箋云］史遷作羣后相讓。［釋曰］德讓。謂德容謙讓。所謂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孝經云。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也。江氏云。白虎通云。降神之樂在上何。為鬼神舉。又云。所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靜賤鏗鏘也。然則堂上之樂專為降神。故以祖考來假為堂上之樂所感。鬼神猶感而況人乎。虞賓羣后與祖考連文［聯］明亦同之矣。堯典所謂神人以和也。

下管鼗鼓。

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大司樂疏）［箋云］周禮鄭氏說。特言管者。貴人氣也。鄭司農云。下管。吹管者在堂下。（大師注）鼗說文作鞀。或作鞉。从鼓从兆。白虎通曰。鼗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書曰。下管鞀鼓。笙鏞以閒。（禮樂）［釋曰］此言下管之事。江氏云。說文。管。如篪。六孔。字亦作琯。古者以玉為琯。故或从玉作。大傳曰。舜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琯。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案管

第八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版反

本竹樂。故字从竹。許書重文作琯。云。古者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前零陵文學姓奚於伶道舜祠下得笙玉琯。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此因琯字从玉而引申其義。然不引經文。則經字固作管。蓋管用竹。本制也。舜時或用玉。因遠方來獻而用之。下管鼗鼓者。謂堂下以管吹詩。而播鼗擊鼓以節之。凡管與鼗

八十七

鼓及下笙鏞柷敔皆在堂下。故鄭下云已皆廟堂下之樂。下管當禮經笙奏。蓋樂正歌凡四節。一曰升歌。上所謂以詠也。二曰笙奏。以笙吹詩以為樂。禮盛則曰下管。管為吹樂之通名。以笙吹詩而簫壎篪等皆應之。或管自為一器而諸吹樂皆應之。禮經鄉飲酒燕禮皆云笙。而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大射云管新宮三終。是笙管同節而禮有輕重。於時則與舞。燕禮記及明堂位等篇皆下管與舞連文。是也。三曰間歌。四曰合樂。詳下。

合止柷敔。

合樂用柷。孫氏此下增敔字。是。柷狀如漆筩。中有椎。搖之以節樂。合之者。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大司樂疏

釋曰此言合樂之事。合。合樂也。止。止

八十八

樂也。止鄉飲酒禮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蓋堂上歌詩而球拊以下至笙鏞諸器皆合之。又先擊柷以為節。終擊敔而止。爾雅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合樂而樂將止。樂器至柷敔而備。故名鼓柷之椎為止。柷椎既名止。因別名鼓敔者為籈。實則合樂至鼓敔而止耳。樂之次合樂在間歌後。而經先言之者。取與下

管鼗鼓句法相協。下文笙鏞二句與簫韶二句相對。屬辭之法然也。

笙鏞以間。

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生（當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此下或當有鏞庸也三字）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大司樂疏）庸即大射儀之頌一也。（周禮眂瞭疏）

八十九

箋云 鏞或為庸。（眂瞭疏）禮大射儀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注曰。古文頌為庸。釋曰 此言間歌之事。笙鏞。鄭據周禮眂瞭擊頌磬笙磬及大射經為說。至確。大射古文頌為庸。正與此經笙鏞合。鏞即庸。周禮眂瞭疏引書作庸。段氏據之謂大司樂注引經及疏中鏞字皆當作庸。則書禮文同矣。笙庸。謂樂縣。統鐘磬鑮言之。爾雅云。大鐘謂之鏞。蓋釋詩靈臺鼖鼓維鏞那庸鼓有斁之文。非釋書之笙鏞。故其文以笙篪塤鐘相次。且笙簧之笙已在上下管中。非間歌時始用。則鏞非專指鑮一器明矣。間者。謂堂上一歌則堂下用管笙一吹。禮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

九十

其法。此時以笙管與堂上之歌相間。樂縣鐘磬鑮鼓鼙並作。其聲滌蕩發越。詔告於天地之間。故鳥獸應之蹌蹌然而舞。大傳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是鐘石之聲能感鳥獸。故笙鏞以間之下特云鳥獸蹌蹌。間歌在合樂前。以有鳥獸蹌蹌之文。欲以鳳皇來儀相對。故退在下。或曰禮有升歌下管遂舞而合樂省間

歌一節者。蓋自古有然。故退閒歌在下。但此時宗廟中威禮興樂。則歌笙閒合皆備耳。

鳥獸牄牄。周禮大司樂疏述注作牄則鄭經本作牄釋文所據僞孔本同

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也。大司樂疏 **箋云** 史遷說牄牄為翔舞。馬氏曰。鳥獸。筍簴也。釋文 說文曰。牄。鳥獸來食聲也。从倉。爿聲。虞書曰。鳥獸牄牄。倉部 牄本又作蹌。釋文 今本同。說苑引作鶬。辨物 **釋曰** 此承上句言閒歌之時笙鏞鐘磬鎛與管鼗鼓等衆聲和會。鳥獸聞之。皆樂而翔舞牄牄然。中庸謂至誠能盡物之性。鳥獸雖視人為蠢。亦為正聲所感而以順氣來應。荀子說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況韶樂之盡善盡美。如天地覆載。其所以類萬物之情更何如乎。馬氏以鳥獸為筍簴。此樂器之常。

不足稱美。當以史公鄭君說為正。牄今本作蹌。段氏云。牄者壁中故書。蹌者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也。案許云鳥獸來食聲。說牄字本意。引書蓋以牄為蹌之借假。蹌。動也。鄭訓舞。亦讀牄為蹌。鶬與蹌同。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簫韶。舜所制樂。樂備作謂之成。公羊哀十四年疏 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疏 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雄曰鳳。雌曰皇。儀匹。大司樂疏 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公羊疏 大司樂疏引可得而禮下云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成匹。玩其文義。似疏語與注雜合。此注各疏所引文句參差。今參酌錄之。 **箋云** 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紹堯道。故謂之簫韶。或云。韶。舜樂名。舜樂者句上段氏增一舜字。是。 其秉簫乎。公羊疏 史遷說。於是禹乃與九招之樂。致異物鳳

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五帝本紀簫春
秋傳作箾。說文曰。韶。虞舜樂也。書曰。簫韶
九成。鳳皇來儀。从音。召聲。音部　此據古文尚書用正字
又曰。箾。以竿擊人也。从竹。削聲。虞舜樂曰
箾韶。竹部　此據左傳用借字韶古文書多作招。周禮作
磬。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大司樂【釋曰】孔子
曰。樂則韶舞。簫韶九成。謂韶舞九備。聲容
極感。象物感應。鳳皇來翔。匹偶並集。劉子
政上封事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
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
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
之內靡不和寧。是其義也。樂記云。韶。繼也。
鄭云。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
堯之德。舜樂名韶。又稱簫韶者。猶堯樂名咸
亦稱咸池。簫之言肅。言其能肅敬而紹堯
道。宋均為鄭君弟子。說當本鄭。故公羊疏

九十三

引鄭注即引宋說。或云秉簫。別一義。說文
稱書古文作簫韶。又稱舜樂名箾韶不稱
書。蓋據左傳韶箾之文。謂傳借箾為簫也。
韶正字。招見孟子史記等書。借字。說文以
磬為籀文韶。則磬亦借字。韶樂夔作之。史
記云禹興九招者。禹平水土之功大成。乃
於帝五祀論鐘石興韶樂。且禹宅百揆。又
深明聲律度數。作樂為化民造士之大政。
固當統之。　此節極言韶樂之感。

九十四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
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庶。衆也。尹。正也。允。
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
和。大司樂疏【箋云】史遷無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之文。庶尹作百官。允作信。【釋曰】周禮鄭注
引此稱經夔又曰是經有兩夔曰字。蓋上詳

道韶樂之盛。此又歎美而約言之。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見聲音之道與政通。與堯典同義。此非自表其能。乃以明帝之德盛而化神也。鄭注似有缺誤。宜讀正云。石。磬也。磬有大小。故兩言石。夔語舜云。予擊大石磬云云。文義乃協。史公無夔曰八字者。此兩節夔記言為敘事。立文宜然。且其閒省文甚多。非今古文有異也。衆樂器中特言磬者。磬以玉石為之。以玉聲為衆聲之節。詩曰。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是其義。　此節約言樂之所感而歎美之。

帝庸作歌曰。勑（當作敕詳前）天之命。惟時惟幾。

戒臣。（疏）

箋云　敕。謹也。（廣雅釋言）史遷說。帝用此作歌。勑作陟。惟作維。又說。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樂書）

釋曰　是時禮明樂備。神人協和。天下治平極矣。帝樂大化之成。而深念陰陽倚伏。否泰相尋。望羣臣孜孜無怠以輔己德。用此作歌。而先自言曰。謹戒上天之命。惟在順時。惟在研幾。蓋當其可之謂時。順時所以用中於民。幾。微也。危也。吉凶之先見至微。而心術之邪正萬事之安危於此判。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恪敬天命在此也。史公作陟者。爾雅釋詁。假。陟。陞也。此與大傳說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同意。謂積善至上承天命。猶君奭云格于皇天格于上帝也。或以為升膺天命。時帝將薦禹於天。故以此戒之。亦通。史云惟是幾安者。訓時為是。以下惟字為助句辭。幾安兼此經及下庶事康而言。即上所云惟幾惟康也。鄭云戒臣者。王氏鳴盛

謂下文帝歌先言股肱。故知意在戒臣。宋史記樂書之文正與鄭義同。蓋望臣鄰與己共保長治久安也。易亢龍有悔。既濟終亂。惟聖人能使悔亡而無亂。所以體天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箋云大傳說。元首。君也。股肱。臣也。漢書說。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魏相丙吉傳贊 釋曰帝善與人同。求助臣鄰。故先言股肱。喜。謂樂盡其力。元。始也。體之長也。首為一體之主。尊無二上。故稱元首。君為臣民之主亦猶是也。起。為下所翼戴起在上。猶人首在衆體之上也。百工。百官百事也。熙。興也。燕義曰。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臣下竭力盡能。所謂股肱喜也。君寧。元首起也。功立百而國安。工熙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易乾元位五。首出庶物。坤五降乾二。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與此經同義。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使羣臣念帝之戒。史記集解 箋云周禮九撵。古拜字 一曰稽首。三曰空首。鄭氏說。稽首。拜頭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史遷颺作揚。率作云率為。欽作敬。揚。大聲。詩泮水鄭箋義 一曰。揚。續也。釋詁 作。為也。釋言 憲。法也。釋詁 古屢字作婁。亟也。釋言 省。察也。釋詁 釋曰拜手稽首。首至手又至地也。省言則曰拜稽首。此拜中最重。臣於君則然。颺言者。颺同揚。揚其聲而言。使羣臣偏聞。江氏云。上文帝歌先言股肱。意主於戒臣。臯陶承帝歌而言

念哉。是使羣臣念帝之戒。案爾雅揚續之訓。或當施於此經。謂皋陶繼續帝意而言也。率同周禮帥屬之帥。謂庶尹各帥其屬而作為以興起事功。當謹慎乃法度。無作聰明以亂舊章也。又當屢數省察汝之成功。已成者毋怠。未成者日新。功難成而易敗也。兩言欽哉。深重丁寧也。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載始。疏 箋云 史遷說乃更為歌。說文曰。賡。古文續。从庚貝。糸部 釋曰 皋陶既申帝意以戒羣臣。乃更為歌以續之。說文以賡為古續字。會意非形聲。此製字本意。後或以其字从庚遂讀如庚。史公以更代賡。則其讀由來久矣。載訓始。孫云。始歌。帝歌也。史公訓為。周禮大宗伯注義同。帝歌先股肱。重輔弼之臣也。皋陶賡歌先元首。責難歸重

九十九

於君。且尊尊之義也。元首明。知人則哲也。股肱良。俊乂在官也。庶事康。庶績其凝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釋文脞徐仙音瑣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疏 箋云 馬氏曰。叢。總也。脞。小也。釋文惰一作墮。墮一作隳。中論審大臣 釋曰 又歌者。既續帝歌言聖君得賢臣而民安。又反言之以為戒。所謂君臣相救也。說文。叢。聚也。睉。目小也。徐氏鉉以脞為睉之誤。段氏非之。要謂音義相近。徐仙民音瑣。瑣瑣。小也。元首叢脞。不知立政任人以一管萬之要。而叢雜瑣碎以小謀亂大作。是不明也。惰。不敬也。墮。壞也。元首叢脞。則小人雜進。不能以道事君任國之大事。怠慢曠官。是不良也。由是政事廢弛。成功墮壞。無由迪民康矣。元首叢脞。正安

一百

汝止無為而治之反。股肱惰正思日孜孜思曰贊贊之反。萬事墮正庶績咸熙之反。當極治之時而以亂為深戒。此天下所以有治無亂。乾元用九成雨既濟之道也。史記又歌上有舜字。衍文。故不錄。

帝拜曰。俞。往欽哉。

箋云史遷說俞為然。又說。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為山川神主。釋曰帝深感皋陶之辭。拜而受之。周禮有奇拜。鄭云。一拜。君荅臣之拜。俞者。俞皋陶之言與歌也。往欽哉。敕在朝之臣往敬乃事也。史遷公說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者。禹為帝興招九之樂。夔典之而禹統之。云為山川神主者。自此之後。帝蓋薦禹於天而使之主祭矣。此節極聖賢君臣相悅之情。洋洋盛德。鼓舞盡神。百世之下莫不興起。

一百一

此屈原之忠而被謗信而見疑所以流連慨慕不置欲就重華而陳詞也。當時天下之治極矣。而君臣相戒如此其深切著明。一節之中三言欽哉。率此道以往。雖萬世有治無亂可也。　此節敘帝庸作歌皋陶賡之以終夔作樂之事。虞書僅存堯典皋陶謨二篇。而唐虞君臣聖學聖政大略具焉。伊尹樂堯舜之道。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後之願學聖人有志天下者其沈潛反覆於斯。

一百二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四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五

曹元弼學

禹貢第三　虞夏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大傳說。禹貢可以觀事。史遷說。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鹽鐵論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釋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萬世莫不誦其聖。而其所以為聖者。其至德有三。禹傷父鯀功之不成被殛。勞身焦思。歷十三年。卒使五行汨陳之後變為六府孔修。善則歸親。故經曰既修太原。易曰幹父之蠱利涉大川。天卒錫之洪範九疇。用得祀鯀配郊。其至孝之德一也。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堯獨憂之。舜舉禹治水。隨山濬川。掘地注海。除開闢以來天地之災。使二帝之功萬世永賴。故經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其至忠之德二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胥九州四海昏墊之民而居之平土。從此中國數千年無絕大水患。故傳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其至仁之德三也。惟聖德如此其至。故聖功如此其大。此篇敘禹治水之功至任土作貢而成。故以禹貢名篇。貢之所起遠矣。洪水之時。施振不暇。水土既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貢賦始定。貢出於邦國。賦亦萬民之貢。對文異。散則通。故經貢賦並舉而篇獨以貢名。自堯典以下二十篇通稱虞夏書。而大傳以大禹皋陶謨為虞書。禹貢為夏書。謨成於虞時。貢雖在唐虞之際而實開夏之先。故經次如此。

禹數土。

〔數。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周禮大司樂疏。不云鄭注。焦氏循謂此係賈語非書注文。但賈釋書義皆依鄭訓。王氏孫氏錄之近是。今仍之而界畫以示區別。**箋云**馬氏曰。數。分也。釋文史記集解史遷數作傅。說為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數或作溥。荀子成相**釋曰**經發首三句為第一章。總舉治水大綱。數。分也。布也。洪水之時。天下分絕為十二州。禹審度山脈水道。分別九州舊界。布列施功之法。命十二牧率諸侯合力而分治之。如某州某山至某山以屬某國。某水至某水以屬某國。規畫形勢之難易。人徒之衆寡。時日之遠近。分土布治。各

迪有功。山海經云。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是也。傅與敷音近通用。說文。敷。施也。施亦分布之義。荀子作溥。溥。大也。臯陶謨云。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鄭云。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此數土之成功。

隨山刊木。

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疏 箋云 史遷刊作栞。又說行山表木。刊。古文作栞。說文引夏書曰隨山栞木。蓋引此文。詳臯陶謨。釋曰 禹分地布功以治水。水源出於山。當時草木暢茂。禽獸繁殖。山脈水道猝不易辨。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刊除其草木叢雜蔽塞者以開道。又衺斫其木之尤高者。使遠望可識以表道。江氏云。治水者必先除其翳塞。乃後可規形而度功。此治水施功之始。故鄭云除木為道以望。解刊為除。又云。說文。栞。槎識也。槎。斫也。木新斫處色白。遠望見之能知其處。故以表道。胡氏渭禹貢錐指云。隨山刊木有五利焉。遙望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一也。往來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獸逃匿。登高避水者得安其居。三也。奏庶鮮食以救阻饑之

民。四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水之用。五也。案通道表道。為刊木本意。胡氏所推說自包其中。孟子云。益烈山澤而焚之。此施於林木極繁雜禽獸窟宅為民害尤甚者。蓋刊木變通之法。

奠高山大川。

箋云 史遷奠為定。大傳說。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馬氏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史記集解 釋曰 奠定聲轉義同。奠高山大川者。由導山導水至於刊旅滌源。定山川主名。以區別州界。且為某州之望。差其祀禮之秩。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子男之等。五嶽詳堯典。四瀆。謂江淮河濟。隨山刊木。數土之始。奠高山大川。數土之成也。以上第一章。為全篇提綱。

冀州既載。

兩河閒曰冀州。史記集解 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公羊傳莊十年疏 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疏 箋云 史遷說為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馬氏曰。載。載於書也。韋氏云。載。事也。並釋文 說文曰。冀。北方州也。从北。異聲。北部 釋曰 此下歷敘九州

治水定貢賦之事。每州為一章。此章敘冀州。冀兗蓋同時施功。冀為帝都。故列在首。尊尊也。聖人正名百物。九州命名各有取義。據說文則冀為州名專字。引申之為望也。近也。帝都所在。天下仰望以近天子之光者也。載。始也。事也。禹行自冀州始。首從事也。馬云載於書。凡事度功計數。必記載於文書以告上命下。自倉頡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萬世舉事無小無大靡不由之。鄭亦云書於策以告帝。言事而記載之義在其中矣。冀州不書其界。以餘州見之。且若廣大然。鄭說蓋本古經師舊義。

五

馬亦同。後世或通名中國為冀州。本此意。鄭云兩河間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郭注云。自東河至西河。王氏鳴盛云。東西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為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為南河。至大伾。北流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為東河。然則東河之西西河之東為冀州。惟言兩河閒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釋地九州。孫郭以為殷制。而鄭注此用之者。舜肇十二州。分青為營。分冀為幽并。夏仍為九。殷九州有冀幽而無并。周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鄭注云。此州界與禹貢同略。幽并則冀之北也。然則唐虞三代冀州互有更改者在東北正北二境。其居東西兩河之閒則無不同。故鄭取釋地解之。案兩河閒猶云兩河內。河自西而南而東。舉兩河而南河在其中矣。帝都在冀州。傳所謂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諸家說已詳。治水首從事帝都。而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在冀兗二州閒。王氏又云。疏云冀州之水不經沇州。考河自冀州之降水大陸以東播為九河。其經流之徒駭尚在冀域。而八枝已入沇域。則冀州之水非不經沇州者。

六

疏謂九州之次即治水之次。其義甚確。若謂冀水無經沇者故先冀次沇。則不必泥也。以今輿地紓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隰遼沁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等府。及真定河閒二府之西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皆冀州域也。案冀州南距南河。北踰塞。故鄭注堯典云南北太遠。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大遼水。故馬謂其北境廣

大。此舜所以分衛之北土爲并州。自燕以北爲幽州也。其後復合於冀。蓋在洪水久平虞夏之際乎。冀爲九州之首。故特言既載爲諸州例。　此第二章。敘冀州。以下九州爲一章。州内每事爲一節。此冀州第一節。舉州名。著興事治水爲諸州例。

壺口治梁及岐。

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史記集解索隱宋下脫西北二字。詩韓奕序箋夏陽下西北有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詩周南召南譜疏無右字。史記集解索隱無西北二字。今參合引之。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疏箋云馬氏曰。壺口。山名。釋文說文。岐作郊。或作岐。古文作桔。邑部釋曰禹行自冀州始。而冀州治水之功自壺口始。壺口治梁及岐。言自壺口而治梁山以及岐山也。孟子言當堯之時水逆行。又言禹疏九河瀹濟漯。而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禹鑿龍門決呂梁。蓋冀兗一上流一下流同時施功。而龍門未闢。水溢逆流。如高屋建瓴。河東河西並受其害。尤當首從事。故經敘禹功始此。曾氏旼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

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胡氏渭曰。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據班志則在東南。梁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韓城縣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吉州。漢北屈。韓則夏陽。岐山則美陽也。水患莫大於河。孟門龍門乃河之上下口。山石當路東流。水泄不利。故首闢之。壺口事畢。遂西治梁。蓋自龍門治西河南至於華陰。所謂決川距海也。治梁之餘因而及岐。蓋決渭之下流入於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謂濬畎澮距川也。又曰。龍門之上口爲孟門。在今吉州西。西直陝西延安府之宜川縣。其下口即今河津縣壺口在山盡處。蓋東當壺口山盡處。近世亦謂龍之門者也。西與韓

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焦氏循禹貢鄭注釋云。高誘注淮南云。龍門本有水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龍門鑿而水南下。冀都之鴻水乃平。漢志言龍門與梁山同在夏陽。則鑿龍門即治梁山也。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注云。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阸。此石經始禹鑿。其中水流交通衝。迄於下口。又南出龍門口。注云。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依此禹於夏陽鑿龍門。於北屈鑿孟門。鑿孟門即治壺口也。壺口梁山既治。而河水南下矣。河無定者也。積石至龍門阻而橫流。一旦鑿而通之。既出龍門。非南溢必且四瀆。乃治岐使渭水挾關中諸水之力從西來逼之東行於太華雷首之閒。故治壺口不治梁。水仍擁積而不行。治梁而不治岐。水之南決無由趨而東也。壺口梁岐之閒三者閒不容髮。故曰壺口治梁及岐。河水湍急。非他水持之未可言治。治梁及岐即所以平冀州之水。又何疑於雍州之山哉。宋胡說甚當。焦氏說治岐之意似亦有特識。惟漢志鄭

九

注皆謂壺口在北屈東南。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同。而唐魏王泰括地志謂壺口在吉昌縣西南。即今之吉州。於漢為北屈。胡氏從之。孫氏謂古北屈在今吉州西。以彌縫二說。成氏蓉鏡禹貢班義述謂吉州西七十里之山乃孟門。非壺口。壺口乃孟門之東山。當以漢志為正。壺口冀州山。梁岐皆雍州山。而於冀言之者。蓋地勢西高而東下。禹治西河。東自壺口施功。開廣孟門。由東而西。由北而南。至其下口龍門。遂治梁山。而河流始暢達南行。并及岐山。治渭以成治河之功。而河流從此順軌矣。鄭注云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者。襄。除也。從下起為治水通例。即於梁岐一役見之。尸子呂覽等皆言龍門未鑿呂梁未決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即此壺口之西山。與在左傳齊伐晉入孟門登太行地異。呂梁即此梁山。或以為在離石縣西者非。胡氏又曰。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河治。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別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厎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也。碣石。志逆河之治也。雖不言治

十

河而河已無不治。聖經之書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此第二節。著西河之治。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岳陽縣此字疑衍周禮職方氏疏引無太岳之南。於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太岳在河東故縣彘東。名霍太山。詩唐譜疏箋云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大傳說。大而高平者謂大原。史遷岳作嶽。釋曰修。亦治也。變治言修。因前所治而續成之之辭。謂修鯀之功。聖人善則歸親。禹平地成天之功。皆以續爲鯀之緒。於此著之。上文言治。奉君職也。此文言修。繼父事也。即此二字書法。可以見聖人人倫之至矣。易蠱利涉大川。文稱幹父之蠱。傳曰。意承考也。其本夏易連山古義歟。太原漢爲郡。今爲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岳即下文太岳。周禮謂之霍山。冀州鎮。在漢河東郡彘縣東。後漢改彘曰永安。在今平陽府霍州西。山在州東南。王氏鳴盛云。太原汾水所出。既修者。經言禹導汾水也。修。因鯀之功修之。是時帝都平陽。太原據其上游。鯀必極意崇防。然當洪水之時。必河道既通而汾水始有可受。鯀但知治太原。不知導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鄭云岳陽太岳之南者。禹導汾水自太原以至太岳之南。千餘里中無不修治。其地當直抵南河。案王氏約朱氏鶴齡及胡氏義甚簡明。鄭云太岳在故縣彘東者。後漢改彘爲永安。故云故縣。凡鄭引地理志盡以班氏漢書爲主。而時制與前漢異者。則據當時地志變易之。故司馬彪郡國志據後漢地名。一與禹貢鄭注同。太原古本當作大。而讀如泰爲大之之辭。後世因改作太。岳者嶽之古文。 此第三節。及下節皆著南河之治。

十二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懷縣屬河內。史記集解地理志詩邶鄘衛譜疏漳水出上黨沾縣詩疏有縣字大黽當爲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周禮職方氏疏衡漳者。詩疏漳水橫流疏入河。職方氏疏御覽州郡部洛州引注有在肥鄉縣四字箋云史遷厎績作致功。馬氏曰。衡。水名。釋文漳一作章。地理志周禮鄭氏說。衡古文橫。假借字。考工記玉人注釋曰言自覃懷致功。至於漳水入河之處。其間水土無不治也。覃懷。河北地名。後世省稱懷。左傳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有懷。及荀子儒效篇言武王伐紂至懷是也。漢河

十三

內郡有懷縣。王氏鳴盛云。河水逕懷縣南。蓋沛水故道之所入。與成臯分河水。今懷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即覃懷也。其地當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沛水出其淇西。水出其東。爲河北沃壤。蓋太行乃河北之脊。脊上諸州並山險。惟太行南瀕河地平衍。洪水時亦受河患。今曰厎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案王說刪取金氏履祥及胡氏義。胡氏又云。衡漳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周二縣界。衡漳治而中閒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

十三

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賦矣。又云。河內西阻王屋山。諸其北又有太行蔽之。與河東隔絶。孟門之洪水及太原岳陽而止。不能東溢爲災。故其役可以差緩。又云。覃懷厎績之後。引河北載之高地。河東河內大小諸水悉歸於東河。崩騰北注。而衡衡恆大陸亦瀰漫難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經書二役於田賦之下。以見其從其作在九河既道之後。不與覃懷之役相連也。案禹治河蓋冀兗同時興功。與益稷及八愷等指授方略。往來視察。冀州之役始自壺口梁岐。鑿山以開廣河之上流阨隘。使水由地中。不致如高屋建瓴之勢。由是河由北而南。由西而東。太原岳陽覃懷以次致功。而冀州之水悉平。兗州之役。當先自碣石九河等處掘地以疏瀹河之下流。使可受由冀東來之水。地高而坎廣且深。水勢分而流順軌。無氾溢平地一望汪洋之患。其役由九河而恆衡大陸。而冀兗接界衆水皆隨河東北流以入海。漳水橫流入河。河寬然受之。而冀兗治河之功大略具矣。胡氏說於事勢甚合。漢書地理志云。上黨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行千六百

十四

八十里。冀州川。又云。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江氏王氏皆據說文及水經酈注謂黽當作要。邑成當作昌成。屬信都國。後信都改安平。昌成改阜城。鄭注本班志而以當時地名易之。據班志濁漳入清漳入河。則清漳爲漳之經流。故鄭但言漳水。以清包濁。二漳異源合流。班志蓋得其正。水經乃謂清漳入濁漳入海。與班鄭異。王氏依據漢志參取水經謂清漳出大要谷。歷涉縣武安至鄴合濁漳水。又東北行歷列人斥漳曲周鉅鹿堂陽扶柳信都下博至阜城縣北東入於

河。此鄭所謂漳水橫流入河也。其昌亭以下則後世改流。與禹貢之漳無涉矣。愚謂漳稱衡者。先儒說河北流。漳東流注之。於河為橫。是矣。且橫流者不由其道。自覃懷至衡漳南北相去數百里間。入漳入河之水甚多。而漳為冀州大川。懷襄之世蓋決潰尤甚。勢且挾諸水與河相衡。故謂之衡漳。馬注衡水名。衡下蓋脫漳字。後人因分衡漳為二水。非也。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鄴縣故城在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阜城縣今屬直隸河間府。長子縣今屬山西潞安府。班於上黨郡言濁漳入清清漳入河。而水經言清漳入濁濁漳入海。夫交漳之口。清濁相入。二漳既合。難可確別。漢志依據祕府圖籍。考地理最精。自得其正。近世通儒謂據班志說文則漢世漳猶入河。水經未必桑欽所作。當作水經時河徙而南。漳行河瀆自入海。故云然。然班於信都國信都下云。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與前文兩岐。豈漳水故道入河。而此時已專入海歟。禹貢有降水無絳水。漢世儒者或讀降為絳。水經又以漳絳為一。與河行由降水至大陸先後違錯。故鄭注導水謂降非

絳。與此衡漳不涉。詳後。 此第四節。由南河而及東河之治。

厥土惟白壤。

箋云馬氏曰。壤。天性和美也。（釋文）周禮鄭氏說。壤。和緩之貌。（大司徒注）史遷厥土皆作其土。省惟字。釋曰水既治則可辨土之色與性而教民稼穡矣。冀州之土色白而性柔和。說文。壤。柔土也。此壤與墳壚塗泥等對言。故馬云天性和美。周禮通言十二壤。故彼注云壤亦土。以人所樹藝焉則言壤。其為和緩之意則一也。

厥賦惟上上錯。

賦之差。上上出九夫稅。（疏）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禮記王制疏）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疏）此州入穀不貢。（詩甫田疏）箋云賦。稅也。（廣雅釋詁）錯。雜也。（詩漢廣傳）馬氏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釋文）史遷厥惟字皆省。釋曰物土之宜。民皆力穡。則當復古賦稅之法。使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上下相濟。長治久安。記曰。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

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此先王制賦之義也。凡言惟者。專壹指實之詞。冀州土性和美。又地廣大。人衆多。帝都所在溝洫當最先治。出穀多。故其賦上上為諸州冠。云錯者。此州之賦以上下上為正。亦有出上中之賦者雜乎其閒。蓋地或小有肥磽之殊。歲或稍有豐歉之異。上上居多。上中居少。上上為第一等。上中為第二等。故云上上錯。豫州則上中居多上上居少。亦以第一第二為次。故云錯上中。此錯謂地與歲之小異。若

十七

磽确之地與洊饑之歲。則無賦且發振自不待言。據經文言錯。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凶年必取盈者。乃夏末弊政。或戰暴國君汙吏厚斂於民。誣借古法。非大禹之制彰彰明矣。他州賦皆在田下。此獨在田上者。冀州畿內。天子所自治。田賦之外當兼有虞衡藪牧等賦。天地自然之利固與民共之而民之居其地占其利者。地既無穀。即以所得略準什一之差為賦。故承厥土言之。他州惟由諸侯以所得田賦或半或三之一四之一詳周禮市土物以貢。故皆先言田後言賦。計冀州王畿

之外餘地封建諸侯甚多。不言貢者。凡貢篚皆遠方之物。冀州諸侯蓋就所當貢之數入穀於京師。天子有所需。自命有司市之。惟鳥夷皮服雖附本州之末。而邊遠之物。既非土產。又與他州通言庶邦職貢不同。故略其文。鄭云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者。江氏聲云。夏制什一稅夫。田不畫井。鄭注周禮匠人云。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此以井計者。以九夫為井差為九等甚便。假以言之。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者。一井之中九夫各以所收之什一為稅。上中出八夫稅者。謂九通夫共出八

十八

夫所收之什一為稅。以下至出一夫稅。皆謂九夫通出其什一也。又引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度山林鳩藪澤等九事賈景伯注以證鄭此注義。其說至精確明白。孫疏備引之。茲不復錄。一井出九夫稅之等。皆統井九百畝計之。自無公田。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者。孔氏廣森以公田為公家藉田。甚是。蓋畫井自黃帝以來已有之。而一井中為公田始自殷之助法。此注說夏時制。故云然。至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異說甚多。詳周禮孟子學。

厥田惟中中。

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田當作謂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疏箋云馬氏曰。土地有高下。釋文釋曰田者。據人功用力爭就治之使土性益和。生我百穀。故謂土為田。中中者。地有高下九等。此居第五等。江氏聲說。崑崙山最高。中國在崑崙東南。故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揚州在東南。田下下。江北高於江南。徐在江北。故地高。愚謂中國大川。河在北。江在南。雍冀豫兗青。河流所經。梁荊徐揚。江流所經。雍西北地高居第一等。梁荊揚地卑

十九

居下三等。無疑義。惟冀為北方州。史記所謂高地。兗青在東而近北。豫在冀南。徐在青南。而經著高下之等乃徐上中青上下豫中上冀中中兗中下者。蓋洪水時河患冀兗尤甚。豫次之。青次之。徐則波及。禹導河自龍門至大伾北載之高地以入海。則冀豫青徐之水患皆平。徐去河遠。地易出水。先見高燥。青稍近河。故次之。豫與冀分南河。又次之。冀三面距河。又次之。惟兗受河之委。衆流所萃。平治最後。故經言降丘宅土特言十有三載乃同。明其卑溼沮洳特甚。經著五州上下之等。實以出水先後難易為備水害緩急之準。非獨以地勢之高卑。此聖人之精意也。王肅以上下為肥瘠。固與賦相乖謬。近師專以高下言。似亦未密。故就鄭義推測如此。　此第五節。著土性田賦。　聖人視民如傷。斂從其薄。既定稅賦夫什一之法。而每井稅夫。又以地之肥瘠為差。如上地一井稅九夫。下地一井祇稅一夫。合兩井均平通計。祇一井稅五夫。其餘八夫合二夫。七夫合三夫。六夫合四夫。皆與中中之地一井稅五夫同。但一州之內田不一律。通率之法。蓋如周禮不易一易再易。通計田兩分稅一分。

二十

其寬民如此。歷代賢君皆體此旨。我　朝列聖施仁尤厚。豈料至於今而禹甸九州竟淪蹄跡。奕黃裔胄多飼豺虎。哀我人斯。何日復被堯舜之澤哉。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史記集解太平寰宇記河北道引澤下有名字鹿下有北字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周禮大司徒疏箋云史遷恆作常。說既作曰既為。釋曰從。從其道也。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又靈壽。禹貢衛水

出東北。東入虖池。水經滱水篇滱河東南過上曲陽北。恆水從西來注之。注云。滱水出靈丘。逕廣昌中山唐縣上曲陽。合恆水。自下滱水兼納恆水之稱。禹貢所謂恆衛既從也。陸氏隴其謂衛水發源靈壽。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源流甚近。不足當禹功荒度之目。胡氏渭謂水經有自下目上互受通稱之例。恆即滱。衛即虖池。蓋以禹貢不言滱虖池而言恆衛。不應舍大而詳小。然恆衛必非小流。特因發源與合他水之處近。既合之後遂沒其故名耳。合漢志水經考之。則恆入滱。衛入虖池。滱復入易合虖池以入河。蓋恆水從滱以達於河。衛水從虖池以達於河。皆從河以入海。方其未從。不入滱虖而氾溢平地。滱虖易等水亦皆橫流。治水從下起。九河既道。則河受滱易虖池等水。滱受恆。虖池受衛。經書恆衛既從。而滱虖池易諸水皆治可知矣。但禹貢言恆衛。後世則言滱虖池。或古今變名。諸家因鄭氏說推衍之亦有理。上曲陽今為定州曲陽縣。靈壽今屬真定府。史公恆作常。避文帝諱。大陸。澤名。作。如東作之作。謂澤旁之地可耕作也。恆衛未從之時。大陸在漂沒中。至是而澤旁廣衍

二十一

之地皆可耕作。猶荆州云雲土夢作乂也。漢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下導河言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則大陸迫近東河。與左傳魏獻子田於大陸在河內者絕不相涉。爾雅晉有大陸。正指禹貢之澤。呂氏春秋作鉅鹿。屬之趙。趙亦晉地。然別云晉之大陸。則與爾雅所指異矣。焦氏云。治河之法。備於冀州。河出龍門。得渭力挾之而東。恐其溢也。修太原以通汾水而持之。既至孟津。將欲載之高地。則用伊雒諸水挾之而北。恐其溢也。通沁水以持之。覃懷厎績。沁水通也。沁持於河內。雒逼於河南。而河乃北就衛漳矣。蓋河不可以土治而利以水治。渭之勢向東者也。河因之而東。雒之勢向東北者也。河因之而東北。漳之勢向北者也。河因之而北。伊助雒北行。故闢伊闕以通之。恆衛助漳北行。故通恆衛以從之。水之合也既多。則釃之為漯。匯之為大陸。播之為九河。皆在北行之後。禹之治水。用諸水之力以相推挽。此中消息微矣。案河不可以土治而利以水治者。河水猛迅而多沙。以土治之。堅築隄防。固為至要。然倉猝或不可禦。且日久沙積益多。河身益高。必易潰

二十二

防。惟合衆水之力。察其脈絡。因勢而利導之以防其溢。且水順則沙不留滯。沛然隨水以入於海。由是隨時濬決。使無壅塞。熟察隄防。不生罅隙滲漏。庶可永久安瀾。水性變動而河尤甚。惟在人功宣防耳。此禹所以思日孜孜也。焦說有理。故申論之。此第六節。言東河之治。胡氏云。恆衞大陸施功於九河既通之後。故變例書於田賦之下。

鳥夷皮服。

鳥夷。東北之民賦疏作搏是食鳥獸者。史記集解疏【箋云】馬氏曰。鳥今本誤島夷。北夷國。釋文史遷及漢書並作鳥夷。

二十三

今本鳥誤島。【釋曰】江氏云。鳥夷衣皮。故貢皮服。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揚之鳥夷皆傳於厥貢之末。此州無貢篚之文。故記於此。不言貢者。夷民本非州內。不制其貢。來則受之。不來亦不徵。他州之夷當亦然也。又云。鄭注揚州鳥夷卉服云。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準彼卉服是所貢。則此皮服亦是所貢矣。案鳥夷。大戴禮史記漢書說苑皆與馬鄭本同。法言孝至篇亦云鳥夷獸夷。疏云孔讀鳥爲島。則僞孔經文亦作島。今本經及釋文引馬注作島。皆後人所改。皮服卉服。皆貢其服之材。九州之外謂之四夷。各以其所寶來貢。無常制。經各繫於所近州厥貢之末。此略不言貢。亦貢可知。 此第七節。記鳥夷貢物。

夾右碣石。入于河。

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疏【箋云】史遷河作海。地理志右北平驪【山】城成大揭碣當爲石在縣西南。【釋曰】夾右碣石者。夾。如夾輔之夾。謂往來夾碣石山皆右之而行。疏云。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則西爲右。故夾山兩旁。山常居右。是也。蓋冀州三面距河。惟北方無之。禹行視治水施功之處。順河之勢。自西而南。自南而東。過碣石山西。則山在人右。由是折而北。盡冀州境。還自碣石山東南行。山又在人之右。故曰夾右。由是並海入河。或由海入河。治水既畢。更如此按行。審察濬決隄防有無疏失。視田之肥瘠定賦上下。而遠方入貢之道即於此取準。各州末皆同此義。夾右二字。鄭說最精當。惟往來由山之東西而山皆在人之右。故曰夾右。

二十四

遼方貢道即準由碣石入河耳。後人專以貢道言而讀夾爲挾。謂島夷自海抵碣石而入河。則何不直云浮于海至于碣石入于河。而設此迂回難曉不類記事質實之文。且史記作入于海將何以解之乎。碣石。鄭不言所在。或先引班志驪成之文。乃辯當時書說或以國策九門當此山之誤。疏引注不備耳。漢志又於遼西郡絫縣云。有揭石水。不言有山。王氏鳴盛說。驪成有大揭石。則絫縣有小揭石可知。後漢省驪成縣。說者遂不數大揭石。專以小揭石言之。文穎注武紀曰。碣石在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續志遼西郡臨渝注曰。碣石在縣南。晉省臨渝入肥如。故後魏地形志曰。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唐省肥如入新昌。又改盧龍。故隋志曰。盧龍縣有碣石山。自後漢至隋唐。曰絫縣曰臨渝曰肥如曰盧龍。縣名四變而山則一。皆據小碣石言。至唐志及寰宇記則云石城縣有碣石山。而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石城故驪成也。是又據大碣石言。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之東南昌黎縣之東皆濱大海。撫寧之南境西南境與昌黎界。漢驪成故城大約在今撫寧縣界。絫縣故城大約在

二十五

今昌黎縣界。漢書於驪言碣成石山。於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碣石並舉。水經注亦兼舉二說。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及河水注濡涅皆主文穎絫縣之說。且云碣石沒在水中。濡水注又引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海中。潮水大至不動不沒。世名天橋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鄭氏既舉漢志驪成文顯絫縣二說。而今昌黎撫寧乃漢驪成絫縣境。則其爲碣石者。自昌黎北撫寧南諸山皆是矣。而所謂枕海有石如甬道者。今在昌黎東南。又仙人臺碣石之頂也。在昌黎縣治北十里撫寧之西。其臺崇廣。絕壁萬仞。頂石爲天橋柱。人罕能至。此山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而酈云淪海者。蓋當海水波襄。偶然漸及山下。非真泯焉蕩焉也。閻氏若璩亦云。今撫寧縣西有碣石山。鄭丕引戰國策辨之者。江氏云。郡國志常山國有九門縣。劉昭注引史記趙武靈王出九門如野臺以望齊中山之竟。又稱碣石山而引戰國策云在縣界。檢今戰國策無碣石山在九門之文。蓋闕佚矣。　此第八節。記禹巡行州界。括治水始終。爲貢

二十六

道之準。各州可推。　以上第二章。紀冀州平水土定田賦之事。

濟河惟兖州。

言沇（沇字或鄭本如此或引者依史記改之）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閒。史記集解〔褒云〕史遷兖作沇。古文作㕣。濟漢地理志作沸。說文曰。沇。水出河東垣〔東〕王屋屋山。東爲沸。从水。允聲。㕣。古文沇如此。（皆從段氏訂）沸。沇也。東入于海。从水。𠂔聲。（水部）又曰。㕣。山閒陷泥地。从口。从水敗皃。讀若沇州之沇。九州之渥地也。故以沇名焉。容。古文㕣。（口部）〔釋曰〕濟者。沸之假音字。沸本沇。（出）水垣縣東王屋山。東流爲沸。濟則出常山房子贊皇山。二水絕然不同。經傳多假濟爲沸。或後世傳寫之誤。賴許書分別之。漢書沸字亦多得其正。沇與㕣同音義。沇州本以沇水得名。兼取陷泥地之義。蓋此州當河沇兩大川入海之衝。水患最甚。水退猶爲九州最卑溼之地。段氏說。泉源爲沇。流去爲濟。蓋泉出沮洳曰沇。引申爲沇州。沇爲九州之渥地。如㕣爲山閒之渥地。義同音亦同。案㕣沇本異字而音義同。古文尚書蓋以㕣爲沇。孔君以今文讀爲沇。容又㕣之古文。蓋古文非一體。小篆用其一。其用

二十七

者則小篆即古文也。其不用者則惟爲古文。如㕣爲小篆。容爲古文是也。或小篆用本字而古文用同音義假借字。如古文作㕣小篆作沇是也。兖則隸變字。錢氏大昕以爲移水旁於上作𣲝又省成今體。段氏謂漢隸作兖。蓋合和容沇二字爲之。今俗又省。二說並通。王氏云。沸自滎至菏。此沇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菏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徐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沇州界在兩水閒。疏云沸河閒路近沇境跨濟而過。攷古河自大伾以下向東北去。其後南徙。沸河之閒始相去不遠。疏乃以後世改流上擬禹迹。非也。案爾雅沸河閒曰沇州。殷制與禹貢同。周禮但云河東曰沇州。不言沸。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漢武帝立十三州。沇州越沸而南。皆與禹別州界異。王氏又云。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真定河閒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兖州曹州濟南青州四府之西北境。皆兖州域也。

又案今本此經作兖州。導水作沇水。說文㕣下

二十八

出古文容。沇下云古文作㕣。蓋容㕣一字。沇又一字。皆古文。小篆有㕣沇而無容。竊疑伏生本州名水名皆作沇。古文則州名作容。水名假㕣。孔君讀㕣爲沇。而州名存古字。或從隸變作兖。後又省作兖。要其義一也。伏生壁藏本作沇。亦古文。後或改從隸耳。　此敘沇州第一節。著州界州名。

九河既道。

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本疏一下有河字 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本疏作鬲津 往往有其遺處焉。詩般疏引周時至遺處 本疏 箋云 馬氏說九河名同。史記集解 爾雅釋水曰。九河。禹所名也。釋曰 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邳。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此說禹疏九河之故。并及下濟漯之文。鄭義本之。既道者。既得其道。疑河水入海故道本爾。後壅塞移徙。禹引之使復故道。分析而通利之。殺其勢以順其流。所謂禹

二十九

之治水水之道也。九河名義。孫疏引證甚詳。惟舊訓絜謂水中多石治之苦絜。禮記大學注云。絜。猶結也。蓋艱澀阻結之意。其餘李巡孫炎郭璞所說皆相傳古義。明白無疑。孔疏云。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閒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則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北南鬲縣之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胡氏云。漢成平東光屬勃海郡。鬲縣屬平原郡。弓高屬河閒國。今直隸河閒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西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皆漢縣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恒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田也。鄭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者。據中候及春秋緯文。禹疏九河。至爲良法。而千餘年閒水官失職。河流或決或枯。齊桓因塡遏八流使歸於一以

三十

趨一時之便。其後歷時未久。至周定王五年。河遂南徙。自是歷世為患。緯書出周秦閒。傳聞當確。故鄭據之。九河遺處。據許商言及漢志鄭注太略可見。後人求之太詳。或稍涉附會。要不離弓高以東成平以南鬲盤以北者近是。江氏云。平原郡有鬲縣盤縣。平當以鬲為鬲津。則盤當即鉤盤矣。案書疏引鬲盤為鬲津以河名為縣名。蓋字誤。鬲盤相近。詩疏以鉤盤與覆釜易處。亦誤。漢志云。成平有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有胡蘇亭。王氏念孫說。民曰當為或曰。蓋河雖南徙。虖池行其瀆。或猶以

三十一

徒駭稱之。徒駭胡蘇鉤盤鬲津遺處確有可考。而漢王橫云。九河之地為海所漸。江氏云。勃海在九河之下流。九河且淪沒。勃海之地豈得尚存。後漢時安得猶有勃海郡乎。王橫之言謬甚。又鄭志趙商因漢河閒勃海皆屬冀州。平原屬青州。疑兖州在南不及九河。鄭曉之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明不得以漢之州域為古之州域。古兖州以河為界。九河固起於冀而備在兖也。　此第二節。導九河。為治水之事最大者。

雷夏既澤。雍沮會同。據史記集解及周禮注。知鄭本雝作雍。

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濟陰城陽。史記集解箋云雍今本作雝。史遷及鄭周禮注皆作雍。釋曰孔疏云。洪水高時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於澤之下言雝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胡氏云。今山東兖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北與東昌府濮州接界。雷夏在曹之東北濮之東南。史記堯游成陽。舜漁雷澤。即此。雝沮漢志無文。括地志曰。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雝沮二水在澤西北平

三十二

地。禹治水於兖自九河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於濟。又濬雝沮之故道以歸於澤。使桑土復常而事畢矣。周禮兖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為證。蓋以雷為雷澤雍為雝水也。通典云。盧在濟陽盧縣。雝在高密莒縣。然兖不得越青而東有雝。濟陽盧水古不著名。竊謂周禮多古字。雷似盧。雝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為雷雍。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沮也。又謂雝沮皆濟水所出。濟性勁疾。屢伏屢見。皆自平地中涌出。於滎播陶丘之外復有此二源。其說皆是。爾雅水

自河出為灉。濟為濋。在豫徐境。與此雍沮無涉。說文。灉。河灉水。在宋。不以為雍沮之雍。段氏云。雍者。雝之借隸變字。不从水。夏本紀地理志皆作雍。後人加水旁而釋以河出為灉。非。鄭注亦不以為在宋之河灉。案雍沮ㄑ字以作雍為正。从水者。假河灉字為之。城陽當依漢志作成陽。　此第三節。治雷夏雍沮。

桑土既蠶。

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閒者。詩邶鄘衛諸疏【釋曰】鄭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閒。禮樂記注云。桑閒在濮陽南。胡氏云。雷夏灉沮皆與濮州接壤。故桑土既蠶相繼言之。案兗州地宜蠶桑而濮上桑尤盛。故特以桑土名。此地桑既盛而可蠶。則濟河兩大流之閒如濮水及州内之水盡治可知矣。民於是降丘宅土。

是降丘宅土。

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戹尤喜。故記之。疏【箋云】史遷說。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宅今文作度。風俗通曰。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

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山澤【釋曰】兩大流。謂濟河也。胡氏云。兗少山而丘頗多。其見於經傳者。曰楚丘帝丘旄丘鐵丘瑕丘清丘廩丘敦丘。皆在濮水之濱桑土之野。故經繫降丘宅土於桑土既蠶之下。案是字直承上句。故史公鄭君皆以於是釋之。應氏云民乃。乃亦於是之意。非異文也。兗地最宜蠶桑。而蠶性惡溼。經於桑土既蠶下言於是降丘宅土。則州内水害盡除可知。舉一地以見一州也。兗於九州中地最卑溼。於兗特云降丘宅土。則餘州皆得平土而居之可知。舉一州以見九州也。經立文之精如此。宅度同訓居。應釋為營度亦通。此第四節。著兗州水患之除。以上治水土之功。

厥土黑墳。厥草惟䌛。厥木惟條。

【箋云】馬氏曰。墳。有膏肥也。䌛。抽也。釋文䌛古文作䋾。說文曰。䋾。草盛皃。从草。䌛聲。夏書曰。厥艸當作惟屮䋾。艸部條。長也。詩椒聊傳【釋曰】江氏云。鄭注周禮草人云。墳壤。潤解。然則墳是土之潤澤者。孫氏云。墳肥聲之轉。案䌛抽聲近。抽出則盛長。說文義大同。段氏則以許引書為當作䋾。條蓋條達之意。隨山刊木。

除洪荒以來之壅塞也。草繇木條。著平成以後之生殖也。皆聖人贊化育之事。　此第五節。著土性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今本年作載。釋文云馬鄭作年。

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史記集解〔箋云〕馬氏曰。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為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

疏　年史遷同。今本作載。乃或作迺。漢書地理志〔釋曰〕兗自冀而東。又寰於山。故地形卑於冀。田惟中下也。厥賦貞作者。謂八州成賦之時。兗州正在作治。至十有三年賦法乃同也。王氏云。鄭意以此十三年為降丘宅土以後之十三年也。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據文似與此經合。鄭不援彼義者。禹之十三年徧治九州。不得專於一州。此貞作自是謂使民自治其田。非禹抑鴻水之十三年也。蓋兗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賦最後。疑他州亦未必水去即徵賦。亦必遲待成熟然後徵之。少或一二年。多至數年。但兗最在後。於此見

之。他州從可知也。皮氏云。鄭說與史記合。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昔在伊唐。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合禹之十三年與鯀九年計之。同史記說。案王氏申鄭以作為耕作。皮則以為治水。考禹貢言作皆謂耕作。然鄭云治此州正作不休。則不專以下民耕作言。又云十三年乃有賦。亦非謂水一平即可徵賦。竊意孟子云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云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論語云禹稷躬稼。蓋禹繼鯀治水。勞身焦思。歷八年之久。而九州水患盡平。然勞來安集。則壤教稼。善後事宜。正非一朝夕所能辦。各州受患有淺深。成賦有先後。兗州被害最劇。故至十三年乃有賦。作字當兼治水及水平後教民耕作而言。蓋自始治水至此凡十三年。史記引夏書正據此文。特統歸治水言之。則壤成賦。正治水之成功也。若馬氏以十三年并鯀九年計之。則必鯀所成功已多。禹特以三四年結束之。如此。堯典何以云績用弗成。洪範何以云帝乃震怒。以至殛乎。汨陳五行之後。挽回補救。至於地平天成。斷非三四年所能濟。馬說失之。厥惟

等字史漢多省。非異文。載歲祀年雖代有異名。實多通稱。後人泥爾雅以改經。非是。　又案孟子云。禹疏九河淪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禹八年於外。是治水八年成功之確據。疏河淪濟漯正在冀兗之域。是八年中事也。下云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此十三年前事也。蓋禹治水。稷佐之。何處水去。即何處播種。先種澤物及穀宜卑溼者。既乃徧種五穀。故曰曁稷播奏庶艱食。及八年後九州攸同。胥天下而俾民稼穡。稷為主而禹亦統之。疆理溝洫。相度高下。審固隄防。使田永受灌溉之利而免氾溢之害。蓋皆禹與稷相左右。故曰禹稷躬稼。由是飽食煖衣。契教人倫。放勳重有勞來匡直輔翼之命。則十三年後事。於是天下無違教無廢事無凶人。舜前所言事悉有成績。堯以為真可付託天下。故復歷三載觀無為而治之成。遂命舜陟位。蓋傳天下若此之難也。故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論語孟子之舉經大義。讀者習焉不察。治經既久。往往豁然貫通。左右逢原。知此者希。特表而出之。　此第六節。敘田賦。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疏）肯征云。（篚）厥匪玄黃。昭我周王。（堯典篇題疏）【箋云】鄭志云。凡所貢匪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詩甫田疏）篚漢書地理志作棐。食貨志曰。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釋曰】漆者。桼之假借字。江氏云。說文。桼。木汁。可以髹物。字从木。象形。桼如水滴而下。數點象汁從木出之形。案經典多借漆水字為之。篚本作匪。江氏云。匪。竹器。所以盛幣。說文匚部云。匪。器似竹篋。从匚。非聲。織文。染絲織之。若錦綺之屬。此州出者良。以充天子郊廟之服。案匪正字。經典多借車笭之篚為之。漢書又假訓輔之棐。皆同音通用。鄭志云云者。陳氏喬樅云。鄭以冀州入穀不貢。他州有貢。皆即穀稅市所貢匪之物以當邦賦也。　此第七節。敘貢篚。

浮于濟漯。達于河。

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史記集解）【箋云】濟或作泲。（地理志）漯本作濕。說文曰。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水部）史遷于作於。達作通。【釋曰】乘舟行水曰浮。沿沂同。孫氏云。河通

濟在成皋。漯通河在高唐。案濟漯又自相通。禹循行州界。蓋由濟入漯以通於河也。濟者。泲之假音字。漯說文作濕。隸省作濕。又變作漯。漯行而俗以濕爲㶟溼之溼。音義皆誤矣。濟之水道詳導水章。漢志於東郡東武陽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又平原郡高唐云。桑欽言漯水所出。蓋厮禹二渠以引河。其一爲河之經流。其一卽漯川。漯首受河於東武陽縣東南。與河分道而行。至高唐而漯入河。又從河出。至千乘入海。班於東武陽云禹治漯水者。據首受河而言。桑則據注河而復出者言。一正源。一重源也。東武陽故城在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西。高唐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南。千乘故城在今青州府高苑縣北。孟子瀹濟漯。此經云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達通訓詁字。于於古今字。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爲貢道之準。　以上第三章。敘兖州。

海岱惟青州。

今青州界。公羊莊十年傳疏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史記集解箋云地理志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釋曰經舉州界。自徐州兼書三方外。餘皆東西相對。南北相對。或西北東南或東北西南相對。此經以海岱對言。故鄭云東自海西至岱。順經文意爲說。徐州云海岱及淮。則岱在青之西南。徐之西北可知。青徐西境之水皆濟。上經云濟河惟兖州。河在兖西。濟在兖東。則青徐之西皆濟不待言矣。青東方木色。此州正在東。故取名。王氏云。鄭云東自海者。前志齊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僖四年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是青州東自海也。云西至岱者。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疏云。營州卽青州地。彼從西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此從東數至西。故云自海西至岱也。案泰岱聲通。釋山云。泰山爲東嶽。崧高疏丢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岱。始也。海在青東而兼北。故楚子謂齊曰。君處北海。岱在青西而兼南。故公羊傳曰。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王氏又說。疏以青州之境爲跨海。攷三國志云。公孫度爲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立自爲遼東侯。蓋青州本越海有遼東。舜以其遼遠不便。分置營州。漢末遼東卽收越海西南地

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實一州也。案青州越海。所謂東漸于海。舜分置營州。至爾雅述殷制則直改青為營。若周禮青州。則多係徐州地。并侵入豫。而青之北境多入幽州。西境或入兗州。各因時宜。不必相襲也。鄭云今青州界。今宜字疑衍。或鄭謂漢之青州東西界與禹貢同。不謂南北也。胡氏云。漢泰山博郡縣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山在州北五里。於故城為西北。王氏云。以今輿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為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國。皆青州域也。　此第四章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嵎夷既略。

箋云馬氏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史記集解今文作禺鐵。索隱說文曰。略。經略土地也。田部釋曰。嵎夷。青州極東之地。馬注堯典云。嵎。海嵎。夷。萊夷。蓋據爾雅齊有海隅及下萊夷作牧而言。經云宅嵎夷。故此注云地名。海隅萊夷。謂青州濱海極東之地。而跨海對岸又有遼東。他日舜分為營州。後世為高麗地者。後漢書東夷列傳以為即古嵎夷。雖遠近不同。皆海濱夷服正東日出之地。在青州之境。但自登萊而北繞冀州遼西以至營州。地皆相屬。故說者或以為嵎夷在遼西。說文堣字下青州誤為冀州耳。互詳堯典。遼東與冀雖屬而路遠。與青雖隔海而路近。故屬青不屬冀。蓋禹自九河碣石濟漯入海施功畢。即從事青營邊界。諸水既順流入海。海濱之地無甚壅塞氾濫。故用功不多。但經略之而已。由是西治濰淄。嵎堣禺之借。鐵本作銕。夷之借。　此第二節。治嵎夷。

濰淄其道。

濰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今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詩齊譜疏史記集解箋云說文曰。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據周制夏書曰。濰淄其道。从水。維聲。水部濰或作惟維。並見地理志淄或作菑。周禮職方氏或作甾。地理志其史遷作既。釋曰濰古文正字。惟維今文借字。漢書或又省濰作淮。則與四瀆之淮混。要以地域辨之可知。淄蓋古作甾若甾。不从水。然說文及史記引經皆作淄。或許書有脫文。其史記述經作既。江氏說。古字其既通。故詩嵩高箋引彼記之子。今詩作彼其。此記禹之成功。既道與九河沱潛同文。當讀從史記為是。既道。既順

其道也。或訓導。義大同。濰水出琅邪郡箕縣屋山。注及孔疏引地理志并說文皆同。漢志云。琅邪郡箕。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不言屋山。疑今本脫。依淄水例。當補云屋山禹貢維水所出。箕縣故城在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山在州西北九十里。都昌屬北海郡。故城在今萊州府昌邑縣西。志又云。泰山郡萊蕪。原山甾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泲。水經注則云淄水行至千乘郡琅槐合泲水入海。與班說兩岐。王氏先謙云。濟水注引應劭云。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是琅槐後漢併入博昌。博昌即琅槐也。淄涖時泲亂流歸海。地望相接。故無病於參差矣。萊蕪今泰安府屬縣。博昌故城在今青州博興縣東南。　此第三節。導濰淄。以上敘治水之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斥。謂地鹹鹵。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斥作潟。一作澤。下衍厥田斥鹵四字。濱一作頻。地理志 釋曰 青州之土色白而有膏肥。惟海濱之地廣莫而鹹鹵。周禮所謂鹹潟也。濱正字作頻。斥潟澤皆聲近通用。斥正字作㡿。隸省作斥。俗變作斥。潟地理志又作舄。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青在東方。故稱斥。鄭云鹹鹵者。鹵斥皆鹹地。對文異。散則通。鹹地不生穀而可煮鹽。亦民食之至要。胡氏云。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南北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合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　此第四節。記土性。

厥田惟中上下。厥賦上。

釋曰 青於冀爲東南。於兗爲東。而其田上下居第三等。與徐豫俱在冀兗上者。蓋田與地大較同而細別異。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作陂陀垂轉之形。山水土田皆隨之爲高下。故雍田上上。揚田下下。此其大較也。若專就植穀之田言。則每州各有高田下田。大抵近山者爲高田。近水者爲下田。此州山多而水少。則高田多而下田少。通其率居上等。若水多而山少。則下田多高田少。通其率居下等。徐田上中。青田上下。豫田中上。皆就當州山田水田多少計之。非徐青豫之地高於冀也。惟雍地高而山多。揚地卑而水多。田之高下正與地等。荊梁可隅反。蓋洪水初平。聖人於下田有用戒不虞之意。

故每州各就山田水田著上下之等。鄭注冀州云當爲水害備。是其義也。 此第五節。著田賦。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史記集解 箋云 爾雅九府。中有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釋地 絺。細葛也。說文糸部 釋曰 江氏云。鹽煮海爲之。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爲鹽。錯之言雜。經言惟錯。故鄭云種類尤雜。案海物類别甚多。而魚爲水族大名。故鄭舉言之。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箋云 畎或作甽。釋名云。山下根之受霤處曰甽。甽。吮也。吮得山之肥潤也。釋山 枲。麻也。爾雅釋草 鉛。青金也。說文金部 釋曰 絲也枲也鉛也松也怪石也。皆蒙岱畎之文。枲即麻。據禮喪服傳。蓋對文則有子者爲苴無子者爲枲。散文則通。或可葛言絺麻言枲。皆舉其精好者。詩曰。徂徠之松。徂徠亦岱之支峯。蓋林多而材美。怪石。奇異之石次於玉者。以爲衣服器用之飾。說文羅列石次玉似玉之字甚多。蓋古者禮器多用玉。不足則位卑者兼用美石。其等見周禮甚詳。此五物皆產岱山附近者爲良。故以岱畎統之。釋文徐本作畎谷。段氏謂畎谷二字當作甽

谷也三字。此字蓋古文作く。籀文作甽。小篆作畎。徐作甽而以谷也釋之。今本釋文脫誤耳。

萊夷作牧。

箋云 史遷云爲牧。漢書說。東萊黃縣有萊山。地理志 釋曰 江氏云。萊夷。萊山之夷也。作牧。以畜牧爲業貢鳥獸者。周禮曰。任牧以畜事。貢鳥獸。又說。此附厥貢之末。且徐州言淮夷玭珠泉魚。鄭注以爲獻珠與魚。此文與彼同。當亦是貢矣。黃縣今屬山東萊州府。

厥篚檿絲。

箋云 檿。桑。山桑。爾雅釋木 史遷檿作酓。篚或作棐。漢書地理志 釋曰 漢書顏注云。食檿之蠶絲可以絃琴瑟。檿作酓篚作棐皆音近假借字。 此第六節。記貢篚。

浮于汶。達于濟。

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于作於。達作通。濟地理志作泲。釋曰 鄭注本漢地理志。王氏先謙云。志泰山郡萊蕪云。禹貢汶水西南入濟泲。桑欽所言。琅邪朱虛亦有汶水入濰。禹貢無之。此入泲之汶。故冠以禹貢。其舉欽言者。明古文說之不易。而今文家所未及也。據汶水

注。汶水出萊蕪原山。西南逕嬴奉高博縣鉅平魯國汶陽泰山虵丘剛縣東平國章縣泰山桃鄉東平無鹽東平陸東郡壽良入泲。故浮汶以達于濟也。案班志萊蕪朱虛並云汶水所出。而一入濰。一入濟。劃然兩水。今文家或以朱虛之汶解此經。說文汶篆下亦兼載兩說。然此經云浮汶達濟。導水云濟東北會于汶。則此汶斷爲入濟者。桑欽治古文。其說至確。班氏繫此汶於禹貢。引桑云西南入泲。正與導水東北會汶相應。故鄭注據之。汶與淄俱出原山。王氏鳴盛謂同出一山而分流。是也。經言浮汶達濟。則治汶可知。汶水多源。分出數縣之山。合流至安民亭入濟。安民亭蓋在今東平州安山鎮相近。自元明遏汶使濟。而禹迹湮矣。汶源多岐。故禹行州界詳特之。貢道準此。　此第七節。敘禹巡行州界。爲貢道之準。　以上第四章。敘青州。

四十七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界又南至淮水。釋曰。徐州亦東自海西至岱與青同。而南又至淮。故經承青州立文。注亦蒙青州之注而云又南至淮水。王氏云。鄭於徐州亦以海岱分東西。徐之西境至大野東原而止。大約在今東平州及汶上鉅野等縣境與沇分界。此處僅越過岱稍西。則徐之西境正可言至岱。鄭義不可易也。案岱與青徐皆爲西境。凡山之廣袤不過百數十里。或二百餘里。經於二州之界皆云岱。則岱於青爲西南。於徐爲西北。不待言而明。二州西境又皆距濟。經於兖州云濟河。兖西河而東濟。青徐皆在兖東。則西界之水並爲濟。互文自明。爾雅曰泲東曰徐州。彼言其水。此言其山。非異也。胡氏云。郭注爾雅云。自濟東至海。似爲禹貢徐州之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在焉。蓋以徐爲青。青地太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於兖云。又說。禹貢徐州。岱濟之西閒與兖分界。濟淮之閒與豫分界。王氏云。以今與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二府北境。山東兖州沂州二府濟寧州泰安府南境曹府東南境。皆徐州域也。釋名云。徐州。徐舒也。土氣舒緩也。　此第五章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四十八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周禮職方氏疏史記集解箋云周禮鄭氏說。沂山。沂水所出。在蓋。職方氏史遷又作治。釋曰淮出豫境柏桐山。東流至徐揚間而大。胡氏謂當時蓋淮水爲患孔急。禹在徐卽令揚屬役與徐協(力)洽之。故特書於徐。淮納沂。不決淮距海則沂無所歸。故必先淮而後沂也。詳見導淮。漢志云。泰山郡蓋。臨樂子王氏念孫云子字衍山。沭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焦氏循云。職方青州其山鎭曰沂山。其浸沭(沂)。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是沂水自出沂山。不出臨樂子山也。志明言臨樂子山沭水所出。西北至蓋。則臨樂子山不在蓋矣。與萊蕪原山甾汶同出之文有異。水經沭水出臨樂山。沂水出艾山。亦是二山。正義引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是冠臨樂子山於沭沂二水。非志義。案焦說近是。但蓋縣下又云至蓋。與全志例不合。王氏念孫謂蓋當作卞。池當依水經注作泗。卞縣有泗水。蓋縣無。且志於沂水云又。是沭沂同在蓋出一山。分流同入泗。孔疏以臨樂子山冠兩水。與志文意正合。若然。則臨樂山卽沂山。亦卽水

經注之艾山。鄭氏以沂山艾山臨樂爲一與水經本文異太平寰宇記之雕崖山。而說者多以沂山爲東泰山。黃氏儀云。周禮青州鎭曰沂山。鄭康成謂沂水所出。今沂水實出雕崖山。北去東泰山尚五十餘里。則古沂山當卽指此。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爲東鎭。其實二山不可混也。胡氏說。臨樂艾山雕崖疑卽沂山支阜之異名。沂山跨蒙陰沂水二縣之境。漢蓋縣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水經注沂水出蓋縣艾山。東逕縣故城南。歷東莞東安等縣。至下邳分爲二。皆入泗。以今輿地言之。

沂水出沂水縣。歷沂州郯城。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至清河縣入淮。導淮云東會于泗沂。是也。水經注又引鄭云出沂山。蓋謂周禮注。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東。一曰。出泰山蓋。疑今古文說異。後說與班鄭同。又者受之省借字。今文又借(措)僭(通)作艾。此第二節。治淮沂。徐之水莫此爲大。二水治則餘可知。下云浮于淮泗。則泗之治亦見矣。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史記集解箋云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顓臾國在蒙山下。東海郡祝其。禹貢

羽山在南。鯀所殛。藝志作埶。釋曰淮沂治則其餘諸水皆治。可濬畎澮以距川矣。蒙羽山麓多沃壤。於是盡樹藝。蒙山在蒙陰。其故城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即詩之龜蒙論語之東蒙。說者或分蒙與東蒙爲二。或以龜山當蒙蒙山當東蒙。皆非。羽山在祝其南。故城在今江蘇淮安府贛榆縣南。班氏以爲鯀所殛處。蓋書家古說。寰羽記以爲登州府蓬萊縣別有羽山。胡氏謂祝其太近。放流之地當在彼處。成氏蓉鏡云。以鳥道法計之。祝其西距蒲坂九度。蓬萊西距蒲坂十度半。自蒲坂視祝其。未甚異於蓬萊。不必蓬萊而始得爲東裔。舊說不可易。愚竊謂鯀障洪水。不用掘地注海使水行地中之法。徒以提防堙塞爲功。及河水大至。孟門呂梁之上橫流倒懸。障不能禦。下民昏墊滋甚。時鯀蓋治水在羽山。帝就而貶之爲東裔小侯。仍用其賢子治水。禹急救冀兗之禍以至於徐。蒙其羽藝。則鯀之愆已蓋過半。聖人善則歸親。太原岳陽以下。蓋皆隱寓既修之文。蒙羽雖非大山。而特書其藝。與岷嶓江漢之源同文。幸前人缺憾已彌縫也。書羽隶書蒙。微其文也。史臣體聖心爲書法。或

有此意。藝說文作埶。種也。隸加艸。或又加云。非古也。　此第三節。治蒙羽。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史記集解箋云馬氏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釋文爾雅十藪。魯有大野。又曰。廣平曰原。釋地史記豬作都。地理志野作壄。釋曰大野。澤名。周禮兗州澤藪曰大野。周無徐。故入兗。唐虞時兗徐以濟爲界。本屬徐。衆水匯而成澤。濬而深之。陂而障之。使畜蓄而復流。謂之豬。豬者。都之假音字。都。聚也。俗作瀦。詩魯頌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詩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春秋傳西狩於大野。蓋蒙羽在魯之東境。大野在其西境。漢名大野曰鉅野。鉅亦大也。爾雅廣平曰原。東原爲濟東平地。故漢稱東平。胡氏云。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西有鉅野故城。何承天云。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也。案澤在城北。後河決。澤隨而南。故宋時故城在澤中。其後屢決益南。明代又以人力遏絕水道而澤竭矣。故胡氏又云。漢東平國治無鹽縣。其故城在今東平州東。東原乃汶

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而下流之患以紓。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王氏說。東原在徐西北。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東平在岱之西南濟之東汶之北。春秋時為魯汶陽之田。案大野東原密邇。胡氏云。濟西係兖域。大野東原之役。乃二州協力為之。　此第四節。治大野東原。大野豬則濟不為患矣。　又案經書其書既不一。濰淄其道。史記作既道。江氏謂古其既字通。誠是。或可兩字小有區別。既者。已然也。其者。於是始然也。語氣稍有緩急。要皆為記成功之詞。大意同。

厥土赤戠墳。草木漸包。戠今本作埴釋文鄭作戠

箋云 戠讀曰熾。釋文 熾赤也。文選蜀都賦注 黏土也。周禮考工記疏 史遷戠為杜埴。今本同。鄭氏周禮說。埴黏土也。考工記注 漸包。馬氏曰。相包裹也。壁中古文作蔪苞。說文曰。蔪。艸相蔪苞也。書曰。艸木蔪苞。艸部 釋曰 戠者。色赤而性黏著之稱。此經蓋古文作戠。據說文戠字云闕。則其音義無傳。故孔君讀從今文埴字。史公因之。鄭君仍存本字。以經赤戠連文。而熾字从戠訓盛。火盛色赤。則戠有赤義。又戠熾與埴音近。今文正作埴。則戠又有黏義。鄭釋戠字蓋兼赤與黏二訓。文選注考工記疏各舉其一。蜀都賦丹沙赩熾。李引鄭注熾赤也。考工記摶埴之工。鄭訓黏土。疏謂書注亦云。謂與禮注同。蓋鄭既讀從熾。又兼取埴義。易朋盍戠。虞訓聚會。亦與黏義近。赤戠墳者。赤著其色也。戠兼著其性之黏也。墳又言其有膏肥也。釋名釋地曰。土黃而細密曰埴。正與鄭釋戠兼色與性同意。黃亦謂黃赤也。蔪苞。叢生豐茂若積漸包裹然。蔪苞正字。漸包假借通用字。　此第五節。著土色土性。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釋曰 徐州蓋山田又多於青。故田上中。地之肥瘠較青為次。故賦中中。　此第六節。着田賦。

厥貢惟土五色。

箋云 韓詩外傳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史記集解 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釋曰 諸侯出封。必受土於天子以為社。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守土之臣當謹敬奉上法。清絜其身。毋從匪彝。乃能保其

社稷和其民人也。藉之用茅。愼之至也。茅之為物薄而香絜可貴。喻人君有絜白之德也。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蓋徐州之土大較色赤。而兼有備五色者。貢之以為天子立社封國之用。

羽畎夏翟。

羽山之谷詩節南山疏 貢夏翟之羽。周禮掌次疏焦氏疑下五字為賈疏語。案賈氏說書多本鄭義。王氏孫氏皆引為注。從之。箋云 眑或作𥇀。翟或作狄。周禮天官夏采鄭氏說。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又染人秋染夏。鄭氏說。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狄為飾。禹貢羽眑𥇀當作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鷂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漢地理志亦作狄。釋曰 王氏云。匠人注甽中曰畎。說文。畎。小流也。畎是甽中小水。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為畎。案翟者山雉。五采備謂之夏。蓋取美大之意。羽山之谷翟備五色。貢其羽以為后夫人衣車之飾及旌旗樂舞之用。翟正字。狄借字。

嶧陽孤桐。

地理志嶧山在下邳。史記集解今下邳西葛嶧山也。御覽地部山 箋云 地理志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釋曰 山南曰陽。嶧陽與岳陽衡陽華陽岷山之陽文例同。班云古文以陽為嶧。猶云以為嶧山。順經文連言陽耳。後人因此以嶧陽二字為山名。失之。葛嶧山在今江南徐州府邳州西北六里。漢志魯國騶縣別有嶧山。與此異。周禮夏官山師疏云。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之桐。中為琴瑟。疑本鄭注。偽傳文大同。蓋襲鄭。江氏云。桐。榮木也。孤桐。桐特者。生特生。謂本幹挺拔。若枚乘七發所謂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也。

泗濱浮磬。

泗水出濟陰乘氏也。史記集解 箋云 地理志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又曰。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當為沛 過郡三。行五百里。濱一作瀕。釋曰 江氏云。磬。樂石也。泗水之厓產此石。括地志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石磬。案泗濱出磬石之地在乘氏而下。故鄭云然。漢志泗水兩見。其一自卞縣至方與入沛。王氏念孫謂沛下脫渠字。沛渠即菏澤水。此泗水上源。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則其下流。兩水實一水。其中有沛渠間之。陳氏澧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云。泗水

既於方與入泲渠。復東南出也。蓋今山東魚臺縣東南境之微山湖及江蘇銅山縣以東之黃河也。東南流至清河縣與淮水合。又曰。魚臺北境方與縣地。南境則乘氏縣地。蓋泲渠北為方與。南為乘氏。故志言泗水至方與入泲。其自泲渠亂流而出。則載於乘氏下也。案陳說甚當。乘氏在今山東鉅野縣。周禮川師疏云。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蓋亦鄭義。僞孔襲之。

淮夷蠙珠暨魚。

蠙珠。珠名。川師疏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疏川師疏蠙作珠與美魚。又云淮夷二水。恐傳寫涉僞孔而誤。箋云蠙今文作玭。說文曰。玭。珠也。从玉。比聲。宋弘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者。蠙。夏書玭从虫賓。玉部史遷暨作泉。馬氏曰。淮夷二水出蠙珠與魚。釋文釋曰經傳言淮夷皆謂淮上之夷。宋仲弘子亦以玭珠之產專屬淮水。馬以淮夷為二水。不知何據。蠙玭雙聲。珠之有聲者。段氏謂珠當作蚌。蓋蠙玭本皆蚌名。而因以為珠名。故字或从虫或从玉。段氏謂玭今文。蠙古文。是也。珠魚所在而有。當時淮水所出蓋尤美。故貢之。

厥篚玄纖縞。

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史記集解釋曰染黑六入為玄。縞。湅繒也。纖縞。繒帛之尤細者。其本色白。染之以玄則為玄纖縞。未染則但為纖縞。祭服五冕及爵弁服皆玄衣。齋服有素端則縞衣。纖見其致美也。又冕用布三十升。朝服玄端皆用布十五升。雖非湅絲。其材至細。其色皆玄。經玄字中容得包之。此第七節。著貢篚。徐州所貢皆禮樂之用。

浮于淮泗。達于河。河。菏之壞字。

箋云河蓋本作菏。地理志濟陰郡。禹貢荷當為菏澤在定陶東。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當為菏。又重菏字屬下。一水在南。說文曰。菏。菏澤水。在山陽胡同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史遷達作通。釋曰此節馬鄭本及注皆無考。僞傳及疏亦無說。惟釋文云河如字。則當時俗本俗讀竟以為四瀆之河。陸又引說文作菏。蓋亦致疑。黃氏公紹韻會始定從菏字。菏澤在豫州。其支流為菏水。在徐州。閻氏云。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水道也。王云。菏本澤名。泲水所豬。道沇水東至于菏。主澤言。

此豫州菏澤也。徐州之達于菏。則自乘氏至湖陵。乃菏澤之支流。說文名為菏澤水者也。案水經云。菏濟水又東過湖陸（即湖陵）縣南。東入於泗水。注云。澤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與漢志說文菏在湖陵合。此陶丘東菏澤之分流。云澤水所鍾者。班所謂泲渠。許所謂菏澤水也。水經又云。泗水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流過湖陸縣南。案菏水注泗於方與縣東。即泗水出入泲渠之地。由是泗水東南過下邳縣西。菏泲皆合流以達於淮。故徐州水道由淮而泗而菏而泲。斷無越菏泲而云達于河者。後世河流改道。則泗為河所奪。久非禹迹之舊矣。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水道。即貢道之準。　以上徐州。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五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六

曹元弼學

禹貢中

淮海惟揚州。

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公羊莊十年傳疏）箋云 揚一作楊。釋曰 揚州北距淮。南直至海。而東境與青徐皆濱東海。自南而東皆海也。故鄭云至海以東。杜氏佑通典云。揚州東南距海。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於海。並是揚州之地。案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鄭接宜屬荊州。豈有捨荊而屬揚。此近史之誤也。胡氏云。東南所距。即秦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唐潮州郡。今潮州府。是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極東界為揭陽縣。王莽改縣曰南海亭。蓋至此始為南海。而揭陽以北猶為東海也。王氏云。禹敷土斥境萬里。交廣必在其中。但鄭注下文五服并注皋陶謨弼成皆以要服內方七千里置九州。執玉帛者萬國。此外連要服之弼與荒服及荒服之弼方得滿萬里。而不在九州之數。則知交廣但為聲教所暨。必

在九州之外。故於揚州界但言海以東也。以今與地約之。江南江淮蘇松安徽三布政司所轄及江西浙江西則河南之汝寧湖北之黃州等府。皆揚州域。胡氏又云。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視夏之揚為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何以知之。按導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云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荊揚之界當於此分。然則殷揚州之境縮於北而贏於西。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不殊於禹貢。特未知與殷制異同如何耳。案禹貢揚域。北自淮以南。西不及漢入江處。殷則北自江以南。西直距漢。東南則皆濱海。揚宋本史記作楊。漢書或亦作楊。釋名云。揚州多水。水波揚也。李巡云。江南厥性輕揚。故曰揚州。揚正字。楊借字。古多通用。　第六章敘揚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二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史記集解　南方謂都為豬。索隱　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詩匏有苦葉疏　箋云　史遷豬作都。攸作所。攸地理志作逌。釋曰　蠡江氏本作蠡。段氏云。字當如此作。从蚰。彖聲。說文彑部。彖豕也。从彑。从豕。讀若弛。與通貫切之彖不同。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水經山水澤地篇云。在西北。小異。王氏云。漢彭澤縣今江西九江府之湖口。彭澤南康府之都昌三縣地。澤周四百五十里。浸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府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名。是湖受江南徽州及江西各府之水。其下流北顧過星子都昌德化至湖口入江。彭蠡所豬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案導水章稱漢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注云。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蓋彭蠡為江漢鬬合而成。又受豫章湖漢等九水。故聚而成大澤。豬借字。都正字。聚也。既豬者。疏瀹堤防使廣深可容眾水出入。無氾濫也。彭蠡豬則眾水盡治可知矣。江氏云。彭蠡豬而為湖。則陽鳥得所居矣。攸。所也。日行夏北冬南。鴻雁則正月北鄉。至秋而來南。是隨陽氣南北。呂氏春秋孟春紀候雁北。高誘注云。候時之雁從彭蠡來。北至北極之沙漠。仲秋紀候雁來。注云。從北漠中來。南過周洛之彭蠡。季秋紀注

三

亦云從北方來。南之彭蠡。季冬紀雁北鄉。注云。雁在彭蠡之澤。是月皆北鄉。將來至北漢也。是則彭蠡為鴻雁之所常居處。逌同攸。案兗徐揚皆記草木。此又云陽鳥攸居。蓋水土既平若子草木鳥獸之始事。林氏之奇以陽鳥為地名。臆說不可從。

此第二節。治彭蠡。

三江既入。

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徐堅初學記地部云。鄭玄孔安國注云云。蓋約義。非原文。但以經校之。不誤。故依胡江王孫錄入注。而界畫別之。

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海。疏邱光庭兼明書引云。江自彭蠡分為三。既入者。入海也。

箋云 地理志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州川。蜀郡湔氏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依宋本漢書及說文繫傳引

釋曰 三江異說最多。可據信者惟鄭氏班氏。鄭注殘缺。此條引班與否不可知。近儒論班鄭異同各有所見。今以

經文悉心折衷之。江氏云。下經導漾東流為漢。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故云左合漢為北江。從西向東。故以北為左也。彭蠡縣漢入江而匯為澤。其澤則匯於江之南。故云會彭蠡為南江。下導江云。東迆北會于匯。鄭注以東迆為南江也。漢在北。彭蠡在南。則江在中矣。故云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下導江云。東為中江入于海。是也。據下經北江中江皆言入于海。而南江未見於經。漢書地理志云。南江在會稽吳南東入海。是亦一證也。則三江皆入海也。金氏榜禮箋云。禹貢經文凡言東南北者。皆指其下流水所趨之地。經言東為北江東為中江。明在彭蠡東。經言為北江入于海為中江入于海。明皆專流逕達。非渾濤入海者。故注云江至彭蠡分為三孔入于海。蓋據經立訓如此。漢自北入江。故分為北江者仍繫於漢。岷江在中。故分為中江者仍繫於江。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迆者為南江。言東迆北會于匯即東出為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於東為北江入于海注云。自彭

蠡江分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言三江入震澤。與經北江中江入于海不合。言入震澤遂為北江。與經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不合。晉顧夷撰吳記地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並松江為三江。此即吳越春秋所云出三江之口者。孔傳為魏晉閒書。遂援以釋禹貢三江。違失經意。又云。班志毗陵之北江。即今大江。其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逕流湮廢。據班志丹陽石城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說文。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水經注謂地理志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桉謂分江水。合三江言之為北江。北字疑誤。當為分。謂由岷江統言則於經流外別出一支。故曰分江。班志於石城著南江源委。猶於蒲氏道著北江源委。故志於中江言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至南江北江但云東入海。以入海之地已互見於石城蒲氏道也。漢烏程城地在震澤之南。東北與吳縣壤接。志言震澤在吳西。則南江至烏程者為在吳南矣。水經闕中江不著。鄺元敘南江歷湖口。因釋湖口地名云。江南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東則松江出焉。援郭景純江賦注五湖以漫漭為證。為中江入海之蹟。然於出蕪湖東至陽羨者究莫能綜緝所繼。蓋中江徙流久矣。北江為岷江經流。由毗陵入海。中江出蕪湖。由松江入海。南江出石城。合浙江入海。故子胥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班志所敘三江如是。郭景純亦云。三江岷江松江浙江。蓋診其歸墟之蹟。而未極中江南江之源者也。孫氏及阮氏元錢氏塘說略同。皆謂禹貢三江即職方三江。鄭注與班志無異義。愚謂鄭注引見孔疏者固確乎可信。其見初學記者。玩其辭氣雖非盡原文。而桉之經義並無乖剌。當不失鄭君本意。蓋左合漢為北江云云者。因彭蠡下有三江之名而溯其上源。正據導漾導江兩經為說。云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者則彭蠡以上江無所謂中。而漢與豫章湖漢入彭蠡諸水各自為流。不名江。亦無所謂南北。惟漢入于江。與江同匯為彭蠡。由是從彭蠡中分三孔而同出為大江。從一江中並行次第分三道如漢志所云。是謂三江。惟有上源之合。是以有下流之分。下經導漢云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漢在北。南行而入于江。江

水與之鬬合。漢水南趨。江水北迎。相持迴轉而東。至江之南。與豫章諸水所鍾之澤合而匯為彭蠡大澤。旻由彭蠡出。而在北之漢為北江。不曰漢而曰北江者。漢既入江。雖其流甚盛大江不能沒。而實有以統之。故荆州朝宗並稱江漢。而揚州入海則曰三江也。又導江云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江水東行而遇漢自北來相觸。於是不直東而衺行向漢。兩水呑吐轉鬬以會于所匯之處。北會于匯。即北會于漢。不曰漢而曰匯者。江水會漢相持迴旋轉東且南匯成大澤而止。匯即上文匯澤之匯。

八

謂彭蠡也。或以此匯字為震澤。則何不直云會于震澤乎。匯非水澤之名。經匯字惟見此兩節。上文先云匯澤為彭蠡。故此云會于匯。不煩言而解也。江既會漢于匯。則北有漢南有匯所受豫章諸水。並出東行。而江居其中。不直稱江而為中江矣。北江中江既見於經。則必有南江。南江南江者何。即匯中所受上源諸水。鄭注云東迆者為南江。摘經東迆二字。謂東迆所會匯中固有之水即南江所自出。既與江會即出而為南江矣。彭蠡上源豫章諸水亦大流。入江。江不能沒而有以統之。故謂之

南江。所謂會彭蠡為南江也。中江由岷山直下。為江之經流。而漢志於湔氐道云。禹貢岷山。江水所出。其下云。東南至江都入海。似以北江為岷江。與經文參錯者。三江皆統於岷江。禹時蓋三流並盛。漢世或偏趨於北。故據自北而南最先入海處言之。不以江漢對言。於文無害也。或可班氏歷舉諸江入海。而總溯其源於岷江。其下指北江之處示舉隅之例。鄭注禹貢多據班志。或下己意辨正。或據當時地志變易。此條書禮疏皆不言鄭與漢志有異。諸家據班申鄭。蓋得之。惟經以北江屬漢中

九

江屬江。而今之大江北岸江都南岸毗陵。乃漢志之北江。疑是漢而非江。漢志以至江都入海者屬之岷江。亦疑於以漢為江。故胡氏王氏及程氏瑶田並主括地志及宋蘇氏之說以三江為一江。即今大江。而其上源三水會於彭蠡。即由彭蠡分三孔並行。遥流至江都入海。而吳縣之南江。蕪湖之中江。石城之分江水並為江水之別派。不在三江之列。夫一水之中分為三道行數千里而劃然不亂。誠有難知。然彭蠡以下。石城以上。固自合中有分。即江漢朝宗于海。入海之處去江漢合流處巳

遠。而乃存兩大流之名。則程說亦自有理。竊疑禹時三江。或本一水中分三道。而其餘江流支分甚多。後人或以蕪湖吳縣之水並為大流。與大江相次。因名大江為北江。其次為中。其次為南。與禹貢三江名同而實異。班志於岷江備舉源委。上稱禹貢。而北江中江南江則皆據職方云揚州川。不稱禹貢。或隱示區別。鄭注禹貢不引毗陵北江蕪湖中江之文。蓋默會班意。程氏謂禹貢三江與職方三江異。猶三代九州不盡同。雖古無此說。而按之禹貢班志之文及今日江流。似名實皆無窒礙。疑事毋質。故慎思明辨以俟達者。各為之說至後世所謂三江口。據水經注乃中江下流支分。與書周禮三江皆絕然不同。孔氏已駁之。江流源委。孫氏詒讓周禮說。江水自四川松潘廳羊膊嶺發源。過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經江蘇揚州府江都縣常州府武進江陰兩縣即漢毗陵縣境。至通州入海。即漢志之北江。志於湔氐道著其源。於毗陵詳其委。迄今二千餘年。經流無改。亦向無異說。而中江南江則說多外異。金氏阮氏謂中江即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南蕪湖水。古蓋本通江蘇常州府宜興縣之荊谿。宜興即漢陽羨縣地。惟蕪湖水自唐宋時築銀林五堰。中江故流遂斷不復東。又荊谿東注太湖。亦不逕入海。並與漢時異。其下流。諸家多謂即今之松江。東為吳淞江由吳上海縣入海者。陳澧則謂中江蓋自今荊谿入太湖。又東為長瀆白湖。東流至常熟縣入海。南江依鄭說則當由今安徽池州貴池縣西分出一派。其下蓋入太湖。出為今江蘇蘇州府吳江縣運河。即今吳縣境也。又南流至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為浙江。其下流又至今紹興府餘姚縣入海。水經沔水篇注載南江自石城至餘姚入海之蹟。文尚完備。惟吳與餘姚相距殊遠。或又謂分江水非即南江。愚謂水道湮徙。舊說乖異。難以決定。要之如諸家合申班鄭義。則江漢及彭蠡所受諸水三道並出總為大江。由江西流至安徽貴池即漢石城。而南江與北中分。至蕪湖而中江又與北分。北江南江逕入海。中江或由太湖入海。此其大較也。　此第三節。治三江。

震澤厎定。

箋云地理志會稽郡吳。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為震澤。周禮鄭氏說。具區在吳南。職方氏注史遷厎

作致。震一作振。索隱 釋曰三江分於彭蠡而東入海。或逕震澤。或不逕震澤。要之江流順軌。則吳越之地得平土而居。震澤可致功而定。無氾濫震蕩之患矣。震澤即具區。在吳縣西南。故班云在吳西。鄭云在吳南。水經同。實一也。宋葉氏夢得云。孔氏以太湖為震澤。非是。周官揚州澤藪為具區。其浸為五湖。既以具區為澤藪。則震澤即具區也。太湖乃五湖之總名耳。凡言藪者。皆人資以為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所鍾也。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閒。水瀰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而非太湖。自是入於太湖。自太湖入於海。雖淺而瀰漫。故積潦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害田。所以謂之震。猶言三川皆震者。然蒲魚蓮芡之利人所資者甚廣。亦或可隄而為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黃氏儀云。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即古之震澤。止以上流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胡氏云。具區。班固以為即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為松江。一名笠澤。在今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在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

澤。是也。案諸家辨析甚當。鄭周禮注意亦謂具區五湖並在江吳南。非合為一。經言震澤不言五湖者。成氏蓉鏡云。疑禹時震澤本巨浸。太湖水小。故禹貢稱震澤不稱太湖。歷商而周。震澤漸淤為藪。而水乃豬於太湖。故職方以五湖為浸。震澤為澤藪也。案成說有理。經書揚州澤。上曰彭蠡。下曰震澤。則震澤決非淺流。度洪水時與江流混合。波濤洶湧可駭。故曰震。至是乃疏瀹陂障而底於定也。振通用字。致訓詁字。　此第四節。治震澤。　以上敘治水。

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惟厥土塗泥。

篠箭。蕩大竹也。戴凱之竹譜注禮大射儀疏引蕩竹二字 箋云敷。布也。篇首注 夭。少壯也。詩桃夭傳 喬。上竦也。詩漢廣傳 馬氏曰。夭。長也。釋文 塗泥。漸洳也。史記集解 篠古文作筱。說文曰。筱。箭屬。小竹也。从竹。攸聲。蕩。大竹也。从竹。湯聲。夏書曰。瑤琨筱蕩。竹部作筱蕩 疑當既數 史遷篠蕩作竹箭。敷作布。釋曰爾雅釋地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篠蕩既敷。言竹箭小大並布列發生。見水土平治之效。與兗州書桑土既蠶上文書陽鳥攸居同意。草夭木喬。承篠蕩連類書之。故退厥土塗泥於

續修四庫全書

下。使與下節厥田下下之文相屬。明此州水多而地形卑。故土性漸洳而田多濱水也。　此第五節。記物產土性。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箋云史遷錯作雜。釋曰田下下者。地形最卑。且田多濱水。故於高下之勢為第九等。田為下之下。而賦之（為下）上第七等。又上而錯出中下第六等者。高下與肥磽不同。下田水害既除。則多水利成沃土。周禮所謂稻人掌稼下地者也。但水害初平。農（收）或未能遽豐。聖人為政。務在為民禦災而寬其力。故其

十四

賦止於下上上錯。後世東南為財賦之區。為人上者往往多求於民。不肖有司桀惡胥吏因緣為姦。民不堪命。顧亭林胡朏明皆嘗痛切言之。惟我

朝

列聖迭沛　恩綸。大減東南賦稅。如天之仁。與神禹則壤成賦保惠黎民同。豈意運厄陽九。禍烈秦焚。豺狼徧地。饕餮横行。下人號訴。上帝降鑒。亂極當治。或者禹稷復生。解民倒懸。使被堯舜之澤乎。

此第六節。記田賦。

厥貢惟金三品。

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疏（詩泮水疏　史記集解）箋云史遷說。虞夏之幣。金有三品。或黃或白或赤。（平準書）漢書說。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食貨志）或稱鄭注以為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禮記禮器疏）

釋曰鄭以金三品為銅三色者。江氏孫氏皆引詩疏說。梁州貢鏐鐵銀。釋器黃金之美者謂之鏐。既以鏐銀為名。則金三品中不得有金銀。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鉛銀。獨無銅。知金即銅也。左傳鄭伯朝楚賜之金。與之盟無以鑄兵。故鑄三鐘。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是謂銅為金。

十五

三白色蓋青赤也。江氏謂左傳所言是荊州之銅。貨殖傳吳有章山之銅。是揚州有銅山。則金三品實是銅三色。案以上所說甚精當。堯典金作贖刑。亦謂銅為金。但史記漢書皆以金三品為黃金白金赤金。即金銀銅。禮器疏引鄭注與之合。豈六朝唐時鄭書注有異本。禮記疏據熊皇舊疏所引。與詩書疏所稱注文不同歟。若然。則三色者即史（記）所謂或黃或白或赤也。師傳異。義並通。

瑤琨篠簜。

箋云說文曰。瑤。玉（當為石）之美者。从玉。䍃聲。琨。石之

美者。从玉。昆聲。夏書當為虞夏曰。揚州貢瑤琨。瓊。琨或从貫。玉部又曰。瑤可為榦。筱可為矢。竹部馬氏琨作瓊。釋文地理志同。史遷篠簜作竹箭。釋曰段氏云。說文碧琨珉瑤四字為類。皆云石之美者。今各本瑤字下譌作玉之美者。詩木瓜毛傳云。瑤。美石也。正義不誤。案琨瓊一聲之轉。蓋琨古文。瓊今文。篠簜蓋以為弓榦矢笴及竹樂等。

齒革羽毛惟木。

釋曰毛當為旄。史記漢志於荊州皆作旄。可證。江氏云。齒。象齒。所以為弭。革。犀兕也。所以為甲冑。羽。鳥羽。所以為旌。毛。犛牛尾。所以注干首。案史記無惟木之文。蓋引經偶遺。漢志因之。惟木與惟金惟土惟箘簵楛文例同。不舉木名者。揚州良木多。今皖贛浙閩廣皆產異材甚富。故總云木。江氏以為衍文。非也。

十六

鳥夷卉服。依冀州則馬鄭本此經亦當作鳥

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疏

箋云鳥夷。地理志同。顏師古曰。東南之夷善捕鳥者。鳥今本作島。卉。草之總名也。說文艸部釋曰鳥夷說詳冀州。僞傳讀鳥為島。後因改經作島夷。卉服是大羅氏草笠之等。顏注漢書語與冀州鄭注大類。疑本鄭。

厥篚織貝。

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成文矣。禮記曰。士不衣織。疏史記集解

釋曰江氏云。貝錦名者。以是篚實。且與織連文。鄭知非水貝。自是錦名。故即引巷伯詩以證。傳云。貝錦。錦文也。又云。織非一色。必先染絲為數采。乃雜以織之。則閒錯成文也。言凡。則沇州織文亦該之矣。

厥包橘柚。

箋云說文曰。橘。果出江南。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木部包或作苞。鄭詩說。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木瓜箋釋曰文在厥篚下者。猶荊州納錫大龜在厥篚下。或以遠道果物易敗難致。非常貢歟。包。裹也。說文所稱蓋古文。苞。假借字。經典苞苴字多如此。或今文。柚山海經列子皆作櫾。

錫貢。

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十七

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疏史記集解釋曰江氏說。此既是貢。而不於厥篚之上言之。退之在下。別出貢文。故知非常貢。有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也。今吾吳西北百里有無錫縣。即漢志會稽郡之無錫。縣有錫山。秦皇始時曾產錫。相傳世亂則有錫。治則無之。故縣以無錫名。是錫有時乏也。錫所以柔金。周禮金有六齊。錫或居六分之一或居五分之一至於金錫各半。是錫所以柔金。金銀銅鐵鉛皆入貢。錫亦器用所需。不應獨缺。而他州無文。惟見於此。又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則揚州實產錫。不應不貢。鄭誼精確。王肅以為錫貢與上句連讀。與說文引厥包橘柚絕句不合。非也。案錫不可蒙厥包之文。故別言貢。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金即惟金三品也。錫即錫貢也。竹箭即篠簜也。豫州亦云錫貢者。彼與磬錯連文。或當如江氏所說同文異義。或可豫與揚接壤。近東南處亦產錫耳。史記納錫錫土姓皆作賜。而兩錫貢字皆直作錫。蓋亦以為金錫實字。〇疏引鄭云有錫則貢之。此州有錫而貢之。文義重複。蓋有衍誤。江氏孫氏訂正如此。或曰。鄭注止有有錫則貢之一句。下皆鄭學之徒申說語而疏述之。有錫則貢之。謂天子有所錫於下。乃貢橘柚磬錯之等。非常貢。王肅僞孔皆襲鄭義。然史記集解引與疏同。或說當不然。

此第七節。敘貢篚。

松于江海。釋文沿。鄭本作松。史記集解引鄭注作均。案達于淮泗。

松當為沿。釋文作均讀曰沿。集解沿。順水行也。集解箋云今本作均。沿。史遷作馬氏同。曰平。均。釋文釋曰揚州治水之功。以導江為主。禹巡州界審水道。蓋自彭蠡沿江而下直至於海。因由海道約行五六百里入淮。由淮入泗。江海沿也。淮泗則泝也。貢道準此。既達淮泗。則由淮泗而達菏達濟達河可知矣。其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亦必巡行所及。以沿于江海一語括之。其由浙而閩而廣。當遵海而南巡視之。或水行陸行兼有。其貢道亦準之。以非導江之事。故經未及。孟子言禹掘地而注之海。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漢與江合流入海。古江淮不通。淮獨入海。故由江至淮必經海。孟子言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者。或本作決汝漢排泗而注之江淮。傳寫倒字以協上句。以注海並言江淮之文正之可也。沿釋文稱鄭本作松。馬作均。段氏說。今文尚書作均。馬依

今文。鄭本作松。松者沿之字誤。故云當為沿。此蓋壁中文轉寫以松木水渻洇公㕣不分而鄭正之。裴駰引鄭均讀曰沿。與陸所引異。裴依史記正文耳。案段說甚核。焦氏則謂鄭本亦作均。鄭既讀均為沿。為鄭學者因改為沿。遂又譌作松。陸元朗依傳寫之本以為鄭作松亦明其誤。故辯曰松當為沿也。案焦說亦甚通。蓋寫者依注改經。又誤沿為松。遂改注首均字為松字以符當為沿之義耳。鄭讀均為沿者。均從勻聲。勻沿一聲之轉。均與徇通。徇與循通。循。順也。與順水行義合。故鄭讀曰沿以顯其義。

二十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及貢道。以上第六章揚州。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公羊莊十年傳疏 箋云地理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荊州山。釋曰荊豫以荊山為界。豫在荊北。荊在荊南。王氏云。鄭意荊州北界起自荊山。不越荊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案漢臨沮即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湘南即今湖南衡州府衡山縣。衡陽地甚廣。蓋南至五嶺而與揚州同。其五嶺外。則要服之竆及荒服地矣。云南條荊山者。導岍節為北條。西傾節為中條。嶓冢兩節為南條。此荊山即導嶓冢所至者。故以南條別之。爾雅漢南曰荊州。郭注云。自漢南至衡山之陽。胡氏云。漢水出嶓冢。梁州山也。自嶓冢以東至大別。凡在漢水之南者。皆為荊州。然則禹貢梁州之荊亦兼之。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為揚所侵。而大別以西漢東之地亦皆入於豫。荊州之境縮於東北而贏於西南。殷因於夏。所損益可知也。周禮正南曰荊州。衡山雲夢江漢皆禹貢

二十一

荊州之山水。惟其浸潁湛則有可疑。鄭云。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按漢志潁水出潁川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湛水見襄十六年左傳晉楚戰于湛阪。杜注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湛與潁實皆在河南淮北之地。若割以屬荊。則斗入豫域七八百里。略似後世郡國犬牙相制之形。非帝王分州建牧之意。潁湛二字或古文傳寫譌繆。如兗州盧維之類。未可知也。周承殷制亦有荊而無梁。李巡注爾雅言雍兼梁地。賈公彥疏周禮言雍豫並兼梁地。而皆不荊。殆未察

漢南曰荊之義耳。蓋殷周之荊豫皆以漢水為界。梁州漢北之地豫兼之。漢南之地荊兼之。周制荊州或踰漢稍北詳豫州其嶓冢以西則雍兼之。故二代無梁焉。案胡說甚核。釋名云。荊州取名於荊山。王氏說。以今輿地約之。湖北武昌漢陽安陸黃州德安荊州宜昌施南等府及襄陽之南境。湖南全省。及四川敘州重慶夔州等府之江南地。廣西桂林貴州遵義等府。皆禹貢荊州域也。 第七章敘荊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江漢朝宗于海。

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為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二十二

疏釋曰江漢並發源於梁。至荊而合。至揚而入海。二水流本疾。合則勢益盛流益迅。雖去海尚遠。而水道既通。其行已沛然莫之能禦。故經特於此著之。江即導水之中江。漢即導水之北江。彼文皆云入于海。至揚而又會彭蠡水為南江。前經云三江既入是也。說詳前。不云入海云朝宗于海者。此時未入海。但行向海耳。聖人仰觀俯察以立人倫行典禮。因以禮象正名百物。故於星之拱辰著王建有極之象。於水之歸海示諸侯有王之義。江漢曰朝宗。灘沮曰會同。聖人立言無非禮也。當時有苗數為亂。治水芾即功。故特著江漢朝宗之文。水猶有所朝宗。而況守土之臣乎。海者百川所歸往。王者天下所歸往。掘地注海使水由地中行則水治。明人倫辨上下定民志使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則天下治。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道一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統言則皆曰朝。說文。潮。水朝宗于海也。从水。朝省。虞氏易注云。水行往來。朝宗于海。如月行天。不失其時。蓋水不行舍晝夜。而其科盈放海。遲速當有常度。百川皆朝宗于海。海水翕受。激揚吞吐。於是乎有潮。潮之字取義於朝宗。故从朝省會意。徐氏云。隸書不省。餘詳導水章。 此第二節。言治江漢有成功。

二十三

九江孔殷。

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眾多。言治之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盧江潯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

箋云史遷孔殷作甚中。釋曰九江與九河不同。九

河本一河而分為九。孟子云禹疏九河。順其下流而注之海。故曰既道。九江則本九水而合為一江。諸書言禹疏九江。辨其上源而注之江。故曰孔殷。孔殷者。謂孔竅衆多。至是始審別通利之也。方洪水時。江漢橫溢。附近山脈水道皆混茫莫辨。至江漢已治。於是江上遠近連山谿谷之水九派分流合入大江者。始歷歷見其孔竅之衆多。而順其脈絡去其壅塞以歸於江。故書九江孔殷於江漢朝宗之下。史記訓孔殷為甚中者。謂禹治九水。各審其孔道而合之江。甚得其宜。與鄭訓異而理相通。

尚書孔字多訓甚。鄭必以孔竅解之者。此必師傳古義。所以別於九河之由合而分也。九水合而歸於大江。〔九〕於是有江之目。猶江漢豫章水會於彭蠡分為三孔。於是有三江之目。但彼三大流總為三孔易辨。此九水入江分為九孔在山谿閒難辨。必江漢經流已治。而後入江之水可一一指數。故特著孔多之文。或謂九水皆係細流。何勞禹治。不知治江之難與治河等。東南澤國。江漢正流固當掘地而注之海。即山谿所出衆流與江脈皆通。若為沙石壅塞。高源急湍亦必氾濫衝突。江漢朝宗于海。猶治河之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也。九江孔殷。審其脈絡通其阨塞。猶治河之鑿孟門龍門也。但彼為河之上流。此為江之旁孔耳。九江鄭注據漢志為說。先儒歷引古書申之。其漢以前事確然可信者凡有五證。水經淮水注。秦始皇立九江郡。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其證一。史記河渠書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其證二。淮南王傳。擊廬江。有尋陽之船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其證三。龜筴傳。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大卜官。正與禹貢九江

納錫大龜文合。其證四。漢書地理志。豫章郡莽曰九江。柴桑莽曰九江亭。其證五。其餘晉唐人書足證漢志鄭注者尤多。惟禹貢九江本在廬江潯陽。故秦以廬江豫章之地立九江郡。莽用劉歆說。改豫章郡為九江。地亦相近。此相傳古義也。但劉歆以九江為湖漢九水。考漢志於廬江潯陽云九江在南。於豫章郡備列湖漢九水之目而不云即九江。鄭〔以〕注九江為山谿所出。不以湖漢九水實之。湖漢九水入彭蠡乃合江漢為三江。已包在揚州彭蠡三江中。不必別出。且皆係盛流。非山谿阨隘。

不必言孔多。劉說不如班鄭之確。又山海經有洞
庭瀟湘九江之文。宋以來書說據之。以九江為洞
庭。然洞庭即雲夢之水。不應前後重出。愚竊謂九
江之義當以班鄭為正。而湖漢九水洞庭九水亦
皆入江。自江發源至入海。其分支蓋不啻千百江。
而荆揚二州九水相會入江者凡三。水孔之多莫
此為著。經云九江孔殷。或得兼此三者。然細繹經
文水道。必以潯陽九江為主。王氏云。漢潯陽在江
北。今黃州府蘄州東潯水城一名蘭池城是。故云
九江在南。互詳導水。　此第三節治九江。　又案
焦氏以九江為磯石沙洲在江中間隔。禹鑿之為
九道。至下流乃合。鄭云山谿所出。正謂江中山脈（江中山脈正從江上諸山來。谿谷之水注江。）
盤結壘而九之。非別源。然如此則止是一江與導
水過九江之文似不相協。（禹酈其孔穎而疏達之。與愚說蓋二而一也。）按之鄭義亦稍差池。未
可從。

沱潛既道。

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今南鄭（郡）枝江
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華容有夏
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疏〔箋云〕史遷潛作涔。既作已。地理志潛作灊。馬氏

曰。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釋文〕（釋文）江
漢大川行數千里。經於一州舉之。而其〔流〕源在他
州者可推見。沱潛則江漢之別。行不甚遠。首尾不
離本州。而洪水時隨經流氾溢。其患並甚。故經於
荆梁二州各言之。地理志云。南郡枝江。江沱出西。
（水經注引作西南。是。）東入江。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志既
繫江沱於枝江。又於華容著受江之夏水。與爾雅
水出江為沱正合。蓋兼存二說。王氏云。鄭引釋水
為據。而云枝江非沱夏水是沱者。水經江水過枝
江縣南。注云。江氾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
枝江為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水
經又云。又南過江陵縣南。注云。縣江有洲。江水自
此兩分而為南北江。據地志水經皆以枝江為沱。
而鄭不取。乃以夏水當之者。寰宇記云。江自枝江
縣百里洲首派別。南為外江。北為內江。考南江自
枝江縣南。又東逕公安縣西。又東南為涔水。歷澧
州東北合澧水。經華容縣南入赤沙湖。又東南逕
安鄉縣西。東南入洞庭。與北江會。所謂外江也。北
江自枝江縣北。又東逕松滋縣北。又東逕江陵縣
南。又東逕公安縣北。又東逕石首縣北。又東逕利

監利縣南。夏水出焉。北江又東至巴陵縣西北會洞庭。所謂内江也。北江為大江之經流。而夏水出焉自為一派以入于漢。與爾雅合。故以夏水為沱。若枝江則特因江中有一百里大洲岐江而為二。謂之分江則可。謂之自江出則不可。故鄭云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地理志言江沱出枝江西。恐未然。酈氏云江氾枝分東入大江。則是水決復入曰氾。即詩所云江有氾是也。乃又引地志之江沱以證。則微誤矣。若鄭所稱夏水者。漢志云。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水經云。夏水出江。流於江

二十八

陵縣東南。又東過華容縣南。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酈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沱也。然則地志水經注雖有二說。而夏水之義不可易矣。今考華容夏水。自江陵縣東南首受北江。東北流逕監利縣沔陽州。與潛江縣分界。又東北至京山縣東南垂注于漢。此正沱水也。鄭又云潛則未聞象類者。闕疑不强說也。焦氏云。志於枝江記沱之名。於華容記沱之實。鄭取華容而辨枝江之非。仍權諸班志也。涔潛聲轉。灊潛聲通。今古文蓋皆通用。馬以沱為湖。湖。澤也。蓋謂江水溢而成澤。如濟溢為滎之比。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泉當為潛。不字衍。胡氏云。韻會。潛。水伏流也。荊州之潛。雖不如出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承天府志云。漢水自鍾祥縣北三十里伏流為蘆伏河。經潛江縣東南。復入于漢。即古潛水也。與馬義合。漢枝江今湖北荊州府枝江縣。華容今荊州監利縣。　此第四節。治沱潛。　又案班志云江沱在枝江西南。則江水枝分必以南江為沱。胡氏以沱為北江。非班義。但此江為大洲所分。非江流旁溢別出一支。且

二十九

下云東入江。則是爾雅所謂決復入為氾者。與自江出之沱異。班氏蓋據舊志舊名謂之沱。而又別著華容夏水首受江之文。故鄭擇而從之。或謂班時蓋有縣西南自江別出之水。至鄭時百餘年。首受江處陻塞。然出江入江。仍是江氾非江沱。王氏焦氏之言允矣。荊州之潛古無明說。說文亦但云漢為潛。不著其處。故鄭闕疑。

雲土夢作乂。

箋云史遷作雲夢土為治。地理志亦作雲夢土。又曰。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史漢一本作雲

土夢。韋氏曰。雲土今為縣。屬江夏。史記索隱引雲一作云。釋文引徐本夢一作瞢。周禮荊州其澤藪曰雲瞢。爾雅十藪楚有雲夢。釋曰段氏說。此經古文作雲夢土。偽孔傳以雲夢連文。蓋出馬鄭舊本。今文作雲土夢。韋氏漢書音義以雲土連讀。史記索隱引之。證以漢志江夏雲杜。土杜同字。索隱單行本大書雲土夢三字。蓋史漢舊本並皆依今文作雲土夢。今本為後人所改。宋史記集解引偽孔傳為注。則裴氏所據本實作雲夢土。漢書更多雲夢連文。成氏云。考志於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編西陵二縣

三十

亦皆有雲夢宮。而雲杜下獨不載雲土。則韋本恐未可為據。顏本作雲夢土為長。然高帝紀偽遊雲夢。韋曰。在南郡華容。是宏嗣亦未嘗堅持其說。雲夢本一藪。見周官爾雅呂覽戰國策淮南墬形訓鹽鐵論說文宋玉高唐賦司馬相如子虛賦。或單稱雲。左見傳定或單稱夢。見左宣昭傳。杜預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是也。雲夢土作乂者。蓋雲夢為地至廣。其中有澤有土。當洪水氾濫。皆在巨浸中。至是而水瀦於澤。其土乃可治。書雲夢土作乂。正以著澤之底定耳。周官爾雅所記者雲夢澤。而楚

王宋玉所遊者則雲夢土矣。此申雲夢土之說也。皮氏云。王逸楚詞注。夢。澤中也。楚人名澤中為謂夢中。左傳江南之夢即江南之澤。雲土夢亦即雲土澤耳。王氏先謙云。南郡華容下云雲夢澤在南。正應禹貢。而雲杜縣名必本雲土。明出三家異本。此申雲土夢之說也。蓋經及史漢皆有此二本。出於傳寫之異。非必今古文劃然不同。但各經傳皆作雲夢。是澤之正名。則作雲夢土者必大禹主名孔子寫經古文本然。竊意雲夢廣八九百里。澤水而外可乂之地必多。方俗或連言雲夢土。又轉言

三十一

雲土夢。而後儒入之經。此經作雲土夢是也。後代因以名縣。漢志雲杜是也。楚人或轉音增字名之國語稱雲連徒洲是也。傳記省文或單舉一字。左傳雲中夢中是也。王叔師云楚人謂澤中為夢中。則又別一說。孫氏詒讓周禮正義云。雲夢一藪。澤水則瀦為洞庭。郭景純注爾雅云巴丘湖是也。至於全藪陸地則直跨今湖北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五府境。案雲夢一澤跨江南北。故杜氏於左傳單言夢者皆總舉雲夢釋之。孔氏謂言江南之夢則江北亦有夢。唐人始分雲夢為二澤。

謂雲在北夢在南。非古義。釋文不出土字音。則不讀土爲杜。當以雲夢連文。孔疏依梅傳爲說。是矣。而其本作雲土夢。蓋以土與作乂爲互文。段氏以謂後人因宗宋太宗詔改夢土爲土夢而增竄疏文。恐未是。　此第五節。治雲夢。上以記治水土之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釋曰荊在揚西。故田高於揚一等爲下中。又在豫南。土既沃而近地中。或人功早修。故賦下於豫一等爲上下。　此第六節。記土性田賦。

厥貢羽毛齒革。

三十二

箋云史遷毛作旄。釋曰江氏云。晉公子謂楚成王曰。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楚故楚荊也。案據晉公子言。則羽毛齒革荊最善。故貢首舉之。餘詳揚州。

惟金三品。杶榦栝柏。據考工記疏則鄭本杶作櫄以不見釋文未敢改。礪砥砮丹。

櫄榦栝柏。四木名。榦。柘榦。周禮考工記疏 柏葉松身曰栝。詩竹竿疏 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疏 箋云馬氏曰。栝。白栝也。釋文 礪地理志作厲。說文曰。杶。木也。从木。屯聲。夏書曰。杶榦栝柏。櫄。或从熏。木部 厲。旱石也。同悍 从厂。蠆省聲。厎。柔石也。从厂。氐聲。砥。厎或从石。厂部 砮。石可以爲矢鏃。从石。奴聲。夏書曰。梁當爲荊州貢砮丹。石部 巴越之赤石也。丹部 釋曰金三品詳揚州。杶似樗而葉香。材中車輮。考工記注引作櫄。櫄之言熏也。江氏云。考工言荊之榦材之美者。即此文之榦。弓人云。取榦之道七。柘爲上。知榦是柘榦。栝者。釋木云。檜。柏葉松身。檜有栝音。古字同。厲以麤厲爲稱。厎以密致爲言。國語賈注云。砮。矢鏃之石也。巴越皆南方地。產丹沙。案榦漢志作幹。幹礪皆俗字。櫄榦栝柏。木類也。礪砥砮丹。石類也。此榦爲弓榦。下箘簵楛則以爲矢榦。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

三十三

箘簵。聆風也。史記集解 楛。木類。周之始肅慎氏貢楛矢石砮。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三國致之。考工記疏 箋云史遷作三國致貢其名。箘簵楛一作箭足杆。馬氏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史記集解 楛。木名。可以爲箭。釋文 簵一作簬。說文曰。箘。箘簬也。从竹。囷聲。簬。箘簬也。从竹。路聲。夏書曰。惟箘簬楛。簵。古文簬。从輅。竹部 楛一作枯。說文。枯。槀也。从木。古聲。夏書曰。唯箘輅當作簵枯。枯。木名也。木部 釋曰箘簵。蓋二字爲竹名。亦曰聆風。楛一作枯。字从木。是木類。非

竹類。二物皆可為箭幹。注引國語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兼證上砮字及此砮楛字。此經蓋箘簵枯為壁中古文。箘簵楛為今文。鄭考工記注引經作枯。要為古字通用。經別出惟文則三邦厎貢專承箘簵楛言。鄭義與經密合。史公馬氏讀厥名上屬。謂致貢其善者。箭足蓋箘簵之誤字。杅楛聲近借字。

厥名包匭菁茅。

匭。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史記集解 箋云 鄭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疏 春秋傳齊桓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僖四年左傳 管子曰。江淮之閒。一茅三脊。名曰菁茅。輕重丁篇 釋曰 江氏云。言厥名者。貢菁茅也。禮記雜記云。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物之貴重者特稱名也。以上歷數貢物。茲特以舉厥名表異。自是以菁茅為宗廟所用而貴重之。厥名之文與厥包厥匪一例。是領句之詞。當在句首。鄭讀是也。云匭猶纏結也者。鄭讀匭為糾。蓋匭得軌聲。軌得九聲。則匭音同糾。鄭君於其同音字得其誼也。一茅三脊。脊即毛刺。案厥名包匭菁茅。言此州貢物其尤著名貴重者為包結之菁茅。左傳管子所言。是此

三十四

經包字菁茅字之古訓。匭本古文簋字。鄭知為糾之假音。此必師傳古義。非後世所及。

厥篚玄纁璣組。

箋云 馬氏曰。組文也。釋文 禮鄭說。染絳三入謂之纁。士冠禮注 釋曰 玄纁帛也。玄以為衣。纁以為裳。冕服爵弁服皆然。江氏云。染玄纁者。暑熱則良。荊州地煥。故匪玄纁。璣。珠不圓者。組所以為冠纓冕弁之紘。及佩玉之系。江氏云。組以貫璣。謂之璣組。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閒。是佩有珠。必以組貫。周禮珠入于玉府。不入女功。此經徐州蠙珠雍州琅玕皆不入匪。璣亦非匪實。此云璣組。是貫璣之組耳。孫氏疑組文似璣。故曰璣組。猶織貝之為錦文。又云。璣或璪字。周書王會玄繚璧綦。馬注云組文者。當云璪組文也。今本脫字。案孫說亦通。玉藻有綦組綬。注云。綦。文雜色也。璪綦字同。

三十五

九江納錫大龜。

箋云 馬氏曰。納。入也。釋文 史遷納錫為入賜。釋曰 焦氏云。史記龜筴傳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一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九江之為

盧江郡盧江之納龜漢時猶然。江氏云。大龜。尺二寸者。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尺二寸。錫。賜也。貢者下獻於上。致言入賜。以龜爲神物。尊之使若天所賜然。案錫如師錫帝之錫。記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衮冕北面。故此言納賜。與菁茅，特稱厥名同義。　此第七節。敘貢篚。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箋云潛漢史遷作汵涔于漢。逾作踰。洛皆作雒。地理志作灊漢。釋曰浮于江沱潛漢。蓋由江而沱而潛而漢。荆州之潛。鄭云未聞象類。則水道改易已久不可考矣。灊涔潛同字。漢書作灊漢。與今本同。史記多于字者。僞孔本或亦有之。釋文及疏皆以有者爲非。段氏云。無逸篇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淫領四于字。此以浮領二于字。句法正同。陸氏誤絶其句。故云非耳。案段說亦通。蓋浮于江沱潛皆在荆域。于漢則始由荆入豫矣。但與全篇敘禹行水道通例句法似不類。恐係衍文。逾。越也。兩水之閒有陸閒之。越陸而復至水曰逾。漢與洛不通流。必遵陸乃達。故曰逾于洛。由是而至于豫北

三十六

冀南之南河。江氏云。逾洛至南河。將治豫州也。禹施功之敘於此見一隅。案逾踰同字。洛當從史記作雒。江氏云。雒諸本皆作洛。蓋惑於魏丕之詔。三國魏志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也。故除隹加水。段氏曰。此不根之談。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豫州其川熒雒。逸周書職方解同。是豫州之雒本不从水。故說文洛字下止說出歸德之水。不有一曰出上雒之文。惟不从水。故不得具於水部也。以上約依江氏引漢志宏農上雒縣。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豫州川。字正作雒。此謂禹貢及職方豫州之雒也。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北地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此河乃渭字誤之字正作洛。此謂職方雍州之洛也。案段氏分別至確。今本漢書記漢地皆作雒。而述禹貢自伊雒而外皆作洛。蓋後人所改。尚書禹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之洛。當本皆作雒。周禮天官序官注引書可證。惟詩瞻彼洛矣字當作洛耳。中國之水。北方莫大於河。南方莫大於江漢。豫爲中州。雒居其閒。經敘荆州至豫冀之道。由江漢而雒雒而河。南

三十七

北地理水道舉其要矣。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及貢道。　以上荊州。

荊河惟豫州。

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于河。詩王風譜疏　公羊莊十年傳疏

釋曰王氏云。南條荊山。其陽為荊州。其陰為豫州。豫之南界也。爾雅河南曰豫州。呂覽亦云河漢之閒曰豫州。此所言皆殷制。荊豫二州。禹以荊山為界。殷以漢水為界。河之南漢之北則豫州也。殷無梁州。蓋豫州亦兼梁地。又說。周禮河南曰豫州。其下列華山圃田滎雒。皆在禹貢豫域。惟其浸波溠。鄭引左傳除道梁溠。謂宜屬荊州。據水經注則溠在漢北。而鄭云宜在荊者。蓋周時豫州不全得漢北地。割以屬荊。故於豫州曰河南與爾雅同。而於荊州曰正南不曰漢南。明乎兼有漢北。與殷制異也。案荊州不言漢南。蓋逾漢稍北。王說是也。鄭以荊之潁豫之溠字當互易。今本傳寫互誤。說文正以潁屬豫溠屬荊。或許所受賈侍中本周禮有如此者。正與鄭合。惟許於湛亦云豫州浸。州與鄭異耳。王制云自南河至于江。鄭云豫州域。豫南不及江。鄭大分言之。王制本不細別九州界域。故約略指

實耳。王氏又說。周亦無梁州。豫亦兼梁地。當在華山之陽嶓冢之東也。禹貢豫州。以今輿地約之。河南之河南開封陳州歸德南陽汝寧六府。許陝汝光四州。及直隸大名府。山東曹州府。江南潁州府之西境。湖廣襄陽府。德安府之北境。鄖陽府之東境。皆其域也。春秋元命包云。豫之言序也。言陽氣分布各得其處。故其氣平靜多序也。　第八章敘豫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又案職方諸州。自豫冀兗外。皆不言州界所起。荊豫分界。殷周異同未可定。說文。溠。水在漢南。荊州浸也。春秋傳曰。除修涂道梁溠。蓋溠水入鄖。自下可以通稱。源流長五百餘里。胡氏謂周禮所謂溠即鄖。孫氏詒讓說。鄭意左傳之溠在漢東。以地望定之。當屬荊州。其荊州浸之潁又當屬此。二水宜互易也。蓋溠水源出荊豫閒。而長流在荊。故說文云水在漢南。王氏論周荊豫界近是而無確據。故復論之。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箋云地理志洛作雒。曰。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過郡一。行四百五十里。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

十里。豫州川。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郡穀成。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釋曰瀍古祇作廛。假借字。江氏云。俗加水旁。非。說文水部無有。淮南本經訓云。導廛澗。則廛水之廛不从水。雒水入河。伊廛澗皆入雒。經總言入于河者。下經道雒言會于澗廛會于伊。則三水入雒自明。此省文互見也。案三水由洛入河而總云入河。猶漢合江入海而總云朝宗于海。漢上洛縣即今陝西商州治。盧氏縣今屬河南陝州。新安縣今屬河南府。穀成故縣在今洛陽縣西北。王氏云。水經伊水出南陽

縣西蔓渠山。東北過伊闕中。至雒陽縣南。北入于雒。酈注曰。山海經云。蔓渠。地志云熊耳。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伊水自熊耳東北逕東亭城南。按東亭故城在今嵩縣西南七十里。以今與地言之。盧氏嵩縣伊陽雒陽界中。皆伊水所經也。水經雒水出京兆上雒縣讙舉山。東過雒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以今與地言之。商州盧氏永寧雒陽偃武師鞏縣界中。皆雒水所經也。瀍水澗水見周書洛誥。周公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謂王城也。我又卜瀍水東。

亦惟洛食。謂下都也。案瀍澗始見禹貢。繼見洛誥。而澗與穀異源同流。故書有澗水無穀水也。古時澗水經河南故城西而南入洛雒。瀍水經河南故城東而南入雒。二水各自入雒。故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而瀍水東為下都。洛誥之文甚明也。自周靈王時穀雒鬭將毀王宮。於是壅穀水使東出於王城之北。則其勢必入于瀍水。於是澗瀍合流皆歷王城之東以南注于雒。而所謂澗水東瀍水西大非其舊。為水道之一變矣。水經瀍水條云。瀍水出河南穀成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雒陽縣

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雒。澗水條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雒。其前言所出之源皆禹迹也。自千金渠以下。則皆言東漢改流之道。並非古迹。特有洛誥數語。猶可得其大略而已。案王氏約錐指義而引申之。陳氏喬樅又刪取其要。今據錄以就簡明。又水經伊水歷崖口。崖口壁立若闕。即古三塗山。又東北至伊闕中。伊闕在今洛陽縣西南。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王氏云。漢賈讓言大禹治水闢伊闕。而伊闕不見禹貢。然云既入於河。則闢闕之

功見矣。胡氏云。賈讓言大禹鑿龍門闢伊闕。伊闕者。伊水之所經也。當時為害必甚。略與龍門相似。故禹治此四水以伊為先。伊既入洛。乃疏洛以入河。最後治瀍澗。故立言之序如此。又說。四水洛為大。伊次之。澗又次之。瀍更最小。而其為害三水不減於洛。自周靈王時穀洛鬬毀王城後。漢魏晉唐史志所載四水各亟有毀壞城郭漂沒人民之患。計禹當日治瀍澗之功不少於伊洛。故四水並書。愚謂四瀆及漢水而外。中州之水以洛為大。洪範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先儒謂洛水中神龜銜而書而出。必導洛時得之。蓋至是而洪水已平太半。大禹幹蠱之功將成。天怒轉而為天命用休矣。

此第二節。治伊洛瀍澗。

滎播既豬。疏云。馬鄭本作滎播。

沇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史記索隱作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疏詩定之方中疏，鄘譜疏

箋云 馬氏曰。滎播。澤名。釋文滎周禮春秋傳作熒。播地理志作波。今本同。史遷作播。豬作都。周禮注引禹貢曰熒播既都。播或作潘。說文曰。潘。淅米汁也。一曰水[在]名。河南滎陽。水部

釋曰 上言導洛。此言導濟。下文云。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蓋濟水入河。兩大流合而溢出為大澤。至是始疏瀹隄防。蓄而能洩。無氾濫之患。故曰既豬。此澤單呼曰滎。累呼曰滎播。字蓋本作熒。段氏說。熒澤字古从火不从水。周禮職方詩定之方中箋左氏閔二年宣十二年傳諸熒字。釋文皆从火。隱元年釋文云。本或作滎非。玉篇焱部熒下云。亦熒陽縣。漢韓勑劉寬諸碑熒字皆从火。熒者。光不定之皃。沸水出沒不常。故取名曰熒。索播亦動盪之意。濟水伏見不定。又與河流鬬合氾溢。故取熒惑播越之義名曰熒播。後人以水澤之名字當从水。或以說文訓絕小流之滎為熒。以淅米汁之潘及波浪之波為播。經典相承正字借字蓋錯出矣。播古今文皆同。史記馬鄭本及索隱所引今經文可證。江氏讀播為潘。云。說文言潘在熒陽。則與熒澤同處。知此經當作潘字。段氏云。水經注濟水篇云。晉書地道志濟自大伾入河。與河鬬。水南泆為熒澤。尚書曰。熒波既豬。呂忱曰。播水在熒陽。是謂水也。昔大禹遏其淫水。而於熒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所引呂忱語

謂字林也。字林多本說文。說文字林之例。手部播字。不應旁及水名。然則字林正作潘水在熒陽。與說文合。馬鄭謂熒播即熒澤。是一物。許呂則潘別為一水。與熒為二。鄭注周禮熒雒波溠為四。云波讀為播。引禹播貢熒既都。則注書一之。注周禮二之矣。鄭云大禹塞其淫水者。即釋經文既豬也。案鄭書注以滎播為一澤。書家說也。周禮注以滎為滎澤波為播水。則分禹貢滎播為二。禮家說書之說也。禮注引書之播。即許呂所謂潘。許呂確鑿言之。說必有據。或可禹貢滎澤。商周閒導而為川浸。

雖一源而各自分流。古皮聲番聲通。故鄭讀波為播。據鄭說。荆之頹豫之溠字當互易。而湛波字皆不誤。但湛未聞所在。許說頹溠與鄭潘同。亦地望相合。惟於湛亦云豫州浸。胡氏因謂荆之頹湛豫之波溠並當互易。疑事毋質。寧從古義。胡氏云。按地理志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蓋即滎澤。經所謂溢為滎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地。隋分置滎澤縣。澤在其縣南。而班云出縣北。鄭云在縣東者。蓋滎陽故城在今縣西南。班鄭據以為言。澤起縣北

歷其東也。案鄭云衛侯及狄戰於熒澤。戰地當在河北。孔氏云。此澤跨河南北多而得名耳。語有脫誤。或當為跨河南北。北少南多。兩得名耳。蓋濟水入河。在河中氾溢成巨澤。河濟合流。大勢趨南而北亦及之。故戰地在河北。亦繫熒澤言之。及塞為平地。則在北處必先竭。而遺名猶存。或謂河北別有一滎澤。蓋非。　此第三節。治滎播。

導菏澤。被孟豬。

箋云　導史記漢書作道。菏作荷。孟豬史記作明都。地理志孟作盟。豬一作諸。曰。濟陰郡。荷澤在定陶東。梁國睢陽。盟諸澤在東北。周禮作望諸。左傳作孟諸。爾雅十藪宋有孟諸。釋曰　導當本作道。釋文導音道。盧氏云。必本是道音導而倒之。段氏云。切韻。道上聲導去聲。故有道音導之云。衛包改道為導。李昉陳鄂改釋文道導互易。導讀上聲協韻有是乎。且經文九河既道灉沮其道沱潛既道皆即此道字。理之曰道。某已就理曰某道。此文理之易明者也。下文道岍及岐道嶓冢道溺水道黑水道河道漾道江道沇水道淮道渭道洛雒皆同。案段考正說釋文是也。正義本此導及導岍等皆作導。

導正字。道假借字。故陸以導音道。菏作荷。假音字。孟明與望。段謂古音皆讀如芒。豬諸都皆从者聲。音近通用。王氏云。菏澤。地志在定陶。孟豬在菏澤之西南。定陶縣今屬山東曹州府。漢故城在今縣西北四里。睢陽今爲商丘縣。河南歸德府治。其故城在今治南二里。蓋此一節紀禹治陶丘復出之泲也。菏澤在定陶之東。孟豬在睢陽之東北。相距僅一百四十里。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以殺泲瀆之勢。水經注尚書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晉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是也。若胡陵但有菏水。與菏澤別。蓋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東合泗以注淮。與孟豬無涉。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多一水字。班說胡陵菏水在南殊塗同歸。禹導澤之在定陶者以入孟豬。與下流支派之在胡陵者毫不相及也。互詳徐州。胡氏云。豫州之水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禹治冀時已令豫協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既治則西偏之水莫大於洛。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澗注洛以入河。豬滎導菏以防濟之氾濫。而豫州之水土悉平矣。　此第四節。治菏澤。　以上平水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疏也。禮書三十四【箋云】馬氏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史記集解豫州地青。御覽地部【釋曰】江氏云。鄭云壚疏者。說文土部云。壚。黑剛土也。剛則不黏矣。釋名云。土黑曰壚。盧然解散也。解散則其性疏可知。案豫州土性大率和美與冀同。故曰厥土惟壤。惟地形卑處其土有膏肥者是謂墳。有粗惡者是謂壚。故別言下土墳壚。不言色者。非一色。惟壚者黑耳。馬云青。當時方俗語或以黑爲青。孫說詳矣。　此第五節。記土性。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箋云】史遷錯作雜。【釋曰】豫州蓋高田較冀爲多。故田高於冀一等。然下土有壚者。故賦下於冀一等。冀云上上錯。雜出下一等之賦。故錯文在下。此云錯上中。雜出上一等之賦。故錯文在上。　此第六節。記田賦。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箋云】說文。紵。麻屬。布白而細曰紵。依段氏訂纖。細也。纊。

枲也。並糸部 史遷枲作絲。績作枲。詩傳曰。錯。石也。可
以琢玉。鶴鳴傳 釋曰 漆枲絺與兗青貢同。蓋物產之
美者同也。說文訓紵為䊵。是亦枲類。而其種尤盛。
績以為布尤精美。枲貢其材之本質。絺紵則皆已
成布。史公枲作絲者。蓋師傳異本。績作枲者。訓詁
字。枲。緜也。纖纊。緜之精細者。錫貢。鄭於揚州訓為
貢錫。此經注闕。或以下有磬錯之文四字連讀。訓
為錫命而後貢。玉磬非諸侯所得用。故錫命乃貢
其錯。示平時無所用其器。孫說甚有意。王肅輩襲
鄭此義以釋彼耳。皮氏謂史記凡錫字訓賜者皆
以賜字代之。惟兩錫貢字直作錫。或皆以貢錫解
之。豫揚接界。或亦產錫歟。江氏云。錯當為厝。說文。
厝。厲石也。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為厝。　此第七節。
敘貢篚。

四十八

浮于洛。達于河。

箋云 史遷洛作雒。漢書達作入。蓋誤 釋曰 王氏云。因
上荊州之文也。案浮洛達河。則州界東西舉矣。貢
道準此。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及貢道。　以
上第八章。敘豫州。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公羊莊十年傳疏 箋云
地理志京兆尹華陰。大華山在南。益州滇池。北有
黑水祠。釋曰 華。西嶽太華山也。字从山。華省聲。經
傳多借作華。華山在冀之西南。雍之東南。豫之西
北。梁之東北。故華陰為雍域。華陽為梁域。鄭云華
山之南。釋經華陽。其界蓋東起華陽。西距黑水。北
自華陽南盡黑水向南海處。黑水眾說紛岐。陳氏
澧黑水說云。禹貢黑水。綜諸說而考之。則以為今
潞江者是也。潞江上源曰哈喇烏蘇。蒙古謂黑曰
哈喇。謂水曰烏蘇。水道提綱言其水色深黑。其為

四十九

黑水明矣。哈喇烏蘇源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
喀木。乃屈南流。蓋即禹貢雍梁二州之界。三危當
在其地。自喀木南流為禹貢梁州西界。至雲南曰
潞江。又南出雲南徼外入南海。以今證古。無疑義
矣。說者以為雍州黑水與梁州黑水為二水。然雍
州經文云三危既宅。則道水云至于三危者在雍
州境。而雍州不近南海。其入于南海必過梁州。不
能分為二也。禹貢以山水明九州之界。青徐同一
岱。荊豫同一荊。青徐揚同一海。徐揚同一淮。兗豫
雍同一河。且雍州不但曰河而曰西河。以明在冀

州西界。若雍梁各一黑水。豈得漫無分別。其為二州同一黑水明矣。胡朏明謂路江源在河源之東。黑水不能越河而接為一川。胡氏當國初時。所據者明人地圖。於徼外之地多不確。不知路江源出河源之西也。雍州黑水即路江之源。非別有一水與路江接。其過梁州尤不必越河也。或以雍州之境太廣為疑。亦不必疑也。九州之境大小不同。雍州東至西河。西至弱水。較兖徐二州之廣幾至及三倍。不必以黑水而疑其太廣也。梁州南境則非直至南海。故梁州經文不言南海也。又漢書地理志不志黑水。益州郡滇池縣下云有黑水祠。蓋漢時黑水不在中國。故立祠於滇池望祀之。鄭注禹貢云今中國無也。考漢志越巂郡青蛉僕水為今紅瀾滄江。漢地至此而止。又西則徼外地。路江在瀾滄江之西。所行皆漢徼外地。故班志不載。而鄭注以為中國無也。黑水為路江。得班志鄭注而益明矣。案陳說甚確。當梁州南界盡處。蓋與黑水入南海處相望矣。黑漢世版圖不及水。故鄭但順經文云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不細別方向。蓋闕疑慎言之意。王氏亦謂梁雍導水三言黑水。必是一水。雖考地未詳。而解經有識。又云。以今與地約之。陝西漢中府之南境及興安州商州。甘肅鞏昌府之南境及階州秦州。湖北之鄖陽府。四川全省。及雲南貴州北境。皆梁州域也。　第九章敘梁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岷嶓既藝。

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史記集解

箋云　岷壁中古文作⿱敃山。說文曰。⿱敃山。山也。从山。敃聲。山部地理志作崏。曰。蜀郡湔氐道。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史遷作汶。汶或作岐。楚辭悲回風或作⿰山旻。王逸注或作文。漢書武帝紀西南夷傳志又曰。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氐道。禹貢漾養水所出。至武都為漢。武都郡武都。東王氏念孫云東字後人所加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沮。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漢中郡沔陽。應劭曰。沔水出武都。原誤昌依王氏鳴盛改東南入江。藝史漢皆作埶。

釋曰　揚荊既言江漢合流入海之事。此著其源。岷山江所出。嶓冢漢所出。嶓冢導漾為漢。岷山導江。則江漢兩大流之源滌。順流而下無氾溢。而山下沃野皆可種藝矣。此亦濬畎

瀹距川之事也。段氏謂鼷古文。汶今文。大致近之。
但史漢字多錯出。傳寫遞有省變。惟作汶則為假
借。作岷从民則為隸俗耳。嶓不見說文。段氏謂古
當祇作番。然史漢皆有此字。容許書有脫文。注湔
氐道下當依漢志補西徼外三字。王氏云。裴引鄭注
多割裂不全。漢湔氐道。唐為松州嘉誠縣。今為龍
安府。松潘廳在府西三百里。成都府西北七百六
十里。岷山又在廳西北二百二十里。山有大分水
嶺。即古羊膊嶺。江源所出。距廳尚遠。豈得江所出
之岷山即在湔氐道。故知裴引不全也。鄭又云嶓
冢山在漢陽西者。漢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
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續志
西縣改屬漢陽郡。注云。故屬隴西。鄭據當代。故云
漢陽也。案漢有東西。皆出嶓冢。導水章嶓冢導漾
東流為漢。注云。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
為漢。至江夏謂之夏水。此謂東漢出嶓冢也。下節
注云。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此謂西
漢亦出嶓冢也。金氏榜云。以漢志考之。嶓冢導漾。
惟据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荊州漢水。則不導源
於嶓冢。故志言沮水出沮縣東狼谷南至沙羨入

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說文水經後漢
郡國志皆云然。蓋漾水緐流不與漢水相屬。由來
久矣。志言禹貢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至武都為東
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此明禹貢漢
水故道。非謂漢代遷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氐道
水也。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
都沮縣為漢水。此與漢志文同。由氐道至武都。自是東漢與下東南至江州二句似不貫。或有脫文。金氏以此漢為西漢與志齟齬故節之。後人以氐道無可考
見。莫能定其孰為漾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求漢
源不得。因旁漢水之山强名之為嶓冢。亦近誣矣。
漢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西縣。西漢水所出。不見
于氐道。然于氐道言禹貢漾水所出東至武都為
漢。正釋經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明氐道亦得有嶓
冢山。是山峯岫延長。西氐道皆其盤迴之地。準之
地望。氐道當在西縣東。志已于西縣著嶓冢山。氐
道例不重出。水經言漾水出隴西氐道嶓冢山。郭
景純山海經注亦言嶓冢山在氐道縣南。可與漢
志互明。西漢水。鄭書注以為禹貢梁州之潛。以上
受漢別。故得西漢水之稱。後乃併其上流出嶓冢
者名之為西漢水矣。案金說甚是。漢世氐道武都

閒漾漢不相屬。故更以出沮縣東狼谷之沮水為漢源。蓋漢流多伏。漾伏而復出於此。此本漢會沮之處。故後遂以為漢源。但周禮無文。周時漢源與禹貢或未必殊。志云荊州川。明沮即漢耳。常璩漢中志云。漢源有二。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漾山即嶓冢之東隅。因水得名耳。沈氏垚云。二漢水俱出隴西西縣嶓冢山。西漢水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漢水在氐道則為漾水。至武都則為漢水。蓋嶓冢山包絡數縣。班氏著嶓冢於西縣。而氐道則不言。以既言禹貢漾水。則知是禹貢導之嶓冢漾。不必再言嶓冢也。西縣在西。氐道在東。二縣相聯。嶓冢縣亙二縣之南。山之西南。西漢水所出。山之東南。東漢水所出。細檢班志。源流極分明。漢水至武都又受沮縣之沮水。猶西漢水至廣漢葭萌又受甸氐道之白水也。後世自氐道至武都漾水故瀆不可見。於是專以沮縣之沮水為漢源。而西縣之嶓冢遂屬之西漢所出。又別名一山曰嶓冢。而其真嶓冢之在西與氐道者轉付之芒昧矣。沮水特漢別源。其正源之漾水實在隴西而經武都耳。案此說尤明確。蓋漢源

五十四

深遠。自嶓冢山中伏而東出則為漾。流為漢。其西出則後世謂之西漢。東流長。西流短。故導水章但敘東流謂之漢。而西流不言。或即漢別之潛。或兩漢水合而又別亦謂之潛。詳下。沮出東狼谷。蓋漢自武都合之。嶓冢盤迴地廣。東狼谷或仍是此山之谷。沮或亦漾之支流伏而出者。至漾既輟流。則惟以此為漢源矣。嶓冢。舊說以為即山海經之鮒禺山。段氏因帝顓頊葬在此訓為墦冢。讀鮒如步。讀禺如顒。以嶓冢為聲轉。愚謂嶓音近盤。盤。大也。鄭注周禮云。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嶓冢蓋形容山之高大。嶓冢但言嶓。猶嵩高但言嵩耳。藝見徐州。王氏云。氐道今無考。武都縣在今成縣西。沮縣今略陽縣。沔陽縣今沔縣。沙羨縣今漢陽縣。西縣今西和縣。案沙羨即江夏郡屬縣。　此第二節。治岷嶓。

五十五

沱潛既道。

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江沱(當為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源有鄣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

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疏漢別為潛。
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或作漢廣
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水經潛水注 箋
云地理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
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江原。鄗水首受江。南至武陽
入江。潛史還作涔。志作灊。又作鬵。白。漢中郡安陽。
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又曰。龍西郡西。禹貢嶓冢
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巴郡江州入
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六十里。釋曰上言滌江漢
之源。此言導其支流。班志於郫縣汶江縣並著江
沱。並云入江。於漢中郡安陽著鬵谷水。云入漢。皆
非首受江漢。與爾雅水出江為沱漢為潛不合。然
書家舊說當相承如此。故班氏著之。而別出鄗水
首受江及西漢水之文。猶荊州於枝江既著江沱
云入江又別出華容夏水。鄭注亦據爾雅擇取班
志。但鄗水出江又入江。似所謂決復入為氾者。故
云豈沱之類與以疑之。水經及注言郫縣汶江之
沱自江出。李冰開明之所鑿。非漢志所述古水道
也。漢郫縣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汶江今成都府灌縣。安
陽今陝西漢中府洋縣。江原在今四川崇慶州。潛

為漢別。言乎其源。則東源流長。西源四千餘里。入
江後又為北江入海。是為漢。西源流短。止二千數
百里即入江。似可謂漢別之潛。言乎其流。則東漢
自西而東。西漢自北而東南。其閒合而復分。王氏
說。東漢自氐道而武都而沮縣而沔陽。自是而東。
直至江夏沙羨方入江。西漢自西縣而廣漢而江
州即入江。但西漢流至通谷。與東漢會。然後東漢
自東。西漢自南。而西漢至葭萌縣。又有一水從沔
陽東漢分支。從漢壽西南流。來穿石穴出。至此又
與西漢合。然後再西南行至江州入江。西漢既與
東漢合而復分。且葭萌流出之水係從沔陽東漢
分出。的是漢別之潛。而西漢又與之合。故鄭以此二
水皆為潛。又云。潛與沱不同。沱分派別行者也。潛
伏流重出者也。志西漢水不名潛而鄭指作潛者。
因東漢有別出而伏流之潛從廣漢葭萌入西漢
以達於江。故連西漢始源亦目為潛也。荊州疏引
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
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
舊俗云即禹貢潛也。漢壽即廣漢葭萌縣。蜀先主
改名漢壽。屬梓潼郡。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復與

濩狀同　今名龍門水。源出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志云。潛水出利州綿谷縣龍門山。書曰。沱潛既道。是也。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記綿谷縣龍門山。亦名蔥嶺山。引梁州記云。蔥嶺有石穴。高數十丈。其狀如門。俗號為龍門。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東北龍門山是。潛水自此入穴。通山伏流重出。歷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蓬州南充合州。至巴縣入大江。然則西縣嶓冢所出本是西漢。非潛水。下流與潛合。則源流皆可稱潛。故鄭又云。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

五十八

漢疏通。即為西漢水。廣漢即指葭萌。鄭舉郡言耳。水經注桓水條云。葭萌西漢。即鄭康成之所謂潛水者也。案王意西漢水本不名潛。因與東漢合而復分。又有東漢支派伏流山谷中潛出與合同至巴郡入江。對東漢言則是漢別為潛。故鄭知梁州之潛即西漢水也。愚謂漢水止一。西源蓋由山中潛分而出。自西縣流至江州。其間與東源經流交。又有自東派潛出之水合之。故對經流言謂之潛。後世謂之西漢水。又因潛為西漢而目經流之漢為東漢。鄭云自廣漢疏通。廣漢或作導漢。謂禹導漢即導潛。後世所謂西漢水者是也。漢志又云。巴郡宕渠。潛水西南入江。不言出入漢。蓋別一潛水。非漢別之潛。鄭氏合以為一。胡氏王氏皆辯之。此第三節。治沱潛。

蔡蒙旅平。

傳　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史記集解引在上有皆字　禹貢

箋云　地理志曰。蜀郡青衣。禹貢蔡蒙山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涐。應劭曰。順帝更名漢嘉。馬氏論語說。旅。祭名也。八佾

釋曰　班志青衣有蒙山。續志云。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王氏云。

五十九

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蓋蔡蒙本一山。亦可單稱蒙。案自偽孔後皆以蔡蒙為二。傅氏禹貢集解引鄭注有皆字。則亦以為二山。然前後志皆有蒙無蔡。若鄭注果有皆字。必據當時地志。何以後志仍與班同。傅氏書恐未可據。胡氏謂蔡山所在當於蒙山相近之處求之。疑是峨眉山。或然。漢青衣廢縣在今四川雅州府治雅安縣北。蒙山在縣南。瀐胡氏說當作涐。師古音哉。誤。祭山曰旅。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漢書敘傳作臚岱。周禮注讀旅為臚。臚。猶陳也。爾雅祭山曰庪縣。或庪或縣。陳列

以祭。故曰旅。釋文韋音盧。與臚同。平。猶成也。蓋隨刊疏鑿既畢。旅祭以告成功。故曰旅平。下云九山刊旅。凡治山水畢蓋皆有祭。於此及荆岐見之。此第四節。治蔡蒙。

和夷厎績。

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水經桓水注 箋云馬氏曰。和夷。地名也。史記集解 地理志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西行南羌中。入南海。釋曰鄭王氏說。以和為水名讀曰桓者。漢書酷吏傳注。如湻曰。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夾治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知古者和有桓音也。又云。地志於蜀山繫郡下不繫縣下。蓋徼外山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縣地。蜀山在東北六里。漢廣柔故城在今威州西。蜀山在此。為桓水所自出。則與湔氏道徼外江水所出之岷山相連。鄭注云。岷山西傾俱有桓水。岷山桓水即蜀山桓水。鄭於和夷從鄭讀為桓。謂即蜀山桓水。又引晉地記云。梁州南至桓水。因謂自桓水以南為夷。即書所謂和夷。其說是矣。而於西傾因桓是來則以為此桓乃西傾之桓水。自西傾至葭萌入西漢。即鄭所謂潛也。愚謂西傾之桓水不見於禹貢。鄭謂因桓之桓乃西傾桓水者。非是。惟此和當為桓耳。鄭王說皆是。桓水以南為要服之弼及荒服地。云和夷厎績。則自梁而南桓水既治。夷氏各得其所矣。　此第五節。治和夷。

厥土青黎。釋文。黎。力兮反。鄭

箋云馬氏曰。黎。小疏也。釋文 史遷黎作驪。釋曰江氏云。此篇記九州之土。先言其色。次言其質。有不言其色無不言其質者。此言青黎。青是色則黎當以質言。故馬云小疏。段氏云。馬釋豫州之壚為疏。故釋黎為小疏。黎之言離也。合黎山水經作合離山。是也。案小疏。小麤也。史記作驪。假借字。　此第五六節。記土色土性。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原脫一下字從諸家以義增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釋曰梁在荆西。故地高於荆一等。僻在西南。戎羌雜處。山林草萊未盡開闢。故賦在下中。或雜下下。間有

雜下上中下者差之盃少。下中三錯。謂以下中爲
正而又雜出此三等。審地利。寬民力。各因其宜也。
後世蜀地之賦亞於江浙。則水土既平。開墾生聚
之效。利賴無窮矣。然牧民者不可不體先王恤民
薄斂之深意也。　此第七節。記田賦。

厥貢璆（據注則鄭本作鏐）鐵銀鏤砮磬。

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史記集解〔箋〕
〔云〕鏐史漢及今本作璆。（釋文璆音虯。徐又居虯反。又閭幼反。馬同。案閭幼上疑脫作鏐二字。）說文曰。鐵。黑金也。銀。白金也。又稱夏書梁
州貢鏤。（金部）〔釋曰〕鏐鐵銀鏤皆金類。與雍州貢球琳
琅玕玉類迴別。字當作鏐。或〔玉〕从作璆。假借字耳。
僞孔以玉釋之。則誤矣。釋文云又閭幼反。此爲鏐
字作音。又下似脫作鏐二字。云馬同。則馬本亦作
鏐矣。王氏云。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暉麗灼爍。
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金固梁產也。砮磬皆
石類。見前。

熊羆狐貍。

〔箋云〕周禮王大射則共熊侯。（司裘）詩曰。熊羆是裘。又
曰。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說文。羆。古文作䍐。（熊部）〔釋文〕
〔曰〕此梁州之貢也。江氏云。熊羆以爲射侯。狐貍以

六十二

爲裘。周禮熊侯。注以爲示服猛。羆亦猛獸。熊類也。
禮有狐青裘狐白裘。狐貍縟毛溫煗。皆宜爲裘。案
下文織皮西傾雖據地言。而織皮與四獸連文。則
四獸之用當以皮爲主。蓋梁之北境與戎雍接壤。
並以皮爲貢。此熊羆狐貍。於梁貢言之。而西戎織
皮諸國至雍州西傾之野取此四獸之皮以貢者。
由便取道於梁。與共至京師。故雍戎之貢并於此
著之。北方苦寒。皮物最重。故冀州在東北。有鳥夷
皮服之文。雍在西北。豈無皮貢。雍州之貢惟見球
琳琅玕。更無他物。以皮物之貢已見於梁也。各州
有貢有篚。兗青徐揚荊豫皆以絲物入篚。梁雍則
以皮物代絲物。猶諸州之篚也。梁雍同貢四獸之
皮。猶荊揚同貢金三品。但彼貢道各異。故各言於
本州。梁雍取皮之地相連。彼貢取徑於此。故并言
於此耳。四獸或直貢其皮。或織罽貢之。皮罽種類
蓋多。四獸舉其大目耳。不言虎豹之皮者。諸侯庭
實各國多用之。非獨梁雍也。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
之閒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

六十三

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阪爲是曲爲桓（六字原誤是阪曲爲盤五字今依江段訂正）也。（水經桓水注）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史記集解）箋云王制云。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地理志傾作頃。來作倈。馬氏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史記集解）釋曰此蒙熊羆狐貍之文。言雍戎之貢皮物與梁州同。亦由梁州以行也。織皮。即西戎之國昆侖析支渠搜等。直至西傾之山。其地曠野。獸之所同。皮物所出。故據以言之。因桓是來。雍戎貢四獸之皮者。就近自隴阪來梁也。桓是二字。鄭連讀。桓。盤桓。謂曲也。是者。氏之借。阪也。江氏說。隴阪本名是。以其道盤桓旋曲。故名爲桓是。鄭引時俗語以證之。說文𨸏部云。隴。天水大阪也。郡國志漢陽府郡隴州。有大阪名隴阺。漢陽故天水郡。則桓是即天水之隴阪矣。西傾山在隴西郡。郡名隴西。是在隴阪之西。而梁州在隴阪南。則自西傾而來梁州。道由桓是也。西戎而來梁由必雍州。則亦必由桓是矣。古是氏同。覲禮太史是右。古文是爲氏。曲禮是職方。是或爲氏。說文氏部曰。巴蜀名山岸脅之崖旁箸欲落墯者曰氏。山岸脅之崖。即阪也。此與鄭云其下民

謂阪爲是正合。說文又引揚雄賦響若氏隤。漢書本傳作阺。應劭曰。天水有大阪名曰隴阺。韋昭音是。然則阺即隴阪。即此經之桓是矣。王氏云。漢志西傾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南。漢臨洮在今甘肅洮州廳。與四川松潘廳接界。西傾山在其界內。郭仲產秦州記云。隴西郡隴山。東西百八十里。鄭所謂桓是隴阪名者蓋即隴山。諸書言此阪。大率皆就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此經言由西傾因阪以浮于潛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歷鞏昌府之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西和縣浮西漢水以入沔。蓋西漢水出西嶓冢山。漢志在隴西郡西縣。今爲西和縣。屬鞏昌府。此即潛也。織皮諸國及西傾之山雖皆爲雍州境。然因桓是來。則過阪即入西漢。經行甚便。故鄭云雍戎二野之閒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也。下文浮潛逾沔。自是禹巡行州境。非爲欲達帝都。此因桓是來與下浮潛各爲一截。但鄭解雍戎之人有事京師則自桓是而浮潛以至亂河。自是入京之道。其實則因桓是來與下文本不連屬也。案經此句言雍戎二野之閒致貢京師道出梁州。因梁貢

而及之。下節浮于潛云云。言禹巡行州界。而梁之
貢道準之。即由雍來梁至京師之貢道亦如之。馬
氏讀西傾因桓是來六字爲句。然治西傾山當在
雍州。何必來梁。若桓是水名。則經當云浮桓是來
達于潛。今於潛始云浮。則桓非水可知。班氏言禹
貢桓水出蜀山入南海。不通潛。蓋書家古義讀和
夷之和爲桓。班說與鄭讀合。西都賦曰。右界褒斜
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與經文數語一一
符合。隴首即桓是也。褒斜即沔渭閒道也。褒斜與
隴首並云險。則是陸道險阻。下沔渭閒所以言入
也。洪河涇渭即渭河也。鄭氏謂西傾亦有桓水。以
白水當之。水道可通。馬意或然。　此第八節。記貢
物。因及雍戎致貢取道。　或說治西傾者爲桓水
滌源。鄭氏謂此水與和夷之和當讀爲桓者異。水
同名。然兩水相去甚遠。而同在一州。禹主名不應
相混。且經何以一用本字一用借字。段氏已難之。
因桓是來別文在浮潛逾沔入渭亂河之上。四水
其非水行甚明。易屯初九盤桓。及說文氏字之解。
子雲氐阺隤之文章氏之讀。皆桓是之確證。鄭說蓋
遠有自來矣。梁在隴阪之南。而逾隴至潛之道如

王氏所云。所謂盤桓旋曲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或謂漢爲沔。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逾作踰。地理志潛作
灊。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釋曰 潛。西漢水也。沔。漢
別名也。由水至水中閒有陸曰逾。潛沔閒有陸道
也。入字蓋蒙逾字之文。非由沔舟行至渭。故不曰
達而變文曰入。王氏云。鄭云或謂漢爲沔者。沔水
一名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口與
漾水合。漾於是兼有沔稱。凡水有隨地異名者。漾
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也。有因他水決入
而互受通稱者。漢曰沔是也。導水之文凡互受通
稱者不志。故導漾不言沔。此經欲明浮潛入渭中
閒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水經
注云。西漢即潛。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即故漢壽
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入此漾。書所
謂浮潛而逾沔矣。阻漾枝津者。即郭璞所云水從
沔陽縣南流至漢壽者也。歷岡穴迤邐而接漢。岡
穴即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門山大石穴
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浮嘉陵江至廣元縣北龍門
第三洞口。舍舟從陸。越岡巒北至第一洞口。出谷

乘舟至沔縣南。經所謂浮潛而逾沔也。以上梁州巡行州境觀地肥瘠事已畢。以後自沔入南鄭縣界。抵褒城東。歷褒水。登陸絶水行百餘里。入斜水。至郿縣東北入渭。沿流而東亂河。則至雍州矣。渭水。地理志云。出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同穴山。東至船司空入河。詳雍州及導水河。謂西河。案王說甚是。宋傅氏寅云。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爲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褒。自褒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閒絶水百餘里。上文既言逾沔。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焦氏循說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此入于河猶言入于渭。與導水言渭洛汭之入于河異義。彼言水之入水。此言人之入水。水之入水。則此水達于彼水。自人言之則謂之達。人之于水不言達而言入。則非由水而水矣。逾沔之後言入于渭。自陸而水也。夾右碣石入于河亦自陸而水也。鄭言禹從碣石山西北行。還從碣石山東南行入河。亦謂夾山而行。不言泛海。注本明析。案經敘禹巡行州界。惟冀州及此兩言入。焦氏比類合誼。確見指撝矣。　此第八節。敘禹巡行州界及貢道。雍我取徑梁州亦如之。貢道既至河。

六十八

則由河達冀矣。　以上梁州。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也。詩韓奕疏公羊莊十年傳疏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山海經黑水出崑崙墟西北隅也。史記索隱山海經以下疑非鄭注案云爾雅釋地河西曰雝州。雝隸變作雍釋曰黑水見梁州。鄭引地說云三危山黑水出其南。謂過其南耳。非謂源出三危也。黑水絶遠。雍州界西至黑水。東至冀州西河。其地甚廣矣。爾雅釋文引李巡云河西其氣蔽壅。厥性急凶。故曰雍。雍。壅也。案釋名謂雍州在四山之内壅翳。其說近是。李巡謂其氣蔽壅厥性急凶。猶太康地記說梁州爲金剛之氣彊梁。蓋因秦人强暴蜀多羌戎而云然。非必禹貢名州之意。雍州四山擁護。土厚水深。朱子謂其民重厚質直。以善導之。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其强毅果敢之質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是也。王氏云。周禮正西曰雍州。疏云。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其疆域未必能悉如禹貢。又禹貢梁州之山水無一入職方者。故杜氏言梁州當夏殷閒爲蠻夷國。雍之併

六十九

梁亦虛名耳。今據周禮言之。正東曰青州。其南則有揚。其北則有幽。而西則不然。目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兩隅皆缺焉。然則梁地爲羈縻之國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傾積石豬野流沙三危黑水皆沒於戎翟矣。爾雅目雝州以河西。則華山以南不在界中可知。其西北亦當虧損。殷周之雍實小於禹貢也。以今輿地約之。陝西之西安同州鳳翔延安榆林甘肅之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州甘州鎮西十四府。乾州邠州興安鄜州綏德肅州迪化安西八州。洮州一廳。漢中府除鳳縣秦州除徽縣兩當爲梁州。餘皆雍州。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至沙漠。遼闊不可紀極矣。案王說大致得之。但商頌說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荊。詩漢廣江汜江沱止梁荊之地。最先被化。武王伐紂。蜀羌等並從。周公定九畿。方制萬里。復禹之舊。則梁州之地。實雍豫荊三州分之。即西北境亦非淪於戎狄。蓋殷周之盛。戎狄皆來王。至其衰乃內侵而國蹙耳。雍之西南蓋直至嶓冢漢發源處。南與荊東與豫分界。其東南華山之陽。則豫實西兼之。亦至漢與荊分界。雍豫荊分得梁地非虛名也。

第十章敘雍州。此第一節。舉州界州名。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疏箋云地理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弱說文作溺。曰。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水部釋曰洪水之時。衆水橫溢。弱水下流壅塞。亦氾濫逆行而東。今順其故道使之西行。故曰既西。孔子說水萬折必東。而弱水獨西行。故特著之。段氏說。地志說文說此水並引據桑欽說。而班書作弱。許書作溺。班从省耳。桑欽傳古文尚書。班許所引皆其說書語。此經蓋壁中古文作溺。後人用溺爲沈休字。因用弱爲溺水字。案古溺弱字通。易大過本末弱。或作溺。是其證。後人不曉通假。訓弱爲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蓋失其實。漢刪丹今甘肅山丹縣。餘詳導水。

此第二節。治弱水。

涇屬渭汭。

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

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詩谷風疏 箋云屬。注也。士昏禮注汭之言內也。詩公劉箋疏引鄭云上承毛傳。蓋取詩箋文。改芮為汭。或引此句為書注。隈曲中也。召誥注汭本又作內。馬氏曰入也。釋文 釋曰 雍州之水。大河而外。渭為大。涇次之。涇渭既治。則涇注入渭水隈曲之內而同流入河。經不徑曰導涇入渭而曰涇屬渭汭者。明涇屬渭而同入河。蓋涇渭有小大而不甚懸殊。故立文如此。猶漢入江而云江漢朝宗于海。伊瀍澗入洛而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也。王氏說。鄭以渭水就下文導渭節解之。故於此引地志惟解涇水。其

七十二

文見前志。幷冠以禹貢。說文水部同。續志無涇陽縣。劉昭注於安定朝那下言之。蓋省併也。涇陽縣故城在今甘肅平涼府治平涼縣西南。幵頭山在縣西一百里。陽陵故城在今陝西高陵縣西南二十里。即鄭注所云涇入渭處也。說文云。汭。水相入也。从水从內。亦聲。內故鄭云汭之言內。鄭召誥注云。汭。隈曲中也。隈曲即內。凡二水相入。其閒必有隈曲。罕有十字相交徑橫入者。雍州有二渭汭。此渭汭當為漢高陵縣地。後渭汭當為漢褱德縣地。今朝邑高陵者。涇渭二水之會。褱德者。河渭二水之會。均為水相入。均為水之隈曲處也。案隈曲中是水形窈而深處。故為內。不限方向也。成氏蓉鏡云。漢志陽陵屬左馮翊。而鄭云京兆者。後漢改隸。郡國志京兆尹陽陵。故屬馮翊是矣。鄭引地理志行千六百里。今本志作千六十里。陳氏奐詩毛氏傳疏云。涇源出今甘肅平涼府西北。至陝西高陵縣西南入渭。計行不及千里。則六百當是六十之誤。鄭從志而云幾二千里者。兼連渭水言耳。案鄭兼屬渭後言之。審經文意而云然。渭汭猶云洛汭。與周禮其川涇汭之汭絕不相涉。賈疏謂周禮之汭。蓋

七十三

皇澗之類。後世乃名之為汭。禹貢所無。是也。周禮其川涇汭。非禹貢渭汭之汭。猶其浸渭洛。非伊洛之洛。不可混。　此第三節。治涇渭。

漆沮既從。

箋云 地理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陳氏澧謂當作東出西入洛 釋曰 言治漆水沮水皆從其故道。猶冀州云恒衛既從。據導渭云東過漆沮。則既從者既入渭也。漆沮源委。漢志不甚詳。據書詩之文。則二水相將。而詩之漆沮在豳岐。於漢為右扶風。在涇水之西。下文稱渭水東會于

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入渭在涇水之東。故說者謂書之漆沮非詩之漆沮。猶太原非詩之太原。伊洛非詩之洛水。梁山非孟子太王去邠之梁山。漢志漆縣之漆。涇西之漆也。而沮無文。當必有水與漆相近。故詩云自土沮漆。又云率西水滸。漢志之沮。涇東之沮也。而漆無文。亦必有水與沮相近。同入于渭。涇西涇東之漆沮。其本一水乎。則由涇西而至涇東。迂迴曲折遠近之道不可知。且北地直路至馮翊閒祋栩之沮水。與扶風漆水恐不相及。其各自為水乎。則禹主名山川。不應一州之內水名兩兩相同。意必尚書漆沮之名專屬涇東入渭者。後世以其下流合一注洛以入于渭名之為洛。而以漆沮之名別名涇西之水。諸家考漆沮甚詳。然班氏已若不敢質言。今亦闕疑而略論之。王氏說。詩大雅緜篆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周頌潛傳岐周之二水也。疏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豐鎬。至此漆即漆漢志云在縣者。然志不言漆水上源所出下流所入。說文則云漆水出右扶風杜陵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杜陵當作杜陽。漢右扶風有漆縣又有杜陽縣。今長武邠州麟遊三州縣地。即漢

七十四

漆縣及杜陽縣也。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谿。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二漆之中必有一沮。土俗音訛并稱漆耳。然此二水。一則注涇以入渭。一則合杜岐雍以入渭。皆在涇水之西。而導渭云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乃在涇水之東。蓋有二漆沮。又說。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祋栩縣北。東入于洛。酈注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歷檀臺川宜君川。又南出土門山西。又東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又東濁水注焉。分為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入渭。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東與澤泉合。沮循鄭渠東逕當道蓮勺等城。東北注于洛。禹貢豫有洛雍無洛。洛水之名起於周初。周禮雍州其浸渭洛。詩小雅瞻彼洛矣。毛傳洛。宗周溉浸水也。漢志洛水出北地歸德縣北蠻夷中。入河。又匈奴傳武王居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云。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東南入渭。以上所言皆闞駰所謂洛。經所謂渭過漆沮也。又說以下見導渭節

七十五

案如王氏說。則杜陽之漆即沮。與漆縣漆水皆在

涇西者。濁水一名漆。與自直路來之沮皆在涇東者。濁水與沮本二水。交輸互受。蓋合為一水。入洛以入渭而達於河。禹時從其本名謂之漆沮。殷周閒謂之洛。王說略本故胡氏。大致得之。惟謂雍州之漆沮與詩同。導渭之漆沮與詩異。一州之中異水同名。恐不其然。豈以漆沮為渭水左右小水之通稱。如出江漢之水並稱沱潛之比歟。若然。則雍州漆沮當兼涇東西言之。導渭則惟據將入河所過言耳。漆縣今邠州。直路故城在今延安府鄜州中部縣西北二百里。　此第四節。治漆沮。

七十六

灃鄷水攸同。

〔箋云〕史遷攸作所。地理志灃作鄷。攸作逌。又曰。右扶風鄠。鄷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說文。同。合會也。〔釋曰〕涇漆沮既入渭。灃水亦合渭以入于河。故曰灃水所同。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後世賴之也。灃蓋古祇假豐為之。後以水名從水。又以作邑于豐從邑。書詩古今文蓋通用。漢鄠縣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北。灃水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此經敘入渭之水先涇次漆沮而後及灃。導渭則由灃而涇而漆沮者。胡氏謂此舉禹施功之序。彼據渭納諸水之序。是也。　此第五節。治灃水。

雍當河之上流。洪水時龍門未鑿。亦必被害。禹治壺口梁岐。使河順流而東。則雍無河患矣。故經於此州記治水之事。惟導弱水西行。使渭合衆流以達於河。而水患平矣。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史記集解〔箋云〕史遷既作巳。惇作敦。地理志左馮翊褱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縣東。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釋曰〕上敘雍州治水之功畢。此以下言導山滌源濬畎澮距川之事。梁雍山多。故特著旅文。此節荊岐終南惇物。涇漆沮灃所經行及從出也。鳥鼠。渭所從出也。荊岐既旅。言隨刊疏鑿事畢已旅祭告成功。此荊。謂北條荊山。下文所謂導岍及岐至于荊山者。彼先岐後荊。以山脈自西而東言。此先荊後岐。以治水施功自下而高言。荊在岐東。地勢西高東下也。漢褱德今陝西富平縣。美陽今扶風縣。經有兩荊山。故志以北條南條別之。史記正義謂北條荊山

七十七

即黃帝及禹鑄鼎地也。南條荆山即卞和得玉璞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蓋既旅之文。言自東而西諸山亦皆刊旅也。班志稱古文以終南為大一惇物為垂山。王氏說。云古文。則是孔氏說。故鄭用之。詩終南何有傳云。周之名山中南。左傳司馬侯曰。中馬南九州之險。是也又名終隆。見淮南俶真訓。以今輿地言之。此山西起秦隴。東跨長安咸甯藍田盩厔四縣之境。然綿亘雖廣。而以武功之太一為主峯。故漢志以太一當之。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潘岳西征賦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賦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李善曰終南太一。以二賦徵之。不得為一山。遂以終南為南山之總名。太一為一山之別號。以此駁漢志。殊謬。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武功故縣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渭水逕其北。惇物山在今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即太一之北峯。故連言之。鳥鼠山在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西。案王氏依據漢志。是也。漢志綴禹貢之例。直稱禹貢者。今古文說同也。稱古文以為者。今古文說不同而古文義長。班氏特著之者也。陳氏

謂志言古文以為。則今文說不然。故張衡潘岳分終南太一為二。從今文說也。皮氏說。今文家蓋不以惇物為山名。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楊。越之梡□碑文缺字條蕩。洪适謂以惇物為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歐陽夏侯家說。程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有一山。東方朔傳云。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是終南氣饒物產至漢猶然。此文與下原隰厎績至于豬野對文。惇物正與厎績相對。皆申今義。文愚謂今文分終南太一為二。其說可通。然劉向五經通義說同班志。則今文家亦有以為一山者。若以惇物為終南多物產。則不可通。胡氏已駁之。此記禹功。言厎績者屢矣。未嘗有此不類之文。山多物產。名山皆然。何獨於終南言之。此等蓋今文家別說。失伏生本義。孔子國身為博士。見秘府圖籍。知終南即太一惇物即垂山。以此解經。與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二句文例正同。確不可易。故班氏據之。又垂山。孫氏謂當作岳山。今名武功山。與太白並在功武縣東南。俗呼敖山。敖岳聲之轉。今地理志誤作垂。成氏云。封禪書郊祀

志並有岳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壹山。又有岳山。然則野民所據地理志正作岳。小司馬駁之曰。地理志有垂山無岳山。則唐本已誤矣。水經注引地理志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而其下云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又引杜彥遠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然則大壹山在武功縣南。岳山又在大壹山南。志皆在縣東。東當為南。字之誤。案據此則惇物非終南之北峯矣。此岳山與周禮雍州鎮嶽山異。或然。荊岐在渭北。終南惇物在渭南。鳥鼠則渭之源也。故經立文分別如此。詩秦譜云。秦者。隴西谷名。近鳥鼠之山。此言秦始封之地僻界西戎也。又云。平王以岐豐之地賜襄公。其封域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言秦後得宗周畿內之地也。惇敦字同。集解引鄭注作敦。漢書稱古文以為敦物亦作敦。蓋古今文通用。 此第六節。治荊岐諸山。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疏焦氏謂是也二字以下皆疏文。良是。今姑依諸家錄之。厎。致也。績。功也。後漢書王景傳注案章懷引此經注云云。疑係冀州之注。袁氏輯佚著於此。姑仍之。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史記集解都字疑從史記改

【箋云】史遷豬作都。地理志野作壄。曰。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壄澤。詩幽譜曰。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釋曰】荊岐以下。渭南北諸山皆治。乃及岐山以北土功。爾雅釋地下溼曰隰。廣平曰原。原與隰為地高下之通名。而此經以原隰對豬野立文。與覃懷和夷文例同。則是一地之專名。蓋雍州四面皆山。而岐山之北平地高下可得而田者特多。諸(詩)云。度其隰原。徹田為糧。故其地特以原隰名。山水治則田盡可得而治。舉此地原隰之名而其餘若原若隰皆可包見矣。原隰為凡地高下通稱而幽地有特名原隰者。猶大原為廣野通稱而冀州地有大原也。王氏云。詩述公劉遷豳事。則原隰自是豳地。今陝西直隸邠州及所轄三水縣皆豳地。原隰在此。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南山即上終南也。原隰即此原隰也。渭南渭北既已旅平。維豳地尚宜致功。故復治之。從此西北逾河以至武威則畢治矣。漢武威今甘肅涼州府鎮番縣地。案豬都通用。野壄同文。志云古文以為都野。似今文說異者。水經注云。地理志谷水出姑臧

第53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8版正內

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陳氏謂據此則休屠澤與豬野微有分別。或今文家說不以休屠為即豬野。故班志特以（古校）別識之。云入海者。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是也。案班氏以古文說為正。成氏謂豬野休屠不當分為二。志云谷水至武威入海。海即休屠澤。陳氏澧云。今鎮番縣東北邊外大池。　此第七節。治原隰至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八十二

河圖及地說（疏作地記書）云。三危（疏有之字）山在鳥鼠（疏有之字）西南。與岐（當為岐）山相連。（史記索隱作南當岷山）（疏）則在積石之西南。（疏）箋云　史遷宅作度。丕敘作大序。釋曰　下經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則三危為黑水所經。禹既治黑水。則三危之野可降丘宅土。故云三危既宅。史公宅作度者。宅度皆訓居。聲轉義同。又度地居民。義亦相因也。孔氏引鄭說而云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案三危在河南。故黑水過之而入南海。不必入河。王氏說。杜預注昭九年傳云。三危在瓜州。今敦煌。考敦煌即今縣。屬甘肅安西州。如杜說則

三危在河之北。與鄭不合。恐非也。案漢志敦煌郡。但稱杜林以為瓜州。不言有三危山。左傳稱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亦非指三苗。敦煌為漢郡。三危果在其地而黑水過之。班氏何以絕不言而顧於益州滇池下云有黑水祠乎。孫氏云。郡國志隴西郡首陽縣注。地道記曰。有三危。三苗所處。首陽為今甘肅渭源縣。則此三危與敦煌之三危非一山也。水經江水又東。過江陽縣南。雒水從三危山東道廣魏雒縣南東南注之。注云。山海經不言雒水所導。經曰三危山。所未詳。案此即地說所云與岷山

八十三

相連者。雒縣今四川漢州也。三危山疑在此近地。今案此說三危山地望較近。然首陽有三危。何以漢志不言。雒水所從之三危。遠近亦不能定。惟陳氏澧綜核衆說。定黑水為潞江。自西藏東來。至雍梁間折而南行。三危當在其地。故經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而雍梁皆以黑水為西界。其說最確。其子宗誼考正胡氏禹貢圖。定三危在雍州西南界。正當鳥鼠之西。岷山之東。積石之西南。（如此則南與梁西北境岷山相當。）黑水過此折而南流。（引地說義無可疑。）與鄭注一一脗合。其地在漢為徼外。故班志不詳。而鄭下注云今中國無也。鳥鼠

岷山積石間大山衆多。必有三峯特起者。三危或因以得名。然亦不必泥也。索隱引鄭注岐山。岐蓋岷之誤。故疏引作岷山。岷字異文詳梁州。三苗丕敘。丕。大也。敘。順也。次序也。虞夏書屢言三苗。綜其本末。蓋縉雲氏之後爲諸侯。在荆揚閒。怙險虐民。叛服無常。禹治洪水。九州四海之諸侯各迪有功。惟至荆揚閒澤國待治正急。民困昏墊方甚。而苗頑率其黨拒命獨不肯就功。禹言於舜。請於帝。因人心之所同惡。竄之三危。貶爲邊荒小侯。苗見民叛力屈。乃俯首就謫戍。及禹治水至三危。順命就功。禹從而撫之。使其種類大得其次序。故特記之。蓋聖人爲民除害。予人自新。親仁之至義之盡也。但饕餮之性難盡革化。其後復爲惡。乃分別流之。詳堯典及呂刑。　此第八節。治三危。　以上平水土之功。

八十四

厥土惟黃壤。

釋曰黃者土色之正。壤者土性之和。雍州土黃壤。則其質特美。故說者或以下文厥田上上據地質言。史記貨殖傳云。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虞夏之貢以爲上田。張衡西京賦曰。廣衍沃土。厥田上上。然此似皆略揑經文斷章言之。貢賦輕重必因地肥瘠。經明云厥賦中下。則虞夏之貢非以雍田爲最上膏腴也。蓋雍州四面皆山。可耕之田視他州爲少。且岡脊附近之處惟恆多瘠土。幽岐豐鎬渭南北之地稱沃野千里。其質自美耳。非可以概全州也。　此第九節。記土色土性。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釋曰田上上者。雍居西北。迫近崑崙。地勢最高。受河患最淺也。賦中下者。地質雖善州界雖廣。而山多田少。瘠土亦多也。王氏說之田上中下。鄭主地形高卑言。則與賦之上中下不妨參錯不齊也。僞傳以上爲肥下爲磽。而賦輕重不能準是。乃妄爲人功修人功少之說。疏曲附之。云治水爲此差後必更立其等云云。聖王垂憲。豈如此苟且紛更。況州云貞作十有三年乃同。是固計其民困已蘇之後。堪爲定制而立之法也。安得云禹貢非永定者邪。案雍田高稱上上。揚田卑稱下下。此亙古一定者也。若以爲肥瘠。則今古相反矣。厥土黃壤。州內皆然。雖瘠土其色黃性和如故也。豈謂黃壤肥於白壤數等乎。田之肥瘠自於賦上下見之。與地形

八十五

高卑不相蒙也。雍土多瘠。而禹濬畎澮水利既興。稷封於邰。稽田功尤盛事文興。歷公劉太王以後。以人事助地力。黃壤之土自更肥美。自商鞅決裂阡陌。關中之地漸成舄鹵。至有賴鄭白之穿渠。然究非先王疆理行所無事可大可久之法。若揚州澤國水患久平之後。乃徧地成沃壤。此治地變遷自然之勢也。　此第十節。記田賦。

厥貢惟球琳鄭本當作玲琅玕。

球。美玉也。琳。當依詩釋文作玲美石也。琅玕。珠也。詩韓奕疏箋云史遷球作璆。鄭本琳蓋作玲。說文曰。球。玉磬磬字或衍也。从玉。求聲。璆。球或从翏。琳。美玉也。从玉。林聲。玲。玲墊石之次玉者。从玉。今聲。琅。琅玕。似珠者。从玉。良聲。玕。琅玕也。从玉。干聲。禹貢雝州球琳琅玕。琾。古文玕。玉部爾雅釋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璆琳琅玕焉。釋曰球璆同字。琳鄭本蓋作玲。故訓美石。說文所謂玲墊也。若作琳則為假借字。段氏謂璆琳今文。球玲古文。然說文稱書孔氏而字作球琳。鄭詩箋引書又作璆琳。釋文。琳字又作玲。則今古文似難劃分。要之球璆一字。琳玲聲通。惟琳訓美玉玲訓美石為異耳。玕古文作琾。疑壁中禹貢本字。孔君讀從今文玕。故許引書作玕。琅玕形似樹。生海中色赤者曰珊瑚。生山上色青者曰琅玕。蓋玉人琢以為珠。與蠙珠並為佩飾。君子於玉比德。禮器多用玉。所以昭文章辨等列。雍州近崑崙。又終南藍田皆產玉。懋遷有無而後。庶邦蓋以賦所入市取以貢。此所貢惟玉石珠一類。又無篚者。蓋皮貢已見於梁州。又互詳下文也。詩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玉貢也。下云。其追其貊。獻其貔皮。皮貢也。蓋州內執玉帛之國貢玉。邊荒織皮之國貢皮歟。　此第十一節。記貢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箋云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釋曰王氏云。積石山在今甘肅西寧府西寧縣西南塞外。夏陽今同府州韓城縣。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里。與山西河津縣分界。北魏志梁山北有龍門山。故龍門亦兼梁山之稱。黃河在韓城縣東五十里。自延安府宜川縣流入境。歷龍門口而下。有禹門渡。通山西河津縣。渭汭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皆是。蓋自河北來。渭自

東當爲西注。實交會于華陰。故曰渭汭。此節依鄭注
是循行州境。浮積石至西河是自西而東。會渭汭
又是自東而西。故僞孔亦云逆流曰會。必如此循
行州境乃徧。足見鄭注之確。案禹自梁入雍。當時
壺口梁岐早治。禹自河從塞外入塞内處順流而
行。以至前所鑿龍門西河。自西而東。巡視既周。乃
復自東而西以視州之南境。轉屈之閒。即前入渭
亂河處。若兩相合然。故曰會于渭汭。若以貢道言。
則既至西河即向帝都。而織皮西傾自梁來者由
渭達河。正若不期而遇。是亦會于渭汭。後人謂雍
八十八
之貢道有二。如此說之可通。亦足徵梁州鄭注之
有意綰合經文也。　此第十二節。記禹巡行州界
及貢道。

織皮崐崘釋文唐石經宋本注疏如此今本注疏或作崑崙析支渠搜西戎
即敘。

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
戎也。疏史記索隱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也。疏魚氏
以此二句爲孔氏語非鄭注箋云崐崘史遷作昆侖。地理志作昆
崘。搜作叟。敘史漢皆作序。馬氏曰。崐崘在臨羌西。
析支在河關西。釋文漢書曰。金城郡臨羌。西北至塞
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昆崘山祠。地理志又曰。
書曰西戎即序。言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
物也。西域傳釋曰此在雍州界外要服之外及荒服
之地。禹治河滌其源。由雍州而并施功於西戎。故
史於敘雍州畢書之。此節壁中古文與伏生所傳
同。決非錯簡。織皮即梁州所云織皮。鄭謂西戎之
國者。其地曠遠。國數蓋多。大抵皆在崐崘析支渠
搜三山之野。總爲西戎。言西戎則西北西南皆統
之矣。崐崘說者不一。皋陶謨鄭注稱禹所受地記
書曰。崐崘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則崐崘
八十九
在中國之西北。爾雅云。河出崐崘虛。則崐崘爲河
源。此斷可知者。王氏云。傳記言昆侖凡四處。一爲
河源。山海經云。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
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自昆侖至
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涼土異物志曰。葱嶺
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本紀所云
昆侖者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
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
山與大秦國條支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
者是也。一在酒泉。漢志金城臨羌縣。西有弱水昆

侖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禹貢昆侖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西南昆侖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按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昆侖更在西海之南。去雍州太遠。其非禹貢之昆侖明甚。吐蕃悶摩黎山。唐人造言。唐以前從無以此為昆侖者。不足信。山海經所云昆侖墟。至積石一千七百里。正河所出。亦非西戎所居。鄭意蓋以臨羌之昆侖為西戎所居。鄭與馬合。逸周書王會解正西有昆侖等九國。孔鼂注云。九者西戎之別名。是也。案王氏據孔疏推鄭義。謂此崐崘在臨羌西。鄭意與馬同。與河源之崐崘非即一山。諸家說多同。似近之。然孔疏引鄭注衣皮之民數語。但云崐崘山之野。並未指崐崘在何處。索隱引鄭注亦止此數語。疏下文又云。鄭以崐崘為

九十

山。謂別有崐崘之山。非河所出者。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山也。玩其語意。似推鄭說以附僞孔。謂崐崘係莫大之山。經與析支渠搜並舉。當是別一崐崘。非大河所出者。故孔意以為或地名或國名。不必為河源之山。焦氏謂此係孔氏申說語。非鄭注。良是。考漢志於臨羌云西北至塞外有王母石室。不記里數遠近。又云西有昆崘山祠。則是望祀之。如黑水祠之比。非謂崐崘即在縣西。馬岌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此以釋馬注則當。鄭則無文。胡氏云。酒泉在雍州之域。不可謂西戎。竊意岷山西傾皆緜地千里二千里。況崐崘為萬山之宗。其西山脈不可得窮。其東由北而南。連峯接麓。至酒泉臨羌塞外之西。當戎仍是一山。其間枝山異名。或曰析支。或曰渠搜。而地因以名國因以名皆未可知。疑事毋質。漢志既不質言。而崐崘為大山夫人而知。則析支渠搜本皆為山名。故鄭云三山也。或謂河源崐崘在西北不在正西。非西戎所居。不知西北西南皆西方也。西方塞外之國皆西戎也。經上云織皮而下繼以三山。則是衣皮之民居三山之野。又云西

九十一

戎即敘。則是國於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氏云。鄭以析支渠搜皆山名。釋文引馬云析支在河關西者。水經注云。自析支以西濵於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後漢書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濵于賜支。至于河首。緜地千里皆羌地。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漢人以西域合兩河流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為中國河。故謂積石為河首。讀析如賜。字從聲變。故一作賜支。其地後為党項所居。通典云。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北連吐谷渾。是也。漢河關縣在今甘肅西寧縣西南塞外地也。渠搜亦西戎。周書王會解云。渠搜以絶犬。孔鼂注。渠搜。西戎之別名。是也。釋文誤引漢志朔方郡渠搜當之。并引武紀北發為證。考水經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注云。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以北對南。禹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誤始於此。陸氏因之。彼武紀應劭注云。禹貢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西

九十二

戎也。劭既知渠搜為西戎。則必不以為北發。臣瓚亦辨之。五帝本紀云。西戎析支渠廋氏羌。渠搜之為西戎無疑也。胡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非此所謂渠搜也。龜茲王治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而上郡有龜茲縣。師古云。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朔方之渠搜亦此類也。涼土異物志曰。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曰。鏺汗國在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渠搜之在西域有明徵矣。據漢書大宛北與康居接。並在葱嶺西。而異物志言渠搜在大宛北界。豈漢時康居部落即古渠搜之地歟。西域傳康居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大宛國王治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古渠搜在大宛北界。道里當略同。又水經注引西河舊事曰。葱嶺在敦煌西八千里。通典云。敦煌郡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五里。并葱嶺西五百餘里計之。則鏺汗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餘里。恰與康居里數相符。其為渠搜古又何疑焉。案析支與河首近。河首即積石山。則析支亦山。而渠搜可知。渠搜與葱嶺近。葱嶺即河源崐崘。經以崐崘析支渠搜類舉。則此崐崘即葱嶺而

九十三

非别山可知。此等衣皮之民皆山戎。習於山行。不習水行。又皮物重大且多。以行龍門西河絶險之處蓋難。故使至西傾度龍坂。然後與梁州皮貢同浮潛至河以入京師也。禹治雍兼治西戎。三山之野親歷其境。其民人皆效順即功。平治水土秩然就序。而奉職貢。聲教西被于流沙即此可見矣。搜叟字通。敍序義同。 此第十三節。因雍州而及西戎。 以上第十章。治雍州。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六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七

曹元弼學

禹貢下

導岍及岐。【釋文】導作道云音導岍字又作汧 至于荆山。逾于河。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史記索隱 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疏史記索隱字有誤岍作汧或依史記改 【箋云】史遷導岍作道汧。說為道九山汧及岐。逾作踰。馬氏岍作開。釋文曰。三條。導岍索隱作汧則馬注據釋文書作開為疏無此字下同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疏索隱 地理志右扶風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史漢並說。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海碣石。天官書天文志 【釋曰】上敍九州既畢。此以下導山導水兩章通舉九州山水脈絡首尾。自此至敷淺原為第十一章。言導山。凡四節。此導岍為第一節。於三條為北條。於四列為正陰列。導道字通。下文云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山川澤皆承九州言之。故史於道汧道弱水道下加九山九川字。蓋上敍九州山川。各以州為限。若不相統貫。故孔子因說之云。道九州之山汧及岐云西傾朱圉云云。道九州之川弱

水云云黑水云云。以達經意。索隱云。九山汧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内方岐是也。蓋以三條中每言至于者為一類。岷山兩言至于併為一類。每類舉首一山為九山。餘皆不數。然上云道九山。其下歷舉羣山。而專以每句建首一山當九山之目。文理殊乖隔。且下經云九山刊旅。明謂九州之山。若謂指此九山。則豈其餘諸山皆不刊旅。不明與隨山刊木及荊岐既旅等文背乎。九州川滌源亦非專指弱黑等九水。若以數適相符為難。則九州所舉澤實有十澤。見道水者僅有四澤。何以云九澤既陂乎。是知下經九山九川九澤皆總結九州之辭。史公道九山道九川皆承上歷敘九州而總領下文之辭。王氏說。鄭云四列者。鄭意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岍為陰列云云。北為陰南為陽也。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今鄭此注所分岍山西傾山嶓冢山岷山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又鄭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次陽次次陰次陰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海碣石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云三條者。漢志有條北荊山南條荊山。是古有此說。案南條中岷嶓並為維首。而岷又在嶓之西南。是南條中有二列。經文自明。故鄭云然。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謂順其自然之勢。水出於山。禹每州治水。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以望觀所當治水。審察山勢之起伏。水之所從來與所從去。始終條理瞭然於心。然後從事。或兩州共一山同時興功。如冀州鑿孟門龍門。則兗州必並時疏九河逆河。使下流有所洩。則上流水來不致橫決。是也。或一役兼跨兩州。如壺口治梁及岐。既治河。即決渭下流以入河。是也。序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山之形勢審而後水之脈絡明。方其施功。或先或後。各因勢之緩急。及其功畢。則循首至尾。自源及流。巡而視之。一氣貫通。故史於九州後別出導山導水兩章。以著披山通道。水行地中而注之海。若一人之身。四體既正。指臂相連。血脈流通。所謂地平天成也。偽傳及孔疏說此經大義皆不誤。蓋本漢師舊訓。不可訾議。馬氏云。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此明導山本以導

水。孔氏推之。謂舉岍岐以下諸山以見經所未見諸水無不治。亦是。岍後出字。史記作汧。水經注云。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蓋以水名山。後人改從山旁耳。馬作開。汧開同从幵聲。假借字。班志及後志皆謂汧山即吳嶽。周禮所謂嶽山。封禪書謂自華以西名山七。曰吳嶽(岳)者即此山也。其別曰嶽(岳)山者即武功之惇物也。漢汧縣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三里。岐山。漢志云在美陽西北。今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荊山。漢志在左馮翊懷德縣。王氏云。史記周勃從定三秦。賜食邑懷德。尋置懷德縣。此懷德建置之始。今朝邑縣有懷德故城。乃西漢舊縣。荊山在其境。案王說是。或以為在富平。因魏晉閒變置而誤。逾于河。謂山脈逾之。孔氏說。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然。此謂龍門西河。言此處山不絕。從此而渡河也。案諸山相連。直至龍門。龍門與孟門為上下口。孟門東連壺口。龍門南連梁山。夾河之兩岸。禹鑿而大之以通河流。故云逾。凡兩水之閒而有陸道曰逾。故兩山之閒而有水亦曰逾。此三山(在西河之西皆屬雍)州。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古作大)

箋云 地理志河東郡蒲反。(同坂)雷首山在南。史遷岳作嶽。釋曰 逾河而東則壺口。由東而南則雷首。由雷首而東北則至于太岳。其閒山脈及出山之水輸受鉤聯。先後敘次(此三山皆在冀西境臨西河。)當各有意義。今不強釋。雷首在蒲反。舜所都處。漢志曰。蒲反有首山祠。故曰蒲。秦更名。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長坂。故加反云。案反坂字同。其地蓋即春秋晉文公所居之蒲。孟康則以為文公以蒲賂秦。後秦反之。故曰蒲反。漢縣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治永濟縣東南。(此山)一名首山。史記黃帝采首山之銅是。一名首陽。唐風首陽之顛論語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是。一名歷山。括地志雷首山亦名歷山。續漢志注以為即舜所耕山。詩衛譜云。在禹貢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其下云。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劉昭說與鄭合。一名蒲山。亦見括地志。一名蒲(薄)山。見封禪書括地志。蒲薄音相近。一名襄山。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一名中條山。見唐六典括地志。一名獨頭山。闞駰十三州志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俗謂之夷齊墓。一名甘棗山。見括地志。一名渠豬山。見通典。又名吳山。見括地志。又說。此

山長數百里。西起雷首。東至吳坂。故隨地異名。水經注云。河水又南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言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案此據其起處也。太岳即霍太山。字本作大。音讀如太。近本因多作太。(下太行太華岡)或謂唐虞都冀州。以霍太山為中岳。故云太岳。然無據。確餘詳冀州。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箋云史遷底作砥。水經底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禹貢山水澤地所在 地理志河東郡濩澤。析城山在西南。垣。王屋山在東北。釋曰上壺口三山在冀西境。濱西河。此三山在冀南境。底柱在河中。析城王屋濱南河。下太行三山在冀東境。濱東河。而碣石直至河入海處。底柱。地理無志文。水經所云足以補之。江氏云。河東。西河之東也。大陽。應劭以為在大河之陽。水北曰陽。則是南河之北。底柱在南河中。其直北正當大陽之東偏。故云在大陽縣東河中。謂在縣之南東河中。非謂東河也。案此山在河中。舊說有六峯。兩柱距崖而立。亦謂之三門山。底砥說文同字。大陽故城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析城山。元和郡縣志云。其峯四面。其形如城。有南門焉。故曰析城。郡國志河東郡濩澤有祁城山。錢氏大昕云。祁當作析。是也。濩澤故城在今山西澤州府陽城縣西三十里。王屋。胡氏云。山在濟源縣西北。山有三重。其狀如屋。與山西垣曲陽城二縣接境。河南通志云。山在濟源縣西八十里。形如王者車蓋。故名。其絕頂曰天壇。蓋濟水發源之處。案垣。後漢亦曰東垣。見說文周禮注。垣縣故城在今絳州垣曲縣四十里。西

六

太行恒山于至碣石。入于海。

箋云史遷恒作常。避漢文帝諱 地理志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壄王。太行山在西北。常山郡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右北平郡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南入官。釋曰此三山在冀東境。太行恒山臨東河。所謂西山也。碣石則由東而北直至河入海處。太行字蓋本作大。與太岳同。釋文。行戶剛反。又如字。胡氏云。太行。列子作太形。則行讀如字亦可。故陸氏兼存之。太行一名五行山。淮南子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云。太行山也。河圖括地象曰。太行天下之脊。

七

漢志以在壄王者爲太行。而在山陽者爲東太行。其太行之支峯乎。錢氏坫云。山陽縣在野王之東。當太行在野王西北。而其東峯至山陽西北。故志於山陽加東以別之。而水經山澤篇專主野王之說。江氏據之。王氏云。山陽縣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故城在縣西北。野王縣今河內縣。故城即今懷慶府治。太行自此起。綿亘山西澤州。迤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是。恒山。北岳也。於周爲并州鎮。在太行
八
北。志云常山北谷者。蓋恒山縣地廣。其北谷在上曲陽西北耳。漢上曲陽故城在今直隸〔肆〕定州曲陽縣西。詩唐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邶鄘衛譜云。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然則晉在太行西。衛在太行東。故晉欲伐曹必假道於衛。齊伐衛遂伐晉登太行也。碣石詳冀州。謂驪成之大碣石山。其衆隸〔肆〕海旁別有小碣石。鄭氏謂禹鑿之以納河流入海。歲久爲海水所侵漸致淪沒者。陳氏喬樅以爲此特碣石支麓之盡處。是也。王氏云。驪成故城約在今撫甯縣界。絫縣故城約在今昌黎縣界。漢書於驪成言碣石山。於絫縣言碣石水。則大小碣石並舉。郭注爾雅及水經注亦兩存其說。入于海。據天官書中國山川維首起隴蜀尾沒於勃碣。明謂山脈入海。則導山諸節皆據山脈言。蓋隨山爲濬川之本。山脈與水脈相表裏。導岍四節即河江漢淮濟渭洛諸水源流之道。而其餘山水亦統於此矣。　此第一節。導北條正陰列。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地理志曰。朱圉在漢陽當脫冀縣二字南。太華山在弘農
九
華南。陰史記集解 箋云 地理志傾作頃。圉一作圄。曰。隴西郡臨洮。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天水郡冀。禹貢朱圄山在縣南梧中聚。隴西郡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釋曰 此中條次陰列。西傾以下四山屬雍州。而太華在雍豫閒。周禮以爲豫州鎮。熊耳以下四山屬豫州。而陪尾南近荆州矣。胡氏云。西傾一名嵹臺山。水經注引沙州記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

氂江。故段國以為氂江水。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彊臺西傾之異名。此山直西域之正東。延袤千里。王氏云。漢志西傾在臨洮西南。臨洮今甘肅洮州廳。三面臨番。南與四川松潘廳接界。外連蒙古邊境。西傾山在其界內。案傾項字通用。朱圉。志述經作圉。而冀縣下作圄。圉圄字通。梧中聚。圄梧字亦通。王氏云。鄭引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者。漢志漢陽縣屬犍為。是益州部。非朱圉所在。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圄山在縣南。鄭不言冀縣言漢陽者。志云。天水郡明帝改漢陽。續志亦云。漢陽郡武帝置為

十

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有冀縣朱圉山。鄭據後漢志。故與前志異也。冀縣故城在今伏羌縣南五十步。案伏羌屬甘肅鞏昌府。水經注說朱圉開山圖謂之天鼓山。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即此山也。鄭注漢陽下當脫冀縣二字。鳥鼠。志云在首陽縣西。王氏云。首陽。魏改渭源。今屬甘肅蘭州府。山在縣西南七十里。案首陽縣別有首陽山。與雷首一名首陽為夷齊所隱處迥異。然雷首亦稱中條。或因首陽名同而牽合歟。太華。鄭云在弘農華

陰。而志華陰屬京兆。王氏云。續志弘農郡華陰故屬京兆。鄭據後漢志也。案華陰今屬陝西安西府。華山在縣南。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水經注曰。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案山脈蓋自鳥鼠歷惇物終南而至于太華。小司馬以太華為惇物。甚誤。陳氏詳辨之。王氏又說。西傾朱圉去河甚遠。渭出鳥鼠下文甚詳。無庸煩複。孔疏附偽傳謂以山見水。非是。又鳥鼠在渭源。朱圉在伏羌。若從傳為治山旁水。則西自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圉。經

十一

誤倒。若以山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紛紛不一。是朱圉山脈綿亙於伏羌西南者。安知與鳥鼠不可錯舉耶。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為村落中一小山。亦非。案王說甚是。然孔疏亦以山脈為主。特引中馬氏三條行水之說。謂舉山以包見經所未著之水。禹皆治之。似亦未誤。梧中聚蓋朱圉基址起處耳。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屬豫州。詩陳檜二譜疏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

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史記集解〔箋云〕史遷陪作負。地理志作倍。曰。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潁川郡宻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宻高為外方山也。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倍尾山。〔釋曰〕鄭於此言屬豫州。則西傾句下當言屬雍州。餘山亦當辨其所屬何州。文不具。推可知。熊耳在弘農盧氏。鄭不言弘農。蒙太華注文。盧氏今屬河南陝州。山在縣西南。陳氏

十二

云。漢志弘農郡上雒。云熊耳獲輿山在東北。考山海經云。讙(讙)擧之山。洛水出焉。疑讙擧當即獲輿之異文。又云。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曰。熊耳在上洛縣南。水經注云。洛水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是也。又云。均水發源盧氏熊耳山。雙峯齊秀。望若熊耳。熊耳一山。跨連上雒盧氏兩縣界也。胡氏云。此山緜亘二百餘里。洛水出上洛。伊水出盧氏。總屬禹貢之熊耳。外方。鄭云在潁川嵩高山。語有脫字。當云在潁川嵩高嵩高山也。王氏云。說文但有崇字。宻疑即崇。嵩字在新附。注引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陳氏云。續志潁川郡陽城有嵩高山。劉昭注云。山海經謂為太室之山。禹貢有外方山。詩譜云。外方之山即嵩也。孟子曰。益辟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注云。嵩高之北。考爾雅釋山曰。山大而高崧。郭璞注云。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邢疏引李巡云。高大曰崧。崧崇嵩三字古通用。宻高後漢書熹平五年復為嵩高。韋昭曰。嵩高有大室少室之山。山有石室。故名。外方。古文以為崇高山。然崇高之名起於漢武。周秦以前皆稱為大室。左傳昭四年司馬使(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

十三

九州之險。是也。今文尚書家亦以為箕山。孟子趙注蓋用今文說。~~也~~(崇)宻高後漢復為嵩高。則縣以山名舊矣。太室合四嶽。是為五嶽。潁川陽城於中國為地中。嵩高之為中嶽也固宜。古文以為外方。今文或以為箕山。名異而實同也。外方對內方言。山脈自西南而東北。故以北為外南為內。王氏又云。宻高今為河南府登封縣。山在縣北十里。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緜亘百五十里。桐柏。陳氏云。荊州記曰。桐柏淮源湧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山南有淮源廟。又水經云。淮水出平

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云。山海經曰。淮水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桐柏即此也。餘山疑即桐柏之異名。大復胎簪蓋皆桐柏之支山也。王氏云。平氏今為南陽府桐柏縣。故城在縣西北四十里。山在縣西。東南接湖北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陪尾。班志作倍。同音聲。史記作負。古負倍字相通假。此山班鄭以為在江夏安陸。賈氏周禮保章氏疏引春秋緯云。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後人多主泗水之說。陳氏謂古文以陪尾為橫尾。今文蓋以為泗水所出。緯書多今文說也。王氏謂此又一陪尾。與禹貢無涉。焦氏云。導山四列不及岱山。蓋以青兖徐之山皆岱宗之脈所盤結。不必尋而導之。故不言也。泗水所出之陪尾。僅見於博物志及隋書地理志泗水縣下。不足徵信。即令泗水所出真有陪尾。亦自別於安陸之陪尾。緯言泗水陪尾。正明其非安陸陪尾矣。陪尾在兖州。則正岱山之脈所衍。不得為太華之支矣。緯以星土言。此以地脈言。據為典要。可云戾矣。案焦說甚通。但賈引緯文陪尾下實有豫州二字。則其意與班鄭同。泗水二字蓋誤

十四

耳。安陸今德安府治。　此第二節。導中條次陰列。

導嶓冢至于荊山。

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史記集解箋云。史遷導作道。下同。釋曰。此南條次陽列。嶓冢至大別皆行漢水。下岷山節則行江水。於此復言導者。中國兩大川。北條行河。南條行江。而中條之濟淮渭洛統於北條。南條之漢與江合流。南北各有二列。故兩言導以統之。經次自北而南。先次陽。後正陽。故南條於嶓冢言導。嶓冢詳梁州。荊山詳荊州。

內方至于大別。

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史記集解箋云。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為內方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釋曰。內方。漢志在江夏竟陵。鄭引地志蓋脫江夏二字。志章山鄭引作立章山。續志同。段氏謂章字首似立。寫漢書者因脫立字。續志劉注引荊州記曰。山高三十里。周迴百餘里。漢竟陵故城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南。大別在安豐。前漢屬六安國。建武十年省六安。以其縣屬廬江。鄭據當時制言。水經云。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章山東。注云。禹貢

十五

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旣濆帶沔流。實會尚書之文矣。安豐故城在今江南六安州霍山縣西北。王氏云。大別。班鄭司馬彪及水經皆繫之安豐。杜預定四年注左傳雖疑大別不當在安豐。然亦不能言其處。水經注云。江水東逕魯山東。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傍者也。此條乃指在今湖北漢陽府東北漢水西岸之山而言。乃漢水入江處。而未嘗指爲禹貢之大別山。惟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蓋因杜預以二別當近漢水。故臆度在此。其說非是。京相璠曰。

十六

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鄭於水經三十三卷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注云。俗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雩婁在安豐縣西南。又三十五卷注云。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鄭能信決水所巴水所出之大別在安豐。而不信漢水所至之大別在安豐何也。左傳定四年吳子伐楚。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子常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孔疏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自東而漸西也。按豫章。杜注云。漢東江北地。自豫章與楚夾漢。謂吳軍漢東。楚軍漢西也。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言其師衆爲長陳。自西及東若此之遠。兩軍合戰。則自大別以東。尋傳文無從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之事也。小別當在大別之西。孔說正相反。安豐故城在今霍山縣西。雩婁在安豐之南。大別又在雩婁之南。則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西南趨江。漢水東北迤行插入其境。故曰至于大別。蓋此山實在漢水之東。觀子常濟漢而陳。則已明明在漢東矣。而其下曰自小別至于大別。大別非漢東乎。今

十七

之所謂大別實在漢水西岸。豈可通乎。然則大別在安豐明矣。案王說甚是。餘詳導水。　此第三節。

導南條次陽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箋云】史遷岷作汶。地理志作嶓。【釋曰】此南條正陽列。岷山詳梁州。衡山詳荊州。江出岷山。過九江至敷淺原。則將會匯而爲三江矣。王氏疑岷山南至衡山相距數千里。不知山脈何以相承。又衡山在江南。九江在江北。敷淺原又在江南。其文參錯。經意難究悉。王氏先謙云。衡山南嶽。綿延廣遠。大約

自大江以南凡湘西衡北之山。皆可以衡山統之。不僅長沙一山為嶽之麓也。案岷山綿延千餘里。岷之東南。衡之西北。其閒之山蓋皆與岷衡二山脈絡相接。江水自岷山出。蓋遥過衡山。自衡至廬山脈亦遥相接。故自南而北過九江又轉而至于敷淺原也。江水發源至此。緘流甚多。蓋皆以山包見之。如湘水經衡山。言衡則導湘可知。餘可隅反。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箋云]敷地理志又作傅。曰。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豫章郡歷陵。傅易山。傅易川在

十八

南。古文以為敷淺原。淺一作滅。史記集解[釋曰]此承上衡山而言。九江詳荊州。焦氏云。導山曰河曰過九江。非閒文也。正義釋逾于河云。荊山在懷德縣。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是也。過九江。蓋自衡山而來。山脈盤結於九江之閒。此江之所以九。而敷淺原則其歸宿地也。江中磯洑橫突。洲嶼繁多。此正山脈之所在。故導山至此必求之水中。曰過九江者。山脈過江中也。廬山在原之東。蓋自東還至西也。水經注引廬山記曰。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禹之導山。固未嘗不登廬山。乃或以經不言遂謂禹導山止於敷淺原。豈其然哉。禹之治水所以為神者。正在山脈水脈條分縷析。而章句儒概屏不道。今地脈之學嵩屬諸堪輿家言。果誰之咎耶。李湻風乙巳占述洛書。以禹貢諸山分配二十八宿。九江為翼。蓋水行磯石之閒。以水言謂之九江。以山脈言亦為九江。鄭氏言山谿所出其孔衆多。正謂此也。淮南子要略訓云。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剔河即播九河。鑿江即

十九

九江孔殷。辟湖即震澤底定。此西漢人解經。或以九江五湖不煩致力。何其迂也。江漢既合。此地山脈所結。未易暢流。乃鑿為九而多其孔。始奏朝宗之績。導山之過九江。所以致九孔。即所以致江漢朝宗也。案焦說甚是。蓋衡廬之閒。濱江諸山谿谷之水皆與江流相通。即山脈皆入江。其道凡九。而沙石盤結阻塞不能暢行。或致氾濫。禹因其孔而開廣之。猶治壺口龍門以暢河流也。故導山導水皆云過九江。餘詳荊州。漢歷陵今江西德安縣。敷傅字通。淺或作滅蓋形近之誤。禹之治水。每州各

隨州中之山而登之。以望所當治水。由是循山以順水道。鑿山以暢水流。而每州治山水之時。必審其與他州首尾相接脈絡相貫之處。及九州攸同。告厥成功。則山脈水脈如人身之首足四體氣血經絡一一得所。故於九州分治之後別出導山導水兩章。以明前後非有倒置。如壺口在冀而其脈屬於雍之岍岐荊山。河流華陰在豫而其源出於雍之積石龍門。餘可例推。其兖青徐諸山。皆由岱山之脈。霍山會稽之等。皆在揚州以下九州經文中無倒置之嫌。則不著。非禹功有所不及也。知此可以解羣言之惑矣。 此第四節。導南條正陽列。

以上第十一章。導山。

二十

導弱水至于合黎。

地理志弱水出張掖。下當脫刪丹二字 史記集解 合黎。山名。疏地說。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索隱 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疏此經自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導江疏云。鄭以此經云云。玩其辭氣。蓋疏家中述語。鄭注原文當較簡古。箋云 馬氏曰。合黎。地名。集解 史遷作道九川弱水。地理志引經黎作蔾。又曰。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弱一作溺。說文曰。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桑欽所說。水部 又曰。屼。山也。或曰。弱水之所出。从山。几聲。山部 黎或作離。水經 釋曰 此第十二章。敘導水。凡九節。史公云道九川者。謂道九州之川。此以下九川周流九州內外。舉此而所會所過及其餘九州之川皆統之。不必泥以為實數。謂禹所導川止此。下文九川滌源。與九山九澤皆統言九州。說詳前。導與導菏澤之導同。導水猶行水也。禹之行水。自下而上。又權其勢之緩急為先後。逐節疏瀹。上承下注。及施功既畢。則自源及委一氣貫通。如導河積石云云。謂導河功成。則河水由積石而龍門而華陰而厎柱而孟津直至九河逆河而入海。順流而下。無復如向之倒流而旁溢。非謂施功先積石次龍門以次及於九河。經文昭然甚明。他水可例推。胡氏謂禹治水畢。自源至委循行一周。此誠有之。然必謂此導字與導菏澤之導則非也。水源出於山。經文九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立文之正。蓋所導處即其發源處也。弱水黑水沇水但言導不言某山者。蓋初出山時未成流。

二十一

無壅塞氾濫之可慮。及已成流。乃疏導之。故但言
導不言其所發源。河出崐崘。其來甚遠。雖已成流。
或現或伏。積石乃其重源。故不言積石導河而言
導河積石。以見非最上之源。導淮導渭導洛。發源
與所導處雖止是一山。而施功略在上源之下水
行成流之處。故皆云自。是謂自此而下也。鄭注分別
甚明。孔疏引而駁之。殊非。此導弱水為第一節。弱
溺字通。或許據壁中古文作溺。然氿字下仍作弱。
猶漢書述經作䕢删丹下作黎。水經又作離。皆同
音通用。王氏說。觀鄭注言過言會云云。則是過會
至于皆是水之先後。非施功之次第。蓋施功先下
流不先上源。益知導山言山脉非言山旁水也。案
王說是也。但治水畢後。諸大川所發源經行之山
脈絡相承燦然分明。則山旁之水經所未見者。亦
皆已順流。如導川所敘可知。孔疏說可兼存。王氏
又云。鄭云合黎山名者。鄭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
故馬與鄭略同。引地說者。前續志酒泉郡皆有會
水縣。不言合黎。故引地說也。案引之以明合黎之
為山。
餘波入于流沙。

流沙。水名。索隱述鄭義 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
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
沙。通于南海。集解云馬氏曰。流沙。地名。集解地理志
張掖郡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釋曰
餘波。在正流之外別出者。流沙。沙水相雜。索隱云。
是地兼有水。故一云地名。一云水名。馬鄭不同。抑
有由也。案經言入。與下文入于南海入于海入于
河同文。則流沙是水澤可知。王氏說。居延澤在居
延東北。裴引鄭注作西北。誤。漢張掖郡今為甘肅
甘州府治張掖縣。删丹縣今為山丹縣。屬甘州府。
在府東一百二十里。弱水自此出。酒泉郡今為肅
州。會水縣故城在州東北。合黎山在其東北。居延
縣故城在今甘州府治東北塞外。其澤曰居延海。
弱水正流自删丹西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
黎東流至居延流沙。合黎明在流沙之西。偽傳云在
東者。蓋因弱水為西流之水。不當東北入居延。故
改之耳。然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
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
五日。弱水入流沙。沙流與水流行也。元和志云。居
延海即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則是漢

志古文說謂居延為禹貢流沙灼然可據。顏師古
承傳之誤。謂流沙在敦煌西。杜佑從之。不知經原
以刪丹以至酒泉者為正流。酒泉至居延者為餘
波。無害於是水之為西流也。傳及顏杜皆非是。鄭
又云通于南海者。淮南墬形訓云。赤水之東。弱水
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
南海。是弱水通南海也。山海經云。流沙出鍾山。西
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是流沙亦入南海
也。案王氏以至合黎者為正流。入居延者為餘波。
分別甚明。惟淮南地記謂通于南海。焦氏云。弱水

二十四

西至合黎。其餘波東北至居延。所謂入于流沙也。
若絕此而過。何由得通南海。地記之流沙。當非指
居延而言。鄭注並引之以存異說。非據以駁班志。
亦非謂地記同於班志。愚謂焦說甚有意。蓋中國
東南皆濱海。西沙北皆瀕流沙。流沙自北至西皆蓋有
之。弱水餘波所入之流沙。即居延海。北流沙也。或
以為瀚海。要為沙水相雜之地。或水現沙上。或水
伏沙下耳。下文西被于流沙。則顏師古杜君卿諸
家所指之地。西流沙也。自西而南。或與南海相通。
山海經淮南未加分別耳。其合黎以下弱水正流

無所入。無可深考。姑從蓋闕。或此第一節導弱水
可入于流沙四字總承至于合黎及餘波而言。蓋
正流至合黎。由合黎入西流沙。其餘波折而東北
遂入北流沙。流沙自北而西。迤邐而南。水即隨之
以通于海。故曰絕流沙南至南海。古文以流沙為
居延澤。蓋據沙自東北向西起處而言。水道古今變
遷。姑就經文及志記推度言之。　此第一節。導弱
水。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

二十五

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史記集解而南當岷山。
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通典州郡
篇今中國無也。疏釋曰疏引水經注逸文謂三危
山在敦煌。本左傳杜氏說。後人因以雍梁黑水為
非一川。陳氏澧辨正最當。詳梁州雍州。　此第二
節。導黑水。　九州治水施功次第。弱黑當最在後。
而導水先敘之者。中國山水之脈自西而東。此二
水最在西。且皆流入塞外。故自為一類先敘之。次
敘河漢江濟淮五大川。合為四瀆。自西而東。自北
而南。皆入海。次敘渭洛二川。皆入河。亦自西而東。

此其次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箋云］馬氏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
江漢。黃度書說二卷爾雅釋水。河出崐崘虛。色白。所渠并
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地
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
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
百里。說文曰。河。水出焞煌塞外昆侖山。發原注海。
从水。可聲。［釋曰］此以下七川。與導山三條相應。黃
氏引馬注。於義允當。蓋有所據。濟水雖出北條王
屋。而經中條地多。故與渭洛淮并言之。此節言導
河。爾雅云河出崐崘虛。而經云導河積石者。山海
經言河自崐崘墟入勃海。即蒲昌海。又出海外。即
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蓋積石以上多伏流。無
氾濫之患。故治河之功。紀其源流其最上處為積
石也。治水從下起。而堯時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
上。禹功蓋莫急於冀州壺口梁岐兗州九河。至雍
州治水將畢。乃於積石滌源。導河積石云者。謂導
河功成後。河行自積石而龍門。以次而下至于入
海。源流如此。非先積石後龍門也。諸水準此。爾雅

二十六

釋文引郭氏音義云。禹本紀及山海經皆云河出
崐崘山。漢書曰。張騫使西域窮河源。其山多玉石。
而不見崐崘也。世人皆以此疑河不出崐崘。案山
海經曰。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
又云。敦薨之水。注于泑澤。出乎崐崘之西北隅。實
惟河源也。西域傳又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
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之河合。
東注鹽澤。鹽澤一名蒲昌海。出玉門陽關三百餘
里。郝云水經注三上有千字漢書脫之此仍其失輪廣三四百里。其水停。
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而南出於積石山
而為中國河云。然則河出崐崘便潛行地下。至蔥
嶺及于闐復分流歧出也。張騫所見蓋謂此矣。其
去崐崘里數遠近所未得而詳也。泑澤即鹽澤也。
又引郭圖讚云。崐崘三層。號曰天柱。實惟河源。水
之靈府。郝氏懿行云。按此以上釋文所引。皆是古
來相傳舊說。然於河出崐崘里數遠近靡得而詳。
新唐書吐蕃傳載劉元鼎所經紫山。直大羊同國。
虜曰悶摩黎山。即古所謂崐崘。距長安五千里。而
元史地理志稱河源出吐蕃朵甘思西鄙。名火敦
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又言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

二十七

即崐崘。不知此乃積石山也。康熙乾隆年閒兩遣侍衛尋河源。後乃得之阿勒坦郭勒之西。遠出星宿海之上三百餘里。其崐崘在今之回部。所以知河出崐崘虛者。一統志言西藏有岡底斯山。在阿里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里。直陝西西寧府西南五千五百九十餘里。乃西域記水經注所謂阿耨達山。今名岡底斯山。即崐崘也。河源紀略圖說詳矣。案郝說甚簡而明。下引徐氏松說。文多。具彼疏。茲不錄。王氏云。疏云積石至龍門三千里。實則有四五千里。漢志云。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續漢志河關屬隴西。餘略同。段熲傳云。自張掖追西羌且鬬且行。四十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里。以上所言皆禹貢之積石。自東晉以後。而河關故縣為吐谷渾所據。隋大業二年平吐谷渾。于赤水城置河源郡。以境有積石山名。唐儀鳳二年改置河源軍。在鄯州百二十里。鄯州即西平郡治湟水縣。今為西寧縣西寧府治。又于澆河故城置積石軍。在廓州西南百五十里。廓州治化城縣。其故城在今西寧府南一百八十里。元和志云。積石軍北據黃河。即隋澆河郡治。而積石之名遂移于塞內。故李賢注後漢書誤認龍支之小

積石為禹貢之積石。于桓帝紀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于羅亭。破之。注云。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今鄯州。又三年燒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大破之。注云。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即禹貢導河積石是也。杜佑亦云。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南。即禹貢積石。疏以積石在龍支。故云三千里耳。非也。又穿鑿之功。特偶用之。疏云自積石至海皆然。禹必不勞民至此。亦非也。龍門。漢志在馮翊夏陽縣北。劉昭注郡國志云。太史公曰。遷生龍門。韋昭謂在縣北也。後魏志夏陽縣有龍門山。隋改縣曰韓城。故括地志云。龍門山在韓城縣北五十里。此河西之山。東與壺口隔水相望。通典云。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有龍門山。即禹所鑿。是河東亦有龍門山。然經所謂龍門。在雍域不在冀域也。案王說皆是。推校經文及爾雅山海經漢書西域傳水經注之義。蓋河出崐崘墟。崐崘即釋氏書所謂阿耨達山。萬山之宗。緜亙曠遠。蔥嶺及于闐南山蓋皆接峯連麓。迤邐而東。接乎析支渠搜之域。（當稱以崐崘括之又東）而積石出焉。後世所謂大積石所謂大雪山也。河自崐

崘墟發源後。屢伏屢見。至積石而其流始盛。故大禹導河自此始。因謂之河首。由是行二千入里塞爲中國河。經後世所謂小積石在龍支者。又行三千里而至于龍門。山險阨隘。水勢湍悍。洪水時剏流旁溢。故禹鑿山而廣大之。與穿厎柱決呂梁鑿九江皆因其故道而闢之使廣以通水流。非本無孔道而鑿渾沌之竅。孟子所謂禹之治水水之道也。但開鑿山石其功難。與尋常掘地去壅塞異耳。

南至于華陰。

[箋云]史遷無于字。[釋曰]山北曰陰。華陰。華山之北。漢世於此立華陰縣。屬京兆。後漢改屬弘農。說詳前。水經注云。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昔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又南逕梁山原東。又南逕汾陰縣西。又逕郃陽城東。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逕蒲阪縣西。又南逕雷首山西。又南歷船司空。與渭水會。又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胡氏云。以今輿地言之。河自韓城縣龍門山南流。與汾水合。又南逕郃陽東。其東岸則滎河縣臨晉縣。又南逕朝邑縣東。又南至華陰縣東北。與渭水合。其東岸則蒲州。又南逕雷首山西。至潼關衛北折而東。是爲河曲。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三十

東至于砥柱。水經注引鄭注作砥。與史記同。漢志作厎。今本同。

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關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水經河水注[箋云]史遷無于字。地理志砥作厎。今本同。[釋曰]東。折而東流也。西河行雍冀閒。折而東流行冀豫閒。是爲南河。砥厎字同。水經云。河水又東過砥柱閒。注云。砥柱。山名。昔禹破山以通河。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云砥柱當在西河云云。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户灘以上。其閒竦石桀出。一百二十里。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王氏云。鄭引地說云云者。地理志不載砥柱。當以其無考。故鄭亦云未詳。但有地說可據。故又約略言之。地說鄭屢引之。必係古書可信者。地說既以河貫砥柱又觸閼流。故鄭以世所謂砥柱爲閼流。而砥柱又別言之也。水經注因西河無山可當砥柱。而以鄭爲非。然鄭以砥柱即三門。元和志同。此說必相沿已久。而唐王翰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

三十一

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為鬼門。中為神門。北為人門。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砥柱也。神門最修廣。水安妥。隋唐漕運之道。山嵒上有閣道。牽泐石深尺許。翰蓋目驗知之。然則砥柱與三門異地。鄭之分析。當亦為此。其說確甚。鄭以三門為砥柱。五戶諸灘為關流。則非矣。若西河者。鄭於禮記檀弓注以西河為龍門至華陰之地。要之華陰以下皆得稱之。若於華陰以上求砥柱。不但無山可當。而於經文序次亦不順。鄭何至倒置若此。案

三十二

王說善矣。但謂華陰以下亦得稱西河。似屬牽强。竊謂鄭書注自偽孔書盛行後講習者少。傳寫多誤。此文宜讀云。砥柱當並在西河之東。謂世所稱砥柱實關流。砥柱要當與關流並在西河之東。特地志不言。未敢確指耳。王翰說蓋引申鄭意而質言之。或可鄭意本與酈氏說同。注中關流砥柱字互誤。當讀云。今世所謂關流者。蓋乃砥柱也。關流當在孟津西河中。鄭君往來幽并兗豫之域。或聞土人以三門等為關流。鄭以其有中流之柱。知為砥柱。而疑關流在其下近孟津之西亦在河中。然亦未敢確定。故云未詳。要之經言砥柱。地說乃別出關流。統言則惟曰砥柱而已。後世或稱砥柱或稱關流。疑不能明。故班志不載。而鄭亦為疑辭。實則三門東一柱屹立水中。前後三門五戶皆統之矣。王氏謂鄭必無不順經文之理。此言最為扼要。由此以意逆志。委曲推求。雖不中不遠矣。

又東至于孟津。

【箋云】史遷孟作盟。地理志同。【釋曰】王氏云。漢志河內郡河陽縣。孟津在其境。河陽本晉邑。漢置縣。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案水北曰陽。孟津在河陽。則是河之北。孟盟古字通。孟。地名。春秋傳作盟。其地為都道所湊。故置津。說者謂河為四瀆之長。故稱孟。又謂武王與八百諸侯會於孟津之上而發誓。故稱盟。皆望文生義耳。

三十三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也地喉沇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水經河水注山一成為伾。漢書溝洫志引鄭氏曰先儒謂注漢書之鄭氏非鄭君。但下云在脩武武德界。則與此注合。故依孫氏錄之而綴於末。【箋云】史遷洛作雒。伾作邳。爾雅釋山作坯。曰。一成坯。說文作坏。曰。丘一今本誤再段氏會依水經

注疏 成者也。从土。不聲。土部或作岯。俗字或作伾。邳之別字並
釋文汭。溝洫志作内。〔釋曰〕洛借字。正作雒。說詳前。汭
内通用字。坏正字。或作坯。邳伾皆借字。王氏云。洛
汭者。杜預左傳注在鞏縣南。皇甫謐世紀在鞏縣
東北三十里。二說不同。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
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據元和志。隋時鞏
縣移治東界。則洛汭反在其西矣。當縣未移。杜云
在南。以洛之曲流言之。皇甫云在北。以洛之入河
言之。要皆在縣東也。鄭云地喉也沇出坏際者。注
殘闕。此引地說文也。知者。大陸注引地說以爲地
腹。此云地喉。義與彼相似。故知地說文。又此出鄭注
所引。酈於引畢鄭注之下。繼云然則大坏即是山
矣。此是酈申鄭義之詞。其上文然則大坏在河内
脩武武德云云。自是鄭引地說而申解之之詞也。
鄭云在河内云云者。脩武武德漢屬河内郡。脩武
縣今屬河南懷慶府。在獲嘉縣西北。武德縣故城
在今武陟縣東。張揖云。在成臯。水經四十卷同。成
臯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
西北。鄭云在脩武武德。謂在脩武之西武德之東
也。蓋以河北岸之山言之。張揖云成臯。蓋以河南

岸之山言之。二說二而一者也。張揖王國魏人。其
說與鄭合也。鄭又云泲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
此者。下文導泲入于河。入也。泆爲滎。出也。大坏在
河北。泲于此入河而泆出南岸爲滎。故云出入自
此。地說但云沇出。鄭兼出入。以增成地喉之義也。
水經注河水東逕成臯大坏山下。禹貢過洛汭至
大坏者也。鄭云云。坏北即泲水從北來注之者。酈
解鄭意如此。惟臣瓚謂在黎陽。黎陽漢屬魏郡。其
故城在今衛輝府濬縣東北。山在其東南。周五十
里。高四十丈。原瓚之意。以脩武武德無山可當。不
知山僅一成。卑淺已甚。脩武武德臨河岡阜豈無
足當之者。張揖以河南岸之成臯當之。則又差高大。其說尤密。疑大坏之名南北岸皆得
稱之。此正與爾雅合也。作孔傳者似已欲主黎陽之
說。故特改爾雅之文爲再成。而顧氏閻氏胡氏遂
據濬縣山頗高大形實再重。謂僞孔傳改爾雅爲
確。舛謬極矣。若今本說文坏丘再成。而酈道元則
云。爾雅山一成坏。許慎呂忱等並以爲丘一成。孔
安國以爲再成。非也。然則今本說文乃是李陽冰
輩所改壞耳。知坏祇一成。則知必非黎陽高大之
山矣。俗儒又妄疑成臯之山非從東折北之地。西

去洛汭太近。當以黎陽者為是。不知經所敘者。原指河之東向所經。正不當求之從東折北之地。若大坯在黎陽。河已折而北矣。何經以東字貫大坯而北字繫於大坯之下乎。當以鄭說為正。案王說甚精確。坯為山一成。大坯蓋山之卑而廣者。故說文云丘。水經云地。自東至砥柱至此言南河。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釋文降鄭戶江反

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當為降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南字據史記集解增 如志之言。此四句。水經注本作如注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文義顛倒。王氏讀正如此。 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郲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為共。四字據疏增 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水經濁漳水注 箋云 史遷說為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地理志述經同。又作絳。曰。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王氏念孫云海當作漳 信都國信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紅降今本或作洚。釋曰 北。謂河東流折而北。地說所謂東北流也。過降水。則降水入河矣。降水大陸。說者紛歧。今舉班鄭二說分別疏之。班讀當降為絳。引桑欽說。蓋書家舊義。絳出屯留而入漳。漳入河。大河過絳即過漳也。自周定王以後至後漢河屢徙。漳行河瀆。獨入海。絳亦自上源別出入海。非復禹迹。大陸在鉅鹿北。古無異說。據經文必先過降水而後至大陸。王氏先謙謂今臨漳縣漢鄴縣在其西 在滑縣北百里。漳絳合流之後。古河逕其東南。所謂北過降水。漢志鉅鹿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濁漳水自鄴縣又東北過鉅鹿縣東。在河合橫漳之後。所謂至于大陸也。似足申班義。然班以漳水入河謂在信都昌成。後改安平阜成詳冀州 地志有明文。則河合橫漳不得如王氏所說。且過者。水大小相入之名。非逕其地之謂。蓋絳入漳而漳入河在信都。此無疑者也。大陸在鉅鹿北。亦無疑者也。書家以此說降水大陸之文。則於經次為倒。孟堅以舊說著之。未更考定。然述經作降水。或別存古本。有待推詳。不必如段氏說 故鄭從而辯之。王氏云。鄭據

地說以駁地志以絳水爲禹貢降水之非。地說云降水至大陸千里。而地志既言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又言信都縣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鉅鹿縣今爲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兼得邢臺縣地。信都縣今爲冀州。平鄉在冀州西南僅三四百里。安得有千里。故鄭云相去不容此數也。且信都絳水本章水之徙流。而漢志乃以爲此經之降水。禹貢二字恐後人所加。若果如此。則此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降水矣。其謬顯然。疏欲扶僞孔斥鄭注。不得主漢志。因强爲回護。乃欲移信都而西南之。遂以襄國爲信都。謂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信都。則正在大陸西南。似於經文爲順。但漢志襄國縣自屬趙國。與安平之信都相去甚遠。豈可牽合。襄國故邢國。即今順德府治邢臺縣也。此地正是古大陸之所在。而豈得反指爲降水發源之所乎。亦妄甚矣。地志信都屬信都國。而鄭云安平信都者。彼志又云。信都國。安帝改曰安平。鄭據當代。故云安平也。鄭又云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者。降改爲共。既則後世不知其處之爲降水。是失其故處也。云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者。既不

三十八

知降水之處。見此經降水。則以爲是信都之絳水。故依彼絳字居巷反之音而廢此降字下江反之音矣。云或作絳字者。言不但廢其音且有改其字以糸旁作絳者也。云非也者。廢讀改字皆非也。鄭又云河内共縣云云者。漢志河内郡共縣。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說文水部淇字注與志同。竊意志不言共水而言淇水。疑後人以共是水名加水。又轉寫作淇耳。鄭當實驗而知是共水也。引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者。明此降水亦讀下江反也。國于此者惡言降下于人。改爲共耳。云河所從去大陸遠去者。降改爲共既有因由。共水入河之處比信都之去大陸爲遠。足見降水之爲共水而非絳水也。云屯氏河其故道者。漢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别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鄭據當時河道黎陽淇口去大陸雖遠。猶僅六七百里。未合地說之文。若從屯氏則道尤迂遠。共水入河之處去大陸千里。故因地說千里之文而疑屯氏爲河故道也。不敢質言。故云與也。案王說與江氏略同。是矣。但鄭以淇水共水並言。而班志但云淇水。蓋淇水出共地。故亦稱共水。據鄭意

三十九

則此水本別稱降水。降共聲轉。世人惡言降。因取其聲轉就地名謂之共水。度當時記載方言必有謂淇水爲共水者。故鄭據之。降之爲共爲淇。一水三名。猶漾之爲漢爲沔沇之爲泲（濟）。鄭此注疊言淇（淇）水共水。猶上注疊言濟沇耳。考降字。漢書亦有作洚者。段氏云。孟子曰。書曰洚水儆予。洚水者洪水也。洚洪古音同。孟子舉其同音故訓。洚。玉篇唐韻皆下江切。與鄭注尚書降水音合。周秦漢時郲降字讀如洪。（今音則戶江反漢人讀胡工反）升降絳色字讀如恭。（今音則古巷反）鄭意尚書降水本讀如洪。降水由淇水出共

四十

北山得名。共國之字夏商周本亦讀如洪也。而周時或惡其與郲降同音。乃改共讀如恭敬之恭。則與升降絳色字同音。漢人乃移信都之絳水實尚書之降水。既廢其舊讀。又或徑改字作絳。蓋鄭謂降水即共水。共水實即淇水。愚謂說文曰。洚。水不遵道也。一曰下也。水無有不下。下則遵道矣。此二義疑相反而相因。與鄭注正足相發明。蓋禹時河來自高源。懷山襄陵。瀉至大伾以下平地有莫能禦之勢。禹北載之高地。傍山而行。岸高而瀆深。於是河始如就下。馴致播爲九河。向之洚洞不遵道者。

至是而降下就道矣。故從洚水之名轉而爲降水。其地正當淇水入河之處。爲北載高地之始。故名淇水爲降水。降義由洚而反。故說文兼載兩說。蓋書家最之義古實鄭說所本。禹之名降水。取水勢降下而稱之。後世國於此者。正以降下於人爲諱。故改名共而沒降名。以致積久傳誤耳。王氏又云。水經注河水篇于汜水滎陽下歷敘所經。至延壽津。今滑縣境。乃云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宿胥口在濬縣西南）又淇水篇于會宿胥故瀆下歷敘至頓丘縣故城西。（在今濬縣東）又

四十一

東北逕枉人山東。（俗名上陽三山在濬縣北二十五里）又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即漢志所謂清河）以上皆言淇口河過之。鄭以此爲降水者。淇口爲禹河北折之始。故曰北過降水。蓋特記之也。若依漢志降水在信都。則折北已八九百里。即酈注以漳水爲降水。亦折北四五百里矣。何足以識北折之始乎。酈于淇口下云舊河水北也。入足見鄭注之確。乃仍主衡漳爲過降。不信鄭淇口之說。非也。王氏又約水經注謂淇水東過內黃縣爲白溝而向北。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本禹河所經。

河徙乃鍾為澤。昔殷王河亶甲居相。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築此。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閒明矣。自此而北。則為鄴東之故大河。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鄴縣今為彰德府安漳縣。若據彼文。是禹河行臨漳之東矣。自此東北歷成安肥鄉亂漳水。後河南徙。漳水乃行河之故道。後人遂目為漳水。故水經濁漳水篇敘漳水自斥漳縣南。下歷敘至北逕鉅鹿縣故城東。即大經所在也。凡漳所行皆河故道。祖

四十二

乙遷于耿。史記作邢。杜佑云。即邢州。今為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盤庚又圮而遷于亳殷。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今案此以漳所行河瀆明與河別行。相近而未必相亂。故地志記漳水直至信都昌成乃入河。然則謂禹河自淇口過降由鄴東至大陸似無不可。鄭乃不取。而必以屯氏為禹河者。鄴東河雖見漢志。其實是河與漳亂流。今案此河。王氏謂是周定王時之河。漢武所復者。然河漳在此亂流。漢志亦無明文。鄭酈注云徙駭瀆連漳絳是也。若屯氏河。漢志雖言其為河水別出。但此河從濬滑之北出內黃清河之東。至滄景閒與大河故瀆合。今案大河故瀆即謂鄭東

河自是禹河故道。故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若使從降水至鄴。是西北去。非東北去矣。且漢志河自羌中積石山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合之水經注黎陽以上河水所過。有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十六郡。黎陽以下又有所過魏郡東郡清河平原信都勃海六郡。其言河所行東郡清河平原信都者。即屯氏河所過之四郡也。其實又當有鉅鹿。但無考耳。或疑屯氏不經大陸。然數千載下一望茫茫皆成平

四十三

地。何知古之不經大陸耶。河渠書云。禹道河至于大伾。以為河所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一則漯川。一則北瀆。二渠皆自長壽津以引其河。長壽津在今濬縣滑縣之閒。河渠書又言元光中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泗。二十餘歲。天子發卒塞瓠子。築宮名宣房。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此司馬遷以武帝塞決為復禹迹。則其意以西漢見行之河即河禹所謂北瀆。一名大河故瀆故也。觀漢志屯氏河實出大河故瀆。水經注亦云大河故瀆北出為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鄭不直以故瀆為禹河而以

別出之屯氏當之者。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此所徙即大河故瀆而非禹河。故鄭以別出者為禹河。此鄭學所以為至精。較司馬遷直以北瀆為禹河尤確也。若章武入海。則屯氏河與鄭東河同矣。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滄州。以上王氏申鄭義甚精詳。如王說。則漢武塞瓠子挽河北流行鄭東。雖本禹舊迹。二渠而北行之道較禹河偏西。故迫近漳水。幾與亂流。其後河徙而漳遂行其瀆。此河蓋周定王時河初徙之道而非禹故道。若禹河則當如王橫所言東北去。本不與漳絳相亂。故漢

四十四

志敘漳水直至信都阜成乃入河。迨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見溝洫志。則河行東北去當與禹河故道相合。惟本有舊瀆。故決而別出其廣深與當時大河本身等。而入海之道亦同。鄭注正從班志推約而得。蓋馬班大分言之。鄭細密推之。以無明文。故與言為擬議之辭。蓋降水誤為絳水。以今讀失古義。鄭東出而為屯氏。則由近古而歸於古。河決出適合故道。猶後世河屢南徙又復歸北也。抑鄭注又云今河所徙去大陸二句。徙字江王本皆作從。說為從降水至大陸相去之地。細審文義。似當作徙。蓋上論降水之失處。此推河行之舊道。而河行從降水至大陸其閒里數不言自見。或可館陶句有脫字。當讀正云。鄭東故大河及館陶北屯氏河皆至章武入海。其故道與。蓋增成班氏義。謂禹河故道當在此二者之中。其意蓋以館陶為近之矣。河始北折處至大陸約六七百里。地說或以水道迂曲舉其大數為千里。若由屯氏而轉至鉅鹿北。則實有千里。水土變易。稽古良難。姑詳論之以俟達者。

四十五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播。猶散也。同。合也。詩般疏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逆受也。史記集解作言相向迎受詩疏箋云逆。溝洫志作迎。海。地理志溝洫志皆作勃海。釋曰又北者。既由東而北過降水至大陸。又自大陸而北。分播為九河以殺其橫決之勢。復同合為一河與海水相迎受。入于勃海以至大海也。王氏說。鄭云播散者。淮南要略云。禹剔河而道九岐。分布岐出是散也。鄭以屯氏河為禹河故道。考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此河行清河之

東大河故瀆之西。一路皆向東北行。大約至今景州。大河故瀆與之合。自此而東。至交河南皮南皮以下。則播為九矣。許商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然則太史馬頰覆釜三河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簡潔鉤盤三河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成平今交河縣。東光即今縣。鬲縣今德州。詳見沇州。至酈注徒駭瀆連漳絳。曰瀆連。則非正流。近儒因此遂以漳水即九河之經流曰徒駭者。并即是禹河故道。恐非也。案孫氏謂禹河最不可考在沙丘堰已南之地。即大陸以南今姑就王氏說推之。

四十六

禹河由東折北。自淇口傍西山下東北去。直至大陸以北。邐迤至成平。乃播為九河。徒駭為經流。自北而南約二百餘里。至下尾乃合為逆河而入于海。此海析言之則曰勃海。說文。勃澥。海之別也。謂海之旁出者。統言則曰海。自大陸以南。河故道本不與漳水近。直至信都昌成。漳乃入河。及周定王時河徙。乃行鄴東。迫近漳水。或與漳津相亂。由是向東北專趨徒駭一瀆。其閒回旋曲析自西南而東北。回旋曲折。與禹河故道交錯纏絡。蓋難一一指實。漢世所謂復禹之迹。蓋復河初徙時之道耳。

其後別出為屯氏。乃適符禹迹。又其後河決而南。漳乃行河故瀆。直至徒駭入海處。故曰徒駭瀆連漳絳。此等處酈君且不敢質言。班酈亦兼存異義。水土變易。難以深求。學者但當知北載高地廝二播九合同至海之大義而已。逆河。鄭訓逆為迎。注逆受字當從疏作迎受。王氏云。河渠書溝洫志皆作同為迎河入于勃海。又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徐堅初學記云。逆。迎也。言海口有朝夕潮以迎河。堅唐初人。語當有本。與鄭義合也。地志于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海。于魏郡

四十七

屯氏河亦言至章武入海。章武屬勃海郡。治浮陽。即今滄州。但九河故道皆在德棣滄景閒。此處已迫海口。似無復有地可著逆河者。溝洫志引王橫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九河尚為海漸及。則逆河漸于海可知。蓋海之西南岸所漸者。漢濼沃琅槐廣饒鉅定壽光平壽界。今為霑化利津蒲臺樂安壽光濰縣界。其所溢出南北殆二百餘里。則古之逆河當北起天津靜海滄州鹽山海豐及霑化北界而止。至其入海。則禹河與漢河同也。天官書

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渤）碣。天文志壇其文曰尾沒于渤海碣石。此言水盡于渤海。山脈盡于碣石。非謂碣石旁海亦可通名勃海。而禹河入海在碣石也。臣瓚乃曰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酈注亦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又曰碣石山在臨榆縣南。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按冀州夾右碣石云云。鄭注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鄭以每州末水道是治

四十八

水畢更巡行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故為此解。必如此方得遍巡州境。鄭意不以河入海在右北平驪成之碣石明矣。疏云。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遠在碣石之南。行碣石不得入河。蓋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然則河入海不在碣石又明矣。地勢北高南下。河安能逆繞北洼而不就近入直沽之海耶。業王說皆是。王横言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閻氏謂九當為逆。其漢以後歷代河徙。胡氏考之詳矣。　此第三節。導河。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地理志瀁（此字恐集解依史文改）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又至江夏謂之夏水。（史記集解）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即漢之別流也。（此句見索隱漢下有河字來同。恐小司馬增馬義同）故世變名焉。（水經夏水注）地說曰。水出荊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水經沔水注）是此水也。（索隱）

【箋云】史遷導漾作道瀁。滄作蒼。地理志氐道下作瀁。（引詳梁州）說文曰。漾。水出隴西柏（當作氐）道。東至武都為漢。从水。羕聲。瀁。古文从養。漾也。東為滄浪水。从水。難省聲。漢。古文漢如此。（水部）

四十九

【釋曰】此節言導漢。漢源曰漾。出嶓冢。江出岷山。故曰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此導水書法之正。嶓冢山縣互隴西郡西縣氐道二縣之南。漢水蓋從山中東西出。西源當西縣。東源當氐道。其流東長而西短。大禹導水。東流主名曰漢。西流謂之潛。或謂之西漢。詳梁州岷嶓既藝下。鄭注本漢志。志云過江夏謂之夏水。班鄭於夏水不曰為而曰謂之者。蓋漢水又東本兼名滄浪。後世謂之夏水。故春秋傳有夏汭之目。而漢郡名曰江夏。禹時無此名也。注又云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云云。此注各書引文參差。

王氏所集近之。然其閒必多脫誤。今反覆推求。擬讀正云。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夏水即江之別流也。自華容來同爲一川。故世變名焉。又地說曰水出荆山至可以濯我足。亦即此水也。蓋經云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是滄浪爲漢之正流。若云別流。則與經違矣。荆州注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所謂沱。是夏水乃江之別流。今云漢別。則與前注違矣。來同二字亦似文義不完。然據此推之。則是鄭意謂滄浪之水本不名夏水。夏水是江之別。因其自江來合於漢。故世遂以此名漢。變滄浪之名而加之夏名。又地說言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蓋謂漳水入漢。其地近楚都。正漢水又東爲滄浪之處。因以滄浪之名被之。故引漁父歌而曰亦即此水也。蓋滄浪名之爲夏水者。以客水名主水也。出荆山之水名之爲滄浪者。以主水名客水也。其爲合同而互受通稱一也。劉澂之說。夏水古文以爲滄浪。與鄭說同。而酈氏以武當縣西北漢水中有千齡洲爲滄浪洲。千齡滄浪雖係雙聲。而後世洲名。未必傳自上古而聲轉。且去楚都甚遠。王氏駁之是也。王又說。地說滄浪出荆山。按地

五十

志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荆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陽水即夏水。漳流至楚都爲陽。又爲夏。即滄浪。古語有(類)翻切者。滄浪漳也。其說亦是。或曰。注文當時(如)索隱所引於滄浪之水下云。即漢之別流也。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是此水也。下接水經注所引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惟別流當爲別名。蓋此水正名爲漢。滄浪特其別耳。名後世乃謂之夏水。因夏水來自江陵華容與滄浪合同。遂變名爲夏。如此則地說云云非鄭注。酈引本不稱鄭也。亦通。來同上或當重夏水二字。水經注有夏水來同之語。或本鄭注。王氏則以爲夏水在江漢之閒。江之別流。亦漢之別流。別流猶云別派。出入皆得稱之。如班鄭說沱潛異義之比。夏水本漢之別派。而來同於漢。自下通稱。遂變滄浪之名。如漳水變名滄浪。說亦可通而稍牽强。古書晦蝕已久。反覆求之。宜有一當。學者詳焉。滄蒼音同假借字。王氏又說。漢出氐道爲漾。東至武都爲漢。又爲沔。又東至沮縣爲沮。四名同實。地志云漢中郡沔陽縣。應劭曰。沔水出。至武昌東南入江。沔陽縣今沔縣。自今略陽東南約

五十一

三百里至沔縣。然則彼志氏道武都沮縣沔陽四條原流是一。言入江處曰江夏呂白沙羨呂武昌亦一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三澨。水名也。馬注同。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注在江夏竟陵之界。史記集解 箋云 說文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从水。筮聲。夏書曰。過三澨。水部 至。今本史記誤作入。釋曰 凡導水言過者皆謂水。如過洛汭過降水過漆沮皆是。此言過三澨。明謂滄浪過三澨之水。蓋三處皆有埤增水邊土以防氾溢。因以三澨總名其水。左傳有句澨漳澨之等。蓋水邊增土以厚隄防。所在有之。不必强以證此文。王氏說。說文云埤增水邊土。亦即可為水名。與鄭不異。酈引地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曰過又曰合流。明三澨為水名也。鄭又云在江夏竟陵縣界者。竟陵今天門縣。史記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明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為一澨。馬溴河為一澨。石家河為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景陵即漢竟陵 謂之三汊水。即索隱所云三參水。此即鄭注之所謂在竟陵者也。至于大別

五十二

南入于江。謂漢水過三澨。還迤東北行。觸大別之陂。乃折而南行以入于江也。大別在安豐。王氏說甚詳明。引見導山下。又說。杜預所以疑大別不在安豐無大別者。以其去漢太遠。不知地說言漢水觸大別之陂。陂者，山脈之靡迆而不盡者耳。觸者。僅漸及之而已耳。非水直至山下也。僞傳云觸山回南入江。回者回轉而後南入耳。非纔至山已入江也。玩經兩言東不言南。直至大別之下方用一南字。何等著力。明係漢水直抵東北始回轉而南。若以今漢口西岸晴川閣畔瞰江之山與南岸黃

五十三

鶴樓相對者為大別。則南字便為贅疣。大別之在安豐明矣。案大別若係翼際。則漢水一路東南流。直云入于江可耳。何必如東至氐柱北過降水特顯其折旋而行乎。王說甚是。

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匯。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水經沔水注 箋云 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釋曰 江漢皆大流。漢入江。江不能受。勢必相鬭。漢水向南。江水向北。搏擊震盪。相持而東。回旋轉南。與豫章諸水所聚之處合成為大瀦。是為彭蠡。故曰東匯澤為

彭蠡。由是從彭蠡中出而東行。漢也江也豫章諸水也同為一大江。先後分為三。其最在北上承漢者為北江。至毗陵江都開入海。故曰東為北江入于海。或曰。三江出于彭蠡。雖同為一江。然自上源而來實有三道。中分三孔。同入于海。猶九江孔殷。其孔衆而同為一江也。江漢勢均力敵。豫章諸水亦盛流。故漢雖入江而仍別謂之北江。與中江各云入于海。荆州云江漢朝宗于海。明兩大流合為一瀆以入海。非入江後遂沒漢名也。揚州云三江既入。明豫章諸水合江亦與北中並列稱南江同入海也。說詳三江既入下。鄭樵疑經有衍文。大謬。前儒已辭而闢之。　此第四節。導漢。

五十四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箋云 史遷岷作汶。地理志作崏。說文作㟩。並詳梁州又曰。江。水出蜀湔氏徼外崏山。入海。从水。工聲。沱。江別流也。出崏山。東別為沱。从水。它聲。水部 釋曰 此節敘導江。岷古文作㟩。省作崏。借作汶。詳梁州。江源出岷山。經有明文。後世或為異說。胡氏辨之甚是。東別為沱。言江自岷山出。正流自西而東。又別出為沱也。或據太平寰宇記引鄭注云。此沱尾入江。不於江出。與荆梁二州注反。且顯背經文。必係引誤。否則當先引漢志郫縣汶江之沱而辯之如此。明此經之沱為首出江也。王氏云。水經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酈注岷山在徼外。江水所導。東南百餘里至白馬嶺。歷天彭闕。東逕汶關。歷氐道縣北。又逕汶江道。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江水又歷都安縣。又逕臨邛縣。又逕江原縣。郫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又東逕成都縣。又東逕廣都縣。案氐道今四西川松潘衛治。汶江今茂州。漢志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華陽國志開明是七國時杜宇之相。則此沱禹所無。江原今崇慶州。漢志江原縣。郫水首受江。即梁州之沱也。又說。水經自氐道下歷敘所經。至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酈注江水左迆為中夏水。案此即漢志南郡華容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者。正合爾雅水自江為出沱。故鄭注荆州之沱以此當之。此經所謂東別為沱者。于梁則江原之郫江。于荆則夏水。兼二水言之也。案王說是也。漢志明云郫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而或以郫水為江之正流。謬矣。江別為沱。梁荆皆有。

五十五

此經蓋舉梁以包荆也。下云又東至于醴。則入荆界矣。

又東至于醴。

醴。陵名也。大阜曰陵。〔史記集解〕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為〔段云為字衍〕縣乎。〔疏〕箋云 醴。史漢同。今本作澧。馬氏曰。醴。水名。〔集解〕釋曰 言江水正流又東至于荆州長沙之醴陵。醴。史漢馬鄭皆作醴。但馬訓為水。鄭訓為陵異耳。段氏說。經今古文皆作醴。楚詞在唐時亦作醴浦。考說文水部澧字下云。水出南陽雉縣衡山。東入汝。不云出武陽充縣至下雋入江。此可證南陽澧水字从水。武陵醴水字不从水。如袁德洛水作洛。上雒雒水不从水也。古文或訓陵或訓水。字皆从酉。今本从水。衞包輩所改。案鄭以導弱水已下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訓為陵。引長沙醴陵擬之。王氏云。考地理志長沙國有臨湘。無醴陵。郡國志長沙郡始有醴陵。蓋後漢析臨湘縣南境置也。其地當在今岳州府臨湘縣之北。長沙府醴陵縣之南。〔金氏從去割北二字當互易〕鄭以此證江濱當有醴陵耳。非謂江至其縣也。江湘之間。如巴陵沅陵等地以陵著者甚多。水經江水自華容縣下敘至長沙下雋

五十六

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此江水又東至于醴所經也。酈注云。江水右會湘水。又東逕忌置山南。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案巴陵縣亦漢下雋地。縣東有城陵磯。東北接臨湘界。所云故城疑即漢臨湘故城。城陵疑即醴陵也。酈注水經。能正其誤。此條誤以澧水沅水資水合注于江。酈辨之云。皆注洞庭之陂。其所注是湘水。非江川。惟湘水所注乃江也。故云江水右會湘水。其湘水篇注云。湘水左會青水口。資水也。又云。湘水左則〔沅水〕注之。又云。右屬微水。又云。湘水左則澧水注之。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正與此江水注合。然則澧沅諸水合于洞庭之北而注于湘。必由湘乃轉達江耳。澧不徑達于江。何得至于澧。乃諸家以水經有澧水注江之文。遂改東至于醴之醴為澧。而不知其誤也。案王說甚是。馬以醴湘合流通稱。故以為水名。然澧沅四水合湘而五。何以獨舉澧。五渚之中湘為大。何以舉澧舍湘。澧湘合流。經當言又東過澧湘。如過漆沮之例。何以云至澧與于下至于東陵文同乎。鄭以江濱古有醴陵。故後漢析臨湘置縣取以為名。

五十七

以今證古。不敢質言。故為疑辭。

過九江。至于東陵。

【箋云】地理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釋曰】江自廬醴陵東行過江尋陽南九道分流來同之處。至于金蘭之東陵。王氏說。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俱屬黃州府。水經云。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南。酈注歷敘所經至江水又東逕軑縣故城南。城南對五洲。東會希水口。水出灊縣霍山。南流逕軑縣東南注江。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案軑縣今蘄水縣。江自尋陽分為九道蓋始于此。希水口在今蘄水縣南。西陵與下文東陵相對。徐廣曰。西陵屬江夏。又云。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蘄春今蘄州及廣濟縣地。自軑縣故城以下至此俱係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江之北岸浦口甚多。即九江所在。其南岸則大冶縣興國州瑞昌縣也。又云。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北注之。酈注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即利水。出廬江郡東陵鄉。江夏有西陵。故是言東矣。案下雉縣今大冶縣及興國州地。東陵鄉在

五十八

今黃梅縣北。即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也。陳氏云。水經禹貢山澤所在云。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考金蘭漢時並未置縣。則是地名。非縣名也。水經言金蘭縣。水經魏時人所作。蓋魏時置為縣也。餘詳荊州及導山。

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東迆者為南江。【箋云】說文。迆衺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迆北會于匯。辵部地理志丹陽郡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會稽郡吳。南江在南。東入海。【釋曰】東迆北會于匯。承至于東陵之文。與上節東匯澤為彭蠡相當。匯即匯澤之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承東迆北會于匯之文。與上節東為北江入于海相當。言江自東陵而下。東流衺行以北會于漢。向轉而成澤。匯。回也。漢向江而南。江迎漢而北。激盪相持。由北而東而南。與豫章湖漢諸水所入之澤相遇于江之南。乃匯為大澤。是為彭蠡。故曰東迆北會于匯。由是從彭蠡出而東。其水本在北自漢來者為北江。江之正流在漢之南彭蠡所受豫章諸水之北而居其中者曰中江。故曰東為中江入于海。有北有中。則必有南。故揚州云三江

五十九

既入。此經不言南江。以上言匯澤此言會匯見之。江漢所匯而會者彭蠡也。即南江所自出也。故注云東迆者為南江。匯。回也。惟其迆。是以回。北會于匯。言北會于漢而回行至彭蠡。不曰會漢而曰會匯。正以見其由北而東而南也。匯非水澤之名。以上文先有匯澤之文。故此云會于匯。謂會于所匯之澤。不煩言而自解。經用一匯字。而水道曲折昭然可見。注訓匯為回。云轉東成其恩濡。而經意灼然可明。後人疑彭蠡在江南不得云北匯。未亦達字匯字之旨耳。或以東迆句專謂南江。以匯為震澤。

六十

東為中江二句不承此句。仍繼東陵言之。恐非。王氏云。今江自黃梅縣東南德化縣北又東會彭蠡。所謂東迆北會于匯也。中江自蕪湖行至陽羨。即今宜興之荊谿由此東入海。水道久湮。昔人謂難以綜緝。詳三江即既入下　此第五節。導江。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泆為滎。據史記集解及周禮注。則鄭本當作泆。容釋文失載。

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為滎。箋云說文。泆。水所蕩泆也。从水。失聲。水部周禮注引作泆為熒。東流史遷無流字。地理志濟作泲。泆作軼。曰。河東郡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泆今本作溢。

釋曰此節導濟水。濟始出為沇。發源王屋山。然既見即伏。禹但就其重源發處導之。故直云導沇水。不言其山。紀實也。始出為沇。與呂同意。取始發微細若山中陷泥地然。既東成流則為濟。濟者。泲之假音字。泲如泲酒之泲。酒泲之則清。泲水清。故曰泲。泲之假濟。猶雒之假洛醴之假澧及下文熒之假滎也。詳兗州豫州。鄭引地理志見班書。王

六十一

氏云。志但云垣。無東字。鄭注則云東垣。職方氏注及說文水部同也。鄭于導河注云。大坏。地喉也。沇出坏際矣。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與此注同也。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四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源。本漢軹縣及垣縣地。脩武縣今屬懷慶府。武德故城在今武陟縣東。大坏山在脩武之西武東。德之其南岸則成皋。泲從此入河。滎陽本韓邑。漢為縣。屬河南郡。今屬開封府。隋析滎陽地置滎澤縣。滎陽故城在今滎澤縣之

南十餘里。泲溢爲滎。即當在此滎陽之東北滎澤之西南。案王說是也。水經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水。東至温縣西北爲濟水。漢志敘沇水源流甚詳。惟不言東流爲濟之處。江氏據水經補之。或然。惟水經謂即由溫入河。則後世改道。非禹迹。鄭氏已辨之。泆爲滎。史記及集解引鄭注并周禮注皆作泆。豫州疏引鄭注云。沇水溢出河爲澤。字作溢。或集解依史文改。或書疏依偽孔本改。皆未可知。據說文周禮注則泆字似近古正。要之二字音義皆近。地志云軼出滎陽北地中。軼者泆之借。不直云軼出滎陽北而云地中者。竊疑沇多伏流。自發源至入海幾二千里。自陶丘北以上多潛行地中。遇孔竅即發。自王屋發源後。重源再見於(于)東流爲濟之處。三見於(于)滎。四見于陶丘北。洪水以前滎本湧出地中。不與河通。禹導濟入河。而大流相闕。禹引河北載之高地。河大勢趨北。濟大勢趨南。於是水相蕩泆。而濟性勁疾。不隨河而北。乃溢出流合于地中湧出之泉。成爲大澤。是爲滎。入于河溢爲滎。猶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也。不曰匯而曰泆者。彼同行相從。此泆出相背也。下云東出于

六十二

陶丘北。蓋亦自地湧出。禹自滎導之與之相接。昔人謂導滎爲川在殷周時。細繹經文。推詳事理。未必非禹掘地而注之。經一溢(泆)字一出字至約而精。水之故道與禹之施功皆包見之。蓋滎本自地而溢。禹導之則自河而泆。陶丘北之水本自地而出。禹導之則自澤而出。漢志云軼出地中。許云水相蕩泆。鄭云入河溢出所爲澤。下文東出于陶丘北說文(史記)作東出陶丘北。說文作東至于陶丘。出者。自地自澤皆可云出。至者。自彼至此。文字訓義師傳不同。相兼乃具。自陶丘北而下流不復伏。故下直云至于菏。滎澤東漢已塞。王氏說。酈注水經奉溝水即泲沇之故瀆。泲沇故瀆是所謂武德入河者。晉地道志云。泲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蓋水各有性。泲性獨勁。故能與濁河並流不爲所亂。仍橫截而南也。愚謂河向北。濟向南。又與地中湧出之水合。故清濁可辨。迨後世河決。濟入河處及滎澤爲所汨沒。治水者不能復其故道。而禹迹湮矣。滎古書多作熒。蓋取飄忽出沒之意。與說文訓絕小流之滎異。濟在四瀆。不可云小流。說文並不云小流絕大流也。詳豫州。

六十五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

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出下無于字。菏史漢並作荷。地理志濟陰郡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水經注引此句下有在南二字 又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說文曰。陶。再成丘也。在濟陰。从𠂤。匋聲。夏書曰。東至于陶丘。釋曰 東。自滎而東也。出。據水經注云陶丘復出之濟。則是滎至陶丘北五百里閒濟皆伏流而復出于此。史記作東出陶丘北。義似合。然說文云東至于陶丘。疑書家異文。或相傳古義訓出爲至。昔人謂禹時滎但爲澤。殷周閒始導滎爲川。愚竊疑陶丘北之濟本自地而出。禹既豬滎播。復後審察水脈。掘地而注之。使前後相接成川。出者。本出地無上源。後出澤與相接。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猶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也。鄭注北字。今漢書作南。疑集解引注誤。又東至于菏。則自陶丘北而東又豬爲澤矣。王氏云。定陶今縣。屬山東曹州府。菏澤在陶丘東北。相去不遠。泲水自陶丘北匯于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爲泲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者。後人目之曰菏水。漢志山陽湖陵縣。菏水在南。且引禹貢徐州文爲證。湖陵今魚臺縣地。許慎云。菏澤水在湖陵。謂澤之下流入泗者也。案菏澤即濟水所豬而兼有他水入之。其餘波被孟豬。菏水則澤之分枝。即濟之分枝。故亦謂之濟渠。餘詳徐州。

六十四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箋云 史遷北東作東北。釋曰 王氏云。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泲。水經于泲水又東過定陶縣南又屈從縣東北流下云。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案今東平州西南有壽張故城。西北去今壽張縣五十里。州西南十里有安山鎮。即古安民亭。泲水自菏澤東北流絕鉅野澤至此亭與汶合者。禹迹也。今案汶西南入濟。故濟東北會汶。此東北二字連讀。下北東入海。史記亦作東北。與導洛兩言東北同。漢書及今本作北東。說者謂此二句又東又北略讀。一向東而北折。一向北而東折也。然諸經凡由東而北由北而東。皆言東北。無言北東者。陳氏云。北東。史記作東北。此據今文尚書也。

六十五

考山海經云。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琅槐東北。水經歷敘泲水所經云。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酈注云。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又東北入海。諸所言泲水入海。皆云東北。當從史記。於義為長。漢志作北東。疑是淺人依梅本尚書改之。琅槐漢縣。屬千乘郡。在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案以東北為今文北東為古文。說本段氏。然未見確據。要之史漢文異。義亦兩通。　此第六節。導濟。王氏又云。泲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從而南。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泲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濼東行始。齊乘以大清河為古泲水。小清河為豫所創。志家皆沿其說。今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泲水最南。濕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泲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泲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濕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濕瀆。及河去。則大清兼行河濕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為泲水故道也。

六十六

導淮自桐柏。

箋云　地理志南陽郡平氏。桐柏大復山禹貢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青州川。說文曰。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从水。隹聲。水部　釋曰　此節導淮。王氏云。地志言桐柏又言大復。水經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言胎簪又言桐柏。說似皆與禹貢不合。其實皆是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在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風俗通言上源略胎簪不數。而漢志則竟以下源大復言之。惟水經則溯其原而系以胎簪。胎簪。寰宇記謂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而漢平氏故城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大復在平氏故城東南。復陽故城又在桐柏縣東。蓋胎簪最在西。大復最在東。漢志

六十七

言出桐柏大復山者。出桐柏之大復山也。此以其出陽口而成流者言之。水經言胎簪。則指最西一峰。以其始源潛伏而未成流者言之。桐柏乃總名耳。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箋云 地理志泰山郡蓋。臨樂子山。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說文曰。泗。泗水受泲水。東入淮。从水。四聲。沂。沂水出東海費東。西入泗。从水。斤聲。一曰。沂水出泰山蓋。青州浸。水部 釋曰 王氏云。水經淮水篇于桐柏下歷敘所經。至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酈注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案此言淮水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泗水篇云。泗水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淮。然則淮陰縣在下邳之東南。俱屬下邳國。壤地相接矣。沂水篇云。沂水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注云。沂水于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然則沂入泗。泗入淮。相去不遠。故連言會于泗沂也。泗口一名清口。淮陰故城在今清河縣東南五里。此下水經又敘過淮陰縣北。

六十八

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即此經入海之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入淮。而清口以東又以一淮受全河。河强淮弱。退不敢爭。乃穿高堰入高寶山泰與鹽開。河無清淮之刷。沙積河淤。必堅築高堰。使淮不南溢。畢趨清口。借淮刷黃。黃淮並治矣。又云。漢志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睢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乃漢縣。屬臨淮郡。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有漢淮浦縣故城。今案過郡四。徐氏松說。四當作六。謂南陽江夏汝南廬江九江臨淮六郡也。三千當作二千。云青州川青州浸者。周無徐。故皆屬青也。

說文云泗受泲水者。謂泲溪。許徐州。云沂出貢東者。此別一說。與班鄭異。

此第七節。導淮。

六十九

導渭自鳥鼠同穴。

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水經山水澤地所在注 箋云。地理志隴西郡首陽。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四十里。雍州浸。說文曰。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从水。胃聲。杜林說。夏書以為出鳥鼠山。水部 釋曰 此節導渭。渭出隴西首陽縣。見漢志說

文水經。酈注於首陽縣下又增首陽山三字。則是此縣有首陽山。與雷首一名首陽爲夷齊隱處者異山而同名。竊疑此首陽山即鳥鼠西北之一峰。酈云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則此峰下在南之谷。酈又云。南谷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與别源合。南出鳥鼠山。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説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閒。又引鄭注云云。陳氏云。鄭以鳥鼠同穴爲二山。與地説合。要之曰鳥鼠曰同穴曰南谷。

七十

山名雖各别。實相聯一大山也。故太平御覽引河圖括地象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渭水出其中。是以鳥鼠同穴共爲一山也。酈注所列諸源皆出鳥鼠同穴。而南谷即其支分者耳。凡大山巖谷必多。大川之發源亦必非一處。故元和志亦云渭源縣鳥鼠山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也。杜林治古文尚書者。今文家以渭之上源出南谷中。至鳥鼠同穴而會衆流合注。古文家則以渭爲出鳥鼠山。雖小有不同。實無異誼。案陳説甚是。鳥鼠同穴合四字爲山名。約舉之則但曰鳥鼠。鳥鼠本異類。而此山所產二物有異類相偶者。蓋天氣土性使然。故以名山。此山巖衆多。後人見二物飛行於此同穴於彼。因分爲二山。渭源所出非一。後人見其始發於此復見於彼。又從而區别。酈引地説文有誤。據鄭注文義推之。當云同穴山鳥鼠之枝幹也。同穴蒙鳥鼠爲文。以鳥鼠爲主而分出同穴爲枝則可。若倒置之則同穴者何物乎。鄭注不完。竟意蓋謂析言則二統言則一耳。注鼠如家鼠而短尾。鼠下似脱名爲鼵三字。此據爾雅爲説。郭注與鄭略同。鵌鼵二字説文無。蓋古止作余作突。

七十一

後增加偏旁耳。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箋】云。灃或作豐。詩文王有聲疏引。地理志作酆。又會東史遷作又東北至。地理志作又東至。【釋曰】王氏云。水經渭水篇自鳥鼠歷敘所經。至槐里縣南澇水注之。下云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酈注。地説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内。案豐水今自長安縣界西北流。逕咸陽縣東南三里。入于渭。此下又敘至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酈注。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北。逕藍田縣。又左

合渥水。又北入于渭。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又東逕霸縣北。與高陵分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之。案霸水入渭在今咸陽〔宣〕縣界。成國渠今無水。高陵故城在今縣西南二里。涇水漢志東南至陽陵入渭。陽陵故城在今高陵縣西南三十里。此經注所敘即渭會灃涇故道也。案史記作東北至。漢書作東至。蓋皆傳寫之誤。非今古文異。鄭君謂凡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段氏謂其於經例最密合。則涇是水名不當言至宜矣。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箋云史遷無又字。釋曰雍州漆沮兼涇東西涇入渭之水言。此漆沮專據涇東以入洛入渭者言。渭過之以入于河。在漢為船司空界。江氏說。船司空主船官名。因以為縣名。餘詳雍州。　此第八節。導渭。

七十二

導洛自熊耳。

箋云史遷洛作雒。地理志作洛。又作雒。曰。弘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穫與山在東北。釋曰此節導洛。洛借字。雒正字。熊耳山綿亙二百餘里。洛出其西。伊出其東。曰冢領曰穫與。猶桐柏之言胎簪言大復也。王氏云。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酈注。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又東尸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穫水合。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也。以今與地言之。洛水出陝西商州西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又東北逕洛南縣北。所謂導洛自熊耳也。餘詳導山。

東北會于澗瀍。

箋云地理志弘農郡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郡穀城。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釋曰洛會澗瀍在漢河南縣南。王氏云。河南即周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澗水自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自城東來注之。所謂澗水東瀍水西也。水經洛水篇熊耳下歷敘所經至又北東過河南縣。酈注。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案河南縣故城在今河南府城西北。以今與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

七十三

東逕陝州盧氏縣南。河南府永寧縣南宜陽縣北。
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
于瀍澗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
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
堨澗瀍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
偃師縣南。東入洛。而禹東會澗瀍之迹無存矣。

又東會于伊。

箋云地理志弘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
北入洛。釋曰洛會伊在漢洛陽縣南。王氏云。在今
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水經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
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酈注。洛陽。周公所
營洛邑也。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
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
偃師縣西來注之。所謂又東會于伊也。案洛陽。周
公所營成周。非洛邑。王城乃洛邑也。特皆洛水所
經。或通言耳。餘詳豫州。

七十四

又東北入于河。

箋云史遷無又字。釋曰洛至鞏縣入河。王氏云。鞏。
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
十餘里。水經洛水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
縣東。又北入于河。酈注。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
又東濁水注之。又東北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成
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以今輿地言
之。洛水自洛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
鞏縣故城南。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所謂又東入北
于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又東從滿
家溝入河。洛口乃移于東。非古之什谷矣。案什谷
見戰國策。　此第九節。導洛。　以上第十二章。導
水。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箋云史遷九州上有於是二字。宅作居。地理志攸
作逌。隩。史漢並作奧。大傳壇四奧。鄭氏曰。奧。內也。
墺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古文奧作墺。說文曰。
四方土可安居也。从土。奧聲。𡋟。古文墺。土部釋曰上
文九州爲經。導山導水爲緯。皆分別敘次。此以下
兩節總結之。史記稱於是九州攸同。攸。所也。禹之
治九州山水如上所云。於是九州所同如下文所
云也。洪水之時。天下分絕爲十二州。至是於古九
州之界水土乃同歸於治。故下文歷言之。九州十
二州之分詳堯典(皇甫謐)。詩蓼蕭采菽皆有萬福攸同之

七十五

句。與此文例同。則攸訓所明矣。四隩既宅。言九州之內四方之土民已定居也。垮蓋壁中古文。孔君讀爲墺。說文不引書者。容偶遺之。玉篇引作墺。大傳作奧。即墺之省。隩其別體。宅史遷作居。訓詁字。段氏謂今文當作度。義訓同。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箋云 刊。史漢皆作栞。今文一作甄。開母廟石闕銘 周禮鄭氏說川。流水也。禹貢曰。九川滌源。澤。水鍾所也。禹貢曰。九澤既陂。河渠書滌源作既疏。陂作灑。釋曰 九山刊旅。言九州之山隨刊之功既畢而旅祭也。今文刊或作甄者。皮氏謂書緯鄭注甄。表也。與刊木爲表識義近。九川滌源。謂九州之川下流壅塞盡去。上溯至源皆清滌無滯礙。如上文導水所敘源流一貫也。或以濬畎澮亦爲滌源之事。然原泉混混。盈科而進。放乎四海。與溝澮皆盈盡然不同。滌源中不得兼之。但盡力溝洫。實爲治水治地要務。禹蓋終身思日孜孜。胡氏所論甚是。疏灑皆今文異字。段氏謂陂者障其外。灑者泄其中。義相成。以上皆九州所同者。九澤亦謂九州之澤。諸家數雷夏以下爲九澤而去大陸。非。

七十六

四海會同。

箋云 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釋曰 上文九州山川多外薄四海。故結言四海會同。謂九州之外四海之國水陸交通皆會同於京師也。 此第一節。總結九州山水澤地。

六府孔修。

箋云 史遷孔作甚。春秋傳曰。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釋曰 修。治也。五行以土爲主。洪水之時。土爲水沴。則金木火皆失其用。而穀無由生。今水已平。則五行治皆中國可得而食。是六府孔修也。玉篇修字下引書孔修上多三事二字。恐衍文。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

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史記集解 箋云 史遷庶作衆。厎作致。釋曰 庶土交正。謂衆土之肥美磽惡與形勢之高卑皆得審正。（貢修六府所以審正庶土所以慎賦。）故曰交正也。厎同致。謂致貢篚。慎。謂審稅法。貢物即準稅法而爲之。故云厎慎財賦。言慎財物之稅法而致其貢。蓋庶邦萬民惟正之供皆慎而致之。所謂取於民如藉也。王氏云。致其貢篚者。九州或言厥貢或言厥篚。皆自

七十七

遠而來。故言致。愼奉其財物之稅者。九州每州皆言厥賦。賦之多寡宜準田之美惡。不可意爲輕重。故須愼也。禹治水旣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故得交正而致愼也。案愼賦爲致貢之準。故合言之。（財賦實兼貢在內。）下文咸則三壤成賦。即所謂定制也。

咸則三壤成賦。

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史記集解箋云地理志讀成賦中國爲句。（邦史漢皆作國。）釋曰三壤。上中下三等土壤也。於三壤之中又各分三等。九州所言厥賦是也。對文則土有壤墳壚之分。散文則皆曰壤。周禮十有二壤亦是也。王氏云。鄭于三等中又分九等。上文財賦兼貢與賦而言。賦重于貢。故又別言之。咸則三壤而成。正交正底愼之實也。案邦國之貢。即以其賦所入供具之。故賦爲貢之本。貢有常額。而賦或恐暴君汚吏私自多取於民。故必準土之肥瘠爲賦之多寡。垂爲定法而愼奉之。而致貢之愼在其中矣。上於貢言致於賦言愼。意理相足。史記集解於成賦絶句。下引鄭注。漢書（集注）邦作國。師古以成賦中國絶句。當謂成賦法於九州之國。並通。　此第二節。總結九州土壤貢賦。　以上第十三章。總結九州。

七十八

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旣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箋云史遷錫作賜。釋曰自此至篇末。言荒度土功旣畢。弼成五服外薄四海。建立諸侯。聲教四達。而禹功大成。堯舜之治萬世永賴矣。凡七節。此第一節。言封建諸侯之事。中邦錫土姓者。要服七千里以內謂之中國。禹治水徵役於諸侯。小大庶邦罔不協力。土功旣成。闢地又廣。於是疆理天下。請於天子封賞有功。舊有國者或增其土。奠其居。無土者就其功之大小封之。徧賜之姓。先自中國。遞及要荒。訖于四海。故以中邦錫土姓建首。鄭云中即九州。謂在要服之弼以內也。云天子建其國。謂於九州內建萬國。如臯陶謨注所設法。是其大較。不必一一如數也。云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者。此以左傳證經。諸侯上似脫封字。祚俗字。當作胙。胙猶酢也。謂錫之土報其功。使世享其祿也。姓之言生。因其所自生而賜之姓。爲後世始祖也。氏。謂國名也。國語稱胙禹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據禹後

七十九

為天子言。治水功成時。亦胙以國而已。稷契皋陶益及其餘諸侯。或初封始賜姓。或加封舊有姓。其制同。祇。敬也。說文云。台。說也。字通怡。堯典今文云舜讓于德不台。即不怡。堯時協和萬國。諸侯敬悅天子之德固已先矣。至是治水釐理天下。舜以堯之命命禹。禹以天子宰相教民昏墊之德意曉諭諸侯。自不憂有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者。堯舜禹一德。時堯在位。舜相之。經文二句自主堯而舜在其中。皋陶謨云。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謂各導

八十

以帝德而有功。所謂不距朕行也。但彼承予違汝弼欽四鄰之命。戒帝念苗頑之難格。則迪功語意似重在舜。為責難之辭發端。故帝應之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合禹貢皋謨兩文觀之。禹之善則歸君。輔弼不已。舜之虛己受戒善與人同。皆可想見。而堯之知人善任。如易所謂乾元用九而天下治龍龍成功。者。史昭然亦斷可知矣。　此第一節。言治水功成。天下諸侯皆受封賞。由中邦化行為四海會同之本。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銍。銍。斷去稾也。三百里秸。又去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詩甫田疏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天作疏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五而為差至于千也。殷武疏　案此注文繁。恐多申說語。疏義則是也。甸服比周為王畿。

八十一

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齊譜疏箋云。禮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鄭氏說。服治田。出穀稅。春秋傳曰。邦內甸服。史遷說。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地理志納作內。秸作戛。馬氏作稭。曰。去其穎曰稭。本或作稭。工八反並釋文說文曰。稭。禾稾去其皮。从禾。皆聲。禾部

釋曰。此下敘弼成五服之事。此節甸服。書疏引王制注申之云。主治田。故服名甸也。周禮九服注云。服。服事天子也。此五服與彼義同。五百里甸服。堯之舊制。謂王城外至邦畿四面皆五百里。規方千里也。百里賦納總以下。史公以為即在五百里中

分之。鄭君則以為五百里以外甸服之粟。服詳臯陶謨。江氏說。鄭云甸服之制本自內總。然則云使入穀即內總也。百里是甸服外之百里。去王城六百里以內也。其賦入總。說文云。總。聚束也。則內總是聚禾而束之。總其穗稾俱內。二百里。謂去王城七百里以內也。稾者。禾莖也。斷去其莖。唯留穎于穗而內之。比內總為輕便矣。三百里。謂去王城八百里之內也。說文禾部云。穎。禾末也。毛詩生民傳云。穎。垂穎也。詩正義引此注稭（疏本作秸江用說文改）又去穎而云則穎是禾穗之挺。又申毛傳使垂穎之誼云。言其穗重而穎垂也。則穎非即穗。乃是禾末近穗之細莖爾。稭又去穎唯內其穗。則又輕于內銍矣。銍者刈禾之器。用銍稾斷而內之。即謂所內為銍。稭是禾稾去皮者。去穎而內之。則盡去其稭。反謂所內為稭也。四百里五百里。謂去王城九百里及千里之內也。所內尤精則尤少。故云彌輕也。段氏說。詩甫田生民正義引鄭注是。其禮器正義云。銍。謂刈禾穗也。秸服。謂禾去其實惟稾秸也。此非鄭注。乃作正義者傅合禮器為此語。入刈禾者并穗稾全入之。斷去稾者去稾留穎而入穗也。又去

八十二

穎者。又去穗之穎也。穎者。穀實之所之莖也。去糠者為米。未去者為粟。鄭注尚書曰去穎。謂用其實也。注禮器曰去實。謂用其穎也。用其實而亦謂之秸。猶以銍斷穗而謂穗為銍也。焦氏云。生民正義既引鄭注又說之云。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然則穎正謂錐之挺。說文訓穎為禾末。蓋自總言之則穎以上為末。自銍言之則穎又為實之本。秸所以聯粟者也。穎所以載秸者也。稾所以載穎者也。凡禾於葉閒抽出挺而後結實。此注云去稾為銍。則銍為挺以上之名。稾為葉以下之名。去穎為秸。則秸為聯粟者之名。穎為載秸者之名。禾之垂自穎以上。故毛詩傳訓穎為垂穎也。案江段與焦氏說秸義並通。說文稭音同結。蓋穎與聯粟之處皆謂之稭。禹貢納秸。據其結聯粟相而言。禮記稾秸。據其去實用莖治去其皮而言。稭正字。秸假借字。秸後字出皆音近。服者。事也。即甸服之服。謂百里以下出賦以納總納銍納秸為事也。賦字總領

八十三

下五句。服字承三納字為文。并包下粟米在內。總銍秸言納言服。則粟米之為納為服不言可知矣。不於里下言服者。以承三納字為文也。經文簡而精。僞孔以下以意為說。皆非。甸服之弼以封諸侯。當云貢而云賦者。地近可納穀以充御廩神倉。其數如貢物之制耳。說詳冀州厥賦下。殷武疏引注云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此據綏服以下約略言之。或字句有誤。當云百里二百里三百里者。疏家所引不盡如本文耳。　此第二節。甸服。段氏說。夏本紀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按天子之國千里。加甸侯綏要荒五服每服五百里。面三千里。為方六千里。賈逵馬融說同。此今案皐陶謨釋文云。馬氏說中國之界方萬里。與鄭義同。竊今文家言五服方五千里。古文家言方萬里。見五經異義及各書甚明。史公云天子之國。孫氏以國為城中。則亦與今文各家說同。據釋文引馬義則與古文說同。六千里之云或古文家別義。要之鄭說為當。詳皐陶謨。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於周為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詩譜疏箋云史遷說。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男邦作任國。史記集解地理志作男國。馬氏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史記集解春秋說。侯之候。候逆順。兼伺候王命。公羊隱元年疏王制千里之外曰采。鄭氏云。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釋曰。史公以侯服為在甸服五百里外。鄭君則以為在甸服之弼去王城千里外。餘服可例推。或疑如鄭說。則禹弼成五服服加五百里。豈甸服之弼當堯本制侯服。侯服當其綏服。侯服之弼當其要服。綏服當其荒服。綏服之弼以外皆禹所開拓。禹之闢土乃倍於堯初乎。曰。非是之謂也。以堯典禹貢五帝德大傳等書考堯之。禹疆域不甚相懸遠。所謂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者。據懷襄之世約略言之。蓋當時洪水橫流。平地成澤國者居半。及水土既平。每服出水之土或增倍或過倍或不及倍。絶長補短。以方里細計之。通率每服可得五百里。聲教所及。四海會同。故弼其殘數總有萬里之界。可以容萬國之封。與周禮王畿及九服相當也。五百里侯服。是堯本制。江氏申春秋緯云。候

逆順。謂備禦有逆王命者。伺候王命。謂聽命於王
也。此侯服命名之義。百里采以下。是禹所弼成者。
百里。謂侯服外百里。采。謂采取地所出美物貢於
王以當穀稅。此侯服至要服内諸侯皆同。特於侯
服之弼分別等差之始著之。所謂千里之外曰采
也。二百里男邦。謂侯服外二百里。兼上百里在内。
江氏云。公羊隱元年疏引春秋説云。男者。任功立
業。又白虎通爵篇云。男者。任也。又釋名云。男。任也。
典任事也。皆説男爲任。案史記作任國。訓詁字。周
書康誥云男邦。則謂侯服之邦。其命名之義則同。

任國。謂諸侯爲天子守土治民。亦遠近所同。於此
著之。三百里諸侯。謂侯服之外三百里至五百里。
去王城浸遠。當爲天子候逆順。故曰諸侯。采也任
國也侯逆順也。侯服及其弼遠近皆有此義。而經
差次如此者。百里采以別於甸服賦。而男言邦以
言其治國。諸侯以言其備禦。堯典皋陶謨皆言羣
后。此特言諸侯。以見候逆順之義。是侯服之所以
爲侯也。馬氏訓采爲事。諸受王事。然則男邦當(訓邦)
爲自任國事。春秋傳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
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蓋近者受王事多遠者少。其勢自然。故經於百里
特言采也。後人不達古訓。或以采爲采地男爲子
男。采地出在畿外子男獨處侯服於各經傳皆不
合。周禮九服之名侯甸男采衛要蠻夷。義皆取之
禹貢。倘若所云。豈男服皆封子男采服盡爲采地
地乎。斯不然矣。　此第三節。侯服。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内。(詩齊)
譜疏箋云綏。安也。(釋詁)揆。度也。(釋言)史遷説。(侯)甸服外五百
里綏服。(國語)春秋傳説。侯衛賓服。韋氏云。以文武侯衛

爲安王賓之因以名服。釋曰五百里綏服。堯舊制。
三百里以下。禹所弼。自此以下每服之弼皆分二
等。以三百里二百里爲差。綏服者。綏靖内外以服
事天子。下文文教武衛是其事。故韋氏云以文武
侯衛安王傳云侯衛賓服者。謂侯逆順藩衛京師。
賓如利周賓于王之賓。虞氏云。四在王庭賓事於
五。是也。綏服賓服。或殷及周初與夏名異。義實相
成。三百里揆文教。謂綏服之弼内三百里揆度文
教而行之。揆如孟子道揆之揆。蓋上承天子之政
教。而行之因地與民宜之。易云觀民設教。記云君

子行禮不求變俗。又云入其國其教可知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云云。蓋庠序之教孝悌之義則同。而其餘可因其大略而潤澤之。所謂敬敷五教在寬也。二百里奮武衛。謂外二百里地接要荒。當振奮武事藩衛中國。以防蠻夷猾夏之漸。易曰。日閑輿衛。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是也。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文教武衛。自王畿以及小大庶邦無在可缺。經獨於此言之者。以甸服言田賦。侯服言諸侯職貢治事。此綏服在五服之中夷夏之閒。而其弼尤迫近要服。故特詳治內治外之方。所以為綏也。自三百里以內非無武衛。而文教尤重。二百里以外非無文教。而武衛尤嚴。先王之教文武並重始詳於此。詩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與此同義。 此第四節。綏服。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蔡之言殺。減殺其賦。疏 要服於周為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齊錯疏 箋云 史遷說。綏服外五百里要服。國語韋氏說。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也。

馬氏曰。夷。易也。釋文 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史記集解

釋曰 要。約也。謂修文教武衛約束蠻夷以服事天子也。韋氏謂要結好信。亦王者柔遠之義。此堯舊制。三百里夷以下。禹所弼。江氏云。夷。四夷也。要服以內為中國。其弼在九州之外為四夷。周禮所謂夷服也。大行人職於要服之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明要服在九州之內。猶是中國。其弼則在九州之外。是四夷矣。案四夷對諸夏言。要服之弼言夷。則要服猶是諸夏也。夷之言易。謂禮節簡易。王氏先謙云。謂其風俗可變易者徐進之。案簡易變易古無二音。徐進之。所謂用夏變夷也。自此以下皆四夷之地。三百里去中國最近。故但取簡易之義而漸以教化變易之。二百里蔡。蔡之言殺。去中國漸遠。其禮更殺。鄭云減殺其賦者。江氏云。先王之制。千里之內有賦無貢。千里之外以貢當賦。周禮大行人職侯服以至要服各有朝貢之歲所貢之物。九州之外則世一見。以所貴寶為摯而已。無朝貢之歲。是夷服之貢減殺於中國。貢所以當賦也。故云減殺其賦。案蔡字之訓當以此為正。馬訓法者。音義訓詁皆無可推詳。或其意讀蔡如蔡蔡

叔之蔡傳云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彼疏謂上蔡字即說文𣪠字之訛體。說文。𢽳𣪠。散之也。本謂散朮。引申為刑法之名。謂放散其人減殺其祿。馬注受王者刑法下當脫所放散三字。此要服邊界。受王者所放散罪人而已。然如此則下文流字當訓為放流。而馬注不然。則蔡法之義亦未必爾。左傳疏雖引說文。不引禹貢此文為證。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流與甸采對文。不應舍其土俗朝貢而專言流放。則後人以蔡蔡叔流共工證禹貢者殆非也。　此第五節。要服。

九十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爾。故云蠻。蠻之言緡也。

疏 荒服於周為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

齊譜疏 箋云 史遷說。要服外五百里荒服。馬氏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行無城郭常居。

史記集解 王制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鄭氏說。謂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賈馬以為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疏 釋曰 荒服去王城絕遠。或貢或否。荒忽無常。故謂之荒。孔疏謂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蓋本鄭義。荒服為四海。本堯制。三百里蠻以下。禹所弼。江氏說。蠻聲近慢。故馬訓為慢。鄭云蠻之言緡者。說文言部云。䜌。不絕也。鄭蓋讀蠻為䜌。故訓為緡。緡亦不絕之誼。案緡蠻雙聲。亦於音得義。流者。戎狄逐水草而居。或貢或否無常。馬鄭義相足。要服之弼以外多流移不定。於最遠者著之耳。九州之外。以四方言。則東夷北狄西戎南蠻。而夷為通稱。且與夏對。故此經先夷後蠻。夷於禮簡易而可漸進變易之。蠻

九十一

者於禮更怠慢羈縻包覆之而已。遠近稍異。大略則同。故周禮先蠻後夷。若以蠻夷對戎狄。則戎狄尤為絕遠之稱。故國語云蠻夷要服戎狄荒服也。五服今古文說異。許君五經異義及鄭書禮注皆從古文說。確不可易。詳皋陶謨。禹云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若荒度後與未荒度前疆域一無參差。則何所謂弼成。又何所謂至于之云乎。詩云。邦畿千里。傳云。邦內甸服。邦外侯服。又云。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記云。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皆與今文五千里之說合。若甸服外更有五百里乃

至侯服。則與此諸文皆不合。蓋古文家異說。不可從。甸服於周當王畿。以為天子治田言。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此畿內之地。古之所謂甸也。其弼當侯服。古之五服先甸次侯。周之九服先侯次甸。故侯服於周當甸服。其為治田之法亦與畿內同。詩云。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此畿外之地。周之所謂甸也。其弼當男服。經云男邦。適與周男服遠近相當。明周禮命名取諸此。綏服於周當采服。其弼當衞服。經云奮武衞。周禮取諸此。要服於周當蠻服。蠻服兼稱要服。明其相當。其弼當夷服。經云三百里夷。亦周禮所取義。禹貢周禮相表裏如此。以經證經。夫復何疑。中國自黃帝畫野分州。方制萬里。五帝疆域大同。但洪水之時。沈沒者半。荒服遼遠。或為水所阻絕。不能會同。故大略計其土地。四面相距不過五千里。水土既平。四隩盡宅。聲教訖于四海。故有萬里之界。陳氏謂逸書有汨作九共。皆言治水土貢賦之事。孔子國親見之。知禹弼成之實數。故著古文說謂中國方萬里。其言允矣。　此第六節。荒服。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朔。北方也。（史記集解）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疏）箋云漸。進也。（易彖傳）入也。（漢書注）被。加也。（廣雅釋詁）朔南暨絕句。或連聲為句。教漢賈捐之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漢書本傳）暨地理志作臮。說文曰。衆與詞也。（乑部）訖。止也。（言部）曰上言弼成五服。此言外薄四海。五服自九州至四海。故此推極言之。以明禹功大成。東漸于海。若青州嵎夷既略。嵎夷由東海之濱而進。漸蓋訓進。或讀子廉反。古不分平去也。西被于流沙。若導弱水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凡蠻夷之地附見九州者。皆在要服之弼以外至荒服之弼。若雍州之末織皮西戎之地。則更遠矣。中國於大地偏近東北。西北起崑崙。東南濱大海。五帝德及史記言北至肅慎南撫交阯。則北及流沙南及海而又踰之。暨。及也。不言其所及之地。蓋蒙上為文而又見其廣遠之未有限也。王氏云。史記集解引鄭注在暨下。則鄭以聲教屬下讀。又云。禹時東西縮而南北贏。蓋帝都在北。冀之北境直踰大漢。其地最廣。故其後分為幽并營。南則至于南海。其遠可知。若

東則沇青徐不過跨海。西亦不過踰流沙耳。故鄭云南北踰之也。賈捐之訓暨爲與。師古讀爲預。言朔南皆與於聲教。亦通。江氏據說文暨日頗見之訓。謂聲教遠被幾至南北兩極之下。義雖可通。然古尚書經師(解暨字)無此說。未敢從。聲教訖于四海。謂風聲教化直至於蠻夷戎狄四裔晦闇之處而止。中庸所謂至聖聲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也。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箋云　史遷說。帝乃錫禹玄圭。告成功于天下。釋曰　禹錫。禹受帝錫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蕃庶。虞義謂康侯用是受錫馬及蕃庶之物。受錫曰錫。古書屬文多有此例。王氏先謙云。御覽引尚(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道積石山。玄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錫佩。漢武梁祠石刻瑞祥圖云。玄圭。水泉疏通則四海會同至。以玄圭爲天錫瑞。案秦本紀云。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帝舜賜大費事。或在禹薦益作虞時。非即禹錫玄圭時。傳記連言之。史因而述之。據此玄圭實帝舜所賜。陳氏云。玄圭之出。本爲治水功成之瑞應。禹得之以獻帝堯。帝即以之錫禹也。愚案玄圭得於導積(石)時。禹功尚未大成。蓋是時禹得之以爲治水功成之先兆。上之於舜。舜以獻於堯。及九州四海功盡成。堯即以此錫之。以顯天瑞。而告成功於天下。古之聖君聖臣一心一德。下竭力盡能而歸美於上。上推賢讓善而歸功於下。此其所以能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災大患。而萬世永賴也。　此第七節。敘外薄四海。　以上第十四章。禹功大成。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七終

曹元弼學

甘誓第四　虞夏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箋云 史遷說。禹即天子位。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孟子作陰 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大傳說。六誓可以觀義。釋曰 古書說堯舜禹益啓事。惟孟子親見百篇之書言之最詳實正大。見孔子書序。史公悉據之。足以傳信萬世垂教無窮。說者謂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實則自開闢以來無不傳子。惟堯舜以子不肖而求天下之賢人傳之。非可概言五帝。蓋父子相傳。其道遠矣。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不能離人而獨生。必與人以相生。而相生之本出於相愛相敬。相愛相敬之本出於父母之愛其子與子之愛敬其父母。上聖伏羲氏知人道本於父子。作八卦。別男女為夫婦以正其本。因父子之道起君臣之義以會其極。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思永保其父子而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合敬同愛。相生相養。父子相傳。繼世象賢以保天下國家。則天下世世太平安樂。天子不自知其貴。世人皆各遂其生。因天命之性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率之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之道。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由此。此天地剖判以來最先之至德至教。三皇五帝三王莫不由之。但人類不能有賢而無愚。聖人以天下為公而無自私之心。其為君為父也。視民如子。愛其子以愛天下。不私其子以害天下。帝皇之世。子賢則傳之。子不賢則求天下之賢人而傳之。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五帝官天下者如此。書缺有閒矣。以史記所載論之。黃帝之傳顓頊。顓頊之傳高辛。傳子即傳賢矣也。惟堯之子不肖。不得已求天下之賢人而得舜。舜之子亦不肖。而當時所得天下之賢人莫如禹。故堯傳舜舜傳禹。禹之子啓賢。則當依自古以來傳子之常矣。而禹以皋陶益同贊平地成天之功。故始薦皋陶繼薦益。然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故天下歸舜禹而不歸朱均。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

故天下屬意於啟而益得遂其讓。此皆天下至公之道。有扈氏不明天下之公義。而饕天子之貴四海之富。逆天下之心而敢為叛亂。啟伐之。聲天討也。六誓可以觀義。此篇可以觀天子討逆亂之義。○又案舜舉禹治水當在徵庸一二年中。時禹年當二十左右。至舜崩三年喪畢。禹即位。年已九十矣。故既立即薦皋陶。皋陶之年當長於禹。未久即薨。禹乃薦益授之政。益為皋陶子。古書說益五歲而佐禹五治水。字必十五之誤。以十五佐禹討之。至禹崩三年喪畢。益年將近百歲。其老已甚。而稷契等必皆已久薨。天下屬意者莫如啟。故益讓啟而天下即歸之。曰。是本吾君帝禹之子也。此皆理勢之自然。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夫傳子。經也。傳賢。權也。惟聖人能用權而歸於經。堯授舜。舜授禹。禹授益。一也。舜讓丹朱。禹讓商均。益讓啟。亦一也。然天下不聽舜禹之讓而聽益之讓者。則以子甚不肖乃可傳賢。子賢則固當傳子。聖人行權而經益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此之謂也。世運浸衰。人心競利。啟崩之後。歷羿浞之亂。少康中興。幸而克濟。民命攸託。於是傳賢之法遂不可復行。惟賴禮以坊亂。故曰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大人世及。禮義以為紀。惟周公能兼行舜禹益之道。昔武王欲以周公為後。二公不可。成王之初。周家多難。公攝政七年。猶舜禹之踐天位也。及成王能擯跡於文武。復子明辟。退就臣位。猶益之得遂其讓也。降是則禪讓之事莫之能行。非惟魏晉以下飾篡為傳。鄙不足道。即魯隱公宋宣公吳諸樊。讓德出於至誠。亦皆以讓啟爭。故春秋大居正。謂宋之禍宣公為之。而近世邪說。乃誣借禮運大同小康之文。欲廢君臣之義。以啟天下之亂。巧言滔天。譏說驚眾。真唐虞之罪人。萬世所同疾也。戰國策燕子之之黨謂啟襲益奪其位。為僞竹書紀年所本。孟子所謂齊東野語。其罪浮於有扈之威侮。互詳堯典及復禮堂文二集禮運說。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之兵。故曰大。疏　六卿者。六軍之將。詩棫樸疏　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禮記曲禮疏　箋云大傳說。戰者。憚警之也。馬氏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史記集解　甘。水名。今在鄠縣西。釋文　史遷說。乃召六卿申之。鄭氏大傳注曰。后稷司徒秩宗司馬士共工為六卿。路史

疏佐夏后紀 釋曰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是有扈敢拒王師而戰。云大戰者。謂大申天威伐而與戰。非謂鏖戰也。大戰于甘。爲全篇記事。乃召六卿。因戰而召六卿誓之。史記所謂將戰作甘誓也。大傳訓戰爲憚警者。謂天子親征大震驚之。至其國郊。乃召六卿發號令使申命士衆。如下文所云也。周禮王六卿。軍軍將皆命卿。鄭注謂選於六官六鄉之吏德任者爲之。蓋在朝冢宰司徒等六官爲六卿。而六鄉大夫亦每鄉卿一人。行軍時在朝六卿或不皆行。而選鄉大夫德任者參之。但諸書言六卿皆據在朝者爲正。春秋時軍將亦多在朝之卿。此文六卿。大傳注謂后稷司徒等六官。實係定詁。詳堯典乃命羲和及汝作朕虞下。　此第一節。敘事緣起。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容軍吏下及士卒也。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疏箋云史遷王作啟。汝作女。馬氏曰。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釋文釋曰嗟咨同義。段氏謂堯典言咨此言嗟。唐虞與夏初語言之變。愚謂細別之。咨有謀事訪問之意。故施於命官。嗟有重難不得已之意。故施於行軍發令。六事之人。謂自卿以下於六軍有事之人。故下文言左右與御。約信曰誓。誓誥皆告戒之辭。然誥之辭詳而懇誠。誓之辭約而嚴肅。故誥可以觀仁。誓可以觀義。六誓中惟秦誓辭氣稍異。然亦見對衆自訟改過勇決之義。予誓告汝。言我發必信之令以告汝也。此第二節。誓辭發端。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有扈與夏同姓。疏 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史記集解箋云大傳說正色三而復者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馬氏曰。有扈姒姓之國爲無道者。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釋文地理志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說文扈夏后同姓所封戰于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从邑。户聲。屺古文扈从山弓。邑部釋曰此節聲罪致討。本之以仁義也。有扈氏。馬鄭及許君皆以爲夏同姓國。必據世本舊文。蓋禹之族人。堯時爲諸侯。治水與有功。錫土姓時。因禹亦賜姓姒。至啟時。子孫不肖。乃叛而誅。或以爲禹之庶子。非。辯詳孫疏校補。威侮二句。

著其罪狀。鄭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者。江氏云。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明堂月令云。立春盛德在木。立夏盛德在火。立秋盛德在金。立冬盛德在水。是也。明堂月令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云盛德所行之政。云威侮暴逆之者。若月令孟春行夏令行秋令之屬皆是。王者順時出政。諸侯不奉順之。是威侮五行也。案五行精在天而行在地。其秀氣在人性爲仁義禮智信五德而行於五倫。在人身爲視聽言貌思五事而驗於庶徵。其發育萬物之盛德撫于五辰爲王政之本。故大戴記說明堂之治名盛德篇。王者受命。乘五行王氣而代興。故包羲以木德王。易云帝出乎震。由是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高辛又木德堯火德舜土德夏金德殷水德。周又木德漢火德。而女媧風姓與伏羲同。共工霸而不王。秦暴虐速亡。閏位皆不數。一代猶一時。諸侯不奉應運之王。不遵順時之令。無忌憚而錯亂之。是威侮五行也。三正。馬以爲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之月。鄭以爲天地人之正道。江氏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配天地而爲三才。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天地人之正道也。案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爲天道地道人道之始。正朔三而改。王者受命必改正朔。使二王之後行其先王之正。而其餘諸侯皆奉當王之正。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明奉王正也。諸侯而不奉王正。則反天經地義而逆人倫。怠棄天地人之正道莫此爲甚。鄭注與馬義相足。三正之來遠矣。說詳堯典。江氏云。三才四時。是爲七政。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其政荒矣。

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箋云勦壁中古文作剿𠜲。說文曰。剿絶也。从刀。喿聲。夏今本誤周本書曰。天用剿絶其命。刀部馬氏作劋。釋文從盧校白虎通曰。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矣。命壽又曰。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命段云當爲今然作命亦通予維恭行天之罰。此所以二字似當在開下言開避漢諱改啟爲開自出伐有應也。三軍史遷惟作維。恭作共。共一作龔。漢書敘傳文選東都賦釋曰五行三正。天人之大本。人君正心修身經國家辨上下利民人皆由此。威侮怠棄。則篤事悖亂自絶於天。天

用是勦絶其命。非天夭民。自取之也。剿壁中古文。剿其變體。勦則假借字。曹氏憲謂曲禮勦說當從刀。左傳勦民訓勞當從力。皆據正字言。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王者奉天。無道諸侯爲天命所絶。故親征敬行天罰以安天下之民。史記恭作共。段氏以作共爲是。謂詩書内恭敬之恭與共奉共給之共不相假借。其說誠核。然經傳内共奉共給之共不假恭。恭敬之恭則時有假共者。此經及牧誓作恭作共皆通。諸書或引作龔。孫氏云。說文。龏。慤也。龔。給也。此恭行天罰。當作龏。慤謹也。言謹行天罰。案謹敬一也。白虎通作恭。與龏義同。敬也。漢書敘傳作龔。與共義同。奉也。奉行亦敬意。王者敬奉天命。勸賞而畏刑。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作恭義尤顯。孟子言啟敬承繼禹之道。經言恭行天之罰。恭敬正與威侮怠棄反。此逆順昏明存亡所由分也。漢孝文之占繇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啟所以光禹續者。亦敬而已矣。　此第三節。聲罪致討。　凡說經當以經爲據。此經明言六卿。而說者云虞夏無六卿。明言三正。而說者云夏以前無三正。背經任意。大謬。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史記集解）【箋云】攻。善也。（釋詁）猶治也。（考工記注）攻一作共。（墨子明鬼）史遷左下省汝不恭命句。恭皆作共。正作政。（墨翟書同）詩鄭說。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閟宮箋）又說。御夫憂其馬之政。（出車箋）御。使馬也。（說文彳部）政。正也。（攴部）汝一作若。（墨翟書）【釋曰】此節飭士衆各善治其職。違者爲不敬奉上命。行之以節制也。王者敬奉天命以誅無道。則將士當協力同心以敬奉王命。古者車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以統步卒。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御者居中正馬之馳驅。攻于左。謂當射而射也。攻于右。謂當擊刺而擊刺也。馬之正。謂正馬使無失度。詩所謂兩驂如手。車以馬爲主。御者而非其馬是正。是失其政。故與左右不善治其事並爲不恭命。此舉兵車之法。一乘至千乘萬乘皆然。江氏云。左傳成二年鞌之戰。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是一車三人共乘。御居中。其左爲車左。右爲車右。王氏說。此左右御共乘一車。乃士卒之

車。若將之兵車則異是。此疏既引成二年傳郤克傷矢夫絕鼓音以說之。又鄭風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彼疏引夏官太僕及成二年傳證天子諸侯親鼓亦居中在鼓下。案此疏及江王說皆極詳明。今節引之。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則凶。故此經教戒如是。　此第四節。嚴節制。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今本不作弗此從史記及周禮注引

箋云 唐石經不作弗。周禮鄭說。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史遷戮作僇。墨翟說。賞于祖。告分之均也。僇于社。告聽之中也。明鬼 廣雅釋詁。僇。辱也。釋曰 此節嚴申軍法。要之以賞罰也。上疊言不恭命以為大戒。蓋用命則上下一心。昭果毅以聽。師必有功。故賞。不用命則亂次失據。將為敵所乘而取敗。故戮。賞于祖戮于社。天命天討。神之聽之。不敢專無有私也。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左陽。仁也。祖者人之所由生。故賞行焉。右陰。義也。社者外神。生殺無私。故戮行焉。墨翟云告分之均。分讀曰頒。言頒賞也當其功。聽之中。言行戮必當其罪。此必古書家舊說。故取之。戮。辱也。戮有輕重。左傳賈季戮臾駢。此戮之輕者。楚子殺陳夏徵舒。曰討而戮之。是戮之重者。此云戮于社。蓋兼輕重言。下文特云孥戮。則舉至重者為戒。

予則孥戮汝。

箋云 史遷孥作帑。周禮注引作奴。先鄭說。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文後鄭說。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司厲注 湯誓注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釋曰 戮訓辱。上戮于社。兼辱之輕重者言。輕者若鞭及貫耳。重者大辟。皆在其內。此又舉辱之極重者言。大罪身既伏誅。而包藏禍心。離局行叛以致僨軍敗國殄民之甚。死不足蔽辜。師還之後。又執其子若孫使為奴於官以辱之。使衆知為逆家亂家。予則奴戮汝。謂不用命者既戮於社。其極惡大罪。予則又有奴戮之法以處汝。所以深戒使勿犯。盤庚之誥曰。我乃劓殄

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論語曰。不教而殺謂之虐。慢令致期謂之賊。先王用法務得其平。而教法申令不厭其嚴。所謂烈火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義之盡。即仁之至也。孥俗字。帑叚借字。奴正字。先鄭說周禮以奴為身自犯罪者。傳所謂皋陶不為盜制死刑是也。鄭君以奴為大罪從坐者。禮記稱齊莊公襲莒。杞梁妻謂君之臣若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是也。黃先生以周禮書通故說。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謂不同惡者。故郤芮誅而子缺仍在。羊舌虎誅而叔向因祁奚之請得免。然則康成謂從坐沒入縣官。父子同坐。殆謂身與其事而同惡者歟。元弼周禮學解紛云。孟子罪人不孥。國刑也。予則奴戮者。軍刑也。奴戮有殺其身奴其妻子者。以治叛逆。書大傳說踐奄曰。殺其身執其家是也。有止奴其身者。以治盜賊。先鄭說司厲奴男女是也。有奴其身并盡奴其家者。以治乏軍需誤大事者。書費誓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鄭云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于罪隸舂槀。是也。無餘刑非殺。係倒句法。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猶云汝非殺則有無餘刑。

言乏軍需者。非殺即奴。重則殺之。輕亦并其身家奴之。甘誓不用命戮于社。謂殺也。予則奴戮汝。謂無餘刑也。無餘刑既貸其死。其妻子非身自得罪。入罪隸舂槀當有寬免之期。或如罷民役司空者以期九月以下為限歟。今謂先王惡惡止其身。從坐者無論其所從罪之輕重。必有寬免之期。特以既罪其身又奴其家。使他日鄉里羞與之齒為大戮耳。皮氏云。越語句踐徇于軍曰。左而不左。右而不在右。身斬。妻子鬻。雖仿甘誓之法。恐非仁人之師。案奴者役於官。有時免。鬻則使為人僕妾。其家遂亡。且經言不恭命。又言不用命戮于社。乃及奴戮。有輕重之差。越令棣之已甚。不暇聽之得中。經文辭氣正大光明。雖森嚴可畏而非慘刻少恩。王霸存心不同。於此可見。若暴秦夷族酷刑。則更大悖先王典法矣。

此第五節。

此篇首末共一章。凡簡策少者皆然。

陳氏云。越絕書曰。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奔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獻犧於益。此之謂也。考啟居禹喪。益又避去箕山之陰。有

虐氏乘其閒隙遂覬覦神器有叛逆之狀故啟率六卿興師討罪大戰于甘作誓當是啟即位初年事益雖避啟讓國而啟思其德終身不忘故於益歿後歲犧善牲祀之越絕書所引經曰云云蓋出逸書百篇中佚文賸句之散見於傳記者也案天子公卿皆有受地舜避南河之南禹避陽城益避箕山蓋皆就其國惟益得遂其讓啟蓋尊益而不臣益薨後薦以犧牲越絕引佚經陳氏引申之可以見古聖賢處心與孟子足相表裏矣

行事適時循道無毫髮遺憾

十五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八終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九

曹元弼學

湯誓第五 商書 古文尚書 鄭氏注

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疏箋云馬氏曰俗儒以湯為諡或為號號者似非其意言諡近之然不在諡法故無聞焉及禹俗儒以為名帝系為名文命王侯世本湯名天乙推此言之禹豈復非諡乎亦不在諡法故疑焉釋文大戴記少閒篇曰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泆于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以民為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說則嫌于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故乃放移夏桀乃遷姒姓于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心疑當為性嗇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服禹功以脩舜緒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釋曰詩商頌譜云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

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書序云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都亳。從先王居。孔氏謂契至湯。國都屢遷而商名不改。湯遂以國號為代號。案服子慎說以商名為因相土居商丘者。八遷中相土所居地。適與商名合。故云然。契所封在太華之陽。湯後定都在河南偃師。詳帝告序下。湯以後至盤庚遷殷。更名殷。仍兼商稱。故微子言殷又言商。詩殷武云。曰商是常。大明及湯。皆雙言殷商也。湯名履。論語曰予小子履。少閒篇上稱商履下稱成湯。蓋履為名猶堯舜禹皆名也。成湯為號。蓋

二

湯撥亂救民除殘去虐。七年之旱。以身禱天。禦災捍患。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天下美其功被其澤而尊號之。猶放勳重華文命之為人民尊稱也。備言曰成湯。省言但曰湯。美其武功曰武湯。亦曰武王。皆見商頌。世本稱天乙者。商先公自夏之中葉以甲乙為號。如傳稱上甲微。微其名也。上甲其號也。湯稱天乙。蓋取繼天出治之義。或者夏商生稱王。崩後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殷家）以甲乙之號配之。如稱帝太甲帝太戊是。湯為殷受命祖。故稱天乙。天即帝。故易又謂之帝乙。與紂父帝乙異。湯都偃師。

漢志有明文。其濟陰薄縣乃湯陵所在耳。少閒篇云商履循禮法以觀天子。蓋謹守侯度以事桀。如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也。觀或當為覲。或當為勸。桀不說而囚諸鈞臺。故嫌于死。猶文王羑里之因瀕于於死也。湯以聖德繼堯舜禹而興。堯舜禹之事。虞夏書雖不備。大略已見於堯典皋陶謨禹貢三篇。商書記湯事。則祇存湯誓一篇。考孟子言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湯聞而知之。下言由湯至於文王明湯之聖德。上繼堯舜禹下啟文武。孟子又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說湯。又言湯執中。即

三

堯命舜允執其中之訓也。商頌言湯聖敬日躋。大學引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蓋言湯之德。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反身修德克己復禮。則至誠盡性以贊化育同。其聖德之精純如此。論語言湯舉伊尹不仁者遠。孟子言湯立賢無方。又言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伐桀告天辭。與桑林禱雨辭同。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本舜禹相傳之訓。為萬世人君法。其聖功之盛大如此。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未聞弑君。蓋湯武本謹守臣節。欲扶持暴主而全安之。至桀紂惡稔罪大。天怒不可回。民怨不能忍。乃以天命代作民主之天子。革一夫自棄之命。故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多方曰。惟帝降格于夏。有夏大淫昏。不克勸于帝之迪。洪舒于民。（洪舒謂大荼毒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知此乃可與讀此經。湯武之弔伐如此。然季札觀樂。於大濩又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于今升謂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聖人奉天救民猶不自足如此。若君非桀紂之暴臣非湯武之聖。反天道逆人倫心而以下篡上。則湯武之罪人。正名曰亂賊而已矣。

四

王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箋云 格來。（釋言）悉盡也。（釋詁）史遷王曰作湯曰。格爾作來女。（史記蓋本作來女眾庶悉聽朕言。今本有衍字）釋曰 此湯既伐昆吾升自陑將鄉夏。正名稱王。以令諸侯而發誓也。史記作湯曰者。猶典謨之帝曰作允曰舜曰。甘誓之王曰作啟曰。指實以曉人。或據大傳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謂伐桀時未稱王。不知此經王曰。今古文同。蓋奉天討罪即當稱王以發命。猶武王孟津之會即稱王。并尊文考曰文王也。至由夏歸亳。將正天子位。聖人之心以天下為公。容有盛德之事如虞舜側微者。可以為天下王。故仍就諸侯之位以聽天下諸侯之公論。所謂帝臣不蔽。與此稱王曰義不相妨。湯之公天下如此。故後世傳於湯以天下讓務光之言。格爾眾庶。呼士眾來聽誓也。

五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箋云 馬氏曰。台我也。（史記集解）史遷非作匪。（借字）稱作舉。（稱同偁釋言偁舉）有夏多罪下作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殛誅也。（釋言）周書多士曰。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天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成湯革夏。釋曰 此明奉天討罪為天下撥亂非以下伐上為舉亂也。天至尊無上。孟子

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故以一人庇萬萬生民之命。天所大命則為
天子。若以一人肆於民上。縱其淫虐而棄天地之
性。天命廢之。則為罪人。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
故發誓之首辯之早辯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孟
子所謂誅一夫也。衰世大義不明。習言湯武逆取
順守。不知伐罪救民。乃聖人以順動。何逆取之有。
曰多罪者。天心仁愛人君繼世以有天下。苟非大
惡於民庶民弗忍。天必不遽廢元命。聖人嚴於君
臣之義。天心苟有可回。必為祈天永命。文王三分
六
服事以祈殷命。天亦為之須暇五年。湯修禮法以
事天子。亦猶是也。至桀怙惡不悛。其罪多參在上。
惟帝不畀。大命既至。乃不得已而誅之。以救民於
水火之中。此聖人至公至仁之心也。史公多罪下。
接予惟聞女二十二字。其下乃接天命殛之今爾
有衆至割政二十三字。蓋上下錯一簡。容今文如
此。撰殷紀時猶仍舊文。至孔君校定。乃據壁中本
互易其次。并刪今夏多罪四字。文義明順。傳至馬
鄭以迄于今。　此第一節。明奉天討罪大義。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箋云史遷爾作女。后作君。釋詁 穡作嗇。正作政。並字通
無夏字。恤憂。釋詁 舍廢也。釋詁 嗇者農力之成功。禮特牲饋食篇注 割害也。廣雅釋言義、釋曰此言天命以民心為
驗。今爾有衆重呼而命之。言今爾衆皆在爾等皆
曰我君不憂念我衆。舍廢我稼穡之事。而為割剝
之政。謂奪農時重斂苦役酷刑以害民也。江氏云
言不恤我衆。則是暴君。謂桀也。據史記無夏字。偽
孔本雖作割正夏。其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
為割剝之政。並不解夏字。則是偽孔本實亦無夏
字。乃後人不加詳考。據俗本割正夏之文。以作伐
七
夏解。因以我后為亳衆稱湯。謬甚。段氏謂夏字後
人因疏語而誤加。其說皆是。此經史記所錄雖與
下簡相錯。然就其文讀之。益見我后謂桀而非謂
湯。蓋漢經師無異說也。衆稱桀謂我后者。湯為方
伯。而伐之師未起以前。固尊桀為君。猶文王率叛
國以事紂。周南稱王室。小雅稱王命。孟津之會諸
侯猶曰帝紂也。湯衆稱桀為我后。可見湯為臣之
敬。湯所征之國稱湯為我后。可見湯為君之仁。
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箋云史遷惟作維。自予惟至不正。在今夏多罪天

命殛之之前。釋曰孫氏讀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十字為句。謂予聞汝衆同言夏氏有罪章聞於天故天命殛之。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之罪而救汝。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天之愛民甚矣。王者繼天立極。博愛廣敬以生養保全萬萬生民。是謂天子之孝。事親即以事天。故以父天母地言。謂之天子。以代天亮功言。謂之帝臣以為天地除去災害言。謂之天吏。若居天子之位而不子。當帝臣之任而不臣。下人哀號。上帝震怒改厥元子。而更命帝臣中堪為天吏者

八

除殘去暴救民倒懸。聖人雖敬為之委曲求全。斷不能違天命縱罪人以促民生。曰畏曰不敢此天子事父養志帝臣事君盡職之至誠。質諸鬼神而無疑者。孔子所謂畏天命。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明乎不得已而奉天救民。夫是以民說無疆受祿于天。殷祚六百周祚八百。身不失天下之顯名。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若反是而欺天欺人。以亂犯正。窺竊神器。若莽操懿温等。不旋踵而亂亡。流毒數百年未已。稍有知識者樵夫牧豎皆呼之為篡賊而羞與為伍。聖狂順逆相反。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此第二節。言天命視乎人心。　王氏引墨子非攻下篇。夏王桀天有酷命（同告）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乃命湯于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同戡）之。湯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下脫夏字）屬諸侯于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此湯之所以誅桀也。案

九

是湯以奉天伐桀之事也。案如此則似諄諄然命之矣。以武王朕夢協朕卜及白魚入舟火復王屋例之。容有然者。然天之所以命湯誅桀。則在乎經所言也。墨翟所稱。或據中候及古傳記。湯奉桀衆以克有夏。謂因桀衆而克之。如武王因殷商如林之旅以克紂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箋云史遷無今字。夏作有。如台作柰何。釋曰今汝衆既言夏氏有罪。因相與嗟呼曰。我民其柰夏罪何。江氏云。如台史記作柰何。又高宗融日乃曰其

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亦皆作其柰何。柰何無可如何之詞。號呼無告之甚也。段氏云盤庚卜稽曰其如台。如台如何也。與作柰何正合。班固典引曰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謂如何而不封禪也。孫氏云。薛綜注東京賦云。如柰也。台何音之轉。一切經音義八引蒼頡篇云如若何也。台聲近異。故為何。偽傳以台為我。失之。史無今字夏作有。容今古文字異。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十

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疏

箋云　史遏遏作止。釋詁割作害。邑作國。弗協作不和。釋詁協和時作是。釋言曷作何。時喪及作與。釋詁馬氏曰。遏止也。衆民相率怠惰不和同。史記集解。孟子引曷作害。皆作偕。說曰。民欲與之皆亡。梁惠王　釋曰　經文三率字相連。馬君訓率怠云相率怠惰。則夏王率遏衆力。謂桀率其臣之同惡者。遏止衆民力嗇。率割夏邑。謂率其臣行割剝之政於夏邑。與葛伯率其民仇餉同。申上文不恤我衆舍嗇事而割政之義。孫氏以率為聿之借。引文選江賦注薛君韓詩章句云。聿辭也。又以聿為吹之借。案說文欠部。吹詮詞也。从欠从曰。曰亦聲。詩曰吹求厥寧。孫說亦通。愚竊謂率與悉聲之轉。相率有悉義。悉盡也。盤庚率籲衆戚。與史記述克殷悉擧貴戚語意同。悉止。悉割。故衆悉怠而不和欲叛也。鄭云桀見民欲叛。正據率怠弗協之文。其說時日曷喪二句。據大傳義。猶紂云我生不有命在天也。但孟子云民欲與之皆亡。則此曰字。乃民怨桀之辭。江氏云。桀自比于日。民即叚日以諭桀。害是日何時喪乎。我寧與汝皆

十一

亡。甚欲桀之亡也。案江說本朱子孟子集注義。實與伏鄭相成。蓋桀書日何嘗喪。民因書是日何時喪。桀言日亡我與女亦皆喪亡。民因書是日苟喪我寧與女皆亡。蓋上以是脅恐民。民即以是詛祝上。所謂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鄭注多用孟子義。今本不完。或恐引文未備。此說足以補之。史公割作奪。割剝與侵奪義近。孟子曷作害。叚借字。何也。偕皆同字。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箋云　茲此也。釋詁　釋曰　衆民弗忍欲桀之亡如此。故

2040793
S
Z121·5
15
21101000447668

我今必往。夏德謂桀之凶德。周書立政亦云桀德。德本得善之稱（根於心而見於人）。反之則得惡（生於心而害於人）。謂之凶德。猶道本君子正路之稱。反之則邪路謂之小人之道。桀之凶德。粒食之民昏焉幾亡。蓋必若茲而後可以往。若茲而後不得不往。而後謂致天之罰。茍非是則篡也。　此第三節。申眾言夏罪不敢不正之義。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賚。賜也。史記集解【箋云】史遷輔作及。賚作理。爾無作女毋。尚庶幾也。禮記大學鄭注。致。行之至也。中庸注。爾雅。食偽也。孫氏云。食言之偽也。郭引書曰朕不食言。釋詁【釋曰】此節正言伐桀。嚴申軍令。言汝庶幾助予一合行至天罰於桀。予其大賞賚汝。蓋撥亂反正與民更始。必大施德於天下以蘇民困。而助天救民者必酬其庸。易所謂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象曰以正功也。論語亦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聖人之言昭如日月信如四時。此言明白曉諭推赤心至誠腹中。非慮人之不信。而以利誘之也。食者。言而不信。如食而去之。爾雅食偽一條。專為此經而發。春秋時尚以食言為大非。況聖王

者賚釐一聲之轉。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疏【箋云】史遷爾作女。孥作帑。戮作僇。罔作無。徐幹中論曰。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賞罰篇【釋曰】汝若不從誓言。慢天命。失軍律。予則有極重之法以治汝。無有所赦。經注孥字皆當為帑。（注孥字當為帑。）蓋罪之極重者。既誅其身又辱及子孫。使鄉里知為逆家亂家。古人重廉恥。故以此申戒之。軍令無赦。茍罪（戮辱也。古謂子孫曰帑。）（孥戮謂辱及子孫使為奴。）無可原。則不可枉法以懈士氣。聖人慎罰。而極惡大罪則不能赦。事前三令五申。使無敢犯法。其森嚴可畏之義。正其怵惕惻隱之仁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則其無犯法者可知。而又必嚴厲如此者。深塞其觸禍之源也。餘詳甘誓。　此第四節。正言伐桀要以信賞必罰。

古文尚書鄭氏注箋釋卷九終